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三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三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三〇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二十四卷

〔明〕焦竑選　陶望齡評　朱之蕃註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
汪元湛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中原文獻二十四卷》提要

中原文獻自序

焦竑曰不佞自屬文時輒喟喟嗜古計殫五車富百氏既而漠然欲離焉以雜騖多故離也已復闇然思繙然寤當世所品隲士者文耳士業文

為雖蕪猥云嚶嚶而修多聞謂正業何自今一切典故冗無當於制科業者且置勿録迺發家篋所藏搜閱選輯首六經孝經家語性理麗焉胡傳後三傳麗焉周

禮後禮經會元歷焉次國
語下逮宋代附天祿閣呂東
萊二史彙耳諸子又次之
秦漢以來文人人殊又次之大
體論議醇雜不詭於博士
家言則錄弗置後附通考

參以
當代蓋象緯遞有災祥政
治遞有沿革邊備遷遞者
經制博士家詎容汶汶錄成截
有嘲不倫者曰昔左氏倚相一
楚材耳猶然罄墳典丘索

諸書今海宇一統何論楚材
士不克汎遊廣獵而甘擇約
以干時好異弗倚相若不倫
解之曰否讀在掇其精擷其
指歸胡多之騖禁鼎一臠舐
白一腋精所援也河海不擇而

深纖甸不岩而夥指歸固然
耳如必淵精粗細大弗捐將
高者雅俗眩聽紫朱熒目
病之乎多岐卑者倦勤亢
棟株守一隅病之乎管窺
是重為經生蠹也曩揚雄

作太玄人猶誚其覆瓿況拾
古人餘瀋未益於世不直增
赫蹄災乎或人唯唯曰然自書
契肇興辭尚體要舊矣
烏能廢擇如以擇宜莫如前
修專文則昭明文選西山正宗

合經史子則四明彙編蒐宇
宙繫古今則鄱陽通考其
它文粹文鑑文衡之族不一而
足若之爲集得無駢指枝
拇然歟不佞復解曰增益不
可以語海局於量也余卑卑

烏能有加前修第諦觀諸集
文選正宗詩賦溷入彙編逸
正似多遺略通考該核家
年莫竟它集抑又徑庭騷
之乎左矣不佞用是忘其卑
鄙倣前修之卓識探羣言

之菁華芟蕪穢增删遺
統目之曰中原文獻上自羲
軒下逮
昭代賢哲遐矣典籍具存是
録也以鏡理道則經籍徵以
炳治亂則國史徵以綜奇詭

滄變幻則澂諸子以餐秀藻
鑑體裁情知見則徵秦漢以
來法又以驗災祥稽惰慎內
諳諸夏運道外習四夷邊
倫則澂通考聲歷五都市
圖彝漢鼎和璧南金色色

珍異睹精而粗舉睹指歸而鎖
屑棄爲士麗多岐之惑畢
流鮮覆竅之恆揔衆論爲
一口矚千載如一時列以蒐之遠
如同一室庶幾執林之嚆
矢制科之前茅乎或人唯唯

而退會暨文學汪若水父許爾
先父汪啟文子淵父請輒付剞
劂氏用以形正有道云
萬曆丙申一陽月穀旦
金陵濟園焦竑弱侯父書

似而失真境況復而而迷神情兮猶
情乃因之淺易乎後學將迷作者緒
括而詩飛見襄淵而雜而合且情且弱
庶采其情雅嗜亦示詩家者宗旨
云

萬曆丙申秦孫冬月吉書於金陵道
宏閣

歙邑黄鈐刻

中原文獻凡例

一經史子文坊間刻此遺彼偏而不全是輯捴群書而彙萃合四集以成帙後附通考圖說凡古今載籍大畧具備所云綂同析異博收約取者也學者覯是編而有得焉即一冊可盡五車矣奚俟旁搜徧覽費神銷晷而後足哉

一經雖一字不磨然全書難窮秖揭大要若儀禮冠昏喪祭朝聘享射之制爾雅草木魚蟲訓詁名物之言無裨舉業故全畧之

一家語說者怪其駁雜疑所附會未嘗列之學官然其中有實自夫子本旨者今附經後以憑識者考訂若性理雖集宋諸儒而成但濂洛流派亦洙泗淵源倘雜之百家恐醇疵不類別無所附故併麗焉

一史自兩漢以下非格體裁没以世剛雖紀載倍前而所録益寡至元史不無可採然而不録者外夷意也

一子書無累百計然自柱史漆園以外多真贋雜而醇駁間且其辭旨支遁無容槩録今録凡五十餘子亦取節焉耳至其中不無有離經悖聖之言但

就其一偏亦臻獨詣讀者存其文而畧其義可也

一文原出史者歸史出子者歸子其不載於史子者則列之文集如詞賦之類中有無裨舉業者雖工不録

一世有升降文亦隨之雖作者人築宮墻而是書各以代次亦以見両閒文運如江河之日下而不可返也

一書自六經以下作者多所稱述亦多所因襲是書閲歴頗詳凡前後重出彼此雷同者均不復録

一坊間所刻如一篇或節去若干言而作数字接過

者有之或以前章語改置後章首尾者有之甚且嫌其太長纂而成篇者有之此皆妄意筆削曷云述古是書雖經選裁要悉遵其全本凡中有所芟而氣脉猶聯者則空一字或有所斷而節各為義者則另起行亦不敢失真之意

一每書每人之下詳其始末間以論評要使覩者了然如睹全書不迷所嚮而已

一註釋經有成傳無容私議已其餘他書各家所解頗異是書本文聯列於下而取諸解之簡切尤明者註之於上俾誦讀玩索而便焉

一書間有所評不用批點公論亦以意見各别在人自得之

一學士家著作誠工而考校未詳終隣賛用是書四集後附通考圖說若干篇古今典故舉目昭然有志者庶藉此以廣聞見云

凡例終

中原文獻經集引

學者載籍極博猶攷信於經，經者恒也，經緯宇宙貫徹古今恒久而不易者也。維昔尼父删述大寶，咸耀淵哉懿乎，憲垂萬禩矣。我明以經義辟士，士以明經對制，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令並進，右經學也。第士心占一經，它經則弁髦視之，其博洽者率以漁獵為能，靡有實益，敝也久矣。弱侯焦先生爰是自六經以及孝經家語，靡不窮閱采輯，疑難各有訓詁，魯魚亥豕悉加攷正。性理一書，理學淵藪，併附經後，名聖經之羽翼也。大都詞旨典明，語意宏雅，型範文林，程墨執圃，雖非具體，然聖賢心髓、文章奧府已徽於茲匯，帷令學者簡而易服，抑不失當代右經功令云爾。

蘭嵎朱之蕃書

中原文獻經集目錄

經集目錄終

乾健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
龍陽物也象陽德也六爻皆陽故皆以龍言
厲危也
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絕于地特未飛耳
彖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
大明猶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脩撰澹園焦竑選　汪宗淳啟□
少傅穎陽許國校　汪元湛若水父
編修石簣陶望齡評　新安庠生　許繼登爾先父　閱梓
修撰蘭嵎朱之蕃註　汪宗伋予淑父

周易上經

易字從日從月一奇一偶有交易變易之義其卦本伏羲所畫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曰周易至彖傳文言大象小象繫辭皆夫子所贊也

乾

乾。元亨利貞。文王以為筮得此卦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

初九。潛龍勿用。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曰潛龍而占曰勿用凡後之象占倣此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出潛離隱澤及於物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

上九。亢龍有悔。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生物之始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此釋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又以聖人之元亨配之

天道也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
此言天之四德同具於衆人
此言天之四德獨全於君子
非君子之至徳無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龍徳聖人之徳在下故隱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
有隱顯而无淺深也
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
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至德之極至者終業之究竟者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釋乾之利貞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又以聖人之利貞配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

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聖人亦人之類也首出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先天弗違謂意之所為嘿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

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以地之道也

德合无疆謂配乾也

安而且貞地之德也

厚德與地同体載物與地同用

六二柔順中正又得坤道之純

也。進退无常。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坤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此以地道明坤義而首言元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初六。履霜。堅冰至。（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象如履霜知堅冰之將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自无不利）

黃中色裳下飾

言當辯之於微也

順當作慎

正謂本体義謂裁制君子主敬以直內守義以方外敬義立而直方之德盛大而不孤矣无所不周无所不利

執為疑乎三之无成以分之不可終之无為以時之不可違

釋黃字之義

釋裳字之義美在其中便什黃中暢于四支

陰居柔位

疑謂均敵而无小大之差也

陰屬玄黃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

陰盛與陽而雷雨作雜亂晦冥盈乎兩間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謹密如是則无咎亦无譽矣）

六五。黃裳元吉。（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于內而見於外其象如此而占大善之吉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黃中言中德之在中无所不貫而又有條理也）

正位居體。（雖在尊位而居下体）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屯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造運也草雜亂昧晦冥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皆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需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天上水下其行相違訟之象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師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師貞凶

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匪我求童蒙二句即九二開蒙不開往教之意

為寇者在己故不利禦寇之在人故利

占者當陷險中然于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終吉

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不永所事不終訟也

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終訟取辱豈能安久

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容民則可以畜眾

二言將兵之道五言將將之道敵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為田有禽之象而利以執言也長子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師使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雖有功但優以金帛不及爵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比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履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在上澤在下定分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泰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占者如是而行則吉）

以下戒占者專於委任不可以小人參君子也

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間者也

九五以陽居尊剛之顯比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不拒去不追顯私屬求於上意當不求必得也

上下之分明則民志自定

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

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

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天地交造化之泰上下交人事之泰內陽二句造化小往大來內君子以下人事小往大來也

裁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九三將過乎中泰已極而否欲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即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必然之道。）

否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陽剛中正以居尊而能休時否。）

（繫於苞桑之固。）

大有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火在天上，所照者廣，大有象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亨作享）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以威濟之則吉。）

謙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下濟與卑謙也，光明上行亨也。）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以柔處下，謙之至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利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豫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不過不忒，天地之順；刑清民服，聖人之順。）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雷出地奮，和之至。先王作樂，既象其声，又取其義。殷，盛也。）

隨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既有所隨，則有偏主而棄其常矣。惟得正則吉，不私其隨則有功。）

蠱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振民以作，育德以治，治己蠱。）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蠱者前人已壞之緒，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臨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觀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太極理運而莫見，俱先天之神也；皇極作建而声色不大，聖人之神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以賓禮之，故仕者謂之賓。利于朝觀仕進也。）

噬嗑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明罰示民使知所避，勅法防民使知所畏。）

極明天文錯之天文可以察四時之變觀文明以止之人文可以成天下之化

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几於滅息至此乃復可見

安靜以養微陽也

一陽復生于下復之主也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陷於悔

謂隨事順理而无私意期必之心

試謂少嘗之也

剛健天德在內而艮以不擾篤實輝光發越日新而益勉也

賁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折獄事大于明庶政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丘園尚實也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

復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几息而復見之端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无妄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耕農始穫農終田歲曰菑二歲曰畬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藥以伐病然以治豫之貞疾則可以治无妄之疾則不可

大畜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靈龜不食之物朶頤欲食之貌四顛上九之養以及下故雖顛而吉

澤滅木大過之象不懼无悶大過之行

天地之感以氣聖人之感以心天地相感而萬物有化生之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有和平之治

頤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眈眈下而專也逐逐求而繼也

大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習坎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下經

咸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

恒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遯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大壯

自勝者强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小人尚力故用壯君子志罔故視有如无

六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罔无也

晉

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錫馬二句言多受大賜而頻被親禮也

明夷

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家人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正家之道在正身正身即一言一行不可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嗃嗃嚴厲之貌嘻嘻笑樂无節[illegible]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睽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蹇

鞠躬盡力至于成敗利鈍則非所計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柔順中正應在上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身之故

益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上有信以惠于下則下亦有信以惠于上不問而元吉可知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姤

天地聖人同一遇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天下交下地又上交于天而品物形又雜咸章著矣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萃

除者脩而聚之之謂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升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順當作慎

困

水下漏則澤上枯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

井

皆取井養之義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渫不汚

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

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飧牢礼當極其盛故曰大亨

凝猶至道不凝之凝

言不勝任也

出可當有不典七鬯而守出謂繼世而主祭也

人身惟背為止艮其背心于所當止也靜則見理不見我動則見理不見人故无咎

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

革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鼎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形渥作刑剭謂重刑也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十三

震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國家大變卒臨遠近人心搖動宗廟社稷危矣人君當此處之泰然是持重之見而立以為主矣

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靜

豐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即次則安懷資則裕

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

陳仲子之廉是也

制數度所以定萬用之限議德行所以嚴一身之限

言誠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所獨有而彼亦係念之也

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

旅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旅之吉者歟

兌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渙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汗如汗出不反渙王居即散小儲成大儲意

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極言節道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　十四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知時之通塞以為進退在節初則塞而不通雖戶可也

中孚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既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上繫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知猶主也
此言乾坤之理
此言人法乾坤之道人之所為知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知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
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
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
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三極天地人之至理
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
準齊準
此窮理之事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幽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徒動即其所知便始物而无難坤順靜凡所為皆從陽而不造作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推夫柔則柔變而為剛矣柔推夫剛則剛化而為柔矣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

極之道也。柔變趨于剛退極而進也剛化趨于柔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陽既化而柔則夜陰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佑吉凶之決也
右第二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者推之于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

此盡性之事旁行者行權之知不流者守正之仁安土隨處皆安也
此至命之事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為全体日用不知又其下者
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
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
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
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
兩在故不測
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体而動用靜別而動交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通猶兼也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言其發善化育之功陽事成言其具性物所受陰事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

矣哉。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机緘之妙業之本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生生之謂易。陰生陽又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占筮也事未定者屬陽事行事也占已決者屬陰
陰陽不測之謂神。
右第五章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
右第六章

□□本成之性□□謂存而又存

言人之誠意感通莫大乎言行也

君子不以近閒心

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右第七章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容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誨盗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右第八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是以君子将有為也将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

辭而以之發言慮求則易受人之命如嚮應声以決未來吉凶

參三數之伍五數之錯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綜者綜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

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

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

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指者深

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此尚象之事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寂然者感之休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静亦如此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右第十一章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即所謂道也

天地以生物為德故以德為之大寶者非聖人自以為寶天下之聖人得位以發其澤而以為寶也

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耳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乾坤變化而无為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變通鼓舞以事言）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右第十二章

下繫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仁作人）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于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又）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下動上說

豫備之意

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壯固之意

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為哉必思而從則所從亦狹矣

言往來屈伸皆感應自然之常理

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

利其施用无適

刳（口姑反）木為舟剡（以冉反）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斷木為杵（昌呂反）掘（其日反）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右第二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因言屈伸往来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机）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
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悪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
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悪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悪積而
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觧易曰何校滅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
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
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

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

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
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
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
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右第五章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
辭則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
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右第六章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将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
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賛於神明而生蓍
参天两地而倚數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
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辭陳也貳疑也

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能於是人謀鬼謀百姓之愚皆得以与能也

天員地方員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参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圍四二合二偶故两地而為二數皆倚此而起

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

性命之理際于天行于地著于人兼三才而兩之摠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也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雷動至日晅言物之出機艮止至坤藏言物之入機

右第二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悅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帝者天之主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放至勳功言功大無所不至也言堯之德業也欽明句亦德性而言之恭以行實而言至于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及也克明以下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曆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四岳官名湯湯水盛貌割害也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滔漫也俾使人治也方命逆上命也圮敗族類也明明謂明顯已在顯位者揚舉人於側陋之也則道義之經曰頑諧和烝進也言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于大爲姦惡也重華句言堯有光華而舜又有

書経

虞書

凡五篇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氏所作故曰虞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帝曰。咨四岳。湯湯傷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

德升聞乃命以位（濬深哲智也温和粹塞實也皆言其德也玄幽潛也升聞上聞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四門四方之門穆和也麓山足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
讓于德弗嗣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受終者堯于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堯始祖之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禮吉凶軍賓嘉也）
如五器

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
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詢謀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
人蠻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上日朔日也）（五器五礼之器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幽并營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厄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三礼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
納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
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帝堯也惟堯能之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

四海為天下君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木金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人情始勤終怠又以激勵相勸俾前功不壞）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揔朕師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

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敘九族則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illegible]……巧言令色孔壬[illegible]……寬而栗[illegible]……德有常吉士也

宣明九德中有三必日宣而充廣之使益著有六必日嚴而祗敬之使益謹有邦諸侯有家大夫浚明亮治言政事明治意

叙若君臣父子兄弟之倫叙秩者尊卑貴賤隆殺之等勑戒惇厚庸常也衷降衷之衷即典禮也

底皆也昏墊困于水災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隨順刊除也九川九州之川距至濬深也畎澮田間水道也艱食民飢有于……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翕合也德有多寡君能合而受之五辰四季以土寄旺于水火金木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教非必禁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教導之也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益稷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illegible]……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illegible]……相背取其辨……獻賢也共同也……言勑民之賢者皆有為臣之道惟帝時舉而用之……頟頟不休息之狀

五服[illegible]……[illegible]……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左右輔弼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在察忽治之反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不時不如是則率為誕慢日進無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

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堂下之樂[illegible]柷敔笙鏞樂器鏞大鍾也九成猶九變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重擊曰擊輕擊曰拊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

叢脞作者多務更改必須守法度

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叢脞煩碎也

夏書 禹貢作于虞時而繫之夏右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六川

敷分別土地以為九州 隩依陂陂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居 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 三壤上中下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九州之川滌源而無壅道九州之澤已陂障而無潰決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居

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錫土姓 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

台我距違也 聲教所及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禹平水土已平之後惟敬德以先天下而天下自不違其所行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

圭告厥成功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

三失者言所失衆也

何不敬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厎滅亡

荒迷亂也 陶唐皆都冀州 冀方中國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之八則 關通和平 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五權取重者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胤征 胤國名征者上伐下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徵驗也言明有徵驗可以安定國家也 脩輔脩其職以輔君 遒人宣令之臣 官以職言師以道言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俶始擾亂也天紀所謂日月星辰是也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而當誅者

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而亂天生聰明所以為之主而治其亂也服所服行也殖聚懋茂也繁多之意

義者心之裁制以義制事則事得其正禮者理之節文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

猷道性有常而禀受有清濁純雜必待君師而後能使之安于其道

商書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為湯左相誥告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

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伊訓 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

先民猶前輩老成順也

巫風常歌常舞若巫覡然

耽甚也

昧晦爽明昧爽者欲明未明時丕顯大明旁求之之非一方

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

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太甲上 伊尹告戒及太甲往復之辭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慎乃厥德惟懷永圖。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不類猶不肖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始終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元大良善貞正也）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天之難信以其命靡常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一德純一之德）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降災祥在德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難難于任用慎慎于聽察防小人也和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任君子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人君惟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

肖似也

三日雨為霖

啓開也沃灌溉也

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說命上 記高宗命傅說之言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沃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斆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始之自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

君非其臣罔與共治矣非君不與共食矣君臣相遇之難如此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誤出于偶然作非出于有意

說命下

王曰。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者對以己揚者揚于衆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天下之號

泰誓上 泰大同武王伐紂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因以太誓名之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于天性然也

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焚炙炮烙刑之類

悛改也

貫通盈滿也

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
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
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
海。時哉弗可失。

犁[illegible]而[illegible]也 酗醉怒也 各立朋黨相為仇讎

若順也

浮過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
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
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
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
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
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illegible]相上

天有顯[illegible]之理[illegible][illegible]也

樹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迪蹈[illegible]也言汝眾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也

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

泰誓下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
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
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
殲乃讎。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
迪有顯戮。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

我有周。誕受多方。

牧誓 武王軍于牧野臨戰誓眾前既有太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
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
止齊焉。夫子勗哉。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武成 武王往伐歸獸祀群神告群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

陻塞也汨亂也彝倫謂主常叙 也

此九疇之綱也

此下九疇之目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序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稼穡以德言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

從者順也睿者通乎微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

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
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
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
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洪範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
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

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
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
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
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

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無不通也食貨所以養生祭祀所以報本

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

偏不中陂不平黨不公反倍常側不正偏者舍而漸進偏者深而全也

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人君以極之理反復推衍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天之訓也

克治也友順也燮和也平康正直無事據辭無為而治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

雨如雨霽開霽蒙蒙暗驛絡驛

聰作謀睿作聖貌言視聽思五事之叙恭從明聰睿五事之德肅乂哲謀聖五德之用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當時之民亦皆于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
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
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
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頗僻民用僭忒頗不平僻不公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卜兆也雨兆為水霽兆為火蒙兆為木驛為金克為土

曰貞。曰悔。此占卦也内卦為貞外卦為悔
立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謂之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徵驗也所驗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

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

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

王者之得失其徵以歲卿士之得失其徵以月師尹之得失其徵以日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攸好德樂其道也考終命順受其正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短折横夭也惡者剛之過弱者柔之過

旅獒。西旅貢獒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惟服食器用言無異物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己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于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于妄受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大誥三叔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封之大誥天下

昔前日逝往也言昔我之欲往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敉撫也

東征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底法定廣狹高下也堂基也構造屋也[illegible]

微子之命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為此篇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禮典禮物文物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

尹□也
服命上公服命
律範也毗輔也斁猒也
所犹處所也
乃逸者以勤居逸也
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
徽懿皆美也惠鮮賚予賙給使有生意也
惟思也
率循也側言一偏之言也

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無逸 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依指稼穡小民所恃以為生者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蔡仲之命 蔡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於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

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公卿曰常任守法有司曰準人掌服器曰綴衣執射御曰虎賁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克即者實能称也易于三宅三俊嚴畏而式法之故能盡其用
詰治也
耿光德也大烈業也
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也董督也督正治事之官也百揆無所不揆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立政 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於宗周董正治官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大猷大道之人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

孤特也三公之副……其有……而明之也

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冢大宰治也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之謂均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擾馴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于四時之序為長故謂之宗伯

軍政莫急于馬故以司馬名官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

九牧九州之牧阜成兆民而化成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

制裁度也典常當代之法……人而不學其猶正墻面而立……煩擾也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苟不知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政厖雜亂而不理也稱舉也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君陳 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周公親監之公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若順也刑期于無刑以化而可以……

有弗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必刑者乃刑之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職業有修有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於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畢命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殷命。

毖謹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

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

以寧。

(不臧厥臧不善其善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小物猶言細行)(祗師言祗服師訓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癉病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君牙 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其誥命也

(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于旌旗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祁大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冏命 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作其誥命也

(冏俱永反)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繩直糾正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為篇

(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兩造兩爭者師眾也聽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罰贖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疑于刑則質于罰疑于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

中原文獻經集卷一終

周國名南方諸侯之國也關關和應聲窈窕幽閒意逑匹也參差不齊貌流順水流而取也服懐也輾轉反側卧不安意上章言未得淑女而長此言既得而樂也其熟而厲之也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経集卷二

詩経

國風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風者民俗歌謡之詩言是以感人猶風足以動物也諸侯采之貢于天子天子受而列之樂官以考俗尚之美悪知政治之得失二南為正風十二國為變風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周南

關關雎 疽 鳩在河之洲窈 吉 窕 徒了反 淑女君子好逑 興也

參 初金反 差 初宜反 荇 杏 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 展 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

右芼 帽 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木下曲曰樛葛藟蔓草纍猶繫也語助辭君子指后妃綏安也螽斯蝗屬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不指螽斯振振盛貌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声赳赳武貌干城扞外衛内者漢水名泳潜行也方桴也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也

關雎 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人于其始至見其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此詩

南有樛 鳩 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

樛木 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称頌之

螽 終 斯羽詵詵 莘 兮宜爾子孫振振 真 兮 比也

螽斯 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群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

肅肅兔罝 嗟 椓之丁丁 争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

兔罝 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兔罝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

漢廣 文王之化先及江漢而变其淫乱之俗故人見出遊之女非復前日可求而反復咏嘆之

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王室酷烈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孔甚也邇近也言麟之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

鵲善為巢鳩性拙或居鵲之成巢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兩輪百兩百乘也御迎也蘩白蒿也沚渚也事祭事也

蔽芾盛貌甘棠杜梨茇草舍也

魴魚赬 𧹞 尾王室如燬 燬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也

汝墳 汝墳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婦人喜其君子從役而歸故作此詩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 吁 嗟麟兮 興也 振〻仁厚貌于嗟嘆辭

麟之趾 文王后妃修德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于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

召南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両 兩 御 迓 之 興也

鵲巢 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其德故嫁而家人美之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

采蘩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

蔽芾 廢 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illegible] 賦也

羔羊皮以為裘燕居服也紽以絲縷衆之名退食退朝而食自公從公門而出茁生出壯盛貌葭蘆也發〻矢豝牡豕一發五豝中必疊殺也騶虞獸名不食生物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一〻不可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

甘棠 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駝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賦也

羔羊 南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

彼茁者葭 加 壹發五豝 巴 于嗟乎騶虞 賦也

騶虞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于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如此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嘆其仁心不由勉強是即真所謂騶虞矣

邶 邶鄘衛三国名邶鄘不詳其始封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国之名但地既入衛其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 賦也棣〻富而閑習之貌選簡習也

柏舟 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因自反而無閒之意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間色黃正色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

綠衣 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聖叡令善也

凱風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自責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比也習習和舒也下體根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

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興也自陳其治家勤勞又周睦其鄰里鄉黨也

谷風 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

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心誠實而淵深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騋牝三千 賦也靈善也倌人主駕者星見星也說舍塞實淵深也

定之方中 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

衛 武王弟康叔之國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興也

淇奧 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作此詩

王 平王徙居東都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

黍離 周既東遷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此詩

鄭 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地

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言好之無已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 賦也粲餐也

緇衣 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

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

羔裘 蓋美其大夫之詞

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 鳧水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

鳧與鴈 賦也

女曰雞鳴 此詩人述賢夫婦相儆戒之辭

齊 武王以封大公望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

雞鳴 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如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比也

甫田 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魏 禹都周初以封同姓後為獻公所滅地入晉其詩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

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声干厓也一夫所居曰廛貆貉類素空也

伐檀之 賢者之志不欲無功而食故詩人述其事而嘆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去之也

碩鼠 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

唐 本帝堯舊都周成王封弟叔虞為唐侯至子燮改號晉其地有堯之遺風焉詩謂之唐仍舊號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

蟋蟀 民於歲晚務閒暇飲為樂而又相戒以節樂蓋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秦 伯益七世孫非子事周孝王養馬繁息封為附庸平王東遷封襄公為諸侯遂有內地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

黃鳥 秦人哀之為之賦黃鳥皆秦之良也

于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

權輿

陳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賦也

衡門 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

曹 武王以封其弟振鐸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

鳲鳩 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

豳 公劉脩后稷之業立國于豳十三世武王為天子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以戒成王謂之豳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賦也饁餉田也田畯勸農之官

七月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

鴟鴞 周公遭流言之變東征三年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皇匡也將大也

破斧 從軍之士以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興也

狼跋 周公雖遭疑謗而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小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又各有正變之別小雅燕饗之樂正大樂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多周公制作時所定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興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

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
如濡鮮澤也周爰咨諏偏爰於也咨諏訪問也
鄂鄂然外見之貌不韡韡光明貌
脊令水鳥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兄弟況發語辭永歎長歎息也鬩狠也

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叶
鹿鳴此燕饗賓客之詩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威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賦也此勞使臣之詩也臣勞于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賦也
皇皇者華此遣使臣之詩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蓋亦因以為戒也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興也
脊令積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興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賦也
棠棣此燕兄弟之樂歌

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

伐木丁丁爭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相去声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興也
伐木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以伐木丁丁興鳥鳴嚶嚶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
莫不庶賦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剪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

作生出地也玁狁北狄也
南仲此時大將方朔方彭彭眾盛貌央央鮮明貌襄除也

神之弔的矣詒怡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
姓徧為爾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
茂無不爾或承
天保人君以鹿鳴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暮止靡室靡家
玁險狁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興也
采薇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蓋叙其勤苦悲傷之情又風以義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郎叶鋪反旂旐央央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賦也

臺夫須草也萊草名
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也

出車此勞還戍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師之時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魚麗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
子萬壽無期興也
南山有臺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所以道達主人尊賢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
壽考不忘興也

又曰以勸戒之也

彤弓朱弓弨弛貌貺與也大飲賓曰饗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

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五貝為朋言見之而喜如得重賞之多也

棲棲不安貌騤騤強貌常服戎事之常服孔甚熾盛匡正也

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卻而後也佶壯健貌大原地名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

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

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

發發矢豕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御進也醴酒名

蓼蕭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

一朝饗之 賦也

彤弓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菁菁者莪 此亦燕飲賓客之詩

六月棲棲 西 戎車既飭 敕 四牡騤騤 逵 載是常服玁狁

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

戎車既安如輊 至 如軒四牡既佶 吉 既佶且閑薄伐玁

狁至于大 泰 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六月 厲王出居于彘玁狁内侵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

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

訊 信 獲醜戎車嘽嘽 灘 嘽嘽焞焞 推 如霆如雷顯允方

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賦也

采芑 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作此詩

之子于征有聞 問 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車攻 宣王内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詩人作此以美之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

以酌醴 賦也

吉日 此亦宣王之詩

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究終也

其語辭央中也庭燎火燭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

鶴鳴二句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二句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二句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二句言憎當知其善也蘀落也

言此乘白駒者若其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樂無期矣豈可過于優游決于遁思而終不我顧也

言此室臨水面山如竹之苞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也

言大勢嚴正如人竦立而恭翼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直棟宇峻起如鳥之警革而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

半圭曰璋喤喤大聲也芾天子純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

究安宅 興也

鴻鴈 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鏘

庭燎 賦也王將起視朝不安于寢而問夜之早晚云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 洛 彼之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 託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比也

鶴鳴 此陳善納誨之辭也

皎皎白駒賁 閟 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

勉爾遁思 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賁然光采貌思語辭慎勿過也勉毋決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

白駒 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

相好矣無相猶矣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

如跂 企 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 揮 斯飛君子攸

躋 音賫 跂竦立也翼敬也棘急也革變翬雉躋升也言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下莞 官 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

維熊維羆維虺 毀 維蛇 莞蒲席也虺蛇屬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 去声 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

…不未皇…也言男子之生于是室者其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氏本均平維持此輔弗師空窮師衆也

言昊天不均降此窮極之乱昊天不順降此乖戾之変君子無所高而因其至則民之乱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

瘉病莠醜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烕亦滅也

行道也

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飢饉殺伐四国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彼有罪而飢死既伏其辜舍之可也此无罪…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替 載弄之瓦。無非無儀。

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裼 褓也 瓦 紡塼也 儀 善也 罹 憂也

斯干 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

尹氏大 泰 師。維周之氐。底 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

毗。琵 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賦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凶 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

俾民心闋。缺 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去声 傭均 鞠窮 訩乱 屆至 闋息 違遠 戾…

節彼南山 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乱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庚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

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賦也 愈愈 甚意 言憂之甚而反見侵侮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

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正月 此詩亦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之詩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

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賦也

十月之交 此亦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之詩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 去声 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

弗慮弗圖。舍 赦 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雨無正 賦也 此詩飢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

者方相隔于死亡何哉

滃滃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謀之善者則違之不善者則從之亦何有所定乎

謀夫衆而莫決徒不行不得而坐道所從亦何得于道路哉

先民古聖人也

中原之有菽誰人皆可采螟蛉有子蜾蠃似之者可教而似也言當教誨努力夙興夜寐各求無辱于父母而已

言桑梓父母所植尚加恭敬况父母至尊不瞻依也其不我愛豈我不屬于毛不離于裏乎者我生時不善哉

山高而或陟其巔泉深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言恐有屬于垣者而生讒譖也王率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云云蓋比詞也

滃滃及 訿訿 紫 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

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賦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集 成也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

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程 法 猶 道 經 常 潰 遂也

小旻 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 冥 蛉 零 有子。蜾 果 蠃 裸 負之。教

誨爾子。式穀似之。興也 菽 大豆 螟蛉 桑蟲也 蜾蠃 土蜂 負 桑蟲化為己子 式 用 穀 善也

題 第 彼脊令。零 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題 視 而 汝 忝 辱也

小宛 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

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興也

莫高匪山。莫浚 濬 匪泉。君子無易 去 由言。耳屬于垣。無

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賦而比也

小弁 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 移 碩言。

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巧言 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作此詩

言二仲親愛而聲相和与汝如物之在貫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三物以詛之可也　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　恐懼危難憂患之時

伯氏吹壎塤仲氏吹篪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伯仲謂俱為王臣有兄弟之義樂器土曰壎竹曰篪如貫如繩貫物三物犬豕雞也

何人斯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泰甚比也

巷伯之時有遭讒被宮刑為巷伯者作此詩言因萋斐之形文成貝錦比讒人因小過飾成大罪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汝將安將樂洛女轉棄予興也

谷風此朋友相怨之詩

蓼蓼長大貌莪美菜蒿賤草也　言缾資罍罍資缾猶父母与子相依為命故缾罄乃罍之恥不母失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独之民生不如死無所怙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顧旋視復反復腹懷抱也

蓼蓼六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比也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鮮小罍大皆酒器罄尽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賦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復反覆也

蓼莪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

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空企以葛屨履霜而賓威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病也

小東大東杼佇柚逐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叶戶郎反既往既來使我心疚賦也佻佻輕薄不奈勞苦貌

大東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

言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耳

四牡彭彭叶鋪郎反王事傍傍音崩叶布光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賦也將壯也彭彭不得息傍傍不得已也旅与膂同

北山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所在使祝博求之門內待賓客之處也明備也皇大也君也保安神保尸之嘉号孝孫主祭者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汝賦也君子指僚友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予也

小明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不得歸既自傷又戒其僚友勿懷安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烹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濟濟蹌蹌有容也剝解剝其皮也肆陳之也

楚茨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

方房也孚甲始生未合時也實未堅曰皁稂童梁害苗之草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

既方既皁叶子苟反既堅既好不稂郎不莠酉上声去其螟冥螣特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賦也

大田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賦也

裳裳者華此天子美諸侯之詞

之屏之翰百辟壁為憲不戢緝不難叶乃多反受福不那賦也

桑扈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比也

青蠅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声比之而戒王以勿听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皆鐘鼓既設舉醻酬逸逸大侯既抗叶居郎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賦也

矣而忽耦拾拨各心觖云我以此求爵汝也反反傾礼也幡幡輕数也遷徙也僊僊軒舉之状抑抑慎密怭怭媟嫚也秩常也呶讙也僛僛傾側之状郵与尤同過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伐害也言賓醉而出則与主人俱有美譽若此是害其德也騂騂調和貌猱猱猴性善升木不待教也言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捨）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弼）。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豪）載呶（鐃）。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欺）。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娑）。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叶于圓反）矣（興也胥相也）。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比也）。

角弓（此刺王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

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来之猶教猱升木于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而王有美道小人將反為善以附之矣

[illegible]既沒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舊自后稷所封而受天命則自今始于天則其德豈不顯乎命維新則其命豈不時乎蓋文王之神在天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賦也都王都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

都人士（亂離之後人不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作此詩以嘆息之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賦也遐與何同謂猶告也）。

隰桑（喜見君子之詩言我中心誠愛君子既見之何不遂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我何日忘之耶）

大雅（說見小雅）

文王在上，於（音烏下同）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賦也）。

亹亹文王，令聞（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亹亹強勉貌陳數也哉語詞侯維也本宗也

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左右是以子孫蒙福澤而君天下也

支庶子也言文王非有所勉純亦不已人見其若有所勉耳故至今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又使凡周之臣子亦世世脩德与周匹休焉）。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皇美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思語辭）。

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

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諶而為君之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不得挾四方而有之以此耳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去聲）維王。天位殷適（的），使不挾四方（賦也忱信也殷適殷之適嗣挾有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翼翼恭慎之貌敬也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

大明（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

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于是諸侯歸周者眾文王由此動興起之勢是雖德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

倬大雲漢天河章文章也

追雕相質凡網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

瑟縝密貌玉瓚圭瓚黃流鬱鬯以瓚酌而祼也

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太王妃京周也大姒文王妃徽美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走），予曰有禦侮（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

緜（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興也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勉勉猶言不已也）。

追（堆）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棫樸（此亦詠歌文王之德）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興也攸所也降下也）。

旱麓（此亦詠歌文王之德言瑟然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所）

思齊（齋）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賦也言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周姜稱為周室之婦太姒又能繼美德音而

[illegible]在閨門則極其和在宗廟則極其敬雖不顯亦若有臨之雖無厭斁亦常有所守焉

造為也古之人指文王譽名髦俊也言由其德純亦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帝上帝柞棫小木叢生有刺拔挺拔而上兌通也作對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篤厚載則也

度能度物制義貊作莫謂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克類能分善惡克長教誨不倦克君慶賞刑威克順慈和徧服克比上下相親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

岸道之極至處人心有畔援歆羨則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能先知先

子孫眾多也

雝雝(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上声)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故今也戎大疾難也大難如羑里之囚昆夷玁狁之屬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言文王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未嘗前聞亦無不合于法度雖無諫諍之者亦未嘗不入于善性與天合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亦)譽髦斯士。

思齊 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佩)，松柏斯兌(徒外反)。帝作邦作對，自大(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帝省其山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歸者眾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

初生太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太伯見王季生文王知天命有在故適吳不反然以太伯避王季王季疑于不友又言王季友其兄者因心自然無待勉強既受太伯之讓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也

維此王季，帝度(入声)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去声)此大邦，克順克比(上)。比(去声)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异)于孫子。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于文王而其德猶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子孫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院)，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畔離畔援攀援舍此取彼也歆欲動羨愛慕也言肆情徇物也

贊以造道之極至天實命之也

下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在天既沒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

昭茲承昭哉言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矣

遹發語辭駿大烝君也

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

相助盡人力之也茀治也種布之也黃茂嘉谷也方房也甲而未拆也苞漸種也種甲拆而為種也褎漸長也堅實堅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栗不秕也

敦雕畫也堅勁也鈞參鏃鈞參亭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句敦弓引滿也樹四鍭偏稀矣

皇矣 此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伐密伐崇之事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賦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于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下武 此章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文王有聲，遹(聿)駿(峻)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賦也言文王之有聲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爾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興也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

文王有聲 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誕后稷之穡，有相(去声)之道。茀(弗)厥豐草，種(去声)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上声)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賦也邰后稷之母家后稷之穡如此堯以其有功于民封于邰世祀姜嫄

生民 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

敦(雕)弓既堅，四鍭(侯)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賦也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

行葦 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

也如樹之有本而堅就正也不偏欹也
言汝威儀既渴宜又有孝子以舉其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孝子主人嗣子
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
燕安也朋友謂諸臣墍息也音戲
伴奐優游閒暇之意爾君子指王也彌終性
命也酋終也言得賢自輔如此則德日修而四方以為則矣
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
汔幾也中國京師四方諸夏也詭隨不顧是非妄隨人也憯曾也明天之明命柔安能順習也
異事不同職也即就囂囂自得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賦也融明之盛也朗虛明也令善也終善明之終也俶始也公尸君尸嘉告以善言告之也此公尸以此告之言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者必善終）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類善也）

既醉（此父兄荅行葦之詩）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賦也有威儀聲譽之美又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墍。（人君能綱紀四方臣下賴以安則百辟卿士愛之維欲其不懈于位為民所安息也）

假樂（此公尸荅鳧鷖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賦也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賦也馮可為依者翼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德謂得于己引導其前翼相左右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比也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喻賢人之相遇也）

卷阿（此召康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作此詩以為戒）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勞（此同列相戒之詞言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寇虐無畏之人必然後柔遠寧近而王室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

不受言之貌事也猶曰今之急事
六者於所恃安無德則親戚叛而城壞城壞而五者皆壞獨居而可畏矣
渝變也王往通旦明也行寛縱之意言天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不敬也
咨嗟也老成人舊臣典刑舊法此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耳
有哲人之德者必有哲人之威儀今所哲者未嘗有威儀則是無哲不愚矣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哲人之愚則反戾其常矣
質成也度法度安加其預缺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又當謹言也捫持承奉也

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賦也先民古賢人）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价大也大德之人師衆垣墻大宗強族宗子同姓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渝變 往叶字）

板（此詩與前篇相類）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賦也）

蕩（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托于文王所以嗟嘆殷紂者）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職主戾反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訏大也謨謀也猶圖也辰時也言大德之人四方皆以為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然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為天下法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此皆謹言之訓）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
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興也
抑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賦也惠順〻于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〻狂惑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
斯畏忌。聖人炳于幾先無遠不察愚人不知禍至反狂以喜我非不能言如此畏忌何言不敢諫也
桑柔 此芮伯刺厲王而作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
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賦也

崧高 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賦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
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人亦有言。柔則茹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矜鰥寡。不畏彊禦。茹納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上声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烝民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賦也對荅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
江漢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
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賦也匪教二句謂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也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我
瞻卬 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

周頌

頌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於烏穆清廟。肅雝顯相。去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

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亦于人斯。
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公侯皆敬且和而執事之人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在天之神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文王之德豈不顯不承乎信無斁于人也
清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烏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此祀成王之詩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以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
昊天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賦也

思語辭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來小麥牟大麥率徧育養也

噫嘻歎詞昭明假格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終三十里萬夫之地耦二人並耕也

宣哲燕安也

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

皇祖文王也承上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于庭

此述群臣之戒

執競 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言武王持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賦也

思文 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使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遠近彼此得以陳君臣父子之道于中國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賦也

噫嘻 此戒農官之詞言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並耕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賦也

雝 此武王祭文王詩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后嗣也

於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耆指定爾功 賦也

武 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武嗣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烏乎呼皇考永世

克孝 賦也閔病也小子成王自稱造成也嬛與煢同疚哀病也皇考武王也嘆武王終身能孝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指文武承上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不忘耳

閔予小子 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而作此詩

綏安也桓桓武貌

烈祖周公魯公也

嘗秋祭名楅衡施于牛角以止觸者先秋而楅其牛言戒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 賦也顯明思語辭士事也

維予小子不聽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弼

時仔茲肩示我顯德行 將進佛弼仔肩任也此自為答之之言曰我不聰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就月進而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群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庶幾其可及爾

敬之 此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及自為答之之言也

綏萬邦屢屢豐年天命匪解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

以四方克定厥家於烏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武王克商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然天命于周久而不厭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于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間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

桓 此亦頌武王之功

魯頌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于是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其僭如此夫子猶錄之者蓋有先王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

假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賦也

泮水 此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詞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庖胾

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

巖巖高貌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
常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皆魯朝宿邑見侵于諸侯者令妻令善之妻声美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有常有也

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
作朋。如岡如陵。賦也毛炰去毛而炰之胾切肉大房半體之俎方鮮名三壽三卿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賦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国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
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髮兒
齒。賦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閟宫 僖公時修閟宫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辭

商頌 武王封紂庶兄微子啓于宋修其礼樂以奉商後其後政衰商之礼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師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亡其七篇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賦也

那 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

玄鳥鳦也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吞之而生契後世為有商氏有天下
濬深長久也方四方外大国遠諸侯也幅猶言廣員猶言周也有娀契之母家將大也
湯齊至湯王業成與天命會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賦也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

玄鳥 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追叙商人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員既長。有娀崧方將。帝立子生商。賦也言商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国為中国之竟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

降生遲遲久也祗敬也式法也
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玉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天子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縿為旒所綴著也
氏羌夷狄国在西方享獻也世見曰王
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封大也
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
濯濯光明也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賦也九圍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
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長發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宜為祫祭之詩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
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賦也常常禮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
建厥福。賦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他而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賦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者蓋高宗享国五十九年我後生謂后嗣子孫也

殷武 此祀高宗之樂

鄭武公見鄭風緇衣詩坐土無大夫所稱晉文侯迎立宜臼是為平王，王賜以秬鬯，作文侯之命曰汝多脩捍我于艱，衛我于難師眾也文侯之命王曰父义

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文侯名仇字義和後賜謚文侯葛藟民去其鄉族失所而作束薪蒲楚平王遣畿內之民為諸侯戍守而戍者怨之也具見詩王風

春秋

本傳

隱公 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姬姓，侯爵，在位十一年。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於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䇿，謚為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强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托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元年 周平王四十九年，為隱公元年

即位之一年，必称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

[illegible]曰也

扳，攀援也。公羊年為祖父所扶，紲与扶同

此王室下交諸侯之始

賵賜也

妾即仲子，隱公之母也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繆留曰不可，其多力者內樹

當自貴者始。

春王正月 按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書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於天下也。

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是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田土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己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乱造端，而簒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 烜 来歸惠公仲子之賵 俸

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脩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須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乱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此私交之始

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

昭緯恃李茂貞
爲腹心每有上
旨沮格不下

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强藩爲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幽岐者矣經於内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

二年

春公會戎於潛 此外交之始

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爲泰内小人外君子爲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内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内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義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内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爲此説者其知内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鄭人伐衛

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毁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内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爲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脩怨乎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象日食之象應
灾咎之應

經書日食三十六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宫

初獻六羽

□□惠公元妃孟子卒次声子生隱公次仲子生桓公考者始成而祀也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礼也

初獻六羽者。始用八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大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于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于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此參盟之始

誓語如湯誓湯誥之類詛盟如特盟同盟之類交質子如周鄭交質之類

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相也襄十二年會于蕭魚

八年

秋七月庚午宋公殤齊侯僖衛侯宣盟于瓦屋周地

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後去有詛盟。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

周制矣。

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弒兄自立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宋殤公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督因宣言曰孔父使然已殺孔父而弒公淮南王安謀反曰漢廷唯汲黯好直諫難惑以非如弘等若發蒙振落耳融志大才高名重海內動懷侮曹操郗慮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及其大夫孔父

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于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與融有隙潛之操遂收融并妻子殺之

不書王者孔子削之也春秋甚嚴而亦甚寬恕桓殺君三年而王不能誅始不書王曾不遂三家竊于魯侯遂輕于弒既久至我故定公元年不書王正月明周王不能討三家也

三年

春正月

桓公殺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于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讐。曽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五年

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 仍叔之子王朝大夫

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伊陟伊尹之子大戊元祀之時陟為相丁公即呂伋太公望之子為天子虎賁氏掌兵秋仲蔡叔之子群叔流言周公囚蔡叔于郭鄰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卒復封之蔡

六年

九月丁卯子同生 桓公子莊公也

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乎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

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委裘者容衆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衷衣也

七年

夏穀伯綏来朝鄧侯吾離来朝 穀在泰山下鄧在方城外兩君好不相見也

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弒兄。臣弒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用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

桓天下之大惡穀伯鄧侯来朝故特去而書名

天命有德則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天討有罪則用五等之刑以懲戒之

八年

天王使家父来聘 家父凡伯皆大雅之詩人也

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来聘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来歸惠公仲子之賵文五年葬我小君成

四王使宰伯來/命莊公於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 桓 使家父來求車

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丧事來求償賻。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戒後也。

隱三年求賻文九年求金

莊公 名同 桓公子 母文姜 謚法勝敵克乱曰莊

十有一年

冬王姬歸于齊 魯主婚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而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

王姬下嫁止服/之寒而不敢挾/貴。故見其車皆/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而作/此詩/自漢制為尚夫/之法而夫婦道

乖其失甚矣至/唐太宗乃能礼/遣其女嫁王敬/直而上者亦皆/不屈于婦夫公/主始見令行盥/饋之礼君臣相/遇自我作古亦/治世之美事也

務指此為失。而長樂王囲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十有三年

春齊侯 桓 宋人 桓 陳人 宣 蔡人 哀 邾人 儀父 會于北杏

北杏齊地不以/之會二

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

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 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省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

觀春秋與召陵之師，不與山戎之伐，則管仲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旨矣

伐楚見僖四年

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

二十有四年

郭公 先儒以為郭亡

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 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乎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覬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三十年

齊人伐山戎 齊人，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

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濟，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閔公 名啓方，莊公子，諡法在位遭難曰閔

慶父弒般，立閔公

落姑，齊地

藪納汙，左傳：川澤納汙，云云

燕昭王以毅為上將軍，與韓趙合謀伐齊，齊王敗走。孔明謂曾孫權與孫權，據有江東，可為吾援，宜與結好，以觀時變

元年

季子來歸

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曾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藪納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親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兄，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二年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宋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荊楚，天下莫彊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

武王[illegible]
微盧彭濮人稱
國戈比爾干立矛
蜀予
公孫茲牡丘子

元年會于檉謀救鄭也三年會于陽穀謀伐楚也四年伐楚次于陘盟于召陵

曹公征荊州劉璋遣張松致敬于操操以定荊州遂劉備不禮松松怨勸璋絕操為李與入朝還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曰吾于十指上得天下於我心斯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能依違構城積粟為戰守之備

蜀盍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荊楚之處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

四年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桓)衛人(文)鄭人(文)許人(穆)曹人(昭)侵鄭(宣)
(魯國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刑)脩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惜乎楚之方受盟

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于是乎衰矣源其失在于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總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慄慄危懼以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

夠了夫人生鄭陵武帝命其門曰貴毋門江充知帝衰少子固帝序宮上疾羣在巫蠱帝以充治巫蠱獄太子斬充發兵反詔討之皇后太子皆自殺

王惠王也

驪姬得獻世子而惟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故克曰秉知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也乎謀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

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矣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竟毋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衛地 不棠之會也)

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祚是為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十年

晉里克弑其君卓

使克明于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于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于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于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于世子而死于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

梁亡(十九年)(梁嬴姓 伯爵 伯翳之後)

古者諸侯朝脩其禁令晝攷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

唐高祖始興兵資其士馬以濟兵後至肅代時屢被入寇唐代晉之主求救于契丹皆未能以以父事之及重貴力伐契丹契丹入晉陽以晉主北去

高帝見諸將往往沙中偶語問留侯留侯曰陛下定天下不封此輩故相聚謀反耳因勸封其平生

儆其百工。無使偷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其度三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强于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二十有四年

冬。天王出居于鄭。即襄王

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

二十有八年

衛侯出奔楚 晉侯伐衛衛人逐衛侯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衛之禍。文公為之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覺。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

所憎者上曰雍齒乃先封雍齒為什方侯諸將喜曰雍齒尚侯吾屬無患矣耿弇攻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郎交書數千章光武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于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鄭地

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于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于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

文公 名興僖公子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四年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

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于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九年

冬。楚子使椒來聘（楚君臣始並見于經）

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于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

十有五年

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初稅畝

古者上下相親。上之于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于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

原缺第四十四葉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弒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于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首謀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以憚老懼讒。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于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于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闊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襄公（名午成公子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

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謟者獻佞以為忠正己證擊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二十有四年

大饑

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饘以救饑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哀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戾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水旱為沴

二十九年

吳子使札來聘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　猶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而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　昔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與諸聖王之道則過矣

昭公 名稠襄公子在位二十五年孫於齊在外八年薨於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二年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

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

議論正大周匝

三年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弑于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趙村衛獻公蔑蒙卿而信其左右亦奔

東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國柄
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
有國之大戒也

六年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座而父子之恩絶逐華合比
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
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
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非矣

二十年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音夢公孫會子臧之子鄸子臧采邑曰公孫賢之也）

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
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
弗及嗣賞延於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乙錄用賢者
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二十有二年

夏景王王室亂（景王崩悼王即位子朝欲篡悼王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

王者以天下為家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
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
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
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
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
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
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
生即書於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繫于
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十年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鄆音運三邑皆汶陽之田）

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

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
可乎聖人會人物于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
于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上皆安而無所避也于
我皆真而無所妄也　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
有

哀公（名蔣定公子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十有二年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繼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
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于禮欲結好强吴以夫三

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于天子。以弱其配不見于廟。不書于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　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　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

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　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于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熒惑退舍至于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于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扎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亦常理耳。

卷二終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經集卷三

春秋左傳

左丘明受經于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

隱公

周鄭交惡　隱公三年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温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

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迥酌昭忠信也。

石碏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

不可。桓公立乃老。

魯仲子料衛州吁 隱公四年

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治絲宜緩急則難治

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亂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

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

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搜）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

蒐擇取不孕者　苗為苗除害也　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　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四時講武三年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　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文章車服旌旗也　等列行伍也　出則少者在前入則在後所謂順也

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

逞快也

共給億安也

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桓公

臧哀伯諫納宋鼎 桓公二年

夏。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

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季梁勸修政　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上衣下裳之飾

博碩牲肥大也

莊公

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

肉食有祿食肉者

下車視齊轍跡又登車前橫木以望齊師旌旗

鄭子即子儀
貳謂二心于[illegible]
上大夫卿也許用之為卿也
無裏言言無納我之言念親附也
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世為宗廟守臣子
儀主社稷而更謀納厲公是外其心

其輸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原繁以不貳死 莊公十四年

鄭厲公自櫟 歷 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厲公入，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辠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 石，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二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

召君者，庸非二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陳敬仲辭卿復辭夜飲 莊公二十二年

陳人殺太子御寇公子完[illegible]黨故奔齊侯[illegible]也敬仲[illegible]弛[illegible]也

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辠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古者聘士以弓[illegible]畏友朋[illegible]言也工正掌百工之官桓公就飲于其家敬仲為主故云飲桓公酒[illegible]義仁成君之仁

荊楚僻于大荒也不能自通本此二罪所以為伯者之師
牛走順風馬走逆風喻齊楚遙不相干
履所踐履之境界
為貢荊州貢菁茅包匭[illegible]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illegible]也
昭王南巡以膠舟溺于漢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
如師觀強弱也乘共載也

僖公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盟於召陵 僖公四年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 汝 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恭，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

入，寡君之辠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 去聲 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晉人執虞公

晉人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

僖二年晉獻公以屈產之乘假道滅下陽 輔頰也

太伯于周為穆之生昭故太王之子為昭王季于周為昭之生穆故王季之子為穆

桓叔莊伯之族獻公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欲安也

唯德繄物言民不易物以祭唯

有德則是物而神享之不德則否

荐饑連年麦禾不熟

攜亡若不報施民必不直其君

皮以喻所許之秦城毛以喻糴

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

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

子桑百里議輸晉粟 僖公十三年

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于晉

慶鄭虢射議閉秦糴 僖公十四年

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言既不与秦城為怨已深今雖与之糴猶無皮而施毛無所附也

秦伯伐晉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

不憚句言不以賦車馬治甲兵為難立太子圉為君

晉陰飴甥說秦穆公 僖公十五年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仇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

毒秦三施不報也

此一役謂還惠公納而不定三句言初納之而令執之因遂廢之而今不立也

七牢牛羊豕各為一牢也

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狐突不教子貳 僖公二十三年

弗召突不召歸懷公圉也

名書于所臣之策屈膝事之謂委質貳心于君事乃加之刑

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數年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

大明服言君能大明則民服也

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
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重耳徧歷諸國 僖公二十三年

楚子成王

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
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
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
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

三十里為一舍不獲命謂若不得楚退止之命弭弓末之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

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

廣而儉志大而守以儉也

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

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
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介之推不言祿 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
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
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
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
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
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
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

下義其罪二句言貪天之功罪也姦也下反以為己力上又反以推立君之賞蒙欺也

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
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

田供祭祀之田

過且旌善人

展喜卻齊師 僖公二十六年

衛嘗伐齊齊怒魯盟衛故來伐犒勞也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
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
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曰小人恐矣君子則
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
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
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

恃命一言孝公豈能上倍其君遠違其祖職主也太師主司盟之好

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
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
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既以大義感之又以盡職歆之人未有不從者可謂有辭矣保聚聚保守也

甯武子保身濟君 僖公二十八年

晉文公伐衛衛侯請盟不許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也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
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
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
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

誘天衷誘啟中心之天理武子以此盟衛君臣終相以濟患不

可及以此夫　无礼于晋文公过郑郑不礼之　縋縣城而下也　越国鄙远言秦在西郑在東晋居其間故使得郑以為秦鄙尚隔越晋鄙謂晋也行李小行人　為晋君賜纳惠公也焦瑕晋河外五城之二邑一濟河而歸随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闕削小其土地也戍之為郑助守也　秦不同心而与共事非比失也是不智　黄鳥見前詩秦風

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燭之武退秦師 僖公三十年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墜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

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悦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文公

穆公殉三良 文公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

並建聖哲以司牧民也風声因土地風俗以立声教藝極閑陳贡献多少準則中正之法防利防患興利也乘隷賴之乘民之隷于官于士于農工者皆依賴其法而後能用上命　公宜公授以邑授僕達之僕于境外　行父季文子名　則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之法也順此為吉德逆此為凶德之吉凶所以制事之是非事之是非所以度其功之成否以功之成否為恭之厚薄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

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導之以禮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季文子逐莒僕 文公十八年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

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

寳之用號義器之用常消莫可則亢一可法也保而利之言善保其人利其物則我有主藏之名也
王孫滿一言周鼎重于千鈞
楚子從
覲兵周疆示威以脅周也鼎即禹之九鼎圖物圖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不若不順之物
重不可遷輕言可移也底止極至之時郟鄏即雒陽今河南
圍鄭討二子貳也鄭伯實公不天不佑于天也
厲宣桓武鄭四君
夷比也九縣楚滅息鄧黃夔江

敓則弒其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玊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笑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宣公

王孫滿對楚問鼎 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

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田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鄭襄公行成于楚 宣公十二年

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

六卿齊克楚皆以為縣
晉得滅其國也
孫子孫桓子良夫也
仲叔于奚新築大夫既免于也
曲縣周礼天子樂宮縣四周諸侯軒縣闕南方
繁纓馬飾諸侯之服信以守器言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
從追也賓媚人即國佐甗玉磬皆滅紀所得者地魯衛之侵地客晉也
以蕭君同叔之女為名稱斥言齊君之母也東其畝欲令齊隴畝皆東西行
非德類不以孝德賜及同類南

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成公

孔子惜繁纓 成公二年

齊侯伐我北鄙取龍衛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石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

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國佐不辱命 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

東其畝言或南其畝或東其畝皆順地勢自然也
四王禹湯文武
撫〻綏諸侯役〻奔走也
優〻和也遒聚也
餘燼〻火餘木喻敗兵也背城

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

城借一背齊城更借一戰也若齊幸而得勝亦云從晉求和
國寶甗磬也地所侵之地
豈必晉言豈必晉盛可以勝齊
對曰對齊使也

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曾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其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王定王鞏朔晉卿御　伐齊獻捷又非典禮王命燕之

定王卻晉獻齊捷　成公二年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

尚有西鄰之執

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教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一等

邲之戰楚之獲晉知罃晉射殺

晉知罃對楚子　成公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

楚襄老囚穀臣至是以往求之
荀首罃之父王共王也俘囚也
馘割左耳言為楚所獲即將戮就戮也
紓緩其民力也
任當也
死且不朽言雖死猶生之恩不朽稱子無國曰外臣首即荀首宗知氏之宗

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去聲）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

晉侯房以伐秦於秦桓公背令狐之盟且欲道狄以伐晉故也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中大中之理命天命之性也

師還成肅公卒于瑕

宗職次及於事而師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劉子論成子不敬 成公十三年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

反乎

呂相絶秦 成公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絶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先公之好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

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搖蕩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速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

康公絶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汝下同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去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

盟而来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襄公

師曠論衛出君 襄公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

為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臧孫哭孟孫 襄公二十三年

孟孫惡臧仲，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子產寓書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迩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

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説乃輕幣

晏嬰不死君難 襄公二十五年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樂喜責向戌請邑 襄公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

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

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大夏禹樂勤而不德言禹勤力治水而不自矜其德箾与簫同箾韶舜樂九成之樂名

子產壞晉館垣 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補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文伯名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烏人以時塓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

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贏受也釋捨也辭辭令也

子產止子皮用尹何 襄公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去声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

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於甲反 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則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昭公

叔向與晏嬰論國 昭公三年

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亮 豆、區、歐 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辰 蛤，閤 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息亮反 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皮 敝，而宮室滋侈。道殣覲 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飢死曰殣。女富溢尤，寵之家其富過甚也。不悛卻等八姓皆晉大族，今皆降為賤役。家，大夫之家。不改也。以樂慆憂，以食逸樂而慢易憂禍也。讒鼎之

叔向詒子產書 昭公六年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

不忌于上言權柄移于法而民不畏上也徵字書以徵驗于法害成之成其巧偽也 襄公二十年子產使田有封洫 四年子產作丘賦 國人謗之 制參辟用三代亂政之法 錐刀之末喻小事也

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皆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

命。敢忘大惠。

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 并論厲鬼 昭公七年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悅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周景王責晉伐潁 昭公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狄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台芮岐畢。

吾西土也。及武文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恭

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致閻田，反潁俘。謀主宗族之師長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言伯父猶然則陰戎無所可責徒敗物言文公未能敗周朔易服色不過事天子加以恭敬而已暴蔑陵暴輕蔑也

齊侯景公疥小瘡痁大瘧據款二子並公嬖大夫

大祝名固大史名嚚

屈建楚令尹趙武晉大夫

晏嬰諫誅祝史 昭公二十年

齊侯疥，皆遂痁，苦期碁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

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媿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縱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上声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助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

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上声禁，薄斂，已責。私欲養求二句言嬖寵臣妾縱私欲以長養求覔民不供給則應之以罪詛之其君也聊攝二城齊西界姑尤二水齊東界

至自田已田而歸遄臺名子猶梁丘據也

濟益其味之不足洩減其味之太過平其心味和則心自平也

晏子論和同 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產授子太叔政 昭公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游吉述禮義 昭公二十五年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

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

成人。人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起礼言人性之曲者自以礼粥之使就于直人性之直者自以礼粥之使就于曲

周敬王請晉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

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 紓 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士彌牟營成周。令後於諸侯。

定公

公會齊侯於夾谷 定公十年

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去声 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 旋 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

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礼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哀公

伍員諫平越 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椒 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 上声 因吳太宰嚭 披 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 去声。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

也同汝境木相接也食渦也已止也姬吳姓言周同姓之國衰息也

長冠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冠讐以是求伯覇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楚之討鄭不利其土而晉後有于邲之師故惡晉而序楚子君之上明其無臣禮也皇門鄭郭門路衢四達之衢茅旌祀宗廟所用鸞刀宗廟割切之刀沛焉然有餘之意耋老人也綏安也今善也交易猶往來也謂君不善臣數往來為惡言也微小也謂以小有言而至此也手旌以手持旌芓草為防口廝從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杅飲水器也皮裘也三句謂出征伐必有傷衆也要其人要其服罪過耳不取其土地告從者服從也晉軍渡汶水先入舟者斷後欲舟者指墮舟中可掬言多也兩手曰掬佚放也

春秋公羊傳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云云

荀林父師師及楚子戰于邲宣公十二年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鄙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王之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揮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戶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于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平聲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吾以不祥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避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少長于君自少至長與君同處也達心言略謂明達之人其辭不煩也

春秋穀梁傳

穀梁名赤又以為名俶字元始子夏弟子麋信以為秦孝公時人皆未詳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

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君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去聲長上聲于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去聲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又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經集三卷終

毋不敬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儼若思則正顏色斯近信矣安定辭則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踰節則招辱侵侮則忘讓好狎則忘敬

取于人者為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我往

教即其事也

猩猩亦獸也獸之牝者曰麀

太上三皇之世但貴其德以及人其次三王之世礼至三王而備故以施報為尚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經集卷之四

禮記

曲禮

經曰曲禮三千言節目之委曲其多如是也此即古礼經之篇名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三者脩身之要而效足以安民

敖不可長，欲不可縦，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

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知自別於禽獸。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醜同類也平等一朝之人亦及身及親故一于誠）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恒言不稱老。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不登高。不臨深。不茍訾。不茍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不服闇者不行事于闇中）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梱門限也內外有限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不反兵謂常以殺之之兵器自隨也）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猶疑物有二而相似猶與事有一而不決）

曲禮下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不縣祭不縣樂也）（用大前取余廣位卑者禁余濫肺為氣主周人所重故食必先一言不祭肺不殺牲為盛饌也）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擬人必於其倫。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不可復祀舉之莫敢廢如已修之壇墠而輒毀之已正之昭穆而輒變也）

檀弓上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親者仁之所在故有隱無犯君者義之所在故有犯無隱師者道之所在故無犯無隱方比于親喪也心喪若喪父而無服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附于身者謂衣衾之具附于棺者謂明器之屬必誠于死者無所欺必信于生者無所疑）

華者畫飾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也

革急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 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

猶在阼猶賓之者言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此示猶在阼階以為主猶在西階以為賓客也在兩楹間則是[illegible]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

之死謂以禮往送於死者[illegible]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

不私不再与決者私言也喪礼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為後者所以謝弔礼之重今公子以未為後故不成拜也

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
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
行也吾何慎哉

檀弓下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
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
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
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
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
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

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
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
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
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
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
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
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
則示之以禮

沐椁已治之木椁言木文之華如狸首之斑木椁之滑膩如執女子之拳也

并者猶衆擧子已吳惟也植者剛毅自立之意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
稱其財斯之謂禮

曾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
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
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
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
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
乎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
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
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
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
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
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
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
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
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

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晋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王制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

好儉則用物貴，好奢則侈物貴，志淫于侈溢則所好皆邪僻矣。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此十者皆田之礼，順時序，廣仁恩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無曠土，無游民，合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此鄉学教民之士之法也。六礼：冠婚喪祭鄉飲酒士相見也；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也。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父子君臣人倫之重，所犯雖[illegible]

而有輕重淺深之殊，不可躁議，故別之，所謂扶也。明視聽而察之辭色之間，忠愛惻怛而休之，蓄書之表無可以盡其情。成獄，謂服罪者之言詞已成定也。史，掌文案者。正，士師之屬。棘木，外朝之卿位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汜，廣也。疑在所可疑，則廣詢之衆，見焉衆之見謂可疑則宥之。比，猶例也。察小大罪例而成。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左道，異端邪道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

養老之禮其目有四春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於國事養其祖父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老四也

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也國老尊庶老卑

東膠大學虞庠小學

皇收冔皆冠冕之名古制度詳悉不可考矣

懌字與費論語亦悅乎之悅相似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温雅之氣象

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凡養老

有虞氏以燕禮（燕禮者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夏后氏以饗禮（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為獻數畢而止）殷人以食禮（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周人脩而兼用之（春夏用燕饗秋冬用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上庠大學下庠小學）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東序大學西序小學）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右學大學左學小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深衣白布衣也）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燕衣黑衣也）殷人冔（火羽反）而祭縞衣而養老（縞生絹亦名素此縞衣則謂白布深衣也）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玄衣亦朝服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四海之老不能皆養故養老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恩賜于老）

文王世子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學之教大矣

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以世子之法乎伯禽迂曲其事也

一物與國人齒讓之一事也三善謂衆人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令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迂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

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 觀門闕也兩觀在門之兩旁懸國家典章之言于上以示人也

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

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作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觀去聲）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矜音鰥）

謂以勇知為賢

在勢者居其位以執政也為天下君而不以禮行此五事則衆以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

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燔）黍捭（百）豚汙尊而杯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大夫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祭器不待全須有所假祭不用樂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明讀為朋言為臣民所則法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天子於郊祭天之位則天下知尊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

[illegible]

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礼相与朝聘以時也法相序上不偪下下不僭上也以信相考久要不忘也以睦相守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

禮器

以礼為治身之器故脩大備其成人之行礼之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

則猶從人四郊之心而增益其材質之美

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四時各有所生之物取之當合其時設施行禮之物皆地之所産如山自然鬼神順人心合而萬物各得其理也

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財。順于鬼神。合于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

世治則礼序而樂和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故觀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一獻小礼大饗謂祫祭也大旅謂祀五帝也饗帝謂祀天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郊特牲

樂所以散陽道之舒暢礼所以肅陰道之收斂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肆夏諸侯之礼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覲礼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內則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玉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大傳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更者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少儀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學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

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就謂扎下賢德之士體察其心遠踈遠臣）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當祭菜時使歌小雅諸篇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入學時擊鼓以召學士至則發篋出其書籍以鼓聲遜順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後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反背畔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遜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

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皆進學之道也

比物醜類謂以同類之事相比方也

大時天時也

良治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

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怗懘者敝敗也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昌制反之音矣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

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

理滅矣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疑作）微噍（焦）殺（去聲）之音作而民思（去聲）憂嘽（昌丹反）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憤）之音作而民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寬裕肉（而救反）好（去聲）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滌濫言其泛濫狄成皆無分際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

曰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
體使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
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
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
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
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
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
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
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
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
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
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
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
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
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
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
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
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
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
則思武臣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
之臣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
義之臣
竹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
思畜聚之臣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
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
所合之也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

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乱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儕言各從其類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商音剛決[illegible]性之剛決者宜歌之

雜記下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紘冕服之飾天子朱大夫士緇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

不揜豆喻其極小也

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若狂言飲酒酣壯也

泰若尊之下… 泰壇即圜丘泰折即方丘坎以祭寒也壇以祭暑也明而東而曰雩宗尊也四方万物之神方有四而位則八也

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瘗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之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体也行父母之遺体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

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

（博施于物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西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毋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於物。可謂不匱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

祭統

（[illegible]怵謂有[illegible]成彰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不求其為無求福之心也）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緇）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務温柔敦厚而弱其志則失于自用故詩之失愚務疏通知遠

而遊于事則失于無實故書之失誣務廣博易良而徇其情則失于好大故樂之失奢務絜靜精微而極于[illegible]則失于賊則故易之失賊務恭儉莊敬而亡其体則失于[illegible]故禮之失煩務屬辭比事而作其[illegible]則失于犯上故春秋之失亂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

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道無方也傚之于禮則為有方士志于道故于有方曰士民當常心故于無方曰民

聘于[illegible]家曰昏娶于[illegible]家曰姻

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禮之于正國也猶衡之于輕重也繩墨之于曲直也規矩之于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闘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悪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哀公問

物恥事物之汙 隆国恥国体之卑弱

公曰寡人頑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内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

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仲尼燕居

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不能詩於禮謬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孔子閒居

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

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坊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譬）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

欲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寧使人浮於食。

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

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行也 君子之言常約小人先言而後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

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

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

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

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表記 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者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

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静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

緇衣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悦)其上矣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上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容貌之大有不可犯故如威容貌之小有不敢為故如愧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故曰難進易退

儒有居處齊齋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現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繼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豆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易衣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得一日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辟音避程美其功積累其事不輕荐也君得其志謂此兵者輔助其君得遂其志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世治而德常見重，故曰不輕；世亂而志常自若，故曰不沮。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分國如錙銖，言人君好其賢，分其國以祿其賢者，視如錙銖之輕。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於義則進而從之，不同則退而避之。

所本必方正，所立必得宜。

地從踐履也，作充廣也，能之事也。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遜接者，仁之能也；禮接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屈於富貴，不慁胡困反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慁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

冠義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歟？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

昏義　昏者娶妻之礼，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

納采納鴈以為采擇之禮，問名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得吉……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

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去声，男先去声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謹而酳以刃反，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共牢不異牲，合卺不異爵，以示合為一體，謂之卺。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適之言責也

蕩蕩滌其穢惡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illegible]

鄉飲酒義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illegible]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射義

節者歌詩以為[illegible]之節度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介副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

聘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乎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乎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碈石似玉者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孚信尹正也孚尹于中旁達于外也

喪服四制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

比及也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經集卷四終

新鐫集太史彙選中原文獻經集卷五

周禮

鄭玄註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於録略為羣儒排棄歆獨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永平時杜子春始能通其讀鄭衆鄭興亦當傳受言皆引之以叅釋與同至俞逵椿著復古編請冬官不亾雜出于五官之中其后王次點因之丘書南周之而吳文正公遂為之考註焉

天官冢宰

天官象天之統理萬物家大也宰官也不言司者總御衆職不主一官之事也

此數句周公作周禮之綱領

擾猶馴也

官屬謂六官其屬各六十職六官之職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本之常各自領其官之常職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官職主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者則皆自有其法度官刑司刑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

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邦治。四曰官常以聽邦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

所掌五刑官計謂三年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詔告也助也

予賜予也置有德行者置之于位也生猶養也臣有勲勞使子孫享有之以福祐之道故曰馭其福

保庸安有功者達吏察不勤勞之小吏

三農平地山澤也虞衡掌山澤之官澤无水曰藪郊外地曰牧

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都鄙公卿大夫與王弟子所食之采地有邑曰都都之所居曰鄙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去聲 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誅責讓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

飭勤也勤力工作變化八材為器物也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

郭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

式謂用財之節度若飲食之物也芻秣養牛馬禾谷也匪分也頒賜群臣也好

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移 八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阜盛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有德行者臣妾男女貧賤謂為臣妾者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執事轉為人執事若今傭債也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

象魏闕也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也歛藏之明堂也

會大計也聽其致事听斷百官致其治政功狀也

貳副也逆迎受也

叙秩次也治功狀也會終歲進會計文書情爭訟之辭

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服貢祭服 斿貢羽毛 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為摯如楛矢之屬是也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之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歲終則令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之治。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節邦用。

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正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

斂民財弛民力

政軍政役謂役兵起徒役比居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國。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

凡一月之成也　司上士中士也　日一日之成也　旅下士也數一二三四五之數　藏所藏也治之文書也叙秩其先後　牢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illegible]　羔豚牛羊之下[illegible]　大胎[illegible]　也羽雉也鱻魚曰膏羶

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徵令任其奔走也

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禮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造謂作食之所殺牲盛饌曰本齊必三本不致饒餘以潰其精明之德

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音居宿膳膏臊；騷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鮮羽，膳膏羶。音羶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粢盛。藉藉田也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三凌三倍其冰以備消釋也　九功謂九職也受藏內府受用外府　良善也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式法造酒之法授酒材使之作酒也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天府掌宗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而藏之。

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之以要而鉤考　二事絲枲之事奇衺畫繡之箴　展其功緒錄其業定勤惰也　宗廟之祭王灌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為飾　蠶于北郊之必有公桑蠶室　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為稑　御進御就王燕寢而御之也

司會　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司書　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

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

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

中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重稑陸之種，而獻之于王。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

地官司徒　地官象地之載養万物司徒主衆徒也

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擾邦國馴萬民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禮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捨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美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

媺善也族類也兄弟婚姻嫁娶也

即天官之九職任万民也

化財八曰斂財九曰生財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姻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於士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父母曰孝兄弟曰友九族曰睦外族曰婣信朋友曰任賑貧乏曰恤

地治都鄙所屬

稽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施當作弛

興舉也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度量成賈嫁而徵價嫁。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暴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賖。
春官宗伯 春官象春之生萬物伯長也立宗伯掌邦禮使人報本反始也不言司者鬼神尊不敢主也
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禋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酉燎祀司中司命飌風師雨師。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埋沈祭山林川澤。以疈偪辜祭四方百物。以肆剔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

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慎膰煩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諸侯之長為牧得專征伐為伯
以王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身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以養人蒲為席以安人取其義

[illegible]取其不[illegible]取其不[illegible]作贄[illegible]豹之[illegible]其文也執[illegible]者取其[illegible]也璧[illegible]方半珪曰璜琥刻虎形也半璧曰璜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鴈取其有序 雉取其介 鶩取其不飛遷 雞取其守時而動）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虎）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倣）其器之色。（六器皆象其形 色牲幣皆倣之）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侯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

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服禮儀亦如之。

成均國之大學所謂養國老于上庠是也西學為瞽宗 祗敬也庸常行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權）大咸大磬（韶）大夏大濩大武。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讓。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作起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夏官司馬（夏官象夏以整齊萬物馬者武也立司馬掌邦政所以平諸侯正天下也）

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監一國謂君也職謂職稅也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去）小

增出其君置之空墠之地。正，正其罪也。殘，殺也。杜，絕也。

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時以蒐。擇取不孕任者，故云蒐。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師之時也。

事大以和邦國。

以九代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中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田，獵也

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茇舍軍行草止也。苗田，擇取不孕任者，如治苗去不秀實

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獮，殺也

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

四時取火以為變，所以救時疾也。

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官四閑，馬二種。

秋官司寇 秋官象秋之殺害收斂萬物，秋官也。司寇者驅惡而納之善也

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劑，券書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弊，斷之

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先令入束矢，不實則沒入官。不入則是自服不直。使入金所以自明其實，不入是亦自服不直。

大也，是禁民息爭之法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貴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賢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

徇示也

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縣懸於門閭。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酌。二曰邦賊。三曰邦諜牒。四曰犯邦令。五曰撟矯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登上也下去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

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冬官司空 補亡冬官象冬之閉藏万物立司空掌邦事所以富立家使民無空者也

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

大司空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

下濕曰隰

王富邦國。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八統

天佑下民。寵綏在君。上帝降衷。綏猷惟后。凡在王畿千里之民。與夫四海九州之衆。相與戴一人而君之。亦惟求其相生相養而已爾。上之人。苟無以持其統。安能保其不亂哉。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馭民之道。不其難乎。然觀古之所謂馭者。曰馭衆以寬而已。寬非所以為馭。而聖人先焉。蓋與民相從事於拘攣褊迫之中。不若相周旋于含弘寬大之域。使民相顧盼於拘防繩束之內。不若相優游于慈祥愷悌之天。此大宰

所以有八統之詔也。親親以教民相愛。敬故以敎民不偷。進賢則德行者升。使能則道藝者用。庸者保之。使其樂事勸功。貴者尊之。使其用下敬上。達吏則拯窮拔滯。禮賓則親仁善鄰。凡此八者。皆所以聯其民使不相離。平其民使不相紊。上以之維乎下。下以之屬乎上。絲牽繩聯。惟命是聽。頤指氣使。惟上是從。此所以為馭民之道歟。後世馭民不由其道。而後狙詐之論興。以狙詐持民。則其為馭。必出於智巧籠絡之私矣。德色耰鉏。刎頸勢利。而親故之馭失其統。上書自鬻。投牒求舉。而賢能之馭失其統。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而保庸之統失矣。補闒車載。拾遺斗量。而尊貴之統失矣。郎舍父老。白首不遷。則達吏之統又失。三國大夫。宿衛不預。則禮賓之統又失。先王馭民之道。掃地無有。方且倚吾法令刑罰之具。繩束而箝制之。及其無可奈何。則諉曰民風不古。人心之難制而已。不思太宰八統。雖曰馭民。而求其所以為馭。自親故賢能庸貴吏賓之外無他術。則其待民之意亦厚矣。豈若後世之所謂馭哉。

九兩

或問九兩之中。曰牧者。君也。曰長曰主曰吏者。官也。彼其分君之職。居民之上。凡可以助君而得民者。固其分

也。有如師儒宗族朋友。山林藪澤之豪。豈嘗有位于朝有祿于國者。而均之曰得民。與牧長主吏並立而相參何也。曰。此先王防患之深意也。牧伯皆有分地。則其地有以服民。公卿各有采地。則其利入有以得民。長與吏雖爵而無地。然既食其祿。則民亦有以尊其貴。既專其政。則民亦有以悅其治。蚩蚩之民。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羣。不為之兩。則渙散四出。其勢不可合矣。先王于是有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參互于其間。是九者相與為兩。而後邦國之民有所耦合。而後有相訓相保相及相共相利相安之道。自王政不行。封建改而郡

縣侯伯易而守令。星羅而列。類自經營。將蕃禺君道常
寡而自蛙尊者寡。賤也。稱召長者。然何而歸屠伯者相
望也。為主而監臨自盜者有之。為吏而舞文弄法者有
之矣。曰牧曰長曰主曰吏。職之最親于民者。而已判然
與民不相屬。其于師傅朋友宗族數牧。孰肯過而問焉。
是以師持異道。旨意不同。學黨同門。道真已蠹。師之所
謂賢者安在哉。公專幾敗。朽為腐草。時宜不達。自為流
俗。儒之所謂道者安在哉。刎頸羞勢利之交。植黨灌黨
錮之禍。友之所謂任者安在哉。齊楚之俗。慮其未大。則
徙實京師。山澤之利。虞其為姦。則幹歸公上。宗族之所

謂族數牧之所謂富者安在哉。及其人心乖離。潰裂四
出。至有赤子弄兵。青衫為盜。封君僭擬。蕃師不庭者。其
勢不可復合。方欲起而收拾之。否則劫而控制之。又否
則含忍而混待之。盍亦思吾之所以繫民者何具。得民
者有道。而乃使民至此耶。

九嬪世婦

成周一代。后妃多賢。是豈獨師傅保姆之助哉。蓋以九
嬪世婦。女祝女史。亦皆窈窕之淑。女掌其教。贊其禮。詔
其孅。匡其過。相與輔導儆戒。以成其德。子孫世有哲王。
不亦宜乎。漢唐以來。或以俘囚之女充后宮。或以優倡
之賤。備妃嬪。上不知教。下不知學。令德無聞。有由然矣。
若唐山夫人房中之歌。才人徐惠妃直諫之疏。凜乎姜
后之風。其庶幾成周之家法乎。

內小臣

王之於后。如日之於月。陽之於陰。相須而後成者也。成
周理內之職。與治外同。是以內和家理。而天下風化之
原。已端于宮壼之中矣。周衰王政不行。朝市異路。王后
不同心。椒房之重。反挾蠱媚之道。門庭閨闥之內。尚不
暇於愁餘。而況市井之細。諸侯卿大夫之事乎。妃嬪媵
嬙。列屋而望幸。負寵而爭研。宮掖有醜惡之聲。妃妾起

巫詛之風。宮寺擅出納之權。宦官宮妾。相與亂其內。而
公卿大臣。疏隔於外。莫有誰何之者矣。究厥所自。則皆
始於太宰之權去。而內宰以下十九宮之職。不領於大
臣也。嗚呼大臣之權去。內外之禍。蓋有不可勝言者。

寺人

周人治內之政詳。凡設官分職。皆以士大夫為之。必不
得已而列在內庭。供給內事者。始用奄人。奄者犯宮刑。
然則周人果於近刑人乎。曰非[illegible]成周之用奄人。非酒
塩之微。則舂饎之賤。非戶庭之隱。則祧廟之幽耳。雖
曰刑人。何嘗一日得在君側。而天子與之相近耶。又況

守祧則宗伯統之，春人等則司徒統之，酒人等則太宰統之。其職卑，其數寡，而又臨之以公卿大臣，豈容有不正者。得廁迹於其間哉。周衰，入於春秋，勃貂立公子無虧，則奄人預廢立矣。繆賢薦舍人藺相如，則奄人預薦舉矣。恃勢怙寵，竊弄權柄，至漢唐為甚。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而張堪蕭望之不得用。王甫曹節摇弄國柄，而陳蕃竇武不得行。則政柄歸奄人矣。魚朝恩管神策兵，吐突承瓘為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則兵權歸奄人矣。古人以輿臺待奄人，則刑人之用為無傷。後世以樞筦付奄人，則刑

之用為有害。士大夫彌縫主闕，沮抑奸謀，必曰天子不近刑人。如曰奄人非刑人，則天子得以親信之矣。漢人所謂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唐人所謂西頭勢重，南衙樞機權重，宰相尚何足恠也哉。

太府王府內府

或問五峯先生嘗言四方職貢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今太府乃以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唐德宗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王府乃有王之金玉玩好兵器，不幾有如漢靈帝之置私庫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予。不幾有如唐諸節度之獻羨餘乎。曰此周公之所以為切近人情而經久可行者也。王者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若一切限制之錙銖之用，必計其出納，須臾之欲不得以自逞，使常得如文武之君而處之，固可以恭儉而無欲，安於菌陋而無所慕乎外也。不幸繼之以庸闇之君，不堪其檢制，而奢侈之念不能自克於胸中，欝積磅礴之餘，啟其暴怒而逞其威虐，一日而發泄之，則人欲潰流，將有不可得而過者。且夫玩好之私，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以舜之聖，而猶有漆器之造，而通道九夷八蠻之後，西旅之獻，雖武王猶不免焉。後世如漢文之

恭儉，能惜露臺百金之費，而不能無賞賜累鉅萬之私。是以周公之深見遠識，雖不敢導人主以奢侈，而亦不敢強人主以所不堪。自今觀之，王府一職，始終皆稱王。雖燕衣服，衽席牀笫亦無不盡其飭而極其精。既以其金玉寶貝之器物，又以其精美珍異充玩好。周公非不知玩人則喪德，玩物則喪志也。然至於非喪志之物，非喪德之人，人主苟有所好而無損於君之大體，則安得而盡絕之。　自此論不明，而強其君以所不堪，將使之飯土榴，啜土鉶，以萬乘之尊而下為臨門送旅之態，經制不立而子孫無所持循，縱欲之心未有不勃然而

生者予於是而後知周禮之書不可廢

役法

成周役民之法其要有四比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是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蒐苗獮狩是田之役在民其他大事致民則追捕之役也大故致民則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塗巷之役則治之牛馬車輦委輸之役則共供之其為役若繁矣然周人制役之法則可謂纖悉委曲者焉小司徒之均土地則別其上地中地下地之異鄉大夫之登夫家則辨其在國在野之殊均人之均力政則又視其年之豊凶而均節

之不特此也小司徒之起徒役則無過一人遂人之致甿則惟以下劑是其用民之力不亦甚寬矣乎況鄉大夫辨其役之可復者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所舍則役之又有其等矣是以為周之民不惟以役為勞又且以役為樂由前觀之經始勿亟庶民子来則民樂於為臺之役矣由后觀之百堵皆興鼛高鼓弗勝則民樂於作室之役矣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是不以田役為勞也王事多難不遑啓居是不以兵役為勞也後之役民既無其道又無其法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則其役困於力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則其役傷於財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役之不均也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此役之不時也以至絳縣之老亦與城杞雖老者不舍也丞相之子亦令戍邊雖貴者不舍也後之役民如是抑何恠斯民之不求規避哉

軍制

成周之制兵籍具於司徒行征則屬之司馬故五人為伍即五家之比五伍為兩即五比之閭四兩為卒即四閭之族五卒為旅即五旅之黨五旅為師即五黨之州五師為軍即五州之鄉居則為比閭族黨州縣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凡環甲而即戎者皆前日之農也秉麾

而馭衆者皆前日之鄉大夫也兵無坐食之費將無握兵之權此先王之兵制所以為善也李氏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士不待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即吾吏也有事則毆之於行陣事已則帰之於田里無招收之煩而數不缺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也壘壁以聚之倉廩以生之群朘類坐而不使補死填亡之不暇故曰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也

司勳

凡有功者必銘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是先王念功之

意不忘也生則銘書於太常是敬之如日月也死則祭
於大蒸是敬之如祖宗也先王報功既賞之以地又銘
之以旂又享之以祭其拳拳念功之意蓋將與國咸休
相為終始豈若後世書分之符方剖而菹醢之誅已隨
圖繪之象未形而赤族之禍已慘吁司勳賞地之法固
已不敢望報而司冦功辟之議亦豈無所宥者哉

囿游

蓋以一人而尊居萬乘富有四海安能盡絕其逸遊之
樂使之坐受束縛若牛馬然財用固有節不能盡禁其
玩好膳羞固有常不能盡撤其珍異服器固有制而亦

不能盡絕其燕褻宮室固有度而亦不能盡塞其囿遊
如必使之耳目有所不得玩手足有所不得逸心意有
所不得通夫人且不能以自克而亦何樂于為君也一
旦人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溪壑一開隄防
一決則將奔突橫流而不可禦將有盤遊無度而為有
洛之畋流連無厭而為瓊臺之觀豈特囿遊而已哉

孝經

凡十八章孔子與曾子問荅之言門人集以成書由漢以來列于學官宋初猶與介雅孟為小經自王安石變新經義始不以取士然是書更[illegible]氏亂離多所錯失宋儒疑之子朱子作刊誤正古文易章次欲成一書而志未就今仍從旧本

開宗明義章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
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
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
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尒祖聿修厥德

天子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去声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
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卿大夫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
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
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
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

父之道以父比母則父兼而母慈故資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去兼而就愛則愛之心同以父比君則父兼而君兼故資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去愛而就兼則敬之心同此事父所以兼事母事君之愛敬也

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聖治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日嚴言事父母當日加嚴謹也

君臣之義言忠自此出也續莫大者言父母生身而嗣續之責大也厚所厚也

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去声）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醜眾也不爭言和于眾也兵謂刃斷也

紀孝行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呂刑墨刑千劓刑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刑二百共三千條

五刑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平声）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廣揚名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內而名立于後世矣

父母吾之父母而天地吾大父母也故明王事天事地皆本于孝

感應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喪親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家語

家語者皆當時公卿上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弟子記集而成書孝景時錄求遺書得之呂氏宗傳藏之秘府元封時王肅得孔子二十二世孫儒而傳乃以書魏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後來讀者怡其錯補不精然卻是當時書實自夫子本旨也

始誅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福至不懼禍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飾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王儀解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

本原也有率謂能行道術之事有處有道以處其善也不能損死不能惑

不專不專尚言辭

言滿天下無口過故不傷身本亦身也宛財積滯也

右君入大廟右而入

如何取之孔子對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謂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忘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

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傷于身道足化于百姓而不傷于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于天地變通無方窮万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啟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

務教務教人也

欹器欹傾之器

宥坐之則以之為坐戒也

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昃諸侯子孫往来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于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能明此五者又留意于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

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誡故嘗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

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之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好生

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觀周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寅恭慎德。使人慕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無所行悔所悔之事不可復行

水以右為尊江海雖在左亦為百川長以其能下故也

中乎理情而信近情而可信也

辨政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六本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過。而交友無絕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

諤諤聽謇諤之言唯唯其臣順意而唯唯也

所使所用之人

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
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
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顔田

魯定公問于顔田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
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
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
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之
御也升馬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
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策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

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田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
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
能無危者也

在厄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
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
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絶糧七日外
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誦絃歌不衰乃
召子路而問焉曰吾道非乎奚為至于此子路慍作色
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歟人之弗吾信也

當逸務逸樂也

種曰稼斂曰穡

意者夫子未智歟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
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
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
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
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
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
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
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
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敗節為
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

衛越王句踐之有伯心生于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
思不遠處身而當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
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
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
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
今不脩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
出顔田入問亦如之顔田曰夫子之道至大世不我用
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
歎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曾子弊衣而耕于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

紘之冠垂也

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

入官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踦。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具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怒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向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優游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群臣汙矣。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蔽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之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

竇犨鳴犢晉二賢大夫

勒馬鑣銜也

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斯言。退而記之。

困誓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于學。困于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此命也。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于鄒。作槃琴以哀之。

執轡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

介大夫馬張田
田馬父吻田吳
逸四旗也

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是以天下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屈節解

孔子在衛聞田常將欲為亂而憚高國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令吾欲屈節于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

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

左傳嚭王吳王
以越子夫[illegible]根
邪李入越

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于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見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

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顏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令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

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夫差為太宰

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量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于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

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于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海役臣句踐使者臣種

艾陵杜謂齊邑今泰安縣也非在此 黃池衛地今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左傳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將盟吳人曰于周室我為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為伯乃先晉人也

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

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經集卷五終

性理

永樂十三年命儒臣胡廣等編輯經書大全又採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輯爲五經四書有裨斯道者爲性理大全共二百二十九卷

太極圖

陰靜　陽動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太極圖說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號濂溪道州人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通書 此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實相表裏

師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動靜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

欲心平故平中 躁心釋故優柔

古者聖人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燥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文所以載道 車所以載物

文辭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致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富貴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西銘 張子名載字子厚號横渠秦人也此章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己之兄弟一輩而人當盡事親之道以事天也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其理即道也

寂滅者佛氏之徒入于虛空不知君父大倫徇生者老氏之類欲造神仙不怕生死之常不識變化之道也

坱太二太虛所謂虛空即氣也

正蒙（蒙者蒙昧未明之謂正者訂正之也）

太和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氣坱（央）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無非教示人以理也

一時之一息者人身之寤寐也一日之一息者天道之晝夜也一年之一息者歲功之寒暑也有象者為春為晝為人為物之[illegible]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矣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

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于太虛而卒歸于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天[illegible]生物春然而生秋然而成故曰神矣夫）

參兩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于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神化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

動物

此息生息之息非出息之息

息謂作息也動而有止息也動物自首生故根于天頭向上也植物自根生故根于地頭向下也

形耳目之類寤欲睡之先既醒

之後五六歲之變所見夢食之盛夢火之類腐則知新事于見聞夢多想舊事于所習此亦陰陽相感之一端也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于天者不滯于用，根于地者滯于方，此動植之分也。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于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于內也。寤所以知新于耳目，夢所以緣舊于習心。

誠明

万物兼人物而言

湛一正未感之時湛然純一也攻取乃勝之名取者之未之謂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也。存有而居之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于飲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大心

体者言心理流貫無所不到而一物未体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也

知主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天之明莫大于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于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

不禦無盡也太虛謂天之理皆心之理所從來即天之所賦于我者也

範圍猶裁成也六根眼為色根耳為聲根鼻為香根舌為味根身為觸根意為法根

天之不禦莫大于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以其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以我觀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于道，大于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于一物之中爾。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

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敝于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所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

中正

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至當

義仁之動也流于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于仁者于義或害

大海無潤曰渴者有潤至人無思困不足者有思樂天

安土所居而安不累于物也

大人者有容物無棄物有愛物無狥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作者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三十

困之進人也為德辯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于内無如舜困于外無如孔子

以孔子之聖而下學于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嘗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顏淵從師進德于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有德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于非義之信寧身處困辱不狥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于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

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馬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乾稱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倫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

其說熾傳中國儒者夫人[illegible]與內墻已為引取淪[illegible]其間持為大道其俗[illegible]天下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illegible]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illegible]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東銘 此警已以教人者

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其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于心者歸咎為已戲失于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發乎心聲以成言見乎四體以為動何嘗不出于中乎 非心非其心之本也

觀物內篇 邵子名雍字堯夫諡康節其先范陽人後家河南伊水上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

四維東西南北也

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

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備矣

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 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 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 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

生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言人能兼兆物也生一一之人者當兆人者言聖人之兼兆人也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

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于天矣天之道盡之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

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詩書春秋之謂也禮樂汚隆於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

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

若然則皇帝王霸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于是乎備矣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匹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之過矣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與是人與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

降之災禳之奚[illegible]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于其間哉然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来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堯舜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悪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桀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

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也。然以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賢愚。人之本性。利害。人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濱。傅說築乎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吁。利害叢乎中。而矛戟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傅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者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萬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

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況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于不正。孰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于移矣。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七國冬之餘洌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霸之借乘也。北五代霸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霸。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霸。日未出之星也。

十六國謂蜀李特前趙劉淵後趙石勒等十六國南五代曰宋齊梁陳後梁也北五代元魏北齊西魏東魏後周也隋季諸郡謂[illegible]竇建德[illegible]上弘羙李子通等唐季諸鎮謂江淮[illegible]宋李茂貞等後五代梁唐晉漢周也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

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于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已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已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已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已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

觀物外篇 內篇邵子所著外篇門弟子所記邵子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畧外篇數詳而理畧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矣。

漁樵問答 此篇設為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奥

樵者問于漁者曰。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答曰。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為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為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釣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為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為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

聚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
又何必分爭彼此哉
漁者與樵者遊於伊水之上漁者嘆曰熙熙乎萬物之
多未始有雜吾知遊夫天地萬物之間萬物皆可以吾
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
天地萬物之方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
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
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
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
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

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
莫知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
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路人之相逢則
[illegible]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
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
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
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仁因義而起害因
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弒其君者有焉子弒其父者有
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於中逵者哉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
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
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
道奚由知變之所為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
知權之所為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
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洪範皇極內篇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為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為難義
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
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
則明明則誠誠則為其所為不為其所不為如水之寒

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陰陽五行相為體用渾渾淪淪出入異門者體而用也繩繩井井形色具混者用而體也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
門繩繩井井而形色具混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
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
陽五行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
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
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

既形物之既至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貌思者形氣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耶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育命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尅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尅嗣續

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違禮而後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為不言也

內篇中

義之所當為而不為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為而為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義而占謂之欺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

成歛之至焉神可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內篇下

洪濛之間兆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于上山岳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為九野別地為九州制人為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辯分九變成樂九陣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為律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

章命筭九職任萬民九賦歛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圜法九服辯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皆數也

天地

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性情謂之乾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夫天專言之則道也

鬼神

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雜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

性命

程子曰。天之賦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于事物之謂理。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性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

心性情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五峯胡氏曰。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為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

至焉可遽語定 以一段言心無內外 夫天地之常至物來而順應一段包尽一篇之意所謂[illegible]物順万事若即廓然大公之謂便是不絶乎物所謂无心无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便是不累于物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于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易曰至不可而除也一段引易以結上段之意 貞吉則靈中无我不絶乎物而亦不累乎物也 [illegible]則累乎物 夫人之情至反端而常照也一段与前三段意[illegible] [illegible]物也 [illegible]

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

一段亦引易以結上文艮不獲其身則无我无我則不自私用智而巽順不以明覺為自大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
夫人之善至何大哉八一段以聖人之怒明其怒大公物來順應也
夫人之情至未一段專說順應一也欠遂忘其怒則便是大公矣一篇緊要在此句

繫于心而繫于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在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内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物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西山真氏曰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邪正之分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不達窮山極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鋭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之

主而理義不能入堯桀舜蹠之所由以異也可不謹乎

道

五峯胡氏曰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聖賢

程子曰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

聖賢之處世莫不于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污而已

潛齋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

為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顔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顔子示不違如愚之學于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太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總論為學之方

雙峯饒氏曰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泛濫支離固無以為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狹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

全

臨川吴氏曰勉生于不足不勉生于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之故也

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螾鴑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

存養

程子曰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悦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于正其氣欲正其氣

莫若已其志。志既已。則雖執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知行

勉齋黃氏曰。為學之綱領。致知力行而已。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于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于吾心。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適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

力行

五峯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

言行

程子曰。凡諫說于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和之然後鳴。鏗訇烘鏜湯鞳塔。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和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和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

人倫

勉齋黃氏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靡而怠心生。講習踈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而朋友者。列于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乎八倫者也。可不重與。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繫于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惰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與。

讀書法

朱子曰。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今之談經者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史學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

董狐晉史官趙盾晉大夫公欲殺之出亡未越境而反董狐書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

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大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蕙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

歷代

唐虞三代

程子曰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于太虛爾

五峯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矣

戰國

毛遂平原君門下客也周赧王時秦攻趙遂自薦使楚求救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先生至楚使趙重于九鼎尊之為上客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于其主下不齒于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者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決平生之憤酬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妻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讐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于尺寸如其習安于豢養之餘而平生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秦

陳潛室曰秦遷太后于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後來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凡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圭皆儋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道言之士也而為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于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汩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為工耳若夫潢汗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亦幸矣

莊說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其子投川得千金之珠父曰珠在驪龍頷下子遇其睡也使其寤子尚為齏

君道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恫瘝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譬民在囿萬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蓋飛而

會盈曰：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潔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受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夕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

魯齋許氏曰：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計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賛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籍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矣。

君德

西山真氏曰：誠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賛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實言之：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奸邪而謬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飾于大庭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怒于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秦始皇不紀，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刑法志：始皇毀先王之法，滅禮儀之官，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

聖學

致堂胡氏曰：古之人君，既得其賢，布之列位矣，于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於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脩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奠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銘，[illegible]有箴，圖有規，蓻有諫。夫所以寅畏祇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

書曰程決事日所石秤取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也傳餐隋文帝每臨朝御至日昃令侍衛傳餐而食之

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衛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西山真氏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儲嗣

朱子曰。賈誼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教諭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

旌幡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

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也三少少師少傅少保也

史太史佚其名也

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于容貌辭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于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側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一見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

有道之長。至于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　降及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畧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聞以仁孝禮義之習。至于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于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僚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于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臣道

致堂胡氏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　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

治道

程子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而後天下可為。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上声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

意而不膠其迹逆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秉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矣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冗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惰廢弛無以赴事機而天下之事日入于壞

禮樂

北溪陳氏曰人徒見升降裼錫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

奏有近乎末節以為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于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于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學校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為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為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為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事之所當用心也　儻離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為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西山真氏曰士之于學豈直處庠序為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而計過者其敢或懈知無地之非學則

警于冥冥惕于未形者其敢或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用人

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于君子則貴授于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于浮競而君子恥于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朱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于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

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氷炭之不相容。薰猶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畜而不相害者也。

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以逆折奸謀。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

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

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于是人。必納之于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于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當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授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于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人才

龜山楊氏曰。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拘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乎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賤焉。自秦而來。迄於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厠於編戶齊民。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青梁文繡之為美也。三旌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

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于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侯之門。奔走形勢之途。脇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世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東萊呂氏曰。不離葦野。而割烹之畧已調。不離傅巖。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為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

求賢

五峯胡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于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于五方之人禮其英傑表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

古者舉士于鄉自十年出就外傳學于家塾州序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者鄉老鄉吏會合鄉人于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太夫審其性之不悖于道也行之不反于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

變也乃入其書于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于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于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于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為卿某可以為大夫某可以為士需其闕則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倖位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脩而不僥倖于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恥而不苟從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彊埸不聳也

朱子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日此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于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于後世者也

諫諍

東萊呂氏曰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疏曰驟遠則勢不接疏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

西山真氏曰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己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責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己也其可乎哉故為大臣者必以羣下有言為救己之過而不以為形己之短以為愛己而不以為輕己以為益己而不以為異己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法令

元城劉氏曰昔之善觀人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惟

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緊慢。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從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

五峯胡氏曰。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有道德結于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有法制繫于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王霸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　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王也。

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于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于耗。

論刑

五峯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夷狄

五峯胡氏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

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彊。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御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為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于習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之問也。

中原文獻史集引

原夫史集之作蒼頡刱制其来久遠来徵盛衰殷鑒興廢書帛載竹與宇宙相不朽厥緒弘矣顧主文之職何代蔑有秉筆荷擔藉手鴻儒殷商以上無論已周秦而後務若國語若國策史記以洎漢晉唐宋諸書史不一家篇帙散殊類中間事例樊脊史筆互有低昂可無删取太史公若心畢力悉探金匱石室之編摧取其詞百

豐嬰文采陸離者入矩其它事蹟典故略而不録蓋是集録以屬辞不以叙事總會諸家標奇選勝譬諸入都觸目悉奇觀入市迎眸皆異貨也采學者藉是編以從載筆左右測貫綜編蓉藻經制一代鴻裁鉅典且為剩技耳之舉業藉乎哉

蘭嵎朱之蕃書

中原文獻史集目録

一巻

國語

二巻

戰國策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蔡澤說應侯辭位
蘇秦以合從說齊
觸龍說齊王貴士
魯仲連遺燕將書
莊辛論幸臣亡國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樂毅去燕適趙
燕王以書謝樂閒于趙

史記

五帝本紀小序論
秦始皇本紀焚書始末
項羽贊
高祖贊

景帝贊
秦楚之際月表
高祖功臣年表
禮書
樂書
律書
平準書
齊太公世家贊
燕世家贊
孔子世家贊
外戚世家序
蕭相國贊
曹相國贊
陳丞相贊
絳侯周勃贊
伯夷傳
管晏贊

三卷

史記

韓非傳
老莊申韓贊
孫吳贊
伍子胥贊
趙良說商君
穰侯贊
白起王翦贊
虞卿贊
范雎蔡澤贊
藺相如贊
鄒陽獄中上書
屈原傳
賈誼弔屈原賦
屈原贊
李斯諫逐客
二世責李斯
李斯對二世
李斯贊

蒙恬贊
張耳陳餘贊
魏豹彭越贊
蒯通說韓信
淮陰傳贊
劉敬叔孫通贊
季布欒布贊
魏其武安贊
李將軍贊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相如諭蜀父老
諫獵
汲鄭贊
酷吏傳序
酷吏傳贊
游俠傳序
滑稽傳序
貨殖傳序
司馬季主傳
太史公自序

附報任少卿書

四卷

前漢書

高帝求賢詔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武帝察茂才異等詔　禮樂志

刑法志　賈誼論積貯

鼂錯論貴粟　藝文志

賈誼治安策　過秦論

賈山至言　枚乘諫吳王書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中山靖王聞樂對

董仲舒賢良策三　李陵答蘇武書

司馬遷贊

五卷

前漢書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主父偃諫伐匈奴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魏相諫擊匈奴書

楊雄解嘲　班彪王命論

班固答賓戲

後漢書

明帝初行養老詔　皇后紀

郭后贊　齊武王贊

鄧禹贊　吳蓋陳臧贊

耿弇贊　竇憲贊

梁商贊　桓榮贊

江劉周趙列傳序　班固傳贊

王符貴忠篇　實貢篇

愛日篇　交際篇

仲長統理亂論　樂志論

盧植傳贊　孔融傳贊

逸民傳序　黨錮傳序

三國志

諸葛亮前出師表　諸葛亮贊

曹植求自試表

六卷

晉書

晉紀總論

南北史

關朗傳

隋書

楊素贊　韓擒賀若弼贊

陸贄傳序

唐書

徐賢妃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魏徵十思

辛替否諫斜封墨勅除官

陸贄上疏論推誠納諫去弊

五代史

伶官傳　宦官傳

宋史

中興詔　伐金詔

司馬光五規　程顥傳

程頤傳　朱熹上高宗封事

附東萊傳議

鄭莊公共叔段　衛奉兵諫

魯莊公閔郕

附天祿閣外史

遇樵

穆王厲王之孫穆王滿也犬戎西戎之別名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耀明也觀示也戢聚也時動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震懼也文公周公旦之謚也肆陳也時是也夏大者曰夏懋勉也不窋弃之子失其官失稷官也先封弃于邰至不窋失官而迁于邠西接戎北近翟

新鐫集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史集卷之一

脩撰淵園焦　竑選
少傅穎陽許　國校
編脩石簣陶望齡評　新安庠生　汪宗淳啟
脩撰蘭嵎朱之蕃註　汪元湛若水父
許繼登爾先父　閱梓
汪宗伋子淑父

國語

左氏将傳春秋乃先采列國之史國別為語謂之外傳以故辭多枝葉不若内傳簡直峻健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

周語

謀父諫征犬戎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竹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大畢伯仕犬戎氏二君也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

召公諫厲王弭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莫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芮伯論榮公專利之害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田籍千畝，諸侯百畝。厲王之[illegible]田，借[illegible]王即位不復遵古

宣王不籍千畝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庬純固於是乎成。　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仲山甫諫王立戲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

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

料，數也。太原，地名。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

宣王料民太原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

人於少吹律合之，定其姓名。族[illegible]師旅[illegible]民協[illegible]以知死刑之數。牧人掌牧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百工之官，吏掌制度，合其數也。場人掌場圃之物而斂藏之。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者。[illegible]知其[illegible]以商知其數[illegible]時務農也。示少而惡事者，天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醜惡政

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於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事，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也。妨後嗣，言將有幽亂。

內史過知晉君臣必敗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

事不能修之意也

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在盤庚曰：國之臧，則維女眾；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眾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

大事，戎祀也

先王知大事之必以眾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

祓猶拂也。庶，衆；孚，信也。考中度衷者，省己之中心以度人之忠心也。背外，不予秦地；背內，不予里丕之田。虐其處者，殺里丕之黨也。

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眾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

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告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贄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贄無鎮。誣王

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襄王拒晉文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猒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

百姓何。何政令之為。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倉葛不服晉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同滅)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

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
獲甸而祇以觀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
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
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襄王不殺衛成公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
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
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
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
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

溫晉之河陽也

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
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單子知陳之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
矣道茀不可行也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
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
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
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
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

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
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
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
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
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
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
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
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
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

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閒
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
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
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
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
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
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
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
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
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

穆公王卿士

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單穆公論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魯語

里革斷罟匡君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

魚罾之綱謂取獸之物也畜功用畜四時功足國財用也[illegible]

子叔聲伯魯大夫公孫嬰齊也郤犨晉卿苦成叔也[illegible]十六年鮑國叔牙之玄孫去齊適魯為施孝叔臣 兩國晉魯也疾[illegible]

言欲專國政也其君厲公也多私多嬖臣也勝敵戰勝也立新家[illegible]不能去[illegible]民多怨民所始伐也 文伯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歜也

大采天子王藻五采以朝日與

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illegible]

聲伯辭晉邑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犨抽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于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釁兆也言鮑氏若有禍兆吾不能豫圖之

敬姜論勞逸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觸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

[illegible]

內子卿之適妻也大帶緇帶也列士元士也社春分祭社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績功辟罪也愆過也而汝也

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指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膽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宏綖延。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

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齊語

桓公用管仲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

乾時之戰管仲射桓公中鉤
濱近也
施伯魯大夫

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以
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
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
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
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
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
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
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
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
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

以香塗身曰釁
為高位居臺以
自尊也田獵也
侍國守而取禽
也畢掩雉兔之
網弋繳射也陳
列也戎車兵車
游車遊戲之車
裂殘也優笑倡

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
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
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
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
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
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
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
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
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
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

雜也引申也為
民治亂也

哤亂貌易變易
也
閒燕猶清淨也

群萃州聚也

肅疾也

功牢也苦脆也
辨辨也權平也視其平
準之均也節節度也
論比協材旦暮也

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
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
曰昔先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
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
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
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
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

論擇也比考其
善惡協和也和
其剛柔也施于
四方施其物用
于四方也飭教
也
監視也資財也
視其貴賤有無
背曰負肩曰儋
任抱也何揭也
服牛車軺馬車
市取也賤賣貴
賴贏也

枷拂也所以擊
草也芟大鎌所以
芟草也寒季冬
收寒之時菓枯

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
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
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坐)負任儋何(荷)服牛軺(韶)
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
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坐)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
為商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
(加)芟(山)及寒擊菓(果)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

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銽）刈耨鎛（博），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撥）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

晉語

獻公史蘇論卜

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惟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

紀，經也　瘳，差也　戎，兵也

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

史蘇知亂本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懸），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去声）好而惡（去声）惡，樂（洛）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去声），殺大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驪姬以危言劫獻公

速，疾也；縣，縊也　判，離也

偃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于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為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晩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欲

中原文獻東集卷一　十八

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其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以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惟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大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使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

中原文獻之集卷一　十九

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

太子敗翟於稷桑

至於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于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于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其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

果戰敗猘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胥臣論教因材質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渠)篨(除)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焦)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朦(蒙)瞍(叟)不可使視嚚瘖(音)不可使言聾聵(貴)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

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恫(通)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博)蘧篨蒙璆(求)侏儒扶盧朦瞍脩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

若川然有源以卬(昂)浦而後大。

文子不欲伐鄭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内龢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内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内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内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

自中起是難(去聲)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

叔向賀韓宣子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

以恭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簡子賞尹鐸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讐

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去聲）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于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言如也怨自如故也）

楚語

子木祭不薦芰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

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供）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伍舉諫築章華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同）鏤（婁）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

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

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正楚其殆矣

鬬且論子常之敗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捨）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

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貴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令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盗賊司目民無所放（做）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

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
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頓食熊蹯不獲而死
靈王不顧其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
不顧其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
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王孫圉對簡子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
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
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
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何相能道訓

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
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
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
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
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
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
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
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
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
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
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
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微刺簡子

吳語

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
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
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
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
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
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

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
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
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
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
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依起
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
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
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
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
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

使冠令馬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于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植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勞功也

実ヌ事也

申胥諫吳王勿許越成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

大志于斉欲伐斉也 拂絶也反行振旅代斉反振旅而討之

益威於吾國也

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荒空也

越語

吳許越成越竟滅吳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

偶對也

松江錢塘浦陽江也不可改言滅之之計不可改易也上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也言吳越之異也

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吾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茍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太宰嚭吳正卿楚大夫伯州犁之子州犁為楚所殺嚭奔吳

范蠡諫伐吳

重祿寶器也姑蘇宮之臺也在吳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

吳閶門外王孫雄吳大夫范蠡越大夫

庸用也因天時以為功用天之還也形體也節期也五年再閏天數一終故復反也小凶謂危敗大凶謂死滅

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

下游也言越本男氏小国卞周室所封不能成子爵近以服雅也黿鼉蚌蛤也水边曰渚靦面目之貌也諓諓巧辯之言方欲相吳之濟故自卑薄以不知禮義也反辭于王謂以辭告越王執事蠡自謂也

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于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于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于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

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戰國策

是書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至劉向始成完書其中紀二百四十五年之事多可考鏡然名義蕩然機詐相傾風聲氣習敝亦甚矣君子當究其旨可也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惠文君

蘇秦始將連衡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

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横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彰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君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

王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 脚 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

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横以抑强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絶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内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

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昭襄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人明於成

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使人持車召之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

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

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蹙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

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

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
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
賊兵而齎盗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
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
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
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
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
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齊附而
韓魏可虚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寡人不能
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

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
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
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于韓王曰
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
則成皋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
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
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内
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
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
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
輕乎鮮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
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
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權
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
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戰敗
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
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
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
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
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

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
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
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
得子亦以為父

蔡澤說應侯辭位 昭襄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
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内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
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
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
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

辯智之期言辯智志期得此

符行道之效

極身竭力也示情素私不反顧也

離與罹同

解與懈同

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愛敬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

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擒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辱悉忠而不解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閒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

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

刱造也

[illegible]也

[illegible]

太史噭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返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明法令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

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刱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句踐終棓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

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蘇秦以合從說齊 宣王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 竹 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

秦自疑懼虛作恐喝之詞

幬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强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

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也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强國之實臣故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顏斶說齊王貴士 宣王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簴天下仁義之士皆為役處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

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

斶看破此中滋味故翻然欲晚

食安步其風節當與魯連爭光蔡輩不足齒也

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王侯稱孤寡不穀是
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
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
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
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
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
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
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
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
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

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
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斶知足
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魯仲連遺燕將書　齊襄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
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
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
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
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
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

栗腹敗將

公輸班九設攻械墨子九拒之以攻宋不得守圍有餘

穰侯封陶商君封衛

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
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
此其一時也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
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
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
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
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
據期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
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
萬之眾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

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
而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
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
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
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
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
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
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
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
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

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者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幷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十七

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韜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莊辛論幸臣亡國 楚襄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

中原文獻史集卷二　十八

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鰋鯉仰齧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落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劃監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

蜚鳥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受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趙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

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謀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

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
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
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
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
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
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
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
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
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
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

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
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
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
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
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
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
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
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
以及上黨而襄王無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
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

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
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
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
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
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令欲繼簡襄之意以
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
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
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
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
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

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
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
聞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
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
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
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
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
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
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
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賊之類也

犯奸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避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復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

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禮世施禮于世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趙惠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

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樂毅去燕適趙 燕惠王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

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自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令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

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閑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

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

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燕王以書謝樂閒於趙 王喜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

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

者厚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

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絶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絶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

不望之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匿之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故以書謁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史記

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也。自敘論之詳矣。易編年為紀傳，立後來史官法，所謂述稽易作古難者，非豪傑特起之士孰能之哉。遷沒後，褚先生補其所漏，然言辭謭鄙，去遷意遠矣

五帝本紀 小序論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余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秦始皇本紀 焚書始末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

古今八字篇中關鍵

此以言語代叙事又一文法

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

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以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項羽贊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高祖贊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景帝贊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

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行仁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

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寸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迹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高祖功臣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

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禮書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

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
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
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
能耳樂鍾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
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
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羮玄酒所以防
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
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
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
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

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
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
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
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
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
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尊君抑
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
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

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
量則爭爭則亂先生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
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
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
芬茝所以養鼻也鍾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
以養目也疏房牀笫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
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
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
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
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
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
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

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
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
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
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
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失之
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
也是儒墨之分

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
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
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

以其辯故能使堅白者別

守宮庭言守禮義若宮庭也域居也言君子之行非人居也外是人居之外則為他行

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辯至察以有悅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隊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措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

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隆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何以曰鄭樂明樂有音節不可至于放也故以成損為樂之言

其節也

樂書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勑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

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是群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也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猶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

三王樂各殊名亦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悅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隸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習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

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性情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叛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

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邊

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至樂者乎

平準書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

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幷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齊太公世家贊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燕世家贊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外戚世家序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

命也然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蕭相國贊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贊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

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陳丞相贊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絳侯周勃贊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

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

上下千古無限悲歌感慨之情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

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

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管晏贊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

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史集卷三　史記

韓非傳 并老莊 申韓贊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

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

東坡六國論用此語

說得不着的

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

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汚也則非能

說得能投的

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弥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閒往夜告之弥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

果園弥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亡其口而啗我及弥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弥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

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

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何耶

孫吳贊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伍子胥贊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

子胥以忍成功白公以不忍敗

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趙良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

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

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

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穰侯贊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

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羇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贊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虞卿贊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覩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范雎蔡澤贊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

戹惡能激乎

藺相如贊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鄒陽獄中上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

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悪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決）騠（提）白圭顯於中山人悪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膽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悪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賓）脚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摺（服）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

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於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蔡

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主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變於士則

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人無不按劍相眄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均）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秪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

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

即湯言此體古所未有獨起此格所以比物連類蓋情至言迫故反覆引喻不能自已耳 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

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辭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以離騷其論作騷一節繼雅優而其傳贊之迹者嗣習熟也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謂好色云者以離騷有求宓妃等事欲借以思君耳非如國風之思也然太史公亦假借用之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

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汚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

敘事未畢中間雜以論斷蓋亦因史傳同咣伯夷屈平太史公開囊其故詳論之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

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

漁父辭見屈子

訖叙時人太分明其才其志尚其志也大而其辭則決矣

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云云

賈誼弔屈原賦

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

原以宗國無可去之義故雖人而不忍含其子乃曰何必懷此都蓋知原之心者

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銛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螘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於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

此傳意凡四轉而說所喻

見李斯諫逐客之書[illegible]以客興，觀齊人松栢之歌則客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在君所擇

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
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螻蟻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
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
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李斯列傳 諫逐客 李斯 二世責李斯 李斯對二世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
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
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

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
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
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
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
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
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
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
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
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
大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
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
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
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
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
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
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
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
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
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
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

詞語激切一言有萬鈞之勢

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
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
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
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
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
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
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
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
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
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

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

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

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

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耶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

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蒙恬贊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

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張耳陳餘贊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魏豹彭越贊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

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
被刑戮。何其中材以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
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
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淮陰列傳　蒯通說韓信　淮陰侯

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
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
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
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
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

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
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
鱗襍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
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
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
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
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
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皐。遂走宛葉
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
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

此數語便了韓信心跡

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
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
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
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
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
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
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
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
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
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

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
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
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
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
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
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
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
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
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
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

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勇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

欲持是安居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劉敬叔孫通贊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季布欒布贊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

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魏其武安贊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李將軍贊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司馬相如列傳 諭巴蜀檄 諭蜀父老 諫獵

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卒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

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

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

羈馬絡頭縻牛韁也

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惟毋忽也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注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冄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

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也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

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灑沈澹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躡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

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柯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

長驅佽飛踰逐不閑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

汲鄭贊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酷吏列傳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

人主與俱上下猶与人主俱上下也劉用使奇

當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

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惡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壁推咸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之數哉

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

亡者存之死者生之

但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

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人安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

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不謂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急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貨殖傳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

三寶即農工商也

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

此篇班孟堅所謂崇勢利而羞貧賤

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
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
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
室之君尚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
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
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
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
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
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

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價而足地勢饒食
無飢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
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
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
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
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
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
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
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

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
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
如騖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
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
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
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
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
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
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
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

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
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
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
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
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
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
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
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
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
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

蓋一州富為州中第一

此傳乃韓退之王承福傳之祖

帶郭千畝畝中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
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
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
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
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
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
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
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
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

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
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
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
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
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
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司馬季主傳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
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議論誦易先王聖人之
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
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
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
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
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
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
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
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
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
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
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

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
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
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
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
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
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
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
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
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
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

舉人也不堅其執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illegible]
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
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
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謂羞
矣甲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
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
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
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
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
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

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
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
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退不能塞官耗亂
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
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
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
凰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顯衆公等是也遊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
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封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
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

芎音弓藭音窮香草也

式栻也其形上員象天方象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

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
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
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
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
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
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
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
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
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

無刼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
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
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
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
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
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
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
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
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
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

強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凰不能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一言旨矣

太史公自序 全 小字不載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宜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

守之郡守也

杜郵地名

項羽封卬為殷王

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
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
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
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
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
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
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
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
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
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

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
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蓺為法六蓺經傳以
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
寡約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
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
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
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
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
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
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

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
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
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
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
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
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
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
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
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
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

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
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
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
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
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
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
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
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
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
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

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域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

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

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

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內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

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

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報任少卿書　附 遷既被刑，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任安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之。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

點汙也

安為戾太子事因于獄迫季冬將刑也薄迫也

自己不能自立不足齒數

太史令下大夫

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鄉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

本作闒茸

周衛言宿衛周密也

俱居門下同為侍中也

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竭思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

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

敘李陵事由抵罪

欲得其當欲立功以當罪摧敗謂摧敗匈奴之兵

觀僕難言三句則知太史公所以作貨殖游俠二傳蓋有為云

佴次也自此至難為俗人言總敘己所以不自引決之意

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絶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

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

[illegible]

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阱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

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

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

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汙

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哉。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史集卷三終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史集卷四

前漢書

後漢玄武司馬扶風班固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事固既獄死書頗散亂和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内入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中有瑜瑕史氏論之詳矣玆録其粹者

高帝求賢詔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詔曰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功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察茂材異等詔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禮樂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

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鬬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于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莞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刑法志

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悊(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犴(岸)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

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為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其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尤多者也。

食貨志　賈誼論積貯　鼂錯論貴粟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

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

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

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藝文志

所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也厝置也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
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
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
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
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
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
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
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
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癒於野乎若能修六
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取萬方之畧矣

賈誼傳　治安策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
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
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
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
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
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

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

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
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
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
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
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
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
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
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
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

陛下計亡以易此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
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
之表薄紈之裏緁（妾）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
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
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卒得為后飾然
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
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
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
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胡可得

亡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揜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悳義師道之教訓此

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

妃色知妃之色

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

所學之官也學記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偷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禮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

原缺第十四葉

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

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

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
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
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
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
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
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
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
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

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
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
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
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
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
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
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
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
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
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

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
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
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
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
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
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
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
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
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

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
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
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
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
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
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
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
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集詬亡節廉恥不立
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集主上有敗
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

簠簋所以盛飯方曰簠圓曰簋

氂纓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劔示自刑也請室請罪之

盭頸盭戾也而親加刀鋸也捽拔曰刑投也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

自憙自好也好為志氣也

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皮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　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毛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

人頸盭戾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過秦論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

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

天地四方為六合

百粤即百蠻

鏑矢鏃也

甕牖以甕為牖繩樞以繩繫戶樞也

是縱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粤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粤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

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一夫謂陳涉七廟秦孝公至始皇凡七世

賈鄒枚路傳

至言　諫吳王書　尚德緩刑書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

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

顆小土塊蓬顆塊上生蓬者耳謂蓬顆蔽冢也

皋水旁[illegible]地[illegible]盛也

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内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遊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内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催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孰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沉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推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

進食曰祝餲者少少飲酒謂飲已而漱口也餲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餲噎故為備祝以祝之

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餲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者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

丁巳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

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行恣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

水旁又曰潰言天下之壞如水潰

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思念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

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谷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

一子不事謂其繇役二算不事⋯二口之算賦

厠令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

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絶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絶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絶又重鎮之係絶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絶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絶薪止火而已不絶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

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廼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留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蘗足可搔而絶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

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

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𢇍（古絕字）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

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

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昇十三王傳 中山靖王聞樂對
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横集也夫衆喣虛漂山聚蟁蚊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衫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蟁蝱蒙宵見然

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眛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蟲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董仲舒傳 賢良第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

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

晻與暗同發于諸侯謂起唐虞升天子之位

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義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

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

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

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

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
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
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
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
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
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
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
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
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
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

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
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
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
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
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
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
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
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
富者奢侈羡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
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

食菜曰茹紅諸曰工

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
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
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
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
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
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
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
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
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

一統者万物之統皆歸于一也

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
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
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常恐乏匱者庶人之
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
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
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
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
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
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李陵答蘇武書

韝射衣也毳幙氈帳也 玄冰厚故色玄 慘裂寒之甚也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

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廣之子

忉憂也怛痛也

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秖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

堪勝也二句言時功大難以勝也

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絶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絶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

歃血飲泣也

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

先將軍謂李廣貴臣謂衛青也

茅土古者封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

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菹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

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已不成

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司馬遷贊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

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史集卷四終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史集卷五　漢書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内抏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惑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才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内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

以良民以自脩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
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
大不便
主父偃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
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
不敢隱忠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
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
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
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

人凱還師振旅之樂也

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
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
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
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
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
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
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
者不可勝數終不可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
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

悔字一篇主意

本因渭北多沮澤而鹹鹵也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
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
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
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
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
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
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
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
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

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敺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
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上不觀
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
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
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
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
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
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孰慮焉
王褒對曰夫荷旃被毛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
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

侵敺來侵境界而敺略人畜也

外市與外國交通求利也

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

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喩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哺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

圄空囹圄空虛也

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梁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良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

號猶未足以喩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埶恬惔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卬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絶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難以動兵言不可以兵事動之

左右謂近臣在人主左右者

平昌侯等皆外戚

玄黑色也言雖作之不成其色

魏相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人臣愚以為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楊雄傳 解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謿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横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四十餘萬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黄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

拓落不偶也跌足失措也

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綱解結群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

勢則為匹夫之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為之多儳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

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迺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

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垂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搤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

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阺隤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承起特起也

敘傳 王命論 答賓戲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絫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

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長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況幺麽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虖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

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于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虖是故窮

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

綴合也

不可幾謂不可庶幾而望也

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
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
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
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
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
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
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
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
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咲
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班固仕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
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諭以不遭蘇張
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
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列士有
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喆
哲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
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
王之世躬帶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
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

面笑貌

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
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豪芒之內潛
神默記恒以年歲然而器不貫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
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
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
乎主人逌（古攸字）爾而咲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
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卬天庭而覩白日也
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
雄虓（呼）闞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
並起而救之其餘猋（標）飛景附煜（有）霅（下甲反）其間者蓋

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諾）朽摩鈍鉛刀皆能壹斷是故
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也夫啾
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鼃（蛙）而不可聽者非韶
夏之樂也因埶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
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
說羇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
始皇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埶據徼乘邪以求一
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盈眦禍溢於世凶
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
可以偽立韓設辯以徼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酋其

亢高曰旄丘如覆敦者敦丘側出曰氿正出曰濫泉

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沂崖也下邳水之崖也

宮中門謂之闈宮中巷謂之壼

身迺困。秦偵既貴。厥宗亦隧。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卬太和。枝附葉著。五反譬累猶屮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覩。欲從旄敦而度高虖泰山。懷氿軌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

敢聞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虖。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傳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皮沂。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弛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屑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戟顥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龢隨之珍也。昔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迺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榷巧於斧斤。

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後漢書

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常自擬班氏觀其與甥姪書叙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贅辭佻巧失史之體云

明帝初行養老詔

建三朝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 三老又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輭輪以蒲裹輪也

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

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乱 祝哽在前。祝饐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皇后紀 后之言後也言在夫之後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

彤管赤管筆也 保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

險謁險詖私謁之心

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忘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脩。孝文衽

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號 釐正也帷薄不脩 高祖擁戚姬 席無辯 幸慎夫人與后同坐

淄黑色蠹木中蟲喻所敗也

席無辯。然而選納尚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論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女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攺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王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

四帝安行…也六后…鄧太后閻人后梁太后…何太后竇該專政…也霖霖…也天…事曰…后擬…居空宮如有…露之疾…目以見天下

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輈車轅也神寶帝王之位

一把見大宗中數語曲盡女色盛衰情狀見郭后能不以寵衰廢禮所以為美

郭后既廢太子儀意不自安願備藩國乃廢為東海王去就有禮遭之美母后教之也

郭后贊

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帷承恩色雖險情贅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嬿私唯恵心妍狀愈獻醜焉爱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懽隊則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遺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恚恨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乎東海逡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齊武王傳贊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

左傳臧文仲謂魯君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

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彭岑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蠆為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鄧禹傳贊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闚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裸其赴襄褫章衣…之服也

吴蓋陳臧傳贊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為群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貫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劒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黄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

吉光武能閉關謝質所以為賢君蓋誠不欲如高帝之被圍乎

黥王之陳平。

耿恭傳贊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嘆息。

晉文公返國不賞介之推故國人為賦龍蛇之章

寶憲傳贊

衛青霍去病。資强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尤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耶。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梁商贊

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雕弱之期。而匡朝恤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輿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厄。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國傷家。而豈徒然哉。

桓榮傳贊

張佚訏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而佚廷議戚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廉不足乎。

時群臣承望上旨言太子舅陰識可為太子傅張佚正言當用天下英才帝稱善即拜佚為太子太傅

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麑。以罪作傅。蓋推仁審偽。本乎其情。君人能以此察。則真邪幾於辯矣。

江劉周趙列傳序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忘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

配天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班固切伓被刑不知自自禍如人目無所不見但不能見其睫又目毛也

者是以耻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江革劉般數公皆義讓也撰其行若干篇

班固傳贊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材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文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王符責忠篇

夫帝王所以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

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躬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職必有大殃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癎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刃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美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實貢篇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

多君子謂遽瑗史魚公子荊之屬

時所共知也然衆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皆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政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嚌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趍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

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灰金色者淬之鹽水

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事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令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

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羲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謁羲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刻漏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鶩而役賦繁則良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曲禮寃民繫獄乃得直烈士交私乃得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趍走故視日短也

此係言小民伸冤理訟之難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

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伸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

此行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飭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灾，但以人功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起甚妙以下有次序情致

交際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踈，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

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棄新，或歷載而益踈，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争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人争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雖兼桀跖之惡，苟結駟而過士，士猶以榮而歸焉。況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苞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為辱，而恐其復來。況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為無意，奉贄以為欲貸，恭謙以為不肖，抗揚以為不得。此處子之羈薄，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内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饑餓不逮衆，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伏急，歡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踈矣。漸踈則賤者逾自嫌而日隱，貴人逾務黙而忘之矣。以逾踈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内摧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夫交利相親，交害相踈。是故長誓而廢，必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與也，

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踈，積踈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踈。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

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恩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為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互，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吞滅，而無感痛。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今世俗之交

也夫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搤心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忌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與則回毀之爲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與其不忠剛毅木訥尚近於仁焉乎凡今之人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憲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爲貴貢薦則必以閥閱爲前處子雖躬顏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

其不見資於斯世亦已明矣

仲長統傳昌言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雄雌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始之分耶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

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此可見守成之難于創業

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林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

> 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咽氣養生也

體之從養親有無珍之勝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殽以娛之嘉時吉日則亨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神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盧植傳贊

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

> 冘音淫人行貌言冘豫不能自定也

可知矣夫蠭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荊諸之倫未有不冘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閤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斯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 紓緩也

孔融傳贊

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文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

> 言融人存而操不敢篡位至丕乃篡代以代漢終

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懔懔焉

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逸民傳序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而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

> 言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

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

> 篡亦取也言人能以計數取物之意

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

啨抗好也

王降而伯

伯降而霸說起

至乃抗憤而不頓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黨錮傳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斯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強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珙瑞或起徒步而仕執圭解草衣以升卿相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弥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

三國志

晉陳壽撰王通數稱其書宋儒亦謂其高簡有法然而帝魏退蜀其失非淺使無習鑿齒諸人正之則人統幾於不辯矣

諸葛亮傳 前出師表 并後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

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東南入海不毛不生草木之地謂南中諸郡也

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奬帥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

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

曹植徙封浚儀，後還雍丘，常自憤然抱利器而無所施，上表求自試。

曹歷武文明三帝，故云三世。

[illegible]曹風候人篇[illegible]彼其之子[illegible]三百赤芾

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勤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陳思王傳 求自試表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于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

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

齊王田獵，左轂鳴，車右刎而死；越甲至齊，雍門狄伏劍而死。

[illegible]大司馬[illegible]

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

而豈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
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
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
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
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
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
欲自效于明時立功于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
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
鐘名稱垂于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
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

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
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
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招其能盧狗悲號
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
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
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
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
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多
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
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陛

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
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
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
神聽臣則幸矣

集五卷終

晉書

唐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房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而文多駢儷有失史體

干寶晉紀總論 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而論之是名總論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于是百姓與能太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出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于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于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

與軫車也謂乘輿也

世宗景帝太祖文皇帝母弟也

鍾鄧鍾會鄧艾也

非常之禮謂加九錫備物謂殊禮之物

世祖武帝也

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納羊祜之策以善為衆故至于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泛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于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于成敗毀譽脇于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于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于荊揚劉淵王彌撓之于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于亂誰能

高辛氏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以干戈相討

天子

梲亂也

抄之戰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若
鄴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
士驅走之人凡庸之　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
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
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
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
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
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
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
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

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
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
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
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
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
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
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
于家閭邪僻銷于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受命而不求
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陣基
[illegible]雖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

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王賴道德典
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
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
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下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
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
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槖于囊陟則
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於大王為戎狄所逼而
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
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

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
勞來而安集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
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於文王脩修舊德而維新其
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
皇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
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
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

基始靜安也

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於逸樂于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武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人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

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以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所失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

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也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相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逸

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於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

渾大雅明也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初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即位帝位是為東晉

晉后惠帝后姊平房表賈后妹也相助為始忌孫亂之事

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節變必為之譏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于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悪乎懷帝承亂得位羇于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虚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木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懐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于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尚之讖曰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明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琊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二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渾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府君王彦也魏封晉陽穆公之子王通祖也師於關朗學春秋易共隱臨汾山

南北史

李延壽撰

關朗傳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奇才善占筭沉退不仕

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于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筮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絶非運之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于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漢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修策整馭長羅遠羇昭治亂于未然筭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

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從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乎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廣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已盛而更衰或過算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算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策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策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謀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秦法既立宗祧能逾乎豈惡天命人事其同歸矣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策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

隋書

唐司空魏徵撰

楊素傳賛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倜儻不羈兼文武之資抱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挪祅氣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搆離宮陷君于奢侈謀廢冢嫡致國于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殲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算美為蛇畫足之終傾國本仰無遺育宜哉

素為帝營仁壽宮葬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與儀謀之構成其罪後世歷陳素子玄感反諸子宗族皆坐誅約本與素謀廢太子

韓擒賀若弼傳賛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時皆啟其機強場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政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貫

誅衍父遺忠言臨刑呼衍謂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鉏刺衍舌出血戒以慎口

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𦳣㑹儻英畧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也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于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于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畧並為當世所推赳赳干城難兄難弟矣

隱逸傳序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獨善鮮汲汲於無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叙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本漢武齊桓以諷美太宗之得封禪盛功之以慎終如始

休安也二宗曰安

唐史

韋述撰劉昫復增減之後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

徐賢妃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雲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

見頃年以來力役兼揔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沛澤流仁

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織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

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靡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奥秘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唯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illegible]諫太宗十思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寔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誠能

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辛替否傳 諫斜封墨勅除官

疏曰臣聞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儉百姓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于印束帛不充於錫何所貴于無用之臣無力之士哉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使魯王賞同諸婿則無襄日之禍所以禍者寵過也今棄一宅造一宅忌前悔貽後禍臣竊謂陛下乃憎之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願外謀宰臣為久安之計不使姦臣賊子有以伺之今疆場危駭倉廩虛空卒輸不充

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墻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土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享長久之祚乎臣以為減琢雕之費以賙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

言國家之財盡竭於有佛九二
不能力兵荒之助

之功。田不急之祿。以贍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疏見在。失真實。翼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之類。度為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援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畜孥。非無私愛。是致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常欲填塹損苑囿以賑貧人。今時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觀。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尚不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僚供給。萬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儻如兵荒相乘。則沙門不能環甲冑。寺塔不足穰飢饉矣。帝不省。

陸贄傳 上疏論推誠納諫去弊

帝問贄事行於今者。贄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君務對者見不以時。諫納無倦。無衆人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則辭[illegible]而懟。[illegible]來不多對人。非倦于接納也。贄因是上書極諫曰。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心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夫蚩蚩之論。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辯。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

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頌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

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善由此阻。天子[illegible]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

過而能改。常上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咎自檢歸過於上名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遵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傲鰥寡。參伍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于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拙者之以質惟義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

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常苦于上難達。上常苦于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衒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頗采用其言。

莊宗晉王長子李存勗也

五代史

宋歐陽脩撰

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

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宦者傳論

張承業唐舊宦者[illegible]王欲稱帝承業[illegible]諫不聽乃慟哭[illegible]因成疾不復起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
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於訛謬至於英豪奮起
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
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
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
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
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
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
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
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疏遠

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
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
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
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
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
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
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
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
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
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

時宦官與上謀誅宦官[illegible]崔胤[illegible]季述王仲先等[illegible]兵入宣化門季述乃扶上還少陽院以銀撾畫地數上罪[illegible]十[illegible]且門鎔鐵錮之穴墻以通飲食[illegible]太子裕即帝位

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
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
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
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
胤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
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
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
其在外者悉召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匿
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

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
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
履其轍也可為悲夫

一帝謂徽欽

建炎元年張邦昌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遣使奉迎康王構于濟州是為高宗

宋史

宋史之作不一其人李燾有通鑑長編陳仲微有二王本紀陳桱有通鑑續編揭傒斯有宋遼金三史惟陳桱之編為知正閏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無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鮮大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小惕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召四方詔

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讎矧茲醜虜猶托要盟竭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邇其不恭始負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備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恨

司馬光傳五規

一曰仕業其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於艱守之於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頓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群雄已服衆心已定凡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情生驕者玩兵黷武窮奢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也

四曰謹微其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甘言卑辭啟佞倖之途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漸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

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進漸至深固知此而華之則用力少而功百倍矣。

程顥傳

顥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

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所著定性書實聞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傳誦之。

程頤傳

頤之學自謂與兄同蓋以誠為本以聖人為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頤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播種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闕失師道尊嚴淵源所漸

皆為名士涪入祀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

朱熹傳 上高宗封事

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

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徇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

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恥潰壞頹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己而後可以非

諸人含宫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頗乃得以竄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日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以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幾濃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

僭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燄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為何如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向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符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

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

黄憲天祿閣外史 附

字叔度汝南人德器異常安帝時屢聘不仕號為徵君周游八国

窮秦文

渭樵

徵君入秦。倚歌於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斯。倚歌于渭水之梁乎。徵君對曰。甫漢室之徵君也。弔古于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測也。負薪者曰。今遊秦之士。挾跡于渭橋。不徒遊觀以為樂也。皆挾策懷珍以千秦王。而士無遺於隣國。秦歸為得士。子以漢室徵君。下臨灞壤。使一見秦王。秦王必以子為上國之賓。富貴可立而俟也。子奚洋洋然倚渭橋而悲歌乎。徵君曰。非甫之志也。故慷慨悲歌。自以激耳。憲也豈寗戚之流乎。負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負薪為職。凡秦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苑。吾皆得而樵焉。子欲弔古于秦。以釋厥志。吾為子肆言可乎。徵君輾（展）然而仰笑曰。出于機。入于機。同游于機。浩浩乎磅礴于機而忘于機。負薪者曰。吾惡知人忘于機乎。機忘于人乎。人與機相忘乎。夫機發於無極之原。智者覺之。愚者忘焉。故萬物緣機而生。緣機而動。天地如之。而況于物乎。吾與子遇。機也。吾與子言。機也。子以吾為忘于機。而不知吾以子為忘于人乎。徵君不能對。既而曰。子言秦之狀也。憲也願聞之。負薪者曰。吾忘于機。

子忘于人而[illegible]負薪之子乎。徵君曰。吾始知忘于機化于機[illegible]于機者忘于人乎。雖然吾以仁義為機而得其名。子以斧斤為機而得其薪。薪者得于斧斤而不得[illegible]亦忘于子也。而子亦豈忘于機乎。負薪者曰。噫嘻乎。吾與子之爭于機乎。鎖焉繫焉而不得其源乎。吾已矣哉。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鳥飛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新為榻。紫尾觴。飡鬼草。聊以娱子懷也。

鄭莊公共叔段

釣者負魚。魚何負于釣。獵者負獸。獸何負于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且為鉤餌以誘魚者釣也。為陷阱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貪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阱。天下寧有是耶。莊公雄猜陰狠。視同氣如寇讐。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強。卒乘之富。莊公之鉤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陷阱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耳。獸耳。豈有見鉤餌而不吞。過陷阱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始不問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吾獨以為封京之後。伐鄢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苟興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莊公之罪。顧不大於叔段耶。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過制。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矣。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于四方。況能久有許乎。其為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六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則共叔有後于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岌岌乎險哉。莊公之心歟。然將欲欺人。必先欺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乎心死。而身死亦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固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斷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是釣者之自吞釣餌。獵者之自投陷阱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為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為天下之至拙。

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諫之道難矣哉。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辭之不達，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道，亦何暇憂其從否乎。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天下之拙醫也；不憂策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庸將也。苟尤君而不尤己，不能導君使自從，而欲强君使必從，其流弊終至於鬻拳脅君而止耳。鬻拳豈欲脅君哉？告而不聽，故出於强；强而不聽，故出於脅。君愈不聽，而愈求之於君，曾不知反求吾納諫之道盡歟否歟。諫，吾職也；聽，

吾職也。吾未[illegible]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可乎？祭在人，享在神；諫在臣，聽在君。有孔子而魯不治者，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孔孟急於救世，豈在鬻拳下乎？然坐視齊魯之失道，終不肯强齊魯之君者，盡臣之職而不敢越臣之職也。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一，而遽欲脅君乎。當其臨楚子以兵，乃懼楚子不納也，幸楚子不以為悖耳。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何術以繼之乎。不幸為楚子所誅，則陷於逆亂，其心[illegible]無以自見於世矣。鬻拳亦知其不可繼，故以刖足之心明吾兵諫之迹。後世欲學吾之兵諫，盍學吾之刖足乎？刖足之不可學，則兵諫亦不可學也。聖人之道，欲後世之皆可學；鬻拳之事，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聖人異邪？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刖足，懷於前而悔於後，隨失隨救，焦然不寧。吾恐聖人之舉事，不如是之煩且勞也。道有樞，言有會，樞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夫豈在於用力邪？古之人固有廣廈細旃之上，從容片言，基平治之原者，固未嘗動聲色、費辭說也。牽裾折檻，已為下策，況動干戈於君側邪？荀卿，儒之陋者也。其論諫諍輔拂，乃曰自能率群臣百吏相與强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

患，謂之輔拂之說，即鬻拳之說，皆欲以力强其君者也。匹夫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苟欲與之較力，是丐者與猗頓較富也，危矣哉。

魯莊公圍郕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奮然勁悍，與怯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溫克，與怯相近者，大勇也。曷謂小勇？勝小敵是已。曷謂大勇？勝大敵是已。寇敵之來，雖多至於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猶摧枯振槁然，豈足為大敵哉？大莫大于心敵。忿欲之興，鬱勃熾烈，內焚肺腑，劍不能擊，戟不能揕，車不能衝，騎不能突。自古

賁育韓白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於是敵也賁育韓白冠古今之勇者也令勝賁育韓白之所不能勝得不謂之大勇乎然非有攻城畧地之可紀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駭也非有獻俘奏凱之可誇也內克大敵犯而不校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世又將以怯名之矣此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齊魯同伐郕而齊專有其功人情之所必校也莊公欲兵不校罪已而不罪齊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吾斷之曰莊公蓋怯者也大勇不校大怯亦不校勇者不校是不欲校也怯者不校是不能校也勇者以義不當校故勝其私心而不校

使遇義所當校者出其余勇天下已不能當矣彼魯莊之視齊襄乃君父不戴天之讐義所必校者也反巽懦畏怯俛首為讎人之役坐視其取郕而不校者特畏其強而不敢校耳姑托罪已脩德之辭以自解于衆豈其本心哉莊公之不校與勇者正相反烏得比而同之邪或曰世固有以弱犯強有以小犯大不量力而取斃者莊公雖不得為勇亦庶幾善量力者也曰論義者不論力君父之讐義所必討不幸而力不勝死于讎敵亦足以自獻于先王矣以仇牧之怯豈能勝南宮萬之勇哉明公之難急其快而直前雖斃于南宮萬之手世未有以不量力罪之者也若是則莊公當與齊爭啟曰莊公忘君父之讎而與齊通又與之連兵而伐郕及不得郕而爭則是爭利之師而非復讐之師也然則莊公之是役爭亦失不爭亦失失在通齊之始耳一失其始進退上下何往而非罪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史集卷六終

中原文獻子集引

蓋觀寰內二曜著明列星麗象江河紀地支委分流故聖經垂世諸子叢起辨雕萬物智周宇宙雖隙照靡當大明餘波不敵洪浸迺其惡鑠性耀潤今古夫非經籍之星辰支委歟鬻子書自鬻子而下暨我朝部雜龍門諸子人不貴夥帙而賢之益猶爰採靡可殫述且也粹駁不倫異雅雜出令博洽家徃徃嘆迷霧嗟望洋惟是焦太史采粹剔駁標雅裁異彙為一集總之不詭博士家言者近是與者晞晒茲集得其環中用以鼓吹聖經登沛梁可矣允若茲是集也其容已乎

蘭嵎朱之蕃書

君子非人以下言君子但為不以攻惡不贊之于言說而施之于所行也故非人之非者自行其是惡人之惡者自行其善是謂論古如是而道德自明也

此言聖王取吏不違人以往用也總有大小故愛有多寡之殊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脩撰漪園焦竑選　汪宗淳啟

少傅穎陽許國校　新安庠生汪元湛若水父

編修石簣陶望齡評　許繼登爾先父　閱梓

脩撰蘭嵎朱之蕃註　汪宗伋子淵父

鬻子

名熊楚人年九十為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遭秦火多殘缺其文辭雖不詩謬於道要之掇拾先賢之遺而加飾之者其亦偽書也與之者杜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于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撰吏五帝三王傳乙第三

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

六韜

周呂望撰按藝文志無此書隋唐始著分文武龍虎豹犬六目大約兵家權謀其辭鄙俚世俗所依託也太公遇文王事尚未足信況談兵者讀者察馬

文師

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

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

盈虛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道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聖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也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何如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甍桷椽楹不斲茅茨徧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於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振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

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

大禮

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明傳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

見善而怠是康其善時至而疑是失其時知非而處是遂非如此則於先聖之治道自止而不進矣柔而靜則有所守恭而敬則有所尊強而弱則不過強忍而剛則不過忍如此則於先聖之治道行起而不止矣故勝二句就行事言欲勝二句就存心言

撫堅二句謂人已有勢而又借國柄是望已深而又掘丘己高而又附之也國本在權柄若借人是舍本而徒治其末矣易啟亂也日中以下謂借人國柄失事機之會漸至至斧柯斧借人國柄點出之大也合親是仁之紀敬衆是義之紀明者心之明常者道之常順者二句又織予奪之權以為仁義之紀也

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起，其所止，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守土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

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為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發啓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鬭，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徵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疾，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

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論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

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選將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為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衆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怳怳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入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能見其際。此士之外貌衆情相應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立將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其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

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懽

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軍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為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知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

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橫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使民句言使之各為其所長不限量之則各得其所欲不爭不處句言所處必可使百代常行不徒偷取一時得也不欺民之事可一而不可再也

爭民者耕者與而市無游民也

管子

名夷吾潁上人相齊通貨積財富國强兵其著書也事覈而言練亦知學者惜其功烈輩以殁身不及再世蘇氏以不能薦人自代為其譏然耶

牧民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

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

權修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地之不闢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

立政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請謁任舉

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乘馬

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

五輔

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國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故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令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農以勞矣而天下饑者其悅在珍怪

方丈陳于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悦在文繡
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沉抑以避罰靜默
以俟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温焉可以無及於
寒暑之菑矣非為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為僇而功
澤不加進傷為人君嚴之義退害為人臣者之生其為
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
子不與于紂之難而封于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
不絶故曰大賢之德長

梔言

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戰士衰主積於貴人亡主積

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
衆人之用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
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室家業富足則行
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故先生不滿也

八觀

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其
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
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
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
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
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
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耘寄生之君
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
知也

山澤雖廣草木無禁壤地雖肥桑麻無數薦草雖多六
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
國也

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
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
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

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
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權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
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

粟行於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
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

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
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
是故主上用財無已是民用力無休也故曰臺榭相望
者其上下相怨也

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

財行于國，則法令毀于官；請謁得于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弑君之所自生也。

重令

菽粟不生，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穉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穉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穉也，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禄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而羣臣必外通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為榮華以相穉也，謂之逆。

法法

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

凡人君之所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奪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絶，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絶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

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

大匡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

任保也保其身之必免也 不讓事二句謂不可讓難事而貪求安閒也

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何
不免之有乎管子曰不可持宗廟社稷者不讓事不廣
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
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
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
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

二公子指諸兒子糾 惕恐懼也言雖惕而有大慮也

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
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
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
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

致是知國之政

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
之政也受君命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

為君臣言以君臣之義……

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
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
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
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

何行問其事君何行

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管仲
曰為人臣者不盡力于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
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叔許諾
九年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

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
師敗績桓公踐位于是刼魯使魯人殺公子糾
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
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
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
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
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
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
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
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
也

霸言

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
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彊國得
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彊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
失之也以離彊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服近而強遠
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
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

戒章

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

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

參患

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

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者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

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于兵者以其國予人也。

君臣上

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

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人臣者上共專于上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

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于女之情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于男之知以援外權於是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于衆心

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為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為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間之堵墻窺而不見也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

君臣下

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奸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為而民無過命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逃遁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先王畏民

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来懼身此先王之所以治民也

侈靡

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勞民

欲生而教以死勞教定而國富死教定而威行聖人者陰陽理故平外而險中

心術

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

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

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

無以物亂官無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

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善氣迎人親如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于日月察於父母

白心

天不為一物枉其時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

九變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民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明法

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外而私也。

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令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王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為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功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

治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

令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內業

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

七臣七主

夫亡國踣百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

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窐也

禁藏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

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功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

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

匡乘馬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illegible]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于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

老子

姓李名耳字伯陽號曰聃楚苦縣人事周為藏室史孔子嘗問禮焉周衰西遊將出散關關令尹喜強為著書乃著道德五千言而去大抵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世習尚就而箴之耳學者當得其立言宗旨可也

道德經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常恒久不變也常道常名猶言常久之道也可道可名則非常久矣徼邊際之義物之終處也玄赤黑色深遠之義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乎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衆人所惡亦以為善若有所擇取曰某某善則有矣使不以水之上善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天門開闔沖氣之出入也　雌雄之雌　明白四達知於無知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

為利無之以為用。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
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
為目。故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
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
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

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
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
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
為之容。豫乎若冬涉川。猶乎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氷
將釋。敦乎其若樸。曠乎其若谷。渾乎其若濁。孰能濁以
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
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敝不新成守常襲故不作新巧自珍也）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
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
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
沒身不殆。（容含容也王為萬象所歸也天為萬物父而天也天與道一道無止則下此虛靜故無危殆）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
信不足焉。有不信。猶乎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
自然。（民既不信猶不免於言辭強聒不思上古之時功成事遂百姓不擾皆曰自然何今之不相及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
昏亂有忠臣。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
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
私寡欲。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
之所畏。不可不畏。荒乎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
如登春臺。我獨泊乎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乎若
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
乎。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乎其若
晦。漂乎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
人。而貴求食於母。（母者道也求食於母猶歸命於吾之所生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乎恍。其中
有象。恍乎惚。其中有物。窈乎冥乎。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

甫之然哉以此（自古及今道庶衆父吾何以知衆甫之保此以斯道之備於衆甫耳）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君子終日行如輜重之隨不輕舉妄動即重為輕根若聲色貨利超然安處是靜為躁君也）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道未散為樸已散為器天地萬物皆器也聖人用宮天地長萬物不待道乃自然而解故謂大制）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将軍處左。上将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将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三二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将欲翕之。必固張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廢之。必固興之。将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将不欲。不欲以

原缺第三十三、三十四葉

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中原文獻子集卷一　卅五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

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俊)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益)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和光韜晦也同塵併采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原缺第三十七葉

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

兵家言守退讓不爭先以不行為行無臂為攘無敵為敵無執為執欲道於無形之先也

無所不知不自以為知者上也實無所知而自以為知者病也亡生趨死之道是以威也不畏

則入畏天扶其所居則亡其居厭其所生則退死之道也夫惟安居而不厭其生乃以安身而不厭其道合人其知而不衒數身而不矜故去彼之狹厭而取己之所安也

則慾多而犯者衆多殺何為益福矣儆遏天之司殺也吾而好殺是代司殺者殺也夫代司殺者殺鮮不自傷者矣

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哀者戚然不敢寧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聖人知妄知為病而病其妄知之病則無妄疾故不妄病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

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李道純以誠然恬靜為工嚴威剛毅日進之事天道恢恢如綱然吳若疎濶物莫能逃人乃區區何為耶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

多取而得飢多智而難治求生而得死此皆有心於為也惟無心而任自然者勝

此章次言物理以見道在柔弱而李道者以柔弱為貴

不欲見賢不欲見己之賢能也

柔勝剛弱勝強似反一世之常言其實正論故曰正言若反

人有大怨於我而欲與之和雖無報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安可為善左契知分合同文字本人無心自有契契於人有德者順自然如執左契無德者乃欲人之而通之也

此書之要大抵以不爭為宗故

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

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老子思上古淳朴之俗欲復見之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

以此語結之

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子集卷一終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子集卷二

鄧析子

鄭人好刑名撰竹刑之書駟歂殺之然其書駁雜不倫疑後人附益今擇其可取者錄之

無厚篇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

夫木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嶮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秦楚緩節不為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為之也

轉辭篇

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于要與貴者言依于勢與富者言依於豪與貧者言依於利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說此言之術也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稼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故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耳此謂君子也

夫治之法莫大於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也立

達非達古今識不能者

子華子亦有此言

法而行私與法爭其亂也甚於無法立君而尊愚與君
爭其亂也甚于無君故有道之國則私善不行君立而
愚者不尊民一于君事斷於法此國之道也
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
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為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
之民詐而多行
道固惡于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
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

寂而應之意

即無為之旨

關尹子

名喜著書九篇辭異老莊其歸同所謂讀之泠泠
輕輕不使人狂非寘契玄解不能作也

一宇篇

曰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
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
所以應物不窮

二柱篇

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
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
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三極篇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
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
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
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
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
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
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
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

乃合無方所

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五鑑篇

故無欲也

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歷往來爾事者歘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九藥篇

眞乎外篇亦有此言

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諭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天地聖人同一時中拘之則不是

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文子

姓辛名鈃葵丘濮上人號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老氏録其遺言為十二篇盖道德義疏也又雜以名法儒墨諸家柳子厚謂其駁書後人聚歛而成或然歟

符言

大约論無心行事無欲出治則自歸心其言入髓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已則免於累矣

六國事秦之明鑒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厭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為民者不伐無罪為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

道德

老子曰法煩刑峻則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則得寡禁多則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

上德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上禮

淮南子云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言以異治同也妙甚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饑奇逸為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按淮南書盡本諸此然其文辭間有修飭且血脈聯絡無可間斷子於此書獨畧之者非飲流而忘其源也

子華子

姓程名本字子華晉人博學廣記不甘苟容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聞諸侯孔子遇之郯傾蓋而談嘆曰天下賢士

孔子贈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為思思未華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

恕以詭詭偽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應而黑之募也是繼權罕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効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北宮子仕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

於[illegible]之弗繼餉其願頬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遠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爲是願而惡爲是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己而卒於喪己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上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惛愀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棼 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

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明弗居則耗而又奚用善為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譝譝乎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羡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遠乎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子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為而不閧閧且不止小則嚚凌詬 詈 大則碎首穴胸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

皆存乎欲善而遠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亦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扁而亦惟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碏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聵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鴆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仲子欲託其第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郤華督父并忽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是皆名為求得所

欲而能遠所不欲者矣然且大倫斁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遠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荊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効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惡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夫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足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善為且善不可以有為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為得乎平不施焉則惡得直矣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為堯矣舜無以為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

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嘆曰吾為是遠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為致其所以為臣而歸

虎會問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奈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為也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厚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内足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

平惟彼天侍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勁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矣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為也其禍起於頗治也夫有欲為頗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

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㪅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愚而不知方始而任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為齊者抑以異矣鍾鼓梶圉日以殺之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喬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惛心也造為譌謠以蠱君心君曾不知之也冕旒清晨位宁以聽愬匿焉以古人自耦若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傾肯以其一介之謟試嘗君之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竊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群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知之也夫以君之明蹠淪其所底滯而閉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為眾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究也因其自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

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晏子問黨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休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濡厥畜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

遇事也闕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為出庚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埶也柰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為庚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椽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襞幅邃如神明之居輯

五瑞以見羣后帶幅寫而入覲者如衆星之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者惡有所謂塗椽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腆豈有覧四海之賦受九畡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以椽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

之制也攻玉則攻行旒旂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圉隸以自奉雖為其下矣不惟以陋于厥躬也而又傍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為而至於是也子華

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効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沖注之而不淵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爾彼其視澧液甘露也甽畎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瓌怪凡種種之族者筐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

漢世君臣正坐此弊

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勝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巳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衛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巳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著邇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躑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后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戎氣然而數

纍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為祥君臣動色士庶華聽以至作為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繢画而以夸諸其臣民奮然以為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卻數於上世其所謂豢牢之養也蒯繪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筐篚之藏也事事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為希有之事曠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晏子

名嬰諡平仲萊人也博聞強記通古今事齊三世盡以祿給親戚朋友為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意婉文平不煩註釋

諫上

景公疥且瘧朞年不巳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巳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於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

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於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

景公遊於麦丘問其封人曰年几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

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後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
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
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
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
乎公曰寡人固也於是賜封人麦丘以為邑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
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
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
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
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

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泉
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
益景公曰今為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
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
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
乎其維有德
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
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刷涕
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
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
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
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
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
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
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
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
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
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於塗者
無問其鄉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

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
欲景公能明其所善也
景公畋於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
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遊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
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
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
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
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
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
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

此所謂[illegible]者也[illegible]同一意[illegible]以見其餘

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於是罷歐而歸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

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什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問上

[illegible]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問下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

發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以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眾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能悔於後者不如謹於前

襍上

[illegible]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

[illegible]之以俗

足以告景公且曰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為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以輕封以重矣請辭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為筐篋之

晏子相齊[illegible]父之黨無不[illegible]者母之黨無不足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而舉火者數百家此晏子一生行卓[illegible]稱之[illegible]也

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於君退得罪於士身死而財遷於它人是為宰藏也智者不為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外篇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而不見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

[illegible]此之謂也

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為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孔子拔樹削迹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今丘失言於

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墨子

名翟宋人以兼愛名家著書七十一篇多古文章字敢於非聖以自是今擇其言近似及文采可觀者録焉

詻詻聚訟也

親士

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音遠臣則唫吟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

此段是墨家本旨

兼愛

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

[illegible]寧三字[illegible]

魯問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上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此翟之所謂忠臣者也

司馬子

齊司馬穰苴撰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司馬兵法天台方氏曰司馬言論猶有先王遺意至於駁而不純譎而不正者則穰苴所附著云

仁本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

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內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歲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

其國舉賢立明正刑授職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財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利同患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天子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

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掩。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

教可復言教化可以復行也

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

雖多也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

覩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則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孫武子

齊人為吳王闔廬將著此書魏武帝其精粹為十三篇往往含正鑿奇背衆依詐流毒至今未已然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大士亦當盡心云

始計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

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敝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

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軍罷馬甲胄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

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百戰必敗

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

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有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兵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

加如以碬（段）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虛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以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千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鬭。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

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衆爭為危舉兵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

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兵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九地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池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

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

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使之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鬬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

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堂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

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用間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内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内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内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

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子集卷三

列子

名禦寇鄭人其學本於黃老大略以至虛為宗失之迂誕似非一家言然閒有絕到處爽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及

天瑞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扇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三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

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巳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植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谷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巳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

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仲尼

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

牢犧牢也藉以竹木圍繞以藉魚者

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巧能之人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

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

含天地者太虛也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御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

此言造父善御 淳乎御之至善 在於唇吻之際 猶人君得民心 則國安也

一本六馬故云 二十四蹄

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
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
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
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
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
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
術窮矣汝其識之

力命

命皆必然之期 素定之分也雖 此事未驗而此 理已然

力命諸篇或謂 非列子所作然 諸篇皆類此者一 死生齊得喪至 當時命無稱屬 正心與天瑞符 說諸篇同一筆 力奈何信彼而 疑此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
朕力曰壽夭窮通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

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
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
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
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
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
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
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
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
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

貴稱併也物來不仰也

欐屋之連棟也 言其屋高之美

厚薄謂德行厚薄

偊偊行不進貌

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
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
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
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
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
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予無
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
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
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
之色耶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

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
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
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
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
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
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
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
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
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
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

[illegible]相勤也

夫名者因偽以求其假虛以招實福所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無勤勞之[illegible]耶

為善不以為名而名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偽名也

齊限也

弭消[illegible]也

味府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

楊朱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

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則己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

[illegible]手械也[illegible]古[illegible]字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　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

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

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
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
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惟聖人乎公天下之身
公天下之物其惟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
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
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
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
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
衣食君臣道息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
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
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
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
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說符

狐丘主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矣孫叔敖曰
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
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
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
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
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
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
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
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
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
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
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

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
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
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
於水勇於泅因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
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
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
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
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
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
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溺人浮水上也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

朱子語錄曰列子平淡疎曠

又云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髙而少事實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窃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温純柳子厚常稱之

鶡冠子

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為冠故號焉著書十九篇初本黃老而末迪於刑名然奇言奧旨每每有焉韓退之三讀學問篇悲其不遇有以也

博選

伯己伯倍于己也下做此

樂則嗟苦則咄

知哲聖人為萬獸之特者為豪衆之奇者為英

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

環流

此言動于近行于遠也

非我則無法非彼則無所用吾法日在下所言我之精神隨日以新也

明者在此其光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生成在己謂之聖人

道端

此用人大略也推而論之豈必仁勇辯智謙禮矣信堅足使哉自古聖王無為而用天下難天刑人㮚之餘尚然東郭文武施六律遙除求璣

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絶國使信制天地

徒任於法者此係於從者同人形者折繩制者抱閉則者守固民疾敗繼以當商士於上無道事下無事十三代所以安且久也莊子云因任已明原省次之然即此亦可以為用人之準

馳驅二句言乎禍者驅東就之于福者閉門延之為國業固也人執二句言跋人見形而已不知其所終也

冬日至而北夏日至而南天之誠也明而後幾生因而後明是大之信也十八合不失其時天之常也存更秩久行代謝而死以送天之固也為明然之天之一也有也曰一而不可為者道也文即為作父文之世

御諸侯使聖仁人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死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

度萬

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有世將極驅馳索禍開門延福賢良為笑愚者為國天咎先見菑害並雜人執兆生孰知其極

王鈇

鶡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為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為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為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為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為常天誠信明因一不為衆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

泰天

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

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illegible]

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不若鬼神潛而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治而能陳其形

吳子
名起魏人所著皆兵家機權法制之說然觀其對
武侯則曰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則曰教之以
禮勵之以義高氏謂較之孫武起之書幾乎正武
之書一乎奇豈其嘗學於曾子故立言亦有自歟

圖國

吳子曰昔之圖謀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
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
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
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

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
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
為辱矣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
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
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
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
舉事動眾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
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
見民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
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
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論將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
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
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
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
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
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破敵而後言返將之禮

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
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
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
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眾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
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
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
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飆數至可焚而
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尉繚子

魏人鬼谷子高弟也隱於夷山因惠王聘陳兵法二十四篇其談兵分本末別賓主崇儉右文雖未純王政亦窺見其本矣但末章殺士卒之半等語慘刻太甚豈尚嚴而失之過者歟

兵談

稱地稱地之廣狹稱人稱人之多寡稱粟稱粟之多少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

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

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

此段言兵貴神速

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

戰威

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

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

攻權

將卒動靜如一身

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

恩威並行

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威嚴其心

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有義兵無忿兵

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雖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

武議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以下言酷刑不可用
千金百金言可以賄免也
不能關一言不能通一言之關節也不能用一銖以求免也

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

將理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

兵令

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能審此二者知勝負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

捭開也擺也而撥之也
揵閉也門限之木亦曰揵又戶鑰牡曰揵
蚨水蟲用其血染子母錢則常不相離

鬼谷子

楚人蘇秦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氏族姓名字一說王詡也其書險譎詭秘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亦一代之雄乎

捭闔

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捭擺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

内揵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内揵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扶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内者進說辭揵者揵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

戰國遊說家於揣情二字

孔叢子云相人眉捷而爲之度天下之深人也正與此合

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

揣篇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

權篇

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有諱忌也衆口爍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

謀篇

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疎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疎者其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

屈子

名平楚同姓也其始末具見屈原傳朱子以離騷一書皆出于忠君愛國之悃但辭旨或流于跌宕怪神怨對激發不可爲訓茲錄卜居漁父二篇

卜居

按此曰卜居謂己身所安之地非居家之居也

洪興祖曰上句原所從也下句原所去也

端正也策蓍也正策所以正也拂龜所以卜也送往勞來謂隨俗人也

哫訾承媚也栗斯隨其辭說喔咿儒兒强語笑貌婦人謂鄭袖突梯滑稽滑利稽圓轉貌脂肥澤韋柔軟也楹屋柱正圓物人以脂澤摩而柔之是以突梯滑稽而無所止也

見世俗溷濁一則以原之卜特欲解於謀之神未嘗有所疑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將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

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辭

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唫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乎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何孟春曰昔者紂為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亡曆數不知甲子問於左右莫知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不知而我知之我其危矣亦辭以醉箕子非夫漁父所謂聖人者歟抑箕子所謂佯狂者歟

宋子

名玉楚大夫屈原弟子也閔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辨以述其志九辨固玉賦之最精者然濃纖而純白不載涵漫而遠於世教屈氏之風微矣

九歌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郤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跼跳而遠去鳧鴈皆唼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絕端兮。竊不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壄草同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

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壓按
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
之氣晟盛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一 々滅規榘
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
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
而守高食不媮偷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
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屈而無端兮泊莽莽
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
心焉取此怵惕藥乘騏驥之瀏瀏流兮馭安用夫強策

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遭占翼翼而無終
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効
頓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
直怐句愁茂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
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于車下兮
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
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忳忳之願忠兮妒被離
而鄣之

商子

姓公孫名鞅衛庶孽也使秦因景監以仕孝公富
強其國著書二十九篇封於商故名商子太史公
謂其刻薄少恩又讀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
受惡名信不誣也

算地

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退而
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民用則民僄
票而易徙商賈之事佚其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
者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

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
事資在於身

錯法

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并兼者強弱
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強或弱者亂治之謂也

修權

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
臣之所獨制也

畫策

國皆有滑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

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為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

君臣

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為之者。上與之也。瞋目扼腕而語勇者得。垂衣裳而談說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者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以得民。去農戰而為之。或談議而索之。

或事便辟而請之。或以勇爭之。故農戰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衆。則國亂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

禁使

令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𥇢，則上別飛鳥下察秋毫。故目之見也託日之勢也。

令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為利也。而丞監亦欲為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

尹文子

出周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

蓋學本黃老而襍申韓者大較刑名家也

大道上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王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

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於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為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

非大聖不能究是非之準

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

凡天下萬理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

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已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貴而為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為非順衆者為是

大道下

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

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求於己

疎之可也未必損己而必疎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己親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羨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

傷令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盡
欲其長幼平賦斂時其飢寒省其病痛賞罰不濫使役
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
逸致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不可
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
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慎子

名到趙人其為書亡逸已多所存五篇耳周氏涉筆謂其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蓋法家者流也

內篇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暗闢戶牖必取己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必取己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己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官長害官也

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

隨時變法而不失其道人君之所以守制臣民也

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申生孝而不能安晉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

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君而無易民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蹻之民以亂也民之治亂在於上國之安危在於政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

與天下於人大事也煦煦者以為惠而堯舜無德色取

天下於人大嫌也潔潔者以為污而湯武無愧容惟其義也

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

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秦越遠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

日月為天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為天下衣食人不能感

有勇不以怒反與怯均也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先王之訓也故常欲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可知也欲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其不能煖可知也故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究其旨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狄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

禹也

外篇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

命於寇戎。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

鷹隼善擊也，然日擊之，則疲而無全翼矣；驥善馳也，然日馳之，則蹶而無全蹄矣。

能辭萬鍾之祿於朝陛，不能不拾一金於無人之地；能謹百節之禮於廟宇，不能不弛一容於獨居之餘。蓋人情毋狎於所私故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善為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不勞而化理成矣。

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為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是以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蝯眩之岸，不足以淆其和。夫如是，身可以殺，生可以無，仁可以成。

鳥飛于空，魚游于淵，非術也。故為鳥為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為之，則必墮必溺。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

周成王問鬻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

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鬭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民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夭遏之誅，民則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民得四生矣。

聖世有此四生，則民之壽不在天而在聖人矣，然則聖其天乎

子集卷三終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子集卷四

莊子

名周蒙人也字子休嘗爲漆園吏著書十餘萬言皆寓言也大要旨歸老子朱子以爲列莊亦似曾點底意思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瞥見這箇物事便放蕩去了信矣今學士家多習之或者以戲漁聖賢爲恨又或爲所恐動流而談放空虛非善讀莊子者

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團)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音耶)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音扶)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凹)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上聲)閼(遏)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言謀南徙也)蜩(條)與鷽(學)(二音)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鏘)榆(俞)枋(方)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智)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音惠)蛄(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晏)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故夫知(智)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朔)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烏)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爵)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齊物論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示誇示也　懷退藏于密之意)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謙)，大勇不忮(寘)。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刓完音)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保)光。

齧(臬)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烏)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鰍)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即)且(疽)甘帶，鴟(痴)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騙)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祥)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互)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去)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

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昔日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

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

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

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

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

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

迷陽迷昧其明也郤曲不正道而行也

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
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
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
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也

太宗師

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
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
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
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
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
所以善我死也今夫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莫
鋣耶夫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
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
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
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
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
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

無物不同人何好無化不逆人何常

有不任句者聲不成聲而其詞促也

離形去知上声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
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
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
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
哉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
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

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尤出乎形
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
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
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
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
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
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

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
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
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
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
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
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
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
多憂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

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
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
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
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
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
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
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

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
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
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
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
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
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
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
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

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
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
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
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
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
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
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
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
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

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應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

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及至聖人蹩薛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用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胠篋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

大盜積大盜守等語皆是莊子指出這般名目以見世其言吳憤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剖腸曰胣

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

賊之身乎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一法立則一奸生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不鑠不消散也

好知則非自然之道故曰好知而無道並去聲

毀絶鉤繩而棄規矩攦（列）工倕（垂）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去聲）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藥）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盈）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去聲）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峭）格羅落罝（嗟）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黠）滑堅白解（去聲）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惴耎無足之蟲肖翹飛之屬

在者任其自在以將順之宥者寬宥得以優容之

瘁瘁病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同鑠）山川之精中墮（隳）四時之施惴耎（軟）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上聲）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田）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

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洛）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人大（音泰下同）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于是乎天下始喬（矯）詰（結）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凶）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

相助也

故貴以身四句見老子

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

覿者又奚足以語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

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泯)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天地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華地名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疑)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
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
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不知此其必然邪世俗
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音諂下同）諛
之人也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人則勃
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
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
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
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

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
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
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花）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
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否）鍾惑
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祈嚮其庸
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
而不推不推誰其比（去聲）憂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
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
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
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
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
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
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
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
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
辟（闢）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

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撓心者故
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去聲）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
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
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
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
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
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向）堯之為君也明此以
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
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閑）遊江海山林之

主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

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之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洛)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

嘆所以迹者履也有履斯有迹迹在而先王之履亡矣

枯槁赴淵自甘寂寞枯槁赴淵[illegible]者

熊經若熊之攀樹而引氣鳥申如鳥之嚬呻

道引導氣令和引體令柔也

休休止息乎此也

[illegible]流也

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夫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非 為亢 抗 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 呼 呼吸。吐故納新。熊

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

逆觸情也

衆人失之於動聖人[illegible]

同帝同天帝之所為天倫天載也

反一無迹謂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illegible]

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皮 虛無恬惔。乃合天德。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迕。悟 虛之極也。不與物交。澹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于天。下蟠 盤 於地。化育萬物。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

寧極而待與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巳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巳而巳矣樂全之謂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易其樂而巳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巳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巳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巳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巳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巳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

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

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

河伯曰若物之内若物之外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

將自化將觸其自然之化也

澤與物相濡天理為主故在

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
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無懷萬物其
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
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
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
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
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
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

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
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
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
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
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
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
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
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

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莊子所知在樂而不在魚又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妙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
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
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
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
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
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
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
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
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

上也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
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
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
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
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
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
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
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

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列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

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達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擯於鄉里逐於州郡則何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女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女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

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山木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歟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歟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

翔佯自失之狀無挹不為搖讓之禮且弟子之親愛益加進也

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揖於前其愛益加進

美者自恃其美則有矯飾之心惡者自知其惡則有謙退之意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方字衍也

田子方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決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一丈夫孔子也

知北遊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身非女有也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蛻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徐無鬼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淩誶即察辞之義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農夫無草萊之士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士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則陽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于誰責而可乎

外物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列禦寇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子集卷四終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子集卷五

荀子

名況又名卿仕楚為蘭陵令著書三十二篇程子謂循其言可以入道第以性為惡以堯舜為偽以子思孟軻為亂天下至其徒李斯又倡焚書坑儒之禍故卿愈得罪終立名教外惜哉

勸學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

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召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

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枝而窮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修身

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眾駑散則刦之以師友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災禍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

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則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以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者與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勧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埶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勞勧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

不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眾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故君子不下堂

原缺第五葉

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凡人之患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人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險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

榮辱

凡鬬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巳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

憂以忘身內以忘親上以忘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

狐父地名钃刺也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

非相

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畧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奏久而絕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善者於是間也亦必遠舉而

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譎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

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

主制篇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政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

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鬬人之民日欲為我鬬吾民日不欲為我鬬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来而民去累多而功少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斷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

粟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神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之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月暴露毀折之中原我今將修飾之拊循之揜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月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月挫頓殫竭之於仇敵我今將来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弊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弊安以其國為是者霸

富國篇

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

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也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也故知者為之分也

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

王霸

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

臧獲奴婢也

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令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

莊子胠篋篇亦是此意但彼有偷易不同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於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

君道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豊取刻與以無度取於人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是以上之好尚不可不慎

令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

墻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施易齵（隅）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有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

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

臣道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

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為己賊也

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

決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諍而不諂撟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辯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

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

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傷害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

禮義教化大倫謂之大齊湯武是也小齊五伯是也

議兵

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

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隣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

彊國

威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

天論

治亂天耶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耶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耶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而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

正論

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為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

解蔽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

推以共名之理明有共至於無共言同至於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爲萬名是以名者不生於別同名皆也偏舉又因異至於別也謂別其類名復謂之物

是同名者生於欲都與異名也

勤不及不過求也

勤過之求必得也

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

正名

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正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正

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理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

大畧

禮者政之輓也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

三[illegible]進之[illegible]書之[illegible]否也

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

韓子

名非韓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本歸於黄老與李斯事荀卿見韓削弱數以書諫王王不能用於是著書十萬餘言後秦攻韓得非用李斯之毀下吏令自殺今觀其書極刻覈無誠悃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其終身也宜矣

難言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摠微

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劌而不辯激急親近深知人情則見以為僭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

主道

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效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有度

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

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

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孤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

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說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

夫律之士與當塗者不兩存當塗進則法術之士退法術之士進則當塗者退然法術之士操五不勝而當塗者則終于不勝

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

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

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知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

御子曹田氏簡公曰臣不如六卿擅其所致

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

此亦為萬世言耳若盛世明良相遇則寧有此

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庭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脩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亡徵

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解老

若烹小鮮不撓之意治國者撓之則亂烹小鮮者撓之則碎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眾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說林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為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

利大而遲不如利小而速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夫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

用人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外儲右經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外儲

闇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

難用矢石督戰以鼓士氣行法以一衆心二者皆不可少

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
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難二

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欲以百族之子於愛上皆如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狗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行人未知

用衆之道也

難勢

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

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處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

說任法處謂比精細明白

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

問辯

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無常則以長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長發之說也。

八說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說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不用而國治也

五蠹

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

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進
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

人主

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智而聽之入
明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
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
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
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
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

韓非亦有此語但非孔子答衛君亦非堯舜事

君子不干譽亦不避毀又可以防武何患

孔叢子

名鮒一名申魏相順之子宣聖裔也秦幷六國鮒
少傅後丞相李斯議燔書鮒歸藏書壁中隱嵩山
無何陳涉起為楚王聘鮒為博士鮒自退著書謂
之連叢上下篇盖有善而叢聚之意也

記義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覩
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
人既難知非言問所知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
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

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
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
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
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公儀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
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而譽臣是臣
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
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
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為善孳孳以至夜半而

列子辭粟亦有此語

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抗志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也。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

脩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陳士義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者周穆王。謂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乎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伯夷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人引車曰輦

呂氏春秋

呂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以為備天地古今萬物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其書分八覽六論十二紀十二紀本周公書後儒置於禮記月令目為呂令者誤也茲不錄錄其可采者云

本生

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

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貴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

重己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

貴公

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

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鬭。大兵不寇。

不斲不自斲削 不豆不自叔豆 也

尊師

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為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

精通

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疾痛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察今

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

變而樂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

介立

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

觀世

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亂世之所以長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因主相及得士則無此之患。

察微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蔡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不過矣。

審分

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

晉文公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于諸國能其難作以貧賤有人也不能其易不能以富貴有人也

士與聖人不世出有之尚未必知其治世之所以少亂世之所以多也

有水曰澗無水曰谿

周公輔佐成王動以攝政以致太平二叔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

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

慎勢

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大小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

精諭

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

離謂

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衆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

累猶也凡人主不以正臨之令臣自以私容於故君無所避其過也

精微也勿無也

小忿也

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

溼辭

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亂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

長利

辛寬見魯繆公曰臣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

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曰寬少者不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痺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

名類

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

達鬱

水鬱則為汚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蕢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

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

博志

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冬與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痺用智褊者無遂功天之數也。

慎小

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

煙而焚宮燒積将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
殘名辱為後世笑。

素書

漢書紀黄石公圯上授子房者世傳以為三略誤
矣晋亂盗發子房塚得是書枕中但龐雜無統以
故讀者疑焉

令與心乖者廢後令繆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衆辱
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
親讒遠忠者亡。
行賞恡色者沮多許少與者怨既迎而拒者乖薄施厚
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久念舊惡而棄新功者凶用
人不得正者殆彊用人者不畜

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
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
欲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足寒傷心人怨傷國山将崩
者下先隳國将衰者人先弊根枯枝朽人困國殘與覆
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
同志相得同仁相憂同悪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妬同
智相謀同貴相害同利相忌同聲相應同氣相感同類
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同道相成同藝相規同巧相
勝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

三畧

畧謀畧也亦太公所作黄石公嘗推演之以授子房故後世以為黄石公之書

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

以其所願怖者而招之以其所欲死者而示之則吾所求之士自至矣禮與賞用之不倦則士爭為之死矣

軍讖曰内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為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顔以獲高官是謂盜端

指小人之端也此言奸詐欺誑之偽

軍讖曰强宗聚姦無位而尊威無不振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内諠譁臣蔽不言是謂亂根

葛藟皆草名延生者比其宗族

言擅權之禍

軍讖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軍是謂國姦

此言世家姦吏之禍

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

陸子

名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拜大中大夫著書十二篇每奏高帝稱善號曰新語其卓識宏議為漢儒首唱

術事

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者為重以今之作者為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黄金於嶄嵓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絶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絶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

言觀遠不若求之近慕古不若反之今荀卿法後王是也

嶄山石高峻貌嵓山巖也

[illegible]而不遺。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匵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璞者待功。道為智者說。馬為御者良。賈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

輔政

小慧者不可以樂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貞良。邪臣好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

無為

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乃無為也。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而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

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

辯惑

夫邪曲之相銜。枉橈之相借。正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舉。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黨輩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羣邪所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

此言立功成名在得民在[illegible]身不在威武

以鹿為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羣臣臣半言鹿
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說
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況於
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
一君孰不移哉。

至德

夫欲建國彊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
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
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
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稽道者

[illegible]

願諸驛之高下[illegible]清不寵不[illegible]

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
故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
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疏遠也夫刑重者則身勞事
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
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
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
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
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
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
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

此言忠誠專一[illegible]成名二三號

[illegible]者[illegible]

思與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
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
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秦大國
之權挾衆民之威率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射百姓[illegible]金石）
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
三君弒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
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強其威而失國
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懷慮

懷異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

蘇秦張儀以二三敗

管仲以專一成

此說管仲相業觀[illegible]明諸書不及不[illegible]而盡有味哉

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紀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
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役於
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
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
國事六君威震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
而制彊持衡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
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為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
一而情欲放逸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
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歆斜之慮正其國而制天下尊
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

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故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

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乖先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若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翫而不可大用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

新鍥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賈子

名誼洛陽人文帝名為博士後為梁大傅著所書其書具條奏治安策及雜引禮樂政術道德國體然除漢書所載餘亦難得粹者

連語

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讙兜欲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

可與為惡下主者桀紂是也推侈惡來進與為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任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惟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

春秋

以粃食鳧鴈安民非於粟也囊漏之語字作名民一体之師有若個天而陳何以加此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敢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以請曰粃食鴈為無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暴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

官人

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厮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有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厮役從清閒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原缺第三葉

縣猶小也勤猶盡也

忽怳無形貌故曰無形深洞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

距爪也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數術也

淮南子

名安淮南厲王長子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書二十一篇號鴻烈鴻大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雖其書辯博雜駁然殊多新特而於理亦有卓然者柰何叛漢國廢故君子鮮取焉

原道訓

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象而弗宰跂吉行喙許息蠉宣飛蝡軟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怳況兮不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明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

扜烏號之弓彎棊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罛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夫削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

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

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

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

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蹷之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猶錞[頓]之與刃刃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

所謂後位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

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為雨

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蚑蟯[蟯]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邅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軫]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

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音

傅著旄旌象以象牙為飾也朝歌紂都北鄙邑紂使師涓作北鄙靡靡之樂靡靡列也靡曼美色

怵惑也

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

主理也

五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

夫建鍾鼓列管絃席旃茵傅旄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弥弩弋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

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

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鍾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

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矣又焉

熒散也

穢污也

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

俶真訓

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為獨擅之不通於天地之情也

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偽至精亡於中而言

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趨舍行偽者為精求於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

水之性真清而土汩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

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薶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

越於外而事覆返之，是失之于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
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是釋其
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謂之失道。
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于身也；冬日之
不用翣者，非簡之也，清有餘于適也。夫聖人量腹而
食，度形而衣，節于己而已，貪汙之心奚由生哉？故能
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
求者也。
今夫樹木者，灌以瀿水，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
之，則必無餘櫱，又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

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
一撓，而不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
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
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智與罷怯不肖者
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故河
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
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於濁世之
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

覽冥訓

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
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
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故聖人在位，懷道
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乖心，則背譎見于天，神氣相應
徵矣。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象
其形類，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于月，天
地之間，巧曆不能舉其數，手微忽怳，不能覽其光，然以
掌握之中，引類于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
氣相動也。
故至陰飂飂，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眾
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

道也。
今夫赤螭青虯之遊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
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噆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
蛇鱓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于江海之中；若乃至于
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
動天地，聲振海內，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
磛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猨狖顛蹶而失木枝，又況
直蛇鱓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
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狡之，以為不能與之爭于
宇宙之閒；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過崑崙之

一謂道也

相物相名為物

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遡回蒙汜之渚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鶬鶴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湖人況值燕雀之類乎

精神訓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

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

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

資時也一日性也極盡也

攫拔援引也

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其殺我也不彊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我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眾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亦無以異矣

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

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

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為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為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饑與守其篅

蟫音然大蛇也

箑扇以扇也楚人謂扇為箑

矩度長短也

律知陰陽

蔽或作察

纍然也

領理也

倕堯之巧工

笆有其井，一實也。越人得蟫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

本經訓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雷霆之聲，可以鼓鍾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及偽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昆侖。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

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

觚角差邪也古者皆以全幅為衣裳無有邪殺也觚蠃之理若馬目篆相交千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

死者衆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

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蠃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

主術訓

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於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

故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大宰，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謀，上操省約之風，下効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

為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遊居者急於進矣。為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為邪者輕犯上

矣故為惡者生姦而為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

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修業不受賜於君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智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

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

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志之所為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嗺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

天下之度可畏者惟君故欲人勤民順其所以長法辯其義也

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

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蹏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

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豪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

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而無好也有為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

匡安也蒻細也

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

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

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蒻(弱)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

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骨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年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

踵蹈也
涔久雨水潦也

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有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為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去聲)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旋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

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

偏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闇之效可見也

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

繆稱訓

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

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

以升量石者也

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

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惟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

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

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氷之自寒夫有何修焉

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

故莞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絲也美而不尊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

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而用之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

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

漸習也

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焉

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

人情說其所苦則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

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智而未能以

智不智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晏陰諧知雨為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

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

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

措射也

周人殺之

大君以德廣者其土地
數謂律曆之數也五星以宿各
有所生之本名子欲于道小人欲于利
所以彈曲者
形埒兆朕也

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
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
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
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
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地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
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
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
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欲知天道察其數欲知地道物其樹欲知人道從其欲

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
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
枝尋常之壑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
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欲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
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
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
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故聖人反
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嘗之而無
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

骨小特也
角䚡刀鞘弓削之屬也
采齊肆夏皆樂名也
鱗施玉匣也綸組束縛也

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
生之分則壽矣

齊俗訓

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
以追速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
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
物一齊而無由相過
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
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䚡不厭
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

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
此代為常者也
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牒采齊肆夏之容
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
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鍾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
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
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
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
斂蓋藏而已
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

芻狗束芻為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芻狗土龍服祛畢棄不也

以深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

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

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藉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袀均袨絢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薊出而已夫有孰貴之

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

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

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

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

撓猶曲也

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

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為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

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闚面於盤水則圓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

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強脊者任負重目不正因令睎準傴人塗地因其便也

浣準水望之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钁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

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

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皐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

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氾論訓

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操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尺寸之度而靡不中音

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金石鍾磬故曰調而不更琴瑟每絃有緩急柱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

櫓柔木矛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幨也一曰渠甲名幨楯所以禦矢

何況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
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耦變其不
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
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
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
不更者也

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隆
衝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鬭古之伐國不殺
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
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

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
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
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
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
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
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
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
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

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
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

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
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
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
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
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
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
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

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
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

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

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
身而無所定趨

趨舍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
處則無是

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
臺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
君處彊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
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
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脩之於人天下非一湯
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

鱣大魚長丈余細鱗黃首白身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余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為龍

疏足距大也

狠者自用像有智非真智愚者不從斷則有似于仁非真仁也戇者不知畏危雖有似於勇非真勇

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

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鱣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

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眾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

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

夫物之相類也世王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眾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蘪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眾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

姦亦盜也有主曰管弒下謀上也矯擅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

慶忌吳王僚之子闔閭欲使要離刺慶忌故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

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

今夫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

詮言訓

王子慶忌死於劍羿死於桃棓子路葅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蝯狖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

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為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為己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

自負自恃也辭助不受傍人之助也

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為而自治善有章則士争名利有本則民争功二争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於為善而息名於為仁也

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一人之力以圍強敵不仗眾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為讎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

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争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

梁米小米成行堤頭獻下安也

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

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

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眾蓼菜成行甂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

兵略訓

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

傅守也堞城上女牆

不贍則爭，爭則强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爍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掻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强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絶。兵之所由来者遠矣。

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内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為

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為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況治人乎。

晩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傅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王霸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為者，衆去之。

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己用，所得

小學不博不能通道故大迷也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

者鮮矣。

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力敵則智者勝，勢侔則有數者禽無數。

夫有形埒列者，天下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衆見者人為之伏，器見者人為之備，動作周旋，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

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

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

說山訓

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

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闚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

掐囹圄者以日為脩，當死市者以日為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故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平也。

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

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

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

針成幕，蔂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

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

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

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棄其招簀，不怨人取之。人能以其所不利利人，則可。

桀有得事，堯有遺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弊箄甑瓾在袇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

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氂截玉。

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侳廉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

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

說林訓

水火相憎，鏏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

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況

踈遠乎。

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

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

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

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

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

清醠之美，始於耒耜；黼黻之美，在於杼軸。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卅七

一家失熛，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

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

兕虎在於後，隋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

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

人間訓

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

舉事，莫不先以其智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然自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烟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

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卅八

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箑也。

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

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

集 330—388

水勢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

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搏
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
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
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
類相似者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
可不察也。

脩務訓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
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
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

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
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
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
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若夫水之用
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瀆而冬陂因高
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
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胡曹為衣后稷耕稼儀狄作
酒奚仲為車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
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
其所欲達遂為天下備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

衆又才也

奈何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
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
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
矣。

智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

泰族訓

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
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
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
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若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

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
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
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
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
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
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
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
宗廟鮮犞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
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皐

書材各有所施而用之則在乎為人上者

則政教平姦究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
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
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廢
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
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
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
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
同道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
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
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

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
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
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
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材使之
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遊
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
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
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
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殽亂莫知
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踳
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於可行善行歸乎仁義
知能踳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
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
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
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
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
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
之力耕則田野必闢矣以積土山之高脩堤防則水用
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
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

蠶再出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相似耨之為其少害

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
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
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
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
紱絻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
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
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
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
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濊
子集卷六終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子集卷之七

劉向

漢宗室也元帝時為右宗正嘗校書天祿閣有青藜老人扶杖照之及授天文地圖之書向學益進

說苑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歖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經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新序

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

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

原缺第四葉

楊子

名雄成都人著法言以象論語作太玄以擬易蓋
極意著述根極理要者乃仕莽懼災投閣所云以
保天命何有耶

法言

學行篇

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

吾道篇

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李）崺（以）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道也。山岠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

諸。

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

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閽然不覩牆之裏。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

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過此而往人也哉。

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

問神篇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

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浩）爾。周書噩噩（鄂）爾。下周者其書誰乎。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郛。

面目之辭相適。除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或）嚍者。莫

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㫚㫚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

問明篇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

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阬也。

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曰治則見亂則隱。

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鷦明遴集食其絜者矣。

寡見篇

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

五百篇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

雖千一不可知也。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彊其所劣捐其所能衡衡如也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

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

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

先知篇

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農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也。

重黎篇

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

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法有文也

淵騫篇

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

孝至篇

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不為名之名其至矣為名之名其次也

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滑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麟之儀儀鳳之

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隼䎃䎃未至也或曰訩訩北夷被我純績帶我金犀珍膳寧餬不亦享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

論衡

王充字仲任過目成誦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析正時俗訂增虛詰拘誕中郎秘之為談助要其蕪蔓俱瑣未足為奇也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庭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

伍員伯嚭俱事夫差伯嚭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為治臣以賢才輔之趨合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

此一段尤見精神

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

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為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

大意似欲說進為之而詞格不如之遠世代使然也

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圄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倖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

簪之臣雞鳴之客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好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準主觀鑒治內調

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翣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為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辯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

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準主尚不可為況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為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猶拾遺於塗摭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此言凡民以教而善

此言君上者當秉至公

小荀子

名悅許昌人荀儉子也生靈帝時才志識猷沮而弗行乃著書自表見有漢紀三十篇申鑒五篇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文多可採

政體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犯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君子之塗是謂章化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為憂天下以聖王為樂凡主以天下為樂天下以凡主為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下之道也

雜言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置之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也以受之難故也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

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

幹之文冲純雅不以當時鼓麗

此非少年所能者也實原平原也

中論

後漢徐幹偉長撰幹鄴中七子之一也太祖特旌命之不就獨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其辭若有小失要其歸多合於道亦可謂賢矣

治學

夫聽黃鍾之聲然後知瓦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要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

修本

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于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

故君子修德始乎笄丱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為人役也

覈辯

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為言別也為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諭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得盡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

考偽

仲尼之沒於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惙惙而不定喪其故

性而不自知其迷者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鵲之所甚惡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譸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辯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為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托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托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托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托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

於戲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
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
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静卑屈其體輯柔其
顏託之乎温恭然而時有距絶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
奬育童蒙訓之以己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
言託之乎説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
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
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
乎内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
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

躁而如静幽而如明跛而如止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
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田適而不度
竊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椎
也而偽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
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
之陥溺蓋如此乎　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趨末
事以偽成紛紛擾擾馳騖不已其流於世也至於父盗
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
求名者聖人至禁也

譴交

世之衰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
辯黒白取士不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閥閲多助者為賢
才寡助者為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禄采方國之謡
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為也知名譽可以虚
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修道藝不治德行講
偶時之説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
迭為表裏檮杌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
舉盗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
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之世其甚
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

塡門儒服塞道飢不加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
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
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
閽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
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為
也非欲憂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己治私求勢逐利而
已有策名于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為
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乎懷丈
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
託規圖仕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

可羞而行之者不知恥。嗟乎。王道之敗。乃至於斯耶。

亡國

夫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行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説。而賢無異乎木主也。

賢者之為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為。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為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

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至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不能用也。豈為寡不足用歟。先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

馬融為梁冀草奏誣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黨附權臣。正直所不滿也。忠乎何有

忠経

漢南郡太守馬融撰。擬孔子孝経而作。其人則非。其言則有可取者

冢臣章

為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化成。冢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夫忠者。豈惟奉君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在乎沉謀潜運。正國安人。任賢以為理。端委而自化。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聖德洋溢。頌聲作焉。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辯忠章

大哉。忠之為用也。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故明王為國。必先辯忠。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者。鮮不惑矣。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辯也。書云。旌別淑慝。其是謂乎。

忠諫章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既行者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臣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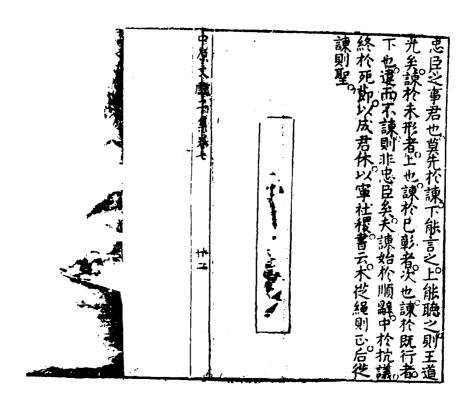
鶺鴒偏飛不能遠

暘谷日始起之處虞淵日落入之處日燭之喻師曠對晉平公語

抱朴子

晉葛洪撰字稚川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赴止羅浮山錬丹著書訙藝不可訓然其博聞深洽紆徐蔚茂亦奇士也使含是而學六藝夫孰禦之哉

內篇

塞難

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為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

外篇

勗學

才性有優劣思理有修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騄之腳也遲解晚覺者鶺鴒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止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壹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

臣節

抱朴子曰臣諭股肱則手足之屬水執熱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

名實

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譽己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己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

間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否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

齊丘子

一名化書世傳為偽唐宋齊丘子嵩作實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耳其文高簡固徵有見於道德者

道化

奸臣盜國國破則家亡蠹蟲餌木木盡則蟲死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為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為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為三王之仁義三王

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為秦漢之戰爭醉者負醒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

術化

海魚有以蝦為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囊螢為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馳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觀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唯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德化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牕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而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

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己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滅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君子有國者好聚斂蓄粟帛具甲兵以禦賊盜賊盜擅甲兵踞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以憑何必廣甲兵乎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轡然後知馭之道忘弦匏然後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忘國之主聰明出於人

仁化

非兔狡獵狡也非民詐吏詐也慎勿怨盜賊盜賊惟我召慎勿怨叛亂叛亂稟我教不有和睦焉得仇讎不有賞勸焉得鬭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疏無愛無惡是謂太和

食化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

…紺色也 …實也橡又

急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蠶告終而繰淨葛苧之衣稼云畢而飯橡象櫟之實王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義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感感之禮其何以謝之哉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綍取之不已至于欺罔欺罔不已至于鞭撻鞭撻不已至于盜竊盜竊不已至於殺害殺害不已至於刑戮欺罔非民愛而裒斂者教之殺害非民願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焚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覬其生以斯為類悲哉

天君子不肯告人以饑恥之甚也又不肯矜人以飽愧之甚也既畏人之恥愧必激人之怨咎食之害也如是而金籩玉豆食之飾也鼓鍾磬石食之遊也張組設繡食之惑也窮食竭飲食之暴也滋味厚薄食之忿也貴賤精粗食之爭也然之愈不已求之愈不已貧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茲而起戰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人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欺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

儉于上，儉于民，不若儉于君也。儉可易言哉。

謂其懐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惡下，下不得不疑上，各有所切也。夫剜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瘠也由剜其肌，民之餒也由奪其哺。嗚呼惜哉。

儉化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民亦喜之；君好珍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名則異，其愛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劍佩，服公卿之劍佩者愛王者之旒冕。是故王者居兆民所憂之地，不得不慮也。況金根玉輅奪其貨，高臺崇榭奪其力，是賈民之怨，是教民之愛。所以積薪聚米，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儉。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為大享，豈在乎簫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荊苧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棨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闌檻以遠之，蓋有機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己，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為大人之師。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闥，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姦佞；儉於嬪嬙，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為萬化之柄。

劉子

名晝字孔昭高才不遇故作此書唐志以為劉勰所著非也其書無甚高論間有亦可喜者

防慾

情出於性而情逆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

專學

學者出於心心為身之主耳目候於外若心不在學則聽訟不聞視簡不見如欲錬業必先正心而後禮義入焉夫兩葉掩目則冥默無覩雙珠塡耳必寂寞無聞葉作目蔽珠為耳鯁二關外擁視聽内隔固其宜也而

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季子聽清角之韻不見嵩岱之形視不關耳而耳不見聽不關目而目不聞者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是以心駐於目必忘其耳則聽不聞心駐於耳必遺其目則視不見也

辯樂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勳德應時之變故黄帝樂曰雲門顓頊樂曰五莖帝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蕭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先王閑五聲播八音非苟欲愉心滿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圜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幽祇昇擊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鵩翔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德順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泯風俗凌遲雅樂殘廢而溺音競興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為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各詠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由心之所感則形於聲聲之所感必流于心故哀樂之心感則噍殺嘽緩之聲應濮上之音作則淫泆邪放之志生故延年造

北聲殺聲亡國之樂也

傾城之歌漢武思靡嫚之色雍門作松栢之聲齊湣憫頸朱寒之服荊軻入秦宋意擊筑歌於易水之上聞者瞋目髮直沖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都作山水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桓帝聽楚琴慷慨歎息悲酸傷心曰善哉為琴若此豈非樂乎夫樂者聲樂而音和所以為樂也今則聲哀而心悲灑淚而歔欷是以悲為樂也若以悲為樂則何樂之有哉今怨思之聲施于管絃聽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聲豈所謂樂哉

宋意即高漸離也　山水謳曰山有水兮木有枝兮心悅君兮君不知

嬰不衣三十年當所以矯周俗也

崔牛蹄跡水

從化

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曰堯治治者多也殷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仁獨治猶曰紂亂亂者衆也漢文節儉而人有奢猶曰世儉儉者多也齊景太奢而晏嬰躬儉猶曰國奢奢者衆也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炎猶曰火熱熱者多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山隆谷窪差以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舉大體也故世之論事皆取其多者以為之節令觀言者當領言外之旨不得拘文以害意也

驥未遇也

知人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為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窮也知己未顧亦與庸流雜處自非神機洞明莫能分也故明哲之相士聽之于未聞察之於未形而臨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故孔方諲歅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掣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雖未陸斷玄犀水截蛟龍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

心隱

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亦照焉照之於外不可而偽內者也而偽猶生焉心在人之內而智又在其內神亦照焉外之于內無所取徵也而欲其情不亦難乎不潔在面人皆恥之不潔其心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心伏內故善飾其情潛姦隱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

言文武各有所用而又各相為用也

文武

白羽相望霜刃競接則文不及武干戈既韜禮樂聿修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鍛慴折然而棄武夫四郊多壘而擯文士用各有時未可偏無也文以讚治武以陵敵趨舍殊律為績乎焉

傷讒

揚善生於性美宣惡出於情妒性美以成物為恆情妒以傷人為務故譽以論善則辭以極善為功毀以譽妒則言以窮惡為巧何者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代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譽者寡而謗者諠譁是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揮空為有轉白為黑提輕當重引寸至尺墨子所以泣素絲楊朱所以泣歧路以其變為青黃迴成左右也

辯施

騄駬良馬也

蝗食以出空蝗之米黍害從食其也

懐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皆踈之者。無惠人之資也。今富而儉悋。猶見親敬。貧而仁施。必見踈慢。非行之失。被情變也。策駟登山。不得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迴。海水淪波。行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貧逼之。富而賑物。德不為難。貧而儉嗇。行非為逆。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矜不足也。

惜時

夫天迴日轉。其謝如矢。騁以騄駬迅足。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烱然以過。唯立德貽愛。為不朽也。昔之

君子。欲行仁義于天下。則與時競馳。不吝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陰。故大禹之趨時。冠掛而不顧。南榮之訪道。躔經跰而不休。仲尼栖栖。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煖。皆行其德行。拯世救溺。立功垂模。延芳百世。今人進不知退晁昃腐榮華。剋絕嗜慾。被麗絃歌。取媚泉石。不能被策樹勳。眦贊明時。空蝗粱黍。枉沒歲華。生為無聞之人。殁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叫。吟烈悲酸。瑟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於嚴霜。而寄悲于菀達柳。今日向西峰。道業未就。鬱聲于窮岫之陰。

蕪滿於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恨不寄衿於將來。染意於松煙者哉。

文中子

姓王名通字仲淹文中蓋門人私謚曰以名書見隋文帝陳十二策不用家於河汾著書為中說從遊千餘人程子謂其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而近世王陽明氏亦以為續經未可盡非有良賈良工心獨苦之語固豪傑之士聖人之徒也

王道篇

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汩彝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無幸免則不須犯既富仍則用兵耗

四句吾衡論語

天地篇

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

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號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

事君篇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父子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

通變之謂禮執方之謂器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周公篇

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紳佩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于道者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問易篇

程元曰三敎何如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如何子曰非爾所及也眞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

眞君後魏大武年号[illegible]建德後周武帝年号數隋史亦之稱歲而分也

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

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讐也

禮樂篇

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狡乎逆上吾不與也

從謂志不在也言不危也非忠順故曰逆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

述史篇

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

聖賢景慕焉

魏相篇

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夫子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行于天下生亦足矣

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

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

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

立命篇

識寡于亮德輕於才斯過也矣

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然哉

來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

焉非亡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亡圓首方足之謂也

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其道則庶人修之脩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

從師無常誨其道也蟠退藏意

闡朗篇

政猛寧若恩法迷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

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問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意亡秦之罪也

言王道喪自秦始

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于密

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淵何往而不利也

鹿門子

唐皮日休也隱居鹿門撰隱書其書推孔氏說仁義明治亂之故究曆理之要詭于道者鮮矣書以隱名悲時莫能用也

古之官人者以天下為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者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己而自卑卑則全勇多於仁謂之暴才多于德謂之妖

才多于德則必恃才妄作故謂之妖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為進也難

此言才望難進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徑坦途無不之也斜徑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徑者苦荊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

剪巧綺纖無益之文浮梭游餙不根之論

亢倉子

按唐天寶元年詔號其書為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王士元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其姓氏不具述

政道篇

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繼 藍 益至。而正雅素寶益蔽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掞 善 游餙 益 來。而寒諤諍直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薫。而清修名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愈亂矣。

君道篇

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

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為君子。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

賢道篇

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精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殄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聚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使之求士也。則內忠外僻情毒言和之材至。

訓道篇

謂多言之人為躁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輕佻之人

為不定。亦有體閑而心躁者。謂叢褋之人為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微識。安能洞詳。

無能子

博學寡欲長於窮理以至於命避黄巢亂著書凡二十四篇其姓名湮沒無可考

嚴陵說

夫四海之内自古以為至廣大也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有其三中國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侵凌征伐戰爭未嘗怗息夫中國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内自尊者爾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於一二分中徇喜怒專生死而已不過一二分中擇土木以廣宮室異繒帛珍寶以繁車服殺牛羊鍾百穀以美飲食列妹麗敲金石以悅視聽而已嗜欲未猒老至而死豈肌委于螻蟻骨淪于土壤匹夫匹婦一也天子之貴何有哉

秦以暴亡漢以寬起此大德勝大力也項羽以區區俾九後成爲足此小德敵大力也

郁離子

劉基字伯溫登元進士後棄官居青田山著此書取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故名我

聖祖龍飛卒能輔翼興運是書所蘊身親見之矣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于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為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離子曰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下之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故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天下之至誠吾不得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聖神真切為人子者日當三復斯言

龍門子

翰林學士宋濂撰見世不知入小龍門者書二十四篇號凝道記晚年遺際聖明出入輔導公之志親見施行矣

龍門子曰人子之身非人子有也父母之體之分也雖曰異形實一身也身之聽命者心耳心欲左焉而身從之心欲右焉而身又從之至前後皆然無相違者也父母譬則心也人子譬則身也此義苟行世豈有不順之子哉雖然身且不敢有況身外之物乎世復有因財而逆父母之命者其丈夫也哉

龍門子曰以刑驅人者殘以勢凌人者怨以利誘人者争以言欺人者悖以知御人者愚以巧勝人者拙此六無徵也除醉屏累所以全身積誠著行所以感物內外無愧所以事神敬身樹德所以訓于上下崇積所以肥家威儀莊重所以却侮此六行也惡莫大於離心美莫大於畏獨凶莫大于自賢吉莫大于集善樂莫大于順天憂莫大于悖德此六則也明在自處強在自卑危在自安敗在自盈敬在自持賊在自驕此六治也慎六徵尊六行式六則守六治學者之事過半矣

說林

司馬張時徹著文字醇雅且有補于世教

諫說林

漢武帝問東方朔曰國何如而治矣朔曰罷市其可乎帝曰百工之事莫能相無四民之用缺一不可故日中為市有無交易以相濟也若之何罷之朔曰國有三市而交易不與焉私納諸侯陰比將帥輦輸金幣闕通賞罰憑陵威福而得志于其外是謂以外市也請謁貴戚結托宦官延譽於左右陰竊上柄而主不知是謂以內市也希望意旨雷同附和狐媚固寵祈求恩澤因以植樹黨與濁亂紀綱是謂以上市也三市行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帝曰善乃下請謁之禁開直言極諫之路

政治林

豺狼之賊物易知也而鬼蜮之賊物不易知也螟蝥之害稼易知也而稂莠之害稼不易知也兵刃之殺人易知也而政事之殺人不易知也是故暴如商鞅者殺人偏如安石者殺人急如束薪者殺人緩如弱水者殺人察如燭淵者殺人苛如聚蚋者殺人布令不信者殺人操法不審者殺人圖患不遠者殺人

卮辭

翰林待制王禕擬卮酒卮人皆可飲飲之有餘味故曰卮辭

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天道遠人道邇故君子貴於盡人道人心昧天心顯故君子嶄於合天心人可欺也天不可欺也心不可欺也

子集卷七終

中原文獻文集引

夫倬彼雲漢以呈天章蔚爾天喬以列地華詎人吐納文辭煥藻故易稱文言謂文出乎言即言成文文乎矣乎匪畢之乎為技也碩文稱先秦兩漢下逮韓柳歐蘇尚矣乃其篇帙浩繁艱於寓目太史儲焉故嵬閱秦漢以下諸文始自卜商詩序洎歷代閩人併我朝名公悉各校其尤者序如左雅品分撿別命就宮墻然含英吐華鳴宮刻羽俱登作壇璧猶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異文均屬悅目之玩也博士家淹而貫之摛辭掞藻命意繪文則情理專巠神采煥發不稱進乎技哉

蘭嵎朱之蕃書

中原文獻文集目録

一卷

卜商毛詩序　宋玉對楚王問
范甯穀梁傳序　李密陳情表
王羲之蘭亭記　陶淵明歸去来辞
李康運命論　張藴古大寶箴
駱賓王討武后檄　李白春宴序
李華政事堂記
韓愈原道　諍臣論
與陳給事書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獲麟解　雜説上
送浮屠文暢師序　與孟簡尚書書
送董邵南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上張僕射書　送石洪處士序
諱辯　柳子厚廟碑

二卷

柳宗元桐葉封弟辯　書箕子廟碑
送薛存義序　駁復讐議
牛僧孺守在四夷論　杜牧阿房宮賦

獨孤及季札論　岳陽樓記
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　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李覯袁州州學記　縱囚論
歐陽脩上范司諫書　醉翁亭記
本論　朋黨論
秋聲賦　高祖論
蘇洵春秋論　上田樞密書
管仲論　六國論
諫論上　鼂錯論
蘇軾范增論

留侯論　始皇扶蘇論

三卷

賈誼論　荀卿論
韓文公廟碑　大臣論下
刑賞忠厚之至論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喜雨亭記
大悲閣記　代張方平諫用兵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呂祖謙武王論
胡銓上高宗封事
附陳止齋八面鋒　凡十一段

右目録終

新鐫官太史彙選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脩撰瀛園焦　竑選　汪宗淳啟

少傅穎陽許　國校　汪元湛若水父

編修石簣陶望齡評　新安庠生　許繼登爾先父　閱梓

脩撰蘭嵎朱之蕃註　汪宗伋予淵父

卜商

字子夏衛人也孔子弟子為魏文侯師

毛詩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去声）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

（眉批）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民困天下怨之矣[illegible]

（眉批）主文[illegible]

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宋玉 見宋子

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下里巴人下曲名陽春白雪高曲名也

得序春秋傳之体

孟子夫詩亡然後春秋作故此序春秋以詩並言之

兩觀象魏之門魯僭之兩觀僭天子也朱干舞之器

范甯 字武子晋武帝時人

穀梁傳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絶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盗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絶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氷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雹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横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故因兹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游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

鬻拳以兵諫楚王而自刖左氏稱之為愛君

言三傳不定論寫自注之意

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絶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内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内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强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説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絶擇善靡從容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絶於希通哉而漢興以来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説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

穀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
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
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
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曹植

字子建曹操第三子也七歲善屬文操甚鍾愛欲立之操崩長子丕即位植遂發光初封于陳謚曰思王

辯道

此叙人主貴有神仙不必崇方士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
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
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
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
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
日月宮殿閎庭焜耀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崐崘之域

哉夫三烏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
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
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傾為匹夫所
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産以供
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
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以為天下一笑矣若夫
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嬡妃所以耀光芻豢所
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音觀無采之色
也

此篇文章最切
詞句老成而不
見[illegible]于大方家
若以一言之失
也[illegible]此而見全
文則孝友興矣

形影相弔惟形
與影自相弔問

狼狽一欵久若
[illegible]則進退不

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適人密養於祖母以孝聞蜀平晉主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其誠）

陳情表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

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永和晉穆帝年號

脩禊祓除不祥也上巳于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謂之祓禊禊者潔也

晉武帝問三月曲水之義束晳對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逸詩云羽觴隨波

彭彭祖 殤未成人而死者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臨沂人司徒導之從子也為右軍將軍善書法

蘭亭記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人。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

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尤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熹微日欲暮也言晉將亡之喻

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

窈窕深長貌涓涓水也謂行舟以尋之也

陶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為彭澤令時郡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潛即日解印綬歸去

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懽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

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李康 字蕭遠中山人魏明帝異其文使為尋陽長

運命論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群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夫也而尚父

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術誦三略之說以游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歟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

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于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仁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

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

闚看盛衰也

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
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
過乎然聖人所以為聖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
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
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
升之於雲則雨施沉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
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
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
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
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

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
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
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
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
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
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
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
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
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
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

脈音脉驕詐貌　惡來廉之子　屬鏤劍名也吳王賜之屬鏤　以死費無忌楚之說使汲黯為東海太守大治召為主爵都尉　上以張湯懷詐面欺使人讓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無槨蕭望之為太子太傅見重于元帝遭石顯譖言飲鴆而死跋躓謂挫折也絞縊以繩縶而死也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歸故郡憂懣不食而死言絞縊誤也　閴音闃寂也　五都天下秦會之處汶水名水北曰陽紒髻也庾也敖庾海陵倉名坻小者也京丘也扱插也衽衣襟也插衣襟以登山也六疾陰陽風雨晦明也

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
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
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
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
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
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
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
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
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閴其
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

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
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
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
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
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
之稼如雲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
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
矣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
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
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

先友指孔子也

容匪執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第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語默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璇璣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聖人大寶曰位此箴為有位之戒故曰大寶

蹕者戒衛蹕止人行

紂作瑤臺瓊室玉門

[illegible]

淮南子[illegible]

張蘊古 蘊古唐書皆無傳唐太宗即位時蘊古在中書省上大寶箴除大理丞後竟以執法棄市惜哉

大寶箴

今来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長故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

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云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

金鏡人宗御製
金鏡錄

且所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妍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于無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於天下和哉吾皇撥亂勘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

人有慶開羅起祝援共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詩臣司直敢告前疑

駱賓王

賓王義烏人與王楊盧並稱四傑仕至侍御史武后朝遭貶遂與敬業謀起兵不克因而逃遁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大宗以武氏美召為才人陳列也言已備太宗后宮之下列

翬翟雉也麀牝鹿也麀父子相聚以喻高宗內亂

霍光字子孟朱虛侯漢宗室劉章也

君山桓譚字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胤奉

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

俳佪彼此觀望不求歸附也

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李白 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白生時長庚因以命名玄宗時召見金鑾殿撰選賜隆詞章絶世

春夜宴桃李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逆旅客舍也 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大塊即天地也 謝靈運之弟曰惠連靈運封康樂侯 金谷石崇園名在洛陽一名梓澤崇與賓客大飲酒中賦詩不成者罰酒三觴

李華 字遐叔 趙州人 天寶中舉進士 遷監察御史

政事堂記

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于社稷無道於黎
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
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
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
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閟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
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
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
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削紊

不封聞荒不救見饉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
以誅之故□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
有斧鉞有酖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
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
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
殺之柄天子擁九重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
務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
身之戒

梁公狄仁傑也

韓愈 字退之 南陽人 擢進士 累官刑部侍郎 諫迎佛骨 貶潮州 後轉吏部侍郎 贈禮部尚書 諡曰文

原道

因老子有道德之說故昌黎拈此立論以闢之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
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
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
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
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
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
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

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於晉宋魏隋
齊梁之間其言仁義道德者不入於楊則入于墨不
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
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
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
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
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
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
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

此一段見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有功于人非佛老可及

見佛老不可行也

又說佛老所以不可行處

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

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

宋儒訊其不及於格物致知亦是蓋天下國家許多事若非格物致知如何了得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

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

退之一生闢佛老在此篇亦到底是說得老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蓋退之原不知佛氏之學故佛骨表亦只以福田上立說

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此篇是箴規攻擊体當与范司諫書和參看

諍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問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

其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減字亦絕前古使不陳腐

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

以聖賢皆無心求聞用拙到不求聞不求用可以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折倒守其道而不變句仍引一卷一賢為証甚有奇驗

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
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
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
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
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
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
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
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
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

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而不入孔席不暇暖
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
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
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
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
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
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固畏天命而閔人窮
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
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
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

到底不肯以行然許陽子那是陽子身分好人如何很談得註

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
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
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
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
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
不得為善人乎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閤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
譽貧賤也衣食于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位益
尊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

于門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脩而
文日益有名道不加脩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
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
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迹矣去年春
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
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
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
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
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
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

唐有生熟二帋生帋非喪礼不用

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以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知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于自解而謝不能竢更為閣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通篇以烏公得士為文而溫生之賢自見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于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南涯曰

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于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于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称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于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毛詩有麟之趾春秋有西狩獲麟

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于詩書于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于家不常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

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龍指聖君雲指賢臣言君臣相與以成功業也

雜說上

龍之噓氣成雲雲固弗靈于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

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送浮屠文暢師序

墨名儒行指文暢門墻喻儒名者夷狄喻墨名者文公取文暢只以其人喜文章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楊子雲稱在門墻則麾之稱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于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

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不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

只如此結意高言尽見浮文公所以与文暢者只是取其能喜文章非取其道

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于是乎言

與孟簡尚書書

孟簡尚書性嗜佛公以言佛骨貶潮州与潮僧大顛游人傳信奉佛氏簡移書公因答以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友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無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以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

[illegible]尸子亦不求福子而佛又不信乃禍福設此而說以破少信奉之說

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于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

言楊墨為禍大見孟子有功于天下後世亦大

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于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加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于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

文公推尊孟子功不在禹下矣自推尊以為功不在孟子下

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之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于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于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于已壞之後嗚

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于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張籍皇甫湜皆公門人

送董邵南序

當時藩鎮得自辟士故董生欲往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

末二句言郎南不少性才以涵諸鎮中不良也涵蘊有死所感慨悲歌酷似太史諸贊

盤谷地名在孟州濟源縣

知其令之不異於古所云。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於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

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于時者

末□□行不行之辭嚙齒欲言不言之說

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

徉。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于欲其死者。則將往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立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

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閤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于閤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以當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吏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于管庫今布衣雖賤猶之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管仲遇盜取其二人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

一節 戚悲憤 或與望 雜出一一 其可謂文 有益 協律官名翱其 也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閤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閤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翱到京師籍于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所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于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于行古人之道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于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所知見閤下能信尚致之於門耶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閤下無事時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閤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尚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也閤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閤下裁之度之籍慙靦載拜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于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于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于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于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于愈如是也。必皆曰。執

受人之恩易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己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

以議論行敍事是此文之变調

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于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于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于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于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送石洪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

張洪張也如今宴會鋪張設席之類也

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于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于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往來晨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

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于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

烏蓲草名詩首蓲江東呼為烏蓲

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杜操字伯度書說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略其伯字呼為

避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秉近代宗廟諱機近玄宗廟諱

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于其親賢于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柳子厚廟碑

其以下正因當時子厚交游中有此事故因發感慨而詳及之

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

子厚黨附王伾王叔文得罪貶永州司馬後徙於柳州刺史

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少年時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卷一終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柳宗元 字子厚河東人登進士官至尚書後謫柳州刺史以文章名世

桐葉封弟辯 成王與弟虞叔戲剪桐葉為圭曰以此封汝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

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詞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周武王時太史尹佚

書箕子廟碑 節

武庚未必能為此故曰或然其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

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意於斯乎。

送薛存義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江滸水涯也 蓋民之司一篇大指 傭顧役也

零陵永州別名

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于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

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必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

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法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 與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至龍蛇飛動惟煌然一

一篇精神在此數句

牛僧孺 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立朝特與李德裕各為黨

守在四夷論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自周漢迄隋多不知守其但欲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之以何君好而贊之

從中上意愈進愈妙

雖仰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國淪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況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鼙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悅而思受也聽鼓鼙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懵然而思遠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讎也見相親則慾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隣也攻過則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鏡鑒而異也且王

惰耳紂樂之声 桀樂奚公為厲王 羅歆

賈謐賈后女弟之子 八王謂趙王倫等 倫篡位稱王同年起兵討殺之

者之守有不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若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倫則奢侈攻之守之不已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夫王者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邪欲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以為犬戎所滅借

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偽烽嗷嗷天下空於杼軸加以褒姒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稱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有窺覦可謂四夷兆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先守其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四夷自守豈若伐戎狄在其國中故疾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又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成雖舉守四夷之言而不知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也因文字以附簡編之闕

杜牧

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鬭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

戍卒指陳勝等 函谷未詳 入關 一炬火 而燒之也

檻多于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獨孤及 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道舉高第，歷濠舒二州刺史，卒謚曰憲。

季札

太曰諸樊 次曰餘祭 次曰餘昧 次曰季札 季札賢 壽夢欲立之 季札不可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于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簒君弒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是以泰伯之奔句吳也，盖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泰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

王僚餘昧之子 公子光諸樊之子

泰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反，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從謀於專諸，何所施其七節？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鐘，孰若以蕭牆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覺而動，治其未亂？棄國以表義，掛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潔己

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止曰非我生紂。其誕生之哉。

中原文獻文集卷十一　十

相尚以道是一篇要領

帝與光共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聯耳

范仲淹 字希文，三歲而孤，隨母改適長山朱氏，冒姓朱。後奉進士改本姓，宋慶曆中參大政，謚文正公

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太有功於名教也。

復者復除免祖賦科役也

泱又流水貌

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慶曆仁宗年號　岳州巴陵縣　滕宗諒字子京謫守岳州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檣帆柱也楫音妾

希文少有大志，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今于此發之。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

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李覯，字泰伯，南城人，通五經，生徒常數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為太學助教，復除太學說書。

袁州州學記

范陽涿州祖君于治平初年判袁州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

四代虞夏殷周　鏖盡死殺人也　音熬

世祖光武

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眾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

太伯之文昇之經中皆自大處起議論

其美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王安石 字介甫臨川人果于自用當世士熙寧中拜相行青苗幾亂天下

齊公子田文號孟嘗君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盗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盗之力哉雞鳴狗盗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士不一時有千鈞力

歐陽脩 字永叔廬陵人舉進士甲第時為諫官論事切直後以太子少師致仕自謂六一居士云

永叔此書大率平正有眼目筋骨看他前後對穿錯綜抑揚處最是高處他人說不到

天下得失二句一篇主意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令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

以諫官比宰相又見得諫官人

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

此評士大夫屬望之語以堀其鋭

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
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
且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
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
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
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
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
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
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
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

陸贄奇貶城上疏極諫時朝夕相延齡陽城以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麻詔紙也

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
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
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
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
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于沮延齡論陸贄
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
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
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
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
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

多事亦當也

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
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
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
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
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
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
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
則幸甚幸甚

一篇意思以四句收拾所謂教書有萬鈞之力

縱囚論

文章紆餘婉曲說人事深中情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

人情世故公得之

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
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
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
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
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
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
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
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
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
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

求名二字上中太宗意在

前不說堯舜三王留在後結言有尽而意无穷

從孟子正經上發出許多議論

此篇氣實一篇骨子

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焉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恩德於天下于玆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其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本論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

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以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猶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

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

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而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奸民

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子之道。孔子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至此始露礼義為勝佛之本意）

醉翁亭記

（環遶也滁地名）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

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

（此處且不說破亭名）

（形容出無限光景）

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

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

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

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illegible]

等為之稱

也故為人君者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皐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

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辯君子與小人也周武王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一篇問答照列以公私二字作主

蘇洵　字明允號老泉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二子軾轍同舉進士父子文章遂擅天下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

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

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書。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

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而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

後之作春秋如呂氏春秋吳越春秋

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

也。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高祖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足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已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為

紹人謂[illegible]者[illegible]安劉氏必勃可令為太尉二句及後高帝知勃厚重可當大事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

之規畫處置使　夫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將大臣素所畏服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

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譙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

紿音殆欺也

椎埋椎殺人而埋之

威公本是桓公因避宋欽諱故改桓為威

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此五公子故曰五公子

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于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于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詒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以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

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

管子寢疾對桓
公曰鮑叔之為
人也好直而不
能以國詘賓胥
無之為人也好
善而不能以國
詘

威公果能用不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

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謗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

此書本欲求知
却說上帝自重
以孔孟立說意
思甚高

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與丹朱舜不得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于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以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

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

老泉文字規模闊大豪放不羈有欲撐宇宙氣象其論聖賢之用心至吾事畢矣具見老泉一生之力

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耶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如此而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

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

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孔子曰諫有五惟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

老泉習縱橫家故以縱橫之術竊孔子之論云其設自高人一等

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于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

諷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王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說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

把龍逢比干蘇秦張儀作介狡擇何等雄健是万人敵也

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動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老泉論六国賂秦其實借論宋賂契丹之事而宋卒以此亡可謂深謀先見之智

六國論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

人皆知責六國毋秦不知責六國修德修德則可以回天死敵于天下

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

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于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文帝會宋義為上將号曰卿子冠軍後為項羽所殺伏誅於皇[illegible]

蘇軾 字子瞻□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軾貶黃州築室東坡號東坡居士卒謚文忠也

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

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

鼂錯之死古今
嘆息實未有發
出被殺之由者
東坡此論前人
所未發此等文
字實天地間不
可少者

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
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
不聽矣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
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
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
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
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
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

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
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
傑之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
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
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
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
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
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
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
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

鼂錯為守令時
數上書不用後
擢位多所變更
諸侯發怨不急
宦較欲報私仇
反以此讒語曰
變古亂常不死
則亡其錯等謂
耶

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
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
至于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
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
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
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
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
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
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
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

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
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
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
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
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
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
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為勇也天下
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

子房得力士捉鐵錐重三百斤以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

挾持甚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儆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持出於荊軻聶政之計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

韓信請為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漢王悟立信為齊王

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

在于蒙毅去[illegible]左右而在于始皇之用趙高[illegible]世人主用[illegible]者當以[illegible]說李斯趙高[illegible]子禍[illegible]蒙恬而不[illegible]人之[illegible]禍不在于斯高之亂而在于商鞅之變法[illegible]之好殺後世人主之[illegible]于殺者當以為戒

不能忍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帝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秦始皇扶蘇論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偽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知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

又將二介人未須破又當可望一二于千万依旧不失上意最有關闕

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閻尹之禍始毒樂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于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聡明人傑也奴僕薫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哉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

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

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矣

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于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于殺者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也。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

□□□有用世之才□□惜死于好賢之主其勢不欲疎閑絳灌舊臣而為之驟天子復為從傅梁王墜馬自傷哭泣以死皆不能慎其所發惜哉

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也。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文帝。灌嬰連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其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人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旦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

[illegible]

高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
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顏淵默然不見其
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
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
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
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
于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
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
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
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

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
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
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
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
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
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
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
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
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
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

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
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
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
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
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
求異為哉。

潮州韓文公廟碑

申甫呂侯自嶽而降，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傅說騎箕尾之精，比于列星。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
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
呂自嶽降，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

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四人，皆唐賢相。

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忠謂諫迎佛骨，勇謂說鎮州亂。

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
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
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
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
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
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
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
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
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
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

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嶽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

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行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牓[illegible]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傍。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爆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于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

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眾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

深居後近乎宦官宦者撓亂欲急誅之以成其變故君子只當寬附小人方得以把其爪之嘴

直而君子之勢。近于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于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于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怨。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迫。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争。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

交易合。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待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乎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刑賞忠厚之至論

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諸生究不知其出處及入謝日引

嗚語兩制惶次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笑曰想當然耳歎公大笑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懽忻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君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

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用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

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罰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乎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于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于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

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餚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落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若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

石鐘虎豹之狀踞而坐其上古木有類虬龍者攀而登其上馮夷海人服毋右得水仙是为河伯

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西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盖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将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来。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皐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户視之。不見其處。

借鶴与道士之乘以寫胸中曠達出古今之思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周公得禾作嘉禾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汾水上改元為元鼎元年武帝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于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于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麦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佛以像為教故佛徒告大悲像千手千眼[illegible]

大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于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于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耳。昔吾甞觀于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

一心與萬事最難說得出只就人身形容其難而後推於千心之至虛自靜而不亂至而能應也

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于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

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司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且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摶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
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宇。色異無手目。
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
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
經卷及香華。盂水清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
所遇無不執。所執無不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
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
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
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以有心者反說出億又往來之害則見無心之能應義愈明微

持論大多固推此篇及上神宗皇帝萬言書開闔方依逐可君是言盡暢議論也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

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

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illegible]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彊

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衂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

叙仁宗無意于兵使兵休事已神宗意在富強使多言用兵此賄相照管處

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

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搆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皆戕賊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虛空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

師勝反為可虞在前勝字

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

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

此言當時將弱財匱安可用兵

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已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背向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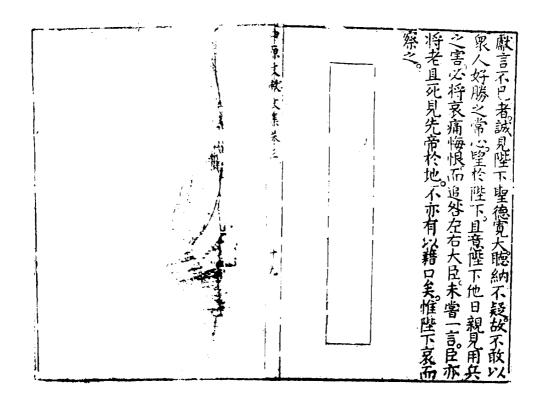
此言當時天意如此安可用兵

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血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

上言漢祖光武不敢用兵以致

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聰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不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蘇轍 字子由眉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致仕居許州號潁濱遺老卒謚文定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而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

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習通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呂祖謙 出處見傳敘

武王論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吾嘗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己之非而易天下之幸亦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恕也吾觀湯之慚未釋於伐夏之日而仲虺則釋之武王自謂于湯有光而伯夷則非之何者湯無伯夷則慚而武王之臣皆虺故非也慚

不見于湯則非必見于夷光未見于武則釋必見于虺湯之慚夷之非武王之光虺之什皆同此憂無武之光無虺之什則天下無善治無夷之非無湯之慚則後世無寧君吾固謂數聖賢者同乎其憂不同乎一世萬世之憂也雖然湯為之而身慚而武王則假於人者何也處武王之勢然也文王蓋嘗有慚矣非從為湯之慚而且慚乎為湯也使武王而復慚焉是視天下之無其主也故武王任無君之非而有伯夷非無君之責使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後世無從亂之虞嗟乎武王之意亦深矣而其迹則逆也其理則悖也而亦難以孚乎人令觀

數紂之辭則詳而明誓衆之辭則油而直授王之辭則大而著意者明紂之罪直取其心而著文王之德斯以取信於天下而已耳以已之意而求以孚乎人人亦既德矣而況于援親之德而強以説人吾未始不為武王病也雖然武王誠病也文王之德天下皆知之而亦何俟於予言然不如是則人無以取信于我也泰誓之書吾嘗畧其數紂之辭而考其自誓之辭然後可以見武王之心且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又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意者以天人之意如

此其孚于考之德如此其著令日之過非天人也非文考也乃予一人之過也夫以必勝之辭而伐至不仁之紂天眷人予而猶懼其有羞君以是知武王之心也不懟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過不知當時之非不逃後世之議以天下之責而萃于一身天下何與于武王而武王為之若是力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歸其身以思也是以放牛歸馬為天下也散財發粟為天下也武王何與焉盖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皆者夫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于亡國之臣吾固謂非武王則不

訪非箕子則莫陳也而夫子則詳具而序之者意者以為可勝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則立立之所以為仁可歸則歸歸之所以為義而武王一以無心處之斯其所以為皇極之君也歟吁盖至是而後益見武王之心

胡銓 廬陵人奉進士任樞密院編修上封事乃排和議乞斬秦檜等坐是謫居海外自號澹菴老人

上高宗封事

謹按王倫本一狎斜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刘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

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于渦口敗之于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

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

藁街在長城南門內有蠻夷
即若今之驛館

哉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賛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后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陳止齋八面鋒

興大利者不計小害

天下之患莫大於逆其所不可為而已以其可為而為之庶乎其有成也逆其不可為而止則天下無可成之功矣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有全利則亦無時而可矣聖人之舉事也利一而害百有所不忍為利百而害一當有所必為利害之相當有所不能為以其利害之相當雖得其利而其為害亦足以償矣不若安於無事之為愈也

除去其弊則怨不生

人有常言天下之事苟有當於理雖拂乎人情勿卹也吾則非之曰事雖當於理而情則拂乎人而事不能以終濟莫若陰有以去之使人由之而不知而怨亂不作之為愈也漢人不力農使之力農未必樂也惟晁錯以為不若使之入粟拜爵則農自勸楚之人不事蠶使之事蠶未必樂也惟[illegible]以為不若是之輸秩者以帛而代錢則蠶桑自勸諸侯之強大削之則必變也而賈誼以為分王其子弟則有以悅其心而其勢自弱荒遠之屯敵至則棄而走陸贄以為募士使居焉則人當自為戰夫天下之弊貴乎陰有以去則事無有不濟矣

為治勿使人窺其迹

人君之治天下使人畏之畏之而其術不窮要必有不測之恩威存乎其間可也夫為人主而使人可名以恩可指以威愛之或不畏畏之或不愛則其術窮其術窮則治亦窮亦知夫天乎雨露以為恩而有不測之雷霆雷霆以為威而有不測之雨露使夫雷霆者曰轟轟焉以求夫潛伏廢墜者而擊之則人不之畏矣使夫雨露者曰瀼瀼焉以求夫生殖蕃息者而澤之則人不之德矣惟其術之不測此天下所以鼓舞安於造化而不自知也

天下之名生於不足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為吏皆循則循吏之名不聞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為子皆孝為臣皆忠則孝子忠臣之名不聞嘗讀渾渾之書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為人讀灝灝之書而得伊陟傅說之為人讀噩噩之書而得周召宏夭之徒之為人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為儒者皆能致循良之吏也當時不目之曰循吏彼皆為忠為孝也當時不指之為忠臣孝子下至於鄉黨庠序之間不聞其獨行山林草澤之間不聞有逸民自魯國之人以儒稱則儒道衰於周矣自鄭子產楚孫叔敖以循吏聞則吏始衰於列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則天下之事始有尚偏之弊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長往則韜光鏟彩於漁樵間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稱於吳曾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疏寥落如參辰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等時耶是故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也東漢之有逸民有獨行非東漢之美事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之美事也實泯於有餘名生於不足而已

正雅之詩其序不言美極盛之卦其爻不言吉是二者

文雖不同而意出於一何也天下之事名生於不足德泯於有餘方其美惡之相形善否之相傾故天下之人得以窺其迹而議其事仁人君子處於純全至正之地其不言之妙不言之神足以感動萬世皡乎其不可知者天下之人雖欲指而名之須而美之豈可得哉詩之所述一介莫不稱美而成王之雅序獨不言美焉非不美也易之諸卦一事之得莫不言吉而乾之六爻獨不言吉焉非不吉也道盛德備不俯而形容也斯則有之名不立無有則有之名始著蘇文忠公稱慶曆之盛曰夫人和同上下歡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烈難

之而程祿無窮。當是時也，尚復有名之可指乎。

繩下嚴則人不敢盡

君臣之間，可以相忌而不可相忌也。相忌之隙開，君臣之道喪矣。且天下之事，無定形也。見其賢而舉之以進善也，而可疑以植黨；見不肖而去之以絕惡也，而可疑以立威。興作之鄰於生事也，安靜之似於因循也，忠直者疑於訕上也，憂患者近於妖妄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苟人主牽于意忌而操疑吾不信之心，士亦孰肯冒而為之，以自速於禍也耶。大凡憂畏生於不足，猜忌起於有間。上之繩下也

太嚴，則下之奉上也不敢自盡。故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深者無節士。何者？有所拘者不能有所縱，戚然自危，必不敢泰然安意為之也。嗚呼，人主之禁其臣，使之懼不免之不暇，屏迹以逃嫌，損威以避禍，豈國家之福也哉。

書生太高公卿太卑

天下之利害，其議論相持而不定者，皆起於書生狥名而過高，而公卿大夫狥利而過卑。狥名而過高，則必將措於古，舉夫事盡如吾意而後慊；狥利而過卑，則苟無病於吾身，而非須臾之急者，皆略之而不暇計。是故書生之論患在於責治之已詳，而公卿大夫之論患在於論事之已果。果不知何時而定也。

無事時當預求人才

人君之於人才，不可以宴安而少緩，不可以倉卒而遽求。緩之於宴安，則其後必危；求之於倉卒，則其危必不可救。此天下之常理也。漢高帝定天下，為吾勍敵者已亡，而豪傑難制者已誅，於是人才宜可少緩矣。然謂周勃可為太尉，謂王陵可佐以陳平。其汲汲於人才，尤不啻於戰爭之地也。方文帝時，海內得離戰伐之苦，天下又安，於是人才亦可少緩。然謂周亞夫緩急可用，而付

之景帝。顧命之際，惓惓不忘。武帝時，諸侯守藩，幕北遠遁，於是人才亦可少緩。然援霍光於湮沒無聞之中，而責以伊周之業。三君之用人才，當晏安無事之時，兼收並畜，及一旦欲用，呼吸之間，則已森然在列，何倉卒之憂乎。夫周勃、陳平、亞夫、霍光輩，平居衆人固不知其必能成功，而英雄之君獨能收之。故呂氏之變，而平、勃出；七國之變，而亞夫出；主幼國危，而霍光出。向使三君不陰察默窺於無事之時，以待一旦之用，而事之生乃彷徨回顧，遽擢而急用之，則顛倒狼俱者多矣，其能端坐而責成功乎。

民心以先入者為主

凡民之心以先入為主先入者既固則後繼至舉無足以揺之矣蓋天下之事無定形也爵人於朝以賞善也而可疑以飾喜刑人於市以棄悪也而可疑以作威興作之鄰於生事也安静之似於因循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使人君之於天下不能有以先入乎民而結其信心則天下於此占其終後雖有善焉亦不復以善期之也昔者嘗怪齊宣王之易牛與成湯之祝網本無以異也然一以為好生一以為貪得蓋湯之民其信先入而宣王之民則疑者為

主也疑心勝則設施無是矣自古及今以疑信為是非者不獨一事也亡鐵既獲則鄰人行動無戒類竊墻壊失財則鄰人勸築反疑於盜尚有真非真是也哉故人君有為之始知夫是非之被於民也於此時而喜怒之入於民也於斯時而堅故於斯民無惑心之初常謹其所發以一日之為而結民終身不移之信故雖從民以築臺而猶子来以勸趋植羽以從田而猶忻忻乎有喜何則所可畏者乃吾之所恃焉者也

法有所受人難偉敢

夫為人君者法不可以有已為人臣者法亦不可以有已法者非甘物也有國者之藥石繩墨也夫諱病之人無不疾藥石矣不直之木無不疾繩墨矣小人之徒無不疾刑法矣夫奸邪者小人之為而暴亂者小人之行也正奸律邪誅暴刑亂者法之務也故法者小人之所不利者也小人忌正律之典懼刑誅之罪必務以撤其法援勢者為之沮行貨者為之誘恃強者為之撓造詐者為之竊法無不弊矣故法不可以有已也

夫法清則政寛而人威法亂則政煩而人玩威者刑中而不可逭玩者刑不中而可幸也夫刑不中者上亂之也上不以法為可受而與已則亂故以之飾喜怒行愛

憎矣復因讐制毀譽矣持辯以變約束舞智以易章程文之以深辭鞫之以巧詆則法令滋章而事不循其實對簿繫委而人不得其情上下相遁公私混淆盜賊多有而奸偽蠭起矣夫炎鑪遁於頑鐵利刃衄於輭毛密網漏於吞舟故法本禁亂而其極也亂生焉此執法之弊也故法不可使人有幸之者法可幸則良民懼於是平居之衆造善之人睹蝮鷙之吏搏擊之廝峙嶽之地俛耳而不敢聽側目而不敢視束手足而無所措也故治法之國人畏法而不畏吏亂法之國人畏吏而不畏法夫使人至不畏法而畏吏者非國之美也

論功必於其實

功實之際後世人主常不能有所稽也夫功者人主之所誇喜誇喜之心熾於內而天下方有奇恠恢帝之事效於前於是功實之稽乃有所不能何者誠見其利未見其害知其福未知其禍也夫利猛獸之樂者忘銜橛之虞好馳坂之功者昧什輪之悔喜速瘳之藥者忽毒發之戒是故快心之欲至而周身之慮移眩目之形接而見皙之明蔽天下之事功在彼者我有不蔽其實實在我者彼有不顯其功故人主以詳於功實之辨而嚴於異同之分也夫三王以善治為功五侯以善論為功

七國以善戰為功戰者至凶事也功者至美利也究凶事而徼美利此三王所以不為而五侯所以不顧也夫天下有不忘戰之臣有好戰之臣此二者功同而實大異名侶而事不侔也是故不忘戰之臣多慮而有備好戰之臣貪進而寡憂多慮而有備者清外而審內貪進而寡憂者多事以虐國是故不忘戰之臣恒恐天下之有變而已無全策好戰之臣惟恐天下之無變而已不有功不忘戰之臣恒靜而致安好戰之臣恒擾而生禍此人主之當察也昔者秦之伯也累世而帝其帝也再世而亡帝之甚難亡之甚易成敗不遠代而盛衰並時

而至者積功之極乃其積禍之盈也漢武之才過於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商君范雎為應侯漢武以衛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夫好功之臣人主之所不易使者非有厚養則不獲其死力非有大賞則不塞其望意高爵崇號以貴之則朝之位曠金玉重寶以富之則府之蓄靡土田苑囿以益之則

國之地削垂徵濫役則結民之怨破城侵境則深敵之讐夫然後臣其不可役之民疆其不可樹之地利其不可通之貨故計民則俘眾不足以補亡計地則降城不足以報賜計利則遠物不足以償費加危於當世而不為省流禍於後世而不能見此功實不稽之患也是故覬顯福者必思隱禍臨近利者必圖遠害功歸於臣而實弗被於國者明王之所不貴也

策國之術人主至要

夫仁義者策國之術也天下之通理百家之要本而長久之道也功利塞仁義者也是游士失於謀人主失於

揮當年而不成累世而不決者功利之說行而仁義之
明也夫仁義不明而功利行則天下擾擾焉皆為勢往
如是則得勢者興而失勢者亡矣故秦於六國非能施
仁義也然卒并諸侯朝同列者乃六國有以藉之也夫
德齊者以勢勝勢並者以德勝勢者功利之階也德者
仁義之府也故功利者秦之所有而仁義者秦之所無
也諸侯不以此時脩仁義而乃稱功利焉釋其所無而
尚其所有是故秦之以一隅之僻據河華之要閉殽函
之塞東向而制天下天下之侯王視其分裂而聽其宰
割卒無術以禦之者德齊而彼之勢行也夫為功者謂

仁為不殺義為不取故言仁義則見迂濶而情疏言功
利則見切近而心向此過在策而不究也夫仁義水火
也水可濟亦可溺火可烹亦可燔故仁者可生可殺之
道也義者可與可取之道也夫不殺不取者仁義之一
端也故仁義之功利大矣而策士不能究也夫游談之
士藉諸侯之車馬以為裝資諸侯之財帛以為居賞賓
王以親外交市土地以厚與國是故列地里之險夷陳
兵革之鈍銳算儲積之厚薄亂主客之形反內外之情
分散其事而變易其說故使天下諸侯之心交戰而不
定兩端而不果疑於佀是而莫能可否惑於利害而不

原缺第三十八葉

楊誠齋文膾

宴安乃衆惡之門

宴安之暇試嘗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隳
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縱欲之志反
而沉于惡者誰歟皆宴安之為也宴安者衆惡之門故
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
潔入者以汙出

君道謹微

不為耆欲則娛樂之言無自而進不好土木則興作之
計無自而生笑嚬不苟誰敢矯假而行八柄在己誰敢

威福而攬誠如是雖使六卿復亂三家輩出操懿溫莽
之類接踵于朝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于他志哉

君心即天

察天審己不必察之于璿璣占天以人不必占之于卜
筮堯之眷天舜之申休武王之受祐此一念之覺而在
我之天降其祥也虢之奪其鑒晉之益其禍楚之厚其
毒此一念之晦而在我之天降其災也覺者福之晦者
禍之一轉移之頃天不在天而在君心明矣

近習窺測君意必至竊權

蓋近習之在君側何起居之不侍何言語之不聞耶君

喜知喜君怒知怒未命而唯唯未語而諾諾此其所以能測人主之幾微之指而遂至於竊其廢置予奪之權也非敢公竊之也私測之也能測之斯能竊之矣是甚者至于攻事之罪行出于此輩之幾論人才之進退出於此輩之抑揚外廷之章奏此輩得以去取群臣之獻納此輩與之表裏事至於此豈惟竊測之而已也人主威福之大權彼固比得而公竊之矣

以窮為通達為病

士窮於窮亦通于窮達於達亦病于達且夫爵三公祿萬鍾達矣謂道必待達而後達則公孫之相徒足為曲學阿世之資飯糗茹草曲肱飲水窮矣謂道必以窮而遂窮則顏氏之巷乃適借之以心齋坐忘之地嗟夫吾然後知富貴者中人之膏肓而貧賤者君子之穀粟歟

貧賤不足改其樂

故貴為天子不能樂堯舜之憂以正勝吉也在陳畏匡不能憂仲尼之樂以正勝凶也

富貴非偶然

謂富貴出於偶然矣乎若蟲若頑富以其力者也不貴不無也若郭若李貴以其動者也不武不登也謂之偶然不可也

智不可專任

君子之為天下不專持夫智也任智而為天下其極必至於不智非智之至於不智也不智者智之窮也今夫事之未至則逆設一智以待其至事之驟發則又設一智以應其發使未至之事果不逆於吾料逆之外而驟發之事亦隨于吾所應之中豈不大善哉然前之事幸而中矣方百出而百變焉使吾每事而為智雖天下之大智能不煩且勞乎勞則倦心生煩則厭心生厭於內而倦於外則意惑而慮亂惑與亂相遭智之所以窮也然則智果不可用歟固非不可用也特不可專用之以至於力窮勢極之地而不可為也

祥瑞

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漢唐以來祥瑞在簡策非古之賤祥瑞而不書也祥瑞滿天下而不勝其書也非後世之多祥瑞而可書也無中之有寡中之多而不能不書也向使漢唐之世紫極而有堯舜青槐而有伊周宇宙而有泰和則尺地方天在在呈祥岳貢川珍源源錫祉固未易筭計而鞭美雖族誅剡藤禿盡毛穎有不可記者蘭臺蝌蚪之手尚安能漁獵一二以馥槁竹之載耶簡策無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策有祥瑞祥

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嘗讀帝堯之典、帝舜之典、大禹皋陶之謨、初不聞其歲其國獻某瑞也。又讀文之雅、武之雅、成之頌、亦不聞其歲某地產某瑞也。鳳凰來儀之說、蓋因夔之論韶而及之爾、不以為奇瑞也。若屢豐年之說、蓋因論偃武之美而及之爾、亦不以為殊瑞也。然當時之盛、問其君臣、則都俞明良也。問其禮樂、則神和人欽也。問其風俗、則仁醲義酣也。問其天下、則海清砥平也。仰焉七政齊、俯焉萬物遂、內焉邇人安、外焉而遠人格。日月霜露之域、飛潛動植之鄉、何者非祥耶。何者非瑞耶。故曰、祥瑞在天下。後世君臣不唐虞、制作不

三代、自劉迄季、步趍一躅、固有獲一麟而作歌、不知此乃先王郊藪中常物也。固有得一鼎而賦詩者、不知此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一禽而改元者、不知此乃先王林囿中常羽也。吳蠶八育、時則瑞乎家、而未瑞乎鄉。南稻再熟、時則瑞乎鄉、而未瑞乎邑。馴雉翠棠、時則瑞乎邑、而未瑞乎郡。珠還合浦、時則瑞乎郡、而未瑞乎[illegible]露雖甘矣、天瑞而地未瑞也。泉雖醴矣、地瑞而人未瑞也。[illegible]而赤矣、瑞飛而不瑞潛、兎不浴而白矣、瑞動而不瑞植、類　而一無一至、而一不至、汗青之上、固不勝其侈矣。較之帝王之盛世、能幾許耶。故曰、祥瑞在簡策。

有聖人而明無聖人而病

六經奚從而病。無聖人而病。六經奚從而明。有聖人而明。大抵有日星則有彗孛、惟鴻均一調、而彗孛不能妖。有英莖則有淫蛙、惟王律一正、而淫蛙不能亂。有六經則有異說、惟聖人一出、而異端不能鳴。鳴呼、煙橫爪丘皆侯曾羿。　漢諸儒又皆人挾一椎、鑿家築一宮墻、而聖人之六經化為諸儒之六經矣。世之君子、徒知怨嬴氏之火、罪諸儒之舌、殊不知嬴火本不能焚經、漢儒本不能病經。經之病也、無聖人生病之耳。何者、鄒魯有孔

孟、經不火矣。下推漢唐、而有羲文、經雖火而不火也。八索九丘、孟嘗亂經矣。十詩三千、孟嘗醞釀矣。六經已無蓁矣。夫子出焉、一刪一定、一筆一削、故六經無一穗之蓬蒿。戰國虎據、莫非王土、孟有疑詩者、血流漂杵有疑書者、六經固將蝕也。孟子出焉、干城經邪、掃塵辯闢。而六經無一點之塵垢者、何也。天下之有聖人故也。異端之病經、何紛紛乎。劉歆曆決、引武成咸對商王之句。鄭氏書注、引伊訓載浮在亳之辭。荀爽易解、於乾為述果之後、復有為龍為直之言。桓寬鹽鐵、引其故察察之語。以為出春秋。按書易春秋初無是也。偽書之病經乃尔。天下無聖人故也。

文集三卷終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文集卷四

宋濂 出處見龍門子

大德泰定天曆俱元朝年號

諭中原檄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

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際，誠可矜憫。今方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夷狄禽獸之名，以為美稱，雖假年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傾誅，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也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人民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

蒙古色目俱北虜姓佛

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中華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六經論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辯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辯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辯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辯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辯乎禮，由吾心有天叙也；導民莫過乎

樂由吾心備太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回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温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于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于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惟在乎治

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于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却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騖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于虚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歎哉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于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于大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復有善俗國

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畧傳註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戛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爲經經之爲心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顔曾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爲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智力謀則淺事可幾天結天心一方古不朽言也

方孝孺字希古浙江人建文初以漢中府教授召為翰林侍講及靖難兵起遂死節焉謚正學

深慮論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强耳變封建以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於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

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簒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什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

工于謀人而拙于謀天一喻其奇哉

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而豈天道也哉

將士君子事君立理上論起

豫讓論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

銷患於未萌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持危扶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

節以此殷處
若以君臣之分
待之不必其待
以國士與否也

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献求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于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

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一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于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斷劍而死乎讓于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倖倖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何景明號大復信陽人登弘治進士正德初逆瑾柄
公憤時事著大復論語多激切官至督學大夫

任将論

用将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隨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於騏驥者必至也然縶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於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将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縶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矣故縶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将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

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為功也贏糧躍馬以為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隳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機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機行也故任将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鬪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志定以衆制一則羣疑生是故千人輿縶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

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為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宣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為漢大將，再捷而為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也。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拔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為田單之籍，而趙括為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于將也。吾制之於已，而監之于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

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嚴治論

治民莫如嚴。嚴者所以成寬也。夫民心不一則散，民情不制則亂。法者所以節約其散而整齊其亂之具也。嚴者所以立節約而作整齊也。故嚴則法立，法立則民寡過；寬則法弛，法弛則民多辜。故嚴治之民，始急而其終也舒；寬治之民，始舒而其終也急。急則民怨，舒則民喜。始而喜，不若終之不怨也。故民難與為始，而可與成終也。夫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乘駕唱騶，人望而避之。毀冕而囚首，人不讓席矣；敝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嚴與不嚴，所由踐相遠也。故嚴也者，所以飾威儀、慎制度，使人見之者也。夫日月垂象，人不敢侮也；山川示險，人不敢踰也。故法立而民不犯，刑設而人不入者，嚴之為也。是故先王之制，階陛堂殿以異其等，旂旌鸞纓以緐其飾，官府爵位以差其品。等異則尊卑別矣，節緐則上下章矣，品差則貴賤定矣。是故先王之時，尊卑不相紊，上下不相踰，貴賤不相越。夫錯其采物而明其文章，防範其情欲而束縛其筋骨，耳目有常，從違一定，僭亂不起，奸弊不生。故文字簡而刑罰省，民生逸而政事清。此先

王之所以能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而總一海內者也。及至後世，婾偷之風長，矜肅之心喪，上下相容，頹其綱紀，而決其防限。于是豪暴擅制，富强肆行，宗黨連結，而中外勢傾。然後起而繩之，發其隱伏，摘其細微。至于一法立而百偽生，文例日增而不足，吏議日異而不定，人臣莫救其過，而庶民莫必其命。故法密而犯益衆，刑繁而罪益多。何者？源不治而末流濫也。夫燥如束薪，亡不折焉；急如纓繩，亡不絕焉。救治不可急，急則無不亂者也。是故法者由嚴起者也。故綱不張則幹斜，網不振則目亂，治不嚴則法壞。[illegible]與刻異也。嚴者立其法禁於未

然者也。刻者，究其罪治于已然者也。是故秦之法，多如秋荼，密如凝脂，而民不知避也。漢之吏，擊如猛虎，摯如蒼鷹，而民不知畏也。故不示而究人之罪，是為刻而已矣，非所以格民也。故嚴父無姑息之子，嚴君無姑息之民。故三王之民，殺之而不怨，夫非困之，而罹其罪者，則罪在己，而不尤其上也。又何怨哉。

羅倫 字彝正，號一峯，江西永豐人，登成化丙戌狀元，來累疏論南陽李公奪情事，謫廣東市舶提舉

靈星門記略

此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之人由之。以太極為棟，穩以陰陽為闔闢，以五行為往來，以六合為垣宇，以誠為根，以敬為鑰，以禮為門，以勇為衛，以知為先容。入此門也，然後為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位，其居天下之廣居，升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密無內。天下之高年，皆吾家之老也；天下之孤弱，皆吾家之幼也；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家之兄若弟也；天下之昆虫草木動植百物，皆吾家之黨與也。伏

羲神農黃帝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法，載之六經者，皆吾家之所以為教也。其教之成也，根于心，睟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而達于吾家，父安其慈，子安其孝，君安其仁，臣安其敬，長幼安其敘，朋友安其信，男安于外，女安于內，士安于學，農安于耕，商賈安于懋遷，行旅安于途。天地萬物無不各安其所，此吾家之教化也。庭草壇杏，紅翠交映，天鳶淵魚，飛躍上下，光風霽月，洒落無邊，此吾家之景象也。趙孟之貴，韓魏之富，視之如浮雲然。至吾家者，必得其門而入，穎子入之，而嘆其高堅，曾子入之，而美其富潤，子思孟子入之，而極其高明廣大。故曰

高堂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其所見者大也。自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為門。魏晉齊梁以老佛之虛無寂滅為門。唐儒以文詞為門。昌黎韓愈欲入其門而不以其道。乃伏於光範門外。識者羞之。孟氏而後。入其門者。宋之諸子可數已。或吟弄其光霽。或品題其風化。或洞闢其堂奧。或塗塈其垣墉。元吳草廬氏欲獵數子之蹤。將杖叩門。而破壁生焉。於戲。得其門者或寡矣。以訓詁詞章為門者。冗實而入者也。以老佛異端為門者。則迷于蓁莽之區而已。云云吾言于門。使遊聖人之門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

王守仁 陽明餘姚人登弘治進士歷官江西巡撫討平寧藩後以功封新建伯

論元年春王正月

歷本紛又異說以為丁文朔駁張本

言夫子志在從周又作春秋以誅僭亂安有改周正朔之理此直痛切論之快然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為論愈詳。而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為說者。或以為周始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為有據而為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為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爾。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為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于天。非有變恠恍惚。有目者之所睹。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于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為。而謂聖人為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為從周乎。聖人之言。世為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

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于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擧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為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于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為之說以為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為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爾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襃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陰黨于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爾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

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予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也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旁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于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于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為不可也啟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

千古之疑

冬可以為春一段理到詞到先儒所未有也

其中論六經為吾心之常道而求之于心仰所以尊經其又甚高

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爾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推聖言之過爾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尊經閣記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于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誠偽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産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于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

其論經學之晦以亂侮賊形容尊字最爲切當

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毀棄之矣寧復知所以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已

先言象不當祀而以胡去乎設難文法抑之揚之何等奇妙

象祠記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庳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庳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在其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見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于其

叔力衆作記若徒說不象有何意味此直推衍德入人上何等冠是直思致說切試論深長末一段使人讀之有感而向善之意

位。澤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于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脩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答倫彥式書

往歲仙舟過贛。泂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于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

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惓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功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嘗寂。嘗應嘗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于此而未之能焉。聊為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為何如。便間示知之。

見齋說

辰陽劉觀時學于潘子。既有見矣。復學于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憒憒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為之見而益遠。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為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為

不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措之而無處執之而無得索要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捕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于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繫滯于有者用其心于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

也而子頤切切焉吾又從而强言其不可見是以諳導諳也夫言飲者不可以言醉見食者不可以為飽子求其所醉飽盍亦飲食之乎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睹也已斯真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梁仲用默齋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志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已之弗治而能治人者于是專心為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菴過予而請其方予乃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而多言志輕而多言氣浮者耀于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偽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啗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長短也撿嘿以為默謂之默之誣深為之情厚為之貌淵毒阱狠自托于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偽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誠知恥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于行夫誠敏于行而後欲默矣仁者其言也訒非以為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

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知所以自取之

高啓 字伯宗京山人也舉嘉靖進士

辯讒

至難必者人之行也至難窮者事之變也至難防者時之間也至難釋者志之惑也行難必則世無不可告之人變難窮則人無不可非之事間難防則彼無不可入之時惑難釋則吾無不可移之志四者之相值此天下所以多讒也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述讒之奸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著讒之害也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惡讒之嚴也久矣讒之為患也夫世之人孰不曰我知也我明也讒無能至於我也然天下豈皆不知不明者哉

而何其讒之多售也夫讒人者必小人也讒於人者必君子也君子何為而讒於人也木之高也風必撼焉石之峻也水必激焉則君子之賢小人之所深不樂也是故積贊生美積美生譽積譽生忌積忌生讒則君子者安得而免於小人之讒小人無以責矣君子之讒於小人亦可悲哉忠臣不得而卒寵於君孝子不得而終愛於父貞女不得而暴志於夫良士不得而全交於友嗚呼彼亦何辜而罹此哉載稽史冊往跡具陳惡忿沉冤前仆後繼古今之相負者豈一人也是晁錯削國計安宗社可謂智矣朝衣東市慘何極焉然猶可諉曰深刻之禍也屈原定令備潔無私可謂忠矣汨羅之沉至今悲之然猶可諉曰悻直之招讒也子胥之功何負於吳而有鴟夷之浮乎則又諉曰君寵之不篤也楚之美人何疎於王而有劓鼻之禍乎則又諉曰嫉婦之惡自見斯也西伯之聖之自今矣而羑里之囚幾不免焉則又諉曰王臣之諫人易聞耳申生致胙兮非諫矣而待烹之殃奚為而死則又諉曰父之不道人倫之變也伯奇掇蜂非不遇賢父矣而何至有伯勞之傷乎嗚呼智如晁錯忠如屈平功如子胥寵如美人聖如西伯戚如父子聰者如尹吉甫亦可保矣而皆不能免則不及於此

者當何如也然則古今之相負豈一人哉甚哉讒之為禍而君子之不可不辯也夫泰山之溜可以穿石洪爐之火可以鑠金深堅之霧可以蔽天層山之雲可以蔀日賢人之行不堅於金石而巧言之毒甚於水火吾心之明不皎於天日而羅織之患多於雲霧則讒之難辯曷可勝言哉是故知吾有所喜也則何其隙以疑之知吾有所惡也則多其過以重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未識吾之心也則微詞以嘗之未必吾之從也則他事以探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勢所不遠則因其釁以致之語所不在則迂其說以及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

也短其事而陽為不知其人述其語而故為不解其意
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反辭以多聽之而實以暴其短
假事以深德之而因以發其私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
託辭以謬世而卒諱之俟急叩之而後詳因所諱論而泄之
及之若緩語之而不切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何者無
故而然其中必有故也大抵或婉或直或急或緩或正
或反或數或間或多至盈策或少以片辭蓋山谿不足
以踰其險淵海不足以同其深宵昧不足以比其幽浮
雲不足以況其變機械不足以類其巧鬼蜮不足以方
其幻非有上智之明介石之守幾何不為所入而墮其

奸哉況吾中人之資何可輕聽而不詳辯之也　吾見
今之人猶多好為伺察易生猜已寄耳目于群小委聽
明於險邪含糊々之正觀而探不根之浮議揣灼々之
顯迹而從無驗之單辭夫杜之恐其不絕又況導之而
使來也嗚呼許由梁匿冠之汚頓四負鷄飾之詬曾參
蒙殺人之謗孟軻有薄父之譏天下之是非安能以盡
明乎負知者自矜詳斷者恥依溺中者不悟偏覺者罔
悔然則天下之憂方永也雖吾為說甚詳又安知吾之
說不救於譊邪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太倉人登嘉靖進士歷官刑部尚書

奇貨可居

此作以賈術立論訊呂子之為貪賈而不為廣賈為愚賈而不為知賈也

嘗觀賈於五民最為末業然賢知之士往往出於其間
際其術有二而已賤而收之貴而散之也中世之後士
之圖謀進取大抵多出於賈術顧有巧有拙耳百里奚
飯牛以霸秦秦稱賢相必首五羖大夫此良賈也范蠡
知勾踐可居以同憂而不可居以同樂卒去之陶能積
能散此知賈也伍員大夫種材能收之而知不能散乃
以禍終此愚賈也若呂不韋以大賈客趙一見異人目
為奇貨卒謀立之而貪進不已徙蜀以死此於衆賈何

居乎其不免為貪賈而已矣夫善賈者以其術為名不
善賈者以其術為利苟出於利之而術始窮矣不韋以
千金為異人結客要譽計必為立後於秦秦之立子尚
賢而不貴親立愛而不拘長度華陽夫人必能得之於

華陽夫人太子寵姬時尚無子

王也度夫人之可以愛結也西遊致辭而以賢孝自托
不韋為異人計不失一籌何其算之明也然父子至愛
嫡庶至嚴與人奪嫡自立非必盡出於不韋蓋亦有天

不韋既知有娠故獻之異人

幸焉天方授秦政而不韋適逢其會要未可貪以為奇
也顧其賈竪之見貪得無已時買姬種禍而陰令移之
嫪毐及其知窮卒與之同斃豈非黷貨無厭者哉為不

居者積也，謂居蓄賤物，乘時射利也

韋計，奉歸異人，既立為秦王，竭忠盡智輔秦，以見功於後世，所謂多財善賈，得其資也。而與百里奚俱稱善賈于秦矣。不然，功成名立，早見而去，安享洛陽之封，與范蠡並稱知賈可矣。即秦法少恩，罪不在已，死而功之暴于天下。雖愚猶不愧為伍員、大夫種也。孰若身名俱毀，倉卒就死，而無後世之傳哉。故不常之賈，挾奇以要價，能居而不能散，知殖而不知已者也，則名不免為貪賈賤行而已。烏知賈哉。范蠡竭力以成其君，去之五湖，為陶朱公，三致千金，而盡散之，此真善賈矣。此所謂以其術為賈者也。其三致千金也，正其成伯之餘謀，三致

而三去之，則其泛舟五湖之計也。故蠡之賈，其仕進則為知賈，其居積則為廉賈。自蠡而後，世無善賈者，頗于漢得一人焉，子房是已。知沛公天授，托以報秦，此得居賃之術也。佐漢成帝業，而托迹于赤松，不及漢之繒繳，豈不知且廉哉。若韓、彭、黥布之徒，卒就菹醢，此貪以賈禍，其術亦不常之類耳，要不為善賈也。夫賈術不概于大道，然自後世功利之習勝，君臣之際，其不出于賈者鮮矣。故常度其臣可居以共功，則以臣為奇貨，而縣爵祿以賈之。臣度其君可居以同利，則以君為奇貨，而設知術以賈之。戰國之世，凡所稱縱橫遊說之士，大抵皆

[illegible]許力亦以[illegible]及信不[illegible]好謀日新其祖國云以賈敗

賈豎之類，而不常其居也。有國家者，以禮義為奇貨，以忠信為居積，士至於前，必以此程之，價當則取，價不當則去。雖有猾賈如呂子者，敢鉤奇於其間哉。顧秦以詐力滅六國，其造謀設間，陽收而陰奪之，非有禮義忠信之素也。蓋亦以賈術立國而已。始以賈興，亦以賈敗，固其理也，於不常何病。

指摘時獘[?]，切若燭照

原墨

貪墨之吏，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輿金輦璧，京邸為場，當爵賣官，朝堂為市，持衡者若操籌焉，謁選者若登龤焉。蓋朝通百鎰，則夕蒙百鎰之酬，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

之驗。取之者若探之囊，而與之者若出諸袖，由是契券交于豪門，質債徧於鉅室。郡邑小吏，足迹未涉其庭，而收責者已先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運之鬼乎。夫中人之性，未有不貪得者也。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之華，玩好之飾，有限也。廣置豐積，以長子孫，有涯也。徼干利，其用無窮，救𠏉（愆）謝過，其費莫筭矣。夫取諸人以益己，情也。割所有以與人，豈其情乎。是謂亡于秦，而取償於齊。雖黷墨日報，而貪汚不已者，勢也。郅令之大臣，蕭曹為秦晉，丙魏為潘楊，班寮締為世睦，樹戚引為譚私，歲時餽遺，動以億計，吉凶慶吊，百兩是將。一切奢僭，

巧宦以終南為捷徑

貴戚云我亦欲除吏

孔光于弟閣監竄封未奏

豈特衣履諸緣窗生灌其為蟻塗屏錯蹢賢良斥其為露而已哉雖殷費包苴之行漢陵濫之飾而患由官邪焉紓民困乎別有聚徒講學取徑於終南招友酣歌納賄於長夜官惟擇美寸簡信於斜封地或求良東閣高于西邸致太宰不能得人主上欲除吏惜哉未聞按蜀郡之輸賃不避曹騰發永昌之鑄金直侵梁冀者也由是探宸衷于閹豎排禁闥以錢神此明王哲后貴乎威福獨攬頻笑自愛絕請托之私杜婚媾之隙申籍沒之典嚴漏泄之誅竹不宣于掖庭樹無談於溫室源遏上流而風庶乎其少息與

中原文獻通考引

儒者挾冊而談疇不豪傑自命一旦試之用不闇習莫辨則錯愕莫支非其質矣故士伏蓬茅明肄當世之務豫定胸中之具莫備於文獻通考大學衍義諸書此博士家暸盟也集先生是用採其曲要參以時務聯絡成篇名曰通考附四集後凡歷朝經制古今沿革象緯與輿形勝運道考究甚核九邊黃河圖象具備博士家寓目茲集則朝廷大務國家大計瞭若指掌所謂不越几樞而周知天壤者也它日出而當官任事樹駿垂鴻蔑不由此詎直應制公車射策大廷億億飾冕雖為博仕進已乎學者毋弁髦焉

蘭嵎朱之蕃書

中原文獻通考目録

一卷

通考目録終

岐陽石鼓之文周宣王所作

太宗作宮体詩使虞世南和之

御以登作誠工右体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以靡風不奉詔

危竿論[illegible]言之戒[illegible]文鑑則帝王美惡之迹撫[illegible]有[illegible]之秦[illegible]之[illegible]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聖製

自伏羲畫八卦。而天地之秘洩矣。崆峒之碑。放勳如在。解慍之句。虞德猶存。制心以禮。成湯有胸中之盤銘。五事敬用。武王有胸中之几訓。成王儀鳳之詩。周宣岐陽之鼓。其經天緯地。固與造物者俱運於混茫之中者也。漢高過沛宮。而作大風之歌。所思者猛士也。武帝祠后土。而著秋風之詞。所懷者佳人也。光武十行之詔。戒足以格遠人。而靈帝羲皇之篇。曾無以救喪亂。在唐則太宗有帝範之作。宮體之詩。與夫玄宗三傑之章。高宗股肱之論。德宗君臣之箴。皆無補於治道者。在宋則太祖有孔頴之贊。太宗有籍田之詩。真宗作君臣論著。元良箴。仁宗出危竿論。記觀文鑑。而通鑑則序於神考。損齋則記於高宗。用心雖勤。曾何補於治道哉。我

太祖高皇帝天資英邁。肆筆成文。作大誥以別君臣。太誥之作有取於周書之篇名。而刑罰之用。深合於周官之重典。為通訓以教上下。述祖訓以貽萬世。志女訓以正家法。脩元史以備鑒戒。造日曆以紀治功。脩集禮以一民志。定律令以防民姦。詳設官而有諸司

醉學士歌賜宋濂者 秋宇澄清樓極 滎陽文姬之理

職掌紀善惡而有世臣總録。道政事而有書傳會選。明理學而有群經類要。考文字而有洪武正韻。探淵徹而有觀心亭銘。治宮統而有為政要。厚喪禮而有孝慈總録。篤於君親。存心精誠録備矣。嚴於名分。昭鑒稽制録備矣。惇典導民。禮制儀禮二書備矣。懼災脩省。躬志戒二録備矣。尊王賤伯。聖政記備矣。辟乎異端。清教録備矣。他如御製文集之所載者。則明良相遇。有醉學士之歌。相土定都。有閱江樓之記。登極之詔。大祀之文。皇陵之碑。兖公之勑。秋宇澄清之製。黄河良馬之文。皆其卓然者也。故

文華寶鑑[illegible]太祖[illegible]以教太子者

太宗述之為為善陰隲。孝順事實。聖學心法。性理大全。文華寶鑑。歷代臣鑑。宣宗述之為五倫一書。御製帝訓。英宗述之為大明統志。憲宗述之為續通鑑綱目。文華天訓。歷代君監。孝宗述之為大明會典。蒇之皇史宬成者。類蓋如此。至於世宗明倫有典。敬一有箴。五箴有註。欽天有頌。心箴有註。平臺有咏。農桑有賦。春遊有詩。太學有諭。西狩有録。祖德詩有和。興地詩有和。無非祖宗之深意。帝王之學術也。

聖學

宣帝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

黄帝學於大填。顓頊學於録圖。帝嚳學於赤松子。堯學于君疇。而峻德克明。舜學於務成昭。而玄德升聞。禹學於西王國。而祗德惟先。湯學于成子伯。而大德用懋。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於虢叔。而敬德相承。前談後列。帝王傳心之學。其來亦既久矣。惟時秦啟坑焚之禍。漢務擯溺之污。而精一之傳遂泯。故雖武帝表章六經。宣帝石渠議論。光武談經章學。明帝臨雍拜老。可謂兩漢之知學者矣。然一則征伐土木。一

太宗命儒臣集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閲三卷期年而畢此書

洪武三年[illegible]宋濂[illegible]

則恭顕方士。一則信用讖文。一則引致佛釋。尚謂格心之學哉。太宗考定六經。玄宗質問疑義。太宗日閲御覽。高宗克勤書翰。可謂唐宋之知學者矣。然一則太綱未正。一則鮮克有終。一則忍於兄弟。一則安事讎敵。尚謂格心之學哉。惟我

太

祖因鑒前失。乃勤聖謨。因王禕講大學。而闡德厚人懷之理。因朱善講家人。而闡誠實威嚴之道。唐虞執中之論。嘗與魯言之。帝王明德之旨。嘗與詹同言之。洪範之義。治道之的。嘗與劉三吾言之。觀心之誠。方士之慮。嘗與宋濂言之。求遺書則美漢武之表章。

論文章則取孔明之忠義此其端本之學孰有過之
者哉故垂統之善施及無窮
太宗道性善而知飾耕勤之
之喻克明俊德悟於楊士奇之講心能靜虛發于解
縉之議喻太孫以精一之微命侍臣以匠藝之法此
皆其心思之所致者矣故
仁宗繼之則因王達以講乾元之要因士奇以悉衍義
之微因周易大義以知治平之要因處士吳弼以得
誠正之意由是使解縉閱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
秋楊士奇閱易而命臣之義以備楊士奇作周易直
指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而法古
之義以明故
宣宗繼之夢卜求賢得於歐陽術之論稼穡艱難得於
趙孟頫之圖讀泰誓而知君子小人之狀註洪範而
識古人精蘊之遺故
英宗繼之觀書觀射匪懈於終日大經大法獨得於尚
書書法正於李賢之論治安達於
景泰之失降而
憲宗紹述國史
孝宗雪夜經筵

五官天地神祇物

昆吾夏之知天者巫賢商臣甘公齊人石公魏人著有星曆書為曆家祖

世宗敬一積心明倫繼體什五箴之義以繼顏氏之傳
悟萬世之非以崇孔子之禮齋心事道亦云盛矣

象緯

神農以前尚矣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官九黎亂德
顓頊乃命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三苗復亂九黎之德
堯舜乃命羲和正之夏有昆吾商有巫賢甘石周禮
有馮相氏掌五紀保章氏掌五紀之變此其尤
倫者也秦火之後其法蕩然漢洛下閎始經營之鮮
于妄人又量度之耿壽昌始鑄而為之象後司馬談
有天官書而蔡邕譙周各有著述司馬彪采之以繼
前志張衡鑄渾天儀總序星經謂之靈憲吳孫氏時
王蕃陸績皆常為儀及象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
儀太史令晁崇斛蘭嘗為鐵儀唐李淳風別為圓儀
又非法象志僧一行有覆矩圖其後梁令瓚以本為
游儀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
王朴在五代時著曆略史臣載其說以為司天考宋
至道中初鑄渾天儀於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
皇祐中改鑄銅儀於天文院始用一行令瓚之論而
去取交有得失惟沈括宣和間渾儀之議為超出令
瓚之表金元之亂其法漸壞郭守敬乃創為簡儀仰

[illegible]天元 [illegible]手卸 [illegible]文云謂天左旋日月右行如蟻行磨上天則獨天不足西北燭龍銜火以照

儀及諸儀表其說載在元史可考也他如呂氏春秋之九野春秋繁露之十端太玄經之九天與王充之方天論虞昺之穹天論虞喜之安天論姚信之昕天論皆不得其真者也甚至斷鰲煉石再旦析桂日月蟻行燭龍銜火非尤爲不經者耶

按天之垂象莫大於日月而垣宿之分布五星之運行皆佐日月以成天者也謹按其可疑之事條辯之其一坎正北方也北極不于坎乾而於艮丑宋中興志以爲艮東北乃萬物成始成終之地予竊以爲人之方位與天不同桓譚謂春秋分日出於卯入於酉

爲人之卯酉非天之卯酉若天之卯酉當北斗極以此觀之則北辰實在天之中中國之地偏徼在東南故人視之爲艮丑耳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至浚儀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知北極不直在人上也哉其二中興志以軒轅爲黃帝之精造父奚仲王良傳說皆星名亦以爲星降而爲人人去而復爲星愚竊怪其不經考之鄭夾漈嘗論傳說一星主後宮求嗣之事謂傅母喜之也偶與商臣同名耳軒轅亦以爲兩角有軒轅之象故名奚必其降而生黃帝也如王良在天駟傍主馬事其星亦曰

可見一度爲准四百餘里古謂一度爲二千里者誤也

天馬愚意殆後人以王良善馬而名之耳即是觀之而造父奚仲之屬可推矣其三二十八宿多者三十四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竊嘗疑之後考沈括王奕之說乃知天本無度以日之行爲度日行不可記而所可記者星也故取其相當之星以爲距度星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闊觜鬼之傍非星衆也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其四大角一星兩朝志以爲屬亢而中興志以爲屬角庫樓十星丹元子以爲屬角而兩朝志以爲屬軫其爲異同大概若此必其

若莫如東井三十三度其次莫如南斗二十六度最少者莫如觜二度其次莫如鬼四度

渾儀所造前後差殊故耳其五沈括謂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光之生日在傍故所見如鉤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朱子稱其爲定論予伏思之其理亦未盡然東西南北人之相去奚啻萬里仰視日月安能盡同以日食驗之或南方半虧而北方則食既或北方半虧而南方則食既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至日既豈非以所處不同而所見異耶今若謂月光生于日而因人之所見以爲盈虧則何晦朔弦望處皆同而無分毫之異也其六星之麗天有以一星爲一座者有以

二三十星為一座者有相為比附者有相比而不附者此皆有理不可以臆說如杠附華蓋凡十八星為一座衡附庫樓凡二十九星為一座理本當附其星不得不多也如野雞不附軍市雖自守其所司也南門不附庫樓南門不但為庫樓門也理不當附其星不得不少也其七分天之半而一定不易名之白赤道若黃道則因日纏而為名每歲有差故古今志所以不同夫赤道終古不移則星舍宜無差繆矣然古今所驗亦有不同者何哉蓋天度之不齊也隨古今而變大抵歲差所致故亦微有異耳其八世之觀漢史

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曰月合璧五星連珠遂謂五星會于太初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密推而上至於混元之初積數之精而無有餘分耳非謂太初之年如合璧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考之漢高元年五星聚於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四年也鎮星二十八年而一周當是之時鎮星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四十五次矣進在玄枵之次安得復聚于牽牛之初乎其水金下附日或先或後一歲而周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此論其常也同舍曰合變為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居其宿曰守相冒而過曰陵經之曰曆相擊曰鬪早出為贏晚出為縮又超出而前曰贏退舍曰縮月相陵曰食此論其變也論其常則所行宜無不同矣然通考又謂木土火三星行遲而經天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為三天兩地之道又劉歆三統曆推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年剩行一周此皆人所未究也論其変則所驗無不合矣而推之人事有不甚相應者何哉蓋日

月五星同行黃道易相陵犯惟迫近始驗遠則無妨理古然也他若日月本逆天右轉而蔡傳謂隨天左旋非也北辰本無星不動處而紐星則尚去不動處一度餘蔡則指紐星為北極非也古今十二次之分所以不同則以黃道每歲有差而日月所會之次亦異勢常然也天道幽遠固難盡測而其見於書者輒為考訂如右云

分野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各有分星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懷其咎實沉為參晉侯受

壽星元角亢辰鄭辰卯分星兗州分也大火房心氐卯宋分星豫州分也析木箕尾寅燕分星幽州分土星紀牛斗丑吳越分星揚州分土玄枵危虛女子齊

其殃妖祥驗於分星蓋古有之但星經散亡已久獨漢地志載分野為始詳而鄭康成引十二次之分以相屬大率因之按晉天文志言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周易分野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分郡二十八宿而言郡國所入宿度其言為尤詳自今觀之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諏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然其間相配者少相反者多并在北而諏訾在北荆在南而鶉尾在南此其纏次相

配可考也青正東玄枵在北雍正西鶉首在南楊在東南而星紀在北冀在北而大梁在正西此其纏次相反可疑者也國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周分又曰歲之所在即我分野賈公彥取之遂證以古者封國之年歲星所在以為之屬鄭樵謂此則主祀之意非因封國始有分星唐一行謂分星有山河脉絡之兩戒云漢升沉之四維認而識之可以見其相配鄭樵取之遂謂其區處分野如措諸掌近世蘇平仲又植其踈遠而謂分野分星古不謂地又引有分星而無分野之言以證其不必盡泥然以史冊

觀之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觜參而齊祖王魏彗星掃東井而苻堅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此皆分野之驗而未可盡略者也大抵一行之說勝諸家焉其最不可曉者莫如容齋謂娵訾屬衛屬并衛本受封河内其郡邑北在兖之間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等六郡自繫涼州耳又魏分晉地與益州亦不相關而雍州為秦其下乃列云中等郡又屬并幽耳此則李淳風不明地理之誤也他若天市垣有列國星二十二起宋至河中牛女下又有十二國星東起越西至

鄭五車五星其次舍在畢星書以為主秦燕趙等七國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角星書以為主秦楚七國此非其各有所屬而不容誣者耶

曆數

古之談天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一曰宣夜一曰渾天蔡邕言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故自黄帝調曆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秦用乙卯非渾天莫定也漢初張蒼用顓頊曆武帝時唐都洛下閎等始造太初曆後又

策子以為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遲及下日而与日會

有三統曆四分曆凡四變而太初最為精密唐之律凡人變而莫善於大衍杜預之長慶曆王朴之欽天曆皆有可取者也至於前宋則凡十變而元耶律楚材所定則謂之庚午曆郭守敬所定則謂之授時曆焉

按日之運也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是為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之中隨斗所指而分二十四氣每氣該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五日氣之正也二時五刻者氣之盈也積二十四氣之盈之是于三百六十之外盈五日三時矣月之行一日

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故二十七日半弱而與天會又二日有奇積二十九日半而始逐及於日是之謂朔三十日者朔之正也所不及者朔之虛也積十二會虛之是於三百六十日之內少五日餘矣此閏之所由置也我

朝所須大統曆一因元郭守敬授時曆之舊洪武中博士元統即取其法以洪武七年甲子為曆元方郭守敬之造曆也一以考測為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歷代所謂積年之法與夫日法俱廢矣今以法推之但以九年之曆為準九年前之二月望即

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中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前九年正月朔是甲子則今年正月是戊申也小月則天干四地支八由此推之而月之大小無差矣如九年前立春是癸未日發見乙三數未見巳七數則乙巳日立春也如建子時交則隔八位未時亦交也

今年之正月朔而歲首可定也大餘五九小餘四八皆以朔日干支求之而月之大小可定也夫三地七建時則隔八相生而二十四氣可正也以一年言之今年立春後五日三時即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餘之日則來歲之閏應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其法可謂精矣又當時測驗之所凡二十七處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用心甚勤故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其間不合者止十一事亦不可謂不密矣又若歲差之別當堯之甲子冬至

日在虛一度後至秦莊襄元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迄宋慶曆甲申冬至日在斗五度今已在箕六度矣上距堯時差四十餘度說者求之而不得其故遂謂節氣有中初之分又謂古者以午為中皆非也蓋由日纏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及餘分而日已至焉故每歲常有不足之分其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始定以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復定以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

二十五分七十五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似
為精密矣近有欲人鮑泰者天心復要一書以明曆
氣朔大槩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
八刻中往來無定郭守敬之法亦未是令節氣之交
必有定刻山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
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其
刻者亦然泰子謂曆有一定之法鮑書或其得之矣
據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鄭善夫看驗之疏則稱
古法新法俱有得失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
演有斷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期

餘一日一日分加於四期故二至之日只在纔忽之
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
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晝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
分也凡每月三十日氣所盈四百四十一晝二十五
秒朔所虛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
朔必是四百四十一晝前後為朓挑朒納只在一晝
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須酌量以定者時分刻刻分
秒極精極細又至半秒難分之處一有所差積以歲
月則須鯀朓朒皆不合原筭矣由此觀之自元至今
幾三百年曆之有所不合無足異者但曹安思天度

之差自堯至今差四十餘度則差四十餘日堯之作
曆不徒驗之天而亦驗之民物今未冬而冬未春而
春民情物候考之曆所載全不相合豈非日之纏度
差而時候因之以異耶自今萬五千年後將差半周
天則寒暑易位耶以俟知曆者

灾祥

洪水九年而堯致治大旱七年而湯脩德桑榖生朝
而太戊中興雉雊鼎耳而武丁道盛漢文景之世日
一月而再食地一日而二震長星大水月犯北辰如
此之類不一而足可謂大異矣而文景之治益以隆

乎宋仁宗之時土星留參太白晝見地裂泉湧雨雹
大旱如此之類亦不為少固非小沴利矣而仁宗享
國最為長久所以然者豈有他哉亦由二聖五賢能
敬承天戒故上天監之而變灾為祥耳春秋兩書大
水君子詳為臣脅君之象未幾而三桓應之數書日
食君子謂為夷狄侵中國之象未幾而荊楚爭伯于
越入吳此不克畏天灾變之來如響斯速則可懼矣
夫何後之昏君佞臣于天旱則曰乾封也於地震則
曰動也於太白入井則曰渴也指長庚則勸之酒也
于淫雨則曰不害稼也君臣共相蒙蔽如此宜乎灾

異之益衆也。嗚呼。龍馬負圖固足以昭伏羲之瑞。而黃龍三見。不能保劉聰之不亡。麒麟在藪固足以為黃帝之符。而蒼麟駕芝。不能保石勒之不敗。孝宣之世。鳳凰數集郡國。章帝之末。鳳凰凡四十九見。不知視儀於虞廷。鳴於岐岡者何如也。宋武帝得嘉禾以名殿。宋乾德中獻禾生九穗圖。不知於周公之異畝同穎者又何如也。有天下者。察此而有得焉。則所以敬天者。不容已矣。

謚法

丘文莊公大學衍義補載十五家之謚法。曰周公謚法。曰廣謚。曰今文尚書。曰大戴記。曰世本。曰獨斷。曰劉熙之書。曰來奧之書。曰沈約之書。曰賀琛之書。曰王彥威之書。曰蘇冕之書。曰扈蒙之書。曰蘇洵之書。皆取古謚法釋以已意。而各為之法者也。有以全德稱者。有以一事稱者。文王之文。經天緯地之文也。文之全德也。晉文公有興霸之功。孔文子有勤學之美。而皆謚曰文。一事之文也。武王之武。保大定功之武也。武之全德也。衛武公有興基之業。甯武子有復國之忠。而皆謚曰武。一事之武也。有以一事槩其全者。有以二字兼其美者。考亭曰文公。伊川曰正公。而君

貫以多自知負天下之罪而憂撰從子謚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袁思古詆欽宗謚曰繆其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褫時以父不可爭何曾亦謚曰繆楊綰謚文貞呂諲謚曰肅夏竦謚文正陳執中謚榮靈歐陽脩謚文忠京鏜謚文穆

實則曰文正。非以程朱之不及君實也。孔明曰武侯。召虎曰穆公。而鵩舉則曰武穆。非以鵩舉之優于孔明召虎也。昔賈充將歿憂謚。而從子以為是非莫掩。周禮死後議謚。而庭論互有異同。鄭義以貪鄙而謚宣也。制詔得以揚其惡。欽宗以無實而謚繆也。子孫無以訟其冤。他如秦秀議何曾之謚。梁肅議楊綰之謚。獨孤及議呂諲之謚。司馬光議夏竦之謚。韓維之議榮靈。常秩之議文忠。言官之議京鏜。執政之議秦檜。得失一朝。榮辱千載。森乎其可畏也。幽厲之謚。百世不能改。先賢已言之矣。而撰謚法三卷者。乃謂謚以易名。不可加之以惡。何耶。王文中孟貞曜之謚。而不免於愛人以禮之譏。先儒已論之矣。而續謚五十。乃謂以待世天爵之君子。何耶。我

朝洪武之初。惟武臣有謚。如中山武寧。開平忠武。岐陽武靖。寧河武順。東甌襄武。黔寧昭靖。皆武臣也。是時文臣雖劉基之謀猷。宋濂之文學。陶安章溢之治才。亦未嘗有謚。蓋始於姚恭靖公廣孝。胡文穆公廣。自是而後縉紳君子。亦多有之。如楊文貞之相業。李文達之才猷。黃忠肅之清銓。曹薛文清之崇德行。于肅愍之濟艱難。耿清惠之平獄訟。皆出于公議。而非請

家之私也

氏族

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而家必有宗其後支庶各別為氏有以所封之國為氏者若韓若魏若呂若閭之類是也有以所食之邑為氏者若蕭若苗若楊若婁之類是也有以謚為氏者戴武宣穆也有以官為氏者司寇司馬倉氏庫氏也陳伯爰之後為轅氏齊公子高之後為高氏此則以名為氏也老子生於李下為李趙奢善于馭馬而為馬此則以物為氏也賜氏以字則若孟孫叔孫賜氏以居則若東門西門三烏五鹿以志氏也巫氏匠陶以事氏也田千秋以年老得乘小車出入省中呼為車丞相而其後遂為車氏展禽家有柳樹身有惠德號柳下惠而其後遂為柳氏因事而改者也故之為文籍之為席避諱而改者也陳之為東袁之為轅避難而改者也慕伍員而改為員惡宕氏而改為宄此則以好惡為亂宗也陸羽以夢得姓民儀以字讖改氏此則以私意而誣祖也邾子之後去邑而為朱氏邪叔之後去邑而為于氏此以字而訛也夏啟封支子于莘而其後為辛氏武王封虢叔於西虢而其後為郭氏此以音而

訛也異姓相冒者如婁敬之為劉徐勣之為李張孟為濯嬰舍人而冒濯氏李元亮為駱奉先養息而冒駱氏是也同姓相冒者如趙彥昭之與巫通譜郭崇韜之遠拜汾陽嗜進者尊義甫為父兄慕名者呼羅隱為叔父是也若柴維之不輕改姓狄青之不妄認祖者幾何人哉

姓氏之不明譜學之不講也欲明譜學凡以宗法為先按喪服小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夫始封之君其嫡子襲封則庶子為大夫大夫不得以禰諸侯故自為大夫之祖是別子為祖也別子之嫡子則為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出從此而下嫡子世為大宗合族同宗之是謂繼別為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別子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為禰繼禰者遂為小宗凡小宗之嫡子服屬未盡常為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為禰而其嫡子又各為小宗兄弟同宗之是謂繼禰之小宗也大宗者百世不遷之宗也小宗者五世則遷之宗也大抵大宗惟一小宗則四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程子所謂管攝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者

小司徒均土地以任地事出貢賦載師任土地以均地事而税之

此其為法甚美朱子謂漢人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
級意尚有在今
朝廷宜立為定制各有譜牒定其係世以人家始遷及
初有封爵仕宦起家為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繼
世之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承以為太宗統族
人主祭祀以次遞分為繼高祖繼曾祖繼禰小宗使
各主其祭如此則上祀祖禰而盡尊尊之義下合族
屬而篤親親之恩于
朝廷不無所益今宗法不立姓氏日紊仕宦之家更相
通譜以比附於上孤寒掘起者數世前已不知所自
出何以厚宗族而敦風化係人心而脩禮樂哉

賦税

夏以貢殷以助周人則兼之小司徒之所均者殷人
之助也載師之所任者夏氏之貢也自晉惠賂城於
秦伯而秦始司其征周人與田于范氏而范始收其
税宣公税畝以足用靈公厚斂以雕墻季孫欲作田
賦而仲尼已之子産既作丘賦而國人謗之誠以厚
斂之重為民病也秦商鞅更為税法收太半之賦三
分而税二民力殫矣漢興約法省禁令民十五而税
一至文帝始行賜租之令其後盡除而不取景帝行

漢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納粟二石二曰調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綾

其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

半租之令其後三十而税一其制蓋甚輕也然考其
田賦之外令民自三歲出錢二十至十四而已為口
賦十五歲出錢百二十至五十六而止為筭賦蓋已
重于正賦矣況武帝之後增口為二十三而更賦代
錢月二千其民安得不困哉雖昭帝之令得以芻粟
當賦光武之詔復以屯田賜租而制終不古矣唐因
口分世業為租庸調之法代宗始以畝定税而斂以
夏秋德宗遂因作兩税而立以定限其制未必全非
也然考其立法之弊初謂綾絹之庸非蠶絲鄉則輸銀
至貞元則計錢而輸遂使貨重錢輕賦不增舊而民

愈困初謂兩税之外不許分毫科率至乾道則額外
徵求甚至廣立名數而郡縣坐敝亦不為盡善矣況
憲宗分賦為三而送使之餘亦輸度支玄宗用韋堅
置使督察而國廩歲增巨萬其民安得不窮哉雖散
李錡之貲貨以償貧民之租斛苗稷之羨錢以紓下
戶之賦速終不溥矣五代徐知誥以吳王命悉蠲逋
税劉昫勸唐潞王蠲免逋數皆有可取者也朱與梢
劉鋹隱無名之賦罷孟昶榷税之繁已錢氏之橫征
除馬氏之暴斂每二十而税一其制亦已輕矣然江
南沿征之制江西外增一斗之制歷四世而始除況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令曰將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曰保障哉趙奢趙之田吏也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租以法治之乃殺其宗用事者

周世宗欲均田租以元稹均田圖遍賜諸道乃左散騎常侍艾穎二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神宗之朝。王安石為新法。而均輸方田。諸賦並起。而輸大農。理宗之世。賈似道為公田。而江浙細民。累負官租而愁怨。法亦安得為盡善哉。雖神宗蠲諸路之積欠。高宗蠲五年之積欠。及真宗按逋欠之籍。仁宗正無租之地。而於古人什一之政。終不侔矣。自今觀之。文侯反裘之喻。尹鐸繭絲之評。知重其本者也。錢徽省飲宴之費。仲舒減燕樂之用。知愛其民者也。寧為倪寬之負租殿課。不為匠源之下苛歛。寧為陽城之催科政拙。不為嚴武之峻斂民窮。僨穗不可使以供賦。鬻苗何獨以輸租。錢鏐之家至日取。與楊炎

之旬輸月送。同一心也。權德輿之因兩蠲租。與白居易之因旱免賦。同一道也。趙奢稅平原之家人。卓渙繫帝舅之野吏。征稅不畏强禦者。當如此。盧坦諸府請寬十日限。趙槩勅縣不得輙催科。征稅不失撫字者。當如此。以折科言之。則高郁以帛代錢之制。齊丘棄本逐末之言。皆知國家所急務者也。而余靖言之於慶曆。劉敞言之於仁宗。蘇轍言之于元祐。謝信言之于紹興。孰非知本之論乎。以均配言之。則王彥威之勘定兩稅。韓休之均配餘州。皆知國賦當平者也。而頓少連之均賦。韓滉之均租。李椿年建十害之説。

柴世宗須均田之圖。孰無盡一之見乎。我

聖祖深知稼穡艱難。嘗諭劉基王褘曰。我欲舒民之力。在均節用。制其常賦。

太宗嘗諭郁新曰。賦入有經制。任人長民。當察其難易而順其情。嘗諭郭資曰。水旱之處。粮芻皆無所出。宜悉蠲之。

仁宗嘗諭吳中曰。唐太宗每以恤民為言。卿等其體此意。嘗諭夏元吉曰。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大臣宜禮。

景宗嘗諭戶部官曰。古者納總納銍。皆量地之遠近。宜

減省。弗困民力。嘗諭大僕官曰。農民終歲勤動。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

祖宗厚民之意。類皆如此。

戶口

按周官小司徒稽國中四鄙之夫家。鄉大夫登夫家之衆。遂大夫稽其衆司民書之於版。以詔司寇。孟冬。獻民于王。登之天府。周王重民之政。古所莫及。故當時之民生齒極盛。蓋自舜禹之際。九州之民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而此則一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唐虞三代之盛。無以尚之矣。

夫何瑨料民之後伊闕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
役斬首四十萬人秦并諸侯三分居一北築長城四
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之卒七十餘萬頃
民坑秦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帝王全盛之
民亦大耗矣故漢高寛仁文景恭儉歷世培養而西
漢之戶總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口總五千
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東漢之戶總一千六
百七萬七千六百九十口總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
千八百五十而漢武窮兵之餘新室逋亡之後三國
之所耗斁六朝之所湮息滋減之差代不如古故關

元極盛之時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九百戶五千二百
九十萬九千三百口崇寧極盛之時二千一萬九千
五十戶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九十口其餘皆可
知矣嗚呼豈非天道盛衰之變乎蓋自帝王之世天
運主於西北故其民莫盛於西北禹分天下十二州
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九
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居其二後世天運主
於東南故其民莫盛於東南元始當天下十一建安
當天下十二大康當天下十三開元當天下十四元
豐當天下十五古今之所著論蓋有由然矣今

漢十里一亭亭有一長十亭一鄉又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听訟收賦稅游徼禁盜賊在今爲都指揮是也

國家適當全運而
列聖世爲滋養諸司職掌人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
百七十口丁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較之三
代於斯盛矣然以其地裁之則南極珠崖北極沙漠
東極遼海西極洮河過于三代甚遠何土地之有餘
而生民之不及耶遊民商賈
洪武十三年禁之矣異姓合族
正統八年禁之矣意者流移脫漏之未擧刑獄賦斂之
未寛此其今之至弊哉

徭役

昔古公作臯門而民不怨文王經靈臺而民子來蓋
以佚道使之故民樂爲之用也後世講宮而民潰平
王築臺而妨農絳縣之老亦令與食踦跂之走亦使
畢行可謂窮其民力矣及秦一歲屯戍一歲力役月
爲卒更已復爲正徭役何其重耶漢有亭長三老嗇
夫而役民則以二十三而傅五十六而免三老之擧
者勿繇戍流人之復者勿筭事惠帝始制孝弟力田
免役景帝始制九十一子免役天下始得安耳未幾
武帝有七科之謫昭帝有三更之法至蓋寛饒之子
親自戍邊吳三濞之民獨皆平買而役法大壞矣晉

唐制凡民始生为黄四歲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

之邊郡新附而無名之戶頗多蜀之荊州既平而著籍之民獨少皆因亂而規避者也於是宋有限年之制齊有九等之戶周有二旬之役隋末賦役煩數人多折支體以逃役唐興禁之而折衷于租庸調之法歲役二十日六十而免役優恤之政亦彼善於此矣自楊炎為兩稅而租庸調之法皆梏于中數年後免傭既納差役如故民將何以堪耶雖武德之先有量庸之制宣宗之世復有輪差之詔而戶籍久不更造差役亦未必均矣宋初循舊制用差役建隆二年有差役不平許民自相糾擧之詔太平四年有上四等

戶充役下五等戶並免之詔仁宗制五等之簿行五則之法亦庶有優民之意矣後役法之議起於李戒雇法之行決於荊公楊繪言其難行者五劉摯言其為害有十溫公亦言其有五害而荊公不顧也募役之法復行於熙寧之四年手實之法復行於熙寧之七年皆安石之謀而與雇役相表裏者司馬公當國始悉罷之然蘇軾別差役之利害曲中事情李常言二法之隨宜亦為公論若蔡京之反覆師中之希旨真小人耳何足與議法哉後買田之助役行于處州之松陽給田戶役行于浙西之一路皆有便於民者

也嗚呼北山之刺東國之詩役之不均者也或讀書而為免或中試而給復役之因人者也我

國家量口以計其丁田取貲以權其輕重固無不均者矣勞於公者復其家廢于疾者免其力固無不因人者矣觀之憲綱從公點差周而復始不得放富差貧諸司職掌十年一造黃冊其等例依貲充當大明會典五十一以上一子應當役而無田者許代之

祖宗之法亦為厚矣

錢楮

周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之制始定其後周景王更

鑄大錢而穆公有子母相權之說秦錢質如周而文曰半兩漢高始鑄榆莢錢未幾高后有八銖之變文帝又有四銖之改惟武帝五銖之制輕重適宜厥後蜀之直百吳之當千晉之比輪陳之六銖梁之兩柱此皆失之大重魏之水浮風飄鵝眼宋之綖環耒子荇葉晉之四分沈郎隋之栽衣糊紙此皆失之太輕唐興初行綖環錢其制輕小武德四年改鑄開元通寶與漢五銖相表裏後世皆可行者也夫何肅宗又以一而當十重輪之錢又以徑寸者當十二寸二分者當五十終唐之世經用不給則請鑄兵役不支則

傳別者券書也

飛錢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以取價

請鑄而直當之弊不免矣宋置鼓鑄之地於諸路嘉祐行折二之令崇寧行當三之法鑄錢為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自王安石以弛其禁而國由日耗其罪可勝言哉錢重難于挈運而民利於楮之交易于是有楮以代錢自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別而楮之原已開漢武造白鹿皮為幣而楮之用已兆後世因之唐憲宗有飛錢宋太祖有便錢真宗因張詠質劑之法而置交子之務高宗以来東南有會子之設而直以紙為錢矣金元承之為寶鈔至元鈔一貫準中統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千

文也至大鈔一貫又準至元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萬文也求其貴賤得中而可行者必也宋之天聖元之中統乎我

聖祖未建極之前以制大明通寶既登基之後又鑄洪武通寶列聖相承皆設寶源等局鼓鑄與歷代銅錢兼行楮幣前代皆用紙為之而印文書于其上今元則以桒皮就造為鈔而印以字紋我

朝則用諸生課案印造特設寶鈔提舉司申之以偽造之禁嚴之以不售之法然錢在天下有行有不行而鈔絕不以之貿易蓋造于上者有出而無納行于下者有散而無用勢使然也

鬻爵

鬻爵之制古未有也文帝從晁錯備邊之言令民納粟以拜爵景帝之世上郡旱復脩賣爵之令至裁其價以招人其後武帝以擊胡之費又創立武功爵令人得以入貲而補吏故卜式首以家財輸邊乃至超拜中郎賜爵左庶長吏道始雜而多端矣雖然有以貲拜郎為廷尉而天下無冤民者有入錢補謁者守潁川而第一者亦可以得人也但其源一開末流罔極東都之季有吏人入穀而得關内侯者有銅臭入

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脩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

張什之入粟為廷尉黃霸入粟補謁者

錢以買三公者馴而至于晉武帝之時賣官得錢入私唐至德之後納錢百千則賜明經品秩耗弊選舉冗濫至是極矣宋興或以賑水旱或以備糴本入粟六百石與補上造出粟五千餘石賜第班行鬻爵之法史不絕書豈必不可已乎我

朝景泰元年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後来遂援此例以賑飢甚至援此以接濟大工無已息之期矣

救荒

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天災流行聖君不免

蒲嬴蚌蛤之類。吳大饑。其民移就蒲嬴于東海之濱

吳遵路任通州。一時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爲直。稍俟春至冬大雪。以平價出薪芻易民

而德政既備。卒不至民病。斯可貴矣。春秋之時。王政既衰。秦人乞糴于晉。魯人乞糴于齊。或析骸以爨。或就蒲而食。黔敖糜粥之惠。漢獻帝凶之以濟白骨。李悝平糴之制。耿壽昌祖之以設常平。先主禁酒酤。而後或有醉人爲瑞之語。隋文泣獻草。而後至有天子逐糧之謠。他如開皇之義倉。貞觀之金帛。周世宗之以粟貸民。宋真宗之乘傳安撫。仁宗之恐懼修省。皆遇荒而知警者也。嗚呼。雍絳無泛舟之役。元嘉無續命之田。採梟莊于王莽將亡之年。掘蘆根于更始既敗之日。隴西之竹花暫也。洛陽之木酪妄也。斯民

于此幾無類矣。故汲長孺矯詔發粟。貧半千勸令開倉。陳堯佐之在杭州。則減價而糶。趙閱道之在會稽。則增價而糴。范公不俟朝旨。張公特寬鹽禁。范仲淹之在浙西。則興營造以濟衆。吳遵路之在通州。則易薪芻以救民。朱晦翁之建立社倉。辛幼安之嚴出文榜。以至趙公之振飢。富公之救飢。蘇公之療飢。陳公之活飢。皆爲世所稱者也。我

國家于州縣各設預備倉。以爲濟荒之本。而祖宗于此尤惓惓焉。洪武六年。有蠲免稅糧之令。十八年。有有司不奏處以極刑之令。二十六年。有先發倉廩然後

韓宗謂樂師曠之所宗也

李幡前漢王咸之徒以救司隸鮑宣會者千餘

奏聞之令。永樂二年。有量口借給之令。六年。有稅粮塩米各項停徵之令。景泰四年。有有力囚犯給米賑濟之令。爲民之意。固有出于常倉之外者矣

學校

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此其大畧也。漢承秦滅學之後。學校未遑。孝武從仲舒之言。因文翁之化。復立郡學。其後成帝于國學弟子而增至三千。哀帝于博士弟子而予寧三載。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之員。備太學籩豆之典。迨明宗復加

潤色。臨雍拜老。執經問難。彬彬乎盛矣。然四姓小侯。祇崇外戚。鴻都門學。多引匪人。雖或賜布匹。或繕學宮。固非不渥。而西門自壞。蘭臺私定。文日益頹。若王咸舉幡。會者千數。林宗唱義。從者三萬。則兩都興學之功。亦不可誣也。自魏迄隋。或隆或替。分爲四學。廣于國諱。開學士館。而王儉蒙榮。簡七十人。而劉炫飢死。唐有二館七學。文風頗振。屯營飛騎。亦肄業授經。諸夷酋長。亦遣子入學。貞觀之時如此。東脩之禮。行于皇嗣。麗正之院。掌于宰相。可謂盛矣。然論堂之庭。盡墾爲圃。三館之門。復如論堂。學制果如是乎。終朝

初魚朝恩率六軍聽講乃令慊給為文儒從執董邈自罰才兼文武後以之判國子監事當緣不听

之雨流潦不停既夕之天列宿上羅學制果如是乎甚至國子博士不免啼飢廣文先生猶嘆無氊遷祭酒者謂散冗之地為助教者將鋤犁之事而宦官魚朝恩以得判監事何其褻哉宋初增脩國子監學舍而太學未有也至慶曆從王拱辰之請始假錫慶院為之然慶曆以後生徒日廣所居猶狹時太學實未營也至熙寧從鄧綰之請始賜錫慶院創之嘗置三舍之法時有緡錢之賜雅樂歌詩一夜乃散其風可想也然生徒毀政就明蘇頌之心追逮踰年擄赵虞蕃之獄月書季考卷為弥文三經新義豈合聖訓他

如律學筭學書學畫學醫學小學之類又何足言也哉

本名秀才避光武諱改茂才

科舉

周人賢書之貢必加拜受三物之教必曰賓興賢良極諫之科始于漢文之十五年郡國孝廉之舉始于元光之元年孝宣因地震而舉文學與災異舉士之始也召信臣以明經為郎此經學甲科之始也舉士古無常時而光武始有歲舉之制用人初不限歲而順帝始有限年之條對策與射策不同秀才與茂才無異漢之科目大槩然也隋置進士科唐興因之又有秀才明經明法書筭之選而天子之自詔者則曰制舉以待非常之才焉故春官之試始未有也自玄宗而名試禮部廷對之試前未有也自武后而親試殿前設衛棘圍則自楊浚而立下第入學則自開元而行進士試以詩賦策論自唐始也至宋復加經義之制臨軒試以詩賦亦自唐始也至宋始定策試之制糊名之制復行于淳化易書之制特立于祥符廷試不出赵自嘉祐之初三歲一舉定自治平之始唐宋以來所以待進士者何其嚴而重也雖然有師旦之黜浮則呂齡無所訴其屈為馮宿之畏勢則劉蕡

得以訟其冤撫夏卿之袖荒陸氏之庄或迷五色或薦阿房李廻以落韻見收蘇轍以直言不棄糊名易書似也然東坡反遺李廌歐公誤取劉煇冒貫匿服有禁似也然余靖易名他州以取解王洙頓保匿服而不易然則科場條貫不必盡拘而王文正公所以拔地而不取者良有以也

禮樂

皇古以來庖犧制嫁娶正姓氏以重人倫歌扶徠斷琴瑟以理情性黃帝作衮冕垂衣裳以象天地聽鳳凰造律呂以候氣應典薦王而作大童堯頒瑞而作

韶箾禹收夷而作大夏湯黼哻而作大濩周官大司
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以六樂防萬民之情故五帝
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皆所以明有制
也秦尚律法遂失其舊自夫叔孫之禮行而後昭穆
疑于劉歆讖緯惑于曹氏明堂亂于王帶太學參半
奉常漢之禮不足言矣房玄齡之貞觀禮長孫氏之
顯慶禮蕭公肅之新開禮王彥威之曲臺禮唐之禮
不足言矣東祥道之禮書盧多遜之纂義貫昌朝之
新禮尹師魯之像略宋之禮不足言矣而況魏之叔
定朝儀晉之削除乖謬梁之裁定大典隋之著述五

禮也哉自夫叔孫之樂行而後昭容禮容趙代秦楚
之謳嘉至永至休成永安之號武帝所作之歌可間
所獻之雅漢之所謂樂者非矣貞觀五舞之習開元
二部之音太宗之十二和玄宗之十五和唐之所謂
樂者非矣和峴請求郎奏李照刪定樂書楊劉范馬
之議靜高景安之名宋之所謂樂者非矣而況宋氏
之永歌梁氏之雅樂陳氏之韶舞隋氏之大夏也哉

律呂

昔軒轅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
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後武王代紂吹律

吹律聽聲先戰太師吹律以合宮商角徵羽以驗軍事

聽聲漢武帝時張倉始定律歷武帝以李延年為協
律郎而律呂相生之變則訪之京房魏武帝時杜夔
精識音韻而荀勗較其所造鐘律又多不諧合因更
造十二笛以求元聲阮咸又病其聲高而知牛鐸於
趙人與合玉尺於田夫者其優劣易見也錢樂之流
重因京房之六十律而更生三百律則不免於附會
之非陳仲孺見京房之准術而欲以准代律又不免
于見阻之恨是以數百年間旋宮聲廢所存者黃鐘
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啞鐘
蓋不用故也自唐太宗復之而八十四調之非猶仍

舊習玄宗霓裳羽衣雖云復雅而識者知其不足觀
也黃巢之亂工器俱亡五代享國不永未暇及于禮
樂至于十二鎛鍾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之編
鍾編磬徒懸而已至宋李照斥王朴之非而均節講
求不辯鑄工之賂范鎮主房庶之說而律書刪定不
知積黍之訛劉羲叟知帝疾于鍾聲有先知之哲也
魏漢津求帝指以起樂殆諂佞之尤乎蔡季通作律
呂新書因漢斛積分以明徑圍之數因淮南索隱以
明九分為寸之法因通典以明五聲二變之律半聲
之殊因孔氏以明變宮變徵之不調其用功亦勤矣

近世閩人李文利又著律呂元聲書取三寸九分為黄鍾以正司馬遷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及多見黄鍾數少為極清以正宮聲為極濁之誤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而無窮于仲宮之失矣所謂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而無往而不返之非矣又審音之法以喉牙舌齒唇之五聲證宮商角徵羽之清濁而節候有可證矣范永鑾曾進其書于朝而未見施用豈司律者難其人耶

刑律

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于投竄肉刑之制大抵非聖

人之法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而呂刑一書尤用法之軌範焉其後子産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非之秦不師古用刑益酷無足言矣漢祖約法三章而翦夷之誅猶嚴于誹謗孝文既除孥律而族誅之條復行于桓平肉刑之代傷笞數之太多挾書之除恨寬釋之較晚張趙見知之法已非相國之舊杜周律令之論殊非廷尉之平有義縱之鷹毛不得不上鄭昌之疏有河南之屠伯不得不上溫舒之書恤刑之詔凡十六下刑獄之名凡十

河南號曰屠伯

六所西漢之治然也光武因梁統請嚴刑而不報因群臣請增科禁而不許庶幾有愛民之意肅宗因鄭躬奏從輕四十一事而皆從和帝因陳忠奏省刑二十三條而悉聽可謂有仁民之心夏至之日按薄刑有司之請未必是也冬至之前斷重獄魯恭之諫未必然也應劭刪定律令而為議奏之孔蝎回復肉刑而建議阻之寬恤之令不絕于史錄而贖罪之詔頻下于桓靈東漢之制然也魏之新律陳劉同議晉之新律荀賈共定王植之集註梁武之贖科陳氏一用梁法齊氏猶依魏舊武成之一十二篇奏之于王叡

魏帝之二十五篇定之於蘇綽他如開皇大業各有新律六朝之典章法度大略如此也唐祖入關約法十二條藹乎漢祖之遺風矣新格之頒後厲之于律令劉裴所定復增損于玄齡門告密之門開而羅織之經作參軍簿尉以有過而受箠御史大夫以杖輕而被貶鵲巢不必賀也鉗網不可任也雖有開元格後敕太和格後敕及張戣大中律亦無補于唐刑之濫矣宋太祖定大辟詳覆之法又定笞刑折杖之法刑統則定于竇儀復申于長吏至仁宗而增勅六十餘條及神宗而改刑名未安者五條皆緣情而為之

之者也。若驗刑之有官，禁刑之有日，可謂詳悉矣。而
同文獄之治，詳理局之置，果何為者哉。今
國家洪武六年，命尚書劉惟謙等考定律令，共撰名例
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盜賊鬬訟詐偽雜律捕亡
斷獄之制。舊律二百八十條，續律一百二十條，舊令
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補唐律一百
二十三條。與夫洪武禮制諸司職掌大誥三編，建平
之法，亦為備矣。然用法之際，當思人情所安。咎繇有
言，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曾子有言，如得其情，則哀
矜而勿喜。則至明以折之，而至恕以全之，天下大當

之理也。惜乎文法之吏以喜怒為刑，而奸頑之民又
恃于屢赦贖刑之典，其將何以防偽哉。

兵制

考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兵之來非
一日矣。周人因井田而出車賦，因鄉士而命軍將，選
擇有時，練習有節，兵無坐食之費，民無久戍之勞，制
之極善者也。齊作內政而寓軍令，晉作州兵而置三
行，魯作丘甲，以盡民力，魏用武卒以殫民命。至于秦
人，兵令益酷，商鞅變法，專尚軍功，故其銳士獨強于
天下。及并六國，置材官于外郡，天下兵器鑄為鍾鐻，

講武之禮罷，為角觝，而秦亦旋亡矣。漢室無計口授
田之法，故賦民以丁而不以田。二十三而為正卒，五
十六而為退卒，發民有材官騎士之制。京師有南北
軍之屯，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騎士，備軍旅，而南北二
軍不出，又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自武
帝置八校尉，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
期門羽林皆世為之，則長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之
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
復，調發之士益鮮。于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
戍，次及七科，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及光武罷都試

而外兵不練。凡有征伐，皆藉京兵。安帝募民入錢穀
得為虎賁羽林營士。桓帝又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
者半俸，則京衛之兵亦單弱矣。隋既代周，開十二衛。
唐有天下，其法益備。凡建府六百餘所，而關中居其
半。于是有折衝果毅之目，而府之置兵有三等，衛之
領兵有多寡，番休有時，征調有法。二十而為兵，六十
而免行。兵則甲胄自備，裝糧自備，無養兵之費也。罷
兵則將歸于朝，兵散于野，無握兵之重也。此其法制
尤為近古。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
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府兵寖墮，衛士亡匿。

錦衣衛掌直宿衛執戈戟巡

幾監門禁五千六百名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名为一所一百十二名为百户所

張說始募長從兵謂之彍騎六軍皆市人而方鎮之勢盛矣鎮兵既盛天子亦增置禁軍於京師以自衛而神策專以宦官掌之於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而大勢去矣宋革五代之弊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諸鎮之兵亦皆戍更制兵之額有四宿衛備戰者曰禁兵服役諸州者曰廂兵士民團練者曰鄉兵諸部內屬者曰蕃兵其符出於密院兵衆統于三衙其制亦善矣厥後或刺義勇或募强壯州縣疲於養兵而國勢終于不振毋乃諸郡撤備之過乎

國初設錦衣等十三衛親軍天下都指揮司凡十六處

而為行都司者五其所設軍士皆有定數兵皆土著將皆朝除上有易制之權下無代襲之患其兵政有統誠如宋濂之所稱者矣

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城歲校月練令考其法指揮所轄萬人使其武備不精一千至六千人者罰俸有差至七千人者降級有差千戶所轄千人以百為限百戶所轄百人以十為限故當時衛皆精兵兵皆可用厥後承平日久法寢以衰正統己巳之變虜騎衝突若履無人之境于

謙因兵政變弛乃立馬十團營挑選各營之驍勇者充之其老弱不堪戰者退還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三年復置七年又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為十二營凡有征調則十二營之兵以次啓行謂之老家者乃為宿衛守衛之用也其制亦可謂備矣

民兵

成周盛時比閭族黨皆伍兩軍旅之師蒐苗獮狩皆征伐擊刺之制鄉士大夫皆將士司馬之職此寓兵于農也漢人調兵之法起田中者為吏卒為衛士者業農桑唐府番上之制無事則執耒以耕有事則荷

戈以戰亦古制也其後昭義步兵雄冠山東雄邊子弟威伸南詔此固籍民為兵之效宋興河東河北有强壯之集陝西有保毅之名又有弓手之置皆民兵也惜乎强壯之兵始者不過鳩集鄉閭後至抽赴京師又後遷為正軍而强壯之兵隨保毅之兵始者無異編民後至刺手黥面又後運糧戍邊而保毅之制失至三路弓手之兵或刺充宣毅或刺保捷皆永為禁兵而初意盡失矣及熙寧大臣用趙子幾之言行團集保甲之法而民病尤甚元祐罷之紹聖復置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然皆不能披甲荷

戈而徒化平民為盜賊耳我
朝郡縣各設兵快而各府多置此軍亦寓兵于農之意
也
馬政
虞以畜馬之責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六官
而其屬則有校人掌王六馬有庾人掌十二閑趣馬
齊其節巫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圉師
主其教圉人供其役其法詳矣厥後鄭有小駟之稱
魯有駉篇之頌秦非子汧渭之蕃息衛文公騋牝之
三千周之季世猶若是其盛焉漢初民出算賦以備

車馬在官則京師有天子六廄在民則於內地勸民
養馬有一匹者服卒三人于邊塞縱民畜牧而官不
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於
時內群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郡之盛則三
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伐匈奴馬大耗乃行一
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
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盛難矣又令民得畜邊從官
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者難矣又
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
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

代宗欲親擊胡
魚朝恩乃請搜
城中百官士庶
馬輸官曰團練
馬

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騾驢以負糧食則
漢之馬政已不及其初矣唐初得突厥馬二千疋又
得隋馬三千于赤岸澤徙之隴右令太僕張萬歲葺
其政自貞觀至麟德中而有馬七十餘萬匹萬歲失
職馬政頗廢開元初以空名告身易馬於六胡命王
毛仲領內外閑廄馬復蕃息安祿山陰選勝甲馬歸
范陽而肅宗收兵乃詔百寮以後乘助軍則馬之畜
反以資敵耳厥後代宗括民馬為團練馬元和間又
以絹市馬而坊地廢置不常馬亦無復曩時之盛矣
宋太祖篤養馬二務太宗時以京馬分牧于諸州真

宗又置騏驥院皆總之以群牧領之以守倅牧養于
官者也神宗朝牧馬漸蕃言者爭請以牧田賦民而
諸監漸廢及王安石保馬之法行而公私俱困于是
市之夷狄或易以布帛或易以銅茶南渡後雖常置
監于餘杭之南北而江淅間為無所展宋之馬政不
復振矣我
朝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其牧養之地則
有鄭村壩草場其飼秣之人則有騰驤等四衛國初
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
寺于京師而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

九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

蟠木東海中山也

九畿中千里為王畿外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

府監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比其後又用言者每府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于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馬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為邊也。

形勢

黃帝經理天下立為萬國少皞氏之衰其後制度無聞顓帝之所建帝嚳受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北至

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唐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還為九州置五服舜即位分為十二州夏氏革命又為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幷商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為九州分統天下周初尚有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至成王時亦曰九州屬職方氏及獲麟之末諸侯相并見于春秋經傳者百七十國焉戰國時惟存七國秦制天下為四十郡都關中其地則西臨兆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漢興加置郡國為十三州部至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六十三亦

金陵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

都關中光武併省郡國其後亦為十三州部漸復加置至靈獻郡凡百有五焉後漢都河內東樂浪郡西燉煌郡南日南郡北雁門郡四履之盛與前漢同三國分峙晉武平定天下分為十九州部都洛陽永嘉東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六朝偏安江左皆建都金陵即今南京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居者此也隋遷都長安遂廢諸郡以州治民煬帝移洛陽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隋武之盛極于此矣唐都長安因山河形便分為十道南北如前漢之盛東不及而西則過

之宋分天下為十五路後又增為十八路因五代之舊而都汴梁東南皆既于海西盡巴僰而無寧夏北際中山而無燕雲仁宗朝范仲淹議備洛陽為徙都關中之漸其議不行于是再和再遊定鼎錢塘而疆與日促矣元併天下定都于燕即今北京豫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以為王者此也我

太祖始都金陵

文皇帝遷都北平並建兩京分天下為十五道而一統之業成矣

九邊

我國家建都燕京三面臨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榆林曰寧夏曰固原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畧也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倚角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踰不無可議者大寧都司內徙而左臂單虛遼陽舊城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廢而三關之設備益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靈武矣河套住牧鎮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折入土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縮虜患日近猶撤藩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乎粵自

太祖迅掃胡裔遠遁

太宗三犁餘[illegible]喙息虜日弱制柰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遠開平興和東勝河套皆為所據自火篩也先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枝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能依險結營不為衝突擾亂即為萬全矣敢禦其驅掠堂堂一戰乎所幸狼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曠日掠馬頗亦勞費得失不讐慎悔無及邊境少甦邇連得利心益歆豔吉囊跳梁最稱雄黠控弦餘二十萬益以中驅掠逋逃竊知內地虛實久弊之鎮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恐生內患誠不知邊事所終也必

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相言官諤諤重巡撫選將臣信賞必罰一洗積習之弊則百步之矢繫於寸括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九邊其庶幾矣語云良本在

朝廷此知本之論也

九邊圖每方五百里

黄河

河源自吐蕃西鄙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星宿海自此東行三千餘里至崐崘又三千餘里至積石禹導河自此始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已非禹之故道漢文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則決於瓠子又決館陶逮乎宣房之築二渠道河北行復禹故迹其後又疏屯氏諸河復播為八東北入海至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分流于博州後又決平原決渤海決清河決信都皆東北青冀之境以達於海自東漢歷魏晉隋

大名河即今衛河並開今東昌府地博州今即濮縣平原今德州南渦今景州滄州武定州皆是清河今廣平府清河縣及真定等縣皆是信都今冀深州地曹林今開州地梁山濼在東平州西

濟道故道則河勢可殺漕運亨等疏之

張秋即安平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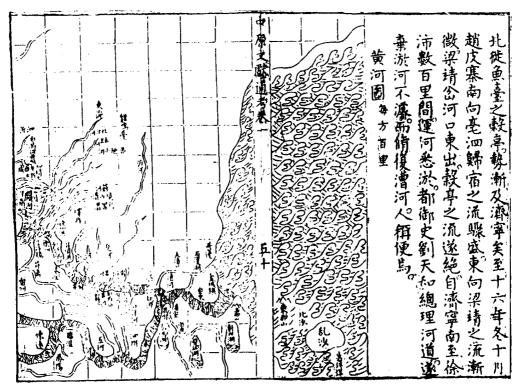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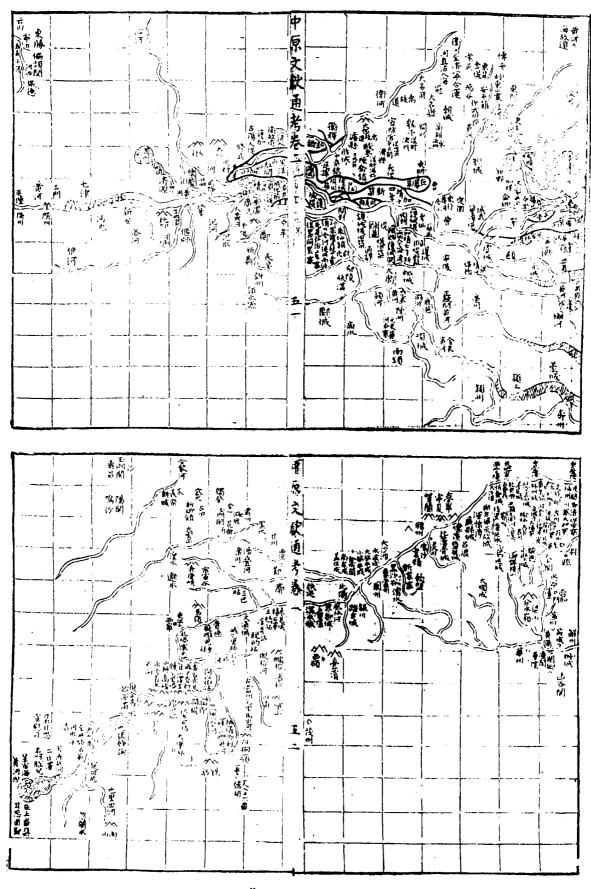
唐以及宋初。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初。始決於澶州曹林。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濼。分為二派。一入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半耳。金之一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於淮。舊河在開封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羊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

在河之北矣。運河原不用黃河之道。惟用洸汶沂泗諸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至是因黃河決入運河。衝潰張秋之沙灣。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而會通河遂淤。景泰四年。命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於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來。弘治二年。決金龍口。復衝張秋。侍郎白昂塞之。五年又決。命都御史劉大夏及平江伯陳銳築而堤之。正德己巳。河東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戊子。治水者乃疏開封趙皮寨口。導河南由亳泗歸宿。分流入淮。以殺東流水勢。己丑庚寅間。飛連橋之流。

北徙魚臺之穀亭。勢漸及濟寧矣。至十六年冬十月。趙皮寨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梁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河悉淤。都御史劉天和總理河道。遂棄淤河不濬。而循復漕河。人稱便焉。

黃河圖 每方百里

中原文獻通考卷二
五一
黃河
伊河
洛河
陝州
衛河
大名府
鄭城
南頓
壽州
中原文獻通考卷一
五二
陽關
鳴沙

漕河說

禹時都於冀州。三面距河。漕貢皆以達河為止。左傳秦饋粟于晉。自雍及絳。吳開溝於邗。自江達淮。皆不過一時之役。自後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瑯琊負海之郡。轉輸河北。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城朔方。轉漕甚遠。其臣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用粟多。而漕法不得不講也。唐初府兵未廢。滔法甚省。開元以後三年。運至七百餘萬石。然沿河置倉。隨地轉運。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

渭。故劉晏歲運一百一十萬石。而無升斗溺者。汴宋漕法。分為四路。京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埕州城作斗門堰以過汶泗。盜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効。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御漳。名會通河。夫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永樂徙都於北。亦嘗行之。九年。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可濬之以通漕。

朝廷乃命宋禮等往治。禮用老人白瑛計。築壩於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為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啓閉。便蓄

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一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於是漕運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湮廢。然此皆末務。不必講。探其本惟復溝洫之政。然後河患可平。漕法可省云。

通考一卷終

中原文獻二十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明焦竑編竑有易筌已著錄是書分經集六卷史集六卷子集七卷文集四卷末附通考一卷其自序云一切典故無當於制科者概置弗錄識見已陋至首列六經妄爲刪改以爲全書薙窮祇揭大要其謬更甚竑雖躭於禪學敢爲異論然在明人中尚屬賅博何至顚舛如是殆書賈所僞託也

鼎鐫諸方家彙編皇明名公
文雋八卷

〔明〕袁宏道輯　丘兆麟補

南京圖書館藏明師儉堂蕭少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文雋八
卷》提要

皇明諸名公文雋敘

昔攻公車業者可無讀古文今
攻公車業者不可無讀古文非
讀古古文讀今古文也然則今
文古文觭乎哉曰否否讀今文
與讀古文觭乎哉曰否否今之
文俱融鑄古文而時吐以英華
體裁音調彪炳一新雖謂今文
卽古文可也讀今文卽讀古文
可也先以古文衡之公穀趣矣

其由左而老者乎魏晉韻矣其
由秦漢而燁者乎唐宋蔚矣其
又自六朝而韜含展洩者乎史
誰不知有司馬固以豪適感慨
爲寫意予誰不知有蒙莊固以

雄放縱横爲寓神善讀者非於
吸玄攄微處覓雋永風味鮮窺
第一乘矣我
明興來
二祖迅掃胡元廓清華夏

列聖覃敷文教注意作人文運
乘　國運遄興英才佐　英王
迭盛彬彬濟濟無容枚舉其
尤卓絕今古者如劉青田之奇
宏宋潛溪之浩蕩方希古之爾

雅解大紳之雄放理致粹密若
楊文貞典實該覈若劉安文李
文賢鋪張於天順之日李文清
著作于弘治之朝程篁敦之才
奇而正丘瓊峯之學博而精其

洪弘間太和葆涵元氣克拓者
乎嗣而王守仁鄭善夫楊用修
黃省曾諸公固皆理學正宗而
文章之傳世不朽者無問矣嘉
隆前後若李空同王鳳洲李滄

溟汪南溟者又若王守溪唐荊
川瞿文懿薛方山者各赤幟詞
壇卽唐宋之王楊盧駱韓柳歐
蘇更何多遜哉今
皇上龍飛人文轉盛尤不能數

數大都皆可煥帝典郁皇猷誠
合公羊丘明爲一軼秦漢唐宋
以上而司馬蒙莊錯見于今故
曰今文卽古文讀今文卽讀古
文也但古文家傳戶誦今文輒

少槩見袁石公張侗初諸先生
留神傳錄用公寓內嘉惠承學
非直爲昭代人文顯巳巳一披
閱自洪永至隆萬諸名公人人
紀諸名文段段評眞若五侯鯖

郎官膾愈出愈奇雕胡飯錦帶羮益飧益妙豹胎熊掌詎非兵厨珍羞麟脯鳳翼豈是人間烟火顏之曰明文雋誠雋乎其爲文也志公車業者其沉酣之無後

歲庚申孟秋穀旦

吳郡周宗建季侯撰

皇明文雋序

一代精華之氣無萃于人文以鳴國家之盛故豪傑之士摛幟詞壇者追琢其章郁離其采如日月經天如江河行地國家實藉以挂揮治化潤色皇猷蓄精氣脈發抒可足垂不朽

者在也

明興列聖右文名賢蔚起

家握隋珠人抱和璧中間

擅古文辭者肩背相望不佞

序二

爲諸生時津〻語古雖不

能至心嚮往之嘗私淑名

家文集謬加評騭國朝先

正如宋方劉解蘇司人精

古咀載道與矩者鼓吹休明

彬〻質有其文稱文章奧

祖已商是而還代不乏人通

如崆峒正〻之奇滄溟奇

序三

中未始無正鳳洲之道

嬌百態南溟雄健未始不

媚雖才品不一要皆匠心

戳勅足以執耳狎盟而後

學指南者余不能置一喙
也惟是文體升降氣推移
不無可言者焉蓋風氣如
瀾渾渾噩噩乃浸假而迴

明文浸假而偽巧如波斯遞
而文亦隨之試就前集覆按
焉其博贍縱懸如良玉在
璞精采不露者乎而洪永

文可不問者也其膏沃光飛
如太阿發硎光芒作閃者
而成弘文可不問知也其精
者領異鉤瀾爭隱如畫師

繪像求態極妍者為
今日文又可不問者也至運
又於今論世者可濫觴之慨
此亦明文之大凡如已善觀

瀍者沿流遡源因源窮委才品緣局通以脉氣運錢通融以神隨其神脉訪到自有證合緣筏登岸

之登之筏而捨籍筌以魚魚以而筌而忘必於成一家之重於不朽循是而軼唐宋之藩扶秦漢之户直與典謨誓誥接跡而以語曰治金者液而采其精醞釀者澄之取其英讀文集者於而精之採之毋之取也則幾矣余

既幸睹文集付梓因附緒言于首與同志者質焉

賜進士出身觀刑部政樵陽陳之美書

皇明文雋目錄

一卷

二卷

六卷

七卷

目錄畢

鼎鐫諸方家彙編　皇明名公文儁文卷一

石公袁宏道精選　侗初張鼐校閱

毛伯丘兆麟參補　寧埜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君一陳萬言彙評

王守溪巢父許由高士論

堯欲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以爲汚聞洗其耳於潁水之濱巢父又惡汚其牛口世稱巢許爲高士

首段先叙其惡以天下累己而逃

潁陽東溪相傳巢父洗耳處而其山之上茲有許由冢焉於有其人矣彼其惡於以天下累己而逃堯之見求（堯讓天下於許由舜讓天下于支父而見于箕潁南崖經年許且悉）宜其去之

又不遠去以爲高

幽林荒遠使不可即而其生且死不離乎箕潁之間豈堯之仁不屈一夫之所守不待去遠自不患於見奪抑其善自於自哀能使堯終不得而累之以天下而

即轉上不遠去使人知我求爲病

無事於遠去是亦高矣吾又有病焉夫其求之不逊逊之不遠而能使其終見舍孰若無使爲其所知而莫我求也高世之士天子有不得臣諸侯有不得友

此段叙高士之所以爲高者在

非謂其爵之而不降禮之而不就偃蹇傲倨抗其迹於巍巍揭日月以行其灼灼之名而以爲高也湛乎

迹名滅迹使天子諸侯不得而臣爲妙

與俗同波芚芚乎其與衆人皆愚覿面而不見其貌同席有不覩其形而臣且友之故不可得耳今將待其詞命之至而後以爲已汙飄然作於容氣顯與黄屈絶烏睹所謂高哉好奇之士猶參然道之何也

又舉康衢老人使堯莫知爲何許人乃爲高斷二子猶欲以名高顯耀後世

康衢之老人（堯遊康衢見老人含哺鼓腹而歌帝力於何有也）樂其飲食歌聲發於腸肺使堯聽其歌而不知其聲得其聲而不知其人是吾所謂高也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以爲巢父而我不見稱二子者以不屈爲高而來堯之見求反以辭而逃之見名爲高而傳於後不其哉

結其欲後世不得以二子爲高

縉紳先生方且原帝堯重禪之指決其事之有無以闢傳者之妄予以爲正使如好事所談以爲實有尤不得侈以爲高耳

引詩見其未足爲高

程篁墩題許由棄瓢詩曰心寂何妨響萬瓢棄心生處勝狂濤耳塵暫滅心塵起却恐先生見未高

葉台山評此文斷其宜埋光剷采使堯不我知不我求方爲高洗耳牽牛還是好名念頭未忘未足爲高世之士末引康老并程篁墩詩俱千古獨見即起二子而問之亦當口噤

首言武王際以臣代君之會乃其過大不幸非初心得已不已也

次言紂悔

方孝孺武王論

書載武王即西伯之位十有三年春紂惡貫盈始應天順人不期會八百國紂率如林之衆前徒倒戈皆背商歸周紂衣珠玉自焚而死武王以兵

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司馬遷有太白之懸斬首三射之説）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城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謂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武王即位十有三年春大會孟津甲子誅紂）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盡信史不如無史遷固未考於聖人之經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王非有聖智之度也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漢滅秦不殺降王子嬰魏篡漢不殺山陽）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蓄臨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表之以爲好奇信誕者之戒

遇武必不興師紂不於商郊亦以兒兵而不待巳意

如武必更封邑亦是聖人實心實事

言司馬遷三射懸旗之説乃其信史之過而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處

漢高魏文一中主耳

者能全子嬰以陽魯以武王之聖反不如二君邪

結言後世無君之徒藉武王皆司馬遷啟之也

李卓吾評武王於紂非有深讐特爲民誅暴耳已如封武庚微子何甚仁也謂斬首懸旗其故好事之口矣正學先生以紂自焚武庚微箕爲証其爲萬世君臣防意義深遠矣

以夏少康比殷武庚見復國未足深罪

袁了凡三監論

三叔周臣子也武爲善述叔親武則不孝公爲成德叔親公則不忠兄流言以危社稷非風雷孰表忠誠以爲不叛夫誰信之

予謂三叔非叛也夫武庚商家之元子也少康復國。君子賢之有窮后羿篡太康立仲康而滅夏后相少康以一成一旅與臣靡共復國而中興夏祚藉以尚存豈獨不許武庚哉且三叔豈不知有周室周之遺三叔者豈非謂其至親而可信哉然當時去武丁未遠也武丁朝諸侯而有天下猶運之掌其不忍忘商者多方多士蓋亦夥焉豈盡頑哉三叔誠至戚同爲商之遺臣

此言三叔之篤於其君猶之周公之篤於其親特公成而叔敗未足以遽視英雄也

此言二叔事殷之心卽夷齊叩馬之心只緣武王不退處侯服故無以服天下后世

也三叔卽管叔蔡叔霍叔與周公爲兄弟均爲商家之臣齊夫就而忘親徇國焉質諸天地鬼神而生死無愧者也周公之篤於其親三叔之篤於其君綱常名教彼此無愧論者類以成敗爲順逆夏少康成后世以爲賢三叔當其敗天下以爲叛此古之忠臣義士抱憾於冥冥者不少也夫夷齊義士也伯夷叔齊兄弟二人乃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紂叩馬而諫恥食周粟三叔孰親也當時皆不能服其心者何哉吾謂武王所以處此者誠未盡善也向使立殷之後退處侯服以俟人心之所向必不得已然後之中國而踐其位焉武王旣伐紂乃立其子武庚爲殷後人心之心也

結言三叔志文王服事之節則監殷而以殷叛周公未可破也東之斧矣

所向如舜禹之避朝覲訟獄謳歌之歸不能辭也則周粟可食而商奄可無辭也旣立武庚矣又使三叔監之何爲也哉周誥敍奄之罪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卽使復殷祚而邑周邦武王之心當不以爲嫌也夫武庚之罪而止於復殷之祚則三叔之從之者安知非以服事殷之初志也哉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其德澤及人人歌孔邇猶然率叛國以事紂夫子稱周德爲至德以其不忘商也其始過信文王而不能不疑周公之迹也乎

袁氏以三叔之叛從來俱以忘親大罪刑之此論獨以中興之少康加武庚又以三叔爲心夷齊之心志文王之志明之以武王周公之誅未足深服

公論誠爲萬載知己千古名言

薛方山管仲論

管子功大而罷小夫子巳立萬世不易之定論蘇老泉獨以臨死不薦賢以致齊國大亂仲之罪遂無所逃于天下萬世王公此論又另一番心照其仲千載知巳矣

首言以仲為娼嫉竊位之人乃蘇做深文蘇洵氏矯誣之說也

宋蘇洵氏著管仲論曰管仲死不薦賢而獨論此三子者不可用（管仲將死桓公問誰可代仲但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者非人情不可用也未嘗舉一人）非大臣之用心也甚矣洵之矯誣也仲之論鮑叔賓須無隰朋與夫論三子者其書具在洵以為古方策世儒多不能讀遂以意高下至今淺學明經據其說而以仲為娼嫉竊位之人（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臧文仲竊位知柳下惠不與立也）此何異舞文之吏增減文字以出入罪者甚矣洵之矯誣也（老吏判案多出罪入罪任文字一二增減）又曰天下蓋有臣而無君者桓公在而天下無仲吾不信也嗚呼是何言才之異也春秋數百年間列國各大夫無論同時即後先有及仲者邪其能籠蓋百賢矯然不與為羣者孔子而已矣彼固千萬世之人而非春秋之人也春秋之人若史魚直臣耳（衛靈公時有直臣史魚名鰌自以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既死猶以尸諫也）其才與功出仲下遠甚而獨其尸諫一事與仲同又不得舉魚以病仲也蕭何之不及仲

次言夫子稱仲為萬世功止以其才不易得安得謂齊國多仲而仲不之舉也

此言不得以史魚病仲尤不得以大臣用心乃置管仲於蕭何之下也

（洵論中有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句）洵宜知之一旦以仲不薦賢而援推何於仲之上以謂此大臣之用心甚矣洵之矯誣也洵不讀史漢邪高帝病呂后問蕭何死孰可代者帝曰曹參可及何病而惠帝問曰君如不諱孰可代者（何對）帝曰曹參何如何曰帝得之矣是參之代何高帝所先命而惠帝所亟問也何直順風而呼耳所云舉參自代者如仲之薦賢哉夫仲之不以私好進鮑叔（仲曰知我者鮑子于桓公問相仲以叔惡惡之甚不可任政）而暴其短何之不以私惡蔽曹參（何與參素有隙以將相相形而參入相悉遵何法度）而盡其長此兩人謀國忠心洵何不並舉以勸為人臣者獨柰何舉何以病仲也嗚呼仲之生猶可訾死愈不可訾洵之不敢訾其生以有孔子之論也（孔子大管仲之功以一匡九合能攘夷狄以尊周室也）死不可訾而訾之即無孔子言獨無萬世公論乎洵之論欲無遺議要曰不讀管子不讀漢書則可矣

此言曹參乃高帝自命何特順應之耳

此言仲與何均之同心體國未可以彼此優劣之耳

末結蘇氏未讀管子漢書故其立論之偏如此也

李維禎評鮑叔之才不及管仲薦仲慮其當路于齊必致身名俱敗仲不薦叔乃善全叔大臣用心非蘇氏所知此論可以攻蘇公矣

王鳳洲論太公管仲難易

通篇以管仲難爲太公易立意獨創新見而鑄詞運筆透徹高奇郎起太公當亦爲之屈服

太公以鷹揚之才應卜熊之舉周家八百年鴻業皆其開國元勳管子雖有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之勳終伹于伯爵元美獨以仲之時難太公之時易二語又是另創出人頭地

管仲非太公儔也然而吾嘗爲之說曰爲管仲難爲太公易。太公名呂尚年八十釣于渭水之陽西伯出獵遇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是以興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

此言太公之時文武迭興周原易以代商郎無太公也可正當議論開千古未嘗闢之口而貲開人不敢開之口

夫何以言太公易也文王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二文王爲靈臺掘地得枯骨命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於是歸者三十六國天下三分周有其二矣武王繼之紂之虐失天下三分之二而其一亦且心叛矣郎無太公商寧不周也無太公而用畢公閎夭散宜生之輩以將紂師不倒戈乎否也故曰無太公商寧不周也

此段言管仲以匹夫而佐中興之主且値強楚憑陵非有大材安能抗其方張之熾文法最有照應

夫齊桓中材王也管仲以羈旅之匹夫桓公名小白殺公子糾而自立管仲字夷吾子糾死管仲逃之魯桓公三釁三浴迎之于郊以爲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而爲之相屈高國世卿之威而夷吾使北援狄南懲楚惠王二十一年齊桓公伐楚責其不供王祭楚子使屈原乞盟于召陵今在開封府考城縣彼方疆武整一以方張之勢而我率孱音[illegible]弱也諸侯以拆之而若承蜩此非有過人之材不能也吾故曰爲管仲難爲太公易夫太公非直易也凡太公之

此段言太公任陰謀秘術所以使齊不至道故夫子不以仁與管仲同許之

所爲多陰謀秘術見於金匱六韜諸篇者先儒以其異於道而斥之以非太公作不盡爾也夫齊之後強於魯而益遠於道誰使之太公使之也故孔子津津焉推仁於管仲而太公之不及不及仲也太公任術而遠於道抑不特此也

此段言武之滅商務不待干戈以誅逆黨故所封之功數十多同姓懿親

武王之於滅商若畿內畿外之國以封同姓及功臣凡數十武王克商封周公於魯太公封於齊召公封於燕其餘諸叔及功臣皆以次錫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餘人彼其君豈盡徇紂於虐若飛廉惡來者蓋歸附之稱後則滅之耳夫豈亦崩角而就武者哉凡武而稱無戰則周畢功也太公不得

結又言太公任術不得與周畢等其功而以夫子爲太公隱見高千古

稱功臣太公而稱功臣則不得不任術太公之任術也與武王之爲武也夫子知而隱之若宋儒則以爲之矣

顧鄰初評此篇獨創意見別立議論雖出於一家言亦合太公論至以管仲與太公血較難易處使太公郎在亦何所置對末段太公任術不得爲功臣非貶抑太公乃所以垂戒后世也奇文奇文

以周天下裂于褒姒之手乃一篇大主意

又言幽王之裂繒乃

袁脊臺論幽王裂繒適褒姒

[周幽王廢申后寵褒姒褒姒喜聞裂繒王裂之以承耳目之欲卒召犬戎之禍而周之天下竟裂于褒姒之手矣]

嗚呼周之天下竟裂於褒姒之手夫天下非一繒而已也吾聞褒姒之裂繒耳[周幽王嬖愛褒姒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胡爲而遽裂天下也殄[音殄殄也]暴天之物天必誅之匱民之財民必棄之竊身之欲身必殉之幽王寵一褒姒悅一繒聲朝而裂焉朝亾幾繒矣暮而裂焉暮亾幾繒矣積之以時月經之以歲年斷緵殘絲日

以繒天地之怨怒而況人爲物之靈焉得不怨怒乎

繒以細緻女爲之用帛且裂之以悅一妖艷耳

盈於椒殿[漢皇后宮稱椒房以椒塗壁取其溫而辟惡氣故曰椒殿]而天下之爲蠶婦女紅[紅卽女工]者不勝其倚杼而嗟提梭而流矣[杼梭也]天生蠶不足以供繭地生桑不足以供何天地且當怨怒焉而況於人乎夫繒之爲用亦大矣以祭祀則供黼黻以朝聘則供玄黃百官萬姓皆取之以衣被焉今使士也不得以爲襦氓也不得以爲褚而妖姬艷妃乃得朝暮而裂之劃肰以悅乎其耳亦何取於繒聲哉[劃以刀劃破物也]周先后姬葢有聞黃鳥而思刈葛[周南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

言古后妃閑於儆戒幽王褒姒其視古人也多矣

歷來可聽之聲皆有資於婦則毋俟何必于裂繒之適耳也

是刈是濩聽鷄鳴而警會朝者[古賢妃御君所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必告君曰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彼其所悅何聲也幽王固不能儷若人[不能以若人爲伉儷]褒姒固不能爲若人肰其飄輕裾曳長袖[飄揚其後裾曳掩其衣袖]徘徊於六宮之間[徘徊猶徜徉]豈無女史之良規可聽乎[皇后紀女史彤管紀功書過]豈無保傅之爽訓可聽乎[宋伯姬曰夜無保傅不敢下堂]豈無嬪嬙之燕語可聽乎[周禮九嬪掌教四德]而必於裂繒也閑庭便院玩物適情豈無風雨之時至可聽乎而必於裂繒也歌臺舞榭長夜爲歡[土高曰臺有木曰榭]豈無金石之淵淵可聽乎[淵淵聲之和平不暴怒也]豈無

句法絶佳言言可誦讀之令人百感俱矣

言採桑之苦杼軸之勞何不聞于耳而必爲裂繒之聲也

絲竹之泠泠可聽乎[泠泠清亮之聲]豈無歌喉之宛轉可聽乎[唐有念奴善歌唱玄宗謂其每轉歌聲喉則聲出於廟堂之上]而必於裂繒也繒之裂爲聲幾何而其所樂聽者爲丈爲尋又不知幾何曾不思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攀條執枝腕弱力微女聲之切切何如也[遲遲日長而暄也蘩白蒿也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采蘩以啖之祁祁衆多也采桑者衆多故其聲切切]傾筐既盈於蠶飼之旦撫簇視猶恐其饑葉聲之淅淅何如也[傾敧也筐竹器以採桑者淅淅蠶食葉聲]繭之洛之繰之絲之既經既緯於以織之機聲之札札何如也[洛洛種于川也繰以手掩之而抽其緒也織者多故機聲札札]我織既

四

言裂繒取適與舉烽取笑均之類迷於色荒亡國之道

成不敢自私厥意相望犇來京師車聲之鄰鄰何如也鄰鄰衆車之聲此數者曾不聞焉而聞裂繒以爲悅何哉幽王悅褒姒之色褒姒悅裂繒之聲苟可以供其悅者何不至焉繒可裂則裂之以悅耳也烽可舉則舉之以悅目也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爲信則舉兵來援褒姒不好笑王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惟衾裯是昵衾被也禪被也惟粉黛是昵面引白粉用染絲黛適后抱長門之悲而夫婦裂矣適與嫡同幽王寵褒姒廢申后漢武帝廢陳皇后居長門宮愁悶悲思宗子失東宮之舊而父子裂矣宗子太子也太子宜臼以伯服爲太子而東宮褒姒立太子于東曰東宮犬戎入寇

此言繒一裂將裂而

論理宜塑而社稷矣

諸侯莫來壞夷夏之大防而君臣之大義裂矣子欲殺宜臼宜臼之奔於申申侯弗與王伐之申侯召犬戎伐王王舉烽火徵諸侯諸侯莫至惟辯王躬而股體裂矣王于驪山下犬戎遂殺幽平王嗣立倉卒東遷故都棄之西戎而祖宗數百年之輿圖裂矣諸侯立宜臼是爲平王以豐鎬逼近戎狄乃東遷都于洛邑而西周遂亡然則繒之聲非繒之聲也即三川震之聲也即岐山崩之聲也幽王時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即亂臣賊子刀槊劍戟之聲也即陣亡之士家人父子悲哭之聲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小雅正月之篇予亦曰周之天下竟裂於褒姒之手何則參天之物則裂天

繒裂之声乃山川刀戟之聲亂亡之声天人共憤之天降周之天下其不裂

也幾希

此段述古人不寶珠玉錦繡以爲幽王裂繒之法戒

之元氣矣匱民之財則裂民之脂膏矣天地之元氣幾何生民之膏血幾何而皆裂之以殉一人之欲卒之天怨人怒又安得不裂其身與其天下以報也嗟乎愛邑不如美錦國僑所以悟罕生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愛國不如尺縠王斗所以開齊王也王斗見齊宣王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故曰不如愛尺縠也縠若即今之縐紗方周盛時涖明堂而朝萬國周公相成王朝諸侯于明堂闢王會而輿九鼎成王時遠國歸款史形其事爲王會圖此豈一錦一縠之美哉

此述歷世寵昵床第者卒以淫亡亡國皆幽王倡之也

后稷公劉以來締造艱難豈特倍絲爲絨絨音戎倍絨爲緵緵音宗縷也倍緵爲繸繸音遂朝機暮杼日積月累以成此丈尋之錦縠哉乃竟以一婦人裂之如尺繒焉可悲已大抵慾寵幸之私廣胥越之路荒淫毒其肺腸侈汰朘朘音浚其膏血未有不貫禍者自幽而後衛縣之廊聽吳謳也避風之臺聽漢曲也步步生蓮聽趙鬼之賦也齊後宮火發幸有微見能讀西京賦言於上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齊王乃大起宮殿鑿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於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臨春三閣聽狎客之詩也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飲酒其上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迷樓百

歷証古今作亡之事何等搶切非袁生手作何以到此

精言世主以為於侈亡國之兆

轉聽敗泉之詠也。隋煬帝命楊素營宮室遊觀窮極華麗帝曰雖神仙到此亦當自迷號曰迷樓

魏胡氏喜搓槊之聲。東魏獻文帝后

齊鄭氏喜打圍之聲。齊明帝之后

唐韋氏喜雙陸之聲。中宗使武三思與后雙陸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與后通

楊太真喜霓裳之聲。唐玄宗梨園子弟為霓裳羽衣曲以悅貴妃貴妃字太真

張良娣喜圍棋之聲。肅宗寵幸張良娣與之博打子聲聞于外

世主皆曲意承之。廣刻宮樹為子

窮水極陸之珍奇，極山航海之懷寶。鮫人織女之奇麗。海中鮫人泣而出珠

拋擲乎廢棄乎闤闠，視若幽王之繒焉。誇中國之富盛，則錫而纏樹。隋煬帝諸番來朝帝令以繒帛纏樹

慮上林之零落，則花而剪彩。隋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宮樹秋冬凋落則剪彩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

侈心盈欲，自謂萬年，不知一旦禍發，不身弒國危，則身亡國削矣。豈不悲夫。嗚呼，萬世之主，無若幽王以裂繒之手裂天下也。

幽王為監

此文中結王意悱淡蘇蕩三復宛知其妙

蘇紫溪評　周自后稷開基天下之相傳久矣不謂至

幽王寵褒姒乃裂繒以裂天下也此篇反復攻擊

幾無剩言其合臺先生與心縕之肇乎

梅旌德論懿公好鶴

懿公好鶴食以祿石載以乘軒至狄人伐衛衛國人皆曰使鶴而不肯戰狄遂滅衛衛之男女僅存七百二十人

狀衛亡來一鶴之罪哉

先言亡國之罪雖在君而所以亡國之罪實在臣以君好鶴之罪小臣亡國之罪大

亡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此其罪不可以偏蔽矣。偏斷下可夫衛國徇於一禽之好，而縱以失民，衛人嗾於一眚之微，嗾令怒意一眚小過而懟以忘君。使民懟上者，衛君之過也；使君亡國者，衛人之罪也。有君不謹，有臣不令。令善君不式道，臣亦不式義。式用禍俱無辭以相接，而君臣駢死，以為天下笑。禍指君臣駢死駢首就戮也

次段言懿公以好鶴之故敢數于人臣而衛君不得辭其罪

主憂臣辱之句正言人當與國共休戚不宜坐視危亡不一為拯救

嗚呼可悲也。夫衛君之過，蕭郁二君論之詳矣。請得拾其遺說而責其臣也。人之言曰：國人受甲，而有使鶴之言。由懿公好鶴，而有乘軒之失。軒大夫車也懿公好鶴以大夫車寵之則是國人之懷懟也有辭，而衛君之過誠為不免也。然吾聞之：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戴天履地，無所逃矣。曾子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天威在顏，業墻如見，其義明矣。左傳桓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楊子云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墻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其赤心可破而視矣。宋衡曰主憂臣辱臣不敢受其亡故夫國之於天地也，其存有與之立

此段言懿公好鶴之失未必知桀紂之暴虐雖湯武未必遽誅之

其危有與之亡朝有世臣國有大姓亦曰後人之頗覆迷亂則匡救之國語若使舉事一不當而遂不豎其幼孫有庇遽以雪而棄之則夫熒澤之役雖曰懿公玩一禽之細娛而離元元之情義玷三揖之崇嚴公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揖故曰三揖而遺周行之訴耻周行大道也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朕嘗即其遺編而孜不過以鶴貫音古罪也貫取而非有及爾偕亡之怨也非有十年十一戰之惡也宋殤公在位十年十一戰非有斬艾其民而用之日新之恭也左傳子魚曰夫差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言用之戰爭日新不已縱使湯武復生

此段責衛衆忘先王先公之德澤非忠藎報君之義也

以歸国先公責衛君使懿公在世亦何以撩其辞

而舉濾於上必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而衛人乃以一慾而亡之曾不念乎衛之為國也康叔開拓之武王初封康叔於衛有遜德作新之澤武公培植之武公亦賢君年九十五猶作抑戒以自警英賢之君六七作更四百餘年所以養老慈幼生生死死於天地覆冒之內日月照臨之下祖宗在衛血嗣在衛墳墓在衛壇墠在衛生者享衛之土利死者歆衛之禋祀其感戴於上者為何如而圖報于後者為何如愛其屋者及其烏思其德者封其樹召伯巡行南國或舍甘棠樹下後人思其德而愛其樹故作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而況其苗

此段復責衛之臣子無一忠諫于平時至於臨難委君不道甚矣

裔乎情朕喪志於羽毛之好則有旅獒之訓在所當諫也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戒武王因以旅獒名篇犬高四尺曰獒猝朕震惕於邊境之來則有采薇之歌在所宰也小雅采薇乃遣戍役之詩恭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敢問衛之臣子百官箴其闕而袞職有闕者誰與詩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端委於周禮盡職於諫省者誰與左傳子貢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謂端服委冠也三風十愆之訓商制官刑儆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此之謂三風十愆謦欬於吾君之旁者有幾莊子徐無鬼曰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於吾君之側乎謦欬喉中之聲不物不

論其先而言及其後文法超俊語語卓絕無一閒字弱何亦奇先生之妙筆也

軌之誨左傳臧僖伯諫觀魚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規瑱於吾君之耳者有幾國語白公子張驟諫楚靈王王曰吾頗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肸巴蒲之犀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規諫也瑱所以塞之耳進無孟子之言孟子之言即顧鴻鴈麋鹿章退無先耶之論先耶先事隗囂光武使王遵招降之拜大中大夫帝常遊畋遵耶若諭諷之智不能諫也勇不能死也內則棄君於惡外則敗君於災安樂享其祿位而危難敗其城池嗚呼悲夫衛人之不道何以至此極也吾觀熒澤之役蓋衛人之大變而懿公之大褻也城守而出呼其大夫而與之以矢與寧莊子矢使守國即越勾踐卧薪嘗膽

此段代衛臣謀復效忠死節所以報國家者且高出一鶴之上何必以鶴爲讒哉

之訣也越王勾踐爲吳所敗及行成反國乃苦心呼焦思卧薪嘗膽思以報吳之讐遂卒滅吳其夫人而與之以繡衣與夫人繡衣分披於二子卽齊百年留玦之哀也北齊王湛見白虹貫日欲殺其任百年以厭之百年常數人奏諫齊王怒使召百年百年知必死留玦與家人別果被斬其神魂之悲怖齊主構恐怛貌意氣之悴傷刑子桎厲叔事莒敖公曰以爲誠可憐也爲國人者奮桎厲之不知不知己者退居海上莒敖公有難桎厲叔辭其友往死之勵狼瞫之見黜狼瞫爲車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沫血飲泣爭前死敵以自獻於先君沫音會頤沕國頰流血沕被面言以天子日敖言泣飲鶴與國人則必有分矣

此段責衛臣思四百餘年之大恩懷一朝之小忿而甘以其君子敵其惡可勝道哉

夫何大河之濱禽獸羣而爲國安不可與居而危不可與死德不可與繹而怨不可與磯衛君以四百餘年之在人心不能釋民一鶴之怒而衛人以一鶴之怒遽以怨而報其四百餘年之大恩臨敵而無戰心擐甲而懷慝志將不死綏執綏以殊死戰不乘之而奔亡士不揚徽旌旗之徽誓其御則曰今日之事我爲政也食士與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故敗號其大夫則曰臣之車不足辱君避也或銑冰而避冰箭筩也衆無戰心皆解甲棄箭筩而逃或喪馬而求于林之下詩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言於是居於是處於是

梅公以此數語責衛諸臣見其不忠之臣子上凌其君下虐其民爲惡無道者戒

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闘志也或鼓衰而不起鼓衰鼓聲微也左傳曹劌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或棄甲而大犇犇音奔棄公旗者不肯避其下道左傳莊公及齊戰于乾時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在公右者不能爲之取水大小同謀必使其君往道之敵以逞其不令之心令善也其傻惡之甚傻音必很也一至於此卒之一念之烈兕神臨之報雪以威上帝不赦罰之於熒澤而師徒撓敗戰於熒澤衛師敗績罰之於距河而遺黎七百黎音梨衆也男女僅存七百有二十人自古滅亡之慘未有如衛之甚者蓋其不忠不義假手狄人是以懿公之

此段言君亡而臣亦不得獨存卒而衛人逐絕懿公之授首乃天道好還之宜也凡搆其賊心制上反爲禽獸不若者取痛快矣

首雖離衛人之元亦喪懿公之血雖玄衛人之首亦黃易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玄黃言陰陽皆傷懿公之社稷雖墟墟廢爲丘墟而衛人之宗祀亦收其是非得失之迹見於前而禍福成敗著於後如此試使乘軒之鶴比而論之則方其安也鶴食大夫之祿而我亦食士之毛毛草木也凡五穀皆是及其危也鶴無死君之節而我亦有亡國之慚是在懿公之好鶴不過童心之玩物而在我則果爲賊心以制其上矣在懿公之詘已未必甚而在我則自喪其真無異於禽獸矣曾何乘軒之𨒪而懿公之懟也哉亦

此段明言衛臣發君之罪更大于衛君好鶴之罪旋之衛懿弒毋的之不忠不孝矣

何懿公之愚而蔽罪之深也哉蔽罪尚斷其罪雖然天有威命。人有秉彝。豫州之民衛在河南古豫州地何世淨其頑邪罪君之好鶴而不知巳之喪君其罪爲尤大恥毋之召殺而不知巳之弒毋其恥爲尤甚左傳衛侯停宣子名宋朔太子鄙聽避宋聖人衛之臣僕寍衛妾猪左歸吾父殺太子壽之與獻謀逐殺後有子仁宋伋太子奔宋要衛惠公子孫也得殺則定以喻前子文殺以喻宋朔衛之臣子若以從山君之靦視之其猶靦然人面哉小雅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吾獨以弘演爲人矣不然豈其存也獨無使爲之怨而其敗也又有納肝之忠哉呂氏春秋狄人攻衛殺懿公食其肉獨舍其肝衛有臣弘演出使歸復命於肝呼天而哭曰臣請爲襮因自殺出其腹納懿公之肝

結前段一人之忠二君之嘆發意味深長處

茫茫七宇不云隘矣總總黎庶不云少矣政以養之而僅得一人焉其政善邪其政惡邪龍亢于天虎鬭于壁而所謂一人者曾不比玄熒縞衣之寵也玄熒縞衣豢其私己之臣其君安邪其君危邪嗚呼此翽翽二君所以嘆息痛恨于懿公者也而愚何知焉三復斯言寄兹一慨

王鳳臺評衛人在康叔遺澤竟以一鶴深怨坐視君亡國滅尚可謂非禽類乎不有弘演衛無人矣

方希古鬻拳論

鬻拳屢諫楚文王文王不聽盡忠劉頌所以兵劫之卒而自悔因以自刖以愛君之心行之爲劫君之迹此其心迹可否之間左氏之言果有定論否

先言人臣於君信而後諫反覆而不聽則去未聞有劫之以兵者

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爲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爲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死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脅之以威而劫其君哉鬻拳以兵諫文王卒而自刖左氏以忠臣愛君稱之詰之而不聽則[illegible]之咄咤之使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爲上下尊卑之分俾爲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爲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設喻以譬不可使在原野三尺牧童鞭之無罪一入君闕雖貴臣不敢視齒蹴芻尊其爲君所御也況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爲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爲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爲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君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詐父

次言鬻拳不奉先王尊君之禁而以嬰兒制君以爲行權以愛君者左氏之見誠左矣

忠孝一理舜不以恝父成其人

孝矣乎舜以感君而成其為忠即微其以貴戚之親且不忍有易位之舉則任參可知矣引紂與微為印證可令無辭以對

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睹其父之惡號泣怨慕
之（舜見瞽瞍號泣怨慕深慕瞽瞍亦允若）而不敢見於色設於詞豈不欲
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焉所以格父也（瞽瞍常欲殺舜）
（舜負罪引慝蒸蒸乂不格姦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舜之人孝未聞以威劫父也）紂之暴可
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
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豈不知社稷重
於君乎終不忍劫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
也（紂無道以亡社稷微箕二子且去且奴以存臣大經為重亦不敢以存亡故而易位以行貴戚之權）
也微奔之行雖有過非紂之甚微奔為臣非行二子

未可左氏不知大義啟為世挾君之嗣皆行權一說悞之也

之親且賢乃忍劫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
大義者也焉得為愛君乎（應上左氏謂其有愛君之心一段）君子之
于禦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愛
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弒之事者皆挾君之名以
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啟之也
況無同許鬻拳以異姓之卿不知不可則止之義而
兵諫更有甚于易位之貴戚以為行權以愛君啟
天下篡弒之禍者必左氏之言矣

朱應麒屈原論

屈原者楚懷王宗臣也忠而見讒信而見疑卒以放棄投于汨羅推此志與日月爭光可也是原雖死萬世下讀者猶有生氣矣

直言楚有忠而不用其忠毋寧乎其自取殺以為原惜也吾為楚惜也

三閭大夫者楚同姓之臣屈平也（屈原名平為楚大夫）忠而被
放卒死于讒余讀懷沙之賦（楚懷王信上官大夫之讒而放屈平作離騷賦）
而自沉汨羅江而愴然悲心生焉夫忠如大夫明治亂如大
夫誠心惻悃憫然泥而不滓如大夫其君乃弗親任
惑于浮言廢放江南使之行吟被髮憂愁悲憤自沉
汨羅嗟乎危哉熊（楚始封姓氏也）之不祀吾茲決矣顧世

此言賈生蘇子欲其歷相九州優游卒志為身謀則是為宗國謀則非

之論大夫者紛紛焉賈誼弔之曰歷九州而相其君
兮何必懷此故都夫大夫為宗臣無去義憔悴至死
豈大夫之心哉（賈誼謫長沙過湘而弔之蓋以已處之意絳灌為子蘭之徒宜其有是言也）
蘇子由又欲其韜隱自匿優游卒志如箕子之事嗚
呼宗國且入于秦矣吾乃紆徐忍恥重自謀身而忘
乎人臣以死殉社稷之義而猶有所冀于異日此豈
所以為訓子由之見視賈生等耳吾謂大夫之死正
矣與日月爭光矣其作離騷（如湘君司命河伯山鬼招魂天問卜居哀郢美人漁父諸篇皆所以寫其抑鬱幽愁）
至今讀者莫不咨嗟泣下大夫之

又更論其死雖忠但無益於國則非委身以殉社稷之死矣

此論其死諫勿為秦人之欺則楚國猶賴以存而死爲有光于社稷矣

夫之死豈不至忠哉余獨惜其不早耳何者君子之愛其身所以重其國也君子之委其身所以存其國也身死之而不足以存國則其死亦輕耳大夫知秦人之詭審矣宜廷諍至三不聽則伏劍王前王或者翻然思可以無受欺于張儀矣秦人之請獻漢中也大夫以使出比其反張儀已去矣張儀詐楚懷王言齊肯謝人余閉其絲夫堂堂楚國而見于反覆之相欺懷王信之迫乎歸而求戰已喪師納地矣臣不啻一小兒大夫激諫于王前使之卧句踐之薪句踐爲吳夫差所敗卧薪嘗膽以勵其志淬礪而待之不聽則以身爲請

至末終以善處死責原而惜其不死于懷王未入秦之先其春秋責備賢者意也

王必勃然怒也可以無約和于秦矣大夫于此時可以死矣吾固悲大夫之忠而獨惜其死之不早也嗚呼死于懷王居楚之時則死死于懷王入秦之後懷王爲秦詐入關終身不得還楚則死死一也而楚國之重輕以判信哉死之非難處死則難矣

李卓吾評讀離騷賦至忠而自沉未嘗不嘆其志與日月爭光朱公此論獨以其死之不早爲三閭大夫惜其識見議論高出司馬先生萬矣

唐肅下和論

和忠而見刖誰不憐之以爲自致之罪乃借以警大衒玉求售之士而以此爲忠文不識於國家果何益之哉

罪楚子不信和而反刖和

一轉任和以自炫賈偶雖死其何裨于國

卞和以獻璞而刖和得荊山之璞獻于楚王楚王令玉工視之曰石也遂刖其足人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玉楚子不和信也不和信則已何以刖爲剖而無玉刖未晚也故曰非和罪也此先言和無罪欲抑先揚也唐子曰獻璞而刖和自致也非不和信者罪也和之不剖而獻欲彰其識也即受而剖焉於國何補亡補於國國君懷寶敗道也古有此訓勿獻可也故君

開一步在僇小技者當以和爲監戒

獻而不自剖乃忠而不自私意也

一結收作兩意無滲漓佳甚

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不識玉之君何足罪吁世之以文章小技自衒而不售者其和之徒與林子泣玉論曰不剖而獻和之忠也非和之罪也和能識玉不能剖玉技不足也必致之王不自私也必剖而後獻天下無完玉矣此代和申理然終不能免於自取之罪也孔子曰我待賈者也和可罪也以忠受刖終可憫也

陳眉公評以炫玉責和和固無容置辯以獻王原和和又最爲可憫合唐子林子共論而和之斷案無遺矣

夏桂洲趙盾論

自乎楚齡生盾不弒靈公必殺盾雖穿之手亦弒之可也越境乃免之論皆爲亂賊解釋君子謂靈公之必更冤干在公而晉史之直何不如齊史邪

（穿手盾心之論一篇大意千古名言）

余以靈公之弒穿之手盾之心也三傳述其事春秋誅其心（晉史不知晉春秋用筆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穿之弒實盾教之雖謂之趙盾自弒可也）論者猶或疑其事而重惜之甚矣其謬之彼也董狐良史也當時亦曰亡不越境則凡弒君者逃于里之外皆可曰吾義已絕雖弒無罪可乎（即此應越境一句便可爲通篇）

（辯越境乃免之言爲弒君者若言非確乎不易之定論）

（正意）當時董狐只合舉某事某事以直証其弒君不當以此爲疑詞故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惜者惜董狐之言也非惜宣子之不能免也宣子得免首惡之誅幸矣於是乎下宮之役大夫屠岸賈以靈公之弒盾爲賊首遂與師汙其宮瀦其室趙氏之宗幾亡欲火焉（屠岸賈滅趙氏幾無遺種門下客程嬰公孫杵臼共計立孤趙氏復興一役十五年之前一役十五年之後萬世下俱爲趙氏忠臣）天報之巧與聖筆之嚴固並行而不悖矣今宣子往矣吾固著之以警夫後之爲宣子者

（言孔子非爲宣子解乃爲董狐惜一步進一步矣）

（結言天假屠賈以滅其宗其後之爲宣子者戒也）

（李于鱗評春秋一書無非欲警亂臣賊子于將來此獨渡關越境乃免之言恐口實于后人其旨嚴矣）

崔後渠晉里克論

晉獻公欲殺申生而立奚齊里克遂殺奚齊而立卓子亦可謂有才與能矣亡幾而卓子與克相繼而就戮春秋謂里克弒二君則以其立卓子者正所以弒卓子也

（首言獻公嬖驪欲廢嫡立庶春秋非之）

里克弒二君春秋於奚齊曰其君之子於卓子曰其君何也夫獻公嬖邪溺寵妾庶必殺太子（晉獻公嬖驪姬謀殺太子申生而廢申后）奄一公子而後傳位奚齊雖父子至性着俊忠言一切貌之矣曰君之子見國人莫與也獨獻公欲之耳及奚齊被殺（里克申立而弒奚齊爲申生計也）晉無先君之命可承易邪反正廢彼立德非當國大臣之責歟

（次言克爲大國大臣）

獻公將殺申生獨難里克施優說之（施優說之里克中立）而後難成奚齊就殺國無適言則克之才與試觀晉當是時因民之憤藉秦之力迎重耳立之（是時重耳不仕正可藉其力而迎立之）如齊迎小白魯友翼僖則晉亦定也顧狗荀息之愚（荀息傅奚齊曰臣竭股肱之力不濟以死繼之）立卓子意將絕亂源而啟後圖夫君何物也而可移乎嘗計哉才足以明贊權足以訖事而緩貳其圖誰之罪歟是卓子者乃克君之也（言克立卓子以爲君也）嗟乎事當兩難有義合之勢當最逼有幾極之執義宜申戒乎猶見幾宜豫

（宜廢奚齊偏立卓子亂迎立重耳兼上也）

（此言其卓子以爲君是即以君之之道弒之也）

末言不能見幾於未形而徒以遲疑釀禍有愧大臣

戒乎岐微乎微乎。藏於顯形。危乎危乎。變於立談。其易也轉圜。其難也倒海。其是也。生重太山。其非也。死賤微蟻。晉再亂而君再弑。觀晉國一亂而奚齊不祿再亂而卓子云亡豈天將啟重耳之伯郎克無如之何邪 息就死而克亦戮。是故大臣國之寄也。義爲臣幹。智爲政君。斷乃節。輔需乃事敗。遲疑待討而變更矣。柰之何哉。

湯海君評克不能明諫力囘獻公之溺則爲不義不知重耳可以中興而迎立以肇晉祚則爲不智猶豫於廢立之間而不能見幾自裁則爲不[illegible]於[illegible]以弑君罪之非其咏大臣當國之體其[illegible]位孺子也幾希

王荆石孔夫子論

春秋之時天下亂極天既生夫子不得其位以吾道匡扶世道卒栖栖皇皇無不嘆其道大莫容此獨以天命作師垂教天下萬世是其遇雖窮而功更大于君相超世名言

窮聖人正以神天下上度天心儀封以下一人矣

所以曉天下者存乎聖。所以命聖人者存乎天。夫天生孔子。若有意矣。而且窮之。噫非天之窮聖人也。窮聖人者。所以神天下也。是意也。惟儀封人知之。故發諸嘆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子至衛儀封人請見之出謂二三子曰不以喪也爲夫子患而能以木鐸明聖德于天下意世所云智過子貢者此也 使當時而君焉。不過文焉武焉而已。文王以服事殷武王伐紂救民

言達而不過爲君相

使當時而相焉。不過陶焉夔焉而已。皋陶明刑弼教舜曰時乃功夔典樂神人以和堯曰一夔足耳

而已未必耳月遍天下也

六經未必作。四教未必陳。轍之未必環。淅之未必接。轍環列國接淅去齊 天下之耳猶無聞也。天下之目猶無見也。故天厚其德而薄其位。多其能而阻其勢。使之近聘於衛鄭之國。遠歷於齊楚之邦。雖踐而鄙夫得以聆兩端之教。頑而互鄉得以接大成之傳。故曰天之所以窮聖人者。政所以神天下也。應前段意見出人文法甚老 人以爲夫子之不遇爲夫子之不幸。予以爲夫子之不遇。乃斯民之大幸也。謹論

非周流不遇安得教澤弘施令人人得聞至道之緒

結爲斯民幸實亦爲天子幸耳

先論君之立国最要在擇良將不可以一告掩大德

鄭以偉論苟變干城將

子思薦苟變于衛侯曰其才可將數百乘衛侯曰聞爲吏食人二雞子故棄之子思曰立國在將得其人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不可使聞于隣國也

蓋立國者惟在擇任良將哉然而將才難矣天下之才有所挾焉而思展則無務以法繩之有所敗焉而思續則無務以過督之有所不足而思用其所長則無務以全求之故負遺俗之累者抱非常之才蒙垢辱之行者立不世之功往往而是况乃以中才而遇亂世之人流乎其瑕疵可勝棄哉而棄之何其以一

次段言衛以甚衛小国介在六雄虓吼之間所恃者獨一將而已

告掩大德也（秦穆謂孟明曰吾不以一告掩大德）昔者苟變有將才衛侯以二卵故擯弗用偉乎哉子思之言也悲衛哉何悲乎衛悲衛之有一將而不能用而迷於懿也當周天子東而諸侯王爭相雄長龍翔虎躍千弓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以戰天下于金戈鐵馬之中於時孟嘗（田文）平原（趙勝封爲平原君）信陵公子（魏無忌封爲信陵君）之屬倡其謀商君（衛鞅以強兵之術說秦王號曰商君）應侯（范雎以遠交近攻說秦王封爲應侯）蘇季子（蘇秦以合從說六國封爲武安君）望諸君（樂毅爲燕破齊封爲望諸君）之徒定其策孫臏（孫武子之後與龐涓同事鬼谷爲龐涓譖魏欲殺之幸而脫歸相

引古名將以見衛君因惜二卵遂棄干城之賢將若漢高祖用陳平特人譖之曰平居家盜嫂在朝受金帝召責之平曰此小節耳不受金何所用帝善其言

齊後魏伐韓韓求救于齊齊令孫臏出師以救韓臏以滅竈示魏軍魏以齊師怯追之至馬陵道殺龐涓）吳起（吳起娶齊女爲妻魯欲用爲將以伐齊行人言起妻齊女殺之求將以伐齊人譖之乃奔魏魏不用遂入楚）武安侯（白起事秦伐楚趙有大功封爲武安侯范雎譖之賜死杜郵）馬服君（趙奢相趙封爲馬服君）王將軍父子（父王翦子王賁王翦以六十萬兵滅楚）制其亢而衛以蕞爾小國介在六七王非有殽函（秦地）劔閣（蜀地）青徐海岱（齊地）以爲之險非有方城鄧林汝穎江漢（楚地）以爲之雄非有三湘七澤（楚地）易水常山（燕地）以爲之固所以設藩屏而樹干戈者獨恃一將而已吾爲衛計謂宜增墉浚壕（墉城墻壕城池）繕甲厲兵嚴斥堠固

後六出奇立莫大之功君以此棄之不亦惜乎

此段言衛任將不暇何暇計及二卵而棄頗牧孫吳之徒邪

廣論古之御將有道雖以鷄鳴狗盜恃徒賓禁盜臣

封守右夏服之箭左烏號之弓（子虛賦云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青帝乘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墮青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服盛箭器也即夏后氏良弓之箭服曰夏服也）蚩尤之旗（蚩尤在兵故以畫旗）佩干將之劍（以劍下將所造）收頗牧（廉頗李牧趙之良將）於禁中制孫吳（孫臏吳起）於閫外且也不敵是懼而何愛乎二卵愛二卵而棄干城（干扞也詩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於計得乎語有之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狙詐咸作敵（楊雄法言）在所御之謂何耳誠善御之則鷄鳴狗盜足以脫孟嘗君之厄（孟嘗君任秦秦王欲殺之客有善爲狗盜者盜秦王狐白裘以獻王之幸姬姬乃爲言于王遣之歸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已至關關法

貪色因虜盜賊且可重用何可以干城而見棄于二卵也

自古帝王多用亡臣以伯國衛侯不聽子思之言而使其國墟惜哉

（鷄鳴而出客時尚早客有善爲鷄鳴者堅鷄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脱歸以相齊）博徒賣漿。足以解魏氏之危。（趙處士毛公隱于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信陵君往從之遊甚歡及秦圍魏急二人說公子將兵還魏遂破秦軍于河外）奈之何其以二卵棄也。蓋昔曹將軍三戰三北。已而劫桓公盟壇之上。一日而還所亡地。（曹沫爲魯將三戰三北柯之會乃以一劍劫齊桓公于壇坫之上盡反魯之侵地）孟明壘臣也。已而秦穆用之。封殽尸。敵國不敢出。（殽之役孟明爲晉所獲及歸秦伯復用孟明孟明帥師伐晉而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吳起貪而好色。已而將魯魯勝。將魏魏勝。威振天下。（起爲魯將大破齊師及爲魏將擊秦拔五城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至若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正言衛君不當以二卵之故而棄其良將耳

管仲之囚焉而相。（管仲囚於堂阜桓公釋其縛乃立以爲相）孫臏之臏焉而將。（龐涓忌孫臏斷其足而黥之齊威王用以爲將）姚賈之盜焉而卿。（秦以姚賈爲上卿韓非曰賈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不聽）范雎之折摺焉而封應侯。（魏須賈譖范雎于魏齊齊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拉齒雎佯死乃得出逃入秦秦用其計封爲應侯）何者。誠御之也。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屈原卜居）奈之何其以二卵棄也。故夫古之英雄豪傑。圖大事者。不能矜細行。成大功者。不能取小廉。馬或奔踶而至千里。（踶蹋也馬不良或奔或踶御之以道則至千里）士或忍辱而致榮名。蓋自古計之矣。（漢武求賢詔曰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此段言衛地雖褊小視之二卵豈不爲重棄良將是自棄其國家論至此何等關係

名）奈之何其以二卵棄也。且衛雖褊小乎。然亦三晉之間一都會也。（時衛服屬三晉）彼其社稷山川之積。聚人民物產之富。饒朝歌暨王之俗。與燕同風。（貨殖傳衛俗與趙奢相類好氣任俠也）此與二卵孰重。假令魏下黎陽。趙薄河內。諸侯王四面而起。衛當此時。良將內亡。敵國外侮。欲戰不可。欲守不支。欲和不許。不五日而國舉矣。夫以二卵之故而棄良將。是以二卵之故而棄國家也。大抵天下無全材。亦無棄材。犓之毛可以禦臘。龜之甲可以占年。（朱晦庵不自棄文食龜之肉甲可遺也犓人用之以占年食犓之肉毛可棄也蝸民縫之以禦

此言天下無棄物亦無棄人必欲以全才求天下難之難矣

此泛言古以干城將而不見用

臘）物各有長。是以量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因敗而爲功者。立名之士也。書傳所記舉囚（舉管仲）舉虜（百里奚也秦漢以僕爲臣虜）舉盜（管仲遇盜舉三人）之事。使貪使詐使愚之說。（黃石公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良可攻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荊山。然後可以質。（荊山美玉卞和所得以獻楚文王）龜必九江。然後可以卜。（九江龜長尺有二寸者可卜）材必梗楠。（美材）然後可以樑。（樑棟）馬必驊騮。（良馬）然後可以服。（車旁兩馬曰服）以此求材。難之難者也。嗟嗟。鋒鏑交於原野。而良將擯于國中。干戈遶于四鄰。而

若數多何獨一苟變哉

末言世主不獨棄之且從而殺之此又不若衛侯多矣

長城覆于旦夕檀道濟見收怒曰乃壞汝萬里長城自古及今何可勝數獨苟變哉世之人主每每慨然太息而曰吾獨不得如古名臣者將之耳吾豈憂天下及當委任責成之時乃見之矣兩軍相薄弓矢相當存亾係之呼吸此何等時而人主方且有中制之權有外監之疑何累明云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幸而戰勝則嫉其功甚且追論其咎事而罪之不幸戰不勝則不免死甚且逮其子孫而戮之嗚呼武夫力而鬬諸堅法吏刻而議諸朝右傳武夫力而鬬諸[illegible]人[illegible]而擬諸國與其殺之孰若棄之此又紹若衛侯所不能也

劉兒陽評人材不可以一眚責兒干城之將可以一卵棄乎棄之是自棄其干城也其意見已出人甘

章法句法純是一篇古文與子虛上林賦同 樓

荀

首言孟子願學孔子二子欲繼仁義學術何為一附而一排之

次言二子均未聞大道故其論性之偏乃其學術之疵安得謂有志宗孔子邪

此言大道醇之又醇原不容小疵而曰大醇小疵者便是不知道之言

陶石簣荀子楊子論

孟子言性善荀子矯之曰惡楊子擬之曰善惡混韓子謂孟子醇乎醇者也而荀子楊子大醇而小疵然則二子果能志孟子之所志學孟子之所學乎

楊荀之子其志大其學勤皆有意于為孔子而未得其方欲強繼之耳不知善學孔子者孟子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荀卿非孟子子雲尊之其尊與非不在孟子在于以已繼孔子也是以或排之而獨絕或附之而同升焉夫荀之學僻而未合楊之學而未適者也而志又俱大故荀矯孟子之言性善曰惡彼猶執夫末流之情而謂學探之禮符之亦言之有其故也雄之言善惡混非敢異孟子也兩知未定姑兩擬未決耳擬之與矯均之未聞道可謂有其志邪其曰大醇小疵韓子論孟軻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言論荀子楊子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則吾以為未然今有物于是曰此白此黑此白與黑參或白勝于黑可也道非物也不得參言醇疵知之即全體得不知即全體失得則是失則非一有舉百必廢焉小有察大必迷焉非曰參是參非偏得而猶偏有失也且醇者無襍之稱也猶有疵矣

楊荀論性命之言大疵韓子論荀楊之言也

又大疵可見荀邪楊邪韓邪均之未可以言醇儒

結三子之疵猶愈于似醇非醇其害道爲猶甚千古格言

將不得言醇又烏所容其度其間而分大小也吾不識韓子之言大小者果何居韓子言二子大醇小疵果安在而見其醇疵之大小也其大以性命之際乎二子之論性者如此也其大以行邪則韓子亦指其書非論行也且胡以解事新之西漢末王莽篡位號曰新漢楊雄仕莽甚稱頌莽德故後世只目爲莽大夫當時人嘲其玄之尚白大小醇疵何從而定之如第曰三代而下二子者能志其大者也列諸孟氏無媿焉斯不亦公而核哉雖然二子之于學其持之也力其究之也深意極爲而外不偭未免于疵而能無臣之以自表于後世其可尚也已故愚之與夫二子者以見其疵者猶愈于似醇而非而滋僞焉者也似是非是卽夫子惡紫惡之害德卽此意也

陳習公評荀卿性惡之論大爲孔門罪人楊雄性混於善惡之間故甘爲莽大夫而不辭韓子不立說以闢之以爲性善羽翼其亦韓子之大醇之小疵者乎

程敏政伍員論

員父爲楚平所殺員入吳借兵復仇斯掘鞭尸蘇子立論以爲父子之倫雖無所逃君臣之道尚未盡篁墩先先生又爲之立論云云

首以合以人者可絶隱然已見員之鞭平未足爲深罪

歷証以右先聖賢如無道之君若桀紂則湯武之誅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曰君臣之合以人父子之合以天以人者可絶而以天者不可絶故舜禹不敢以非禮加諸瞽叟伯鯀承上以天者不可絶而言而上有桀紂之君則下有湯武之臣不謂之篡奪而謂之吊民伐罪上有太甲昌邑之君則下有伊霍之臣不謂叛逆而謂之廢昏立明承上以人者可絶而言

篡弒應上以倫之在人者可絶之道

以無道之父宜見殺于有道之君便見無道之君亦宜見殺于有道之臣矣

言太甲不惠阿衡伊尹放之於桐昌邑王遊戲無度霍光廢之而立公孫病已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禮曰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則逃之子之於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此可見以人者絶而以天者不可絶故也然又當權其中使親義不至於偏廢若曰以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鯀廢而禹興是也堯時洪水爲害四岳舉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舜殛之而禪其位于其子禹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員復讎是也處變之定理蓋不易此而蘇轍乃譏員逆天傷義

蘇子以員爲不當以臣伐君，則是泥千古之常而未達一時之變，遂舉伊霍以爲引証，意見亦甚

是豈復有人心者哉。且平王之爲君也，堯舜之君乎。桀紂之君乎。太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辯而明矣。彼平王殺其子，妻其婦，獎奸回，戮忠良，有臣如湯武者，弔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昏立明可也。（已上責平王爲無道之君）顧員上不能爲湯武，下不能爲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悲矣。爲敝者但知夫平王前日爲員之君，而不知今日爲員之讐，豈惟不知父子之親，亦不知君臣之義矣。（[illegible]）夫君者天下之義王也，君而至於使人讐之，

平王之[illegible]楚之獨夫伍[illegible]但[illegible]見[illegible]江伍[illegible]哉

則孟子所謂獨夫耳。禮曰：父母之讐，弗與共戴天。然則員之所鞭者，非平王，乃獨夫也，而謂其逆人，可乎。[illegible]是無父之人也。使員當入郢後，投戈解甲，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山窮谷之中，以示其所避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傷其不能盡忠[illegible]勾踐行成子胥[illegible]鴟夷之浮江後號子胥爲[illegible]神子今有錢塘江浪在耳）惜乎，其志不足及此，而反以讒見禍於他人之手也。

萊臺山范蠡伍員論

會稽之棲，卒報夫椒之役；鴟夷之腸，難償入郢之罪。人皆以蠡善藏其用，勝員之見幾不早。試以二子並衡，其爲優劣成敗當何如。

首言時有難易，故事有成敗，此亦原始究終之論也

自有史傳以來，皆以范蠡勝于伍員。蠡報君讐，員報父讐。（蠡會稽之棲，卒代勾踐報夫椒之役；員借吳兵入郢，鞭平王屍以報父讐。二人功業大略相當）事稍相近，然而爲員難，爲蠡易。員無尺土，借力于他人；蠡則有越國焉，與君同患難者也。會稽之役，員以其勁厭越若承蜩然。（丈人承蜩若掇之，出于莊子書）蠡不能抗也。當是時，勾踐百死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亡而無一

此言行成乃出于計無可施，亦幸而天厭吳而奪之監，安得謂蠡之智於謀也

存，其君臣束手，計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耳。夫行殺人之父而乞憐于其子，世未有聽者。其幸而聽，而得奮其謀，卒逞志焉，此天之厭吳，而昌伯禹之後也。（泰伯入吳爲始祖，伯禹後裔國號越）非忠於謀國者所宜蹈也。使夫差不甚愚，伯嚭不甚賣國，（伯嚭受越重賂，勸夫差許行成，故子胥之策不行）員之策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成。即成，而勾踐入吳，不過甬東之纍囚耳，必不得歸也。即歸，而吳毋伐齊，

言吳以驕而自取其

毋連兵黃池，（赤子美兵于黃池，言不[illegible]姓內自爲亂）舉國而聽員，蠡雖[illegible]，必不能沼吳也。凡吳之亡，皆吳自亡。（員曰：吳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

亾使君非夫差將員之謀行而蠡之策不行矣

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蠡亾之且以勾踐之慣用生息休息之越乘疲敝之吳苟有中智之士爲之謀皆可以得志何必蠡哉吳越春秋者蠡諸奇謀大宰如後世所傳亦任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策至於嘗糞驗疾尤出無聊勾踐入吳夫差病代爲嘗糞驗藥夫差不勝感激以越之竊威蠡不能悉力佐勾踐抗吳受棠辱至此反稱奇焉君不信也人臣之事當國患難則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宜姑徐徐焉以其國與君爲孤注而僥倖於萬一陳平之策竊亦大類此

此段責蠡普其國於不破而乃兇其君於幾亾殊非萬世不易之謀

末結言員殺楚可以覩孝慎越可以語勇怍之知幾之神亦其適際昏王耳以身徇安見忍不全身而智不守國邪

也亦危矣危矣員謀楚則楚覆謀越則越佩寧獨忠孝其機權智畧春秋無兩矣屬鏤之賜夫差賜子胥以屬鏤劍使自殺也入江而不化是也蓋以死報吳而或者以此爲員咎王書子胥不早見其主不同量謂不能如蠡之全身嗟夫此皆與大不忠之甚者也

史遷岳評人言蠡智於員此言員智於蠡吳許行成幸耳非智也後吳之自亾亦非蠡之智也員之謀楚謀越何智如之後爲吳死以報吳也非不智也

反覆辯論可爲定案

李維楨夫差論

全篇以有道無道立論中如引湯武桀紂定破蘇子之執矣王弇州亦謂其吳報乎父以身報吳英雄豪杰見識議論大畧相同

先言春秋不書夫差復仇之義以爲立論張本

夫差報越王之讐昔伯鱗題壁曰夫差爾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吳王破越以復其讐春秋削而不書傳者曰聖人以爲常事而不書也或曰春秋無義戰而書者屢矣夫椒之役夫椒地名乃夫差破勾踐所在與嶲李之役同復父讐也庶幾義矣而不書者史之法爲報書也不報則不書聖人因史之文而不改也予則曰不然九世之讐可謂遠矣桓公復焉春秋大之比

此言復仇大義獨取桓公而不取夫差者非以不在中國之故也

矣聖人之重報讐也而何獨於夫差或者曰謂其夷而外之也春秋內中國而外戎狄不知春秋之作吳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吳狄則夷狄之復讐之事中國所難聖人將進之不暇而胡爲其外之也蓋永終知敝聖人之訓也鮮克有終前人之致也方越王之棲會稽良良乎殆矣會稽山名越爲吳所破棲遲在此臥薪嘗膽云云當時能斷之以義而直拒其行成則雖有范蠡無所施智范蠡與勾踐計策用西施美色以昏強吳越必亾矣義之得也當斷不斷反爲所謀乃以流連荒亾之吳而待臥薪嘗膽之越遂令

始以伯鱗題壁而奮

> 畜志卒乃滿情於樂而覺范生之術中謂之英君可乎

糜鹿遊於姑蘇之臺而吳則爲沼（子胥諫夫差勿行成夫差不聽子胥之言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沼矣）復讐之義果安在乎悲夫始不能知其微而卒不能有其終是吳之亾不亾于吳亾之日而亾于越亾之時暫勝而終蹶之（是昔之破句踐者此夫差也今之見亾于句踐者亦此夫差也）雖謂之未嘗復讐可也善報讐者必計人之終不能我報而後可以報我之讐不然寧隱忍焉此圯上老人之秘也此子房之所以卒報韓也（圯上老人黃石公也以秘書授張良張良終始得爲韓報讐有始有終）

> 行成之許不聽子胥之諫吳果爲越所滅

夫差不忘越人之殺而父可謂義矣少舒其忿而遂亾之乃忿隣其不共戴天之讐是可謂報乎伍員何假讐人也行成之事無所事自其非真能報讐可知矣（爲父報讐入郢鞭楚平王之尸諫吳勿釋句踐夫差不從其說卒致鴟夷而浮之江語云爲德）不卒其始夫差之報讐也春秋之所以不書意者其在茲夫

> 未結爲德不卒謂之不報可也此春秋以大義全責之矣

王維楨評夫差始因伯嚭之激卽建夫椒之績終不聽子胥之諫卒致會稽之師是報讐而不能終報非真能報讐者也春秋不書其事戒後世意與

方孝孺豫讓論

豫讓義士之稱所從來久矣謂其不忘國士之報可以愧萬世爲人臣而懷二心者希古先生只就國士駁之謂其義有未盡遂爲千古名言

> 先反覆論其宜盡忠極諫不可爲無益徒死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

> 此段一正一反見其生不能悟主死於既亾之後何濟也

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報讐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爲忠臣義士也

> 子皆不取結之一篇大意全在此抑揚提起爲下立論張本

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夫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其友識之於市勸其臣事智伯惟所欲爲）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

> 述其言而詞其忠乃欲抑先揚法且就其國士之言以爲譚柄

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于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卽此而論讓有餘憾矣

> 此引段規韓康任章

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

絺疵能以國士報其主以爲責讓公案

王從智伯之謀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亾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韓魏許爲與智伯連謀攻趙疵察其表情敗露處直以告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亾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

此代讓處置宜盡言極諫不惜殞身悟主方于國士之報稱近義

亾諄切懇告一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于是日伯雖頑莫不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得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讓欲報仇伏於廁中又伏於橋下襄子因馬驚覓出讓拔劍斬衣而死）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王心視伯之危亾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論豫讓固不足以當之彼朝爲仇敵

此正責讓不諫之非以報國士又責讓徒死之未足爲義

此挽轉法得蘇文范

切論體

暮爲君臣腕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吳因之評此論大意以濟事爲貴不在輕生好名學者不察惑於賈誼胡致堂之說未免視讓太高爭相效尤方公只以無濟於國安得謂之報以國士且坐視不諫既亾而殺身以釣名恐忠臣義士未必出此立意卓越千古建議如老吏斷獄首末抑揚有法舉業攻此品騭上古自有一段不可易之說洞破世迷堪垂不朽

湯聘尹蘇秦張儀論

戰國時遊說之士首推儀秦始兩人相友善卒而秦合從說六國以擯秦儀以連衡說秦破六國使秦不激儀儀必不入秦忌其傾己正以速傾六國也秦之失策甚矣

先以秦爲策宜引儀並相六國以擯孤秦此秦萬世之利也惜其見不及此

蘇子之合從也合六國從約以共擯孤秦曰合從是欲存六國之社稷而去衡人計甚遠也然激張儀入秦蘇子亦失策焉儀之能柄秦蘇子既知之則儀之能擯秦蘇子豈不能諒之乎儀之才誠賢矣不引之相趙同心共濟而吾往來燕齊魏楚以維其盟于不替儀秦前有定盟不相背負儀雖反覆而在衡中未必不德我而協力也未必遂背我而爲秦謀也其相秦者雖多而智皆出儀下豈能遂爲六國害哉計不出此而困之於閽人辱之於堂下張儀爲蘇秦所辱受堂下之辱即懷入秦以破六國之從而陰使舍人資之入秦秦柄得而函谷閉關者十五年蘇子自以得計而美張儀於掌股之上儀亦愧謝自謂不敢言矣然能使儀得秦之柄而不能使秦不用儀之謀能使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蘇秦以合從說六國張儀以連衡說秦秦得志而輕儀儀懷憤以連衡遂破合從之約能僅保於儀新用之時而不能無敗於其韓魏伐趙之日儀秦素以術相

此言儀徒計入秦皆激於秦之困辱無復之卒之以術亂人若卒以術自亂弃以亂六國懟其矣

高者志意嘗須臾忘報邪是蘇子徒徂于一時目前之名欲以顯榮于天下而不爲六國社稷久安慮是先自敗也已秦說六國不以義而以利又知用儀而不善用之其能無敗也夫蘇秦困辱張儀已而告其舍人曰儀天下賢士吾不如也必能用秦柄後果相秦破從約以傾蘇秦嗚呼天下豈有事口舌崇陰符鬼谷子陰符爲行兵法而能濟世者哉

此言秦徒知爲一身功名不知爲六國社稷慮其得罪于天下不少矣

術言秦以口舌傾儀儀亦以口舌傾秦天道好還秦其尤罪之魁

董思白曰評秦與儀處有年矣亦知儀之爲人矣乃不引之以相六國而故激之以相孤秦卒且孤秦而秦六國湯公立論不罪儀而罪秦也以此

丘瓊山樂毅論

樂毅破齊七十餘城所未下者獨莒即墨耳卒未嘗加兵屠滅太初子瞻許其能行王道不免贊揚太過故正學者是篇以闢其説

樂毅不拔之城（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有莒與即墨毅不能拔）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爲行王道之過余曰不然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與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爲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先觀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者曷嘗有利天下之心乎苟有利天下之心何以爲行王道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特報讐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宜乎施仁敷義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寶貨重器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植以汶篁）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毅伐齊勝之毀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宗廟而遷重器王道乃如此乎）[illegible]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其心已肆其志已怠士卒之銳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樂怠肆已挫之讐毅雖有百萬之師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城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最衰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而征諸國則人豈有不服（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武士女見休日非富天下也）毅以二國（言燕齊也）征二小邑（莒與即墨）且猶叛之謂毅爲行王道可乎太初曲士不足論何蘇子而亦易此言也

直言未可以行王道許樂毅以其有利天下之心也慨然見二子未爲知心之論也

言毅非能施仁敷義而齊城之破者力屈而服之夫豈心悅而誠服之謂哉

又言以齊堅城抗燕驕師雖毅亦姑俟其自服豈愛民而不忍屠哉果有不忍之王心何爲而不成一統之王業邪

應首二子行王道之論闢二子非富天下也正所以深斥樂毅也

袁石公許燕破齊毅之兵威所劫也至於二城不速屠滅夏侯蘇公未解其所以然一則以爲庶幾于湯武一則以爲行王道之過此論獨以行事心術律毅不得爲純臣最大議論

王元美論藺相如完璧歸趙

秦欲趙璧紿易以十五城相如携璧入秦王弗予城相如庭責秦王叱使者完璧歸趙秦王欲而謝之相如由是声名重于天下而謂趙有人焉趙以㝡留抗強秦以此

起語老蒼直入相如奪事元美不以完璧爲相如多而以懷歸爲相如責中間替他辨析一段與其前後論何等情絶

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爲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與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

此責相如畏秦而不復與秦璧

此判秦趙曲直正當議論

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與夫秦王既按圖以與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紿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

以此責秦王而王必無所辭必自與璧惜相如當日智不出此

此言秦不予城則必還以趙璧秦欲威諸侯必不以一璧而散天下心

此言秦之不能相如者分明未與趙絶公能看得出佳佳

絶耳今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劲澠池柔信乎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全之哉

以此責相如相如亦必無所辭孰謂其勇

張侗初評相如完璧誰不高其品而壯其氣元美先生幸秦之未欲與趙絶而相如之獲全於璧歸之天意是開未開之圖見定千古矣

袁了凡論呂不韋賈術

不韋賈于趙一見異人遂曰奇貨可居謀立之後乘(?)納妾以呂易嬴自爲良賈至飲酖而計始窮矣

先後論謀進之士皆用賈術但巧拙不同耳

嘗觀賈於五民最爲末業然賢智之士往往出於其間槩其術有二而已賤而收之貴而散之也中世之後士之圖謀進取大抵多出於賈術顧有巧有拙耳百里奚飯牛以覇秦秦稱賢相必首五羖大夫百里奚得五羊皮而爲人飼牛秦穆公聞其賢舉以爲相遂伯西戎因目爲五羖大夫此良賈也范蠡知勾踐可與同憂而不可與同樂乃去之

此段述古人有良賈知賈愚賈

但爲不韋立名張本耳

能積能散范蠡知勾踐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乃浮海出齊苦身力耕致産數千萬既而去止于陶復致貲鉅萬稱陶朱公此知賈也伍員大夫種才能聚之而知不能散乃以禍終伍員被讒于吳文種被讒于越皆賜劍死賈也若呂不韋以大賈客趙一見異人目爲奇貨今謀立之而貪進不已卒以死此於衆賈何啻乎其不免貪賈而已矣夫善賈者以其術爲名不善賈者以其術爲利苟出於利之而術始窮矣不韋以千金爲異人結客要挈計必爲立後於秦秦之立子尚賢而不貴親立愛而不拘長度華陽夫人必能得之於

以不韋爲貪賈亦其利令知昏致然耳

叙不韋爲異人計千金遊説謀立於秦

王也度夫人必可以愛結也西遊致欸而以賢孝自托不韋之爲異人計不失一籌何其算之明也然父子至愛猶廉至嚴異人奔歸自立起十二餘公子而得爾非必盡出於不韋蓋亦有天幸焉天方授秦政而不韋適其會要未可以貪爲奇也顧其賈豈之見貪得無已時賈姬種禍而陰令移之嫪毐及其知窮卒與之同斃不韋恐私通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毐詐爲宦者進之或告其事王下吏毐夷其三族未幾不韋亦飲酖死豈非蹟貨無厭者哉爲不韋計秦歸異人既立爲秦王竭忠盡智輔秦以見功於後世所可多則居

出於天幸非其策之明也

此段言不韋以貪賈殞禍他人卒之智窮自斃其亦貪得無厭之賈哉

賈得其貲也而與百里奚俱稱善賈於秦矣不然功立名成早見而去安享洛陽之封與范蠡並稱知賈可矣即秦法少恩罪不在己死而功足暴於天下亦愚猶不愧爲伍員大夫種也孰若身名俱毀倉卒就死而無後世之傳哉故不韋之賈挾奇以要假能居而不能散知殖而不知止者也則名不免爲貪賈賤行而已烏知賈哉范蠡竭力以成其君去之五湖爲陶朱公三致千金而卒盡散之此眞善賈矣此所謂以其術爲賈者也其三致千金也正其成伯之餘謀

此段表公代不韋策立異人後不能竭忠輔秦亦宜見幾遠禍庶幾爲良賈知賈至倉卒就死不至于愚賈乎

此段申言范蠡爲能積能散之賈知而且廉子房繼之得居貨之術不韋見不出此則亦同韓彭四子之貪但以賈禍而已豈可審善賈哉

三致而三去之則其泛舟五湖之計也故蠡之賈其仕進則爲知賈其居積則爲廉賈自范蠡而後世無善賈者顧於漢得一人焉子房是已知沛公天授托以報秦此得居貨之術也佐漢成帝業而托迹於赤松張良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不及漢之縉紱豈不知且廉哉若韓彭黥布之徒卒就菹醢韓信彭越黥布皆封爲王後卒京之此貪以賈禍其術亦不韋之類耳要不爲善賈也夫賈術不慨於道肰自後世功利之習勝君臣之

此段言末世君臣僞

際其不出於賈者鮮矣故君度其臣可居以共功則

以奇貨兩相賈且當時戰國舌辯之士不得不賈耳

以臣爲奇貨而懸爵祿以賈之臣度其君可居以同利則以君爲奇貨而設知術以賈之戰國之世凡所稱縱橫遊說之士大抵皆賈豎之類而不韋其尤也

結歸重有國家者當以禮義忠信養士不宜以智術賈貨立國衷公此論千古名言

有國家者以禮義爲奇貨以忠信爲居積士至前必以此程之價當則取價不當則去雖有衔賈如呂子者敢鈎奇於其間哉顧秦以爲滅六國其造謀設閒陽受陰奪非有禮義忠信之素也秦亦以賈術立國而已始以賈興亦以賈敗固其理也於不韋乎何病

唐柳所評把一賈字反覆立論其文法變幻倣之史遷列傳叙事中自有斷案

商文毅茅焦論

始皇遷太后于雍諫者皆死茅焦以一言投機此文說士所尤難論者比之於潁考叔則亦因其奇而奇之要之萬世之公論如湯先生者得之矣

先言其相軀倍主似可謂錫類之純孝是欲抑先揚法

嫪毐之亂秦王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焦也後至不畏鼎鑊大賈呂不韋以奇貨可居與太后通恐事覺乃以嫪毐詐爲宦者進之生二子封侯後因告以亂乃夷其三族遷太后於雍諫者二十七人俱鑊烹之焦後至乃爲危論之解衣而力諍之由是秦王悟而迎太后歸復爲母子如初論者以爲潁考叔之錫類不是過也鄭莊公誓其母曰不及黃泉毋相見也潁考叔諷諫莊公迎母隧地相見樂甚天性如初左氏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次言太后之淫非姜氏比茅焦之諫所不當諫是未知春秋絕不爲親之大義

噫長信非毋弟之親宣淫非溺愛之比秦之先王有知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不爲楚也妻則不爲政也母嫪毐封長信侯姜氏只溺愛共叔段政是秦王名楚是秦王父名雖誓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謝先王而何焦之汲汲於諫也春秋之義絕不爲親於文姜則然非仇母也以父而仇之也帝太后非莊襄之仇乎莊襄名楚初質於趙因不韋歸納妾生始皇秦遂姓呂所云暴秦以呂易嬴是也始皇惡得而毋之焦其未聞春秋之義邪且曰車裂假父撲殺二弟假父嫪毐也二弟不韋與太后私通所生也

言始皇之聽諫不在

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忍污諸口吻哉然

天性之眞悔而在帝秦虛名焦亦幸投其會耳

結言焦得罪于潁考叔應首起意章法

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動之以帝秦之名）乃戰國遊說之術也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爲天性之親也欲帝業之速成而懼諸侯之連衡也（六國諸侯合從連衡併力西向則函谷可封秦食不下咽矣）然則焦之諫固戰國之奇士（秦遷太后於離宮強諍之士尸積盈庭焦一言中機論者謂其愈出愈奇）而亦潁考叔之罪人也

茅鹿門評人多以焦爲危言悟主奮不顧身此獨畏其諫所不當諫不得謂忠且陰中以帝秦之虛名不可言奇又未知春秋絕親之大義安得謂考叔必多誣前言往行只引一潁考叔堪爲萬古定案耳

王元美論魏公子無忌

無忌者魏公子信陵君也其竊符救趙唐荊川以無王疑之獨以其善用兵可以卻秦存魏其功亦不少元美此論乃衆共賢者而我獨褒之文家獨創一機軸耳

先論古稱善戰者首稱吳起孫臏田單白起廉頗李牧諸將而公子無忌初不爲列亦是借客形主意耳

當七雄之末（齊楚燕趙韓魏秦是也）諸善戰者以法歸吳起（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欲用以爲將起娶齊女爲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起恐得罪乃歸魏魏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與魏相公叔有隙遂奔楚楚任之爲相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楚貴戚大臣怨吳起者攻殺之）以智歸孫臏（同孫臏者齊人與龐涓同事鬼谷爲師涓仕魏伐韓臏仕齊以救韓減竈以敗魏軍人謂其智）以巧歸田單（田單齊宗人樂毅伐齊圍即墨即墨人立田單以拒燕田單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以火牛破燕軍而復齊）以勇歸白

句鍊詞工言言中的如百鍊精金鉛滓既盡精華粹然

此段言無忌不獨差勝於孟嘗平原且最稱善用兵者誠哉是言識力高出尋常萬萬

起（白起爲秦將伐楚拔郢燒夷陵攻趙殺其將趙括坑趙降卒四十萬與范雎有隙雎譖之秦王賜死杜郵）及廉頗李牧（廉頗爲趙將秦王與趙王會于澠池頗送至境與王約曰王行度道里會遇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諸侯聞之畏其勇李牧趙良將伐燕取武遂方城居鴈門大破匈奴十餘萬）而公子無忌不與焉（無忌者魏諸公子也聽侯生言竊符殺晉鄙將兵以救趙）彼公子者以爲卑虛得士急收於名而稍見其實差勝於孟嘗平原輩爾（孟嘗君齊田文也秦王聞其賢使涇陽君爲質於齊請孟嘗以爲丞相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先齊而後秦秦王欲殺之乃自秦逃歸平原趙勝也秦伐趙與毛遂如楚乞師救趙）愚以爲善用兵者無如公子者也（無忌）其如吳起孫臏之時秦固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推

此又舉吳起孫臏田單白起廉頗李牧用兵各有不同以為無忌善用兵張本

刖騎劫樂毅圍莒及即墨三年未下燕惠王立齊田及間王乃令騎劫代將齊人殺騎劫敗燕軍追亾逐北頗則栗腹燕惠王欲伐趙以栗腹為將廉頗大破之見國策而收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固無有不靡碎靡爛碎音舉破敗也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法者也臏單廉李乘瑕者也白起以強凌弱吳起用兵有法孫臏田單廉頗李牧所遇皆非敵手若夫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悉盡也馘音虢截耳也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嚄唶嚄音或喚也唶音借嗚也懦將之所教而恫音通痛呻吟也脅音恊與脇同身生右腋下也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

此段言無忌之竊符救趙處姑未暇論但

其將八萬人直入秦壘卒已乘堅為瑕轉弱為勁非善用兵者能若是乎

獨子以歸其無忌殺晉鄙傳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者父歸兄弟俱在軍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選得兵八萬人大破秦師于邯鄲下者二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為瑕轉弱而為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代魏其志已無魏矣

此段又言無忌以救趙之兵還而救魏大破秦軍以全宗社於瀕危者亦

魏旦暮亦惟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恫脅不振之餘況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函谷而不敢出魏安釐王三十年秦蒙驁

且聯散為整轉弱為勁公子非淺知乎兵者其能得之乎

帥師伐魏魏師數敗魏王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還魏復為上將軍帥五國之師敗驁於河外追至函谷而還此其聯散以為整轉弱以為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幾不亾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間行公子知

此段言無忌之足以抗秦而存魏惜魏王不大用而惑于反亾也

飲酒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為秦虜耳無忌既敗秦師秦人患之乃使人行萬金反間信陵君魏王信之使人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愚哉魏王之為秦亾魏也或曰公子非善用兵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故而未開其客能西抗秦者也且客善兵亦惟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驅而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韓信初封齊王人誥其反帝用張良計偽遊雲夢以擒之

此言無忌善用兵非出于門下客郎韓信之多多亦

善高帝之善將將亦不過此耳結言無忌之功可祠于不絕收盡全旨

降為淮陰侯帝曰朕將兵能幾何信曰不過十萬耳帝曰卿能將幾何信曰臣多多益善帝曰何為吾擒信曰臣善將兵陛下善將將公子亦庶幾矣其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有以也

張子馬評終篇反覆表無忌善用兵處議論開發無一句不確當無一字又不精絕真足以醒天下醉人又足以覺天下夢人可謂無忌千載知已者其元美乎

唐荊川論信陵君竊符救趙

信陵君者魏公子無忌也與趙平原君婚姻秦攻趙平原君求救急侯生教信陵君求如姬竊魏王符發晉鄙兵以救趙信陵君由是不敢還魏恐見辠于魏王

先論強秦之勢必至於盡滅六國而後止則信陵君之救趙亦以救魏亦以救六國未可以為深罪此論千古至言

論者以竊符救趙為信陵君之罪余以為此未足罪信陵也夫彊秦之暴極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為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為之後天下之勢未有不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一國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可也然則信陵固無罪乎曰又不然也

此段言所罪者以其知有趙而不知有王是即春秋誅心之論也

余所誅者信陵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然求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時秦兵臨趙急求救于信陵君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以婚姻之故急欲救趙是信陵君知有婚姻而不知有王也信陵君魏公子無忌也愛人下士食客三千人與趙平原君為婚姻是時秦攻趙趙求救于魏魏王猶豫不敢進信陵君竊符救之其竊符也

此段言其竊符之舉特私厚一婚姻耳初未為六國之公義也

非為魏也非為六國也為趙焉耳非為趙也為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君亦不知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甲兵所恃以固社稷者特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為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一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

詞殷義切

此段言趙王社稷不重于平原公子不幸戰敗不以數百年魏國殉一姻戚乎以此責信陵君縱信陵君在何所逃其罪

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曰晉鄙兵符在王卧內如姬最幸力能竊其符公子嘗為如姬報仇如姬欲為公子死一開口則得虎符無忌如言果得符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為公子竊符於王之卧內是內外之人亦

此段併責侯生如姬

侯以信陵君為重而以魏王為輕也

知有信陵而不知有王也余以為信陵之自為計曷若以唇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於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

此段為信陵君侯生知姬計宜以死激勸魏王以救趙斯兩無所負矣

侯生為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死於信陵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為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為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乃

此段言諸人計不出

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而不知有王內則幸

（此而乃私爲竊符無王之罪雖免矣）

（此言衰世人臣俱皆公立黨視其君若綴旒卽任不趙人亦然矣原公之罰與刺其明）

姬外則隣國賤則夷門監人婚姻趙卽平原君也幸姬卽如姬也隣國卽楚齊韓趙燕是也夷門監人卽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夷門監者無忌迎爲上客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魏僅有一孤王耳。嗚呼。自世之衰人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亡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仇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范睢見秦王直入永巷宦者叱曰王至睢佯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穰韓邑秦王封其舅魏冉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秦昭王欲爲范睢報仇急求魏齊之頭齊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齊共亡之魏信陵君不納齊自殺魏王以其頭歸秦益視君若贅旒久矣史二音綴梁升髦其君於公其則視其君若贅旒然由此言之信

（此以言信陵在符爲一婚姻之趙卽求符于王亦非公義）

（此責魏王啟寵納侮威權不操故使信陵而樹私交如姬得報私恩王自爲贅旒何怪內外人不贅旒視）

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爲魏也。爲六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爲趙也。爲一姻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雖然。魏王亦不得無罪也。兵符藏於卧內。卧內魏王寢所也非細人所能到者信陵安得而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魏姬其素窺魏王之疏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蟲生之矣。人君無權如木朽於外人臣弄權如蟲生於內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卿信陵之恩。信陵安

（之）

（結文以植黨責信陵以失權責魏王其春秋之大義儼然于直筆間耳）

得實恩於如姬。履霜之戒。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哉。人臣事君如臨深淵如履薄水由此言之。不特衆人不知有王。王亦自爲贅旒也。故信陵君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爲人君失權之戒。者春秋墊仲原翬帥師春秋直筆書原翬帥師以示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之意也良以周天子太阿倒置政出多門以禮樂征伐不宜自魯大夫出也嗟乎。聖人之爲慮遠矣。

宋羽皇評以六國有急信陵不之救而獨以一婚姻之故而敢於顯然竊符是輕數百載之社以殉兩姓之婚姻以此責信陵信陵何說之辭然侯生如

姬無論矣而所以使侯生如姬內外相謀者則魏王失權之罪也此論殊是春秋筆反覆辯駁直令文人結舌耳

一卷尾

鼎鐫諸方家彙編、皇明名公文雋章卷二

石公袁宏道精選　侗初張鼐校閱

毛伯丘兆麟參補　寧埜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鄭師山論漢高帝分羹得失

當楚漢分爭之時太公為羽所置之俎上欲烹之高帝曰吾翁即若翁若欲烹而翁幸分我一盃羹項伯以婚故乃以為天下者不顧家勸羽羽聽其言而釋之

首言天下與吾親自有輕重

余嘗讀漢史至漢高帝分羹一言未嘗不深為惻然。因論曰以吾身而視天下則天下為重以吾親而視天下則天下為輕故君子之取天下當大變之來遇父母之難又豈可不權其輕重而為之進退哉項羽置太公于俎上告高祖而殺之所謂危在頃刻者也

當變難之時不得不權衡其間

高祖於此宜卑辭請和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興師問罪與之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常索父之羹以吾親之重為天下之一擲哉此言當羽置太公俎上之時為漢高帝宜請和迎歸其父不當故為分羹僥倖以成功而輕其父於一擲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縱無項伯之援項伯與高祖結姻故勸以為天下者不顧家而釋之則太公烹乎俎上矣項羽既烹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興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計不出此反惑於為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為得計索羹為名言紊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紊亂也羽若不聽項伯之言殺而翁帝何辭此見索羹非正名分重綱常不可為法萬世下不能不重責焉使後世臣子懷必勝之心忘君親之難者未必不自此言發之也

此言高祖當先卑辭請歸然後可與師問罪不宜以吾親為輕為天下之一擲哉

此言羽若不聽項伯

之言烹太公而分其羹則帝負殺父之罪名安得與羽爭天下哉

此言帝幸而得計因人成事不可為後世為子與父之大難者法

張賓王評舜竊父而逃于海濱終身訢然忘天下良視吾父為重也高帝分羹一言寧能免羽之不烹哉羽之不烹乃惑于項伯之勸解亦僥倖第一着豈人子処父難之大經哉惟卑辭請歸然後與師問罪庶幾萬世法程云

董份　漢高帝罪羽論

羽即罪不十，楚寧不漢一語乃獨創大主意，通章幹旋在此。

民惟苦桀，則仁此楚。

昔高帝王漢中，羽自稱西楚霸王。帝于軍中數羽十罪，曰首弒義帝，懷王殺卿子冠軍，尤負天下之大不仁不義。楚之所以屈于漢者，此罪不容于天下也。

慨自秦失其鹿，蒯通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才疾足者先得漢高起沛中，提三尺而掘[illegible]埃，項羽氏亦擁兵江東下流，與漢共角秦鹿。厥後楚竟為漢屈，議者歸罪於羽。高帝軍中對壘語亦輒謂羽有十罪，則謂羽即罪不十，楚寧不漢也。蓋兩桀驁之主，民不見仇；兩慈仁之主，民不見德。虎咆烏哺之主，喻桀驁仁慈之異故脇而馳，直令民有

漢天下之所由得失者。

漢與楚仁暴相反，如此民安得不德漢而仇楚也。

所向皆淵於丘用鷹鸇敺樹則為雀俱思而嚶嚶效舞於茂林，虎狼攫噬則狐兔拼形而竄，啄喙集趨於低陽。民之過仁暴主也，猶狀此爭王得失大彰明較著哉。羽暗啞叱吒，怒貌，狀其夜出蓋世之雄為萬人敵何如寬仁大度。羽燒秦三月，何如約法三章。沛公王關中，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悉除苛法，吏民安堵如故羽烹殺虜縛，何如王帳御秦。羽人刳而人刖，何如人胝而人粥。羽所歷川血而山骸，帝所過家絃而戶瑟。楚漢勇悍仁彊，諸不能更僕數。凡此皆漢之屈楚，楚之為漢屈，民之德漢而仇楚之孫

舉羽弒義帝、坑趙卒、背約自王三大罪，皆楚自取亡，何能不漢。反言以見其意，不必規規盡數十罪，此入化大作手也。

也。數羽之罪，首無若弒義帝，罪不赦。義帝，懷王子，羽弒江中，弁殺卿子冠軍，乃天下大罪即羽不弒義帝，陽尊而陰譽之，而羽咄咤叱咤，民且口噤心悸，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數羽之罪，再無若坑趙卒，罪不赦。趙降卒四十萬，羽陽受而陰盡坑之，為天下大罪羽不坑趙卒，陽生而陰餌之，而羽千人自廢，民且重足汗背，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數羽之罪三，無若背約自王，自王罪不赦。羽與沛公約，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入關，約法三章，項羽怒，自立為王即羽不自王，陽却而陰據之，而羽睚眦咆音咆唬音唬，民且目駭膽落，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

此又反言楚強漢弱，楚惟失民，所以終為漢屈。

再結二句應上文法，如常山蛇勢。

漢。合三罪外，首弒義帝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王諸將善地徙逐故王罪六，逐義帝自都彭城罪七，奪韓王地罪八，政不平約不信罪九，大逆無道罪十，羽怒姑弗罪，而羽必非漢對，何十之為。不爾，斬木揭竿，雲集霧聚，百戰百勝，漢不能當楚。玉玦指示，舞劍燔魂，范增見文成五彩，當沛公意在沛公，增舉玉玦示者三，羽謝羽鴻門，羽令項莊舞劍不啻機肉，漢不當楚。拔山蓋世，烏江艤渡，江東豪傑捲土重來，烏江亭長艤船待羽，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羽竟不渡，拔劍自刎，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漢亦未必能當楚。失民自屈，而終漢屈楚也。故曰：羽不十罪，楚寧不漢也。

王鳳靈論陵母伏劍

王陵領兵歸漢項羽欲得陵質其母于軍中以招陵陵不忍舍漢乃命使見母母恐陵懷二心送使者伏劍而死陵卒佐成漢業滅項氏軀以為母復仇云

先設難言陵之勢迫於不得已而母之伏劍出於不得已是寛一步法

嗚呼陵母之死其誰為之也邪曰王陵為之也王陵之勢不得已者乎曰是得而已也已也夫苟得而已焉則易使母之至此極也無亦得已而不已也歟且陵之勢亦極矣若之何其得已也伏劍之死母自為之陵身在漢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禁也噫亦奚以禁為哉且陵能禁母之死而不能禁

次段言陵不能禁漢

王之不死其母為勢何可已

項王之所以死其母者項王既不可禁則陵之勢又極矣如之何其可已也噫亦奚以禁王為哉故與其禁於不容全之日孰若全於不待禁之先全之之道亦曰二端而已當天下雲擾之初吾獨高臥南陽諸葛孔明高卧南陽人號曰卧龍先生劉玄德三顧草廬聘之始出以盡菽水之歡子路既仕日除卽養思親嘆曰雖欲菽水承歡烏可得也而不敢奮然為不顧家之累則雖泯滅無聞而所全者大矣此其道一也若欲以圖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則擇君而事雖不可輕而所以為其親圖者亦當視時勢以為從違母在項軍事

三段言有全母之道亦母容禁為也

此言一道在不仕漢而以菽水承歡可為大孝

此段言二道忠君固急而孝親

亦不可緩陵宜舍漢歸楚以全母子之愛必欲致之乃千古不易之論

勢何如耶項羽自稱楚霸王與漢高帝爭天下留王陵在高帝處質其母在軍中使人逞陵然羽非欲得母實欲得陵也來向之招陵趨而赴之則有以釋羽之怒全母之生他日君臣之所以相與者雖未可知而吾母子之愛已無憾矣此其為道一也惜乎聚部數千既失之於始以兵屬漢王又失之於終乃欲馳一使於項軍以坐脫母氏之難而堅吾事漢之心則羽必以仇漢者而仇陵以仇陵而仇母孥戮之禍其能免乎夫以無辜而孥戮於慓悍猾賊之人非母之欲也然又知夫漢王天授可始終

此段言陵始之聚數千衆以屬漢終欲馳一使以脫母難俱非所以全母也母之伏

劍也審矣

與成功無使陵而有二志故從送使者也寧自殺其身於劍戟之下毋自輕其身於他人之手寍同以陵之故而及其身毋寍以身之故而病其子寍使天下後世以我為知天知命之鬼毋寍使我為偷生苟免之人此母之所以伏劍也是則母之死也非以項死以陵死也死而以陵則雖母之自死陵實死之陵之罪何辭哉昔趙苞之守河西也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也遂戰而殺其母夫殺母以全義則為非孝食祿而避難則為非忠勢難兩全者一得一失程子猶以

此段叙母對使之言欲一死以成子佐漢之功為陵而死而實陵之所以死其母也

此言趙苞之勢難兩全反與陵

之進退得以自裁乃至傷天性苟富貴千載以下鄭幾人哉

爲非、趙苞爲魏將河西虜欲降之乃執其母以示之日汝必降不降必殺汝母趙苞保城不恤母遂遇害程子是明道先生斷趙苞當此不兩全之時況於君得矣如母何得爲忠臣矣如孝子何故錄之陵之去就進退得以自裁而至割天性之親而欲依漢以成功名不亦陋哉彼帶礪之封雖榮太山若帶長河若礪左相之位雖貴不過浮雲之過太虛耳陵佐漢輔成帝業封爲左丞與國同休孔子謂不義富貴於我如浮雲太虛空中也豈足以塞天性之傷哉

此段引舜棄天下以全親照陵以天下之故而陷親責陵之義正矣

孟子曰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訢然于海濱而亡天下夫陵之功名孰與天下之大而陷其親于伏劍焉何其得罪于聖人雖然聖人之事陵固不足望矣又

此段引徐庶含劉就曹爲母而照陵之方寸何異于是

有次焉者徐庶之事劉將軍其按君審矣及其母在曹操則曰方寸中亂矣遂含備而之操此其爲親屈者勢固然也陵之方寸乃異於是乎然則陵非特大舜之罪人其得罪於元直也亦已多矣徐庶字元直過劉玄德于新埜敗曹操軍操聞其賢欲用之遂執其母庶聞之泣謂玄德曰方寸中亂矣遂行吾嘗即數

此合古大聖賢總斷陵之罪無所逃

君子之事而第之曰舜其至孝矣元直得已而已者也趙苞不得已而不已者陵則得已而不已者也陵之罪何辭哉然此所以罪夫陵也若自母言之則固

此以智忠義評陵母

爲賢母矣知漢王爲長者之君可以爲智勉王陵以

爲天下賢母公之論可爲千載明鑑

無懷二心之道可以爲忠死於伏劍而不死於項籍陵使使至項軍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懷二心妾以死送遂伏劍則可以爲義智也忠也義也非天下賢母而能之

結言母能成子之功爲大賢子不能全母之生爲非孝兩語可爲王陵斷案

乎卒而陵無二心翼成漢業蹙項氏之軀而快其憤爲開國之元勳者皆賢母之所成也嗚呼母之死可以無憾矣陵其猶有憾也夫

吳寧埜評此言王陵雖忠於漢爲開國元勳只是過眼浮雲乃至割天性之恩以陷母于伏劍卒爲當世之罪人中引大舜趙苞徐庶事最可斷案可謂詞嚴義整即起王陵于九京亦當無辭以對之耳

此篇文字英發雄俊更有委蛇曲折岩峡道古可誦

此言曹參丙吉叔孫通以無用爲用皆因時爲治之大臣也

李卓吾因時大臣論

從古論大臣者多矣此獨以因時論者亦以漢因秦大亂之後易與爲治而佐漢勳猷特時使然乎來一代而下百年上下可類推矣

曹參遵何約束（曹參沛人也爲秦獄掾後佐漢定天下封齊相聘膠西王公蓋公爲言黄老清淨無爲之術相齊九年而七十餘城皆治焉蕭何卒曹參代之一遵何約束吏民稱便有清淨寧一之歌云）丙吉守魏之規。（丙吉字少卿魯人也爲魯獄吏積遷廷尉以武帝命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坐繫吉擇謹厚女保養之一日帝欲盡殺繫者吉閉門拒使得免宣帝立賜爵關內侯吉絕口不道前恩朝廷亦莫能知吉之功）叔孫因陋就簡制禮作樂以粉大平（叔孫通薛人也秦待詔博士後亡去從項梁從漢王徵魯諸生共起朝儀爲緜蕞野外習之治進秦諸儒定宗廟儀法）是皆以無用爲用者也夫禮樂無廢無之若必待積德又至百年則人道之滅久矣且夫世無百年之運人無百年之世信如兩生之說（漢高帝既定天下欲制作禮樂召魯兩生兩生不肯出乃以書復曰禮樂必百年而後興云云意以非積德不可輕議制作也）則雖賢聖亦徒然爾曷足貴乎彼恭不知夫擊壤而歌者眞聖世之聲也鼓腹而遊者眞盛世之容也當漢時君臣方免於戰爭之苦而歌呼慶幸于殿陛之間皆自以爲至樂矣稍緜蕞之必與天地同節又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漢高帝入秦聽樊噲言還軍灞上悉召諸縣父老謂曰爾等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坐餘悉除去諸吏民按堵如故秦民大喜）彼案堵之民一言而遂定及是已盡出於烈焰之中矣其爲手舞足蹈雖有夷夔（虞舜禪位命伯夷作秩宗使主天地人之三禮命夔典樂奏簫韶而鳳凰來儀）可得而復加之邪然則叔孫生之禮樂亦若此焉爾矣爲漢儒宗不亦宜與

此段總言兩生論禮樂百年後興之說爲非因時之急務亦就上三臣見之耳

何法無限感慨

此言言漢承秦之亂易以爲治故漢高之興若反掌耳卓吾先生此論可爲千古語宗

此歸結上言叔孫禮樂之興亦是因時正應兩生意

叔敘處文字奇崛

韓求仲評論大臣獨以曹參丙吉爲得因時相體而末又以叔孫通定禮樂不待積德百年詞不煩而意獨到

湯霍林評論大臣而敘及禮樂之興發治亂之難易中間有典有則嘆悵褒貶之義令人讀之慨然有感

宗子相張留侯論

良家世相韓爲秦所滅副車之誰不中遂求黄石公秘書以佐漢誅秦迨封韓成王亾幾又見滅於楚良復佐漢以誅暴此其始終爲韓天下誰得而知之

先泛論謀事者當深藏其機令人不可測然後可以終始有濟

古之人謀天下之事而必藏天下之機君子可以諒其心矣何者君子之謀事也非以其始焉者之爲貴而終焉者之爲難非以其果於自用者之爲得而深謀遠慮藏其機於人之所不見而卒以自濟者乃天下之善謀者也使不藏其機而必其事之我遂則天下始得以投其隙而破其所恃而吾之謀卒不能自遂於天下昔若張良之在漢也人知其爲漢也而不知其爲韓也人或知其始之爲韓也而不知其終之爲韓也乃所謂善謀天下之事者與嘗觀之天下之人其謀不善者則其計必不深其計不深者則其機易以洩洩其機而忽其謀天下之人始得以圖其後而徐爲之計而天下之事去矣是故豫讓之爲智伯徒殺其身而已矣豫讓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報仇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獲而舍之又伏橋下襄子出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燕丹之爲燕徒滅其國而已矣燕太子丹謀殺秦王乃藏匕首圖中令荆軻奉圖求見秦王因而刺之後事敗泄秦王怒起兵滅燕非惟不足以成天下之事而適足以潰天下之事由是觀之孰有深謀遠慮如張良之爲韓者乎方韓之見滅於秦也良以四世君臣之義不勝其憤而逞於一擊以快其讐秦之心使當時而果得以行其謀則良之心亦遂矣惜也副車中而天下大索十日張良謀力士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令天下大索十日竟不得良其如秦何哉則亦隱忍舒徐以俟天下之機然後惟吾之所爲而無不如意是故楚兵西下良之爲韓之心已興矣楚封韓以而良爲韓之心益決矣成王於韓而秦爲楚滅良之心未嘗不快其讐秦之志得行於楚也與秦之志既遂而復輔成以振其已頽之業非良之所以爲心者乎夫何韓成又見滅於楚而良之心以舐則又不得已而復歸于漢嗟夫良之爲韓之心至是其益深矣當是時也楚之勢強而漢之勢弱使良也而欲倚人以立功名則趨楚背漢似亦宜者而顧汲汲于漢何哉是可以諒其心矣蓋韓成未立之前良知讐秦而已矣固無心於讐楚而亦何心以與漢邪迨夫韓成既滅于楚則始以其讐秦者而讐楚矣將

又言良若計不深機易洩則爲韓忠謀善始未必善終是正題反起法

此言良之爲韓深謀遠慮更善于豫讓之爲智伯荆軻爲燕丹

此言秦滅韓良事楚以報秦及楚滅韓良又事漢以報楚皆其爲韓之深心也

此以滅韓之心讐楚以讐楚之心與漢其欲與漢以

訴楚者實其欲借漢以報韓子房肝胆畢照于此矣

欲與韓以滅楚乎而韓無可依矣將欲自立以滅楚乎而力又有所不能免然則舍漢而何以遂其讐楚之志哉是故良之所以輔漢者為其足以滅楚也良之所以有志於滅楚者為其滅韓也使楚未嘗有怨于韓則良何心以讐楚使漢不足以滅楚則良亦何心以與漢哉然則良之所以與漢者非為漢也為韓也未嘗一日而忘韓則亦未嘗一日而忘楚未嘗一日而忘楚則亦未嘗一日而忘漢漢不興則楚不滅楚不滅則韓之讐不復良之心豈能以自已哉然則

此言良使漢兵擊羽不顧背盟之譏亦其急於報韓故不得不急于與漢也

漢也者固良之所借以報韓者也方楚漢定鴻溝之約天下之義盟也項羽方引兵東歸而良使漢兵襲之且曰養虎遺患嗟夫方盟而即背之人固以為不信也欺其不意而襲之人固以為不義也噫良何急于與漢滅楚而不恤天下之議如此哉無亦為韓之心勝而有所不暇恤焉耶方其擊始皇於博浪之中且不知有其身也而又何天下之議足恤哉蓋至是良之為韓之心益深且切矣而卒未嘗少露其機焉是故人知其為漢也而不知其為韓也人或知其始

此言良終始為韓之心漢廷君臣俱無一知之者此所謂機深而謀善耳

此言良為韓之心不

之為韓也而不知其終之所以為韓者益深且切之若是也豈惟天下不得而知也雖其所同事者亦不得而知也豈惟其所同事者不得而知也雖漢高亦不得而知也是故項羽之滅也人皆曰此漢之幸也而良獨曰此韓之幸也楚滅韓于其前而韓之子孫借漢之力以滅楚於其後良之心至是其慰矣是故赤松之游良豈無心于人世哉蓋無心於漢而漢人固不自知也夫良以讐楚之志明言于漢似亦無不可者而顧使之終始莫知焉何哉嗚呼此良之所以

使漢人知者正所以善藏天下之陰而為成天下之事者也

結言其始借漢以報韓終因韓

為韓之至而善于謀天下之事者也蓋深於謀者不可以易洩其機而倚人以為功者尤不可不隱其謀而陰為之計使良而言其志于漢則漢人將曰彼益借力于漢而收功于韓者也其誰信之漢人疑于其內楚人間于其外則天下之大事去矣此良之所惜也是故隱其機焉以陰藏其為韓之志而使漢人莫我疑焉良非善謀天下之事者與雖然項羽滅而赤松子遊良既無心于漢矣然而雍齒之封太子之定

漢高帝望見諸將相與坐沙中偶語欲相聚謀亂忠之良教以先封所最怨者雍齒以安諸將心又帝欲

以報漢總之爲漢而亦以爲韓也

易太子良招四皓則又若惓惓于漢者何也盖其始羽翼之太子不廢也以漢之力而爲韓其終也以韓之故而報漢則其所以爲漢者亦所以爲韓也故曰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其知良之心哉

邵芝南評以善謀事者貴深藏其機立意發其爲韓之心始終詳悉張留侯無心事漢却被子相道破且詞氣滚滚一氣呵成文之有條理者也堪爲初學矩矱

王陽明四皓論

四皓避秦隱于商山當時楚漢分爭却不出及張良爲呂氏畫策以幣招之而出只定得一個惠帝其操持何等大其功畧何等小先賢謂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

首言四皓不宜以老來出處苛且殊昧見幾之哲

智者立身必保終始節者自守死當盛銳四皓世事功名謝之久矣（四皓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綺里先生避秦俱隱商山）豈有智於前而愚於後決於中年知幾之日而昧於老成經練之時乎且夫隱見不同二道而已固持者則輕瓢洗耳之巢（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以爲汚其耳而洗之巢父聞之牽牛上飲恐汚牛口）達時者則莘野南陽四皓之隱其爲巢由乎抑爲伊葛

此言四皓隱不如巢

許出不知伊葛而乃爲呂氏奸人招之使來可耻孰甚焉

乎將爲巢由必終身不出矣將爲伊葛必三聘而後起（伊尹耕莘野湯三使往聘之諸葛亮高卧南陽劉玄德三顧其草盧）一使之呼承命不暇上不足以擬莘野之重中不能爲巢由之高而下爲希利無耻之行以四皓而爲今日之爲則必無前日之智既有前日之智則必無今日之爲況辭聘之使王之者呂氏遂后使之者呂氏奸人（呂后用張良計徵四皓以定太子本）特假太子虛名以致之此尤其汙顏不屑者也其言曰陛下輕罵臣等義不辱今太子仁孝愛士天下願爲太子死斯言誠出四皓之口則善罵之君

此言四皓若然往者

蜀之君不終事管鮑之主愧象取牛多矣

末言留侯詭計此皓非真真皓將何以建立我人[illegible]

猶存也。四皓胡為而來也哉。若果為太子仁孝而出，則必事之終身也。四皓胡為而去也哉。兩生之不仕漢（高祖聘魯兩生出定禮樂兩生以書對叔孫通終身不出）其志蓋不在小。四皓以數十年遁世之人，一旦忻然聽命，且將何以答天下之望也。或曰有之，而恐非真，乃子房為之也。子房當被刼畫計之日，唯知用圯上老人（黃石公命之圯橋取履曰孺子可教矣）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後學又以為非真四皓者，不過為商山釋憾之說。四皓不出，秦漢間權謀術數之士不得志於時，而托為高蹈以隱，即出而仕漢，所建上不過留侯（[illegible]），次不過蕭何、曹參等（張良蕭何韓信號三傑佐高帝定天下為漢家功臣第一）。對君詭激之譚，闔闢遺習，故智耳。如曰此皓非真，然則真皓者果何如邪。

唐荊川評謂鳥盡弓藏之時正鳳飛鴻舉之日乃為一倍使命遁止商山已等于半地矣况對君詭激賢子拆父不過戰國策士之雄耳或云真四皓者必不為漢出此又商山釋憾之論也

王鳳洲論漢高帝言羽翼已成

戚夫人見寵幸請帝立其子趙王帝枕席間輕許之既而悔之適商山四皓至帝顧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搖動已謂帝假此以解前言非真為四皓屈耳

先言四皓屈身以定漢儲君若出于子房畫策之功

漢高帝晚年，溺愛戚氏，欲易太子。呂后刼留侯畫策。（張良封為留侯）留侯為招四皓輔之（四皓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先生避秦俱隱商山）。皓至侍太子，衣冠楚楚，白首皓眉。（四皓對帝曰陛下慢罵臣等義不辱太子賢明仁孝願為太子死耳）帝指皓謂戚氏曰：彼羽翼已成，難動已。竟之，孽不奪嫡，惠帝已寧。說者謂弋者何思，鴻飛冥冥，歸美于四公屈身，而偉子房之績。云思獨謂帝明達王耳。孽子竝嫡，亂之原也。帝豈無見於此哉。徒以牽愛尤物，衽席之間不覺以立趙王許已，而隨悔其不可，至不得已，乃乘四皓之來，徐以掩其非，而奪其所求焉耳。何也。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從之。（見賈誼治安策中）故晉獻貪驪姬之色，廢太子申生（驪姬欲殺申生而立奚齊獻公許之遂廢申后竝逐申生），國亂數十年。秦政以不早定扶蘇，自使嬴宗走鹿。（政秦始皇名始皇使太子扶蘇同將軍蒙恬監軍長城卒為胡亥所殺）此帝耳熟而目覩者。昔謂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何以為帝乎。夫以帝英慧明敏，當不至蔑嫡

後言帝許于前而悔于后故乘四皓之來以為已粉飾地耳

此言晉與秦俱以廢嫡立孽而亡帝英慧明敏已深悔于前言之莫追即無四皓之羽翼而儲

東誰易邪

言帝之天下得之何業而事明爲愛昏邪並特借四皓數語以爲籠絡耳

人小……衍而已

而崇庶以帝能臨秦晉故轍又不當輕廢置太子有如奕棋狀乃今欲廢太子盈冊如意盈呂后太子如意乃戚夫人所生趙王迫四老者至狀後謂羽翼已成皇儲甫安獨何與藉令四叟不來羽翼無人彼廢立將斷行與嗟夫吾亦有以窺帝心之隱矣帝自秦鹿擒漢鼎定干戈載戢日與粉白黛綠者酣宴遊娛戚姬尤狎昵寵顧房燕帝于時以戚姬故而愛立趙王輕許傳位私昵之言特吐露于醉夢間而不可禁閉耳故鍾愛私情也立嫡國法也情不可以勝法私不可以滅公帝雖明爲愛昏當久念曰子盈嫡長無害且已告宗廟冊諸青宮如意支庶得先嫡乎第業已許矣悔之不可傳之不可帝之籌于胸中蓋有萬不得已者幸四皓者侍龍旂陪崔馭左右追隨似爲太子張兩羽翼于是召戚姬指示之且其應對數語㰤㰤然若深係天下心者如上太子賢明仁孝等語俾戚后聞之必俛首念曰太子誠德厚矣何士人衆庶歸心之甚也天下願爲太子死誰能易之于是帝無悔諾之嫌戚姬無愛弛之怨若狙公籠狙而賦朝三四之術也不然秦之蹶章邯

此言帝威能除滅秦楚豈一旦遂拙于四老徒步之言哉

言張良已窺見帝之悔心必不以天下奉一姬

等爲之羽翼帝且剪之矣殺扶蘇而立胡亥秦之羽翼帝且剪之矣楚之喑嗚范增諸臣羽翼其左右帝又擒之矣此言帝威秦促楚何有于四皓乃怖其爲太子羽翼邪曰皓雖賢彊不秦喑嗚不楚武勇謀略不逮范增茹芝商山眞隱君子流耳帝豈獨畏之哉蓋其爲四老擘肘哉張留侯素爲帝所倚任諫則從畫則聽至易太子一節關社稷宗廟者寧禁齒結舌謾無一言及之且曰未可以口舌爭嗟嗟帝心已悔之蚤矣良之知帝心亦久矣不然帝暴起風塵之中持三尺開闢崎嶇始有此天下肯視之爲游物細故以奉一姬邪又不然何周昌叔孫通諍之不能得周昌曰臣期期知其不可不奉詔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奈天下何可以天下爲戲乎乃獨于四皓上壽之頃歡然定儲貳于盃酒間略無所留有如是邪帝素慕四皓名邂逅一見或者帝許其來而以爲眞至于羽翼一語則帝一時譬服戚氏之言也愚故曰帝明達主也徒以掩其耳而奪其求耳

此言帝不悍諫臣而獨悍一隱士其所恐戚從者至矣

汪道昆評張良招四皓羽翼太子諸名公論之詳此捐四皓之眞假獨揭帝悔心之萌故借此以有辭于愛姬而國本不搖其援本之言乎

首言帝純以伯道治天下雜伯二字是通篇骨子

劉沂東論高帝戮不忠丁公

丁公背楚存漢及天下旣定自負生全之恩自楚來謁帝乃以爲臣不忠而戮之以徇軍曰使後世人臣無效丁公者

嘗論漢治雜霸余初不知其然及觀高帝斬丁公徇于軍中致辟謂其以不忠受戮且使人臣無效之者丁公與高祖嘗及事項羽數追迫帝帝謂之曰故鄉人丁公讓帝及羽亾自楚謁帝帝曰丁公爲臣不忠令斬之使後世人臣無效之者有若槩齊侯責楚之故智然而後知首雜霸之治者高帝也昔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與師言明徵徵問罪也其辭曰爾貢包茅不入包褁束也菁茅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脊之茅包褁匭盛之以貢今楚居荊州乃此貢不入王祭不共祭祀必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楚惟楚不貢茅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知罪之不暇以尊王之義無所逃也今有爲人之臣不忠於其君則何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不以身陷天下之大戮哉丁公之死無足追論矣然召陵之對其義正也而仲之心則非高帝之致辟於丁公其義正也而帝之心則非胥假之而已矣齊桓假之而古今知其譎孔子曰齊桓公譎而不正高帝假之人至今以爲義也此予之所不能已於論焉自劉項並興天造草昧當時

此言人知齊桓爲伯而不知高帝爲假假之一字乃春秋誅心之法

此段言漢所用之人多楚叛臣之士未嘗以不忠而罪之也

豪傑擇君而事以圖大業蓋事求可功求成而已未可盡以君臣之禮繩之故曲逆之就項也陳平仕事項羽羽不用其計遂歸漢漢封爲曲逆侯以魏太僕其就劉也自楚都尉而淮陰韓信見項羽拜爲都尉說之襲漢不聽見高帝拜上將以伐楚封爲淮陰侯以楚郎中受上將黥布自楚淮南受王禮布本姓英少家貧有相之曰當刑而王因得黥罪故曰黥漢之所用者悉多楚之叛臣如陳平韓信黥布等皆羽之所不能用者卒能仗其力以混海內當其時高帝固不疑其不忠三臣亦未敢以不忠自疑如在楚之謂忌者誠以擇臣於多事之日計其足辦吾事而已擇君於未定之時計其足輔以自見而已此三臣所以不以去君爲慚而高帝亦不以用去君之臣爲不義迹其相遇非古之良亦季世之良也及天下旣定丁公矜其生全之恩自楚來謁帝乃以爲臣不忠而戮之以徇軍且曰使後世無效丁公是必在廷之臣有丁公之人在焉故欲爲此言以陰折其心使之無效以自固其天下是而後知帝猜忌三臣者之心未嘗忘也但以汗馬之勞未瞬而帶礪之盟方結封爵之誓曰黃河若帶太山若礪未忍遽開其相忌之隙以自陷於寡恩故獨爲楚

叙題處言戮丁公者乃帝猜忌之端其後日戮三臣之禍階于此矣

此言戒臣不忠未聞殺戮以懼之耳欲後世無效丁公而丁公其誅效者

眨帝斬丁公之非何法嚴如劊戟沂東先生得之矣

戮一丁公以自固臣我者之心嗚呼吾亦聞古之人
君有以自固其臣未聞以殺戮懼之也使殺戮可以
懼人臣而固其心則夏商之季無叛世矣(季末也桀紂居末世)以殺戮
亡其國是帝欲其後世之無效是也而丁公則誰爲
之效哉吾意築壇拜禮(蕭何說高祖築壇拜韓信爲大將軍)驂乘護軍
侍官御食責偶王后所以立叛亡之赤幟者高帝也
既自爲之卒自疑之不欲人之效之至於殺人以懼
之帝之心於是乎不直矣使其果欲伸大義於天下
而非有已私行乎其間則何謂拔三臣於亡命而獨

此言帝所拔亡命皆楚諸臣帝既不能以公道伸大義而欲以恩威播天下朕則帝爲何如主哉

戮其宥己之丁公哉且淮陰曲逆或猶可用九江王
布非項氏所令以弑義帝於江中者乎(諸侯王也楚懷王爲義帝項羽令王布弑之于江中)三軍縞素正名討賊而獨容其手弑者
此帝之不能以公道行法一也季布爲項氏將亦數
窘辱帝而不忍致之死者爲其有二心於項氏也卒
以滕公之言赦其罪拜爵郎中(季布爲項羽將數窘辱帝及羽滅帝求之急匿于朱公家朱公往見滕公曰帝欲以一布結怨天下乎滕公言于帝帝赦之拜爵郎中)獨不
問其以不忠而受戮此帝之不能以公道行法二也
是旌郎縣布之首逆而居功則縞素之師無尊王之

此設難言帝必不以私怨殺有功之人明矣

丁公以敵鄉不忍迫高帝而帝一見丁公何其忿怒之甚決而斬之使無項者無是心非公之之不忠斷帝之不仁也以此言之帝亦何辭

義斷季布之同罪而異罰則丁公之辟非責臣之體
用不測之恩施不測之戮天下後世以高帝爲何如
主也或者謂其嘗以私怨購布購之千金罪舍匿者
三族安知其不以待布之心待丁公哉故一見而決
其憤致辟而加之罪又未可知也此益甚帝之爲無
以異於暴項之烈者吾未敢遽以此斷之朕帝之心
已爲天下後世窺見吾知其無以自白也夫自有天
地而仁義之道行乎其間蓋根於人心不容泯滅者
也而非欲以繩天下之大辟聖人制刑有不忠之戮

此言帝假仁假義徒淫刑以逞其心一五伯之心乃應前雜伯之意耳

蓋公之天下可共者也而非欲以濟一時之私忿故
古之人君盡誠以行仁義之道猶恐其弗感此湯武
之誓所以柔而婉也而况敢借此以爲政刑之具
至公以持殺戮之柄猶慮其弗服此周公之誅所以
盡管蔡也而况敢濫以爲酬怨者之機權蓋假仁則
害仁假義則害義淫刑以逞則失刑五伯至今爲禍
首陷此失而已論者不當愛惜丁公之死而當原高
帝之所以死丁公之心則於春秋畧有罪而責備賢
者之義得矣朕帝之所以忍此者果以爲戮一人則

此言功臣人人自危皆帝有以啟之其不能保全功臣之机已隱伏于此耳

千萬人懼矣不知此言一出慚愧在廷之臣相忌之際實開於此人人自危矣旋有雲夢僞遊人有言韓信反者高祖聽張良計僞遊雲夢擒韓信元勳咼鑊信果逆謀則帝之言有二一其心不肰則亦帝之猜忌而致其毒一二年間韓信、陳豨起代地彭越、黥布盧綰悉以叛漢豈非高帝不測之戮有以使之哉其爲慮固得爲淺且遠哉斷史謂此舉係漢四百年治安之業固未必信肰而啟漢四百年雜霸之治者高帝一念之私爲之也可慨夫

陸粲曰評以丁公蒙不忠之戮實爲萬世含寃此文責帝不能公道行法雖可爲丁公一脈不肰不惜丁公之死而律帝以死丁公之心則欲以誅戮作忠者所以啟叛階五伯之假可以誅帝之心矣

此篇文字敘事布嗣如沉霞如舒錦

先言相如善詞賦有漢武帝好之爲大奇遇

次段言楊雄韓愈其文賦不啟

李卓吾論詞學儒臣

相如貧而好學見拔于臨卭令臨卭有卓文君者聽琴之夜奔嗣而題橋見志以嗣賦投武帝其詞學可知謂之曰儒臣果可謂名當其實矣

論者以相如詞賦相如字長卿慕藺相如之爲人所著有子虛游獵等賦爲千古之絕若非遭逢漢武亦且徒肰故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聽者希而爲者雖工而其志不樂况有天子知而好之此相如之遭所以爲大奇也嗣是而降賦莫盛於楊雄雄字子雲嘗著太玄經客有嘲其玄尚白乎雄作解嘲西漢末王莽甚重之雄不知引潔文莫尚於韓愈昌黎諡文公唐宗朝文起八代之卒爲赫大夫云

相如可當年無有知之者以不遇武帝之知要告也

數語可作者言非淺于文者不能得此机軸

此言臨卭富人無有識相如者而听琴知

衰因諫迎佛謫居潮陽開衡山之雲掃湘潭之霧所至澤加于民祭鱷魚而卽徙于江其精誠感格如此耳肰雄已不見知于漢而愈亦不復見知于唐且其時取人以詩賦天子好音君臣道合賡歌迭唱可謂至盛極文郁乎有斐之時也今觀愈之文亦無難讀者獨柰何寥寥至百餘年必待穆伯長而後知其好也假使讀子虛上林又當何如也故吾謂漢武帝與不出世之雄者非過也雖肰又有奇者方相如之客臨卭也臨卭富人程鄭卓王孫等皆財傾東南之產而目不識一丁令雖奏琴至自鼓也誰知琴心其

剖列爵席者衣冠濟楚一何偉也（相如客臨邛會卓王孫王孫有女名文君相如以琴心挑去竹之紙家四壁乃買酒舍而令文君當爐爲生焉後因狗監得幸武帝出使西南夷太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卓王孫自以爲得婿晚也）空自見金而不見人但見相如之貧不見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誰能聽之肰則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當其時卓氏如孟光（孟光梁鴻之妻與夫婦相敬如賓每食必舉案齊眉不敢仰視）必請於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決擇恐小恐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鳳求皇安可誣也是又一奇也悲夫古今材士數奇者而奈之何彼相如者獨抱二奇以遊於世介是以感慨而私論之未敢以語人也

莊美若許論詞學儒臣不歷衆經世文章之士而相如所遇武帝以詞賦見重並以琴聲見慕于文君詞若漢幸乎相如意實鄙其㒺遇苟合殊非詞學之正儒臣之宗讀者當會于意表

昔者獨有卓氏一女婦人而已

空自見金數句有微意諷時愛富嫌貧之說

此言卓氏之奔相如出于声應氣求明照類招天地間一大奇遇也

第言相如二奇在君臣夫婦之際幸之也而實惜之也

鄭少谷論武帝不冠不見黯

（漢武帝嘗稱汲黯爲社稷臣時行軍覇上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避入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他若大將軍衛青丞相公孫弘上燕見或踞廁不冠而已）

昔人有言曰霍氏之禍自驂乘始（宣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死而宗族誅故俗傳曰霍氏之禍自驂乘始）愚則曰汲黯淮陽之遷自不冠不見始（以汲黯爲淮陽太守十年不調卒於淮陽）何則武帝待黯禮至而情不至也天下有厚之而薄者薄之而厚者觴酒豆肉必先諸鄉人而後諸子弟豈待子弟不若鄉人哉蓋鄉人與我疏者也禮至而情不至也子弟與我親者也情至而禮不至也故鄉人之敬不終日而子弟之愛可以終其身黯於武帝徒得其鄉人之敬而不獲其子弟之愛其敬焉得而不替哉夫禮固臣之所望于君者也有時而不愛其禮者不容于僞爲也禮而僞爲能無蹈乎世之愛者有曰不冠者褻也必冠者禮也帝之于黯不冠不見若在所禮矣況帝之待大將軍則踞廁（音側謂床邊側耳踞廁者輕之也）待丞相則不冠槩之于此又殊禮也帝何負于黯邪噫非惟不知帝抑不知黯也

先言以霍光驂乘形起武帝禮至情不至爲通篇骨子

次段以武帝待黯有鄉人之敬而乏子弟之愛立論故爲切當

此段言帝爲敬黯而輕青與弘者非惟不知帝抑且不知黯

此段言黯以戇直醜長孺之端帝之不見者乃抱敬而心實厭之耳

夫人情有所忌而畏生焉有所畏而敬生焉敬生于畏且忌而使君不吾疑者未之有且黯何忌于帝邪忌之初生也黯之戇也夫帝之多欲其腹心之疾所自諱也黯不之諱而故恭之（武帝方招文學儒者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退謂人曰甚矣黯之戇也）其不近帝之情一也且愛一公孫子既欲斥之（嘗廷詰公孫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又嘗曰弘位三公俸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愛一刀筆吏又欲斥之（張湯時爲廷尉黯數責張湯於上前嘗與湯論議□忿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黯與二子之心睽而帝又與黯之心睽矣不得

此段言黯與弘俱大見用而黯又有淮陽之遣見帝之不冠不見之初心可覩矣

于君之心而惟禮之拘安知其非貌焉已邪故不冠不見非敬黯也陰懷猜忌而陽浮與之修飾邊幅之小廉而非程于撫背之真情也設立防吟之曲諛而非慷慨歌呼之雅意也不然淮陽之遣胡爲乎來哉又否則大將軍黯爲之矣何必青也丞相黯爲之矣何必弘也向使移待青者以待黯雖踞廁可也淮陽必不遣移待弘者以待黯雖不冠可也淮陽亦不遣吾獨怪夫素所褻慢之臣如此而將如此而相而素所敬畏之臣所尊非所用所用非所能至是而帝之

結言無實而虛敬不如簡率而真用意最婉切

心見矣然則臣之于君果願其冠而敬邪抑願其不冠而簡邪簡不如敬固也與其敬焉而無實毋寧簡焉而情真無實則不可以爲繼而情之真者愛之真也臣亦何利于君之爲貌而自取其薄乎故自淮陽之遣自不冠不見始

錢抑之評黯初見帝遂謂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又廷詰公孫弘謂齊人多詐無實又忿罵張湯刀筆吏不可爲公卿皆觸帝忌諱不冠不見畏之也非敬也淮陽之遣兆于此矣論者以帝爲禮厚于黯何不思大將軍之踞丞相之匪果在不冠不見之人否

錢薇非論司馬遷

遷漢史也因辯白李陵而下腐刑諸文遊無一代喟者遂發憤若史記作列傳有曰長貧賤而驕語仁義亦足羞也世輒以太史公為慕富貴而厭貧賤云云

先儒說人多解太史公蓋貧賤之意或亦謂其有激而著作

拘學或抱咫尺之義（句出游俠）展卷而詫（音姹誇也）曰謬矣太史公言也貧賤士之所恒有者夫貧賤誠何足羞乃解之者曰太史公鬱於窮愁無聊（聊賴也）憤懣秋以當于世當世亦無援者以故一斥不振而不得已卷其磊磈（石不平貌）無聊之氣一寫之乎文章乃謂貧賤足羞云於乎益有激云爾也而愚曰唯唯（謙應）否否（不過）不貧賤

說個貧賤于勢貧賤于賄貧賤于名此二者世俗之所謂貧賤誠可羞邪

而果如太史公所厭薄也貧賤豈誠不足羞也彼夫龍鈎吊石楷髖梁貢（龔賢石顯梁丘賀貢禹皆權貴者）吐嗽雨尖而呼吸霜露者（文選云吐嗽興雲雨呼吸下霜露謂恩澤也下霜露謂被刑也）則靡不望形星奔藉鄉川騖（文選）摩肌戛骨曰托戚知此其貧賤于勢一乃若富埒陰鄧（陰識鄧通）貲雄程卓（程鄭卓氏）藏金穴（光武常賜郭況累金時人號為金穴）而擅銅陵（文帝賜鄧通蜀道銅山令得鑄錢由是鄧氏之錢滿天下）則有繩樞半菽之士（繩樞以繩為戶樞也菽豆也半菽不飽此貧困之士絕交論云莫肯費其半菽）害玉箸之餘瀝（玉箸觴也餘瀝殘杯也求其殘杯以為飲）分鴈鶩之稻粱（魯仲連曰士有藜藿不飽而君雁鶩有稻粱此言求其養以為食耳）此其貧賤于賄二至于脣吻能為雌黃（古人作字有訛即以雌黃改之王衍善談玄能變亂是非時號口中雌黃）月旦臨為朱紫（東漢許子將許劭評論鄉黨人物每月旦輒加評題故汝南有月旦評朱紫即真假之辯也）于是乎輜軿（輜車軿集）望其餘論（文選云扳其鱗翼附其餘論）求顧盼而倍價（客有鬻馬不售者請伯樂顧之伯樂已去復顧一朝而馬價增倍）希剪拂（音拂振拔）以長鳴（驥駕鹽車於峻阪遷延不進伯樂哀而慕之驥遂長鳴以伯樂為知己也）此其貧賤於名三夫貧賤等耳貧賤而道德足榮毋事于勢貧賤而文采足富毋事於賄貧賤而令聞足彰毋事於名積能潔行如是而久孤於世（史記今拘學咫尺之義久孤於世）

此辯言其道德宗文章富令聞彰果何有貧賤哉

貧賤又奚足羞惟其所謂貧且賤者萋萋焉默於勢空之于賄十名而已也猶然擁其泉石（隱）以自矜詡吾且見其嶄巃而潰防不則沈澌以蛾（音茂）行（方行）不則傳聲以赴時而行能一無所表見于世斯真貧賤也者太史公之羞之蓋為千古若輩一洒而世之砥節修行谷藏川臨者方藉以吐氣（得伸其氣）抑又何過哉夷齊窮餓謂貧且賤非邪太史公欣豔之為濁世清士孔施無窮與孔子民到于今稱之之說若合符契太史公豈真羞貧賤者哉觀其言曰無巖處奇士之

此正言太史公之羞貧賤者羞于名穴之士無奇行以表于世耳

此又言其贊美夷齊則其羞不在貧賤可知矣

行而長貧賤亦足羞也（此句出貨殖傳）此其意昭然覩矣余悲世俗不察而泯以羞貧賤為太史公不滿（不滿是意）自非深思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句出太史公五帝贊）於乎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此句出貨殖傳）之二語者摹寫其平生所遭甚合而感憤窮愁之致嗚其不平則謂之有激云亦可

結言太史公雖有激而言總難為拘儒曲士諒也一轉文法便見闔闢

錢抑之評太史公意以名次之士貴有奇行不宜以貧賤故中間叙道德之榮榮于千乘文章之富富于萬鍾令聞之彰彰于文繡此等議論果何有于貧賤果何有于羞貧賤貧賤而果為足羞則夷齊傳開宜削不錄胡為其辭旋後世哉說者謂其有激于家貧莫贖此淺之乎觀太史公此論遂可為千載知己

葉臺山論汲黯卜式質直

西漢史班固贊云漢世得人于茲為甚歷當代名臣至質直則以汲黯卜式並稱論者不無低昂焉

昔司馬子長之作史記列傳也以賈生續屈平之後而附二騶田駢之屬於孟軻雖年代遼邈人品不同然有深意焉（屈賈同傳者以二子皆不能盡展所長故也先儒孟軻以冠稷下諸儒是其尊孟子）予嘅慕之曰遷誠良史也已第以汲黯與鄭莊同贊（汲鄭行義不同而猶意氣相合其受也則好客並落故太史公合為一傳以快之）則予所不解何者長孺伉直（黯字）不能容人之過當時好客（鄭莊字當時）能推人之賢夫樂善疾不善一途也遷合而贊之似矣予以為黯之疾惡古之遺直也莊之推賢好名之人也合而贊之遷亦淺知乎黯者也班意孟堅作史乃至以黯與卜式並稱質直嗟夫陋益甚矣蓋莊即非黯儔要不失為賢豪長者若式則子長所不屑為傳者而固顧儕之於黯（班固字孟堅）班不逮馬此一證也且質直之名唐虞之際未起也其始於商周之末造乎益龍逢以殺身顯（歷山地裂及泉桀殺從祭之通于河）諫者皆殺之關龍逢日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盍少悛焉桀怒因而殺之比

此何叙事處筆力甚佳文有定体

首段即言馬遷擬汲黯于鄭莊形迹例同作史以黯與卜式並稱質直[illegible]

[illegible]知黯[illegible]仲之論可謂深[illegible]二子之玄奇矣

次段言班不及馬自有定評矣

此段叙古以質直著名者皆出于性成非可與僞為干祿者同日語也

干以剖心顯。（比干見紂淫佚陳國家將亡之微紂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之乎殺比干剖視其心）史魚以尸諫顯。（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吾生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矣及死靈公往弔問其故而子以父言對公曰死且不謝又以尸諫可謂忠矣乃以伯玉為卿而退子瑕）三閭以懷沙顯。（屈原楚之諸公子也仕楚懷王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譖毀之王乃疎屈原原不忍見其濁世乃作懷沙賦而懷石投汨羅江以死）茅焦以脫衣諫顯。（秦太后與嫪毐私通事覺嫪毐伏誅王遷太后于雍諫者輒死茅焦諫王欲烹之焦釋曰陛下有狂悖之行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士今天下聞之無向秦者若竊為陛下危之言訖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接之迎太后歸）於是乎天下乃始有直之名。是必天植其性。毋以有己。而無一毫矯詐

以魚目夜光為喻何等婉切

此段言黯式同直諍武帝迹相類而心迥

法直於其間者。然後可以稱是名。苟不責其質而惟迹之徇。曰某能批逆鱗。是質直也。曰某能伏鑕闕下。是質直也。是何混魚目夜光（魚目似珠夜光珠）而同謂之珠。紊奴段（駑馬）纖離（良馬）而並為之駿。其不取哂于周客（周人藏燕石）致嘆于方甄也（九方甄善相馬）無幾矣。且人主之威。非直雷霆也。其勢非直萬鈞也（萬鈞至言）而武帝又非從諫弗貳之主也。舉朝三緘（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之慎言人也）若仗馬之戢於不鳴（唐李林甫專權明召諫官謂曰金明主在上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黯獨面折廷諍。式亦因事納忠。質

別肰論二子者則不為心迹所混方得其人物矣

龐廉孟娵之語淺慨迷因之知下式也

直之風。後先相望。以之並名。誰云不稱。殊不知名相似而實則非。迹相類而心則否。不可不辯也。薋菉（音綠）葹（音施）不可以同林而植。咸池濮上。（咸池黃帝樂名濮上衛淫樂）不可以同堂而奏。龐廉孟娵（龐廉醜女孟娵美女）不可以同室而居。何也。質不同也。是以聞達之辯。仲尼慎之。心迹之判。文中嚴焉（魏徵問聖人憂疑否文中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子亦二言乎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彼聖賢豈故過為之防哉。良懼夫贗（音鴈偽也）真混而世人莫之覺也。噫。知此則二子之人物可得而論矣。彼

歷叙黯生平不屈立朝正直其品格誠有大過人者以此而稱為賢直其殆可于古君子中求之乎

汲黯何如人也。好學任俠。內行修潔。任氣節。好直諫。常慕傅伯袁盎之為人也（汲黯傳傅伯當為梁將袁盎楚人敢直諫不得久居中）故多欲之規。天下不以為訐。（武帝方招文學儒者謂黯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悅）積薪之喻。人主不以為非。（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輕越人之爭。重天子之使。（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越至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天下又莫不以為然。出入禁闥之請。（上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不受印為上泣曰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輕殺賢才之諫。（上性嚴峻羣臣或少犯法即按

何其忠也何其正也數語則說公誠黯之知己也

極意描畫真奪人眼光

誅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輙以殺之臣恐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何其忠也。廷論魏其之無罪。灌夫得罪于武安侯魏其侯力救之且言魏其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汲黯是魏其鄭當時亦是魏其餘皆不敢對豫戒李息以盡言。黯將之淮陽謂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張湯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與之俱受戮矣息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何其正也。武安侯至貴倨。未嘗拜嘗揖之。蚡太后弟武安侯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厥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大將軍至尊重也。與抗禮爲揖客。大將軍衛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抗禮長世不可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何其操也。駁神馬之歌所以尊宗廟。上得神馬于渥洼水中次以爲歌汲黯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

文法重疊詞氣蒲酒有冶生風致非公手作何能到此

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難渾邪之迎所以厚蒼生。匈奴渾邪王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漢何至罷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何其識也。過河南也。則仗節開倉黯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至父子相食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及歸請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治東海也。則惟責大指。黯爲東海太守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歲餘東海大治拜內史而無廢事之失。爲右太史數歲官事不失守淮陽而有卧治之聲。拜黯爲淮陽太守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獨得君之重臥而治之耳何其才也。有臣如黯。所謂質直非

此段言式以痴伺主心見投聚拜官爵適遂奸矣

公以不情之事不軌之臣毀卜式使式若在世何顏見公乎

邪。環視漢廷。誰堪仲伯。若卜式者。求其人哉。式本布衣。牧畜山澤間。天子未始知名。公卿未始論薦式也。窺人主有好利之心。則輸財以自見。卜式數輸財縣官以助邊且曰天子誅匈奴愚以謂賢者且死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矣探人主有喜功之心。則願助攻越。以父子死之。南越反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此不情之事。不軌之臣。良有如公孫次卿之所譽者。弘字次卿帝也不察。顧以式終長者。官之爵之。詔稱揚之。借以風天下。不數歲而拜之御史大夫。上以卜式助邊事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不可以爲化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

此段言式以僞直欺人不可謂質直與黯齊名也

爲郎不言數句描畫精巧卜式在位可不愧心班固

賜爵左庶長本設遷爲齊太傅又賜爵關內侯黃金是後以式爲御史大夫其取僞寵帝丁百者。式之奸心遂矣。始願酬矣。又懼乎天下之不信直也。於是建白。鹽鐵病民。筭船病商。式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卜式且請烹弘羊以謝天下。桑弘羊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盡籠其貨物是時天旱求雨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夫式之在位。不爲不久矣。國是之當論列。不爲不多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厚矣。今也爲郎不言。爲令不言。爲諸侯王相不言。必待爵之侯列之九卿而後言。此心也。矯詐沽直之心也。以

與之同貲淚不知人

此段言式與黯直處自不可掩引喻最妙

服卜式之短稱汲黯之長公之論過于班生也遠矣

斯人而名質直質直乎否邪以斯人而與黯齊名齊名乎否邪人有得山鷄者其鳴鳳也其文采鳳也而曰鳳鸞于市價值千金山鷄之被厚名而索高價也能不愧于心乎真與鳳過之能不掩口而胡盧乎（胡盧笑聲。石非玉價自掩口胡盧而去故謂掩口笑曰胡盧）式之于黯也吾恐其有山鷄之愧矣且長孺之在當時也豈徒稱質直乎守城深堅賁育莫奪莊助推之矣（上問莊助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守節死義不惑以非劉安憚之矣（淮南王劉安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說）

此段迥進黯為右內弟子之不但以質直見稱耳

此段深責班固不知汲黯并未

（丞相弘曰如發蒙振落耳）武帳不冠輒可其奏至以社稷臣目之（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上嘗曰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武帝敬且信之矣大同列推之侯王憚之天子敬且信之黯雖不登三事（常伯常任準人曰三事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藉第令不即死則周公之圖不在子孟而在長孺（子孟霍光字太子弗陵年稚呼少帝乃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霍光使輔少主）若式之貶秩而代以倪寬也豈直以不習文章故哉（式請罷鹽鐵上由是不悅式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倪寬代為御史大夫）帝至是蓋覺其實為厚利顯為名高而厭且

卜式也

此段言黯必羞與式並稱而固之品鷙自不及司馬遠矣

薄之矣則二子之人品帝知之漢廷知之天下後世知之而固何未之知也夫樊噲為伍上將恥之（高祖既赦韓信為淮陰侯信羞與灌絳噲等為伍）韓非同傳俊士恧焉（恧音慝愧也論者譏太史公不宜以老子與韓非同傳）黯而與式齊名式之幸黯之羞也昔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笑語久而像之楚王置酒孟前為壽以為叔敖復生也遽欲相之（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楚相不足為也如叔敖為相持廉至死今妻子貧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于是莊王召叔敖子封之寢丘三百戶以奉祀）然則汲大夫之質直孫叔敖也卜式之質

此段代式固護乃文字抑揚法亦是取節意處

一褒一貶總合義理讀此不惟見公之賢而文字亦卓雅

直優孟也固亦楚王之見耳世謂班不逮馬誠然哉雖然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式未可少而固亦未可盡非也觀式之隨牧畜番輒分昆弟其廉讓如此（式有弟式以田宅財物悉與之自脫身入山牧十餘年羊以千數買田宅而弟盡破產式輒復分與之）牧民治民之論鑿鑿可聽其通達又如此（式初牧羊上林甚息帝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是也）元朔以後元鼎以前敢言之臣長孺外式實白眉則謂之質直也亦宜況以好殺如武皇即王父偃輩皆誅夷親臣而卒不保式得歸老故山竟以壽終固蓋幸之也噫杜張酷吏也以其子故

結言班之直式是怨杜張之意亦良史語轉頓極佳

怨之。杜周之子名延年張湯之子名安世卜式非純臣也。以其直故錄之。怨杜張所以勸天下之爲子。錄卜式所以勸天下之爲臣。若孟堅者。其可謂得史氏勸懲之微權也已。班亦良史臣哉。

魏浣初評長孺招不來麾不去誠所稱古社稷臣也求之西漢人物中董仲舒庶幾伯仲鄭當時㨾之猶差況陰陽人主如卜式者乎此論詳槪定案堪爲長孺千載知已

胡遜齋功臣學士論

漢宣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特屈子卿以誇示夷狄爲不公唐太宗爲藩王登學士瀛州而列敬宗於中爲植黨二君表表史冊一得一失使後世不能無遺論焉

先言麒麟閣不以節義爲首瀛洲館不以德行爲先均之未合公論

此駁漢宣獨尊霍光且曰論若

臣之以名聞者。當究其節義。士之以學稱者。當究其德行。屈蘇武於麟閣之末。麟閣之謬也。置敬宗於瀛州之列。瀛州之玷也。子卿各列功臣之末論者謂帝威服外夷敬宗諂佞太宗亦厠學士之稱也爲二君者。事雖公而心則私。難逭後世之公論矣。漢宣之畫麟閣者十一人。博陸侯以定策功居首。霍光封爲博陸侯在麒麟閣中稱官不名以其有大功也或曰。子卿之言如是

誇夷狄何不屈越克困于下若全内治經術之臣則黃霸等之賢何不厠其列此所以爲麟閣之謬也

貶太宗爲藩王時不宜置學館延賓客以收人才

節如是。帝特屈之以示夷狄。使知于子卿之上者尚多也。此言儒者之臆說耳。彼克國者非有名於夷狄者乎。何不屈之下也。使帝眞有意名臣而以公心處之。則如黃霸之治郡。夏侯勝之明經。于定國之治獄。亦皆名聞一時。曾不少厠其列。何哉。吾固曰屈子卿於麟國之末。麟國之謬也。乃若武德四年。太宗秦藩王耳。武德唐高祖年號高祖稱制封太宗爲秦藩王交通豪傑。私植黨與。豈其職分。置官屬。開學館。非儲之漸也。儲位既正。受禪之基也。太宗俱假以恩寵。特欲深結其心。俾樂爲我

為取大位計使學士果講明倫先德行而後文藝則建成元吉可以無殺而敬宗亦不玷瀛州之美也

用。豈其有意於文學哉。兄帝王之學。豈若經生學士區區於著書之言。呻其佔嗶而已乎。若諸賢果精於講論。則建成元吉之死建成元吉爭立太宗誅誅之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太宗伏兵玄武門射建成元吉殺之喋血禁門誠可自附於周公之誅管蔡否也。使太宗誠有意於文學。則先德行後文藝。如敬宗父死舞蹈求生。而女嫁蠻酋。是奸邪之雄者。屏之可也。史稱太宗之於敬宗。聞其名而召之。是知太宗之所以收人才自輔者。特欲取一時虛譽之士。掠美緣飾。為取大位計耳。吾故曰。置敬宗於瀛州之列。瀛州

結言漢唐左右講論之功後世不及乃前派廻瀾之勢

之玷也。雖然。漢宣勵精為治。綜核名實。中興諸臣。左右之功居多。太宗百戰之餘。未遑他務。急急於學館之開。諸賢講論之功亦不少。言漢宣帝麟閣圖諸本為甚失太宗背公植黨皆因推亦同氣之功後世之君。亦不易及也哉。

孔貞運許子卿丁年奉使皓首而歸節義冠古今解者乃謂置功臣之末隱然示外夷以虎豹在山之勢此掩耳盜鈴之說也敬宗父死舞蹈女嫁蠻酋乃奸邪之雄太宗遽召用以至弒兄爭位學士講學之功安在哉

王元美論周亞夫

周亞夫營軍細柳文帝勞軍先驅曰天子至士曰軍中只聽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以功封條侯為丞相三歲而下獄論者謂周亞夫無罪死以文帝刻薄少恩所致也

獨創門戶大暢議論蓋不曇世稱者　此言亞夫下獄其禍在不救梁始乃全篇大主意在此一語為後世案証

漢將能持重決勝。無如條侯周亞夫。其為相。侃侃識大體。賢於申屠嘉遠矣。父勃亦不如也。然而亞夫之下獄。其禍不在於持后兄蓋侯封。而不在救梁。始夫梁天子之介弟也。而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習於口。必能為百端以讒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讒。必能浸中帝之諱。而不使人覺。毋亦以條侯畏七國重誘梁

此言讒亞夫以不救梁為嘗敵　不煩余力傾汪如流　此言亞夫有功不封而彼劣者反封之　此言亞夫之遷非帝中心誠肰　此言帝素不滿亞夫

以嘗之。而為向背地進邪。不肰破吳楚。亞夫功最大。不益封。即諸將亦無封者。而梁王以拒吳。江都王以請封吳。俱賜天子旌旄。出入警蹕。警肅也蹕止行人也竇大將軍監滎陽兵封。欒太常布從下齊趙封。彼其論計勳籍。寧能一二埒等也亞夫也。太尉之遷丞相。亦以貴極無所踰。且中外歸之耳。非必帝心內善之也。又不肰。為丞相三歲而下獄。下獄不食數日而死。帝無毫髮留意者。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夫以晁大夫周丞相臨江王。皆帝之股肱肺腑骨肉。一旦而棄之若承蜩

此言帝之少恩 結更峻切 奇偉詞壇再無兩矣

帝真少恩哉藉令其勞細柳軍亞夫且坐扞蔀大不敬誅矣安望其貽之後也

吳因之評亞夫獄中之死誠冤矣哉論者以爲罪在持后兒元美先生獨以爲禍在不拔梁始觀其破吳楚莫大之功竟以丞相卒且下獄不食帝毫不動意此可窺刻薄少恩之隱衷矣末引勞軍細柳一段結之卓絕千古堪令庸君舌結矣

顧涇陽論龔勃海

漢宣之時盜賊蜂起吏不能禁因拜龔遂爲渤海太守遂躬行節儉勸課農桑化行俗移賣劍買牛未幾遷爲水衡都尉則赤子不復弄兵于潢池矣

首泛言善治民者在探機以移風易俗上 在上之人不化民民亦終爲亂而已矣

時之多亂民也俗之浸淫使之也善治者握其轉移之機而後可以齊末俗可以戢大亂夫民之愛其生甚矣豈不欲日閒閒焉閒閒樂意握其本業農業也以相嘔相庇顧夫俗之所趨有逝于末流技俗商賈技巧及游手游食之人不可復制者而上之人又無以轉移之則困無以保其相生以還其相嘔相庇之道已矣民若之何

此有後刑罰先教化之意民之望風易志皆以善治之耳

不互相凌軋以恣睢恣睢怒視貌捩觡觡牾于大兕內也治者悼斯民背馳之如彼恫音通痛也司牧者失教之如此于是一切罷其斬伐箠笑伐木箠策鞭馬法之繩民如斧斤而顧焉務爲聰富嫗覆育皆撫循意以勞來而率化民亦且旁皇顧望風走嚮赴嚮依歸附意而一聽于吾志之所動吾以是知斯民之果可以教易而斬伐之道果不可以待天下也史稱龔少卿治勃海遂字少卿其息盜無他長大都銳意田農樹畜富民足食云說者曰相高下相視也高下地之原隰視肥磽土之肥瘠序五種黍稷豆麻麥觀其地之所宜而種也

此言遂治勃海似乎以教民殖

瘠之事分而爲兩之說

又言遂治法爲迂亦文家正題反起欲揚先抑法

休六畜（養使蕃息）教民之事修獻命（道之）以政審誅罰（齊之）以刑傜人徒（多發士卒作徒以爲爪牙）知丁白（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亦謂之乘以其給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車一乘每一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自謂之徒今之白丁也）過盜之事是兩者不可同日語也故夫民方逞其驁悍難使之氣以睥睨跂望雄行肉出（音鶩悍之狀）而吾循循焉把其所謂撲力寡能者以調其心服其氣而欲聳動其志是猶無銜橛（音厥）策而御駻（音汗）馬也（銜馬口中鐵大如鷄子中央所以制馬口也策策鞭策也）弊民之治毋亦近與其盜止民偷幸也噫是大不然昔故漢吏謂齊俗好末技不田

此言齊俗競爲末巧吏惟執法驅民不知教民是以亂治亂也

作而勃海郡界其間人民羣戍而不挨盜參（音後）國之俗也是故怙徙游俠則丁壯而不耕（有恃俠專事家俠故不耕）椎埋鼓鑄則當年而不穡（椎殺人而埋之用鐵治爲器故不稼當年當丁壯之年也）嗔目語難則欽士之爲尊（欲鬭之時怒目而以語相詰故尊劍客欽音結劍也）駢肩結轂則牧畯爲之賤（結市騎以遊諸侯故賤田畯畯農官也）身日積技室日積貧民日積巧地日積瘠（荀子富國篇）喬詰小吏（喬詰音矯結喬然詰責其民）且豈其攫（音厥）腹餙饑者而重其所謂浚膏剝脂者（我太祖遊一廢寺壁間畫一布袋僧畢尚新旁題偈曰大千世界浩浩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兒又何妨益諷政尚嚴猛故也）然則吏不教民農而徒刻法

此段設喻以驅民下農而以游民爲止盜之方乃一篇大主意在此

刻誅果有（如僭所議者）民安得不振目振腕拊髀頓足稱雄雈蒲（澤名）而鶩山海驚戎馬而亂潢池也（潢汙行潦之水池也）噫民惟不農吏惟不知教民農故至此脫欲弭民止盜非驅之于農而僨僨（音但猶僨漫也）削法刻誅也其詎與我水方壞堤漂石隨其流而衝愈甚馬方駭而縶靷彈而抑之而駭愈急故欲已衝而止駭莫若塞源而縶策也欲弭民而已盜莫若邵農而足食也龔氏于此而已私憂而熟計之矣其言于朝曰海瀕遐遠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名見時問何以治渤海龔氏上言對曰海瀕云云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

盜賊起于貧窮務在教農勸耕推導民務本禁民逐末歷攀治績與見風移俗裕之迹堪稱古循吏矣

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咏是言也豈不惡卒爲盜賊樂嚮循而犁然知系農衣食外天下無弭盜法哉是故郡罷（遂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捕吏謂行（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賊吏郵驛無夜行鈴驛不言擊者爲良棄弩罷者爲馴（出令曰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長劍短後者禁（短後衣之不礙者）垂冠曼胡者裂（如今包巾也曼胡粗纓也）然後倉廪賑貸以時發（盜賊聞遂教令開倉廪假貧民）然後韭菜蔥榆以時蓄（令民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非音久薤音解）然後鷄豚牛犢一切而剸車（一載滿一車）然後驛

此言渤海德化不獨冠於任威西門廣漢等即管夷吾治齊不是過矣

剛(牝牛)赤犍(牛子)別一而成種(生育與母分別各成種類)然後五谷以澤量(言蒲澤也猶谷量車馬然)然後六畜若烟海(遠望如烟海言多也)之技者農巧者椎佚者勤饑者飽寒者溫其呴嫗噢咻(嫗音嘔許讀噢休者非)樸于田畯而移風裕俗拱于轉圜(法不煩而化速)蓋三代以還吏治稱以富蓄積民者翏翏(音料)寡儔焉夫其猾賊任威弗如濟南(寧成猾賊任威稱遷至濟南都尉)辯校椎擊弗如鄴郡(西門豹爲鄴郡太守椎音雀木名堪作杖)發奸擿伏弗如潁川(趙廣漢守潁川發摘擿伏如神)迺脩朕使濵海遐堧頑鄙其谿貐擬拔之習而進之累世田里桑麻之樂尸而祝之

述古井榮之訟田疇之歌不槩見于今不謂少卿接踵而媲美之

社而稷之(尸祝社稷只是敬祀之意)至易世而民戴德弗怠朕則史誠不在見奇標異而必德澤惠流之爲上也且嘗周覽上世益有感于少卿召南[illegible]并古今所稱理牧邪暴遽遠野聽斷隴畝(召伯[illegible]或舍甘棠之下以聽訟)沒身而民弗翦所茇矣(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作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茇者止於其下以休蔽猶草舍也)國僑鄭之良大夫也迺田疇之植莘朕聲施下里焉(鄭民歌云我有田疇子產殖之下里鄉民里閭)之二君子其緝理人羣述宣上德曷嘗不以農事先吾獨惟夫輓近世之翏翏也(寂寂罕見)吾又喜夫翏翏中有龔少卿也雖

此言其務于勤海而劣于水衡非其才智不及乃以推辭不投合于上故也

朕少卿信良矣其治郡吾無訾矣(訾議也)迺水衡職山澤也(按漢書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以察頭之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竟不能使海内富蓄較若一郡豈其智不出于四境神不能周乎寰宇哉遇使之也宣皇帝好綜名不務核實而少卿老成椎樸卽犖朕耀覩聽不爲也此其所繇難遇合矣治一郡則綽(專任之也)經天下則掣(又掣肘之)治效之有竟有不竟也使少卿在文景朝其富國當不在管子計朕下(管仲設輕重九府而齊富國強後越用此策修之十年國富兵強卒以報吳)庶幾哉民有廖乎而惜乎所

結言少卿有富國之才而惜所遇之非其主矣

遇之非所才也

耿初偶評觀少卿渤海治狀大抵左農桑而右末技先富民而後弭盗此論中述齊俗澆靡處不減李于麟序青州文更敘渤海教化大行處不遜天下才内政何宣帝綜名不核實卒令其不竟于水衡傷哉惜哉

首段言士有所制而不得立功過矯者持議者挑法之過

李九我論甘延壽陳湯矯制滅單于

（郅支單于自以國大戰勝困辱漢使不奉詔又夜陵烏孫大宛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恐爲西域患乃矯制發屯田吏士直抵城下焚斬單于斬虜無數）

夫士之所以不得展布其四體而天下之事往往無成者亦持議者之苛也凡事幾之來也不可逆睹而其去也不能須臾也于斯之際自非越拘攣之見以便宜行事則不足以有功惟其自爲之而無功也然後無辭于天下乃功立矣而持議者猶挾文法從旁譏議之洗垢而索其瘢吹毛而求其疵則與功之

次段言其能乘時應變不可坐失事機二子之建議誠非常之功也

臣何賴焉郅支囚殺漢使者至不赦也中國之于夷狄絕不使通則亦已矣既已使通而殺辱使臣況大爲虐之則損威討之則勤民有能因利乘便陵之萬勝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可以雪中朝之詬寒夷虜之膽此固英主之所拊髀而求志士之所抵掌而快也彼其不請而發亦勢然耳（延壽欲奏請陳湯以爲朝廷必沮其請乃先發役調）絕域之表數千里外功伐在俄頃而機會變斯須綏則謀動則泄古人云臨道躊躇坐失千里即請而得也事已后矣況不必得乎以縣藁（音號）藁街告祠郊廟

此段引古之命將者以明二子之非矯制且矯上令而就上功亦不得非其矯矣

之日（二人將郅支首送京師縣藁街十日乃告祠郊廟赦天下）而摘擧其短者猶比肩而立況欲取進止于公車候節制于塞外非常之功庸主所棄其不爲道旁作舍者無幾矣（諺云作舍道旁三年不成）古之命將者自閫以外將軍制之都護校尉之受命而之西域西域之事亦彼制之矣機權隨其伸縮而不從中受也部衆聽其指揮而不從中掣也使而發其所部則何矯之有以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而始不免于矯也然而不矯則不可發不發則所部少而不足以得郅支矣法之所觸也恐天下廢

此段引秦魏賞功之厚以見二子之有功無罪

格其上之令而自賞于矯以外挾隙而內就私也如矯上之令而以就上之功則何不可之有韓之存秦也下令曰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且得秦王矣寡人奚愛無國哉魏之患河也其邊臣決而徙之趙魏王大喜賞之十邑其相諍之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曰子憂過矣魏之功有大于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不再也此二志者甘陳之類也凡當事者貴相機宜而忌守株（宋人）

此段引全楚存鄭之功不可無則甘陳之功不可以文法繩之可知矣

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兎其愚亦甚矣凡論事者貴覈功實而厭膠柱賈誼曰膠柱而調瑟不可鼓也是故子期北而全楚楚爲吳所入賴秦之救而復其國已而吳兵至子期又敗于繁陽國人惕懼亾子西曰乃今楚可復矣於是還都于郢安紀其國政以定楚國耳北固不可以爲膚肰而厭其全楚可也茲高誕而存鄭秦穆公遣孟明襲鄭鄭商人弦高知之乃詐稱君令以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秦人知鄭有備遂入滑而歸誕固不可以爲恒肰而録其存鄭可也不肰無功者既以無功責之而有功者又以文法訾之此長材異能之士所以跼蹐而不得展也跼音局曲也蹐音清累足也彼石顯者妨功害能之

結駁匡衡而得取劉向則甘陳之功罪定矣

臣亡論也以匡衡而亦附其說不亦陋乎衡延論劾石顯中傷以爲擅興其罪制後宋使者爭乘危徼幸生事國招難吾固有取于劉向之議向以爲立大功者不録小過漢武以宛王留馬之故遣二師發兵討之猶加其功而宥其罪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殺使之罪甚於留馬而二人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安可以矯制之小罪而遂棄其大功乎乃封甘延壽爲義成侯陳湯爲關內侯若以功罪不相掩而欲刑賞竝行此又首鼠兩端之說不可用者也鼠性最疑入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耳

陳眉公評甘陳介在功罪之間此論獨引証辯析委曲伸陳直斷其有功無罪若李先生者誠二子千載之知己也

潘雪松論光武渡河

漢光武爲王郎所追至滹沱候吏白無舡莫濟王霸往視之曰氷堅可渡官軍畢渡而前渡未數騎而氷解論者多歸于天意欲與漢室云云

先言滹沱以氷合渡與雎水以大風脫俱是天命眞主有冥衞護意

滹沱之事操觚者紛紛談之矣觚木板也古者無紙以木板爲之故謂文士爲操觚之士與衆同大氐氐抵同以漢綱絶維魏都賦運距陽九漢綱絶維耳旬始爲孽旬始妖氣也王莽在位如妖氣之在天也鼎沉鹿逸西漢亾而汾陰之鼎復沉繇秦之鹿復失天命眞人扶義而起白水以掃廓霧氛王莽改元曰貨泉人以其字爲白水眞人光武竟從白水起兵龍赤氏之朱光光徵也赤氏赤帝也漢以火德王故曰朱光東京賦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奈何不朋舉而予嘔

雎水之風世所常有而氷以非時條合條解此又未可深信也

音甌之置之萬全乎卵翼而鷄之以翼覆卵孚嫗即煦嫗覆育也故雎水之風晦滹沱之氷合皆天也陳永嘉曰高祖雎水之圍幾入項氏掌握而以大風脫滹沱之役幾塡餓虎之喙而以氷合濟豈人力哉天也嗟乎羲和在馭浮雲蔽之杳如也此晦暝之常羲和日馭也大塊噫氣喁肰于肰此大風之常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前者唱于後者唱喁此二字皆風聲也故雎水之事天道之常亡足恠者夫氷則不肰非有玄冥飛寒水帝司陰亡爲合矣天文訓北水方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水始氷地始凍非有吹律召暄煦風解凍亡爲解矣燕地多寒不生五谷鄒衍吹律煖風遂生黍焉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非有幻化之術含噴水火摶音專抏音桓劉

主意在此氷本自合而霸詭愚三軍之計也

梟亡爲倏然合倏然解矣柳掞即和調意漢張角以妖術教授呪符水以療病衆共神之而漢史所云滹沱氷合者此何以稱焉曰然則漢兵何以得濟曰氷本自合而侯吏詭之王霸神之皆計也夫滹沱之隅玄朔之鄰朔方地多玄水滹沱與之相近鬱塞所猥陜冬水涸兩涯成陸其幽潦之凝氣至春未融蓋其風氣然也而大司馬時秀爲大司馬方春渡河史稱寒甚至是爲燎竈何火至南宮遇大風秀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熱火秀對灶燎衣以地以時何謂無氷哉矧其時王郎帥百萬之旅

此言衞果知河水流斯不計衆以濟必堅

躡踵帝曲陽帝至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遙音蜂蹶蛸集喻將卒之多耳糟

甞以官[illegible]其神術宏能預料氷合爲可渡

令河水流澌音斯果如侯吏所云霸必且與介馬蕭屈指而籌借箸而計高帝欲立六國後方食其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可不披般負犀以角披甲以戦也般犀皆獸名甲之飾也則携簡矢以遁簡盛弩矢者一曰旐不構筏而渡筏音伐結竹浮上流者則樹槩設虎落以守軍行駐宿則有營壘以竹爲藩落曰虎落不宜嘿嘿同默無他筴同策第詭言氷合將吏馳驅至河也且霸雖智其必不料河水之倏忽而合以便將吏渡河也明矣夫乳虎息音包烋音休于後喻王郎兵在後溪機蹊穽於前喻前阻河存亾之會間

此言王霸之詭計哉

不容髮而謬爲必不然之辭以鼓將吏之疑滋動人

衆與田單陳勝高祖之事同一機智

心霸其不然故曰氷合者計也蓋用兵者詭道也田單之神師樂毅破齊七十二城田單堅守即墨宣言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爲師乎田單遂師之陳勝之狐魚陳勝欲念鬼威衆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之得腹中書又令人止叢祠中作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驚恐多爲用者漢祖之龍蛇高祖母息大澤陂夢與神遇時大雨雷太公往見二龍相交于陂中已而生季高祖斬蛇俄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被赤帝子殺之兵家以爲故轍剩智剩音盛餘智也

此言漢時信符命而弁禹等之徒皆見出于此

而漢自王莽以來天下尤事符命讖記之書石書之士熊羆之卒計書可鐫金石曰石書熊羆言威猛如熊羆也莫不披圖摻音接牒依聘天瑞聘音向視也瑞符也苟有咫尺之異倉皇動色庶馬燃許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曰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擒懷光必矣岳飛討楊幺時幺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謀者問其巢穴爲言陰陽交所入惟賊乃能入耳飛大喜曰天遣汝爲先言旨於彼其巢穴三年大喜迄乎之竭蹷而奔趨事之蹷蹶蹶倒也顛倒如蜩蹶然故弁禹彤異之徒彤音容耿弁鄧禹鄧彤馮異披肝瀝膽冐矢羽以從帝者盾牌也羽箭也非獨帝仁聖善用人也蓋謂符命在焉而方是時羣狐角立未有雌雄隗囂公孫述等則人疑矣

此言光武方勢孤力弱而欲投拾人群不得不托天以神其說

官不過大司馬卒不過一郡徇潁川時馮異李五郡以降秀鳳凰之羣墜在鴻鵠則又疑王郎盜名字河北景從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百姓多信之立爲天子趙國以北皆嚮應之薊都不守王子捄起兵薊都以應王

三

此言得水堅渡河之後人心感嚮附真主而漢室中興不難矣

郎聲勢霆震。而帝之師熸。焉則又疑（吳楚間謂火滅為熸音尖散而不醱也）。法曰。善用兵者。因其勢而導之。故援天以神之。則敵眩。造端以愚之。則衆駭。藉所信以鬼之。則事實（鬼之驚恠之也）。蓋自滹沱氷合之後。天下始知天命有在。而其它紫色鼃聲（王莽傳紫閒色鼃邪聲言莽不得正命如歲月之餘分為閏也）餘分閏位。供真王之驅除耳（月表云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於是麾下者效死。聞風者響應。鼾睡者股弁（宋太祖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股弁股戰若弁弁謂懼手也）。而朱光（詔見）赫然復振。不可謂非氷合之驗歷。云雖然高帝約法三章（惟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餘悉除秦苛法）。嘔民湯火（救民于水火中）。鹿離于羅。泣蛇望雲（豈區區得秦之鹿如所云泣蛇子之二符瑞乎哉泣蛇兒上高帝微時當隱芒碭山澤間呂后尋求即得之季怪問之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乎哉。陳勝事小。慧而亡大畧。狐鳴魚書（前見）。亦何救於敗亡。然則大神長者（光武初起兵衣絳衣大冠衆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顧頗（顧頗同）以氷合成功乎。曰否。

總言漢祖以大德不以小慧光武不獨以氷合成功便合王道得民心意在

施存梅評塊土興晉埋懷破李然則王霸即子犯馬燧之謀耳故氷合真也河水流澌霸使候吏詐言也大抵欲壯三軍之氣耳王天意論俗儒傷擋之見也

羅一峯嚴子陵高士論

子陵少同學于光武及帝即位子陵隱于富春山帝躬訪之曰咄咄子陵獨不可相助為理乎子陵熟視之曰士固有志何相強也非徒以不仕為意其亦有以知帝之素矣

首言先生變姓名以避帝及就見僅謂帝差增往昔其素有不足于中矣

此言帝無師友下賢之誠而欲屈先生以助理此先生所以高尚其志而不為帝屈也

先生少與光武同學。莽之亡漢之興（王莽篡漢劉秀中興）。孰不願出以自見。而先生方且變姓名走匿不暇。是豈無意哉。帝思之至。於物色乃出而就見。顧謂帝差增於往。則先生之平日。其不足帝者深矣。考其時。先生年六十有八。帝年三十有四。以師友事之。而不可以臣之。亦明矣。撫先生腹。而共偃臥（光隱于富春山帝訪之夜同榻光加足偃卧史奏客星犯帝座）。道故舊曰。我固不能下汝邪。雖不忘同舍燕昵之樂。而無屈己下賢之誠。宜先生卧不起。語不應。而曰士固有志也。且帝方委政侯霸。霸之家世素以官者進。又顯仕于莽。先生將唾惡不暇。而霸反以手書（侯霸闕閔仲叔召至不及政事徒勞苦仲叔悔恨而去是虛召）坐致先生。先生責之。而帝咲曰。狂奴故態。夫不坐霸以侮賢傲物之罪。乃供為戲謔指目之詞。光武君臣之間相與如此。而謂先生仕乎。自是而殺韓歆。廢郭后。易太子。又未幾而封泰山。奏祥瑞。頒圖讖于天下。然則先生與帝

此言帝委政侯霸任其侮賢傲物而不責則非尊德之誠先生何為而仕邪

結言帝綱常不振封禪祭與先

生平見不同量夫豈遇明主而北終身不仕邪

同學者何學哉使先生爲諫議大夫於此可以無言哉帝召光爲諫議大夫光不屈此時竟見帝隱故見幾高蹈非以卑官而不受也言之不聽而去亦隨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殆計之審矣誰謂先生失志終身遇明主而以不仕爲高邪

李卓吾評古之隱者謂不得君耳先生光武之故人光武親物色而先生堅執不出說者謂卑諫議固非知先生者即以先生以不仕爲高者亦未知先生所以不仕之故全在窺見光武不足與大有爲知是篇云云昔賢曰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其子陵千載知己乎

郭青螺論富春山

富春山者今浙江嚴州府七里灘是也昔嚴子陵隱居釣灘處也有雨花臺即其釣臺也上有清風高節九遊十聖咨無不登臨吟賞美爲天地間勝景云

先爲出富春山水眞隱爲眞樂是即首陽盛殷渭濱勝跡莫與爭光其比目引類可謂盡文之致矣

富春山古傳嚴子陵釣灘處也層峯疊翠崛在澤畔風務時臨水波湧興眞隱爲眞樂境首陽之盛矣若增而高渭濱之勝跡若快而覩伯夷叔齊隱于首陽山不食周粟採薇茹蕨稱商義士太公釣于渭水之濱文王出獵遇之載以後車號曰尚父故當是時飄飄於葛巾藜杖以追乎湖山之蒲眼以即乎魚水之相親盤溪坐臥茂林棲眠者何可一二道也而謂與夫

此言子陵不爲漢屈視帝王若常朋有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之氣象

子陵爭光哉且味子陵之爲人以想其志焉脫然於漢之爵祿藐然於漢之初色區區諫議何足嬌稱我屢召屢不出覩帝若昔常朋而加足假卧無異微時同寢子陵少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子陵隱去光武物色及之曰咄咄子陵獨不可相助爲理乎陵張目曰士各有志何相迫爲是故絕意功名洒情隱遯水之泮洋可以樂饑墍之泄泄可以棲遲合乎此則朝廷之矣邦國之矣處朝廷必憂其君處邦國必憂其民進而憂不若退而樂瀟洒風塵之表長爲山林中之一居士魚蝦我侶麋鹿我友水石我居蒭蕘者雉兔者與

此段言其絕意功名洒情隱遯不憂朝廷之憂而樂山林之樂即乾坤且忽乎下上

此段言其疑曾點之樂天四皓之夢雲志同歸乎功名爵祿之表公猶古書今宛然若在

我嬉遊凡動植潛翔於大漢之乾坤內者皆我寄精神而娛耳目者也噫春風舞雩曾點志樂天矣（論語曾子言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冥鴻商陽四皓志夢雲矣（雲夢首陽澤名漢高帝時有四皓隱于商山茹芝服而屢召不從史稱謂鴻舉）翩翩富春山之志毋亦羽化而樂天夢雲者類乎長竿倚浮雲一綸垂江陰採藥飲芝飧風吸露而若磊磊派派天造地設適足以資隱者為高其志耳嗚呼昨夜客星犯帝座明朝白雲葺隱家（光武與子陵同寢子陵足加光武腹）

此段就其浮雲富貴

（忠其爲帝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曰朕與故人共偶耳屢召諫議不屈）視卿相之富貴

處否嘆之以見其為不世出之品格

不啻過眼飛霞也漢天子安得繫之維之有客宿宿有客信信乎嚴子陵不出世之翁其所由殆與王良異矣（王良東海人光武歷徵為沛郡大守及大司徒司直以病告歸年餘復徵至榮陽為友人拒不知見但詣其僕以無忠言嘉說而取大位良慙自後連徵不應而逝）

結引文正公作記之詞以盡子陵生平詞簡意完

范文正作嚴陵之祠堂記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其盡子陵之生平也夫其盡子陵之生平也夫

陳眉公評光武折節下交宜可出而仕矣子陵毋亦窺其素以為不足與大有為與世祖功臣二十六雲臺實似釣臺高其于子陵之不仕也奚訝

直敘援之勝心難抑者以援欲自負其長而必盡用其智勇也

李九我論伏波將軍矍鑠翁

（馬伏波佐世祖驅除大難爰定寰區至是五溪蠻寇臨沅伏波請討帝愍其老未許伏波遂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行卒老蠻夷之域）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光武諡曰世祖）為漢家勳矣五溪之役復自請行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以為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勝伸自矜也）夫人惟其無長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鼓焉而思展人惟其無勇也有所自負其勇則必躍焉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有所自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

次段言援能已見于天下則不宜輕界姿勳頻傷老成鎮重之體耳

存於胸中故其遇事嘗喜其見功嘗慕至於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其鼓焉躍焉炫焉之思猶時動而不能自已蓋勝心之難抑也如是夫援自本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隗囂使援見帝帝不陳兵衛笑無猜忌援見其坦易如此曰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則留侯之識也（張良見高帝曰乃天授歸高帝）指畫隴右虜在目中（援陳隗囂存必破狀因聚米為山谷及屯兵之處帝曰虜在吾目中矣）則淮陰之算也（韓信自謂兵皆算無遺策）西鋤先零北出塞漠南平交趾（西域屬國先零塞漠烏桓交趾女子常為亂援皆討平之）則樓舡貳師之略也（漢武帝命霍去病為樓船將軍李高麗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能已見於天下

入膠東一案以見翁不能保重以蔑其名耳

援之請行以平叛宜自[illegible]

矣曾不以此時守威定功解鞍釋甲修高密之內行鄧禹爲高密侯內行修整效膠東之養重賈復爲膠東侯闔門養重猶然往金革之危樂汗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憂要領之梗也形勢在我曰要在彼曰害蠢然小醜偏羅可定而不勝其趯趯詡詡之意趯音陽跳躍也詡音許矜詡也嚴粮馬惟恐後時不亦褊乎褊輕薄也且是時帝久苦兵間厭行枚之事行陣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以止語也修儒雅之業慨然喜與功臣列侯共襲太平之福蓋不欲以鞍馬煩之久矣援之請行帝愍其老未之許也援劇急欲自試何哉[illegible]

切中鄧夫驕態

此言援不知奇有厭兵之意至老猶雄心未已如廉頗李廣趙充國之徒卒中梁松之口褒尸西域援實

[illegible]雲霄不歸夫洛陽能有幾時新此厭討[illegible]而援不恬宜不免蓋自古智能猛悍之士往往急於於恬退之節也自暴其技以求衒鬻彼其志固欲登壇仗鉞執馘馘音號斬首曰馘獻俘生獲曰俘有奇策材力之略下之亦思執殳殳音殳殊長丈二而無刃荷戈願得一障而乘之邊塞亭障故廉將軍老矣猶思用趙人趙將廉頗奔魏楚人迎之于魏頗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也王翦以老而爲秦強起伐荊秦伐楚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及李信敗秦王自至頻陽強起之於是將六十萬人伐楚滅之李廣自束髮從征數奇其從大將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廣自刎用

自致於人乎何允二

功高必驕人之恆情也驕必敗勢之必然也善居功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所以能久享富貴也

矣數奇謂不得封侯及從衛青伐匈奴青憐其老命從軍後廣請獨當一隊耳趙充國先零之行自請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先零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思其老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于老臣者矣蓋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休功成而不倦聞烽火舉燧熢境有急則於高處舉火以爲號晝則用燧夜則用烽則超距而作即今飛拳攘臂而議蓋自昔然矣寧獨伏波將軍哉討交趾時拜爲伏波將軍吾之所惜於伏波者豈馳騁之功而忽止足之戒老子云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殆矍鑠之名矍鑠輕健貌而闇斂藏之義壯馬革之志援嘗曰男兒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而棄明哲之圖助其事若有所傾於

援之受謗不能如范蠡之舟五湖而從赤松遊[illegible]金之謝子房賦暴頂而從赤松子遊左太沖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聊爲援之諭宜矣夫

此以馬射喻援不知

邊徼而將以自封者故梁松之口得行初援過上書戒[illegible]輕薄爲戒梁松與季良交[illegible]梁松以此憾援會援軍失利從而讒之帝使[illegible]其而薏苡之謗不免援在交趾常以薏苡服之可輕身軍還載之一車人有謗其所載皆文犀寶玩者帝大怒及援卒妻子不敢以禮歸葬乃葬城西王眷不終城西藁葬援固有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馬不已此東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哀公問顏回曰子聞東野畢之御乎回曰善則善矣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回曰東野之御歷險致遠然而策馬不已故知其馬將必佚去楊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矣楚有養由基善射去楊葉百步之外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此時宜息至於氣力倦弓撥矢鉤撥反弓也

此必至于敗君子嘆其不能善息也

結言古君子能抑其勝心者在養其有素而以不養爲援惜吝秋貞倫意

矢鉤（矢鋒屈也）前功盡棄。此養由基之射客所爲欲教之者也（說見戰國策蘇厲）今援之所處得無與求馬不已不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心難抑抑之在乎養昔者周公鈇斨破斧。天下不以爲好兵（隋銎曰斧方銎曰斨蓋兵戈之爲也）其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言東征之役破斧鈌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爲此舉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其哀我人也大矣將大也）太公有虔秉鉞天下不以爲喜功其詩曰牧野洋洋（洋洋廣大貌）檀車煌煌（煌煌鮮明貌）維師尙父時維鷹揚（尚父佐武王爲之上將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二人皆以暮年出

也

再結二公不規規於勝心欲翕乘時立功知時善息故復出一養字以應篇首

制闔外然皆迫之而後應激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既得則勿事行枚（言既誅管蔡自矜其可以勿爲行陣銜枚之事矣見詩經）會朝清明則載櫜弓矢（會朝會戰之旦也言不崇朝而殺紂天下方大清明便可櫜弓藏不復用）始終無勝心焉彼固養之粹也紀渻子之養鷄也（鬭鷄也）三日猶虛憍而恃氣（氣猶在外）未也至於望之如木鷄而後曰其德全矣君伏波將軍。蓋猶有虛憍之氣焉必如紀渻子之術則惟二公哉

方孟旋評揭伏波功成能見猶不能自抑其勝心而喜於見長饒口高張主眷不終（視周呂愧多矣足以君子惜之耳）

以邕文學過漢諸史而其自負不名漢爲可惜

觀其著作諫諍極正直而遊然阿附不能

王鳳洲蔡中郎論

（蔡中郎非不知董卓之非可事始特迫於屠邑而出卒而感其厚恩乃殺身以報后世以爲忠於卓以爲黨惡此獨以中郎爲非卓黨亦邕千載知己也）

邕之博學文詞班固張衡之儔也（漢史官才高學廣當代名儒）使得卒成漢史即司馬遷以後（遷因李陵下腐刑乃若史記以自鳴志）世難其人矣此宜以德業於後世何至卒罹罪籍身名俱滅也嗟乎既負才美又保榮名二者豈易兼得哉觀邕之著釋誨也足以自明其志矣至對詔金馬又數以直言受禍是果甘心依附者邪顧不幸而類其

不見憾于君子

此言或幸見辟于操邕不幸而死于卓爲非忠

言人之責邕乏見幾之哲則是以爲黨卓則非之非矣

跡君子有餘憾焉。蓋惜夫以高才薾身潔白之污君此也當是時董卓挾震主之威處忌疑之際志欲收叔時望以要結人心耳豈復爲邕計哉夫邕之舉于卓與荀或之辟于操一也余獨悲邕之終不得爲或也豈所謂處死者難與（或荀氏八龍中人物操責得或曰吾子房也卒之或得免邕不免以邕之免不得爲忠於卓也）人之責邕曰出當亂世不審時幾制于奸人不早決斷是則是矣而槩以爲黨餘禍首則非其情也

郭青螺評邕始之事卓爲不智終之哭卓爲非志而以邕爲私心黨卓則不白之冤不容不辯

李滄溟仇香化陳元論

仇香爲蒲亭長民有陳元者母告其不孝香不罰而化之以孝王奐爲考城令乃謂其少鷹鸇之志香對曰鷹鸇不若鸞鳳喻用刑罰不若德化也

首言苛政甚于猛虎而爲生民之不幸者哭耳

慨自漢室不綱德化莫振權奸肆其羽翼貪暴恣其鱗甲民生斯世若猛虎之苛者（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歲無寧日嗚呼元元黎庶何不幸邪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又慮君不能以獨理立之臣以代君而治之身其職者盍思曰民生至艱民命至重慎無淚刑峻法以徵怨疾有如也（徵怨左傳註曰取怨）於是乎爲之明其倫理

次言人君[illegible]

愛民之心而爲君牧民且先教以重民命不可以刑法徵怨

爲之長其恩愛俾翔翔鼓舞於化國之澤其間若紛蠻不靈逸居而近於禽獸作不祥以橫行家庭者行且薰陶而革之噫必如是然後體上天愛民之意而無愧於代君治民之責也嘗觀仇香之長蒲亭陳元不罰而化是何修何嘗邪香之語奐者曰鷹鸇不若鸞鳳（陳留仇香年四十爲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爲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香曰以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也）乃知香之所以治民者固有在也夫皇祚陵替由質而桓馭委其轡馬駘其啣（轡今馬之牽韁也啣馬口啣也）

此言漢綱紀不振而折圭擔爵之流日以刑威督責天下誰能爲君子民

居帷幄操國柄者赫赫乎豸豹之儔也（獬豸豹皆繡補儒）果能爲漢天子鳴和鸞於皇路邪（和鸞皆鈴也崔寔政論云方今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啣皇路傾險方將拑勒鞬靭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分邦寓佩璽綬者昂昂乎鸞鵠之服也（白鷺鸂鶒亦繡補儒）果能爲漢天子樹爵叢於生靈邪日以鷹鸇刑威督責天下而天下之人罹於刑威中亦視之如鷹鸇之擊而凜然不敢犯獨香以鸞鳳之治治之豈無見哉彼見其民心至愚而神雖椎埋屠狗之夫（謂發人埋冢者）極其鷙悍而莫頑者亦未必無乳哺之念（諺云羊行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特

此正言仇香之化陳元惟以倫理觸動其良性而刑罰不設自見改圖之速若此

此言香惟以君子化小人自能轉不善而

不教則不興不觸則不動也吾教之使興觸之使動則（亡與氓田同）懷家人母子之愛而樂吾在上者德政之寬猶之凰鳳覽德輝而下之人莫不慶休瑞之至也是故元之不孝能肆於香未爲蒲長之時而不能肆於香既爲蒲長之後良其鸞鳳之治有以興動其心也不然數十年元惡不悛一朝而改圖之豈區區尙刑法者所能變哉故爲鷹鸇之治者可以革民之面而不可以革民之心爲鸞鳳之治者可以徵民爲惡而亦可以勸民爲善以此較彼孰得而孰失邪夫小

爲善無待攻擊非誠少鷹鸇之志也

卣

此以一陳元化百陳元將親我原別信倫理在在敎

人間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豈君子有刑威以制之。而小人故消沮閉藏之若是也。盖所爲之不善恥於君子相形之際。而恥之必思厭之矣。夫元之不孝。正閒居爲不善類耳。不有抱鳳德之君子。而徒欲以鷹鸇之威攻擊之。將何恃而悟哉。此香之化元。非少鷹鸇之志也。思自附於鸞鳳。而不爲之也。自元之一家。被香之德化。而篤於孝慈。則由是而鳴至治於國。遍蒲亭皆孝慈也。由孝慈而推之。則兄弟有恩。春令在原矣。詩棠棣篇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註云脊令之鳥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興兄

鳥非鸞鳳風行何以排此

此言仇香當與劉寵劉寬賈彪等共稱漢朝循史

弟之急難。大婦有別。關關雎鳩矣。詩首篇[illegible]之和聲雎鳩水鳥也此鳥生有定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以興夫婦之[illegible]朋友有信。鳥鳴嚶嚶矣。詩伐木篇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註云嚶嚶鳥聲之和也此以鳥之和其聲以求友興人之必求友也化一人而蒲亭化。與一人而五倫明。孰謂鷹鸇之治。得與鸞鳳同日語哉。噫。寵有一錢之受。劉寵嘗爲會稽大守簡除煩苛郡中大治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各齎百錢以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勤若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寬有蒲鞭之示。劉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示辱而已終不加苦刑彪有賈父之稱。賈彪嘗爲新息長百姓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後數年人養子以千數乃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

此言臣代君牧民君當爲民擇臣不宜以衆鷹鸇共排一鸞鳳

結嘆桓靈不多用仇

名我爲賈耳香有鸞鳳之志。註見前此數子者。其功勛在漢郡邑。其德澤在漢吏民。而其姓氏載之循吏之編。豈虛也哉。嗚呼。有循吏無名君。雖得寵寬彪香輩布其德澤。而貪殘者烏集。以搏噬而逞其爪牙。如生民何。譬之祇鳳鳴於衆梟之中。何以勝惡聲之鬬也。又其甚者。梁冀雖除。五侯猶熾。是前拒虎而後退狼矣。又其甚者。寵豎作威。名賢禁錮。是梟鳴棲而鸞鳳巢矣。卒之雌雄莫知。詩其日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而柄落於虎兕之手。易虎兕[illegible]猶鳥鵲之畏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自

香所任乎天下之累卵也

以爲得所之安。然大人過之。而探其殼[illegible]子嬰兒過之。而挑其卵。故漢桓靈之治。天下其烏鵲之卵與。

朱蘭嵎評。漢丁滅祚。民之憔悴于虐政者。如鷹鸇鷙擊。莫能朝夕。仇公惟德化是先。誠有千仞翱翔之志。令桓靈大用其才。以遂其仁民之心。將鵲巢麟趾。可旦暮見。雖謂人人陳元。在在蒲亭可也。奈何以枳棘之地。終屈鸞鳳。則漢室不競。民生其盡傷亏矣

方希古論趙苞棄母全城

吾聞忠孝不得兩全苞守遼西虜刼其母招以城降苞以爲食祿而避難爲非義力戰而殺其母忠則忠矣其爲子道何

首言趙苞當權其輕重爲非退耳

趙苞爲遼西守鮮卑刼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爲子母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母遂遇害

一喻了然見母不可棄矣

余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孰重人必曰璧重固璧之槓與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重於千金矣以槓敵千金不可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固有重于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

此亡一城未必係君之存亡不得已而掩殺母以全城亦忍矣

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刼母以脅降吾且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若漢之君特此以爲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土地者璧槓之類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

此言善謀者當迎歸其母後設計以陷虜而奪返城池則忠孝可兩全矣惜乎苞不及此未足稱善將也代苞設策亦足爲全

況善爲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爲請彼樂吾之利未必不從若也苟利求足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徘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

之甚

責苞達權亦春秋責備意也

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況一城乎義而合乎道而宜乎人心者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者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母之愈甚也權乎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不足以及此也

未言苞能知權通變不失職亦不失親何違棄而不顧也

陳省公評趙苞所守之土地未必君恃以爲存亡則不以一城而棄母況善謀者土地又未必失則忠孝可以兩全君子寧不苞乎遺憾也幾希

大節二字乃一篇大主意

述或者之所以短公者皆是吹毛求疵之謬而於正氣大節所在未之察也

此言報效而後去非寡信威振華夏非無謀

此言荊州已屬漢然逐權所置之吏宜爾

程敏政關公論

公英雄節義彪炳千古至今猶凛凛生氣論者乃爲其逐吏拒婚未免以矜己傲物忽後患而失人心爲公失荊州惜此亦以成敗論而未揆之天命矣

凡爲將者當觀大節何如不當計事功之成敗或者多謂羽嘗逐權之置吏罵權之請婚（權置荊州之吏又遣人請與公結婚公怒曰吾虎兒安肯與犬子爲婚遂絕）而受呂蒙之詐（羽伐操呂蒙以計襲荊州）又以羽之攻樊也（樊城在湖廣）嘗以軍資不給將還治糜芳傅士仁之罪故吳兵一動二子皆降遂併羽輕信寡謀貪前利而忘後患矜己傲物犯衆怒而失人心嗟嗟此因敗而求其疵未嘗舉正氣大節而詳著之羽在許（許昌是也）操使張遼察其意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操待羽五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待之甚厚）然受劉將軍恩誓共死（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當報效乃去耳然則教天下之大信者羽也（觀其報效曹公則非輕信可知）夫孔明以王佐之才至操則曰誠不可與爭鋒羽之下襄陽斬龐德降于禁也威震華夏操議徙許以避其銳無謀而能若是哉（觀其北拒曹操幾欲遷避則非徒勇而無謀矣）荊州分地屬昭烈權無故欲併之而置三郡長吏則直在漢曲在權羽之逐之宜耳權反

拒權之請婚亦鑑于以妹妻昭烈之轍也

此言知人則哲堯舜尤難公眞可稱古良將未可以矜與犯衆之也

至末方結天不能奪故公不能成功非過以自敗耳

覆小人以妹妻昭烈之舉羽知春秋又自知臨絕其婚亦宜耳（觀其不締婚吳亦有鑒于招以妹妻昭烈之詐羽絕之亦不爲過）軍資不給當以軍法從事知人之哲聖帝猶難亦烏能逆料芳與士仁襲漢衣冠而甘爲臣虜者哉（芳與士仁獻心吳則非公所能逆料則非矜己）貪前利而忘後患可以詆孫權犯衆怒而失人心可以詆曹操皆不可以詆羽羽眞所謂古良將矣（以忘後患失人心反詆吳魏乃千古不易定論令人心目俱快）夫成敗出於天而大節存乎人古仁人志士盡其在己豈能責成於天耶予故特爲之論辨

錢抑之評王鳳洲亦嘗爲公立論云荊州之失非公失也失在昭烈與孔明不思爲公立援也獨敏政辯其非輕信寡謀等語歷歷明若中天公逐吏拒婚尤見其正氣大節誠爲古不易名言可破時論之障矣

不數語而有許多光芒文豈在多哉

先言荊州之失非獨羽之失在昭烈之委羽而不思爲羽後繼也

此段言委羽以拒操不能保操之不來羽亦不能保

王弇州論關羽失荊州

說者謂關羽失荊州咎在不能聯結東吳自傲慢人致然此獨以爲昭烈孔明之失在不爲羽後援之故末又歸之天意之未欲興漢 意見超出一世議論卓越千古

關羽之失荊州以爲羽之失余以爲非羽之失而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與操角而不爲之後繼也其不備吳則次之時操稱魏王于許昌備稱爲漢中王于成都孫權稱侯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據其吭羽雖勝獲于禁羽伐操急操令于禁龐德統七軍以禦之羽決水以渰七軍斬龐德而降于禁七軍能保操不自至乎操至羽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

羽之能勝操上當議論

此言珍羽之進退雖各俱所以保全荊州之道

此段代昭烈畫策宜爲羽聲援使進退有所藉方是結又歸之天意以爲昭烈孔明失計之解

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者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敵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張飛字翼德率二萬之衆而馳荊襄爲羽聲援羽進而可以籍其威而爲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使羽進可以戰退可以守隱然尊蒙遜之役謀而江陵固於太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能及此孰非天也夫取襄樊而因以北撼洛東躁許其賢於箕山斜谷不百倍哉孔明在祁山以兵挑司馬懿入斜谷燒之天雨乃脫故曰天也

首言孔明非智不及趙雲其所以諫昭烈之伐吳者亦已有素矣

次言因其已往之言

鄭師山論孔明諫昭烈

昭烈於孔明諫行言聽歡如魚水伐吳一舉最爲失策如以孔明智不及此則非所以爲孔明智及而不諫則又非所以報昭烈故身任國事昭烈伐吳之失非孔明不諫之失也

或曰昭烈伐吳乃千古之失策而孔明略無一字之諫當時武臣若趙雲者乃有國賊曹操非孫權比之言狀則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先見如孔明智不出子龍下豈有不諫哉曰非也伐吳之失策孔明諫之不聽而昭烈悔之不及人特未之知耳何以知孔明之諫孔明之初語昭烈曰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

信其後來之論

此言昭烈託孤之詔以言曹丕不言孫權則其悔不用孔明之諫可知誰謂趙雲諫而孔明獨不諫邪

此言昭烈不聽孔明

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孔明之初意如此後來之諫可知也以權爲援不可圖而諫於伐吳之先則伐吳之時而諫可何以知昭烈之悔永安之詔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言昭烈臨終託孤悔不用孔明之言正以知不諫伐吳之謀也且昭烈方敗於孫權其嘶憤以圖再舉不言可知而託孤之際乃舍權稱丕意必孔明之諫有如雲之爲者謂孔明亦必有如趙雲之諫特昭烈不用之耳故昭烈至是乃悟其言而深恨之不藏也曾是而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孔明所以興漢之策素定于草廬三顧坐譚之頃方三顧定

之策此劉之所以不興安得諉于天不祚也

此言孔明思孝直以制主東行則又欲以人諫也則昭之不可以正言入也

策之言乃在未出南陽之先已知三分鼎足之勢耳其大者則取荊益援孫權而昭烈曾無一之見從後世乃歸之天不祚漢豈不過乎歸咎在昭烈不聽忠諫非天之果不祚漢也曰孔明嘗自嘆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狀則孔明之智不逮正乎曰非也孔明嘗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聽正伐吳之舉孔明亦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孔明言不見用故思法正制主東行之語皆其欲諫之淺心也正言難入詭言易從雖大賢君子猶所不免況昭烈乎

牛春宇評孔明對昭烈臨命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豈其欲以死報昭烈於既伐吳之後乃不以死諫昭烈於未伐吳之先乎想昭烈復仇之志已堅雖百孔明其如諫之不入何其後昭烈方悟當不之悔孔明制主東行之思誰謂其不諫伐吳智不如趙雲邪

此篇文不滿百餘字而聯絡貫串字字練思句句有法無一毫操縱擒折不可不讀

二公以王佐比孔明

誠孔明千載之知己耳

此言棄荊州即先王之初志老泉歸咎于孔明其不考也淺矣

楊升菴論三蘇不取孔明

孔明天下奇才也其爲劉先主運籌決勝若其興復漢室之舉至今猶嘖嘖稱贊而謂三蘇不取者何所見而云然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蘇老泉東坡穎濱父子三人將文章蓋世眉山爲右非也予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伊尹佐成湯而作伊訓以諭太甲傅說作說命以廻高宗穎濱上皇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孔明從先主破曹兵取荊州入西蜀定漢中南征孟獲所到皆服後伐魏六出祁山以糧道險阻用木牛流馬不克卒于祁山由是言之苟無其材雖聖賢不能自致于陛步二公以伊傅神聖爲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先主與龐統入蜀取益州命孔明等守荊州後統爲蜀將張任所殺先主乃召孔明入蜀命關羽守荊州吳將呂蒙以智取之正謂棄荊州一事殊不考孔明草廬見先王之言南陽三顧之時已云荊州用武之地孔明早知孫權可與爲援而不可圖曹操非得荊州不可也棄而不取乃先王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陳眉公評蘇氏以伊傅神聖比孔明則敬服至矣世謂不取孔明何誣蘇氏父子哉即所載棄荊州爲無能而老泉豈無所考證云云

孫覿揚論昭烈顧命之失

昔昭烈在白帝城托孤曰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可自取孔明出師表亦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言皆起於顧命之失也君子不能無遺議焉

首言昭烈孔明魚水相得死生共功名非爲漢室計也

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桓靈不道。僭亂四起。董卓袁紹劉焉曹操不乃四起之亂也操丕父子遂竊帝位。昭烈以帝室之胄。權益州之衆。三顧孔明於草廬之中。遂定君臣之分。相與披荆棘。犯霜露。同生死。共甘苦者。十有七年。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皆爲興復漢室也。昭烈豈爲身謀。孔明豈社稷之臣也。今劉

次言劉禪昏弱即伊周亦無如之何耳

禪昏愚暗弱。縱使伊尹阿衡。周公輔相。不必危亡而後已。雖百孔明。如之何哉。此幸有說。既曰興復劉氏。則凡高祖之子孫。皆天下之共主。何必拘子禪嗣位。而後爲漢祀不絕哉。爲昭烈之顧命。宜曰朕與丞相。

此代爲立策宜視孔明以與立劉氏賢君則漢室未必不復興乃文法絕處逢生也

所以經營天下者。凡爲興復劉氏也。今天奪我志。病不能興。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而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之社稷復興矣。代昭烈計託孤之顧命宜令孔明更立賢君以安劉氏之社稷不宜以卿可自取一言反

此言昭烈君可自取

置之嫌疑之地。惜乎。昭烈之識。不足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

一言反側孔明使不得以大有爲

可自取。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用權而擇賢。則恐天下以昭烈之言而疑己。欲守經而不變。則恐劉禪之昏愚而不可有爲。終於天下三分。不能混一。孔明既死。劉禪就擒。劉禪納臣于魏曰此間樂不思蜀遂封爲安樂公

末結昭烈顧命之失非天不祚漢

非天不假孔明以年。不克終大事。實由昭烈顧命失言。後嗣非人。遂亡其國。悲夫。

高中玄評昭烈君臣相得曠古希有卒之天不祚漢即以孔明輔之而不足雖劉禪之昏弱乎實昭烈顧命之失使以其堅要處家天下之意而昧克穿公天下之心抑此推本窮源之說也之其亦何辭

程篁墩曹操論

操纂漢祚宮中誅母后殿上稱孤名曰漢臣實爲漢賊方且沾沾自智敢云接踵重瞳逮其所爲假遺臭萬年之事吾誰欺欺人乎

首言操之不敗乃天幸安得以智自誇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而操亦以之自况曰吾豈四目哉舜目重瞳項羽目亦重瞳人號四目以目中眸子有四耳但多智耳以予觀之操豈足以言智哉操之所以不即敗亡者大幸也夫操之圍張繡於穰城攻劉備于徐州也田豐嘗兩說袁紹以襲許矣許曹操所都洛陽之北也其拒紹於官渡也孫策又嘗欲襲許矣其追袁紹擊烏桓也[illegible]劉備又勸劉表以襲許矣使二子之計一行則操之敗亡豈待旋踵而袁劉不能盡人之言孫有刺客之禍謂之非大幸可乎既出於天幸則免于二子之襲者非出于智者可知矣

三言田豐孫策劉備之計得行既名袁紹則許都必中操亡可立見矣

或曰操雖虛國遠征亦必有居守之臣留屯之兵以備非常之變則襲許之策烏能保其必勝哉是大不然方關羽之取襄攻樊也操固已相視無措欲徙許都以避其鋭羽兵下襄陽斬龐德降于禁威震華夏操議徙許都之議遂其大不智而畏關羽甚矣然則明知敵來不能起爲之所而冗于出奇制勝者哉操之危益屢矣而猶以多智自詭吾誰欺乎古之智者必以誠爲之主而動不失正無欲速之心而有萬全之道焉若操之幸勝苟免特所謂穿窬之雄耳烏足以言智

觀操欲徙許都以避攻寨之鋭則計出無所施安得以多智而欺人哉

結言大智出於至誠操以僥倖免不智甚矣

姜鳳阿評操以智愚人人亦爲其智所愚田豐等襲許之策不見聽用則操之未敗亡實倖出于天耳且關羽兵下襄陽便欲徙許智安在哉此奸雄欺人之術非古至誠爲主萬全之道矣後人有以爲智者則又不智于操矣

唐荆川論荀彧

（荀彧者八龍之孀孀者也際漢末大亂佐魏武以征伐天下十有其八乃以阻進爵國公故中魏公忌其自飲藥卒溫公謂死漢室功不在管仲後而仁宜居管仲先）

起以自文其忠蹙彧乃春秋誅心之法也一篇大旨在此二語

天下有公是之忠而矯之以自文者弗與爲大忠者臣職也分等於乾坤而義根於所性者也若之何其矯之蓋希龔其功者無明分之守恃權竊勢者無幸義之眞分而失守則乖人將以分而病之義而弗章則悖人將以義而非之病且非焉而不吾擇好名者之所弗願也於是乎托近似以自名而邀夫不情（無實）之譽

次言忠者必明於大分大義而

欺世盜名者雖免君子之洞照承自文來發意

使按迹遺心者猶庶幾其直之也此無他有所諱於中者必有所飾於外而激於惡其聲之所感非心之誠然者也君子察其衷詳其世則其飾僞也適以招尤而其誣人也終以誣己公好公惡之情誰得而泯也嗚呼此荀彧之死漢所以爲非其眞也史氏從而察焉（溫公書其能死漢室）寧無失其實矣乎吾嘗觀彧之時矣東京榛蕪（榛木叢生之貌蕪荒穢也）乘輿版蕩（版蕩詩二篇名皆傷周室大壞李傕郭汜治兵相攻傕迎獻帝幸其營遂燒宮殿官府七月楊奉等將兵送乘輿東歸乘輿居棘籬中）

此言昭烈以中山靖

漢事已日非矣所恃以維持名分者一昭烈耳昭

王之後乃漢共主也彧以高才銳志叨漢室厚恩謂宜翊昭烈以恢復漢室與卧龍其效略等上策也

烈中山之冑（景帝第八子中山靖王之後也）承獻帝之命任鄭清之權（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後事敗見殺）倡義徐州奸雄挫焉（綱目書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漢與之也）彧以八龍之裔奕世漢臣恩不爲不厚矣（彧祖父荀淑有子八人並有名稱時謂之八龍淑及子爽皆仕漢）以匡時之畧蓍無遺策才不爲不高矣徘徊河冀之間擇君而委質焉志不爲不銳矣（楊龜山曰彧嘗闚闞河冀其擇其所歸卒從曹氏獨不知無君乎）曹氏之恩惟其厚則感舊之衷非昭烈不足以報才惟其高則經綸之績非昭烈不足以謀志惟其銳則外比於賢非昭烈不足以共事（比輔也易曰外比之賢以從上也）故君子謂彧於斯時可以翊昭烈之一面（昭烈[illegible]可[illegible]於隆中）可以效馳驅之勞（諸葛亮[illegible]遂許先帝以驅馳也）可以堅鞠躬盡瘁之節（孔明後出師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濟若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左傳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云云繼之）始終爲漢必如是而後可自靖矣（靖安也自安其義之所當盡）捨此不事而俯首于操屬心焉何哉操亂臣也乘草昧（易曰天造草昧謂天運[illegible]晦）之時睽之隙以稱兵挾天子之令以威衆其滔逞之志

此言彧明知操奸雄而事之者利其大畧可圖天下而彧之心不在漢室

天下知之久矣彧智者也奚而不知也知之而從事之彧將利之也（以取功名爲利）彧以機數警敏操有大畧焉

可知矣

此言操以子房視彧或以高帝視操以子嬰項籍視獻帝其不爲死漢明矣

彧若得人而爲之輔意者天下可圖乎兒是心也彧志不在漢矣不然何邂逅之始而遽以爲子房哉（時天下亂彧恐潁川有難先率宗族去聞曹操有才略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夫子房佐高帝以滅秦慼項漢其基業焉彧苟以子房自居則必以高帝居操矣操而高也漢其可以久乎噫獻帝在此非操事也是以子嬰處獻矣（秦降于漢子嬰）是以項籍處獻矣（項王籍爲漢高所滅）彧之所以視漢者何如而謂其能死之乎呂布之難昭烈以窮來歸（劉備伐袁術呂布夜奔徐州備乃歸操）操有豫州之命焉備之資也彧邪之勸又

彧勸操圖昭烈彼爲操之深謀不知爲漢室計其不爲死漢二也

此言操挾天子令諸侯皆彧爲

語操以圖之向微郭嘉之請身且不保矣（布攻備備奔依操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必爲後患操問郭嘉嘉曰備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不可操笑曰君得之矣乃免）彧之所以助漢者何如而謂其能死之邪且曹劉不兩立彧之所知也有漢則無曹曹彊則漢弱矣彧有反正之圖固當杜堅氷之漸（易曰履霜堅氷至二陰甚微其勢必盛如履霜則知其氷之必至也）方且運籌設策爲帷幄之私人兗州之領（操欲先取徐州彧曰將軍本以兗州首事百姓歸心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不可以不先定操乃止遂先定兗州）天子之迎（曹操在許都謀迎天子彧曰金鑾駕旋軫兩京榛蕪誠自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四方雖有義師其何能爲操乃遣曹洪西迎天子）袁

之陰謀是操之良臣實漢之賊臣其不爲死漢三也

此言彧爲漢惜名器何殺郤上殺而不惜而乃惜一九錫之漸

曹勝敗之論（操欲討袁紹懼力不敵彧曰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爲）以遂其邪志而成虎視之謀（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使漢不及卒脊於陷爲彧之所以爲漢防患者何如而謂其能死之邪然則彧之死孰死之與說者曰彧以九錫死也（劉潛夫刺揚雄詩曰執戟浮沉計太疎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彧之得不書操大夫者猶幸有九錫之死耳）九錫殊禮也操得而兼之簒奪之謀決矣彧以死諍是爲漢惜名器者也（溫公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噫非然也曹之彊也獻將委命矣雖不有九錫其能無簒乎彧與操處有年矣操之逆謀亦數矣豈誠有臣

邪

此言彧見忌于操而慮其徒死無益遂假死漢室以爲名非其忠漢之初心邪

朝寧國之兵忠貞退讓之節者乎然則九錫固可惜而丞相之自爲（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劍履以上殿贊謁而不名者（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履劍上殿）獨非漢之名器乎彧不惜之於其漸於是而始防焉晚矣哉且彧於曹公非有腹心之固不過以智計相資耳操之大計垂成則視夫同危共難之臣將從而剪之彧之才能固操之所忌也是雖希意逢迎猶慮其隙況九錫之諍（諫受九錫）又有以沮其好大之心邪勞軍之命輒留之怒（見考實）其意可知也上不得君之忻下不愜士大夫之議彧之

此言彧之死爲非成仁非全忠晚節欲蓋彌彰安得謂之死漢邪

此言晦菴不書操殺荀彧者罪彧也彧不得已而死難爲操與

計至此窮矣與其徒死而無名孰若邀名於漢代欲藥之舉彧有深情焉其論亦甚矣夫守死非難善道爲難彧之死將謂其成仁邪則養寇長亂於德爲不祥將謂其全忠邪則覆國之奸誰其敎之將謂其以晚節葢之邪則積惡已彰抑之愈顯一時之憤激其可以庇終身邪然則謂之死漢者非𠔥所也晦菴綱書曰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夫不沒其官明非漢所命也不諱其名明非漢所臣也綱目書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大融固操之所憚者而何有于彧演史謂操處斃大宗其言是矣故特書操殺而不去其官罪操

已諱也

緒言彧助惡篡漢比之于伯夷管仲温公東坡其亦

也書荀彧自殺者罪彧也不隱其自殺者明非漢所致死也命非以漢則彧之爵皆操爵也臣非以漢則彧之身皆操身也死非以漢則彧之殺皆操殺也然則操不怒則彧未必死也彧之死將以諱操也非諱操也將以諱其身也彧之罪可勝誅邪雖然温公有仁先管仲之許見考實東坡有道似伯夷之稱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然則彼皆非與嗟夫是亦史氏之見耳夫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彧助惡者也比而同之過矣管仲相桓以尊周室彧無漢者也安在其能先之邪君子謂二

見史氏之見矣卓哉名言

公於是乎過與矣不有綱目之筆則稱忠於荀世者皆此類也而心迹之辯荒矣故曰綱目繼獲麟者也

宋羽皇許大意以荀彧有英敏之才卓越不擇君而事輔昭烈以中興漢室旣昧之於始乃明知操有代漢之奸萌而甘爲之決機發策是篡漢操也成操之篡者彧也九錫之死非誠爲漢室死也自知其必死于奸雄之手計無復之始偷身今仍以欺世耳紫陽罪之以自殺其不與孔融共嘉又安以伯夷管仲擬許之也此論由斥至末宅無轉詞白彧也亦以警後世之爲彧者毋失身于匪人云

鼎鐫諸方家彙編皇明名公文雋卷二

石公袁宏道精選　侗初張鼐校閱
毛伯丘兆麟參補　寧埜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方孝孺埋子非孝論

世傳郭巨少孝多以埋子得金而旨之此亦不可以爲常而效之正學獨以恐後世而闢之誠萬世至孝之防也

首段言從令不足爲孝況以口體而殺無辜乎

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伯奇吉甫子見棄于後母有履霜之歌申生周幽王太子宜臼爲寵褒姒而廢之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可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況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

承上引古人不殺不辜愛民如子滅天性以爲孝非法也

且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爲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放麑不忍放麑乃哀其母而憐其子後以國托之曰彼不忍一麑安忍負國則埋子之忍爲何如君子美之況子孫乎巨陷親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性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不可以訓聖人之法乎

再設問駁

或曰苟爲不孝天曷以賜之金也吁設使

金亦天意偶然哀憫未可以爲異而效之效之而無金死者將誰歸乎此可以醒好奇尊矣

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非徒爲口體之奉文法應前大杖則走且爲郭巨辭以見埋子非聖賢大孝儌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曾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無[illegible]亦子不復生矣

一轉意自周匝

李九我評孝出於天性自有一段真誠可以感動天心郭巨之得金良有以也但恐後世孝心未純一巨激于名高惑于厚利安知不陷親不義徒斃赤子于尺土可曰天道無知邪此論根天地正理發聖賢大義立孝道常經誠千古不易之名言矣

（首段是言君子欲勵易衰之氣不能不觸于耳而激于衷也）

蔡虛齋論祖逖聞雞

（漢劉聰執懷帝使之青衣行酒祖士雅勵志勤王嘗擊楫中流曰大丈夫不能肅清中原有如此江與劉越石共枕戈夜聞雞相語曰此非惡聲也乃爲之起舞）

丈夫抗忠義以匡國而因物感以作其機其亦得勵氣之神者矣夫天下之勢不進則退而氣之在吾身者不勵則衰氣竭而功不立則天下之事日去而亂日以長斯二者恒相視以低昂者也君子奬翼戴之忠擅駕世之畧奮袂徒步攘臂草野其所以殷勤許國者固將砥天衢轉日轂（言有轉日回天之功）創頹敝而耀光明策蹇途而陟靈運也使非磨礪以鼓之淬勵以純之則何以作吾之氣而發吾之機運吾易衰之力以支無窮之變乎是以覩忼慨之失時語細娛之怯志負長戟於中夜枕戈盾於夢中（負戟枕戈言其勤勞）一寢未甘萬感交集姑示誠于起舞爰托志于雞鳴茲其心非

（次段言方入雞鳴之時正是堅志作勤之會不可失此時而消吾氣）

不知嚮晦之有度而顧僕僕如此也（易曰入地中君子以嚮晦入晏息）時不可以遂失氣不可以頓消功不可玩侮而建忠不可以逸豫而立所恃以堅吾之志而作吾之勤者獨有天下之正氣在耳然則是舞也豈徒效班衣

（此段方說起舞之意非徒泛舉必有所爲而爲者也）

之戲（老萊子衣班衣舞于親前）爲蹈厲之容者耶（禮記發揚蹈厲謂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豈徒服高麗于再思（唐張同休戲楊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歌八風于欽明者耶（唐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豈徒負劍伎于項莊（鴻門之會項莊舞劍欲殺沛公項伯亦拔劍舞常以身翼蔽之）倣顧盼于馬援者耶（馬援請討烏桓於帝前據鞍顧盼以示可用）

（引古以明起舞之意見二公之思深志果蔡先生之文意甚精措辭簡匪非深于文不能得此機軸）

聞雞起舞異哉祖士雅（逖字）劉越石（琨字）之所爲也其思深其志果矣嘗即晉事論之王室不綱太阿倒授（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太阿劍名）五馬奔於關洛（晉懷帝被執瑯琊王睿與西陽汝南頓彭城五王渡江時謡曰五馬渡江一馬化爲龍後睿竟登大位是爲元帝馬者晉姓司馬也）敵

（此段言晉事已不可支因物有感寧能安枕而臥乎）

騎出于中原（漢王劉聰執懷帝據洛）天子降于編氓（漢王聰使懷帝青衣行酒）羣方僭于犬豕（石勒慕容各據一方）衣裳毀于胡服禮教過于腥膻（北胡食腥肉故曰腥膻）區區安東以典午之緖吹炎江沱（元帝初爲安東將軍及愍帝遇害乃即位于建康）失守宗廟越在草莽丘陵謝華表之鶴故宮興黍離之悲（漢發掘諸陵焚宮廟故云○按神記云丁令威學道千年幻化爲鶴而歸集于華表柱上因吟詩有城郭如故人民非之句周平王東遷大夫行役過故宮而悲之作黍離）天時人事如此使凡戴天而托處者其能不耿耿乎酒新亭之淚者倡勤王之師（諸名士避亂過江相與登亭遊宴因相視流涕王導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

此段言諸賢俱有起舞之志皆因目擊時事而欲圖興復如此

稽古甚今非胸藏八斗何能言

之舉塵污之扇者抗廢親之衆成帝時庾亮擁強兵趨勢者多歸之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亮字元規故也王導從弟王敦反導討平之元帝曰導以大義滅親唳華亭之鶴者興白日之嘆陸機事河間王穎或譖之穎怒收機機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唳鳴也登白城之樓者起陸沉之嗟穆帝時桓溫望中原嘆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陸沉謂中原淪沒索靖則識感于銅駝惠帝時索靖知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太真則泣訣于絕裾溫嶠之詣建康也其母從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廣州則劍逖于運甓甓磚也誤作甓陶侃在廣州無事輒運甓出入或問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伯仁則擐戈于金印上救及周顗曰今年殺諸

此

此段言祖劉二君忠義所激不容自已故聞鷄信為踴躍堪令英雄扼腕頓抱枕戈待旦之思

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後之稽往牒而思興者猶不能無弔古之悲也矧目擊時事而儼然束帶立朝者邪何草不黃何人不將詩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注云草衰則黃將亦行也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何哉萬古此天地萬古此忠義也彼青衣行酒朱輪遠遁此為何人指愍帝愍帝國社淩夷士民散亂者此為何時時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或北依王浚挽江沱之水以洗關河嵩洛之穢凡冠裳含氣之倫皆有是心也為祖劉二君者其又何以為情哉聞鷄之舞若可以想見其戚然之衷卓然之志矣憤世獨

此段借古之聞鷄者以起祖劉之聞鷄文法如武庫一開劍戟森然

立之心何烈烈邪且吾聞鷄鳴為賢妃之儆矣未聞為悲亂之聲也周宣王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王自是勤政早起聞鷄鳴為齊婦之規矣未聞為中庭之舞也詩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是齊逖蚤歲聞懋戒之詩關河分破星辰變移動曉角于繁霜向明河于斗杓天鷄三唱而肅肅夜氣悠悠爾思矣桃都山有天鷄日半夜初出鷄即鳴天下鷄皆隨之振衣中庭而帝閽寥寥晉帝蒙塵我心忡忡矣忡忡憂戚貌逖之忠琨之忠其能復寤于衽席間邪其起舞也非徒為擊筑之荊生也非徒為落响之雍門也按中山靖王傳云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

敘起舞起如撫劍落灯花且連用數舞以見二君振奮盛心

君為之於邑夫差悚闔廬之冤勾踐射傷闔廬子夫差思報父仇使人立于庭出入謂之曰夫差爾忘越王殺爾父乎卒報仇臥薪披勾踐之胆勾踐棲會稽臥薪嘗胆曰女忘會稽之恥邪將翱將翔詩將翱將翔弋鳧與鴈亦不徂安之意豈徒登壇擊劍為公孫之舞也邪公孫大娘善舞劍神州陸沉也於此舞乎恢之祖廟丘墟也於此舞乎復之江左偏安也於此舞乎正之五胡雲擾也於此舞乎清邪之平定之劉淵匈奴也居晉陽石勒羯也居上黨符氏氐也居臨渭姚氏羌也居扶風慕容鮮卑也居昌黎是為五湖大呂陳乎元英故鼎返乎隴右京口之植植於燕雲樂毅書云大呂陳於元英故鼎返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皇云云使天下樂生

語語就題而點綴許多典實約如淮陰侯之將兵多多益善

之儔皆鼓舞於泑清之化而舞文舞法者不得側其間焉是孰非二君子之心哉奈之何晉諸臣不足與共事也蓋晉之始亂也賈后酗毒賊殺宗支皇太子非后所生既廢幽之又以藥酒毒殺之而牝雞長鳴于闈內矣書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成穎更立齊冏專恣齊王冏外久專政以帝子孫但成都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武帝孫也方入歲乃請立為皇太子冏既得志遂驕奢擅權而雞鶩爭食於原場矣卜居寧與黃鵠比翼乎寧與雞鶩爭食乎賂賄日章官方倒置惠帝時賈郭恣行貨賂公行魯褒作神錢論以譏之而雞鳴狗盜之雄皆賓禮矣王安石云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言得士閭里蕭條室家仳離仳離即別離也而雞

就雞鳴起舞境界殊可警惕二君子不得不起舞矣

鳴犬吠之境不相聞矣司鑰不嚴關門不守漢王典至洛陽不守而雞塞玉笙之歌為虛傳矣李後主詞云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中夜之雞又胡為而徹于耳邪金闈待漏則當勒馬以聽之矣此雞之鳴何不在長安而在司州也時愍帝都長安玉關清曉則當鄉鑾以待之矣此雞之鳴何不在范陽而在司州也祖逖范陽人少卽有大志盥櫛在御問寢三至則當早以需之矣此雞之感何不在承親而在事君也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對曰安文王乃退雞乎雞乎其亦憤時悼俗而為此喔咿之

此段推起舞之心乃為天下而起為典午而舞心志良勤渠哉

此段言趙存晉之功皆自此雞聲一唱中建也

聲乎喔咿雞鳴之聲二君子聞之宜其振策以從之矣戴星而出非巫馬之忠勤巫馬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單父乃治朝衣假寐非趙宣之入覲趙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中夜起立非伯奇之履霜伯奇周尹吉甫之子為後母所譖欲殺之每盛冬嚴寒中夜起立問安父母當此銜悔宴息之時而為起舞之舉其獨無江南夜夢之感乎其獨無清霄步月之懷乎二君子之志蓋惻惻乎為天下而起者矣是以托迹于司州而稱雄於江表青州之賊藉以不動王敦在青州久懷異志憚祖逖威名聞逖卒便無所忌憚遂反後趙之兵賴以屢却祖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

文中錯綜反覆而格不相沿襲益見精采後世人文焉得有此

結方為二生惜卽轉為二生慰意自周匝讀之令人暢心

趙王勒患之及逖卒屢寇河南固二君子匡時之略而孰非山雞一唱之功邪惜也中流之楫雖擊節於大江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而戴淵之命遂撓折於有制元帝以戴淵都督諸軍事逖以淵雖有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收河南地而淵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而卒竟使其舞蹈之施不得盡展而典午之祚遂以告終典午卽司馬典司馬午也斯可恨也雖然二君子之功雖未竟然其精忠赫烈固可以揭白日而肅秋霜矣彼有含垢忍恥自甘叛逆若錢鳳沈充者二人皆敦之黨雖百千愧死亦豈足以償責乎噫

王鳳靈論王導臣品

王敦之舉導不能遏之於未反之先乃欲文之於既誅之後且其以亂指刁劉等而後以疾姆見責于竄非惟陰有附逆賊之心而且顯自蹈逆賊之跡後世安得而忠之

余嘗反覆晉書知王導心事與王敦一間耳（王敦王導之族弟敦之反導陰主之）真賊臣非忠臣也元帝永昌元年敦舉兵向闕人臣無將非反而何而導於敦伏誅之後猶謂其義同桓文不知桓文（齊桓晉文以尊周室攘夷狄爲五伯長後世擅征伐多爲口實）何嘗稱兵犯闕何嘗戮周之大臣乎又與王含書云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其曰佞臣指刁協劉隗協與隗不合於敦而欲誅之者也導於明帝大寧二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爲此言非賊臣而何（據導與含書云云以賊臣爲敦諱以佞臣指協隗導非惟陰附敦且顯黨敦矣）晉朝姑息不振王導族黨大盛是以一時反以逆賊爲忠貞千載而下人猶不悟尚謂導忠臣世亦易欺哉（當時晉桓彝過與導論事而以江左夷吾許之後世亦與謝東山並稱戡亂忠）其後明帝崩成帝即位而導稱疾不入朝郗鑒責曰大行在殯嗣王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以此觀之導既無濟世之才又無人臣之節不膺誅戮亦已幸矣

首言導非忠臣以其阿附王敦既誅而尤以桓文稱之也

次言其指刁劉等爲佞臣欲誅之以爲敦後佐其戮臣之所胆獨照矣

當時不明爲逆臣後世反稱爲忠臣其欺世盜名之雄乎

結言其稱疾不朝尤見其無君之罪難逃于誅戮之膺矣

王元美論陶士行爲晉鎮將

晉俗尚清談陶侃朝募運甓志在勤王似乎賢于王謝而非陸玩諸人所能及但以不預顧命爲恨非溫太眞以大義相激幾無完名元美以侃可稱名將不可稱賢臣誅夫

自陶士行發而梅陶與人書謂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而纂史者畧節其善而稱之遂以爲江左之巨擘吾以爲士行知爲名鎮將而已（陶侃少時夢登天進八門閽者以杖擊侃墜地而醒後官至八州都督）始不知有晉也當處仲之作逆也（處仲起兵武昌）士行雖失職居廣州然所部不乏軍食且負嶺海之固坐視先後之兵起而進不聞一言以相阻退不聞與譙王甘卓之盟以掎其後假令處仲遂得志始與當爲司馬孚而士行不亦爲孔光王舜乎蘇峻之難京師已失守矣當號哭而勤王以死討賊可也（初蘇峻反卞壼與二子俱赴敵死峻因風縱火燒府一空陶侃與溫嶠共擊峻不克侃欲西歸嶠以共死義激之）而乃以不預顧命爲恨其拒溫平南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士行何官何寄也而稱越局茲何時也而尚恨顧命之不預哉（初溫嶠邀陶侃同起兵討峻侃以不預顧命爲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再三說之恐人以仁公緩於討賊侃遂感悟）兵既發而復追之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眞（溫嶠至

先述梅陶過譽士行而直斷以不知有晉未可爲賢臣

此言處仲武昌之亂士行遷延勤王之兵不幾轉與午之運乎

此言蘇峻之難士行以不預顧命爲意故堅欲西歸溫嶠說之勉強以倖成功耳

此言士行勤王不終晋幾分土而士行終爲孔王石且以其治自有之城而一有功于晋正見其可謂領將不可謂賢臣

結又以李光弼與士行竝擬言其以小忿失大節處

動義旗廻指之說然後勉強以趣事僥倖而成功耳假令太眞欽郗氏伏峻亦遂得志而勸進之箋亦可自荊州發乎亦遂可爲峻之孔光王舜乎或若劉石之分王乎吾不知其所自處也史稱其有異志以夢折翼辭而止又稱其瓌瑋瑛異富於天府寧盡誣哉凡士行之所爲治治于其所自有之城而已其有功於晋者僅居一焉而又不純唐之李臨淮（李光弼封臨淮武穆王初上之幸陝光弼恨爲中官所制因留京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上數遣中使存問之）亦類之臨淮之功大於士行而不能純其勤王忠嗣之行賂與激史思明之叛蓋可以窺其所以不終矣吾嘗謂是二公者稱名將可也稱賢臣不可也

秦鍾震評此篇立論以士行不知有晋但可爲名將不可爲賢臣正惜士行以不預顧命小忿致純臣之大節不終是以勤王之功雖遠于陸抗諸人而懷二心于君父之間亦不能頊異于李光弼詞嚴義正令人心折

江明德梁武帝奉佛論

首明佛入中國之始自東漢以至南儒者尤惑於因果之說浸淫無父

次言武帝捨身奉佛之勤亦是懺悔信因果之故

三言佛理同吾儒勸善決非教凶惡之人誦經設會遂可免罪則是縱長惡之神而事佛爲釋罪之府矣

初武帝爲齊大司馬殺戮王寶等以不仁而得天下厥後悔心遂萌思欲奉佛以滌其罪卒爲侯景所迫餓死臺城果佛氏因果之說無據邪

自漢明帝之時（明帝聞三大歲遣使之天竺迎佛圖像于宮中而事之佛教入中國自明帝始後世沙門之禍基此）金人克夢四十二章之書始入中國然亦不過因果耳其說猶粗淺未至直指人心如達磨度盧俊所云也奈何漢之儒者專門訓詁不足以振起聖人之道而因果之說亦乘虛以浸淫乎斯人之心下及南朝蔓延極矣梁武帝三度舍身羣臣率以錢贖卒爲侯景所迫（武帝三捨身同泰寺群臣二贖之一捨身于侯景遂餓死不可贖也）餓死臺城因果之不可信非不明白而帝之所以惑之則有故矣愚嘗以謂佛氏勸人爲善其設心本不大畔於吾儒（儒道釋三教一心一理後世方流爲異端之說）至謂凶惡之人焚香一瓣誦經一卷設一大齋會平生罪惡便能滌而去之是乃長惡之大者盍試觀之今之爲胥吏者乎一入公門惡念蜂起欺上虐下無所不爲靜夜以思終有不能自欺者乃復奉佛自解夫既恃佛以爲皈依則其稔惡也日益甚彼屠兒劊卒操刀欲殺

之時或贈謚佛號意亦類此豈非佛氏實長其惡哉武帝之心是正姦賊屠劊之見耳方其爲齊大司馬也克嘉湖守潯陽國建康殺人多矣及其爲相而加九錫也則殺東湘王寶至即其進爵而王也又殺邵陵王寶攸等二人此皆武帝初欲爭天下時從無恤其惡猶有甚于姦屠者劊矣得國之後思爲逆取順守之計要亦人心天理不容泯滅者觀其語南康侯之言亦良可悲矣惜乎無端人正士長養善端悵悵然莫知所從妄意因果之說謂可以滌愆免罪而奉佛之意堅矣吁蕭衍之亡其佛氏無父無君之教實成之歟

歸依佛語古人有言若欲事佛即心即佛蕭衍心欲篡齊大物殺戮無忌是貪心也慾心也忍心非是心而可以事佛乎卒而捨身侯景萬不可贖足矣道好還以不仁身得之即以不仁身失之於佛乎何有佛若爲大凶惡者解釋罪愆則姦賊屠劊之類何難一齊一會之勤渠哉此可與端人莊士言難爲愚夫愚婦解也

此言武帝之惡不減于姦賊屠劊倍蓰無久始堅意奉佛以爲逆取順守之計

結言無有以善端長養武帝使[illegible]

佛愈熾敗亡愈速

李東陽傳奕論

當蕭傳爭抵之時一則曰非聖者無法一則曰非孝者無親藉非高祖即位之初太宗英明之主鮮不左蕭而右傅也若奕者亦可謂崇正闢邪大有功于唐矣

唐高祖即位初傅奕極言敢諫上疏闢蕭瑀之議答太宗之言皆以闢佛爲事初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蕭瑀以奕爲非聖無法奕以瑀不生空桑之中乃尊無父之教卒而高祖聽奕論詔太天下僧尼教然有不可犯之色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於大惑而蕭瑀卒坐是以貶或者奕有以啟之乎然其說亦不能大行如韓愈氏之光明于世愈諫焚佛骨有潮陽之謫身當大道其表至今字字正氣言愈之言曰高宗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以爲恨是奕之謂也然則使愈生于太宗之世其庶幾乎曰亦如是而已仁義不明于上教化不行于下而欲制強敵于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噫此歐陽氏本論之所以作也歐陽修著本論大抵責在有位者當躬行仁義以爲教化根本此又發韓愈傳奕之所未發也

馮琢菴評觀奕而斥蕭瑀數語詎不亦凜凜正理但以爲未若韓歐者以其不推本於躬行教化也

先言奕抗疏闢佛以闢蕭瑀啟太宗之惑使邪說不得誣民也

此言奕不若愈以爲太宗英君

不能闡明聖道以垂教萬世言大義

結引歐陽修作論見奕但以口舌一時抵塞非探本之說也

馮琢菴王珪魏徵論

王珪魏徵始拜命于高祖以輔建成卒而建成以爭位故爲太宗射殺于玄武門王魏又從而忠事太宗論者譏其可以無死而太宗不可以不事多比之管仲云云

首言王魏不宜死建成之難以其未嘗臣事建成也

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爲害於義（王珪魏徵初輔建成太宗與建成爭位殺建成王珪魏徵又從太宗論者多譏以害義）朕歟曰不然王魏之於建成非君臣也何死難之有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爲建成之輔建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爲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乎曰不可

以高祖之命律之王魏又可以死而太宗之事似當與管仲異論

王魏義當死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雖不當死以高祖之命則不可不死（高祖初命王珪魏徵亞輔建成非如管仲私事子糾猶可以更相桓公也）受君命而輔太子其爲制也尤重安危榮辱死生以之王魏雖不當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也知之何其事太宗也曰死建成則死死高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爲異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則然耳故王魏之不能死固天理人心之所不與也然以建成而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以辭其責以高祖之命責之九原可作吾知其百喙不能爲辭矣

此言王魏不死於建成之難不得不死於高祖之命詞嚴義正

結言尹氏之論恐爲懷二心者口實此是立萬世君臣之防

曰然則尹起莘之論（尹起莘曰建成不宜與太宗爭位王魏之不死爲可以死可以無死）亦無不可曰由尹氏之論非所爲懷二心者方也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迹於世也烏乎可

王遂東評王珪魏徵者高祖命以輔太子建成者也謂宜導之以正喻建成以功讓太宗可也既啟之以爭致有太白經天之變反爲之醜顏事仇以逆成之死責之尚猶可諉而以高祖之命責之王魏其何說之辭論者多以管仲並稱不知管仲有功而無罪故夫子大其相桓之仁王魏有罪而無功正謂不得事太宗雖忠不足錄矣此論可爲不易

名言若尹起莘者非所爲訓也

先以田舍翁易婦一言為李勣喪邦之罪而又以名教中人為賭於責已

此言高宗庸王武氏悍后諸公不知潛消適啟之熖也

諸公犯顏等句深責當時無忠諫之臣悞人國家者率多類此

李卓吾論李勣

唐武則天朝諸公皆以男事女至廬陵王之廢無敢逆顏顯諍若非狄梁公委曲挽回唐室其危矣則長武氏亂者不獨一李勣其究李勣之責者正所以深責諸公也

李勣一言喪邦何謂哉勣本姓徐初事李密歸唐賜姓李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乎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褚遂良不可上以問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又田舍翁多收云云上意遂決臨終時以房杜子孫覆敗門戶戒其弟弼此探本之說也然此本于人情而彼合於名教固宜其不相入爾然又安知夫專事名教者平生采無三房五室與帷薄之私乎吾又恐其不免於責王之明而恕已之暗也甚矣修身齊家之說之足以禍天下也非修身齊家之不可也所以聞誠正修齊之說者非也今未暇論是夫高宗之庸其能割衽席之愛以拱手聽於諸公乎武氏妬悍怙寵其能低頭回心終為人下乎諸公於此亦不智矣諸公但見犯顏敢諫之謂忠殺身成仁之名美拘守聖人名教之為賢不知適所以增武氏之虐熖而鼓之滔天也蓋至於易姓受命改唐為周然後知其罪不獨在李勣許敬宗而在褚遂良長孫無忌等矣彼其敢於肆毒與

此言武后亦知愛養人才借大臣直諫不盡如陳平等為可惜耳

武氏不過一女流耳然觀其擇賢臣安民心亦為萬古英主者比

此言武后不過宋璟剛正亦非諸公中王何敢明諍盡如李勣也

賢人君子武氏愛惜何物老嫗俱能服見

結言不獨李勣一言喪邦正如絳侯梁公

羅織誅殺宗室大臣幾盡者不過欲以拱天下之口而使之不敢違異也武則天用周興來俊臣嚴刑重法羅拱織網道路以目使當時大臣盡如陳平絳侯略無違異之嫌則武氏固聰明主也非呂氏比也呂后漢高帝后高帝既殂后分王諸呂幾欲易劉李而不勍女雖北軍左袒漢之天下庶不至一傳而遂絕矣試觀近古之王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有專以愛養人才為心安民為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於萬世之公鑒矣夫所貴乎明王者不過以知人為難愛養人才為急爾今觀婁郝姚宋諸賢並羅列於則天之朝迨及開元猶用之不盡如梁公者開元唐玄宗年號梁公乃狄仁傑也居武后朝召用五王張柬之等恢復廬陵王有補天浴日之功殊眷異禮固沒身不替也宋璟剛正嫉邪屢與二張為仇張昌宗張易之武后所寵美少年也恣為宋璟所訴并五王具復唐室誅武氏九罪僅二張斬之于廡下耳武氏亦不過也何也賢人君子固武氏之所深心愛惜而敬禮者也彼其視廬陵王懦而不足有為不待他日有天下而後見也然則武氏決非女主也審矣善乎賈生之言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廉矜小行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耳由此觀之帝王卿相所責者固大矣者謂勣為

臣事女主不爲無罪

喪邦則陳平絳侯阿諛順旨梁公始終於濁亂之朝褫衷縱博日與滛奴爲伍是皆萬世之罪人矣

孫虞佐評李勣以勸李密歸唐賜姓李氏以易婦一言投高宗立武昭儀爲一言喪邦誠瀛洲學士之玷無論矣此論尤歸咎于諸公不明諍直諫養成武氏之横其亦狄氏婀臣事女主之見乎

王世貞武曌論

武氏經事先帝高宗悅其爲尼髮旣而立之京師大水蓋彌巳見于入宮之[illegible]高宗賓天欲反唐爲周殺戮子孫公卿殆盡此又開闢以來所未有者也

首言從古以來僅見一女主之滛后

自天地闢有君臣而中國之臣妾身爲篡而身亡之者有二羿浞已耳（羿篡[illegible]）新莽已耳（王莽篡漢號曰新）周武曌已耳（武后改唐爲周自號則天皇帝稱制臨朝）其以女主而男號者一亦曌而已

次言曌殺戮唐子孫幷士大夫其[illegible]

羿浞不盡僇姒氏莽不盡僇劉氏故天下卒歸於姒劉氏之祠若族而曌不然也其殺唐諸帝之子孫殆盡而後革命唐之良士大夫及其子孫之五而後革命革命而又殺唐士大夫其子孫之十九諸凡爲曌之公卿大夫非其屠剝之餘若羊豕之垂死俎而後解縛者則亦其屠剝之餘裔也非身爲唐臣食唐祿者則亦其臣與食其祿也朝而入朝其冕黼而居其上者一婦人也又其故主之讐也（武后滅唐宗社殺唐子孫非高宗之讐而何公卿大夫反汗顔而事之傷哉）其弁彩比肩而相揖讓者非女主之滛僧與滛少年也（滛僧[illegible]懷義張昌宗張易之等號爲美少年而有蓮花似六郎之語）不然其亦女主之屠人臟宗室士大夫者也（周興來俊臣索元禮羅織[illegible]網以嚴刑峭法殺戮殆盡）

眞主莽見所僭天之罪

此言爲曌臣者非其所屠剝之滛僧滛少年以其屠剝之餘盜人膏血殘人宗戚者也

當時舉以女稅男公卿皆以男貌女而恬不知良足醜矣

又言不特桃宋諸賢醜顏不去即狄梁公亦委曲于朝

結引野史見當時名賢其心事女主不有狄氏姊深

然是時。公卿大夫相率而爲之臣。而不之耻。何也。其他魏元忠婁師德之徒。無論已。賢如狄仁傑。才如姚崇。節如宋璟。而皆爲之卿相。宋儒之筆。嚴如霜鉞。斷斷焉。黜新吏之楊雄。與故僚之王魏。（昔楊雄事王莽王珪魏徵事太宗史皆直筆貶之毫無隱辭）而於是諸臣者。畧不之及。又何也。野史稱仁傑有寡姊老而貧。仁傑嘗過之。爲設濁酒麥飯。其子自外徵歸。以一兎肩供仁傑。曰。姊老矣。而仁傑幸居相位。奈何不及其在而使之仕。姊曰。吾有一子。不欲其事女主。（說者謂仁傑臣事女主賢[illegible][illegible]之夢隱寓反周爲唐之微權[illegible]召五子以成洗入洛日[illegible][illegible]）仁傑乃慙而退。嗚呼。孰謂宋儒之識。而不及狄氏姊哉。

公卒終自知愧邪

李見羅評

武氏臨朝稱制後欲易唐社稷滅唐臣子頭然先帝一重仇爲梁公諸名卿計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則拂然而去豈不毅然大丈夫乎乃欲從容覩變委曲回天其心屈膝于女主而獨與姦謟暴戾之徒後先同朝縱有一時之大功終不伸萬世之大節唐史不與楊雄王魏共貶是舉切皆婦人反不若一狄氏姊矣

唐伯虎論六郎蓮花

武則天垂簾聽政寵幸張昌宗舉朝依附澳然或有称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楊再思爲內史尤諂媚取容乃對曰非六郎似蓮花乃蓮花似六郎耳

直入題講即斷武后昌宗再思三罪春秋筆也

嘗讀史。唐武氏幸張昌宗。或譽之曰。六郎面似蓮花。內史楊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嗚呼。蓮花之與六郎。似邪。不似邪。縱令似之。武氏可得而幸邪。縱令幸之。再思可得而諛邪。以人臣侍女主。顯也。昌宗之罪也。以女主寵人臣。媱也。武氏之罪也。以朝紳譽嬖幸。諂也。再思之罪也。古之后妃。吾聞有葛覃之儉矣。（詩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此后妃所自作見巳富而能儉）有樛木之仁矣。（詩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如此）有桃夭之化矣。（桃夭見大學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嘆女子之賢知必能善其家人也）未聞有美男子侍椒房也。（漢宮儀皇后稱椒房以椒塗壁取其溫避惡氣）漢呂氏始寵辟陽侯。（審食其得幸于呂氏封辟陽侯）其後趙飛燕多通侍郎宮奴。（飛燕本歌舞者成帝見而悅之入爲婕妤後立爲后）沿魏晉而媱風日以昌矣。然未有如武氏之甚也。自白馬寺主而下。（僧懷義得幸后以爲白馬寺主）張昌宗其如武氏之所幸者。非一人矣。（沈懷璆張易之薛敖曹）然未

考証往古淫汚無如武氏寵幸無如昌宗諂媚又無如再思者此蓮花似六郎所由備也

唐公此文中間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累加轉換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態度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辭也

有如昌宗之甚也彼其手撻王爵口啣天憲見宦官傳吹之則春葩頓萎噓之則冬葉旋榮喻權勢可畏以故憸壬小人爭爲諂媚后嘗衣以羽衣吹以玉笙騎以木鶴號曰王子晉則人皆子晉之矣武后稱昌宗爲王子晉後身使披羽衣乘綵故木鶴俄而稱子晉爲六郎則人皆六郎之矣武承嗣等謂張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俄而稱六郎爲蓮花則人皆蓮花之矣肰未有如再思之甚也故曰蓮花似六郎夫蓮之脫青泥標綠木可謂亭亭物外矣豈六郎之猥褻可比邪彼似之者取其色耳若曰蓮之紅艷后可玩之而

此段言蓮花之君子以比六郎已爲尊寵之極而再思猶反謂花似六郎而尊寵彼極矣

忘憂矣蓮之清芳后可挹之而蠲忿矣蓮之綽約軟弱貌后可與之而合歡矣金莖之露可共吸焉金莖銅柱也漢武帝作金莖以承露玉樹之花可共歌焉陳後主令學士與狎客共賦詩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薔薇之水可共浴焉薔薇水出西域以水洗衣衣敝不滅上林春爕蓮未開也對若人而蓮已開可以醒海棠之睡矣唐明皇召貴妃貴妃被酒新起帝曰此乃海棠花睡未足耳太液秋茂蓮已謝也對若人而蓮未謝可以增夜合之香矣武后時太液池千葉蓮盛開一切奉宸游娛聖意非蓮花其誰與歸此其尊之寵之之意極矣而再思猶謂不肰將以蓮花出

上言蓮花之清芳此言蓮花之艷冶亦於再思頌贊之意而衣也

乎青泥垢也若六郎自有仙種不啻天上之碧桃乎蓮依乎綠水卑也若六郎自有仙根不啻日邊之紅杏乎古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蓮有時而零落非久也若六郎顏色常鮮不啻月中之丹桂乎古詩云月中丹桂近姮娥以蓮之近似者人猶寶焉惜焉壅焉植焉而況眞六郎乎是故芙蓉之帳僅足留六郎之寢菡萏之杯僅足邀六郎之懽步步生蓮僅足隨六郎之武齊東昏侯鑿金蓮于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柳眉淺黛籍六郎以舒之古詞憔悴巧眉宮妝淺蕙帶同心偕六郎以結之古詞菓蕊荷花解語巧結同

推廣再思極贊其美處更勝于蓮花一片諂媚肝腸盡吐毫端

心雙縷絲鏡吐菱花想六郎而延佇延佇待也魏武帝有菱花鏡戶標竹葉望六郎而徘徊晉武帝宮中常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競以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徘徊往來而望也此再思之意也不惟是也藉蓮者護其風霜防其雨露翦其荊棘培其本根今六郎恩幸無比而羣臣若元忠者非其荊棘乎則寘之昌宗等誣魏元忠私議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后怒下元忠獄貶爲高要尉如易之者非其枝葉乎則寵之易之兄弟皆有寵位在宋璟之上賜以翠裘恐露貢而蓮房冷也翠雲裘南粵國所進雖值暴雨而衆露無沾濕后以賜昌宗傅以朱粉恐霜落而蓮衣褪也褪音吞去聲半新半故也昌宗易之美姿容皆得幸常傅朱粉

奇思精意層見疊出不引先後故事只以蓮花再思發揮描寫極工無一懈怠可等機軸變化真皇明第一文字

（衣錫紬賞賜不可勝紀）此再思之意也不惟是也枝有連理（樹枝相向連接脈理而生為連理枝）花有並頭（宋仁宗時西苑生並頭蓮花）以六郎之美蓮且不及宜后之纏綿固結而不可解矣是故九月梨花后以為瑞也再思則以九月之梨不若六郎之蓮（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為瑞）百花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后以為樂也再思則以百花之奇不若一蓮之艷（十月武后同昌宗易之欲遊上苑出詔告曰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次早百花俱開後人有詩云花中誤有千紅紫不及蓮花似六郎）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后以為悲也再思則以蓮花常在伴而

此段言再思之美六郎皆所以迎合后旨為阿權固寵計也

石榴可無淚（后嘗密愛思詩云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為憶君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極而言之黍李子之不甚可奪也六郎之思能必不可一日而奪（葉志忠言昔神堯未受命天下歌黍李子神堯即高祖也黍李子者唐姓李也）黃臺瓜之天性可傷也六郎之情好必不可一日而傷（武后酖殺太子弘立次子賢賢懼作黃臺瓜歌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使后與昌宗如蔦蘿相附如葭莩相倚如藕與絲之不斷夫然後愜再思之冀乎甚矣其諂也嗟乎依其相謔贈之以芍藥刺士女之淫奔也（淫奔者相與戲謔以芍藥為贈而結恩情之厚）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歷引古人以刺武后文法疊下有駿足馳坂急水下灘之勢

文中叙事辭令俱為妙品讀者不厭其疊

上宮刺公族之淫奔也（衛俗淫亂世族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與所思之人相期會如此）牆有茨不可埽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處也）刺國母之淫奔也（衛公子頑烝於宣姜詩人刺之言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況武氏以天下之母下寵昌宗汙穢媱媟（音屑慢也）無復人禮此尤詩人所痛心志士所扼腕也是故對御而褫（音恥）之有如植黍李之懷英矣（狄仁傑字懷英嘗以姑侄母子說親直諫太后仁傑薦桃元崇等數十人皆為名臣或曰天下黍李悉在公門矣）置獄而訊之有如賦蓮花之廣平矣（廣平文貞公宋璟奏昌宗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太后不得已下昌宗獄璟延立而按之璟嘗作蓮花賦以刺昌宗）始

此段言再思希顏承旨大愧於析之君子寧不貽玷士林乎

此段以巳面似高麗形其人面似蓮花再思一生奸佞盡于此矣

許而終拒之有如蓬生麻中之張說矣（昌宗賂張說以美官使証元忠說許之及入對竟以實告從宋璟之言也胡氏云說非守義不回者但蓬生麻中不得不直耳）此皆所謂正人如松柏也若再思者所謂小人如藤蘿也已面似高麗則高麗之（張同休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貼巾反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人面似蓮花則蓮花之不知五王之兵一入三豎之首隨懸（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舉兵討武氏之亂斬易之昌宗于廡下中宗復位俱賜王爵故稱五王）一時凶黨如敗荷殘芰零落無餘而池沼中之蓮花自若也尚安得六郎之面與之相映而紅哉嗟乎禍生有基禍

末段言淫風世見皆由于太宗淫亂不正其端本澄源之論乎

生有階也之先高祖私其君之妃（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唐高祖名）太宗娶其弟之婦（元吉妃）高宗納其父之妾（武氏初爲太宗才人）閨門無禮內外化之是故人臣亦得以烝母后而當時諂諛之子如再思者君以爲禮固宜也一傳而韋氏三思其蓮花矣（武三思與韋后通）再傳而楊氏祿山其蓮花矣（安祿山與楊貴妃通）

味此數句洽條以寵巧言以固寵此小人之恒態也何足道哉然其鋪敘裴點竄僥倖求

蓬萊別殿化爲聚麀之場（曲禮云爲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花萼深宮竟作鶉奔之所（衛詩鶉之奔奔刺宣姜與公子頑非匹偶）（玄宗作花萼相輝樓）而題詩紅葉者且以爲美談矣（僖宗時于祐晚步禁渠得一紅葉上有詩一絕後娶宮人韓氏見葉驗之相合因作感懷詩有云今日却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此皆衽業所統之所致也於武氏何尤於昌宗何尤於再思何尤

錢穆登亦再思奸佞之魁苟可以媚悅武氏獎借昌宗者無所不至君子謂濁亂天下武氏也而所以成武氏之濁亂天下者楊再思耳有唐君相如此子孫烏得有正家法乎

林次崖 論狄仁傑公門桃李

武后則天欲反唐爲周狄仁傑爲相薦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對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首言大臣以人事君尤當薦衆志以濟世之孤襄

忠臣謀國以身謀不若以人謀以一人謀不若以衆人謀何者大廈非一木之任太平非一士之能（鄭陸傳贊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矧以孤掌而涉世之否介乎藉徒抱朴忠悃悃挽切傾炎（忠臣亦必獨炎而傾心向日）而昧拔茅茹以其彙（易拔茅茹以其彙征吉）節欲爲國雍而世祭必無濟矣（易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惟盡臣察相藹月而焦心而求（其日夙思）推轂同升（見莊子之狀句）不言追旁招博採不言勞至之乖可功成而宗社晏如大臣之功益宏且鉅哉彼謂唐史至狄懷英（狄仁傑字）公門桃李三致意焉夫自大道隱人立一門戶背公植黨若流一有所揄薦則輒命爲桃李云（趙簡子論楊虎曰今而後樹人必當擇樹桃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至使碧桃紅杏之徒迄今有遺嘆焉（杜詩曰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翰權要子弟又得藉庸援也）公之桃李其類果於是乎吾想公之時亦公之心豈后帝（曌音照武后名曌取日月當空之義武后改國號曰周稱皇帝廢中宗）牝晨內（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帝在房州（綱目每歲首必書帝在房州存

次段言桃李非背公植黨乃當國家盤根錯節之日

不得不培植人才以解紛糾

就題生枝生葉太濃頗似有無限悽惻世人學文無以逮者

正統也乘輿越草莽矣。左傳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宗室誅鋤。瑯琊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武后遂大殺唐宗室瓜瓞無噍類矣。詩緜緜瓜瓞民之初生大曰瓜小曰瓞密告掩捕。太后開告密之門羣臣或因入朝密遭掩捕羣英芟除矣。殺劉禕之格元輔岑長倩歐陽通李安靜裴匪躬凡書殺者五青綠朱紫。傳游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人謂四時仕宦蓮花六郎。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何似蓮花楊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而薈蔚朝隮矣。詩薈兮蔚兮南山朝隮薈蔚草木盛貌言小人衆多而氣焰盛也一時士君子方且歌長楚。詩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政煩賦重民哭其不如草木之無知也咏苕華。詩苕之華芸其黃矣維其傷矣言周室衰微賢者之生遭時不久也相與携手於衡門之下。詩衡

此段言梁公之心不忍李唐之奕葉遽斬陰為維持其間在此發华

門之下可以棲遲此隱居自樂之詩誰肯為國家當此盤錯解此紛糾哉。虞詡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狄梁公則曰系閑可逭也。詩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而黍離不可忘。黍離之詩閔周大夫行役過故宮傷黍不茂盛而作蓴鱸可思也。張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須富貴何為即引去而神州不可忍。桓溫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三徑可歸來也。陶潛不為五斗米折腰種菊三徑賦歸去來辭以去而晨光熹微亦可慮。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於是而知朝廷一日無人則根據之奸一日未除。羣奸一日未除則武氏之惡一日未殄。武氏一日未殄則房州之

反覆議論組織□藻而意愈至傑辭節奏而詞彌新文字精緻千百年來所絕少者

駕。一日未還。吾為人臣子。有死無二。安能坐視傾危。至此極而莫可誰何者。是故寧為疾風勁草。唐太宗賜蕭瑀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毋為隨風而靡也。披靡寧為歲寒松栢。毋與草木同朽。寧衆正連茹。茹根也拔茅連根喻衆賢連類而進毋狐忠自許。李師忠詩云孤忠自許衆所難寧師師濟濟取日之功。狄仁傑引衆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呂溫頌贊曰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毋乾乾孑孑墮奸權之手。詩師師濟濟衆多貌乾乾孑孑孤立貌卓犖如張柬之見為花葉之堅好而欲其壽且華。詩實堅實好實驪非能使木壽且華也言長生榮茂者也機糸如姚元崇見為桃李之係

歷叙公門桃李之盛實以見前日大臣用人唐嗣君用人梁公其得樹國先樹人之道乎

幹而不忍剪且伐。詩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文學如蘇味道李嶠見如桃李之英華而時之若子。橐駝傳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至如剛正之宋璟敢逆之桓彥範敬暉又見以為桃李之欣欣向榮而灌溉培植之恐後。歸去來辭云木欣欣以向榮居則含英發萃異品彙之匠儔出則楨幹棟梁稱故國之喬木桃紅李白盡歸墻戶。宋表云桃李紛紛昨日春宮墻戶參差種今朝天子樂籠春華秋實齊人藥籠。元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咲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人僉曰梁公之多門下士也如此梁公之能為武氏得人也如此。學韓愈

此段言李栢五王之力誅武氏之亂非梁公培養桃李之功邪若林先生之論誠可爲梁公之知己

而不知其非自爲計也爲李唐天下計也爲嗣君計也非爲武氏用也爲李唐天下用也爲嗣君用也自是張袁桓崔之徒張柬之袁恕己桓彦範崔玄暐戮力同心舉兵討武氏之亂迎太子斬關而入牝鷄結舌太后不得已傳位與太子二張授首斬張易之昌宗于廡下盧陵復而玉律回春中宗初被廢爲廬陵王今始復位鄒衍吹律寒谷生春爪瓞緜而枝葉不改宇內士彈冠相慶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彈潔其冠將出仕也令四時宦蓮花郎諂曾不得與桃李鬬芳菲焉文公詩百般紅紫鬬芳菲李唐宗社幾頹敗也而復振雖則五王力哉要亦梁公所爲培養者豫也微梁公孰能

此段言梁公桃李之舉忠智哲三善咸備

當此反周而唐者乎。武后初改國號曰周中宗復位乃復國號曰唐蓋嘗槩唐事而論之秦邸十八士桃李蒲瀛洲太宗置弘文館招十八學士人號曰登瀛洲而喋血禁庭爲後世笑太宗爲秦王時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喋血之也謂殺人血流喋涉之也存撫舉人車載斗量而趙心眯日。趙音胡眯音米取譏當年。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或至補闕拾遺時人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趙心侍御史眯目聖神皇眯物入月中也大都爲賢一也。以謀王斷國則公以樹交植黨則私。爲國朝廷得人則明爲濫及匪人則昏。故梁公此舉爲國忠也知人智也卒保身以濟其君哲也。一舉而三善

偕言冨武三思以殘剝桃李乃五王謀未盡善可爲深惜也夫

備吾於梁公無間然矣獨惜五王所以處此者未盡善爲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季昶慮之矣。時二張既誅復以武三思爲司空薛季昶謂張柬之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東之曰彼何能爲不聽三思尚存悔且噬臍說在劉幽求可鑒也。劉幽求亦謂敬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恐噬臍無及不聽吾意諸君聞此當必有惻然思惕然悟滅此而後朝食者奈何置之弗恤竟使罷政中宗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大權盡歸三思耳貶殺諸州踰年皆貶遠州司馬尋爲武三思所殺而昔日桃李一朝剝落殆盡矣中宗雖存安得以蒙其餘蔭乎。是非梁公負五王五王負

梁公也噫萬世下倘有開誠布公如梁公而爲其桃李者愼自愛毋重爲梁公負哉。

陳君公評梁公之桃李爲唐室培植也卒之剛蕨幾頹而復振則五王之功皆梁公之功獨惜其未能斬芽拔萌亦桃李之自不爲深根謀也寧不重負梁公乎

李九我論明皇焚珠玉錦繡

首段直斷明皇有好名之心所以不有初鮮克有終好名二字乃通篇命脈觀者宜熟玩之

（唐玄宗開元初以風俗侈靡有意節儉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銷毁以充軍用焚珠玉錦繡于殿前罷兩京織錦坊命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綉）

開元初明皇以風俗奢靡慨然有意節儉之政出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其後乃有天寶之亂（天寶以後寵妃亂政祿山叛逆）論者以不終惜之而愚獨以爲明皇之不克終也即見於焚珠玉錦繡時也夫人主不可以有好名之心也人主一有好名之心則其終必有不繼者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將以求此名也而不知治天下無

次段述古先帝王如舜如武聞諫受訓初非有好名之心而令名有歸焉

列叙舜武風俗形勝各極其致

以名爲也昔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至今傳之（舜造漆器見韓非子）西旅貢獒（犬高四尺曰獒能聽人意猛而善搏者）召公作旅獒之篇以戒於王尚書載焉（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使聖人而好名也造器受獒之事不得傳於世矣惟其偶然而造聞諫而止適然而受因訓而改此以見聖人之德醇醇悶悶絕無矯情粉飾之私故舜不爲造器損聖而武不以受獒貶王不求名而令名歸焉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自以爲躋舜而儁武王矣夫必焚珠玉錦繡而後可以訓儉昭德則蠙珠織貝不列禹貢（禹貢

歷不詳悉非躬擬自揣不能詳覈若此

此段從逐條譬中脫化來而不近人情四字尤中好名病根

徐州貢蠙珠揚州貢織貝蠙蚌之別名織貝錦織爲貝文者）象齒南金不登魯頌（泮水之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瑚璉之器不飾明堂（商曰瑚夏曰璉）寶玉之珍不分同姓（武王克商封伯禽於少皡之墟分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山龍華蟲不爲衣繡（舜繪山龍華蟲於衣宗彝藻火於裳）赤刀天球不爲寶（周春秋祫祭每陳之東西序）將必飯土簋啜土鉶（簋飯器鉶音刑羹器也）卉服掩形（卉草也越葛木綿之屬）鹿裘禦寒（以鹿皮爲裘）而後可也此殆相逕庭不近人情矣且吾非欲人主蓄珠玉被錦繡也吾以爲其初杜絕弗有焉可也其說在箕子之怖象箸也（怖音布嘆聲韓子云紂爲象箸而箕子怖紂初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

此言不杜絕之于初而必焚之于殿前者明皇好名之心昭然矣

杯則必思遠方珍怪而御之矣漸不可救也諫紂不聽）四方有獻則却之可也其說在子罕之不受玉也（宋人得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曰吾以不貪爲寶）不御以易俗可也其說在桓公之惡紫衣也（桓公好紫一國盡服紫而紫甚貴桓公患之管仲曰公試勿衣紫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公曰諾於是郡中國中俱莫衣紫）不貴以尚賢可也其說在王孫圉之對白珩也（王孫圉對趙簡子曰寡君不以白珩爲寶惟有左史倚相觀射父寡君寶之）因而存之以備賜賚可也其說在韓昭侯之藏袴也（昭侯有弊袴命藏之曰吾必待有功者而賜之）抑或其次而滑弗收焉可也其說在晉平公藏寶之臺燒而公子晏子束帛而賀也（藏寶臺焚士大夫皆

只就焚錦繡中生枝生葉反覆頓挫無限精神甚妙

不引前後他國事只以題目爲言切實動听

馳救晏子獨束帛而賀公不悦晏子曰昔桀紂殘賊海内故湯武誅之爲天下戮笑今歲歉而賦斂無已天乃降災于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悟恐君亦爲隣國笑矣公曰善柰之何故舉而付之烈焰中也凡事有不近人情者其中必有不可信者矣明皇之心以爲世主寶珠玉而吾焚珠玉世主美錦繡而吾焚錦繡是足以誇前代示後世昭燿史冊以爲美談是故斷然行之而不靳不然何地不可以焚而必于殿前也噫帝亦好名甚矣當其好名之際勉強矯飾非無銳然可喜之名顧其虛者難繼銳者難持一旦好名之念少衰欲窒紛端潰裂而四出

推廣言其好名之心必不可繼故殿前之灰未寒而鳳樓之酺筭種種窮奢何始終大剌謬也

諂臣媚子又從而乘之首尾衝決爲天下笑何者恭儉之德不可以虛名借也彼其殿前之灰未寒而鳳樓之酺已設正月耕藉田遂御五鳳樓酺宴酺者使得會聚飲食也罷織之令未遍而運租之額已增以韋堅督江淮運租歲增巨萬宮闈之物未行而紅塵之騎已出貴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驛致之杜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吾不知珠玉焚矣而金釵鈿合安所供乎貴妃指金釵鈿合私與玄宗誓曰願世世爲夫婦天上人間得相見釵各留一股合各留一扇錦繡焚矣而霓裳羽衣安所製乎玄宗與公遠遊月宮見仙女數百舞霓裳羽衣曲上密記其聲節及回所命伶人象其音調製此曲器玩銷毀矣而洗兒金錢

此篇文法步步照應無辭處無橫轉折至末以漢文宋仁收之似出別調仍歸本格所以爲佳

安所出乎天寶十年安祿山生日上賜酒饌甚厚後二日貴妃召入禁中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祿山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喧笑往觀喜甚賜貴妃洗兒錢當其焚之也惟恐其不滅而及其索之也惟恐其不給夫安所從來而剌謬若此則亦好名之故而已矣或曰然則雉頭之裘可無焚晉武帝焚雉頭裘於殿前而孟昶之器不必碎乎孟昶以七寶裝溺器及蜀亡太祖命撞碎之曰雉頭之裘是鷸冠之類也子臧好聚鷸冠鄭伯惡而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孟昶之器是屋社之玩也社屋猶言亡國夫珠玉錦繡豈可與二事同日語哉古今恭儉之主終始無間者莫如漢孝文宋仁宗一則以衣皂

結更進一步以孝文宋仁恭儉出於天性正見好名之不可以爲治也

綈黑色之繒蓋今之絁也後宮衣不曳地長不拔土一則中夜恐饑帝謂宰臣曰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爲例而絁被狹短[illegible]惟布衾褥多用繒絁非諸臣問疾莫得見焉蓋其躬修於禁掖邃密之中而節嗇于服食寢處之際不伐異不衒名故孝文以玄默稱而仁宗恭儉四十年如一日者固其天性然也嗟乎人主亦何以好名爲哉

莊景說評珠玉錦繡必焚于殿前者帝好名之心與晉武之焚雉頭無異也未幾卒窮奢極欲故態畢露何開元之初一玄宗開元之後又一玄宗也治天下者誠無以好名爲也

通篇以溺愛二字爲骨子不深責貴妃祿山正所以深責明皇耳文有丰采有意味

顧廻瀾論貴妃洗兒錢

唐玄宗天寶十年安祿山生日上賜厚宴後三日貴妃召入禁中以錦繡褓裹祿山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喧笑乃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錢

唐明皇時。安祿山爲貴妃兒。貴妃洗之。帝爲賜洗兒錢。噫此何兒也。而貴妃可洗也。可喧也哉。何帝之昵溺愛至此也。祿山本柳城胡雜（祿山營州柳城胡本姓康氏父死母嫁之再適安延偃因冒其姓更名安祿山）天成佼黠。猾廉棄恥。不知名義。外示癡直。無所顧嫌。一旦得宿桂掖椒房（后妃房掖[illegible]使香）[illegible]以褻狎帷薄（猶言房帷）此大[illegible]不世之奇恥。此不足責也。貴妃以妖艷之姿。驕矜之習。肆醜房闥。蓋已爲失節之婦（初爲壽王妃上見而悅之乃令爲女道士號太真納之宮中故曰失節）其非心。祿山以佚滑佚。此狐媚之態。一定不移。亦不足責也。噫明皇堂堂天子也。而何溺愛之至是也。明皇爲天下四海億兆姓父。則貴妃亦可以爲天下四海億兆母。舉斯世皆赤子。獨少一祿山赤心之兒乎（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只有赤心耳）失律之罪。不即誅。亦廢法矣（祿山討奚契丹敗績上惜其才竟赦之）而官之（以爲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而又寵之（祿山入朝上寵待之甚厚謁見無時）而又賜賚之（加賜鐵券）

次段言帝與貴妃有父母天下之道乃不以百姓爲子而子一胡兒極爲崇寵何溺愛不明至此也

而又王之（進爵東平郡王）而又且從而子之（爲貴妃兒）悉心竭力。求蒲其志。雖慈父所以待孝子不是過也。暫一來朝。窮極土木（爲祿山起第於親仁坊勅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且曰胡兒眼大。勿令笑我。雖慈父所以飾愛子又不是過也。帝有所蔽。而溺貴妃。貴妃有所蔽。而溺祿山。帝又忘其爲蔽。而忘其爲溺焉。以胡兒爲骨肉（以兒視之）以宮闈爲樂區（三日洗祿山兒後宮喧笑）以醜惡爲浪謔（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疑）以錫予爲草芥（與以鐵券王爵）以人言爲過防（太子及楊國忠言其必反者不聽）噫。何帝之溺愛至是也。且帝果無子。而子祿山也。太子瑛非其子乎。鄂王瑤非其子乎。光王琚非其子乎。端義方。賜帝範（太宗作帝範賜太子）皆穆穆皇皇儲也。讒言一投。賜死城東（聽楊洄及武惠妃之譖廢瑛瑤琚爲庶人賜死城東驛）情割愛傷。冤慈冤天性大倫。一日掃地。垂腹之兒。豈勝三子也。而顧子之邪（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嘗稱重三百斤）無辜者死。有罪者親。已出者死。異類者親。承祧者死（承祧承宗廟者）竄罷者親。何帝之所愛非所子。而所子非所愛也。豈以已子之不肖。而欲螟蛉者以承歡膝下邪（螟蛉桑中蟲也蜾蠃負之以爲已子）華見素楊國忠懇懇白反狀。而祿山一召即趨。帝又將

奇思精意醉兒發出無一空字弱句是何筆機軸何筆發凡蔽此眞令人眼見一[illegible]顧公之論可以世主溺愛之戒

此段言帝有三子乃割恩傷情獨寵祿山之兒何所愛非所子而所子非所愛也語何甚切世事溺愛二字講得甚明若顧公者高出一層矣

此段言祿山反形昭彰帝不知其爲痴兒逆兒可爲千古大笑

以父召無諾者而信之矣（國忠言祿山必反召之必不來上使使召之祿山即至由是上益親信祿山）偏情一種百喙不能回噫何帝之溺愛至是也且父在子不得自專禮也割要害之地畀之掌中太阿甚已倒授（兼領三鎮節度使）而三十二人蕃將代漢（奏以蕃人爲將以代漢將）反形瞭然蓋不特九齡韋楊輩知其必反而三尺童子固已悉其肺腸矣帝略無難色惟言唯唯果以幹父之蠱者待之邪（易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煦吁姁忍莫知子惡孰知祿山乃癡兒非佳兒乃逆兒非親兒也噫何帝之溺愛至是也殊恩渥賜豐降備加僅

此段言范陽兵起恣與李勠方欲執此兒以洗此羞悔之晚矣

得其先毋後父之一（祿山見帝先拜妃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而漁陽鼙鼓卒爾喧聲直擣長驅引狼反噬（反於范陽遂陷東京）卒之蕩搖我邊陲屠戮我州縣芟刈我黎元而義士忠臣荷戟長嘆莫可枝梧其流禍之酷烈要非止如子弄父兵而已（田千秋訟戾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上乃悟）吁在宮庭則赤心一點在范陽則悖德不才夷甫言酬石勒外反（九齡言祿山有反相宜殺之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按石勒上黨匈奴人王衍見之識其有反相將收之勒已去矣後果叛晉）此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杜太后聞宋太祖得天下喜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斯時也帝果

歷引前後國事以証明皇溺愛之失非顧公以啟明其昏孰能到此

玄宗不子其子故肅宗不父其

能繫祿山之手足邪語曰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吾於是知帝之無可奈何矣知子莫若父何帝之不能逆燭其奸邪靜言思之悔恨百生豈不欲斷磔此兒以一洗此羞邪山下逢鬼環子羅衣（術士李遐周有詩云若逢山下鬼環子係羅衣山下鬼是嵬字環子是貴妃少名玉環後果於馬嵬驛縊殺貴妃始驗其言）妖血攝空花鈿委地（元微之詩云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帝而念及于此固不若出妻屏子之爲愈有家無家有國不國狼狽萬里骨肉各天（明皇出奔蜀）致使肅宗忍於攘位而三綱不顧（肅宗即位於靈武）豈其平日待祿山之厚待已子之

父祿山終以臣叛君故慶緒終以子弒父天道好還之理詎不懼乎

薄而肅宗故亦以薄報其父邪溺愛之弊其流至此帝至是思九齡之先見而曲江祭之（九齡嘗言祿山有反相至是思九齡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吁晚矣雖然祿山以臣子叛君父而亦以召安慶緒之禍（祿山欲以嬖妾子慶恩代慶緒爲嗣慶緒使人弒祿山而自立綱目惡之書殺而不書其父）出乎爾反乎爾吾又於是而知天之所以爲殘忍不道之報者不爽也

鄒臣虎評明皇以堂堂天子竟溺愛祿山兒不知禁制貴妃已失儀刑大道且百姓不子而子祿山已子不子而子祿山甚而反形共見莫知子惡非惟不君抑且不夫不父矣其不貽譏史冊邪

李東陽論段秀實死節

朱泚之亂與安祿山無異而秀實之死與顏杲卿無異觀其擊笏數言詎不浩然塞兩間隱然峻萬世君臣之防胡致堂謂之知幾之神其責備賢者之過矣

首言胡致堂責秀實爲見幾不敏其言不爲然

唐德宗時朱泚犯闕諸臣俱俛伏獨段秀實之奴于擊笏也胡氏謂其見幾不敏不能執羈靮以從君負材抱忠草草而死朱泚作亂召秀實議稱帝秀實以笏擊泚出血卒見殺之嗚呼豈其然哉德宗之出也變生於倉卒非有明皇之詔也何幾之可見乎惟陸贄王翃數人近及於咸陽而諸王公主不及從者尚十七八朱泚作逆京師失守德宗不詔出幸惟陸

次言德宗之出卒事有不可知人有不及從安得責幾之可見

贄王翃及餘俱不及從蓋是時得間者先出後時者見阻去往之幾間不容髮其事有不可知者矣且秀實於盧杞白志貞孰忠且智杞志貞能之而秀實且有所不能邪陜州之役秀實尚能使白孝德不終日赴援千數百里之外而其身不能從君避難於咫尺之間乃端居待死于其第又不待辯而明矣不得已而隱忍見賊以圖奉迎之計又不得已而用間以尼追襲之兵是時無秀實則以德宗之狐疑朱泚之凶黠而又有盧杞杞貌醜人有咲者便陰中以禍諂事德宗載姦臣傳愧祖父懷慎奕忠義多矣百口之保

此言能致孝德以從王豈其自身且爲避難而從死

此言不有秀實之見賊而破其謀幾何不墮朱泚盧杞之術中

幾何不墮其計中德宗之得趨奉天實之功也及其智窮勢急攘袂奮笏擊賊流血以死豈其所願哉故責秀實之死與責張巡之死何異安祿山作亂張巡守睢陽糧絕食盡且孤城抗賊以爲江淮保障死又何責哉

陳如岡評秀實罵賊之言曰恨不斬汝賊萬段豈從汝反邪其忠肝義胆可貫天日可泣鬼神且令德宗得幸奉天保全李唐之大寶不至爲朱泚之所玩夫君子謂求死之所破者當與杲卿同烈既死之所全者當與張巡並垂以不見幾不從上而責

結以德宗得至奉天功在秀實則其死當與張睢陽同其功矣

原缺第四十二葉後半葉

吳寬筆論李泌衣白問

唐肅宗避安祿山之亂即位靈武與李泌共行軍軍中指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命衣紫以絕群疑仍出懷中勑以為侍謀軍國元帥泌固辭不得受之

首段言李長源衣白之意明寵肅宗不可與共患難而匡世之日已弱遁世之心矣

古人懷匡世之猷而循寄遁世之跡君子知其有深思矣何則山林之士絕意於簪纓廊廟之儒束身于軒冕出處異路被服隨時固未有躬布素於承明（漢武帝未央殿前有承明廬）炫銀黃於圭蓽者也（銀黃謂銀印黃綬圭蓽謂蓽門圭竇）夫既悲時憫世賁躬以事王矣將以整頓黃閣匡扶紫極建不世之功流無窮之烈則事其事而食其食憂其憂而衣其衣（文天祥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固亦古今通誼也又胡為丘壑其容而薜荔（香草也隱士佩之）其服哉蓋必上度其君下度其身知其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也一旦功成志就將拂衣焉（味子房詩云事已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又何肯先受其羈紲乎深思哉其李長源（泌字）白衣之謂與慨自明皇之無道也房帷不飭楊氏（楊氏本玄宗第十八子壽王妃玄宗聞其美納之宮中為貴妃）冠履倒置（父奪子妻是倒置處）安祿一胡雛耳（祿山營州柳城胡種本姓康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冒其姓）極之以富貴慫之以威靈梟獍而章逢之（梟惡鳥獍惡獸以比祿山章甫逢掖儒者之服喻寵異之也如賜鐵券賜王爵賜第之類）

此責明皇無道以至社稷丘墟然事長源已明爲宗之心故堅執不仕誠千古良臣然也

寵極驕生毳幙而萌貫星之思旃裘而起玄綃之想（祿山僭稱大燕皇帝）漁陽之鼙鼓一鳴（天寶十四年安祿山率番兵十餘萬起漁陽南向詐詭言奉詔誅楊國忠鼙鼓之聲震動）而霓裳羽衣忽然驚破矣（長恨歌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霓裳羽衣二曲但記其半歸而依韻製之）於是大將解潼關之甲（哥舒翰軍潰于潼關）艷妃死馬嵬之組（明皇幸蜀至馬嵬驛將士憤怒陳玄禮請割恩以正法乃令高力士縊貴妃于佛堂）父竄而西（玄宗奔蜀）子擁而北（肅宗即位于靈武）肅宗雖志于克復乎而裴冕杜鴻漸之儔不足為之襟帶也幸而衡山故友躡屩擔簦相尋于河朔（李泌隱于衡山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故肅宗使使召之謁見于靈武[illegible]也兄虞卿傳耳）即策杖而追文叔（光武字）謁廬而得孔明不啻于此矣（鄧禹策杖追光武于鄴說以延攬英雄收拾人心劉先主三顧孔明于茅廬之中方出）由是畫大謀定大計社稷之功居多縱使朝而青綠暮而朱紫亦奚不可而必區區于白衣也彼蓋有以窺肅宗之微矣肅宗乘父蒙塵縮取大物（乘父奔蜀而即位國語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姦凶未滅而志氣已盈（祿山未滅而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于外）樂袗衣之榮（天子被袗衣）忘斑衣之愛（老萊子戲斑衣於堂上求親之悅）懵緇衣之好（詩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禮記好賢如緇衣）

叙唐明皇北亂于祿山而車駕幸蜀肅宗志復西京即位靈武李長源以故友共扶社稷而衣白之疾誠非無見而然也

引古以証今見其臣貴擇主而事主亦擇賢而求然後謀成計定安社稷之功無[illegible]焉

就衣上點綴權有經畫更以襯

祖光武且不能保全功臣宜乎鄴侯之防微杜患於未萌也

此文議論机織疏暢而意愈至鏗鏘節奏而調彌新文字精神千百年猶

宵衣之勤人君勤政宵衣旰食張良娣綠衣之嬖妾也而手握王章詩綠衣黃裏言綠間色反以爲衣黃正色反以爲裏喻妾尊而嫡卑也李輔國黃衫之賤隷也而口含天憲漢宦者皆着黃衫李輔國於張良娣相表裏爲奸而婚制妬遷上皇廣平建寧以親則襁褓之子以功則黼黻之才也廣平王俶建寧王倓皆肅宗子以克復東京有功而勲高忌起漸以不寧建寧王爲張良娣李輔國所譖賜死二人又譖廣平王賴李泌救免彼于父子夫婦之間如此况一布衣之窮交哉漢祖解衣于韓信卒坐慘夷漢高祖得韓信解衣衣之後人有告信欲反遂夷三族光武岸幘于馬援終罹讒搆馬援後初見光武光武祖幘坐迎後援征交趾載薏苡歸及卒有上書譖其皆明

少者耳

若長源眞請世之奇士于時類廬宮龍鬼統弾鋏而乃傺肰自守安行及邑終世不多見者

珠文犀上怒妻子惧不敢以馬援喪還塋也肅宗之屠庸不啻其去二君又遠矣使鄴侯貪其祿位泌封鄴侯榮其龜組龜印有鈕紱也紳紱也垂紳鳴佩以明得意異日者功業日崇猜忌日起吾恐丹朱吾轂將一旦而赤吾族也楊雄解嘲客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尚何望綈袍戀戀之情乎范叔微服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至此脫綈袍以賜之後睢行至相府睢曰公得無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耳當斯時也雖欲挂冠神武南弘景挂冠神武門辭祿不仕遲芰音忌製而復荷衣又安可得乎楚辭製芰荷以爲衣兮北山移文云焚芰製而裂荷衣是故三軍之士竊指而言之曰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夫

此雅原鄴侯衣白之心恍若洞見肅宗之爲人則其出特爲虛出耳

黑衣宰相君子羞其負乘宋文帝以慧琳善談論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機要林着高屐披貂裘孔覬曰遂有黑衣宰相冠屐失所矣白衣尚書識者以爲素餐鄭均爲尚書拜議郎免歸漢章帝東巡幸其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焉有山人而日侍帷幄者乎故帝曰且衣紫以絕羣疑泌亦不得已而受之未幾竟謝長史稱山人以歸也有以夫不肰居宋而章甫居魯而逢掖服之各以時也久矣夫獨何心而必以衣白爲邪吾聞之幼安耳心于皂帽忘世也幼安管寧字魏明帝徵管寧不就問程喜曰寧守節高乎老疾頓乎喜曰着皂帽布襦袴布裙出入禁闥能自扶杖不須扶持玄成字魏徵脫跡玄成魏徵字趨

此言其衣白非詭迹以鉤名欲功成固復即高蹈遠引而去耳

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彼欲脫敝屣以希高位者獨何心

時也魏徵初爲黃冠子嘗從王通學後事唐太宗以直諫顯夫既吐玄成之策而又慕幼安之風此豈詭迹以釣名哉誠念夫磨崖紀功之王非高祖太宗之儔也唐肅宗復西京元結刻磨崖碑以紀功後黃山谷題磨崖碑有云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且天寶之末嬰介胄者不爲張許之捐軀張巡許遠守睢陽死節則爲李郭之反正李光弼郭子儀克復東京紆縉紳者不爲顏袁之死賊顏杲卿袁履謙不臣祿山被殺則爲裴杜之從君裴冕杜鴻漸從肅宗于靈武鄴侯之志即數公之志也安能不介胄不縉紳而區區一白衣也哉衣之白者正欲比勲汾陽郭子儀樞績臨淮李光弼而

哉
執玉高卑其容俯仰其心禍福辜處於此
君子容貌詞氣矜莊不失尺寸識蚤見其微非近也
結役以兩漢殺其功臣爲誑而白衣之表

不爲二子者之見疑也智哉斯人可以邁范蠡之仙踪。范蠡泛舟五湖變號爲陶朱公 追子房之逸駕矣。子房不受漢爵遂從赤松子遊

嗟乎自古布衣之士早交明主而終脫然名韁利鎖之外者吾得兩人焉皆中興之世也蒲輪見徵終釣草澤嚴子陵 釋紫衣白竟歸衡山李泌 斯二者跡異而心同誰謂山人非客星乎光武與子陵共臥子陵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 白衣非全衷乎子陵披羊裘釣澤中 總之意念淡矣若夫其急

鳥盡弓藏奮淮陰于蜀鏤高祖僞遊雲夢會韓信信曰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上乃赦信封爲淮陰侯餘見前 明珠薏苡收新息之

亦編羖羊裘赤松二先生之高風耳

印綬薏苡見前馬援封新息侯 此所謂車服維之刀鋸加之者否邪韓愈送李愿序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 宜墨子致悲于蒼黃墨子見染絲者嘆曰染於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五色矣故人不可不慎也 而楊子雲之甘守其玄之尚白也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

陳眉公評肅宗於父子之間猶以勛高起忌何有於布衣之交李長源衣白之意示不久居廊廟耳誠志嚴子陵之志 心張留侯之 心不欲蹈漢淮陰伏波將軍故轍也

此篇文字句琢字雕讀之僻二可厭
先泛言忠智之士與諂佞之徒似爲下立論張本文有照步不與綴拾者

鄭孩如論崔祐甫不賀

唐代宗朝朱泚獻猫鼠同眠百官稱賀祐以爲祥崔祐甫以物反常爲妖今日法吏不察奸邊吏不禦寇是亦猫不能捕鼠之象也願君臣修省以回天意安可言賀

陵替之漸。下陵上替 其微先見於物惟忠智之士爲能見變而思形而諂佞之徒樂災而玩變夫七十二代之錄爛然悖矣其間紀符稱異嘖嘖不可更僕禮記哀公問儒行孔子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僕臣之擯相者久則疲倦雖更其僕未可得盡言也 而好奇搜怪之士又從而神其事然微其事庶一關乎君君有涼德涼薄 則無以堪而兒寳爲妖者

此崔祐言唐以寵恐爲國猶猫不捕鼠故天以反常之妖顯然示之安得不共相儆戒反以爲賀也

乎妖而瑞之張皇而誇大之以蔽後其君之欲使之忽而恃焉而有玩心莫由知其塞之之門以弭孼胎其漸至於陵遲大壞不可復收其亦難以言忠且智矣吾于是而有取于崔祐甫也夫物反妖爲常猫捕鼠職也今同乳妖也天意若曰唐以相忍爲國也上怙其下下脇其上上下相伺難以處矣以爲不可仍稱因仍 故示之譴若曰惟猫之不能捕鼠而反乳之也盍肅而綱紀討而亂畧靖而疆圉使八柄大權毋旁落踐移周禮内史掌八柄之法以詔王治爵祿廢置生殺予奪 狐鼠豺虎毋

此段言齊明衷正之君則有景星慶雲河圖洛書等瑞見之以為祥若昏頑嚚訟之君則有山崩川竭石言鼓妖見

得介睨介獨也獨立而睨怒之狀也以干天憲干犯王法尚其克弭譴告甚彰弭音迷息也君臣曾不知懼而動色相賀非天意甚矣災祥之為言徵也其君齊明衷正禋潔惠和柄權在已國無干政則騈其茀音弗祉以福之騈多也茀祉也猶言厚福其徵為祥則有景星天文志景星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而明慶雲天文志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為慶雲河圖伏羲時河圖出洛書大禹時洛書出四靈麟鳳龜龍之應其君昏頑嚚訟總是昏愚意軟懦鰓畏總是柔弱意政莫在公叛臣逆命則天疾其震怒以譴之其徵為妖則有山崩夏桀泰山崩周岐山崩川竭桀時伊洛竭幽王時三川竭

璧等異見之以為災

此段歷証古人君有謹天戒者雖災可轉為祥有忽天變者雖祥亦轉為妖此論誠千古格言

石言左傳石言于晉魏榆鼓妖哀帝時有大聲如鐘鳴殿中李尋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洪範傳曰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之於聲音為鼓妖鬼璧史記秋使者從華陰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明年祖龍死言訖不見之應甚矣災祥之為言徵也而有不盡肰者鳳儀蓂莢在唐虞為瑞堯時有草生庭十五日前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名曰蓂莢觀之以知旬朔虞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是也而白雉連理木在後魏為妖後魏之世史失連理木實白雉而食之麟趾在周為瑞周南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而後趙蒼麟駕車為妖後趙石勒獲蒼麟出則以駕車餘稂滯穗詠於詩為瑞小雅彼有遺秉此有滯穗言樂歲狼戾彼有遺秉之秉把此有滯滯之秉穗而春秋之

衆歷代帝王憂天之災修德行道以弭代宗受貓鼠之賀不亡何待

此言貓鼠同乳本為非祥况代宗之朝正

大有年為妖春秋桓公三年有年宣公十六年大有年胡氏曰二公獲罪于天宜得災譴而乃有年是反常也共召之者異也雉雊鼎耳異孽也而在高宗不為害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于鼎耳而雊音構鳴也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諸王武丁修德政殷道復興號高宗桑穀大拱妖木也而在太戊不為害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與太戊於是修德三日而祥桑枯死地震日食天變也而在漢文不為害文帝即位二年日有食之詔求直言其消變者異也故使同乳而果為瑞也以代宗之涼德涼薄也尚鮮堪之是亦春秋大有年之類耳況同乳而質妖也正當如祖己之正厥事伊陟之訓于王可也

宜恐懼儆戒安可同声附賀之耳

此段言以未得消變之術為唐惜先自肅宗藩鎮橫行朝綱廢弛由來已久

而可侈肰自附於虞周之事乎噫裨竈雖號精推步而子產以天道遠人道邇祇若厥彝敬順其常而鄭亦不復災左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裨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果同日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與亦不復火吾獨惜夫唐之未得消變之術也唐自靈武踐祚以來肅宗即位於靈武節鎮肆橫旅拒朝命綱目書平盧廢立由于軍上自是楚州殺刺史河東殺節度行營殺都統不可勝書矣朝廷姑息苟異無事不能討反加寵焉蓋節鎮視天子若贅裘如先帝遺衣不見敬憚也而天子視節鎮如挾蛇虺肰虺音毀毒蛇也所從來遠矣馴

此言代宗之朝三師跳梁河北偏裨賊殺主帥見唐之法令不行故天災應之于上不爽如此

至代宗三師跳梁河北（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分帥河北唐失河北自此始）日異月甚上下相習怙不為恠遂為深根固蔕不可拔之患鄧景山王玄志非有顯惡駕馭一不當其意即頭足異處家虧（音意）身殲（音尖 虧殲皆死也 河東節度使鄧景山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請人馬贖罪乃許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李懷玉王元振以一偏裨（裨將）至於賊殺主帥自擅而不忌（李懷玉殺王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絳州突將王元振以積備不克殺行營都統李國貞）盧龍相衛成德諸將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非唐法令幷行也（出汾陽家傳成德節度李寶臣相衛節度薛嵩盧龍節度李懷仙叔安史餘黨各雄劾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天告肆行物妖時見事作於下而徵動於上如桴鼓（桴立則響隨鼓聯附應）朕為天子者正當赫朕震電馮怒（左傳蹶由曰君奮焉震電馮怒執使臣 馮盛也）克詰戎兵（治其戎服兵器）其著之令曰朕假靈于先王以撫有國惟是祖宗之刑憲莫敢隕其有從焉不恭暴蔑王法（恭暴蔑言蔑之若無）思逞無厭者（如懷仙殺朝義希彩亦殺懷仙之類）殺無赦又著之令曰凡我閫外士尚爾恭命其有不即努力寇日湯平養寇自封者（如懷恩恐賊平寵衰乃留嵩等分帥河北自為黨援之類）殺無赦又著之令曰其有助逆臣庶思沐

此段代為畫策宜整肅法令使祖宗之刑憲不振閫外之強梁知警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庶幾可以安其天下

此段引喻佑國家者殷病在陵夷不振至於莫可挽回而以嚴父慈母兩相較驗見其有所疑今何以克守人心

王化不忍棄外者咸許效順自新而率力行伍能有功者率以輕重賞如法（賞之輕重有差）朕無所愛則天下風行震動肝膽讋（音折）服乾綱可攬災變可消天下之安如泰山而四維之也乃因循玩愒偷安歲月蓄亂宿禍孰視而不定高拱以成陵遲之禍朱泚之逆沒齒而遂見（德宗時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亂兵因迎立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其於天意亦重違矣哉夫為國者莫不善於陵遲而褻恩五尺之限樓季不能越也（樓季魏文侯弟）泰山之高跛牂牧其上也（牝羊曰牂）豈樓季也而難五尺之限跛牂也而易千仞之高哉陵遲故也母之愛子也倍父（五倍于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十倍于母）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萬倍乎父）豈母之愛則不善哉恩褻故也（兩段俱見韓子）今國紀不立威令不著假跛牂以其漸而事慈母之所以驕子也則亦無得於消變之術矣（出李斯傳）國有令圖天所贊也無令圖而望天贊不亦難乎（出左傳令圖猶令德贊助也）嗚呼甘露之瑞卒成李鄭之奸（李訓鄭注謀誅宦官言石榴上有甘露上命宦者往視仇士良見執兵者甚衆驚走告變殺訓注等）此杜悰之不獻白雉所以為先覺也（文宗詔杜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鄭在鳳翔不奏白

猶古之嘗今反覆議論昔激劉于代宗之辭

此言如不獻白雉之杜悰不賞三月事之王求禮賞慶九月梨

花之兪文俊杜景儉崔祐甫之不賀可與諸公並列于世矣

收煞處如長江大河一瀉便住

蛇眞先覺也詔諸道勿以爲瑞聞 三月之雪馬足之牛人以爲瑞而王求禮不賀武后時三月雨雪百官入賀獨王求禮不賀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新豐之山九月之梨花人以爲瑞而俞文俊杜景儉以爲憂有山出于新豐武后改新豐爲慶山縣俞文俊言陛下以女主處陽位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九月武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爲瑞杜景儉曰今草木黄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武后曰眞宰相也若崔祐甫者其亦不愧於數公也哉

陳子昂常評唐綱不振失在懦主之不能除奸以討亂畧猫鼠同乳實爲宇宙未有之妖羣臣不於此斅戒反率以爲祥而賀舉朝俱溺于惡何往乎海內驕子之莫制也崔君非但審君道深且窺天心見超千古矣

先言黨所起于爭端非所以造國家福一篇大旨

此段言漢之黨人起于臧否相形終致黨錮之禍[illegible]

此言唐之黨人始于牛李構[illegible]遂馴至白馬黃河之變文字奇特

此言宋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分而靖康之禍已兆斯矣

此段合論漢唐宋黨人雖有君子小人公私不同要

張一桂漢唐宋黨人論

黨之名自漢唐宋始起於是非互競而至于勝負相爭漢禍在黨錮而邦國殄瘁唐禍在八關十六子而李祚以亡宋禍在洛黨蜀黨朔黨而南渡變生是也

人情惟是非相競而後爭端起惟彼此爭勝而後黨與分爲人臣而至爭以成黨豈國家之福哉漢之黨人始于臧否相形自規矩獲印之謠興而甘陵南北部遂立[illegible]各樹朋徒漸成尤隙嗣後宦官專政顧厨俊及之諸賢激烈太過遂致黨錮之禍而邦國殄瘁矣唐之黨人始於名位相競牛李之際[illegible]講不可解而八關十六子[illegible]競相蟠結馴至白馬黃河之變而唐幾亡矣宋之黨人始於議論相軋嘖有煩言互相詆而洛黨蜀黨朔黨分而爲三於是熙豐小人得以投間抵隙而靖康之禍兆於斯矣王安石爲相而范鎭宋敏求程顥等皆見黜愚嘗論之漢之黨人多君子唐之黨人多小人宋之黨人皆號稱君子而亦不能無小人劉贄程顥蘇軾皆君子之儔隨聲依附者廁於其間雖其心之公私迥然不

俾至其血氣用事忘大計而修小忿始之不愼以激天下無窮之禍則先後若出一轍藉使漢之黨人而皆郭林宗申屠蟠（當時不與黨錮之禍者惟二子爲濁世之高士）則顧廚俊及之名可以不見當時而群賢夾輔漢祚不移矣唐之黨人而皆裴度李絳則八關十六子之號（詳元祐三黨篇）可以不傳後世而遺佚尚存唐社不屋矣宋之黨人而皆呂大防范祖禹則洛蜀朔之稱可以不形於史冊而仁賢未亡宋不南渡矣（宋自高宗南渡不振至帝昺而絶）昔廉頗藺相如特舌辯之士介胄之夫也當強秦虎視乃

之修小忿忘大計爲天下無窮之害則一

此又合論漢唐宋黨人皆出於賢人君子則黨與不分而國家何至於敗亡

能釋忿結驩同歸於道彼誠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藺相如位在廉頗右頗怒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引車避之人以爲恥相如曰秦不敢加兵于趙以吾兩人在吾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頗聞負荊謝罪）漢唐宋多賢哲見反出廉藺下寧不大可詫哉或曰薰猶不同罷（薰香草也猶臭草也）邪正不竝朝伊考黨錮之禍由於權璫濁流之慘（閹輩）（清流當盡置之濁流）成於篡逆元祐之流禍本於熙豐小人（王安石呂惠卿等共排擯呂誨范鎮司馬光等）羣邪醜正特假黨之名而肆其毒耳噫是不然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主所最忌者莫甚於黨而小人所藉口者莫巧於黨吾同道

此段引相如與廉頗先國家而後私讐以責漢唐宋諸賢見不及此

此段言小人之欲去君子惟假黨之名以肆其毒如黨錮濁流元祐之禍是也

此責諸君子不同心體國乃群

輒與同心相濟猶懼其以是加我乃羣然依附互相訕詆則是適逢其所忌而自投其所藉遂使人主重其憤然不平之心小人得以逞其悍然不顧之惡國家之禍有由來矣

相植黨適中人主之忌遂來小人之讒而遺禍國家豈獨小人之過哉

翁青陽評歐陽修朋黨論言小人無朋惟君子與君子爲朋黨之名奚由立哉惟是不同心憂國而以意氣互爭勝負遂至分門別戶遺害天下雖小人之中君子也其毒亦君子有以取之也此又可爲後之諸君子者鑑

先以氣運人力並提最得論文章變遷之旨

趙心堂論唐文三變

唐自貞觀永徽之朝四子稍變自王勃楊炯始至開元張說蘇頲稍易浮靡之體又至大曆至元和韓昌黎柳子厚相與極力挽回文章庶幾歸正矣

文章之變，其係於氣運乎，其係於人力乎。夫氣激而唱者自鳴，響至而赴者畢會，彼聲音之微尚有神理以默鼓之，而人不得測，其自剡文章高下，實關世道盛衰，苟謂倚伏相乘之際，非造物者宰之，烏乎可哉。文章雖可於元化而轉移，化導之柄嘗舉而屬諸君子，使當大壞極弊之日，有能樹之標幟，懸之繩墨，務

夫[illegible]雖關乎氣運而轉移全係人力君子不可聽其流而莫挽也

此段言皇王以及尼父文交存渾灝之風至離騷史記稍非大雅古風

[illegible]乎茲，更張相與力追乎古，始則雖神既斷矣，光既吐矣，而淳龐質直之意未必不一舉而盡復之，何者，人定亦能勝天，非虛言也。倘徒委運於大化之不齊，而謬謂區區人力莫之奈何，則文章下流，其果若江河既東，遂奔潰而不可復還也邪。愚請以唐文為論。蓋皇王之世，人皆修道德而不競詞華，何有於文。即其發之為自然之文，亦不過曰其書渾渾然灝灝然噩噩然已爾。舍是無文。已自尼山之教既泯而著述之家日煩，湘纍郢客之章（屈原既放逐將沉湘而先作為湘夫人及九章等賦）

承上言騷史猶有先民遺致至六朝曹劉沈謝之徒專尚浮華文運其大厄矣

楚太子有疾吳客枚乘作七發以諷之病遂起與六經分曹而立。遷史班志之書（司馬遷作史記 班固著漢書）與大雅爭道而馳。遐哉古風不可復尋矣。然一時余韻未絕，人各攄其所得以為文，渾雄朴雅，說者以謂有先民之遺，致為浸淫以及晉魏六朝之間，如曹劉（曹子建七步成章 劉楨文如春華），如沈謝（沈約 謝靈運皆工於詩賦者），以其纖巧之體擅當世詞宗，海內文人翕然慕之，相與競風雲希月露（文選云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而太羹玄酒之遺味漸滅無餘，古今文運之厄曾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倜是李唐氏起，混一宇內，

此正言唐文有三變倡於王楊之艷麗韓柳二子稍以人力維之

百廢俱張，貞觀（太宗年號）永徽（高宗年號）之朝，文士王勃楊炯輩結軌間起，頡倡為艷麗之文，而門戶視昔稍變，與沸方騰，欲揚湯以止之，何益於萬分之一。此輩行儉所為有憂也。歷再世以至開元，燕公說（張說）許公頲（蘇頲），又稍易之以渾厚之體，而頹習漸已咢新矣。遂及大曆正元（德宗年號）之間，有韓昌黎者出，其學與術閎深，其文周情孔思，直與孟子楊雄相表裏，所與上下其議論者，如柳子厚皇甫湜李翱之徒（皇甫湜作公安園池詩有枉智搞撼之意李翱幽懷賦有嘆老嗟卑之句耳），類皆一時豪傑相交羽翼追逐

承上言韓柳二子文尚未純粹況末流可知矣

就唐而論可見文章果可以人力挽非繇氣運勝也

百家法度森嚴低䝉晉魏而文章一新庶幾符於古昔嗟夫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吾嘗覆昌黎所謂文如原道論性諸篇號爲近理大都亦未能純然潔白（論性有三品以孟子性善之說與荀楊並舉而言之又云孟荀擇中而遺其上下原道篇偏遺格致皆未純）於理也而柳宗元之文論者亦有艱澀之病（柳宗元所作梓人傳種樹傳先儒稱其近理之文至於懲咎賦問生賦乞巧文憎王孫文俱涉艱澀）夫以二子猶然又況其末流者乎然文至隋唐已當河決魚爛之秋賴諸人爲之挽回補偏捄獘尚能日更月改以至起八代之衰極三變之盛則文章其可以氣運勝

此統論文體世道不古而之今人心自淳而入漓其變有自來矣

以射與飲設喻見挽

也抑人力勝而氣運不足言邪故愚由此以品騭今昔竊見文章有盛有弱有質有華如天之寒暑日之晝夜遞變更迭而不可窮方其初造敦厚醇固之氣始出而不勝其蓄故其文率純茂欵直不徹於華迨夫末路晚節蓄者日溢而光藻篤奕於天下士皆艷慕剞劂之業而卑庛先進爲不及格矣此其爲弊有所從來非一世之故也是在好古君子力洗而更張之耳然其道宜何如辟之射鵠然樹之五十步則五十步樹之百步則百步矣氣之可鼓而至亦猶是也

回世道君子當先有以變其氣習

結言文可復古何但一變唐人之詞章

辟之羣飲然一觴而十錦則觴者愧一錦而十觴則錦者亦愧矣教之以習而成亦猶是也挽回世道之君子果能明矩矱以端其趨敦本實以清其源而又肆雌黃（古人以黃紙爲書字有誤則以黃藥塗之）之頗者必禁崇雕繢之體者必禁詰曲聱牙（四字言艱澀之詞不入人耳也韓文進學解云周誥殷盤詰曲聱牙）博名高而亂觀聽者必禁務使天下曉然知吾意之左文右質尚雅厭浮則教立于已士皆以指象之卽變近世之陋而直追皇古可也唐人詞章何足齒乎哉

焦漪園評敘文章代有升降而唐文遂至三變韓柳二公挽回之更以正文體望後世君子亦皆變舊調而鳴新聲且雋永有味令人玩之不忍釋手

先言石敬瑭賂契丹是以中國爲狄夷爲可太息者三

此言夷狄之難入中國即入中國亦難久

居者以風土不相習也

三言契丹入幽州之由使中原得并吞中國者皆石敬瑭之罪不容誅也

四言我皇明高帝闢乾坤于再造大有功于萬世堪爲千古話宗

王元美讀五代史

契丹入中國石晉之罪嗟非我皇祖洗淨胡元中國其庶幾王元美定功罪中責石敬唐賂契丹尤爲功首罪魁詢春秋筆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事（石敬瑭與契丹盧借兵滅唐後以山前山後十六州與契丹盧龍）未嘗不廢卷歎也曰嗟夫中國之有金元孽哉其棄廢冠屨瀆坊監椎髻衣冠納之腥穢即無復論矣繆哉石晉之以中國狄也三代而下其盛者冄匈奴突厥柔肰吐蕃回鶻力足以有中國矣（匈奴突厥吐蕃回鶻皆夷狄之至強者）肰而弗能入也間入之肰而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衣服飲食嗜好弗便也濕暑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畜而魚鼈之改陸也契丹得幽州提衡其州之民無不旦而騎且馳射之令技北矣教其虜雜沿幽之士風物候令偕南矣挾北技就南偕更數十百年而其勢固已包中國而入其橐金之一嘬而食半也元之再嘬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與（敬瑭千載罪人）明皇高帝之勳豈不均角重昭揭萬古哉余間者欲竊取春秋之義始石晉訖明高帝成一家言而力罷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都耳

非京說評契丹爲得入中國數百年大患乃石敬瑭罪魁高皇帝重闢乾坤一洗胡元腥羶其功在萬世誠可跨漢唐宋矣

三卷終

鼎鐫諸方家彙編皇明名公文雋國卷四

石公袁宏道精選　侗初張鼐校閱
毛伯丘兆麟參補　寧埜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黃葵陽論太宗賞花賦詩

宋太宗賞花後花命侍從詞臣各為賦詩其謂宰相近臣之言曰朕自即位以來春風時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恆以天下之樂為樂云云

首言人君當先憂天下之憂而後樂天下之樂如孟子之告魏王因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是也

忽大治而樂其所樂者君子不許其樂也夫喜樂之情固不能無而對時育物之心易云君子以茂時育萬物亦君子所不廢者朕帝王必先憂天下之憂而後樂天下之樂范希文少有大志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否則私私則縱縱則至於亂矣此太宗之賞花賦詩所以為失也其何益於天下事邪吾推太宗之意毋亦以今之時太原下矣潘美圍太原劉繼元降北漢亡江南平矣吳越王俶入朝帝留之俶遂納土江南平德昭廷美殄矣德昭太祖子廷美太祖弟後皆自殺太平興國之治太宗改元太平興國真若春風之宜和而四方無事之日正玩物適情之景也由是玉輦遊幸品百花以舒懷金鑾侍從均一人以宴樂收上苑生生之意而入諸脈

次段即直攄太宗賞花賦詩之意自徙于周君臣之樂為論張本

脈發脈脈生生之意而侈諸咏歌萬紫千紅悉供酒斝之春剪紅繪綠曲盡翰苑之[illegible]不以為春風沂水之樂固不能過而有周君臣之情亦如此爾殊不知周人之詩有為而作詩人之花因物起興曾有賞花而賦詩乎賞花賦詩亦騷人墨客志士達人取之以發灑樂之情資筆端之巧者也故有愛牡丹而咏者舒元輿牡丹賦牡丹花之富貴者也有愛菊花而咏者陶淵明咏菊賦菊花花之隱逸者也有愛蓮花而咏者周濂溪愛蓮說蓮花花之君子者也疎影橫斜之梅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

此段言古有賞花而賦詩者朕為騷人墨客之樂非帝王之樂故太宗之賞花賦詩非得其宜也

暗香浮動月黃昏玄都觀裏之桃劉禹錫作看花君子詩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獨向秋江之芙蓉白樂天詩曉涼思飲兩三盃獨向秋江種芙蓉古今之因物寄咏者不可一二數帝王也者豈若人比哉天地賴之輔相祖宗賴之繼述華夷賴之奠安一日不謹或貽莫大之憂一時不謹或致亡窮之悲朝收其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國語敬姜戒子云諸侯朝修天子之禁令晝考云云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者也周書云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則際春和之時君臣豈無當為之事晏子有省耕省

此段承上言帝王為天下而憂

旁自有所以爲賞弄有所以爲賦者何何影題言言切旨即丹层歲不是過也

讀此文亦如聽和平之樂所謂中德中音

斂之說月令有掩骼（音格）埋胔（音漬）之說（骨之無肉曰骼有肉曰胔掩覆埋藏之愼生氣也）又有養老敬賢之說（仲春養幼少存諸孤季春聘名士禮賢者）天子若知農事重而賞及農夫則五月糶谷之詩（冊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可轉而爲大田之咏矣（詩經大田篇農夫作此詩以頌美其上）九重若知邊塞苦而賞及枯骨（古詩一將功成萬骨枯）可轉而爲弔古之詩矣（滄浪陽侯則史遊山飲酒賦詩有卑轅遍千里春發心悽悲之句李華作弔古戰場文有累沙礫草木悲凄之語）謂美如梅者賞其賢隱德如蘭者賞其清風如桃李者賞其仁而九月之梨（或曰九月開梨花一枝以不宰相相以爲備）六郎之蓮（宗之了□□）

黃先生此論近知本矣

此段言太宗之世遠唐虞三代之盛且就花之本根大幹枝葉

（六郎面似蓮花楊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皆在所必去則棠棠者華之詩不可以繼或黃或白之作乎（小雅棠棠者華或黃或白此天子燕諸侯之詩）由是天下含笑四海長春人將誦帝之和爲治也借曰當太宗之世前此數者能行之矣天下已太平無事也獨不觀太平之盛孰有過唐虞三代之時乎朕君臣儆戒聞有明良喜起之歌（虞書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未聞有賞花之歌聞有兢兢業業之謨（皐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未聞有賞花之謨有縱欲敗度之訓（太甲曰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未聞有

上點綴極工

引古今帝王未有賞花之樂以証太宗賞

賞花之訓況太宗纘統之初比之唐虞三代相去已萬萬者德昭之縊廷美之死（見前）則花之本根蹙拔不若葛藟之庇矣（左傳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國君乎）楚王既廢（廷美遷房州太子楚王元佐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舉火焚宮廢爲庶人）壽王未立（壽王元侃即真宗也）則花之大幹憔悴不若橋梓之固矣（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笞之乃問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橋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何不往觀見橋木高而仰梓木實而俯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夏州反覆（夏州數叛趙德明據）契丹入寇（□□□□州爲耶律休哥所敗）則花之枝葉未靜不若扶桑之茂矣

花之失

此段言太宗君臣相爲和唱者不過忌花

（易太守劾民稼穡以致樂富百姓徵曰蠹無附枝麥秀兩岐）螟蟘多作（食苗心者曰螟食葉曰蟘）戎馬縱橫所以害花之節食花之心尚可勝言邪君臣於此朝夕注想必庇其根必強其幹必茂其枝葉猶懼不暇柰何君曰賞花臣亦曰賞花君曰賦詩臣亦曰賦詩管絃奏而壺觴流壺觴流而詩詠出麗辭佳句不出露下月中之形（隋李諤以文體輕薄上書曰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也）上唱下和豈有民彝物則之訓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小雅燕兄弟詩）棠棣可以賞而賦朕本根已拔果能宜其兄弟邪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周南咏女子之賢詩）桃夭可

役志而遊觀侈靡者也

以賞而賦朕大幹尚萃果能宜其家人邪皇皇者華于彼原隰（小雅天子遣使臣詩）皇華可以賞而賦朕枝葉未靜果有蠻荆來威之盛邪（蠻荆荆州之蠻也威畏也周宣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往征而以威服之耳）賦百花之奇特不若賦有莞之奇特（詩瞻彼阪田有莞其特莞茂盛貌特特生之苗也）賦百花之馨香不若賦明德之馨香（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花郁郁而暢茂誰識外邊之苦（指邊塞言）柳依稀而發森孰知小民之依（指稼穡言）伯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謂云朝夕戒懼無怠于心無荒于事則治道路而四夷服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今其怠荒之萌乎周書曰無淫于觀于遊（逸無

賦百花之馨香花郁郁而暢茂柳依稀而發森其太宗不以天下爲樂而獨樂于花耳

云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今其觀遊之淫乎在上者不聞有因疇自戒之心在下者不聞有因事納忠之意如之何其可也雖曰太宗之英明齊賢輩之輔佐天下固不若是之弊朕儆戒無虞必防其漸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易經言治不忘儆常曰其亡乎其亡乎則泰寧之勢係若苞桑之固矣苞乃桑之叢生者其固尤甚也）豈可以耽酒嗜音爲細故而忽之邪自是曲宴（曲水流觴之宴）賦詩指爲常事馴至花石之綱大爲靖康之禍（宋徽宗好花木以朱勔爲花石綱民有一花一石堪玩者指爲乘輿之物必堅固守護不幸殘毀必加重罪）斯時斯際花固可以春情而賞

結言宋諸君後俱以賞花爲常而賦詩者卒未聞有一篇諷諫之忠意最周密

引詩收蓋

而詩固可以賦而退虜邪（澶淵之役高瓊斥馮拯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君何不賦一詩退虜耶）善乎歐陽公之詩曰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好花莫爭開其所以箴當時遊幸之弊亦至矣惜乎當時作賞花之賦者未知果能以是爲諷諫之詩否邪（宋徽宗久困沙漠高宗不念父兄之恪而日事耽玩固可罪矣孝宗奉上皇遊幸園中有會芳殿瀛春覽遠芳華等堂花光香翠光桂景艷碧瓊芳彩霞寒碧等亭其他臺榭橋石池館不可勝紀當此多事之秋畧無恢復之志荒淫逸理亦爾玩愒國不亡得乎總之賞花賦詩亦太宗之失耳）

吳因之評宋太宗苟安目前命羣臣賞花賦詩自謂春風和煦世界矣不知國家之根本已搖枝葉已枯而君君臣曾無片言爻儆故君子曰彼先天下之樂者太宗也而忘天下之憂者亦太宗也

此論意精思奇誠爲皇明第一文字

先以張巡段秀實郭子儀李泌文彦博韓琦諸公形起文正公爲宋朝第一人物立論卓越千古

李卓吾論范仲淹

文正公當宋仁宗朝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知延州也敵人稱其胸中數萬甲兵西賊聞之破胆不敢南侵

使張睢陽不愛死則郭令公不得羨收京之勳張睢陽字巡與許遠共保守睢陽身犯二百餘戰及食盡援絕乃北向拜命而死郭令公字子儀克復兩京單騎退虜唐之天下皆其再造也使段司農不亟死則李太尉不得專克復之績段秀實爲司農時朱泚作亂召迫之從秀實以笏擊泚中額流血遇害而罵不絕口李泌官太尉封鄴侯肅宗中興皆泌內謀外贊之績時號爲白衣宰相使范文正不合宋朝人物第一之名范仲淹字希文謚文正爲邊界使後拜樞密以天下自任制後華裁宮貝日夜期與太平然吏狀漸規模闊大毀謗稍起朋黨之禍興矣有才而必自見其才起於貪第一人物之名也

不引前代他國非只就唐宋人物言之切實動聽

則魏魏相業又豈潞公魏公潞公文彦博魏公韓琦特也遂使一見却立欣然曰天下異人也魏公韓琦也爲陝西樞密使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胆也寒諸賢所敢望哉何也以此三公者才智固有以大過於人也惟有以累之故其智不得藏而才不得小焉爾然亦古今之傑矣予固不忍係之于名臣之列而特附見於此云何也天下唯相才將才最難得也相才得然後朝廷尊將才得然後朝廷益尊若其他技能皆攷羅畢舉于將相之門者安可與將相並

此言公爲古今大傑未可以一代名臣目之

此言公有出將入相之才能使朝廷尊重

何等關係

特言以德行品文正公爲不知文正且能成國家事非但列在德行科也

論也觀者勿曰文正之賢當列在德行之科審如是非惟不知文正亦且不知德行矣世固有行可以表俗言可以範世而無益於國家事如尾生孝巳者豈少邪尾生與女子期會于橋至則水漲遂抱橋而死

劉夢潮評以文正公相業擬之文潞公韓魏公誠是而以爲貪人物第一之名恐非公初心也至以將相才遇公不徒于德行之科其眞有以知公矣總之意局俱出人一頭地

先辨劉永新易姓之說而以不得已字爲一篇血脈

陳慈谿論寇準以眞宗爲孤注

契丹以十餘萬入寇寇準奉眞宗往澶淵與契丹角王欽若讒準以帝爲孤注劉永新亦以爲信然然則寇準之失果在澶淵之役乎

五代易姓之禍未有不始契丹者也將趙杜則他人帝將周宋二祖則已帝故準不得已而以身與天子親征（眞宗往澶淵以敗契丹）愚以爲非也夫所謂患易姓者其積慮也深而其見形也久景德亡是也（眞宗改元景德）所謂患易姓者其王故孱王也（孱弱也）其臣故黠險（[illegible]）而于諸從兒故狎（[illegible]褻狎也）于時將相大臣故附麗而

此言當年事勢非五代比準亦非爲易姓而舉新安特腐儒說耳

爪牙之者也其心故帝制而天子自爲（[illegible]）即不遺不禦契丹猶帝也至于景德天子總切于上能以尺一撝（與揮同）使天下而亡有奸（漢以尺一板寫詔書）時臣民皆飫宋德而亡有㒍（㒍音獻忿怒貌）然而不逞之心則安得趙杜周宋二祖即有之未易以倉卒剽攫也（剽奪而攫取之）夫安意萬無一有之事而以危無隄之輿（東方朔諫田獵云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彼且以準杞人也哉（莊子云宋有杞人憂天將墜喻寇準之過慮）曰然則準何以往曰準之不得已也夫契丹至桀虜也（桀虜桀黠之虜）彼何其

此言準之奉帝親征者雖出於不得已其亦自信可以籌答契丹也

部落而來士之嬌箭控弦者十餘萬至羅也（嬌者撟曲使直控弦引弓也）蕭撻凜邪律奴爪（邪律氏契丹帝號也撻凜爲邪律之奴僕爪牙）其軍法陣伍至習熟也而熟視當時中國之將不如周宋二太祖而誰哉舊臣宿將佩風雲而起者又稍稍物故（死曰物故）其新進之士大都紈袴少年（富貴子弟）木強而矜爲容者耳（愚魯而相矜爲富貴容）故準不得不往準故自計其可撕箠笞此虜（李燾曰澶淵之役不迎不屈親執日轂屹然如山百萬貔貅折箠笞之）而它未有當之者故往也曰其以帝親征何也曰不得已也古者有疆埸之事其主心慨（音慨）而斷故戰

引古者命將惟在主上獨斷而不惑于讒獨準于眞宗不然則讒譖其短群摘其尤者屢矣

可劾（恨怒也怒敵而決斷欲戰耳）其任之專故謀可外決左右人臣和故功可畢是以將可獨往而閫車之塵不揚（[illegible]）日駭不存之地犯顔車之滴塵天子之屬車八十一乘至景德則不然史稱帝寬仁慈愛又厭兵夫誠寬仁慈愛而又厭兵也一旦聞邊吏之不戒（無戒備故也）契丹至城下有不凜凜惴心者乎其左右大臣比肩準而不妬準中壞沮之者誰乎其不巽懦（巽音遜懦不長）虜（虜也）而幸無連兵者誰乎大將提孤軍萬里外而妒（[illegible]）巽懦者介天子之惴心而撓于中于是迎擊而斬之議以爲冒壁而苦之議以爲逗遛（逗音留逗遛不

語云山有貔虎藜藿不採國有牙爪之臣鄰國畏之賴藉多矣

進飲悍而談之議以爲弛〔飲酒傳奕示若無倫肰〕固守不和則議以爲喜事多方要歛則議以爲迂于是大者有杜郵之僇〔秦王命白起伐趙白起不行范雎譖之賜死于杜郵〕小者有馬服之代〔趙王以廉頗怯數讓之秦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又其小者有掣書之患〔子賤將宰單父辭魯君因命善書者二人使宓子賤從旁掣其肘書醜則又掣之二吏辭去以告魯君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毋擅徵發單父也〕大敵在其前讒在其後兵在其外制在其中

此言他此反覆得忠之於王上孤疑之陷其計術

則雖嫖姚〔霍去病爲嫖姚將軍〕管平〔趙充國封爲營平侯〕之畧亡所施而飛將軍〔匈奴號李廣曰漢之飛將軍〕之技亡所施法所謂內癡者

亦出不得已非初心也

也〔岳飛敗兀朮于朱仙鎮兀朮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無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兀朮悟遂留不去肰則準以天子親征慮內變〕史稱準不許和〔契丹求和準不許有譖〕會有譖準幸兵者〔準幸兵以自取重者〕不得已乃許之夫左右大臣誠和則無讒帝誠倚且斷誠專任準則無俱讒安所不得已矣且也是時帝朝夕準而耳目其誅撻凜之功而猶若是〔契丹蕭撻凜出按視地形準軍卒張瓌射之撻凜中額而死〕況欲天子依其在京〔詩經依安貌安肰在京師耳〕去和門千萬里而逐〔軍中有左右和門立兩旗爲之〕而顓顓〔專同〕以獨斷決事哉故準不往契丹不可敵不以天子往契丹亦不

結言準以天子往契丹計畫於不得已殊非爲易姓慮也

應前不得已意

可敵準之往準之以天子往不得已也其曰懲五代易姓非也肰則可常乎曰如準之時之才而可不肰是殊抵鵲也〔以天子親征契欲如以千金之珠彈千仞之雀也〕

張侗初評 國之大政在人主不能躬親不得不屬之相寇準奉眞宗北征契丹而譏者以爲孤注誤矣

先言李綱請固守京師欲一戰以決勝負是知常不知變直入事實肇氣蕭洒下得甚工

王　廉論李綱固守京師

初金人入寇廷臣欲出幸以避其鋒李綱獨力主固守以衞社稷斡離不果退其後再入寇二帝滯于固守之說遂爲虜人北執夫論者遂以爲李綱之罪

宋徽欽時金虜入寇李綱力主固守京師以衞社稷徽宗欽宗俱爲金人北執夫李綱力議固守京師夫死社稷諸侯守土之職孟子告滕文公曰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非天子之事也李綱不此之悟而欲留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虜背城一戰以決勝負若綱者賢則賢矣不幾於知常而不知變者乎昔太王避狄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乃舍狄去于岐山之下侯國

此段引周太王及唐三宗皆出幸以避敵之鋒卒能保全其國家惜當時議不及此致有二帝之執耳

此段言徽欽之見執于金人實誤于李綱固守之說詎非其不知變通之

以存況萬乘之尊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明皇幸蜀悲悼郭從謹曰草莽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代宗幸陝以避吐蕃吐蕃分道入寇幸郭令公奪海陷於群盜之手國家再造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朱泚圍本天上出走求一禱禳不得左右以蕪菁供御卒賴勤王之師再造唐祚使當是時三宗皆李綱之議則安祿山吐蕃朱泚之慘三宗能不震驚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而斡離不辱以師退京師賴以無虞及綱罷是後朝臣不建行幸之議至冬虜復入寇何㮚又執綱議欽宗以足頓地誓死社稷羣臣乃不復言遂至二帝北巡欽宗縲縻宗俱爲虜

咎也

此段言宜命康王監國以徵勤王之師則二帝不至有北遷之禍其春秋以達權責備賢者意也

剪裁精斷更覺奇思令人愈玩愈佳

人執貽宗廟之羞醜人民之禍實自綱㮚知常而不知變之罪當時之計若從太王避狄之謀而襲三宗出幸之事命康王宋高宗初封康王後帝北虜南渡即位江南爲元帥李綱爲相權之不挽用之不疑詔徵天下勤王之師以衞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即有不虞亦無北遷之禍顧乃爲守土臣之計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哀哉

袁中郎評按真宗澶淵之役當宋室全盛之時群臣議南遷者不知宋之力足以致勝也寇萊公之謀是也徽欽之時金虜方張力不能守行幸以圖後功可也蓋諸侯無可遷之地則死守苟可圖存太王且爲之况天子奄有四海乎王公之論卓矣

三

先言相臣不自有其文而有天下之文以爲文方爲大文章

王槐野論韓魏公天下大文章

韓琦爲相或有問之曰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足公曰琦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于是

上臣之相天下非徒自有其文而已必有天下之文者而其文始閎夫輔世者亦爲所廢文矣顧自有其文者用一人有天下之文者用天下相臣而自用其文則其所經方而致遠（經界四方）艱物而成化者（艱難萬物）或反靡靡而無當（靡音眉也）而其浮英發沈道德不過徵旌（音䒢無用之言已矣而爲辭務自喜徒自夸吾故曰徵旌之言見莊子）

次言相臣不自有其文而天下方出其文以爲文

夫惟不自有其文而有天下之文天下所謂澄心凝思眇慮積藻之士（文賦罄澄心以疑思眇衆慮而爲言眇超也）吾爲之寓以條暢之寄（寓居也條音衫交執衽日條言居之以條暢之旺）而托以章采之任（即史官掌文辭者）是故惟瑛持重明其德而循鍼縷緻者程其材（言相臣模茂而文士程其材陸機文賦云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彰飄組正緗瑜其體（彰音）而叩景彈響者宣其趣（言相臣正體而文士宣其趣陸機文賦云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夫是以精不騖于屈辭文不遁于一札（見淮南子）而光華無量馨烈彌茂故曰相天下者有天下之文而

此段原題處以宰相與文士並較見宰相之文自與文士不同耳

無以已爲也宋韓魏公（琦）爲相或謂之曰公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不逮公曰某爲文而歐陽永叔（修字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噫文章而歸之天下則恢（恢誕也）大矣嘗謂相天下者其文與文士異文士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陸機文賦貴言思欲高深也）或不足以經緯天地而相天下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則有變和參贊之文文士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掌股（陸機文賦云觀古今之須臾撫四海於一瞬言思馳速也）或不足以材官萬物而相天下者簡秩百職鈞一四海則有綱紀法

此段言相以無文之文異文士之文

度之文文士摘（音鏑）異域而爲琦傑（音）外方而爲怖（音）于言誇奇異也或不足以控制夷裔而相天下者諧丁令爨樂浪（丁令樂浪皆西北夷別種）則有禮樂訛物之文凡文士之文各自有其文而相天下者之文則有天下之文爲文是故桃纓順逆質惟調燮（執經者天有桃道星辰有纓度）而風雲月露不擅其奇（隋李諤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鹽梅舟楫實惟左右（說命云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而野水橫舟弗炫其工（古詩有野渡無人舟自横之句古今以爲奇絕）近服遠實惟張弛而風檣陣馬弗悖其趣（歐齋文淵風檣陣馬）

此段證古子産能合天下之文以爲文公孫弘自恃其文不得謂之文也

以稱雄 要之辭人數璪玉于下而宰相結受物色于上才子拔擧振秀於一人而宰相藏黼組織于天下蓋昔者國僑子産之相鄭厭秦楚之求而交疆場之好彼其時辭命不一日廢也迺僑則以命公孫揮即子羽也左傳裨諶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又善爲辭令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之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是以鮮有敗事而四國諸侯咸謂子産有辭叔向曰子産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公孫弘以賢良文學起家至平津侯擢賢良第一未幾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文麗而務巨言聯而趣深筆灑灑而兩集肱而面折

王公此文議論能出考據着實而章法亦緊亦甚整齊可玩

此言魏公輔佐三朝元勳皆虛

廷諍不及于一汲長孺汲黯嘗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内史上從之識者病其曲學敝贄轅固譏弘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故未嘗擅華而多其文焉夫眊思而傷訊者才人之效也陸機文賦云眊思傷訊精鶩八極眊思傷訊者精思而傷披博採也集衆而廣忠者上臣之行也孔明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藏之名山而廣之同好者一家之言也運之廟堂而措之六合者天下之事業也當仁宗英廟之朝一時賢相無過魏公而副墨含毫之臣無如永叔仁宗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野稱治

謂永叔而求

文法森然無一空字弱句

是故儲貳未建有策定之勳琦以帝無嗣又春秋高請建儲帝曰后宮養子惟宗實可琦力贊之議乃定而軌茁不變荊棘不除則以問永叔修知貢擧裁抑時文復古體士人剽裂奸險怪之辭論曰天地乾萬物而聖人發修黜之夠棘文之奸怪者兩宮未好有調酥之術仁宗無嗣濮王子宗實立是爲英宗皇太后權同聽政左右共爲讒間兩宮成隙韓琦調護母子如初而五代無史兩制無集則以問永叔修撰唐書五代史又有兩制集行于世新法未罷有愷切之諍神宗朝韓琦請罷新法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安石令曾布條析其不然琦申報愈切帝不從而比事無敵與屬辭無子長則以問永叔文彥博謂以陽修比事如陸贄與屬詞如司馬子長范富未進有連茹之拔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

精神俱到描畫無限春光

此言魏公之德業魏我即謂文章之炳蔚不得以有餘不足擬也

爲樞密副使守忠未黜有空頭之敕内侍任守忠有罪一日韓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謫蘄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而朋黨無論本性無論則以問永叔修進朋黨論與仁宗帝曰如歐陽修者從何處得來又撰本論性論故夫攬五色卿雲之見而知社稷之功南軒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大功于社稷披經畧延州之議而覺老成之策元昊寇延州韓琦奏言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至是元昊請和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味四策七事之陳而見總理之猷琦安撫陝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又陳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

此言宰相自文不用天下之文將天下之文捲而宰相之文亦捲矣

貨務請緝甲厲兵密定討伐之計 詔顧命元勳之碑而欽與禹之績琦卒神宗自爲碑文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蓋英宗神宗之立皆琦贊也德業流于盤盂黃帝之史書盤盂以爲戒而文章披于府庫藏在盟府噫嘻謂永之文非魏公之文又噫謂魏公德業有餘而文章眇乎不足也且夫重錦綺繡染人之所成貴人服之而天下華貴人之衣華者稱其華也騏驎綠耳皆良馬名造父之所範貴人乘之而天下良貴人之馬良者稱其美也故智莫良于用才文莫大于兼士向使魏公當三朝之寵仁宗英宗神宗輔世調君隱隱忱忱音心漫無可述而徙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章魏文帝論文斤斤焉與握觚濡毫之徒競華角藻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毫筆毫也而才如歐陽及陋之使不得呈能而見伎則雖炳如綺繡僂如繁紋文綴函京曹子建詩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灞岸之逸響王仲宣詩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賦采零雨孫子荆詩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朔風之高韵王正長詩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君子猶以爲禽鳥之悲號秋蟲之過耳已爾夫惟開誠布公吮延東閣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才人舉士得委意剸神楊榷國華則雖木强椎樸謭胥少文取嗤于拙目又賦雖濃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言爲拙目所笑蒙笑于枯枝

到此方加以禽鳥之悲號秋蟲之過耳而文字中雅通篇有味

庾亮枯樹賦喻文章之無華采君子猶以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魏文帝論文何者自有其文者用一人有天下之文者用天下其所用異也世主知一人之文而不知有天下之文宰相知用一人而不知用天下于是有振經術之華致委靴政以安石參知政事帝曰人皆謂卿但知經術不知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遂以文能辯博之說濟其更張矯俗之思通鑑安石議論高而奇能以辯博濟其說而青苗手實至同商賈安石罷惠卿十建州蘇軾草詔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一時文士流遷播蕩且顛之九死不少恤焉嗚呼以此較彼孰大而孰小也語有之養質者不奇卒調行者不倚衡而仲虺之辭曰自用則小休休哉魏公可爲萬世相臣范範同矣

結言王安石以文獨擅之害正見魏公有休休相臣之度

湯霍林評相臣不自文而用天下之文皆其文試觀魏公三朝元老其德業炳耀古今何莫非眞正大文章引子産公孫弘王安石最中肯綮王公其眞能文乎

此言清獻以琴鶴入蜀意者清修高尚非若古人之溺志翫好逸情絲竹也者

傅夏麗論趙清獻入蜀

趙抃字閱道宋至和中彈劾不避貴勢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及其入蜀只一琴一鶴自隨日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爲此其琴鶴隨行之意非徒表清操

嘗讀宋史見趙清獻之入蜀（趙抃諡清獻）以一琴一鶴自隨。未嘗不竊有所疑焉。夫乘軒明祿衛爲之墟（衛懿公好鶴有乘大夫之軒者及狄之役國人受甲皆曰使鶴戰而衛爲狄所滅）霓裳侈歌唐爲之亂（唐明皇作霓裳羽衣曲卒致播遷之禍）。況外作禽荒嗜音耽酒等古人皆有明戒也。溺志嬉遊放情物外此荒逸之所爲而清獻固不知有是乎。意者高風自尚而假是以

此段又成武穆義倫入蜀遺事而清獻又有取于琴鶴者諒非徒表清修之一節也

此段又言琴鶴自隨不但托諷

寓清修之志乎。蜀自全斌以來（王全斌不恤將士縱貨致亂蜀人大叛）瘡痍甫起藏帑衛虛。公無有見於此也。昔曹武穆之圖書數匣（曹彬謚武穆彬下江南東歸朝圖書數匣進闕門楊子云江南勾公事回）沈義倫之圖書數卷皆古人入蜀遺事足以厲清節起頑儒。何所取於琴鶴而以之自隨也。且一絲一縷皆蜀之蠶。一豚一鳴皆蜀之耕。此固非借琴鶴以表清修亦明矣。意者簡約爲治而假是以寓無爲之心乎。宋自太祖太宗政令畫一（畫爲一定之規）無勞於更張（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今政令既畫一則更張無所事）道教休明（休美也明昭也斯道之敎

謂以寓無爲之心即焚香告天處可徵見其憂國憂民之意也

此段就焚香告天之心指其琴鶴入蜀之意乃其一腔衷曲無

衘敷休美頗肰昭明）無勞於羽翼（羽翼猶輔佐也道教既休明則羽翼無所庸矣）公無又見乎此也。肰叩甕擊缶（擊甕叩缶而歌嗚嗚快耳者秦之聲也）可以鼓太和。聞鶗聞蜩（詩七月鳴鶗又五月鳴蜩鶗音决伯勞也蜩音條蟬也）可以察氣候。何取於琴鶴而以之自隨也。公非借琴鶴以示簡淡又明矣。公嘗自書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則不敢爲。吁是可以觀琴鶴之心矣。蓋君子心同天地光明正大無有隱伏。即至其施爲舉措未嘗不可對天知者。是故琴之隨也能無心和形和而天地和應之思乎。鶴之隨也能無鳴于九皐聲聞于

愧於物自無愧於天可與天知亦可與物信乃清獻千載知心之言

此言其鳴琴可以展舜庭舞鶴可以遊文囿不徒玩物以適情句法華藻可謂盡文之徵者

天之儆乎（詩鶴鳴九皐聲聞于天）玄絃玉軫皆爲吾之知音縞衣玄裳（縞衣玄裳見赤壁賦）皆爲吾之同類。吾一心曲之微無所愧於物則亦無所愧于天。可以與天知則可以與物信。由是以此心參諸天地者亦以此心而考諸帝王方寸之中。洞達開豁直將履舜之庭而解愠阜財親覩率舞之盛（帝王世紀舜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遊文王之囿而鼓鍾於倫。目擊鶴鶴之休者（詩靈臺篇於倫鼓鍾於樂辟雍又曰白鳥鶴鶴鶴音鶴）又豈徒玩琴鶴以適情乎哉。蓋方公之爲御史也（蘇文忠集曰趙清獻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

此言其人剛之心依朕為鐵面御史之心無在非心無往非告此可以盡矣觀自隨之蘊矣

避權勢京師號鐵面御史振鐸鳴鈴率天下以敢諫之風豸冠嵑
立示朝廷以鷹鸇之任（獬豸神羊也能觸物故以為之冠鷹鸇立朝班司搏擊之任）
此心此事固將對君言之以權是非對相言之以商
可否者也而今剌于罰則吾紳環佩非復置敢諫之
鼓矣鸞翔鳳翥非復有鷙擊之司矣君門萬里（言其相去）
之遠不似等之在君左右邪知我者其天乎羣我者其物乎焚香
必告何我非天（即仰不愧於天意）琴鶴自隨者得無意於斯
乎君子之觀人也不於其迹而於其心以清修素飾
之士目清獻者泥於其迹也未見公之大者也司馬

結言不可以迹觀清

獻惟司馬光可謂心清獻之心

君實嘗謂所為可對天知可對人言其得公之同朕
乎哉
孫虞佐許寫出清獻一段心曲如靜夜琴声秋風鶴
唳千載下猶可想見鐵面寒威且其告天心學一

李卓吾韓侂胄論

此篇議論正大釋其句字精致初學不可不讀

宋孝宗時韓侂胄得預內政由是以由批而罷朱熹以京鏜計而逐汝愚又從而嚴禁僞學而究其預政之由皆汝愚朱熹成之也

侂胄之得志汝愚薦之也道學之受禍晦翁導之也

先言汝愚不以功厚賞侂胄乃使之預政其用人之疏禍階之所由起矣

當時汝愚若以節度使受侂胄則侂胄已矣節度使
不與而與大師可乎夫當朝廷賞功之時則宜以賞
功為重一毫已足不可用也而曰我為宗臣備為外
戚可與我欲悖宗臣不受賞之名矣而欲抑侂胄以
同我又可與縱曰其人不可吾姑欲假此以抑之則

次言朱文公為講官不決去侂胄而阿附之誚無所逃矣

此賞功者也非所以論政也吾又安得作好惡于其
間哉夫趙為丞相朱為講官侂胄未得志也而朱先
生侍講首以侂胄為言何哉既約彭龜年共攻之矣
他日經筵復留身論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決去之
而後已（侂胄韓琦曾孫也胄以定策故恨趙汝愚不與節鉞朕以浸見親幸時竊威福朱熹入侍講奏其奸胄怒以自批引用所知為臺諫誣汝愚以將危社稷盡逐名士指為僞學六經學庸論孟諸書為世大禁云）

詞氣轉折從容慷慨千古猶覺凜然

吾恐天下之人耳盡聾目盡瞎亦必以我為
阿附丞相者矣縱家置一喙告之曰吾不為黨不立
異不為賡必不信也夫我以彼為小人彼亦必以我

此言君子不能去小人而反為

小人所去則亦非從政安人之具學術耳

文法森嚴一開如武庫

四言朱文公知去唐仲友甘昇而不能去君側之伾胃

爲小人此定理也彼以我爲僞學我既以爲不是則我以彼爲小人彼又肯是我哉彼此不相爲是其又安所定也且夫我本欲決去小人者也而小人又決不去是無術也苟無術是無學也既無學矣又何以從政而安人乎則謂我爲僞學亦可矣浙東初命先生即以唐仲友爲奇貨（宋孝宗九年徙朱熹提點江西刑獄行部至台州劾知州唐仲友爲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論之王淮與仲友姻親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提刑新命熹熹辭不拜）甫入奏事先生又以甘昇爲首禍（甘昇中官也在孝宗朝最得寵幸熹力疏其爲禍階不宜日在君側耳）信如所言則凡在君

五言其當孝宗時宜再造宋室以行其所學旣然如夫子春秋之筆

結言朱文公未能攻夷狄而退小人安用誠意正心之學爲

側者必如先生而後可矣又安可得也夫孝宗願治之主也治貴適時學必經世彼其時爲人臣子者痛目激衷哀號痛恨不在甘昇一豎子明矣吾意先生當必奇謀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於屈辱呼吸俄頃危而安弱而强幼學壯行正其時矣乃不問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而直以内侍爲言是爲當務之急與或者聖人正心誠意之學直爲内侍一身而設願不在夷狄中國之强弱也則又何貴於正心誠意爲也然自古及今以能去小人謂爲君子者多矣獨先生哉

一篇血脈自相聯屬渾然天成

快一已之喜怒流無窮之毒害僞學之禁有已耶

周穉玉評韓侂胄入相舉天下賢人君子一網打盡其欺君誤國之罪上不減秦檜下不減史彌遠卓吾此論始歸咎于汝愚使其預政終歸咎于文公不能以正學除奸及來僞學之禁爲無濟於孝宗之朝其援本窮源春秋貴備賢者之意也

首段言忠臣以一身生死係天下存亡而托方外以言歸者亦爲天下惜一死而非爲一身幸一死也

孔文谷論文信公托言黃冠

文天祥丁宋南渡留燕京坐卧小樓元主求南宋人才王積翁以天祥首薦天祥曰吾分一死倘得寬假以黃冠歸故鄉他日方外備顧問可也

忠臣瀕死瀕近也而托方外之迹以言歸其用意也微矣何者泯泯而生固不若烈烈而死而國家傾否之責易曰傾否先否後喜猶萬一於重臣乎是賴則雖回首中原蔭爲左袵而數天有戴舊之心宋王嗣統詔略曰雖舉族有北轅之衆而一祀之心天同左則人臣一身之生死而天下之繫爲者甚重也君父之仇倘與共戴天禮云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言不俱生也而

次段反言天祥不能殺身成仁文勢最有抑揚

蝘蟟殘喘要未可輕以與人者故黃冠言歸是猶涸魚想江湖之舊枯木思飛李之榮意者倘假歲月猶可奏補天浴日之功而雲水雨衣庶可申盡忠死義之節也嗚呼不爲一世惜一生而爲天下惜不爲一身幸一死而爲天下幸忠臣用意之微其誠有在於此與夫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文山題雙廟詞非文丞相忠義之發乎一旦爲人俘獲張弘範執之舉家北轅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二女皆被所執正視死如歸之日也夫何困陽九於燕京陽九數之奇也公詩云嗟塗遭陽九隸也實不力坐小樓以三歲留燕三年坐卧一小

此段引程嬰公孫杵臼以忠于趙則天祥死之先後非所論矣

樓足不履地不能殺身以成仁而猶起黃冠故鄉之想臣之死忠何自食其言邪噫是不肰死一也有生如鴻毛有重如泰山程嬰公孫杵臼皆趙宣門下客也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屠岸賈殺趙朔滅其族朔有遺腹子嬰與杵臼謀存其孤乃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者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在嬰與俱匿宮中名曰武後十五年武長後位嬰亦自殺曰可與下報宣孟與杵臼矣萬世俱不失爲忠臣先後非所計也匹夫匹婦之諒君子豈爲之哉前者白麻重拜將欲扶昆崙轉日轂一洗山河之陋宋拜相詔用白麻公詩云閶闔歸囚洗日光白麻重拜不敢當又云

讀此數句令人抱膝而嘆非孔先生無以明其意

此段言天祥不死欲效殷良孔

南人志欲扶昆崙北人志欲涸帶礪柰何東南半壁之天下而長劍不足以撑持則夫惶恐灘頭零丁洋裏亦付之長嘆而已過零丁洋詩云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豈至此哉是以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孛羅詰天祥曰德佑非爾君邪棄之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彼不幸失國則當別立君爲社稷計從懷愍云云孛羅語塞德佑即恭宗也厥後之心惟天可表既而三宮不返伯顏入臨安執恭宗及皇太后福王與芮等北去二王淪沒益王昰在位三年而崩廣王昺爲元兵所迫陸秀夫不得走乃負帝昺同溺于海胡兒歡宋兒愁北人樂南人愁身不作海

明爲僕仇吳宋之敗其誠志冠準之志也

濱之死苟爲無益死亦何濟乎夫韓亡有張良始皇猶驚悸浪之擊（張良爲韓報仇袖鐵椎擊始皇於博浪沙中）漢季有孔明司馬不免巾幗之辱（諸葛亮伐魏數挑戰司馬懿堅守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巾幗服人喪冠也鄙其無丈夫之志耳）往既不諫來猶可追故萬里孤

語何勝移尤覺淺淡非造神化地位不能爲此文字

臣托黃冠以西歸噫非爲身謀也非爲家謀也爲中原無主謀也爲趙氏不血食謀也彼死而不生者非難此生而不死者爲難北門鎖鑰固爲失守將來者隻輪不返孰無寇萊公之意乎（真宗時契丹寇澶淵寇準勸帝自將擊之且欲邀其歸兵擊之使隻輪不返）脫若得以頂黃冠而歸故鄉未必爲

此段言公思歸故鄉情景描出天砕忠肝義膽正解托言黃冠爲用意微矣

遺世獨立而羽化登仙（若生羽翼而化似登仙境）未必爲紫衣步虛而服煉丹尚（唐僧法朗等武后賜紫袈裟故稱呼僧曰紫衣）未必爲隱商山而採紫芝（商山四皓作紫芝之歌）未必爲處方外而備顧問四顧山河皆吾故物旁觀生齒皆吾子弟以區區吉水一州雖彈丸黑子（喻其地小）未必無一成之田一旅之衆（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伏義執言固可以號召江南發舒華夏之氣捲土重來夫豈不可必乎（題項羽廟詩云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忠臣所以惜一死而起故鄉之思思固知其用意也微矣嗚呼胡馬嘶北風越鳥棲南枝（古詩）遊子有

此段言其不屈于元堪與王蠋筆爭光氣諒其心于言表矣

故鄉之悲忠臣有黍離之感（周既東遷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悲之而作黍離）人情物態有所不容已者而況一代宗臣任國家社稷之重孤臣去國萬死投荒果能恝然而無愛乎二君可事也恐見羞於王蠋（樂毅下齊聞王蠋賢招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單于可降也恐見恥於子卿（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屈幽武置大窖中）穹廬可拜也恐獲罪于張許（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才才遠人悠悠我思如之何而弗爲黃冠故鄉之想乎君子於此可因人而得其心矣而或者謂其有他也果謂其思親邪則母死他鄉白骨無親舍矣

讀此數句令人腸欲斷而眼欲消詞意何等婉切

此段言其黃冠故鄉之思爲國也而非爲家也其心曲未易窺測

謂其思兄弟邪則鴻雁南北鶺鴒不在原矣（公詩云鶺鴒在原我何爲鶺鴒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棠棣詩云鶺鴒在原兄弟急難）謂其思妻妾邪則糟糠下堂美人已塵土矣（公詩有妾有妾出糟糠白少結髮不下堂又云有妾有妾今何如美人塵土何代無之句）謂其思子女邪則麒麟墜粉白璧委道旁矣（公詩云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送作麒麟又云有女有女婉清揚大若學帖臨鏡王小若讀字聲娘娘朔風吹衣白日黃一雙白璧委道旁）箕裘寥落家運中衰燈前明月孤一笑天地老（公詩云燈前老我明月孤出門一笑天地老）悲乎其思哉蓴羹鱸膾不起江東之思（張翰因秋風起思江東蓴羹鱸膾嘆曰人生行樂耳富貴何爲遂東歸）華亭鶴唳不發白日之歎

趙氏臣趙氏鬼等句可爲千古事君者話柄

陸機被誅臨刑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 生爲趙氏臣死爲趙氏鬼所恨者食人之祿不能分人之憂乘人之馬不能濟人之難立人本朝誤人國家他日尚何面目見二帝三宮于地下乎黄冠故鄉之請而一介燕囚葢有封狼居胥之意狼居胥山名在沙漠北匈奴中 忠臣心曲論者或未之思也

結言天祥一死宋祚滅矣忠臣義士無不爲流涕太息

嗟夫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題燕獄辭 文丞相身在縲絏而未嘗一日忘宋也柰何黄冠故鄉之議方興而賊臣不可之沮遂繼王積翁欲釋之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 遂使忠良之策不行而卒有柴市之慘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元主乃召天祥入詔斬于燕京之柴市 使三百年大宋之命脈僅絕于腥膻之大豕是誠可恨也噫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詩 文丞相之歸故鄉者豈非忠哉豈非忠哉非憂國大臣孰能當此而思歸者乎

此篇文字因承上接下轉折議論文極有力

孫志皐評余讀王弇州文信公論或謂其忠有餘而才不足弇州獨曰天不祚宋非信公之才不足也及讀此文又謂天意在元安得以黄冠歸故鄉諒公之心者亦惜公之才矣

王世貞論文信公

文信公少以爲子死孝爲臣死忠自任及宋爲元所滅信公勤王間關百戰卒困燕坐小樓三歲卒受柴市論者俱謂公有餘于忠而不足于才信然乎否

談者悲文信公之忠文天祥謚文信公 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爲不然夫信公非無才者也當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信公以一遠郡守募萬餘烏合之衆率以勤王而衆不潰此非有駕馭之術不能也丹徒之役能以智寘兇間關萬死而後至閩役能合其衆以扱已失之郡邑而所遣張汴鄒鳳過李恂悉敗既再散

此段言其駕馭有方其諳于將畧者素矣以守臣而勤將畧信公之才足矣

而再合矣而舉軍皆大疫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從過張弘範以敗凡天祥之所用將皆非弘範敵也元起朔漠以力雄海内外滅國四十殲夷女眞以至宋宋自朱僊之役女眞即今之建州夷是也金之役是時金主入寇勤王兵敗二帝北行高宗南渡 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舉太山之勢以壓宋卵而信公欲以區區旅羈身鼓舞其病孱弱息以與賁育申黄之徒抗葢未接刃而魄先奪矣雖有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能數起吾以是知非才之不稱也凡閩僧之訾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

以大軍之役荒年繼之而疫死不暇公猶鞠之雖孫吳復起亦不能爲力也

此段以時難勢難而公猶能支持不傾其才之過人何如若先生之論可謂目覩當時之事乎

此段言閩僧中山狂人等兵皆所以成公而公之死爲無害矣

此結言之爲宋已極盡忠憫而此爲無媿則非才不足可知矣

兵閩僧告中原帝星有變中山狂人自稱爲宋後裔欲徵信公舉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備顧問之言毋亦俟乎朕此非公之志也留夢炎之不請釋公雖以害公其爲知公者矣即不殺公而公竟以黃冠終不可也公被北虜燕京坐一小樓感慨嘆息元主欲降之不屈遂遇害即公不以黃冠終而有所爲必敗敗而死于盜賊之手以殲其宗而夷趙氏之裸將亦未可也然則公之爲宋盡矣其亦可以死矣故曰閩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

丘毛伯評論者謂文信公入可以相出可以將駕馭有方韜畧素閒以累敗之餘猶能合衆從起是誠不愧如此豈才之不足耶奈天不祚宋故以一死之完節成信公其所以程信公者亦信公千載知已矣

方遜志深慮論

自古謀慮深遠者往往謂智巧可以御天下貽後世三代以下莫不皆然意惑甚矣孰謂天心而可以人謀也遜志先生爲之反覆條陳宜哉

首言天下事多出意料之外能慮及人事不能慮及大道一篇大意在此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彊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

此言秦不能慮及于漢高之起于隴畝雖監周而不封建何益

此言兩漢三國六朝敗亡俱出于所備之外

此舉漢唐宋創業諸君慮事深

天子之位可以世守秦始皇焚書以愚天下銷兵器以爲金人築萬里長城以備胡周于萬世也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封庶孼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晁錯議削七國吳淮南王率列國王俱叛武宣以後稍削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武后欲反唐爲

遠卒皆貽禍甚近蓋天意出于人謀之外代代如此

立喻以明人不能謀天意

此來古人不快數作

周狄仁傑張柬之等成取日之功　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亂狄（徽欽受辱于漠北至南渡而帝祚傾）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機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

術而惟修德合天心子孫不替

反結智術求不可以勝天道

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又曰惟天降祥災在德）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亦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孫志皋評此篇全在天道人謀上立論以人謀雖巧而天道之巧反出于人謀所不及歷舉往古爲証明若脊素至末方勉人修德以克享天心乃爲子孫不拔之基此帝王石畫而實古今炯戒也

袁玉蟠士先器識論

昔裴行儉品王楊盧駱四子嘗有言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以器識爲文藝之本也嗣而四子不出其所卜而當時籍甚以裴行儉爲知人之明遂并爲知人之論耳

首言士惟有意耀才故以詞章學問自炫

次言漢唐諸人俱以文藝著稱以其不足於器識而本之不立故也

此言器識宏者其勲業亦彪炳于宇宙不獨一文藝之不朽也

夫士戒乎有意耀其才也有運才之本存焉乃靦近文士末窺厥本吹噓焉自私其土苴而託於人志氣凌厲片言當意輙傲睨千古謂左氏以外別無人品詞章以外別無學問是故長卿（長卿司馬相如字）擒藻於上林（相如作上林賦進于武帝）而聆竊貲之行若汗頰矣子雲苦心於太玄（楊雄字子雲著太玄經客嘲爲玄得無尚白雄作解嘲）而諷美新之辭

者（莽篡漢楊雄作美新以稱頌王莽之德世稱莽大夫）靦顏矣正平夭筆於鸚鵡而痛江夏之厄者捫舌矣楊修鬪捷於色絲（黃絹色絲二語乃妙絕好辭楊修與曹操同解行三十里許修果先喻後修爲操所忌而殺之）而悲孤憤之語者驚魄矣康樂吐奇於春草而懲逆叛之誅者械譯矣下逮盧駱王楊（盧照鄰駱賓王王勃楊炯唐稱爲四傑）亦皆以負俗而買禍此豈其才之不贍哉本不立也本不立者何也其器誠狹其識誠卑也故君子者廿不言文藝而先植其本方其韜光養晦退然不勝一不得已而鳴則矢口皆經濟吐咳成謨謀振琳瑯之音炳龍虎

之文星日比光天壤不朽豈比夫操觚篇靡辭矜駢麗而誇月露擬之塗稱士羨無裨緩急之用者哉蓋昔者皋禹尹仲虺召畢之徒（皋陶大禹虞相伊尹仲虺商相召公畢公周相）皆脩明聖顯懿之德其龐識深沉渾厚莫可涯涘而乃今讀訓誥謨詞抑何爾雅閎偉哉千載而下端拜頌哦不敢以人文目之而亦爭推萬世文章之祖則吾所謂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秘者也譬之麟之仁鳳之德（麟仁不履生草不食生蟲鳳德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據爲陸離炳煥之文欲則無技而長鳴以下有意耀于才者何異山雞而鳳毛犬爭而麟趾人反異而逐之而或以買㹤鳥覩其文乎信乎龐識文藝表裏相須而龐識猥薄者則文藝併失之矣雖然龐識先矣而識尤要蓋識不宏遠者其氣必且浮淺而包羅一世之襟度固賴昭晰六合之識見也大識者宜何如曰辭之以致知養之以無欲其庶乎此又足以補行儉未發之意（此裴行儉有知人之論其後王勃墮水盧照鄰惡疾駱賓王及誅唯楊炯稍沉靜僅以令終）

張侗初評通篇述古賢聖皆以龐識者又述漢唐以文藝敗者多孰先孰後可以修己可以治人

此舉古帝臣王佐不龐之龐無識之識不必以文章名世但以文章宗之

此喻以行意耀才反以才買累則才與德合一可知矣

結言龐尤以識爲要而致知無欲又所以爲龐識之要

沈確論淡泊明志

諸葛先生嘗有言曰非淡泊無以明志志貴高尚嘗亭亭于物表而欲明之以淡泊者何詎非以紛華美麗乃表志之厲階惟淡泊方明心見性而志之所樹立不淺矣

世儒不察猥以世之徇役役吾七尺之身口極芻豢耳窮鄭衛目悅膚澤而心矜勢能之榮彼其膺膺間致而求之匪而藏之非不自謂至貴厚生也而不知返于太始果且有不足乎哉果待是而後足自存則所與立於天地者不亦末哉則吾亦未知其志之所存也故曰莫益之而日增者皆欲也莫損而日減者樸茂也有益之而質以損者外養也有損之而質以益者內化也故君子於紛華靡麗非惡而逃之也惧主者之受其損也非謂澹泊之足以立名也而慮不澹泊竟足以虧性也是故聲色不足愛此明夫志出於聲色外也爵祿不足貴此明夫志出于爵祿外也權勢之場不足造進此明夫志出權勢外也功名之會不足奔走此明夫志出功名外也其所挾者大則其所動心者小其所期者遠則其所安身者簡即事而能止時至而能起閱世而能靜用世而能動無

先言世儒以七尺軀窮奢極欲未知其志之在天地間者果何爲邪

此文意極振而句多獨創點綴吟咏尤有天巧

此段言君道貴日損君子非好名而淡泊乃欲以淡泊而養性耳

此段言志既淡泊則出于聲色爵祿權勢功名之外可削入于聲色爵祿權勢功名之內亦可

二四

此言吾志以定，䟽死生利害不足以易吾王，是以君子貴先叢志也

聲色無爵祿無功名無權勢固無所不澹泊亦聲色亦爵祿亦功名亦權勢亦未嘗不澹泊何也彼其視遂于甕牖桑戶之窮與夫五莛之堂九尺之室皆吾身應歷之所死生利害無繫乎其前而吾有王者存又寧以區區外物自得喪乎哉嗚呼孰知夫澹泊以明志也卽此志之所豎而不能澹泊者卒不可爲志

此正言孔明之淡泊以明志而卧龍未出之先已定三分之勢

君子是以貴志於三軍也隆中之耕（孔明臥隆中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不聞求達躊躇於三顧決而後出志可知矣（自中正勝之徐庶服行薦孔明於玄德玄德三顧後始出）終光輔三分之業

此又引嚴子陵以不仕爲志亦士人之有所不爲也

業矣（孔明始見先主曰益州人民殷富之國又兼劉璋暗弱取之以成三分鼎足）其立言不虛耳桐江之釣亦曰士固有志（嚴子陵與光武同學及帝卽位物色訪之于桐江洗咄咄子陵獨不可相助爲理邪陵曰士固有志何相迫也）乃所謂懷仁輔義之節不閒焉何哉能之而能不爲乃所以明志也若不能不爲猶能忍志內人終難軒輊耳要之有一念澹泊必有一念承藉全身反撲則王佐之才

結言声色乃溺志之媒不可以謝安爲藉口而自入其中耳

有志者其無以東山之聲妓藉口哉（謝安無志功名携妓遊東山人曰安石不出奈天下蒼生何惟是以絲竹自娛遂爲晉風流所尚）

焦漪園評士君子學術事功多從志立而志又從淡泊中養成此卧龍家法可爲立志不奪者法

陶石簣寧靜致遠論

諸葛武侯曰非淡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然則欲致遠者當養其寧靜之心體寧靜者非離動而無所事之爲也乃動中練靜一行無事之謂智也

先言制事有三惟以事而無事者爲寧靜之最上耳

天下固有事乎哉曰無生之足矣事難成乎哉曰無敗之足矣凡事生於動而敗於動（以生事之心成事則成之而適以敗之立論最高）故天下之制事者有三材上材事而無事中材事而有事最下生之敗之故寧靜爲上也愼動次也下乃喜動夫以喜動爲動者則必滯於動者也未

此設兩喻以欲速者

人有適燕者其一人欲至之速徒走蹶蹶絕筋而走

反不至惟心與車馬調雖千里可以坐致

百里而罷其一人乘車服悅懼其不疾也叱咤不休鞭策屢用數舍而敗（以一人欲速而敗喻行事喜動而敗同）子期造父則不然其說曰馬体調於車人心調於馬安坐執組而致千里矣（此又以馭馬喻馭心見當静調其心以爲致遠之本）

此言喜動生事者在情中情在事中欲省事而反役于事皆在不寧靜故也

天下之公患者勢本約而意太繁境本常而情好變機本休而慮橫起我之成心爲事主是謂事在情中故以繁馭約約化而繁因變案常常遂爲變心以生事事益生心及其潰然旁出偵然卒起盜神怖魄左枝右梧口禁不給言目眩不給視反以我之耗氣爲事僕役是

此言天下事當以無我處其間不可以情制事

此言君子不狃動以求靜即動即靜說動靜無兩境亦無兩心也

又喻以水之靜中生動鳥之好動難靜而致遠之義隱隱可玩

謂情在事中此非好動之過邪夫天下之事處其外則泰據其上則尊無我以遊其間則逆辯曲直者其無曲直者也審是非者其無是非者也（無曲直是非數言俱宗淤）（函受文法變幻不可方物）令吾之情與事相和相敵皆出皆入遁勝遁負其不足以制事也亦明矣君子之所爲學靜者非好靜也誠處於事外而據於物上也上視下者明大治小者順爲往而不暇奚爲而不得哉且世之言靜者曰無動故能靜耳此不然之論也君子之心常靜常動常動常靜不可兩分之說也（性理中語名公後言靜亦）

（是動動亦是靜分而合者動而靜也）水終日流而不常靜不感而聲風感而波山湧而立其靜未改斷溝漪漾風之亦波導之遂注其動未改將奚以分動靜哉吾所病於好動者非謂其不能靜而哀其終不可動也如禽鳥狂走（以水喻動靜既明且切復以鳥引喻正不喻不足見意高）中於機穽蹄足械掉其尾而已故知動靜一者足以發明致遠之義

方孟旋評遁篇只發心體所以寧靜之原便是無事之大智殆不在厭動求靜而致遠更不必替辭意義自了了心目之表

尊古卑今四字乃通篇大骨子敘其登門分坐今人如見

爲言難辯以古人爲正見其尊古卑今

廢復勉之以信言見功

此段述叔子尊聞教而於縉紳著作以爲非古而心竊非之

汪南明新都講業論

此言陳叔子講業有二客曰子高黃山甫相爲辯難旣述叔子自爲裁答復錯以甫明代爲闡揚大意以譏古者多不諧于今議論錯綜變化無方其體製又出自心裁矣

余師事舊史氏嚶然尊古而卑今陳叔子講業新都褒蒲戶外余因江民瑩紹介交叔子歡會二客稅駕叔子之門（李斯曰吾未知所稅駕史舍車曰稅）分席而據上坐則所謂白子高黃山甫也子高目攝叔子徙緩而語曰吾聞雲門之奏（雲門黃帝樂）（孔子惡鄭聲之亂雅樂也）不從鄭聲孤父之戈不鐵牛矢先生屬書雖辭必以古人爲罵遂爲藝士嚆矢（黃山谷詩云安能作方爲嚆矢莊子註嚆矢之先者）斐然鄉風世儒說說或不見是豈不以所負者大所用者小邪漫衍無家孰若功見言信先生勉矣叔子避席曰曲士溺於所聞幸得奉教于君子雖日吃願術其平生之言守生三年先文學裁守入括比還縣輒指所過城邑中之先文學謂少子才使守受春秋仲兄所雅不喜剿說（不喜抄習舊說也）郎縉紳先生有所論著猶或竊竊然心非之修古之謂何胡爲乎蹇淺而溺於法庚年十二省先文學沁水徧讀舍中藏書呫呫喜曰嗟乎昭日月

此段述諸生以叔子好古難諧于時以空谷之足音驗其投交之末由

而知衆星之茂(句出荀子)文在茲乎出閔而南籍名縣懊士不諧於俗言必稱先生諸生群肰相詬曰子爲文必庖犧氏南面而立以科斗敘天下(科斗虫名通作科)任蒼頡諸君典文章是子登庸遇合時也而海内二三君子方素守嵌穴之下趵肰若聞足音(莊子曰逃空虛者入於空谷聞人足音跫然而喜况有昆戚謦欬其側者乎)且彼皆有名公卿莫爲先談而得一將恨無錄死知巳耳及仲兄旅仕覲有常珍且家世受經有兄在不失故業守可洸洋自恣矣有頃上書明天子士籍知交大以爲望擁關自端退而

此段言其有見時局

世業而已得以自恣于世因而厲行于日暮之餘杜門謝客

品騭英雄千古春秋有閔于名敎非獨其文之工也

此段以立言與立功

淡念曰學者論法古昔去之千歲其人若存世儒適垣冥行而不軌於正遂使卑議蹇路謂後死者何守知所以卒業矣日莫塗遠而持論益堅行年六十終不能化丈人不知其駑下將使之駕說以千世守則安能謹謝客山甫曰昔之論不朽者左言而右功子徒以堅白鳴(莊子人間世篇云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非上務也鄭侯而下豈必辯有口哉叔子問曰鄭侯與漢視房杜(房玄齡杜如晦)孰賢曰鄭侯似賢彼且厲行而兄事之矣肰則後之作者視賈誼相如孰賢曰賈誼相如升堂入

相較衆著何賈誼相如以見言爲左而功爲右也

此段以千金駿骨驗人有虛名而無實用亦千古至理亦千古格論

室其後皆不及門也叔子曰客言是也由漢以來立功立言者宜莫如鄴侯賈誼相如其世方之功則兄弟也言則父子也此左右之驗與言之不立則守之恥也豈必尚功子高曰以猗葦氏之流視今之其就能不波誠有味乎莊生之言矣仲尼繫易豈不能爲羑里之辭哉篤於時也子爲高論謂賈誼相如口慕遇之入鄧而見冥山不近人情矣涓人而千里馬而買其骨千金(古有使涓人求千里馬者至買其骨五百金而還見國策)骨雖奇終不可以服駕吾子俯首挾筴偎云復古人之心是

此段述道見引古語如邯鄲學步莊嶽學語以驗人惟爲習所移而已

此段叹抑李獻吉早視乾近世其自處地位亦高堪

馭駿骨而日行千里也叔子不應負墻而立道見進曰若客所云必倍邯鄲而守故步(余子學行邯鄲未得國能先失故步)乃爲得已不聞楚人之處莊嶽者乎(楚大夫欲使其子齊語必置之莊嶽之間)語曰在則人亡則書書者古人之成跡也踐跡而行不失跬步化邯鄲之屬矣古今猶齊楚也其相去遠甚語楚則楚語齊則齊繁所習何如耳李獻吉雄時北郡襲漢舊而潤色之即不能與漢士並驅其視乾近世所爲直土梗耳是語固可使爲齊步固可使爲邯鄲也故曰騄驥之馬亦驥之乘陳叔子是巳

與叔子並擬

此段借樂爲喻言其太音不入于世耳其所以擬叔子者可謂切當真切矣

柰何以栒論少之山甫曰丈夫謂多識前言往行之載猶可陶鑄古人敬聞命矣且叔子何不爲典墳丘索安事漢邪道昆曰不然余小以禮樂發家請借樂爲喻夫質桴土鼓音之起也三墳是已大章咸池俱黃帝樂大章言其德之無不彰也咸池言其澤之無不有也德之成也六籍是已流商刻羽音之疏也賈誼相如是已徒其剏則文未若象其成則德不讐無學道古以比音不求合于世耳莊子天地篇大聲不入於里耳此叔子之所服也子高曰賈生謫不得長相如病廢顧二子爲文其成後世論之不喪叔

此段以子高設難叔子所就業以道昆表揚叔子如鮑謝文如常山蛇勢不可方物

結言二客退然避席狀有百川廻海之波瀾

子結髮屬辭訖于白首所就業豈不多邪何華華也道昆曰揚雄文似相如至其晚節法言始顯故涉世不久則其積靡也不深昔人有言不斑白語道失非虛語矣叔子始爲鮑謝杜詩云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既而爲建安季年乃去之漢然猶強學不倦絕口不稱能退然不居將必止乎其域彼其爲咫尺之末伎若揭日月而行是將未睹大方耳二客瞿然起曰居邑中不能就有道非大夫安得聞繩墨之言遂郤席坐隅願卒爲叔子役

汪道昆善仕論

世之人非不欲仕也然而善仕者少則以五者之未攻也舍人乃假設之詞謂伯子臨於遊短於口不傴僂俯世不喜怒隨人不乘時張弛以射利雖曰抑之實以揚之其表蓋矣

先述舍人以不諧世諸伯子伯子亦欵閭其所以不諧世之故耳

此段舍人以五不善仕告伯子

舍人命郡中無善士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方枘而投當世不入明矣語曰員鑿方枘必不相入豈習俗然哉何纍纍也纍纍重積也伯子曰然敢問其不入者何也舍人遽數曰公等倍當世者五今之游道廣矣公不能游一也彼有大喙喙鳴也莊子云三尺喙務中用事者之嚮而公短於口二也彼不恭不謗且傴僂若不勝衣曲身

以廣遊道長口喙傴僂取世資迎人喜怒以結其驩心張弛得宜以乘射利爲巧宦情態委曲詳盡

此段伯子自喻其不毀性以狗人不毀道以求合可謂耿介不移矣

而公木彊三也史云周勃木彊少文彼不倡而和乘人而結其心所憎則詆可非也所喜則譽可譽也公務察察而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利如射雉負弩而居省括而釋亡能出其彀中公弛而不張張則失前禽矣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五也有一於此則仕者之贅疣也莊子云附贅懸疣贅餘肉也橫生一肉屬者體也疣瘦瘤結皆形之多而無用者也況五者哉伯子曰固然則將割贅疣而修我疾贅疣則生割則死贅疣不猶愈於死乎彼姣者天性也里婦慕西子之姣姣好也西子有疾而顰其眉其姣爲甚里婦效之而不知其爲尤醜也卒以惡駭國中吾不

結收入舍人嗟嘆國色之罕語有盡而意無窮矣

幸而瘵究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披袵償節毋得罪田舍翁無寧向市門而張惡聲也舍人笑曰嗟乎唯此故多惡人國色罕矣

薛觀嘉評汪先生文多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之勢獨此篇用五善仕者以爲剖悉詞簡而意苑文畧而味長卽拼與子雲解嘲並垂今古亦難較爲雌雄

袁了凡論不應舉

先生少孤貧承母命輟業學醫後爲雲谷道人指點以立命造福之途遂博科第如持左券此答丁氏伯仲不應舉之書超然功名爵祿之外其亦仙風道骨之格言乎

先言其生平惟欲行其志故汲汲爲應舉之計耳

僕獲交於君兄弟舊矣曩謂志可必行業可立就人心可挽回頹風可整頓故恐恥學藝以所展其生平日與君兄弟修雉羔之具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皆士者出疆載質之具言修此者乃所以爲應舉計也而不敢厭且不敢褻乃今觀之事有大謬不然者僕不復應進士舉矣且僕之見黜於春官者非以其蕙邪丁丑馮具區給諫已擬會場第一人以五策抗論時事有忤當路

此言以其總宜而見黜事過與志違

此段言其直道難容見黜

遂以見黜夫欲言之事與欲行之志百未露其一也凡若已不能堪使盡露其愚人誰恐邪顧表一身不足以當百斧鑕耳擇禍莫若輕弟之不當出者一也

此段言其空言賈禍爲一不當出

性素澹泊自老母亡卽不食肉循習久遇羣腥輒穢而欲嘔列儒之士不諒素懷謂表好高信佛嫉之如仇縉紳燕會尤不合轍其不當出二也

此段言其素懷淡泊不合轍于縉紳爲二不當出

易曰括囊無咎無譽士君子處世匪獨無咎難無譽實難僕行不加修而虛名日益盛此禍媒也屈原沉魄於汨羅屈原楚懷王同姓之卿爲上官所讒楚懷王廢之自沉汨江而死蘇軾驚魂于詔獄蘇軾號東坡官

此段言虛名之階乃賈禍之府引屈原蘇軾見爲三

不當出

此言交游少有知心往來不能盡酬必不相容爲四不當出

此言不能[illegible]

翰林學士爲商英疑讒當州令民間舍不與居任詔下入獄 自古未有名滿天下而不遭玷缺者僕無古人之材而實抱不測之懼其不當出三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李陵荅蘇武書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京師交游以多設一席多殺一刺即爲恭敬恭敬豈在是哉眞兒戲耳性疎直懶交游往來多不能記憶亦不能盡酬知己相諒養成其癖貴游中孰能容我乎其不當出四也使僕任眞率性焉往不黜眞道而事人[illegible]嘉綠其平生而唯之語之作類人能則所得本宅本所吳乃在出矣其不當出五也且我草塌

此言其志不在安飽若主不行志不得泄罷之自適其爲六不當出

此言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出林志規郎爲廊廟事功此所以決意長往而不仕也

力修舉子業者爲行吾志也今日君欲行志志必不可行如富而已矣則僕素無安飽之慕一瓢一笠自謂不減二子何表伊尹卿下益孟子曰二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仁也其不當出六也立德立言不論窮達皆可自盡君兄弟千里諄諄誨勸者爲立功耳唐堯放勳宣尼羈旅論事功說者謂夫子賢於堯舜子貢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足下知其解乎入而簞瓢陋巷孔子對哀公曰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與出而再造乾坤彼此原無加損俗眼偶有異同耳此僕所以反覆熟籌而決意長往也足下休矣

結言已隱逸爲上乘無復望之以應舉

勿復道矣數月後當尋我於深林豐草間相與究竟最上乘之事也

在毛伯評了袁先生曾以會試讓天下第一人遂以五策條陳時政見忤當道遂黜于春官此書論不應舉歷敘其不當者六事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之雅後之士君子有未親炙先生者讀其書亦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姜逢元論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小人之心陰險易傾而小人之口變幻無端以為亦有公論與君子同信乎哉

首言君子小人以公論兩相衡惟在人君不弛其權則幾矣

公論惑則私怨修則

公論之在天下君子小人共者也為國之君子能公論為名之小人亦能公論君子能以公論決千古之疑小人亦能以公論濟一時之變君子時以公論衡小人小人亦時以公論繩君子小人為君子所持而小人之公論窮君子為小人所持而君子之公論亦窮然則公論也者固無一日在天下亦無一日不在

在国家不少矣

不可兩持于下可兩持之于上乎

專貴人君得端本操源之論

君子小人兩相用不兩相妨在

天下惟貴人主察其公論之所出而收其權則天下可幾而治矣故夫公論之在天下不患其不定也而患其不明也不患君子小人兩持之爭其勝而患人主兩置之以委其權何也偽公論日紛真公論無色此自斲其元氣而國幾頓也思元氣培養難耗消易公論剖析難涸殺易故善治身者有調元氣之法有復元氣之法有消元氣之法有固元氣之法吾又以為邪氣不除安護元氣則猜疑之心宜釋戾氣不消安扶元氣則紛嚚之禁宜嚴夜氣不清安養元氣則

人主燮空衡乎斯造福于国家不少矣

此言君子小人並用以和平元氣庶幾三代以上矣

是非之鑑宜明但令公論常伸于世而不至爭勝于朝其出于君子者得效其昌陽針石之效而無所標其為國之迹其出於小人者亦得佐以胡梗溲浡之用而無可而其為名之心倘公論之權不操之自上其且厭浮論并公論而棄之將惑於世之偽公論其不亦入於理盡斲其元氣者否

李九我評君子小人何代無之然不能不同朝共事始也君子以公論衡小人卒而小人亦僞然篤公論以繩君子遂使國家元氣耗削無餘所貴人君兩持以定其衡不可兩置以滋其爭則公論之權操於上而公論之禍自息于下矣君子小人烏容其不辨之耳

先言未戰而難制其勝以握本于朝廷而非可以不德閫政期也

此段言求勝於兵所自出則在朝廷之先而尉繚氏誠可謂千古知本之名言

王道行論兵勝於朝廷

尉繚氏言兵勝於朝廷意以謂勝於疆埸之外者士勝也運籌於幃幄之中者將勝也而取勝於朝廷之上者殊在生財足民而折衝樽俎者也此得人和之道得也

夫兵非既戰決勝之難而未戰制勝之難未戰而先制其勝勝於其所勝者也勝之本也何者兵在天下機不測狀靡恒所恃以適節應劇措變當權操勝柄而獨運者有本在焉而不本則握之朝廷矣朝廷王兵機脫不悳而有閫政夫先自敗也已制勝之謂何故善兵者不務以兵勝人而務以道自勝不求勝於兵而求勝於兵之所自出不搏捷於決勝之時而延威於王勝之地不待張軍對壘而敵人悁倰沮膽其處則朝廷之先勝有以樹威聲而奪之氣也在勝於朝廷尉繚氏其知務本哉夫兵家有三勝揚矛疾鬪冒刃先登搴勝於疆埸外者此兵勝也樽俎推堅談笑解結決勝于帷幄中者此將勝也兵未發甲士不坐甲制勝於朝廷上者此王勝也顧疆之勝在兵而兵於朝廷藉威焉帷幄之勝在將而將於朝廷藉權焉朝廷不勝則威隨於外權制於中是買敗也烏乎勝

此段言兵勝于疆埸將勝于幃幄主勝于朝廷而貫則疆埸帷幄總于朝廷乎藉威辨權以立勝耳

此段言制勝于朝廷之上者在廣土以富國眾民以強國所謂不勝人而自勝之道也

用兵者柰何不求勝於朝廷也朝廷制勝豈區區智能術使詐馭力驅爲足以操勝柄而運之淵奧中哉其大政有二在土廣而任民眾而制是已土廣而不任則國不富而朝廷有虛之形不勝也民眾而不制則國不強而朝廷有弱之形不勝也故制勝之本不在勝人而在自勝惧土廣而莫之任也朝廷於是有三農之職（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有土宜之辨（辨以土宜辨十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有稼穡樹藝之教（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有興鋤時器疆予之令（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埜教以興鋤利甿以時器勸甿以疆予任甿）使民力耕而廣畜以坐享夫殷富之休惧民眾而莫之制也朝廷於是有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小司寇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有蒐苗獮狩之政有鼓鐸鐲鐃兵甲之用有坐作進退疏數之節使民得衝折敵愾（言有折衝爲害者則能折挫之敵愾請敵王所愾懥怒也）以無搖其封疆而各有寧宇夫土任則富民制則強朝廷既富且強而先勝之本立矣由是戈不狼瞫（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矢不呂錡（鄢陵之役王召養由基與之兩

此言朝廷之所以廣土者生殖之有法所以眾民者簡練之有方是謂未戰而勢勝已在我矣

此段承上言既廣土衆民自有無形之甲兵不殺之神武不甲陣而自勝敵者以朝廷之上先有取勝之道也

矢使射呂錡中項伏發以一矢復命而朝廷自有無形之甲兵由是以不歐冶歐冶子乃越王所使造二劍者一曰干將一曰鏌鎁皐比不胥臣城濮之戰胥臣蒙馬以虎皮使楚馬見之而懼也馬見虎則伏皐比即虎皮而朝廷自有不殺之神武不受矢不引兵縱有淮南王安之奸謀而朝廷清肅且卧而寢之耳漢武帝時淮南王謀反畏汲黯之直遂寢所謂不暴甲而勝者非乎不執俘不折馘音號額斬之也縱有潢池之役兵渤海盜起龔遂曰此陛下赤子弄兵於潢池耳而朝廷直勝且坐而銷之耳所謂不戰而勝者非乎不推清壁不隳名城縱有吳越之强敵而朝廷當治直談笑而却之耳所謂

此段言無事可以坐制天下有事可以收功閫外此之謂收勝於朝廷也

勝敵於無形者非乎幸而無事朝廷優游垂拱與其民務耕教戰而吾之威可以坐制天下而有餘不幸而敵人負固內侵朝廷命將出師自有以收功於閫外叄將藉其權以效謀而運機決策叄不勝矣何者有有道之主則有有制之兵疆埸之勝亦朝廷之勝成之也夫朝廷勝而惟幄疆埸之勝隨之故曰朝廷者制勝之本也在昔周成王時教稼穡詰戎兵務以道自勝而不務勝人維時執玉帛來朝之諸侯八百焉獻琛貢矢威行海外如重譯獻琛肅愼氏貢楛矢是也竟以戢于

此段言朝廷勝則爲周成王櫜弓輯矢而天下治而朝廷不勝則勇如吳力如秦惶如漢武總不免於敗亡虛耗朕制勝之本不可不自朝廷探也

戈而櫜弓矢得之則朝廷勝也吳夫差乘戰勝之威棲越於會稽破齊於艾陵長晉於潢池勇非微也竟狼狽而沼其國吳王夫差敗越于會稽范蠡說越王卑辭厚幣以事夫差子胥諫吳王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吳王不聽勾踐卒滅吳秦皇帝禽獮六王蠶食列國快心匈奴力非弱也卒不勝於揭竿斬木之夫漢武席四世之富發王恢之卒南誅勁越北走强胡權非輕也而海內之虛耗者數十年則朝廷不勝也夫朝廷勝則爲周成王而治安之若此朝廷不勝則爲秦皇爲漢武爲吳夫差而敗亡虛耗之若

結文歸重在賢哲輔佐而以漢宋諸臣爲能成朝廷之勝意最完密

彼尊居朝廷而主持兵權者柰何不先自治而立制勝之本哉雖然主勝者在朝廷而輔勝者在賢哲元祐時范韓富歐誠執國柄雖以遼酋之驁亦畏朝廷之有人而相戒以勿生邊事蕭張協力漢高資之以成帝業蕭何轉運糧草張良運籌帷幄二人佐漢高滅秦遂成帝業而孝宣中興亦自丙魏同心致之哉丙吉魏相故曰賢才者又成朝廷之勝者也范仲淹韓琦共鎮西夏邊上謠曰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胆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胆寒富鄭公善北使之戢卻獻納二字以尊南宋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于是

孫虞佐評論朝廷之勝恃在廣土衆民中叚周吳秦漢昭然炯監末重賢才輔勝語尤雋永

先言其居不蔽風雨磬所貲不足以卜築居無求安手室自適而已

張侗初與友人論文

文章之變至今日爲甚高者兎角龜毛多入於野狐禪而卑者又拾人殘唾餔張於耳食目論之間是皆作文之不程起於論文之不精也試以之爲友朋請解可也

雞白積雨浹旬門庭爲鑿竇至躡屐而泝巢棲而語是以不能接諸君子也㳂歸已擬儗一第而直近數百緡稟俸所餘纔輸其半業已衣帶盡質而計無從度人生不容有負進之累遂吾復愛吾廬矣山谷有言家本田舍五代劉裕子孫言田舍翁得此亦過矣今不登進士則茅屋遂窓淒涼萬狀其又可不堪其憂耶此味可爲諸

此言都人士問公車業者踵至既覆擧業原本不得不以一得相質也

君子告也所居丰室簡牘亂歸㕑所錯載書無盈尺地可設籤架李鄴侯家藏萬卷書而玉軸牙籤不勝汗牛充棟多束之他舍几上惟有楞嚴南華阜吾老子蔵書數卷而已以故筆墨散失而諸君子執擧業問我者踵至且不惜行泥中則諸君子將何取於僕僕居陋室中想見擧業原本似有一得則敢以相質也大抵制擧業若初憚一第則令人柔皮厚肉以相逢迎刺繡紋不如倚市門政恐他季老大不免嫁作商人婦耳蘇東坡納妓者琴操東坡以老大嫁作商人婦詩語中點化之琴操悟而叅禪若豪傑之士滌除胸次高

此言精于擧業者當求自心之聖賢非典化工造物相通于一未可以簡牘口耳勝也如千江月水銀珠亦喻得了

自期待且須自我作聖賢不向聖賢討口頭慧謝惠連雪賦云子輿子言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言人人心上有聖賢若從口頭覓聖賢惠連晉隱士名以柳下惠少連合爲一人其所賦與謝靈運池塘生春草句也因方爲規遇圓成璧此際自有化工在昔所云縱心皓然何慮何營則又人心化工與造物相通處也文之規璧題無常形而我有成象如千江月總一光明如水銀珠只一圓體應題而出肖題而止當有一絲不挂處豈擾擾營慮者能竟此事耶吾見文章家營慮者皇皇矣當兒童時諷誦鄙俚語如千鍾粟高堂屋借此潤悅

此言今文入幼而志在溫飽無復向上一路長惟爲黃金遇主故兀兀白首只揣摩迎合以語心得百未一也

鼓舞遂沁入骨髓但解溫飽願足王曾言不在溫飽後及第人謂之頌行名後人贊云居使蔽風雨志不在溫飽不復知有向上一路長而揣䐊遂以我七尺之身逐逐於邯鄲之步優孟之扱放昔嘗笑蘇秦一生懸梁刺股語云學步邯鄲失其故步孫叔敖相楚沒後其子不見録後優孟令侏儒作叔敖楚王悞以爲真蘇秦說不遇於秦歸而勵志後說行于六國合從以稹紙桒非不專愚柰其志在說人主多黃金遂敝敝於卉李之揣摩而已叔孫通綿蕞究竟逢馬上公之悅而後世遂鄙爲齷齪漢高祖既定天下使叔孫通定禮儀高祖太子諫以爲宜先書詩高祖曰乃翁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莊子論齷齪以喻見道大丈夫不絕營慮高自

此言功利之徒托呻吟為捷徑又有不識渟泊性命惟徵逐招搖令人效慕風最下矣

期待亦安能論文字哉又今士子徃徃急於功利而工於借途假如呻吟撥拾尚屬同流亦有微名稱結聲援批根引繩借顧盼齒頰爲毛羽忌妻從它（漢武 武帝馬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也 孔子言人有徙宅而忘其妻未也桀紂乃忘其身）殊可深痛又其下則飲食徵逐游譚無根美僕鮮衣招搖自放後生轉相効慕不復見性命上一點渟泊影樣

此言舉業最上公案真無營無慮流出一片大光明足以遇題關竅破下筆机轉

文章一路敝壞至此吾願作文者守此何慮何營四字本自無慮本自無營營慮何從而來多是文心做出直須掃得淨盡便是一片大光明照無不破說無不通我心既通人心必徹此是舉業最上公案向來諸老宿未曾點破故不佞一拈出之亦向文字中說妙莊嚴法也（莊嚴佛經也皆點破世迷）至於無營慮則心清心清則能死亦能活能死故遇題無不破之關能活故下筆無不靈之局即咏歌笑傲登山眺水盡是箇中生意寧必守尺寸之韋編（孔夫子勤學嘗讀易而韋編至于三絕）閉戶一室之內遂目爲精進哉諸君子過我論文而宗我法僕無法也願諸君子高自期待而已雖然我則不能而告之人人將謂我何願諸君子之相勗也甲寅端

此應首段諸君子相過問業惟願以聖賢自期待而已

陽後一日鼐謹白

孫覿揚評張倜初讀書山中每有心得視其所著讀書航真能以寶筏渡迷川又觀其讀書印等又其自証以心上之孔孟此篇論文數千言非從面壁十年後安得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讀此文者即謂倜初口授可也即謂倜初心傳可也

袁中郎與仙人論性

如日無仙乎仙不外心也如日有仙乎仙又不在身也世之溺於求仙者起乎論性之不眞也黙破妄言指示神識則眞性卽爲眞仙更何必覓之海島蓬萊之上邪

讀吳觀我問答文字知師卓識玄旨斷斷乎以形神俱妙爲期下士賤士踴躍慶幸之不暇何敢妄置一辭雖然洪鐘法鼓不叩不鳴浮漚細沫巨海不擇試竭蛙腸敢陳膚論夫心者萬物之影也形者幻心之托也神者諸想之元也生死屬形去來屬心細微流注屬神形有生死心無生死心有去來神無去來形

先說形神俱妙之處不可名言而又不容不陳膚論乃文之起法處

此段以心形神論到不生不死

如其然諸仙赴箕箕所向陽揚校鬬爭若與星不形滿仙者用符咒求降香叩請其隨手動詩聯賦詞無所不作士人多有爲之偶爾一至箕之成壞無與於仙若使爲仙者認箕爲我必欲使之堅固不壞則亦愚惑甚矣心雖不以無物無然必以有物有辟之神若無箕則無所托因問有對因塵有想因異同有分別此心無前塵與尾石無異故曰妄言妄者言其謬妄不實如俗言說謊扯談是也神者變化莫測寂然自由之謂然莫測卽測自由亦自自卽有所由是何物極而言之亦是心形鍊極所現之象雖脫根塵質不

無去無來方爲眞仙若認我以求仙則大愚而不悟矣

此言心超於無物有物之界神妙於莫測自由之間善明心見神者不在脫根離塵以爲極也

離根塵經曰湛入合湛歸識邊際是也識卽神也玄沙云縱汝到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逐波濤而不散由是生死岸頭事正是止此神識此識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不識不知自然而然從上大仙皆是認此識爲本命元辰所以箇箇墮落有爲趣中多少豪傑被其沒溺可不懼哉然除却箕除却形除却心除却神畢竟何物爲本命元辰弟子至此亦眼橫鼻豎未免借註脚于燈架筆架去也笑笑夫師現今有知所不足者非身也一靈眞性亘古亘今所不

何語動人耳目

此引經與玄沙論神識之生生自然處卽爲仙而豪傑認不眞便爲沉溺

所以箇箇墮落句文甚奇惱令人讀之不覺風生兩腋

此言靈性生生不窮

足者非生也毛孔骨節無處非佛是謂形妙貪嗔慈恐無念非佛佛者弗人也世多求佛于佛而不知求佛于心求佛于心則心卽佛而佛卽心殊不在形骸長生之謂佛也是謂神妙天堂地獄無情有情無佛非佛是謂拔宅飛身但恐師未到此境界耳若透此關我身我心我神皆如鏡中之影水上之沫有何閒圖度爲他計美長久哉一切計較皆緣見性未眞誤以神識爲性旣誤認神便未免認神之軀殼旣誤認軀殼便將形與神對性與命對故曰性命雙修形與神對故曰形神俱妙種種過計皆始于此若夫眞神

亘古今來卽心卽佛悟到此中境界方且鏡影水沫不容卽着矣

凡文以玲瓏爲美中郎此論如絲竹繁奏中有希声妙妙

此言見性未眞者皆誤認形神性命對待之過也若

悟到眞神眞性而形骸不必種種生心矣

結處生花

眞性天地之所不能載也淨穢之所不能遺也萬念之所不能緣也智識之所不能入也豈區區形骸所能對待者哉

云

湯睡菴評世之求仙者多矣着形骸者既失之形骸之中離形骸者難脫於形骸之外此論即心即神即性即仙皆中郎見性名言登仙妙悟可立萬世論性之宗可破萬古求仙之惑寧直文字之工耳

屠緯眞論文體交情

緯眞者諱隆號赤水其文章有仙風道骨海內宗之與人交每有千金意氣即遺諭構讒亦自引咎此書不獨文彩可嘉凡立心行已涉世處友之道庶幾盡見于此矣

此言文章之爲理甚微妙不可以粗心浮氣而易涉獨爲論之體發端也

文章之道謂物鉅而厥理細得之有分合之有神蘊之欲博裁之欲精模古欲法自鑄欲心程體欲整盡變欲化金石宮羽不必合而期於諧櫨梨橘柚不必同而期於美神凝精注久而混冥歲煉月磨忽而瑩徹其難若此非猥取可爲不肖得此道甚易涉此道甚淺陂塘之潦衛足下其濆滲乎陂塘之潦喻一斗易涸也濆滲乃淵深不可測當其磔裂而播之其氣飈出坱圠當其潛精而研之其神透人霧音縠貫虱承蜩貫虱射者心志專注百發百中巧若穿楊精若貫虱承蜩莊子言丈人承蜩若掇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之說亡不超矣牛豹全牛以管窺豹未及一斑庖丁解牛迎刃而解目無全牛亡不詣矣梁蕭統上下千餘年間采擷英爽悉呈音冐音其腑臆弁走其筆端傾洞高深哉而足下亦自以爲空天絕地隻古單今求之當世實有如足下者幾人僕則願足下之益自冲挹也足下方以盛名處都會獵纓彯組揮麈抽毫人望光塵家傳欬唾登高而呼順風南國之彥

此言學極其博自文極其精以此而求之當世實有不可以多得者

此言交人有文彩可

且擧筌服衆而謙言已之末路多窘語語出人意表
言氣勃勃隱然自寫之意
此言文有遇有不遇而以其遇其不遇

如雲咸來登龍門盟牛耳文人得時而驚茂以加茲僕自中舍涉以來性靄無恙皮毛損傷雖復雞肋此秋（曹操伐張魯屯軍中以雞肋示衆楊修知其意遂令班師操驚召問之修曰雞肋之物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不如早歸操怒遂殺楊修）勉事操觚而下流難居末路多窘識不爲時采語不爲世珍當時且然後代何望終恐狐狸猯狢啖盡方之足下爲龍爲蛇夫復何言雖然士託天壤亦多坌矣桓榮井丹（榮字春卿明帝時遷太子少傅曰今日受賜稽古之力也丹字大春少受業太學通五經京師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顯晦異軌子魚幼安（華歆字子魚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讀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觀之寧割席分坐曰子魚非吾友耳）靜躁

矣有嫉外之遐思
此言已不諧于俗調可作牛頭陀避世隱居而自有大具慧眼相識于俗表

殊操不聞雲鴻下慕澤雉不聞野鹿乃羨檻猿將毋以疲榮萃滅裂文藻跳塵中而立霞外今便難與足下竟于數十年後足下終當入我巢曰來海內好刻畫不佞（刻畫無鹽乃古醜婦如東施效顰之類）多失其寶僕少無挑達之性長有擁腫之形此中頗眞風調絕少酒德既淺勝具更微遠遊以傖父不收伯倫以傺物見斥（劉伶好飲者酒德頌以明性好登覽者言有濟勝具左思作三都賦陸機兄弟嘲其爲傖父伯倫即劉伶字竹林中人）惟是堅心苦行可隨雪老頭陀執爨掃除則僕所自亮世人彼相長卿（司馬相如字長卿後以詩賦見遇漢武帝如上林賦之類）足下當

此下俱論交情言鄉山人不書其名以示不出惡聲明已之折節下交無愧古臨邛令劉君其自負千古也
此段是交……

朗開慧眼何如何如吾鄉一老山人僕北面而奉之造牢由拳（屠赤水爲由拳縣令）過爲折節如臨邛令之遇相如（相如家貧之臨邛令愛其才敬重之）劉京尹之下玄度（許詢字玄度劉尹曰清風明月輒思玄度）又爲悉行薦揚諸公聞聲譽賴僕而起買山隱具賴僕而給至以此總物忌來妒口（妒音妒）此吳越人上所盡聞也（吳屬南京越在浙江）此人使氣好罵有灌夫之病（武安侯田蚡娶燕王女上使列侯宗室往賀灌夫罵武安侯坐以不敬棄市）向以僕頭上冇進賢冠綏急可倚稍戢鋒鍔一日罷廢歸來渠謂無所役望於陳人便相陵轢假陳人以恐動里中諸

發雨之態俱畢之不較以全厚道
此段言友人肆詬賴公論相持但以厚旃而溝報實出望外意諸句何等幽雅
此段言已當世名遊世正爲說口高張賢

少年僕念夫夫薄行者浮雲蒼狗何常之有避謝而謹避之以託於古人交絕不出惡聲之義（樂毅答燕惠王書曰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國策）夫夫不自反顧大以爲望貲肆萋菲於白下吳門賴足下力持公論讒口噤不得張嘵嘵（音張）耳抽戈到溉抵几三峽九曲人情有之非所望於夫夫也人將不食其餘昔以昭明之賢不免地獄（昭明梁太子昭明文集是也）庾信之才淪於惡趣（庾信字子山爲文綺麗與徐陵齊名並稱）乃公多慾而險中竊恐十地刪君不愛辭賦也僕業學於陵仲子閉戶灌園（楚王聞於陵仲子之賢欲聘以

子無名之意

結言交有中其讒者何不諒生平交詎而輕信浮言邪

爲相仲子乃與其妻易姓以逃終身代人灌園實無可搆有聽之耳聞白下諸公頗有入此人之讒者以僕生平與此人若何而今日忍下石如此喻小人之交始則指天誓日及爭微利不免落穽而下石焉此可與孟郊壯士刺林壯甫翻雲覆雨之驗同意其口寧尚足信乎

周玉繩評其論文體處操玄極奥而遇不遇可委運自安無復憤世嫉俗之意至於交情之反覆即以信而招謗亦歆埋名引避初無惡声交加之薄道緯真生平蘊藉可覘于此書中矣

焦弱侯交道策

交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交道之污隆而世風隨之士也處則合志出則協恭非友弗交矣然今之滋弊也五交非真三衅忽起所稱弗交德交道交又安列乎

先自世道之夷而後交始者自世道之愈衰而後君子之交始若起評[illegible]步故能助人筆力

自世道之夷也人挾其心家異其黨有形跡相距盾矛共敵者人有貨矛與盾者言其盾之堅無能入者也言其矛之銳無不能入者也或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子之盾禦子之矛則何如其人無以應出韓非子而于是乎交始者自世道之愈衰也毀方瓦合出禮記儒行篇九轉萍流有使輒相附背即爲詆者而于是乎君子之交始者君子之交者非貌交之謂交以心者也非事交之謂交以

此段言君子交以心交以道証于皋陶箕子之謨訓有跡不必投事不必契功不忌人立力不求巳出深望于知道之君子也

道者也茲義也解在乎皋談其範矣皋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衷即中事物各得其正也箕子曰人無淫朋人指在位者言無比悳蓋以天下之心舉天下之人以天下之人治天下之事衷苟自信不必于跡之投道足相孚不必于事之契無人非巳何惡夫功從人立無巳非人何醜于力不巳出此非知道不能也自世匪胥庭語出後漢書胥謂赫胥氏庭大庭氏皆上古結繩而天下治者人乖醇粹臻此者幾何人哉即明問所稱數子者亦各一時之雋胡可少也請一二評之因請絶交延爲上客者晏平仲也越石父賢在縲

此段引晏

平仲張九齡司馬光三人許而能容以屈爲尊

此段引韓厥汲黯元行冲三人相拂而成相成亢乃所以爲敬

稚晏子解驂顧以爲上客聞進直言延爲小友者張九齡也張九齡字子壽唐開元賢相千秋節上金鑑以進規擢無書抵政府者司馬光也司馬光字君實宋神宗朝上資治通鑑嘗自言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者此三人者見以爲屈然許而能容其屈也乃其所以爲尊也有爲所薦以千行數其僕者韓厥也韓厥乃晉趙宣子之後以爲趙宣門下客或有長揖爲其人重者汲黯也黯字長孺仕漢武帝人曰大將軍不可不拜黯曰使大將軍有揖客不亦重乎有數見諫諍倫藥物者元行冲也狄仁傑薦東之等于武后行冲請充藥物仁傑曰吾藥籠中未嘗一日不備此三人者見以爲亢然拂而相成其亢也乃其所以爲敬也有不

此段引蕭何韓琦文彥博范仲淹范純仁諸人和而不昵昵乃所以爲合

此段言數子之交能投其所不樂能諒其爲甚恭亦堪稱素交

相能薦以百代者蕭何也蕭何初與曹參不合及此帝問誰可爲相何曰非曹參不可及卒參果爲相有議論相爭不失和氣者韓琦與文彥博范仲淹也魏公琦潞公彥博文正公仲淹三人俱宋參知政事有議字議戰不同而爲國之心則一有素同志及改法規以虛心者范純仁也純仁字堯夫文正公第三子也自布衣至相國與人交只忠恕二字此三者人見以爲無常操然和而不昵其狎也乃其所以爲合也一夫逆耳之與從心有樂與不樂之異犯顏之與希旨有恭與不恭之殊性理云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異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自非剛明之器孰能投其所不樂非雅正之識孰能諒

之選矣

此段引翟公之題門朱叔之著論皆有激而與世絕則士風之不可測信矣哉

其爲甚恭然數子者雖未及書之所謂亦素交之選已劉孝標論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乃復介之流感慨嗟廷尉以之題門史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塡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朱穆因而著論後漢朱穆初爲豊邑令又爲侍書御史劉伯宗薦來而與遊及伯宗爲二千石穆下爲郎伯宗遂屈使因門下計吏以謁穆憤其道薄與書絕交又著絕交論以矯世并亦觀士風之流遯難于纓數者乎是故古有綬結蕭朱冠彈王貢王吉與貢禹善蕭育與朱博善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蓋言其相薦達也出漢書蕭育傳而今或枯桑甕以盟心桑樞甕牖秉樞機而畔約矣古有趙儼

此段追慕古昔感慨今日交道之不相及而大相反如所引貴之交貧賤之交急年之交寄

通財儼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爲一家郗成剖宅郗成自魯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不作酣畢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托我也由此而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衛亂作穀臣死之成子于是迎穀臣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而今或損半菽如損命落一毛而拊心矣廣絕交論莫肯費其半菽罕顧勢一毛古有孔禰忘年禰衡有逸才少與孔融交時融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爲忘年之交籍戎異齒王戎少阮籍二十二與之厚交而今或棄老耄而加遺曰耄八十忽後生而不畏矣古有張堪托子于朱暉後漢朱暉字季與張堪同縣堪見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張亡後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季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至如此季曰堪常

孤托子之交拍軀赴喪之交皆德重義之交俱可見于古而難律于今亦深可慨也夫

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 呂翁歸窮于樓護 漢書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召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託身于我我所當奉義養呂公終身 而今或厚薄隨其榮悴翻覆迅于波瀾矣 廣絕交論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循環翻覆迅若波瀾 古有荀伯捐軀以捍賊 荀巨伯遠探友人疾值胡賊攻郡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城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命也賊知其賢不加害而遂出左傳 任末推車以載喪 後漢書末遇董奉命于洛陽病以末躬推其車致喪于其墓所 而今或渝色于霜雪之零輟音于風雨之急矣 廣絕交論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改其節 古有玄晏詳舉于高士 玄晏何晏字晏傳中上選曹宿與有舊皆

此段言交道難全世風日替皆起于志不高識不明故無以成德而貧治理也

皆推用之 文本均懷于羈賤 唐書李文本傳生平故人雖羈賤必均禮 而今或視榮貴跂如龍門 梁吳寶篇皆權臣東漢李膺特持風裁以声名自高士大夫得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聞曾史經如斷梗矣 曾參史魚皆賢而無勢者廣絕交論曾史蘭薰雪白遇同土梗 噫其愛也昆弟不能踰其憎也仇讎莫不能加其合也終身不能再其離也一朝不能堪其忿交道難全世風日替若此者何哉愚以爲志不高識不明故耳意懈于先登則遷喬之侶廢 詩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以鳥之求友爲喻也侶朋也 氣盈于一貨則惛溺之意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佩直者惡其風稜佞諛者結爲心膂

結引閔令尹之言以言交者離合兩總超于事交德交之上收然處何等關鍵

惡何由成治何由理乎善哉閔令尹之言事交者事已即離惠交者有合有離道交者如父子肰出乎是非賢愚之外以彼游于夫部之逵入乎不啟之扃 扃外閉之關鎖 結乎無縢之緘無合無離交之至也非皋陶箕子孰能當此者乎故論交者必以此爲準云 以此爲交之道

孫覩揚許歎慾于題之內則精詳議論于題之外尤該博其獨見末世士風澆人裏素不勝撫古傷今之氣慨言言中窾事事剴切可箚交道箴銘詩此又可爲廣絕交論矣擇友者不可不置一座右

首言衆不疑術不處爲天下大計則固之懲之之術不可後語

吳無障閹尹擅權策

宦官爲害何代無之但宦官非能爲害惟人主假之以兵權則害不可言矣漢唐宋可鑒吳我太祖嚴訓昭肅宗英斷古今而閹尹奈何猶令擅權也

先王之立國也托於衆而不疑處於至獨而不孤若無所恃然方爲維結磨祚綿永者爲天下於天下也夫天下公器也惟無有以固之有以固之則邪矣惟無有以懲之有以懲之則危矣當漢氏始創惟四方豪傑之爲患也於是大封支庶以鎭之（漢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鎭撫天下立兄賈爲荊王弟交爲楚王兄喜爲代王子肥爲齊王）迨七國

次段言漢家始經內藩之變繼遭外戚之禍故藉權康超悺之徒以安然後軍國大權總歸閹寺

變作（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削東海郡前年趙王遂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說膠西王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楚趙皆反發使遺諸侯言罪狀梟錯欲合兵誅之）人主內顧同姓曾不若椒房懿親之據我於是疏爵授政藉以自固（漢成帝元年封舅王崇爲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而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漢明章用馬鄧閻梁典禁兵專權）而不虞其有王氏閻梁之禍也（王莽纂位閻顯倚后作奸梁冀一門貴顯弑帝傾危社稷）及一勝之以程康（北鄉侯薨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德陽殿迎濟陰王保即皇帝位收閻顯等下獄誅之遷太后于離宮封孫程王康等皆爲列侯）再勝之以超悺（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尚公

此段言人主惟發一疑便生一俱心衡至禍變交夷愈不可支深爲豪傑長太息

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殺崔琦刺邴尊帝大怒乃與中常侍單超徐璜等定議誅之百姓莫不稱慶封單超等五人皆爲縣侯）而社稷信臣萬乘家老於始歸之閹寺（後漢桓靈之朝宦官專權天下政事皆由己出）由此觀之人主惟有所疑於外則必退而有所恃於內疑在四方恃在宗蕃（懼四方豪傑並起乃大封宗族）疑在宗蕃恃在戚畹（懼支庶陰謀不軌乃寵任椒房之親）疑在戚畹恃在奄尹（懼后戚強橫難制乃與宦官商確機務）其類愈褻而愈親於體若繻襦中衣而至於膚也其病愈入而愈不可爲若腠理腸胃而傳於髓也夫釋九牧蕃宣之困（九牧九州牧民之官蕃宣屏翰之職）而囿於所甚

此段言始而信用終而傾亂至於宦官不可誅而國隨以亡則何不任賢而勝之於先也

私（宦官則甚私者）舍萬邦黎獻之尊（萬邦百姓黎獻賢人）而托身於所甚褻（宦官則甚褻者）幸而身安國定猶爲國家羞之而況隨之以危亡乎及其禍本成毒流戚人主躊躇憤歎不可誰何大臣圖之而宋陳敗（漢陳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謀誅曹節王甫反爲所害唐開州司馬與文宗謀誅王守澄反爲守澄所誣貶蘄州而死）小臣圖之而訓注敗（李訓鄭注謀誅仇士良魚志弘等而釀成甘露之變）親臣圖之而何竇敗（何進竇武謀誅張讓等而皆殺身）遂委國於盜臣之手與之俱斃（董卓曹操因之而移漢朱溫入衆而移唐宗）其始特起於不信天下非薄士君子之一念而不知其禍乃至此烈也夫其所

此段言御下之道不可以不殺古人之不發迹所以使羣下宜忠兆人交安而陶尹曾不爲患焉

恃以制馭群下謂爲甚工者。而又安在乎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嬖幸之士不可御莊敬之士不可疾）孔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言所親所信皆當知所决擇耳）民是以親（見吾不道其賤）失而教是以煩。（待既失而教則已不勝煩）先王之於天下。建萬國親諸侯所以比也。（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故不托於褻而托於莊。不比於甚邇而比於甚遜。古之於權任也。惟恐其不遠也。持之惟恐其不衆也。是以群下畢宣其忠。而兆人交致其愛。後之人主歛之惟恐不邇。杖之惟慮其多。人藉成於所信。柄去

此段設言若後之人主漢宣帝唐明皇宋太宗皆號習勇過人之雄主卒有弘恭楊

於所疑。一旦有亂而始求諸素所不親任之人。固宜其動而輒敗矣。桓靈肅代眉王也。（漢桓靈受制王甫曹節唐肅宗受制於李輔國程元振等）姑無責耳。若漢宣之弘恭。（漢宣帝時弘恭石顯專權秉政蕭望之劾之不果反被所害）唐明皇之於楊思勗。（唐玄宗用楊思勗爲輔國大將軍以討瀧州蠻軍行軍）宋太宗之於王繼恩。夫何說焉。（宋太宗用王繼恩爲宣政使後繼恩欲謀立故太子使呂端鎖入于閣中）愚以爲三君者天下之雄主也。（漢宣帝唐明皇宋太宗皆當時英明之君）智足能愚。勇足以奸。而未免自智自勇之過。遂謂臣下舉無能爲。舉無不可使。而三賢者瑣瑣厮養之餘耳。其狎而昊之也。君

思勗王繼恩之禍則誠哉取一時犇走之用啟萬世無窮之害養虎爲害不可爲子孫法也

孤雛然。（漢和帝責竇憲曰國家棄憲如孤雛狀）嫗而任之也。若縛虎牢犬然。（虎之在係欲其飛揚由我制之犬之在牢欲其發縱指示亦制于我）可以奪可以殺。而亦可存諸生殺予奪之外。故中人之與於機務也。自恭始也。（宣帝元帝始與之商確大政）其知兵柄。自思勗始也。（玄宗始任爲之將軍）後之人主遂曰。予祖父固然矣。今且當然。嗟乎古蓋有善養虎者。而子孫師之。夫養虎而豈易傳之術哉。若三王者智力足以無恃於人。而乃挾之自恃。凌忽孤夫。取一時犇走之用。而啟萬世無窮之害。抑何慮之不祥。計之不遠乎。愚觀歷世宦寺爲患。劇

此段言宦官之害甚於唐宋而漢爲易爲若陽球之誅王甫李膺之戮張讓可見中官易制而漢法能操之易爲也

於唐極於宋。而猶易爲於漢。漢鉤黨之禍。社稷之烈已然。王甫巨璫也。陽球一日而尸其父子。（王甫曹節等效虐天權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尉者布滿天下所在貪酷段熲以賂貨得太尉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生乎既而果遷司隸遂使門生於京兆界推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彰發之球奏甫熲等罪惡悉收捕雒陽獄磔甫尸熲驚乃自殺死）張讓至貴倨也。李膺決戶破柱。捽捕其弟而戮之。（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是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不敢出宮省帝常怪問其故並叩首流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當其時以一司隸校尉之任。誅討豪權。收賤隸。此亦

此段言宦官卒無能爲惟人主假之以循宜其矯制橫行故唐之典禁兵典外兵又監軍容等成黨錮禍延寮朝無策而李唐之奕葉以傾此見其爲劇于唐也

點字畫意何等透徹

足以見漢法之尊而臣寺之猶易制矣何也時固與於政而未與兵故能假人主之威權而未至執天子之命使有識之臣處以和平猶可相安而不至於大亂故曰易爲也（此見漢之宦官易制）至唐觀軍容之使出（唐肅宗二年命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使討安祿山上以郭子儀李光弼難相統制乃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巷伯與弓矢之命矣（巷伯周之宦官巷賢人也被譖于宮刑而爲宦官）神策併護之權設（代宗既誅魚朝恩乃不復使宦官典兵及德宗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白志貞得罪上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衛從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典禁兵貞元十二年六月特以文場王仙鳴爲護軍中尉）而黃衣專凭綸之任矣（太宗初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專鎖也綸大將之權耳）鳳翔戍而虎旅遁者矣（朱泚反渾瑊帥諸軍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通長安）西川狩而乘輿遷草莽矣（玄宗避祿山奔蜀德宗避朱泚奔梁州二君乘輿皆播遷於西川草莽之地耳）既典禁兵而復與外兵既護諸將而爲之監又邀結諸將以爲外藉當其勢成黨固天子噤齘而無所懲雖有討臣誅士固未能猝起而圖之況叔若訓（李訓得幸於文宗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以誅大事）賊若偷者哉（崔胤相昭宗謀誅宦官後勾引朱溫篡唐爲溫所殺）愚故曰劇也宋與監唐之失一二敕使委任中外

此段言宦官不可假之以兵權宋徽宗寵任宦官童貫爲太尉掌兵權伐遼收方臘故童貫得以將相自居而醞成靖康之變見其爲禍于宋

未有厚禍乃一試之童貫而國削主危（宋徽宗用宦者童貫爲太尉掌兵權伐遼收方臘醞成靖康之變）愚故曰禍也由此言之中人之與政也其禍淺而其任兵也其禍巨盜兵於多事之日也其背叛顯而弄兵於無事之日也其醞釀陰兵之以升周廬司徼察也其操柄輕而兵之以謨軍國捷四夷也其竊權重若宋之使貫抑又異矣青唐橫山之役也（六月承詔監洮西軍及王厚復湟州）伐燕平臘之誅也（得志西羌遂謂遼亦可圖乃偕遼李良嗣來歸建德民方臘因朱勔花石綱之擾乃聚徒作亂貫以江浙宣撫節師執之）眞王媼相之尊也（以復燕雲加工爵太傅封楚國公進封童貫徐豫國公時人有眞王媼相之稱）賜坐大亨之禮也（帝以貫伐遼之功賜坐從容饗以大亨）貫既儼然將相自居而廷中亦嘗焉不復知有北司之異（漢唐制相國居南衙宦官居北衙）若是者有一焉而足以亡其國矣禍之極也不亦宜哉嗟乎亂轍相尋非一世已其小忠似可信小材似可使暗主遂謂足信足使而恃之矣明主又兼收其小材而姑錄其小忠曰是奚能爲暗主既弱於恃人而明主復強於自恃弱主暱以其疑用之莊士（暱愛不明故疑莊士而不用耳）強主貌以其不疑用之僉人（果銳自恃故用僉人而不疑耳）其濡柔水也其茸麵糵也不善

此段言宦官之小忠小才非特投于暗主即明主亦初不之疑而爲之隙防其變耳

此段又述高皇帝之祖訓甚嚴其所以禁制之者但欲令其畏法不令其有功誠杜之必先無為之藉令

游者溺善游者亦溺也（水之勢必至溺人）不善飲者醒善飲者亦醒也（酒之味必至醉人）顧生何人而敢深言之蓋嘗竊聞於
皇祖高帝之訓矣交通有誠斜劾有令豫政典兵有禁論漢唐敗亡之故而深致意於兵且曰此輩宜令畏法無令有功（皆載在皇明祖訓以儆宦官專權耳）洋洋聖謨固愚生所鋪揚而鶩說者耳夫往代所以權柄倒持搶攘而不可救者夫非記功獎勤以至是邪功而不圖者怨賞及匪人者亂怨與亂皆不可為國故不若逆杜之

乃用之四方征伐詔明詔以疏令天下漸不可長是輔國童貫士良復見于今日而皇上寧不為之寒心

敗壞甚明當為鑒戒

而俾無以為功誠杜之必先無為之藉令採權之使徧處郡國其職米鹽猥細天子聖明詔令具在旦夕且報罷宜無可患乃道路所虞則以小任者大任之漸也輔國之先廐兒也（李輔國初與建寧王倓執帝譖誅帝東討賊後至賊殺主毋間離兩宮斲喪唐邦）利權者兵權之漸也貫之先明金局供奉官也（童貫作供奉官時在三吳訪畫奇巧留杭引進京後威權過盛伐遼挑金徽欽北狩）恩澤者權力之漸也士良之教固在殖財貨極侈靡令人主悅而不知息也（武宗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當宜以奢侈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慮及他事肰後）

此段言見幾君子宜防之深而窒之力勿至於變生不測也

（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以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君子觀圭表則知必至之符（樹圭表以測日影）視窀芒則毅斧柯之戒（制斧柯以伐毫芒）此寧可不深防而力窒乎蓋天下之患莫大乎予而不可奪尤甚於奪而復與叢之枯在其藉（叢藉其神三日）病之加在其復（病加于小愈也）昔者肅藉輔國（肅宗藉李輔國以除高力士劫上皇）僖藉令孜（僖宗藉田令孜討賊推為觀軍容使中尉稱為阿父除官不復關白）及其畏憚流涕悔而收之而不復敢（武宗使盜殺輔國僖宗為令孜禁制不得有所主斷時語左右而流涕耳）此予而不可奪之患也朝恩誅而軍容使能追其復任（德宗[illegible]以竇文場與[illegible]）則終

此段言予而不可奪之患如唐肅宗之于輔國僖宗之于令孜

雖悔無及至終唐世不能罷軍容使解尉護則奪而復與之患果尤甚矣

結言兵權不可假之于宦官奎肅皇帝之英斷超古今隱見今皇上當奉為炯鑒吳公此論千古名言

唐世不能矣范希朝代而尉護之柄幾解（文宗[illegible]文[illegible]家欲用范希朝代掌宦官兵權）迨其中變而終唐世不能解矣此奪而復與之患也兵權者國利器也利失必隨以害上失之下得之其據必堅下既失之而更得之則其保持之術又堅藉人以必不及之神而坐釀其不可援療之病亦大惑已恭惟我肅皇帝神武英斷邁軼古今往代所予而弗能奪者業一舉而收之（嘉靖壬午年盡罷天下鎮守太監）蒙休襲安萬世永賴豈其聖君察相併志合謀僅而獲操者而復縱之後世哉

顧隣初救時濟變策

救時濟變非易任也貴乎才品識量狀雖殊既殊臣濟亦異則自三代而下漢唐宋諸臣保大定傾果使治辯所能乎抑有望片言有以維持偏安其勛畧爲何如耳

先言我國家基業深固承平最久大抵皆先正爲救濟其間可列四端而槩言也

國家崇基鞏固垂業休美稍有動搖輒不險時而定談者侈言隆平二百餘年誠業弘本固雖有亂而民弗知耳試考燕京盛冉以來定紛披難亦何多而先正之盛有前代遠遜焉者何可不梗槩四端一揚厲歟夫濟變與救時雖無難易而亦有辯頗分別言之以觀諸士之四端者士之所難若定大亂救大壞也

此段統言才而徵之以品識而鎭之以量分之不一其用合又成一大用舌震電光辯傾春濤亦才識品量俱優者

定難難在卒救壞難在漸而亦有難而定之以漸者定難難在爲救壞難在不爲而亦有難而定之以不爲者要之所制之勢大而所握之機微非尋常治辯所能及者于是才識稱焉才必有品識必有量才以辯當幾而徵之以品乃可以信擘畫而不疑識以服遠圖而鎭之以量乃可以定浮囂而不亂方畧才也惠望品也察變精而慮事敏者識也澄鉱深宏而措置休雅者量也分之各有其用而合之乃成一大用時平主聖內寧外謐卽規隨畫一史曰蕭規曹隨較若畫一亦可

此段言其有鋒銛利鍔之才可轉震撼而安寧又必稽之于品端儀刑樹威望非出處合一如仲連千木召山甫未見爲卓然不群也

以爲治倘一旦有變鄙夫倉皇而無爲拘儒怵迫而不任有能臣奮焉出其鋒銛利鍔以從事于救寧哉定之間書大誥篇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又武王戡禍亂而機中要害矣周始畢恣繫斷于無前森布置于不淆卒然震撼而歸之安哉可以觀才夫才論致遠不論泛駕則自周公以至于曹孟德司馬仲達是也魏曹操字孟德司馬懿字仲達故進而論品重然諾于千金司馬遷儒俠傳俠者重然諾輕死生楚項籍曰得漢千金不如得季布一諾可嚴取與于一介伊尹非其道義一介不以予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持身峻潔宅念公忠端本朝之儀刑

描畫往昔言言如在

此段言其識能見微見委時審數計不爽鎦銖而兼

樹敵國之威望乘才而行可以萬勝遵晦而處可以銷萌歐陽修上疏云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愛國公忠在本朝可以儀刑百辟在敵國可以樹望四鄰乘時而行万全取勝遵養時晦干戈銷萌若此者隱則仲連千木魯仲連義不帝秦不受封祿段干木不見文侯文侯聘之以師事之而出則方召山甫者也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維袞有闕仲山甫補之品重則又論識矣衆人見著而彼獨見微衆人見端而彼已見委本漢書語往往于極深研幾之際得其乘承倚伏之精易係辭夫易者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彼視天下事若農夫之料豐凶農夫告我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較雨暘計

以喜喜怒不彰于色勞逸不著于形世變物情畢於天淵之表也始聖賢其人天下禁安而後世襲慶矣

豈論而賢人之微貴賤也管子曰賈與買言賈惟子母錢貴賤時舉數賁農夫朱相以時舉賈入貨物以數詐計而不爽者也詩云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不爽謂不差失識精則宜兼量矣偉度而淵衍神閒而氣逸臨事不見喜懼之色錯畫不見勞逸之形晉謝玄戰于淝水大勝奏捷謝安方與客圍碁賭墅不動念宋金人犯兵道遇汴京群僚驚怖入而問計于趙鼎鼎方與客圍碁飲酒目與川張皇成敗利鈍若付之天表云臣惟孔明出師之類何等神閑氣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夫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覩也蘇秦云當皆付之于天耳是非毀譽若投諸淵蘇老泉云吳非一委之于外毀譽無所動于中禮記云退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投于淵是以集衆策于囊括之中宰天下以安擾之利

雄健之中又有斌媚之態詞句何等妙絕

而莫窺其際者功成身退不居其名漢高祖以羣策屈羣力賈誼過秦論云幷呑八荒囊括六合胡傳云齊桓伯王安中國攘夷狄老子曰功成名就身退天道也夫品猶有殊與化爲量而若是殆乎聖賢者也大都小才無品而品卑即不可以爲才淺識無量而量隘即不可以論識一隅之長萬方之畧邊圉之用廟堂之寵固各有攸當也執事務焉思所以爲救時濟變于此四端者而使書生條析厥義且實以其人則恐得上下古今之際矣

此段又叙三代以上之伊尹太公才品識

三代而上若莘埜磻溪皆身任天下道濟時艱其人神化廣大不可標目伊尹耕于有莘之埜湯三聘之

事之最優並神化不可及矣

任爲阿衡咸有一德而自任以天下之重于是說湯伐桀而丕式九圍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太公垂釣于磻溪文王卜之載以後車牧埜茂而奏凱勳之烈此皆道足以濟艱而神化莫測者也自漢而下時變亦何遍更而其人可縷指也姑舉其表表者

叙事叙意董賈應爲咋舌

漢再傳而有諸呂之禍已又有匈奴之入七國之亂矣平勃交驩產祿授首是才與品交相爲用也漢高帝崩太后呂氏立諸呂爲王呂產爲梁王呂祿爲趙王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其職乘酒酣而歌田耕之歌曰非其種者鋤之太后默然于是陳平用陸賈之計將相交驩與太尉周勃深相共謀誅諸呂時勃未得兵乃使人詐祿曰太后崩帝少足下急解將印以圖國事此萬世之利也祿猶豫未決又使紀通矯制復令酈寄說諸呂曰帝使太尉將北軍欲足下之國祿遂解印授周勃勃入軍門下令日爲劉氏左袒爲呂氏者右袒而軍皆左袒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太尉勃與朱虛侯章逐產殺之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高帝常曰安劉必勃此其驗夫

此段舉西漢而言若陳平周勃之定諸呂亞夫之戰匈奴七國皆其才品有過人者然亞夫乃用不違其才而勃之識量又不可少程衡最當

亞夫專征則匈奴出塞吳楚伏誅是用不違其才也漢文帝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烽火通于甘泉長安上以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上自勞軍先驅曰天子至軍門都尉曰軍中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不得入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于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灞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若亞夫可得而犯耶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及帝時晁錯欲削七國諸王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說膠西王約齊菑川膠東王濟南王楚趙皆反晁錯欲令兵誅之帝乃拜中尉周亞

金玉淵海 蕭散河漢

此段言東漢之末黨錮之禍卒移漢祚則朝楚相衛以品而才識量未有鬪焉

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往擊吳楚遣鄧寄擊趙欒布擊齊而吳楚伏誅焉肰勃也夙負安劉之許姑從王呂之權 高帝嘗謂左右曰周勃雖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高后欲王諸呂乃問王陵陵曰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者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周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何所不可 突入北軍定以左袒識量其可少邪莽賊窺竊上下相蒙漢廷虛無人矣黨錮之世朝楚相矜以品而幹旋之才圓通之識鎮定之量槩乎未有聞焉欲漢祚無移得乎 漢紀桓靈之際外戚宦官權閹竊柄而王莽以奸佞之賊卑馳漢帝而黨錮諸賢驕首就戮如李膺范滂等皆相矜以名爲八顧八廚八俊八及至郭泰之私慟而漢之炎祚遂移誰能斡旋宇宙負過物情鎮定世道

淋漓放縱 種種合作

此段言前後唐之變故迭與頻仍傑定武而反周爲唐郭子儀之誅安史而克復

哉唐亦再傳而有武氏之變 唐以太宗貞觀之治再傳高宗武媚入朝後生慮二聖而武則天雌蟒之心豺狼之性爪摘黃臺內視諸李屠戮忠臣慘害大臣向非狄仁傑洗濯取日之忠曠義扶翼之安能反周爲唐哉 安史之亂 唐玄宗天寶後寵安祿山爲腹心與楊國忠爲右相國忠與祿山不相悅而激祿山之叛祿山起兵陷東京反河北郡縣皆風靡以從又遣兵寇振武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後十七郡賊將史思明安守忠陷九郡上命郭子儀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出井陘定河北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守以降史思明失勢退入九門及哥舒翰兵大敗降賊帝懼幸蜀楊國忠市胡餠以進帝嘆日甚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爾及肅宗即位靈武郭子儀克復兩京思明等降河北皆爲唐有則唐之宗社多子儀之再造也 已又有淮蔡之叛 唐憲宗朝淮蔡爲叛帝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尉招討處使將行言于上曰

兩京裴度平淮蔡而朝天有期陸贄假假奏陳而來天賀返惟末世之明哲之士是以終至于滅唐祚而後止

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十月遣將李愬雪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裴度入蔡州曰元惡既擒蔡人皆吾人也遂赦之 奉天之遷矣 唐德宗朝朱泚僭號自稱大秦皇帝反據長安上如奉天召禁兵禦之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李晟將兵入援渾瑊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李懷光與李晟刻期共取長安陸贄勸上大赦天下詔深罪己散瓊林大盈之庫以勞軍士以濟百姓而去其榜 仁傑子儀 郭令公 裴度陸贄 陸宣公 並以委蛇貞亮廓再造而係安危其于四端庶皆具體及其末世清流目爲之禍興則求一遠害保身者無有也欲唐宗不滅得乎 唐昭宗時朱全忠聚裴樞等八千人于白馬驛一時盡殺之李振言曰此輩常謂清流今投之黃河使爲濁清由是宦官盡滅劉李

此段言南北宋之禍出不測蒞有寇萊公富鄭公范文正公韓魏公四人維持國祚本以有才品而無識

述等究敢干廢立而唐祚遂移矣 宋則有澶淵之入寇歲幣之議增矣又有元昊之爲食矣寇準定親征之謀 宋眞宗時契丹入寇內地一夕羽書告急五至群臣驚駭莫知措置寇準請帝卽幸澶淵親征過河斬虜大半虜乃城下請盟準不許曰臣欲使虜隻輪不返帝厭兵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準呼利用至幄曰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二十萬銀十萬歎和議自是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 富弼獻爭納之字 宋仁宗時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使蕭特末索言關南之地帝許增歲幣富弼入而叩頭曰主憂臣辱義不敢愛其死辭樞密學士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獨往見契丹王責以敗盟之失諭以榮辱之由却其和親之議弼還帝使以和親歲幣二議往弼至契丹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獻弟之理乎契丹主曰朕則爲納乎弼曰亦不可契丹知不可奪使邪律

畢而宋務
矣

不用費力自然中的內藏員機文有照應

仁先持書與弼偕來帝用晏殊而竟以納字與之和好後定范韓破西賊之膽吳宗朝元昊入寇蚕食無厭韓琦為招討使與范仲淹議決共擊之大破元昊時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胆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胆合衆長以備四端者也萊公識量其猶遜乎安石特辯博之才孤介之品而無識量以濟之所由終宋也且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至于極亂雖聖哲不可如何然而豪傑挺生指麾拯溺蹈滅以之底成幹蠱之譽易云蠱卦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如諸葛亮集思廣益孔明出師表云集衆思廣忠益開誠心布公道以嘘炎劉之燼漢以火德而王故謂嘘炎劉之燼王導謝安推誠由

此段自麟閣功臣雲臺名將外如諸葛亮輔蜀王導謝安興晉汲黯之定國崔佑甫之興邦刊之前代垂之萬禩令人聞之凜凜有生氣象振古以

巳亦亢典午之宗王導謝安能推誠以成業用以與人晉本司馬氏故云亢典午之宗雖傾復未全而相業有體于四者未有虧也劉作陳成三分鼎足之業晉宋江左偏安之勢謂之恢復未全然忠誠才智之相體皆有得也由是觀之持時定變未必不在折衝禦侮間也晏子曰樽俎而談折衝之客廟廊而講禦侮之方蓋有以宿望片言而潛消默奪者矣漢之淮南覦公卿如發蒙振落耳淮南欲叛漢曰有汲黯在不可動也若公孫弘衛青諸公卿輩如發蒙振落耳又何難焉憚一汲黯遂首鼠以誅此謂一人定國也史記云何必首鼠兩端汲黯寢淮南王之謀故以一人定國也李正已懼唐宗威明表獻緡錢三十萬崔祐甫請即賜淄青將

顯方今聚功以別品格如刻如畫

根理之談使諸公聽之自然悅服

變化錯綜皆臻妙境

士正已斷服此謂一言興邦也唐德宗遣使慰勞淄青將士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詞崔祐甫請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人人戴上恩又使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以上悅正已大斷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光獻垂簾天下憂疑于呂武韓琦曲暢兩情簾竟以撤是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也其孚君信臣振奇劂窾且有非前數節所可望者宋仁宗無嗣養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于宮中為子是為英宗仁宗崩光獻曹后立英宗垂簾聽政天下憂疑若呂太后武則天牝雞司晨韓琦為尚書右僕射請太后撤簾還政太后曰吾當歸政宮耳韓琦即傳前代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后誠能復辟誠為盛德所不及也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儀鸞司撤簾后侍中斷曰韓公

此段言士有周孔伊呂之學才品以勘禍亂識量以制變故合成體而分為用自有國家以來未有不藉以轉移世運者

不動聲色垂紳正笏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與扶國家定社稷之臣也他若孚君信臣之事難以縷指矣大抵士負周公孔子之才則彼三者無一而不備世建伊尹呂望之勛則此四者缺一而不可然而未必兼全而亦可互用也國家有疆場之變則出奇戡亂左傳晉人謂楚曰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胡傳曰疆場則有守禦之備漢史陳平六出奇計孔明出師表云出奇計以戡禍亂所急在才品而識量者居中以馭之國家有根本之憂陸宣公奏議為國家根本之憂則邊防不可不備則正色宋史王曾正色立朝消萌賈誼治安策云消禍亂于未萌所先在識量而才品者逢源而用之合而成體如徽舉坐鎮水泉疏導地

委婉古勁傑麗奪目誦之令人神色激揚

此段自我皇明初運耳半來說應起頭言化

維天柱有恃而不傾（性理呂東萊云天生聖賢豪傑豈虛寄哉地維賴以奠有所恃而不傾天柱藉以張有所挾而不折耳）分而為用如穀食以養元氣藥毒以攻疾精神壽命有藉而彌固（文中子曰穀食所以養生非治病之方藥石所以治病非日食之常也）自古迄今批導紓紛轉移世運恒必由之（莊子云庖丁解牛批大郤導大窾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刀刃不頓蘇文抉之紛紓以觀其智性理人才隨世運而轉移）明興庸援夷安夏之功承振綱肅紀之治重熙累洽二百餘年（漢司馬相如封禪書云聖子神孫重熙累洽）濟濟師師之盛（書云百僚師師又詩云濟濟多士）翊助流醇化（漢書云助流醇化）何憂時變哉（晉祖逖謂劉琨曰大丈夫當致力中原山河可挽何憂時務哉）雖

雖亂而民不知之何

變化百端不可測度既何雅調令人歆和

此段言宗國大本以釋所宮狐疑以消社

然太平無形而有象亂萌亦無形而有端（六朝文選云致太平于有象味至治于無聲賈誼治安策云亂形未成而亂萌已兆者矣）即二百餘年除平之際曷嘗無事賴人才衆盛宗社不搖執事所謂雖亂而民弗知耳實則有可得而言者如燕京定鼎之初監撫危疑邊庭數警昭后臨朝幾成釜鬵（釜尚扺無足鬵亦爲屬有足韓非子曰夫水之勝火明矣然水沸竭于上而火炎于下水不能勝火者以釜鬵爲之隔矣）而是時禮樂征伐一代之章程尚未有定也乃楊文貞（諱士奇諡文貞）危心輔導楊文敏（諱榮諡文敏）經畧金湯楊文定（諱溥諡文定）更險復還與民休息海內晏如也時有若

綏之傾否莫如三楊勉若蹇夏原吉黃淮胡濙周新等亦可謂文武兼長

此段又以段秀顧直耿九疇年富品識傑者爲言

蹇忠定之秉銓（諱義諡忠定）夏忠靖之至計（諱原吉諡忠靖）黃忠宣之敷歷夷夏（諱淮諡忠宣）胡忠安之寅亮秩宗（諱濙諡忠安）周文宣之專撫江南（諱新諡文宣）文經武緯各盡其長典章文物為法至今焉律以四品三楊其倫乎忠定而下才品兼優並久台司（台司台衡之司）舊揚六典（六典六部之典）極盛之選也宣廟之際朝士以貪律相兢稱墨壞矣（宣德三年時南京諸司縱弛御史又多貪婪故流成風贓穢狼藉邵圯考察黜不肖三十餘人紀綱大振）段顧耿年四君子勵孝肅清獻之操卓然振之（宋趙抃日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每出入一琴一鶴自隨諡清獻）非以品深識（正統朝四君子段秀顧直耿九疇年富是也）

此段言于謙持土木之變王守仁戡宸濠之變然王守仁爲一代名儒而于謙不逃爲未免爲識之短處

最甚者土木之變國成幾宋若矣（我朝正統以北狩胃入鷂兒嶺胡虜于山所襲邀阻火攻段荒治書兵部尚書鄺埜請駕殿驅入關焉至土木虜兵合圍上就兵步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可官死傷者無數虜西北先奉上居如院伯顏帖木兒營此時凶城與宋徽欽爲金人所困者幾希字太后以郕王監國初太監王振擅權以致今日欲殺之而籍其宅其黨馬順衆爭毆之傾刻而斃血流于庭振姪王山衆共擊罵之喧嘩雜亂無復朝儀兵部侍郎于謙勵正之百官各歸藩事振它無少長皆斬）宸濠之變陪京幾陸沉矣（宸濠封為寧王乘機反叛外藉內應陪京幾如晉室之陸沉浙江都御史王守仁扼要上流而逆藩授首）于忠肅（諱謙諡忠肅）任重社稷天下遂安王文成（諱守仁諡文成）扼要上流逆藩旋繫抑何捷也夫文成一代名儒似

根極之論甚中肯綮

此段又言劉忠愍廖章楊瑄胡端敏諸賢之言不見行而國紛紛多變是誠出矣從新無恐淳也

無庸議矣北狩既歸自己巳年八月十五日爲虜擁去至庚午年八月十六日方迎聖駕遜朝南宮幽憤正統自退居南宮以讓景泰忠肅其短于識乎又有見本知末言適不用者如劉忠愍之言行必無己巳之事諱球謚忠愍先時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二丁取一又撥軍餘屯種量畝起科劉球與䛑信奏言方今北虜驕恣以伺隙瑜宜以固結人心爲本若亨所言是絕其衣食逼其逃篡也當于近北要害增置城衛奏寢不行果而己巳閩鄧茂七聚衆十餘萬僭號稱王云鍾廖章之言行必無丁丑之事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綸御史鍾同先勸帝朝上皇加禮沂王忤旨發午門外杖之同死杖下莊謫陝西定羌驛驛丞綸禁錮係獄惜景泰不行其言果而石亨等遂冊立之功而于謙遭棄市之慘此丁丑事楊瑄之言行必無辛巳之事御史楊瑄劾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意橫行家中占奪官姓田宅會十三道御史張鵬糾劾亨不法亨與吉祥激于上前叙其迎駕奪門之功上怒將瑄等悉下獄果而辛巳年曹吉祥與從侄子欽北武伯共謀欲廢上皇于南宮事敗胡端敏之言行必無己卯之事胡濙謚端敏言石亨縱恣無忌上以爲排陷果而己卯年與彪同謀不軌事徙新之識何其適也曲突徙薪見霍光傳又行大猷碩望運籌弭亂而正色遏狂者商文毅抗諍責于懷愍而兩廢立罷商輅謚文毅請貞懷愍帝寵而廢王文端爭遣使于興安而上皇用返王直謚文端考遣使王卬議許請同上駕景泰曰誰當可于大位者卿也太監興安亦傳旨遣使迎駕誰可往者王直曰朝廷之官則爲朝廷使之太監語塞方遣李實北使且勅書只云報禮不及迎復王忠肅一行遂左

此段又言商文毅王文端王肅忠于文恪挺持大體其在才品識量之中凡我明興以來之人才可謂超乘越前代

前後輝映開合俱妙

此段合斷古今人物而辨別其救時濟變之尤因悟

矣而荒塞偃戈李賢奏起前御史王越參贊甘涼軍務時西師未解越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越至邊虜自引退卒謚忠肅王文恪一伸士大夫而虐燄息燄王竑諡文恪除王振之黨并曹吉祥之黨而虐燄息矣挂持大體何其定也其四端之中者乎大都二百年間凡古宮披之變詐侯羌狄之患可謂備嘗而義安無損則人才之超軼前代可知也總漢以來而論之濟變者彰彰矣若汲黯韓琦三楊蹇夏良顧商王之倫其又庶幾乎救時者邪愚生之見以爲肢體之患小腹心之患大黨錮作而後不可爲漢也白馬禍興而後不可爲唐也調停之術疏而邪正之徒激厥後不已而爲痼疾也使當時皆有通才鉅品精識遠量化姦萌忿爭之習而歸之于揖遜推讓之風則決裂已極可使降乎不厭而斷以至正出以大公如孔明之泣李廖李嚴廖化卒于軍中孔明爲之垂泣稚圭之出空勅初仁宗未有儲嗣內侍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交搆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押行其于國是人情猶將小補思深哉兆事念時艱而汪切于才尚識量其人也今天下承平已久釁孽漸萌雖未有大難

末世之適才之士故無以挽回世道此所以念切時艱而思其人者殷也

豪傑撰作正當議論

此段言才品識量不易得亦不易養當蓄之于功未見幾未兆之先而用者求其有濟于國家事不必求全而責備

之端而實有將壞而未壞之勢夫當其將壞未壞而不之救萬一有必不朕之事則誰爲任之而誰爲定之今未能進徵其才也而品不可信乎未能即窺其識也而量不可見乎養之于功未見之時而用之于幾未兆之日議論固有可省而有決大計于數十年之後者其言不可忽也意見固未必同而有可以斷國家之大事者則一眚不可棄也（左傳子桑薦孟明曰不可以一眚掩大悳）虛懷鼓舞非以養人臣之名實自爲桑土之計（漢高帝以術鼓舞豪傑詩云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尊崇榮寵非以侈文物之觀

至末結言爲臣事主不可以才品識量自見方是全德而爲大有用 此篇文法錯綜開擴有不齊之齊不整之整妙甚妙甚

實豫折奸雄之路堂堂天朝濟濟碩彥若才若品若識若量寧至盡遜古人而使柄人者有不可一世之意乎至臣子齊躬事主矢孤忠獨立之心（唐李善感曰人臣貴躬事王當塞朕狐忠自許獨立敢言感不能休害不敢避豈爲促效轅下駒乎時人謂之鳳鳴朝陽是也）養廉隅端方之品（呂夷簡曰司馬光爲人端方正直雖有廉隅而圭角不露也）濟蕃時覘變之原擴集思廣益之度肩鉅不嫌之任用晦不厭其迂（霍光曰輔幼君攝國政肩鴻荷鉅非庸才薄識之所能臣用此任朝夕不暇）鎮靜于密勿而救亂于未形孟子所謂無強智多聞而優于天下者也執事之所注意者其在斯乎

四卷終

鼎鐫諸方家彙編皇明名公文雋詩卷五

石公袁宏道精選　侗初張鼐校閱

毛伯丘兆麟參補　寧埜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王元美讀衛青霍去病傳

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其功不在李廣下廣不封侯自況王元美讀其傳爲闡其微意深情景有生机敘斷有法宜其以古文辭名世焉

先論太史公以衛青爲無足稱霍去病爲幸而成功爲出一已

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衛青伐匈奴封爲大將軍霍去病衛青之甥封驃騎將軍）爲太史公敘法之奇者然其論將軍曰於天下無稱

偏論其責太史公之無逃乎

此段言大史公以漢薄待李廣自比已之腐刑其實李廣亦不能出衛霍之右若太史公其亦畧衛霍褒廣之意與

此段言大史多寓感

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絕而已嗚呼匈奴天下莫強焉其所以數勝而不絀者豈盡天幸邪至伍被之所以奇大將軍（青）於淮南王者又胡無稱李廣蓋嬰戰而嬰敗也太史公津津不啻口出焉（津津猶言言也）敘其材力慓果負詘槩僥仁鄉指畫軍事若貌也（述其過奚）（李廣）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腐於老（廣隴西人材氣無雙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何足道哉）如公孫弘倪寬若二將靡耳（弘武帝時人對策拜官卒封平津侯倪寬射策爲掌故遷左內史）奈何維

顧不本之意不宜以私故掩衛霍可爲衛霍千載知已者其元美乎

容取公相爲也彼益以李廣自况也太史公於遊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興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明言太史公以私故而掩衛霍

孔貞運評太史每謂廣待功臣薄如李廣不封侯皆惜以自寓微旨實衛青霍去病功不在李廣下元美獨敘不可掩之勳猷其千古公評乎

首敘于鱗家世所自來及其母夢日而生爲異常之人

王元美爲李于鱗傳

于鱗者歷下李生也少攻古文詞見于當道官屢遷屢卻則文章政事兩擅其美獸其品非元美不能高之若元美者誠于鱗之知心也爲于鱗傳眞足以傳于鱗於不朽云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嘗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故其爲于鱗獨者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爲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産繼娶於張夢日入懷昔李邵母夢日入懷而生邵聰明俊異爲世大儒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孤失父也幼而無父曰孤其母張

此段言于鱗少孤承寡母訓勤學幼而見奇于塾師長而見奇于督學然而好古文詞不入肉眼自安以狂則于鱗之爲于鱗可槩見矣

影相吊也其母寡居惟與形影相吊旦辯纑紡績縑不足以脩脯而自其挾册請益塾師爲之避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髮垂髮交晉江王愼中屬福建泉州府晉江邑名愼中號遵巖來督學日毁齒日齓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間側弁冠不正也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

此段言于鱗以古文詞卓越天下士即以古文詞睥睨天下士要之考古成章方稱作非與超脫繩墨以爲奇

順天試獲售居多(順天屬北京)又明年授刑部廣都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楚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紀述之文厄於東京斑氏姑其彶彶者耳(史曰鐵中錚錚傭中彶彶彶彶猶言凡庸之人)(稍爲勝者)不以規矩不能方員擬象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擴(音執)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服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

此段言人多以于鱗爲師心好勝而不知其文協于訓可與西京大曆匹休而其文則任筆端所發隨胸臆所吐不求異而異可全收建安以後諸名人

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腹靡言間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于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爲異亡論建安(漢獻帝年號)而後諸公有不偏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即其偏至而不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王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寖以劇守

元

此段言于鱗當官不廢學又不務名利于進其文與品俱高矣又其與朋友删切于古之事相期無有不避于鱗爲出人頭地

文法無害而其文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声名藉甚于公卿間也)然于鱗竟無所造請干贄不爲名計出曹廳馬蹔蹔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當時徐中行梁有譽王世貞吳國倫李于鱗汪南明李空峒稱爲七才子)相與切劘(音糜削也)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之爲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言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最號公平柄臣(執權之臣)銜邊帥不逋斯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

此段言于鱗不特長于文章而亦長于政事以公平聽讞出人于死地守順德求一載而勤績居最何可于今君子中多見也

此段言于鱗政声遠播爲章屬

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守順悳(古德字郡名屬北京)府問所以守順悳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古嚴字)客券(音貫 鞲即今之臂鞲也)鞠跽(音計 小拜也)睨(睨邪視也)上官之色而進之則具有所不能晨與坐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脫若承蜩矣(喻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出莊子)于鱗之守順悳可一載所不服最則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漢書曰時有奏記)手自削牘多古文辭語爲其名高也者而已之肰于鱗鬲寫高自洗濯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中尉左内史右内史謂之)

上于鱗務不爲名高卒能灌輸京師償餉戍卒寬二邑力大當巡司置全臺使若無可置難

三前後尉薦亡慮數十隣郡嚴（嚴同）事于鱗若大府丞相輔御史以故得請曰榆志嘗偏馬牧地歪二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負笀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邯鄲古趙地今屬陝西）笀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嶺爲晉趙閑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避之蒲二載照郎寶如于鱗官毋張爲太恭人尋

此言其察按陝西亦惟以古文詞相效慕又不以文起承人之徼致

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辭而時離之思以寶反其始有機矣亡何其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懌悅也）副使而偏視學政非所屬也且文可檄致也會其地多震動念大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柰何爲特請予告（告者休謁之名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山名）西措鮑

此段詳敘于鱗服官屢歷不惟文章益工而事功節槩俱可見矣

此段言于鱗有塵視軒冕之氣槩而二三友若徐中行世貞兄弟以文章相高則于鱗之所以超于世利之遠者

山曰宅無所涸也（涸亂）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于庬屏息巷左納屐錯於戶柰于鱗高枕何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通從雁間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踁而走四裔肰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六世孫）小兒楊悳（字古德）祖（楊修字德祖禰衡與融善常對曹操言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皆碌碌不足數也）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抱損不敢以鴈行進也大司空朱

此段推敘于鱗實自任文士類多沾沾自喜如此

此段言于鱗起用高遷士大夫無不鼓舞相慶于鱗善交而咨益進元美此傳非才識品量俱優者焉能開此地位

公衡時巡撫司于鱗問迫起之爲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今上初大徵召者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嘗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參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推亢爲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舘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久之小間尋纍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有父風（古風字）恭韡（恭韡淳于兒親嚴容侍酒於前）

結言于鱗登內艱者作行世子父有光矣

汪道昆　戚將軍傳

將軍以先勳而受世襲其孝以奉母廉以治官忠勇以報國家可謂上無愧祖德下以垂裕后昆且其感格神明古今異事總不出將軍一德乎契之常耳

先叙將軍有開國功勳故將軍世襲僉事官而貌美如梓潼帝君稱長似關雲長亦異哉

故戚將軍景通字世顯以孝廉著其先定遠人也先祖高皇帝初百戶詳從西畧地以戰死子斌受職有開國功斌生珪珪生諫諫生宣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宣無嗣有弟曰寧則將軍父也將軍生六年貌焉孤矣（左傳以是貌諸孤）母閻年二十四稱未亡人（夫死妻稱曰未亡人）將軍頎美類梓潼既壯長幹脩髯類關壯繆（其偉且長頎似關羽）

此言將軍父寡母嚴訓能勉就職不受同官資佐不肯失足咫尺其品格可畧見矣

用字用意俱不苟簡描寫情狀語語克肖

將軍當世其官始奉檄歸（當世其官謂將軍襲職奉部檄歸）拜母堂下母泣曰未亡人恐須臾毋死茂爾父忝將不自意席故資爾有今日爾惟夙夜無忝勉之將軍唯唯（唯諾也）武宗（正德皇帝）即位將軍部戍卒踐更（踐更相代守也出漢昭紀）適京師居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輟罷）時同官王洪為部長（部長即掌印指揮）數移訟牒將以佐客資將軍卻之卒不受陳諫議嗚於將軍為婚姻通羨意將軍謝曰十方裹足出門志在千里不能步而失足即咫尺能乎中貴人劉瑾有逆謀（劉瑾乃當日宦官武宗素寵愛者逆謀其意陰謀社稷之事）結

此段言其不助劉瑾其正氣能受方士之術卒然平定賊黨叙事有法文之最能動人

此段言其告母出師能以寡破

納豪傑陰遣人道將軍席帽約曰某日難作者此者為劉將軍倖應之旦日爲黃冠遁去將率六郡良家子以赴不測之（遂招各郡豪傑之士以敗劉瑾）瑾敗乃還（不助逆瑾亦見將軍之忠）武宗召見方士鍾生百歲人也善將軍授六壬遁都之術會青州賊李璵友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將軍將數十騎徼得璵與姦民出入狀跡璵夜至伏起姦民命殉遂禽璵餘黨悉下（悉盡下降也）頃之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將軍受檄守郯以七百人往入門告母元日遂行師出不度道中忽遇賊入以

賊之衆不過寡不避難所忝也

此段言其行師有度故能累捷以保境且其吊死原楚有死國之頒者與馬伏波同一壯志

賊衆我寡奈何當賊鋒將軍笑曰彼卒遇我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前驅郤遂奔北（敗兵曰北）入郯登陴誓衆嚴守備城門啟閉如常一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將軍以遊都古之吉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遁走賊敗而走）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內（是時殺死賊衆甚多賊方遠遁境內遂安亦見將軍之勇）先罪六月過戰場僵屍枕藉衆皆掩鼻不欲近將軍誚責門倖哉國士其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之同遊九原無憾矣爾曹顧病邪（此美將軍能推死士之義與丈夫當死于戰場者卒同意）數從騎

此言將軍休兵治政又以孝廉見舉于行部

模寫孝廉將軍勝槩精彩陸離豈是凡筆

此言其不欺以事君忠藎可對天地又其不受張千

士過沮澤中（沮澤地名）幸將軍先下於是騎得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古之行兵以將對將所以將在先而兵在後今戚將軍凡遇重兵大敵之時皆以身先士卒則士卒養其力而遇敵輒勝將軍效古之道也）既釋兵則以軍政掌印名實日起行部者舉孝廉以聞無何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袪積襲郤羨餘比輸太倉不中計太倉故有鬻籌之弊客以告將軍將軍作色曰是適自結髮事君一以勿欺為務吾寧受簿責毋寧自欺亟對簿度支罪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閔將軍以廉抵罪懷贏金三百將餽之（餽送也）悍將軍嚴厲王從事春為介

戶贏金與有楊四知高風卒以此復官公道哉

此段言其不認勳戚為同宗又有似狄將軍不拜狄梁公為遠祖同介

紹春曰極知不欲彼贏金耳公何辭將軍笑曰吾以勿欺受罪顧納贏金欺甚矣其後當事者白將軍無罪復其官（不受贏金正見其不欺處）京師人戚勳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為同姓倚重之將軍謝曰先世故姓倪械在勳府即欲自附譜書之謂何（不輕許戚勳為宗亦其有守處）勳默嘅之朕卒未有以中也今上八年將軍拜總督備倭之命會有司上毋閭氏貞節狀詔表其閭九年陞山東都司僉書十三年陞太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未底績言未成功也）屬將軍為植不踰月而告成太寧故

此段言其薦賢以為國不受私酬有國僃忠家之忠且也貴應門以廉業追還所受之金未可于今日印胃求之也

此段言其歸養老母生則盡孝病則請禱

設僉書一人部署匈奴內附者蔡指揮以賄干進將軍乃言安榮後竟補榮榮奉百金為壽將軍曰漸榮曰吾薦賢故薦君君以此相加則吾薦者非也榮慙而退（此即與不受私謝同）蒼頭戚漢（家僮也）以督敵幸使之應門罪吏饟三百金抵漢漢言之將軍將軍怒曰狐裘羔袖（晏子有狐裘三十年不敗史記狐裘白色羔羊黑色以戚漢受金故言之耳）人其謂何輒荷杖追擊漢將及之庭吏伏庭下謁曰庭也乃還十四年奉詔坐神機營則毋先白太寧歸矣居有頃上書請歸養母餘年詔從之仍支奉山東以便奉給

旄則盡哀子道其無虧矣

此段言其貴十以勿若綦履有防微杜漸之幾方可謂愛而能勞初不以晚而昵之矣

句句俱是格言戚將軍之知已者

將軍白首子舍事毋愈嚴（嚴勤也母益勤謹也）事其毋上食幸諾子女弄獨毋前即不當毋心蒲伏受罪毋有疾夜即北辰請以身當之比居喪即少連不啻也（少連記稱居喪三年哀）斑白始有子操之嚴初長君綦履過庭將軍大訶曰（訶怒也）童子無知何為綦履綦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淸白必不爾厭爾他日將擐卒伍以自封難為後矣既而知其外氏所遺毋所命也（是母受之麗自家不放）製故托外家以遺之見卒裂其綦履勿著乃能之（此美將軍治家如治國之嚴將軍不容其子尚華麗）居第垂二百年（第宅也自祖至此二百年矣）始改作

此段言其不華侈甲第惟以弊廬為聚族其光前裕後兩得其道

此段言其遺子後以者誠有待臨於冥冥之中以為無窮之用焉

命工為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公語長君公子將門請益綺疏十二戶長君以為請將軍叱曰（叱阻也阻其請益綺疏十二戶）吾幸有先世之敝廬足以奉宗祏（即宗社也）使吾無得罪於先世（先祖也）爾其猶聚族於斯不肰此且不保四戶足矣（此美將軍不欲其子侈甲第）居常斷斷取予不問家鄉人私語曰孝廉孝廉何以遺後世將軍聞此語也呼長君問曰繼光（長君名）爾以吾果無所遺者乎則儆儆若乎顧吾遺爾不貲貯之帝所所留甚矣長君頓首曰大人所遺高在上吾何患盜焉季年畫策備胡累數

此段言其以備胡秘策遺子而叮嚀至再殊出人意表

此段言其臨終能以不貪自對于賴司既沒之後家無長物其誠廉之極者乎

百牘書未奏且有所待之其後延長君受職京師（將軍年老遂令繼先往京襲職）設祖郊外（祖祖道也離城二十里曰郊）執長君手申命之曰吾遺若者毋輕用之（即備胡之書耳）長君躍肰起曰兒當求增何敢輕用諸賓客皆謂謾不知所云及長君留滯司馬門念之甚無何病作呼長君不巡（古綴字）口如有所欲言病既革（革重也）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上納之乎其未邪（病革猶問上備胡封事此與速呼過河者三何異也）既（既終也）卒合人蕭卲（家兵是也）納褚幣袖中（褒且袖也）將軍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寧可必不索我錢悉出之（此亦與丘之禱久同）乃

此段言將軍以神告得不沉于揚子夜能智同舟二十人至巫宣言為曾大父約斯和會世世有此非常人自有非常事矣言言有據而行文古

臏家徒四壁（司馬相如家寒惟卓王孫之女文君與相如私奔至家四壁家清如四壁之立也）臥內僅一木榻猶不能存傷哉廉也（傷將軍而貧若是廉可知矣）將軍聰明正直往往通於神明少乘舟涉揚子江昏夜風大作將軍聞呼輒起起視檣端隱隱有光乃大呼同舟極走登岸不旋踵而舟沈矣且日同舟皆卭巫者巫者告曰公等二十曹幾葬魚腹賴孝廉將軍在乃得全將軍雅不喜言鬼神辯之力巫宣言曰毋多言吾爾曾大父珪也（珪即將軍四代祖耳）於是歷詰曾大父軼事巫言之詳且曰後二十年公等役命曾孫於

雅是得漢人衣缽

此言將軍素以孝廉上通神明故神明亦陰為致服如此

此言將軍正直端人故異人亦直告無隱其報以毋病即愈噢

此（世間果有此等事邪）及任江南把總卒如其言嘗提兵過萊山其上祠秦始所封（秦始封萊山王于其山）曰王未及一舍聞異香故隣嫗周氏伏謁馬前請禱從事自言嫗子病禱于祠病已（已病痊也）陳牲二筵將以為報夜夢神謂嫗曰朝有孝廉將軍至願持此以餉為行故敢逆軍吏耳（蓋見其異）師事畢將軍勒石紀之（立碑以紀之耳）魯橋故有異人言禍福皆驗下帷而通賓客毋敢窺其中將軍自通姓名褰帷而入巽入據稿木衣褐衣相勞曰將軍端人（正直之人）老夫無所隱耳嘗省將軍鄰市將軍方以

母病爲憂異人請往覘之還報無恙問息子則曰此非吾所敢知明年朝會茅山當爲公察早晚矣如期復至賀將軍公有丈夫子二人丈夫子男郎中也第遲遲耳後此十三年戊子閏十月朔冢子始生老夫絶年八百歲矣願乞冢子爲弟子名曰長壽公母相怠及舉長君悉如期日再舉次君繼美後長君者五年長君歷著戰功爲東南名將第一今任中軍都督坐鎮浙福江廣諸軍誥贈父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如令甲汪道昆曰語怪語神聖人懼以此疑後世故不道余觀

而舉子言言皆驗鄉叙有太史公體段

此段言其聯得二子果如異人所言而長子坐鎮四省名振薦東爲東南第一名將無亦乃父家声世將軍積德所致乎

戚驃騎之奇迹賢之黄石赤松之說何疑邪圯上老人授張良黄石公兵書戒之曰讀此可爲帝者師良後從漢高帝滅秦破楚帝欲高封其爵良不受遂從赤松子遊耳留侯五世相韓張良封於留父祖五世相韓以其身事高祖及不疑傳國驃騎憑五世之業五世祖詳後所叙指揮生琫琫生諫諫生宜其五祖藏其用以啟後人煌煌乎烈矣語曰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其驃騎之謂乎孝廉將軍卒子長君爲江南都督贈父爲驃騎將軍

李本寧評此傳叙將軍閥閱之勳以有將軍又叙將軍孝廉之德以有後嗣始終先後非但孝廉一小影抑且驃騎一族譜

結言將軍遇異人之事其神佐葉黄石公赤松子然論其常以德而昌其後固理之可必也有神氣而不露多神識而不鑿可謂盡文之緻者

李于鱗爲霍長公傳

長公生于西河幼而奉承慈母[illegible]公不需而有儒風既貴而猶未嘗一日忘非君子何以能然于鱗匹之以于又庶幾是乎

霍長公者西河人也既少孤而母太淑人李年二十餘歲以故失不爲儒太淑人常恨之公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乎懸而不可知者祿乎昔在襁抱以有今日即使不肖孤列鼎而祭先君子孰與竭力耕田之逮太淑人存也且爲儒不成必離中棄而妨遷業孤豈敢薄諸生獨以白首鄉校猶日呻佔如病嫗之就蓐使其父母甄爪畜之而進退維谷谷窮也言上無所居下有惡俗進退皆窮也出詩經坐自朽腐是爲從吾所好耳以上叙公不治儒而治生之故公繇是稍治產所致太淑人甘毳之餘亡何施與偏族黨矣無何橋梁之役徧四境矣而產猶治也蓋公自計其力足以供甘毳則推及施予不使有一日之積云公素坦率姁濡與羣處肰耻孳誕雖卿必以義無大小無致忿爭即忿爭曲直一聽公無後言者人以此益附公附服也言其以義服人公既貴有輿馬享年七十餘不以乘也每出入安步里閈中無異布衣時曰吾

先叙出長公之意以祿養之榮不如養生之爲孝

此言其棄儒以治業

亦可從好而不必馳逐華膴

此言公平生能積而不積乃其治產之善也

此段言其大義足以服人而人自歸附

此段言公既富貴而自視淡薄若無異布衣時
此段言公辭大賓之請不欲以榮寵而起居官府何等善居富貴
以上叙公貴而能平如治生時也
此叙太淑人亦能糟

幸未憊庶幾與里閈故舊遨遊諸塗何可使其引避而轍迹異人將無挾兒輩尋寵於車上儛哉〔儛斯舞也莊子云一命而足再命而騖三命而於車上儛〕有司鄉飲酒公嘗一當大賓後輒謝不往曰吾始不圖得從父母之邦見唐虞養老以燕饗甚盛典也一之爲貝而復抗禮邑長吏以煩官府僕僕起居乎〔言公不欲再與鄉飲以煩官府足車上儛何意〕公是時已封御史進中丞少司馬凡三命故自謂將無於車上儛云郭太淑人亦年七十以公之家而猶糓粗糲之食曰吾與君子同事太淑人糟糠不厭若將終身雖今

襪白若可謂夫婦同德尤人所難
以上叙公生平爲人不儒而行儒服既貴而猶未貴出于性成化及而然也
此言西河之先有子夏其賢可以勤王公之造詣而公後先繼

暴貴七十節矣何能異爲婦侍也豈以吾兒爲不能事我者乎其夫婦同德如此

贊曰史謂孔子數稱介山子然者〔左傳介之推不言祿賞亦不及〕豈之推之後邪晉之多賢由來遠矣子夏既居西河之上〔孔子殁魏文侯師子夏于西河〕序詩授教所與友田子方段干木其人也霍長公家食不輙粗糲安步里閈不以車馬非故讓也方其布衣時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恬澹蔽茹藿自以味之極一旦使之侯駕而後行式閭而後過苦矣品列而後御味備而後饜厭矣不然則一以

美其閒暇幾有蟋蟀伐檀風
此引介之推不言功而其自隱公不以儒名自好以此爲訓也應介子推上
結亦其爲君子稱其有子發無剩言應上段干木于貢上來

抑損豈謂坦率乎西河之俗蓋猶有蟋蟀〔蟋蟀詩篇名乃歲晚務閒相與燕飲爲樂而又相戒以勤儆業之詩耳〕伐檀之風焉〔亦詩名乃美君子自食其力不素餐之詩〕其論爲儒非獨疾夫不成也之推之母故曰身既隱矣焉用文之然以有激將來使假儒之名以自好者非效於世不得藉口耳公之意蓋因以爲訓也既已三命廼鄉飲酒則謝不往其出處大義追斯可見雖曰未學謂之學矣其斯之謂踐行君子哉得其子而益顯也

曾楚卿評于鱗文法多以奇兵取勝其叙公治生能積貴而能平化及內人洵可謂儒而有古君子風矣末段步步照應又奇不離正淮陰侯兵法也

王百穀馬姬傳

（馬姬湘蘭其號也善詩詞歌畫卒踰五十猶若二八嬌娥余欲納之不允百谷生平所注想者此一姬也故爲之作馬姬傳以紀其奇）

先言馬姬以前如劉董蒲何蔣等非不稱佘叙十二釵總未見有如馬姬之善畫蘭而更能作此舉以廷

江左嵗稱饒富而金陵爲之甲平康諸姬先後若而人風流豔冶調點鶴黃傾人城傾人國者何限馬姬先有劉董羅葛段趙與姬同時者有何蔣王楊馬倚青樓所稱十二釵也馬氏同母姊妹四人姬齒幼居第四小字玄兒以善畫蘭號湘蘭子亡論宮掖戚畹王公貴人遊城戍士販夫厮養卒雖烏乞屠各番菸猶

至法也

此言姬不見妬于諸妓亦見其能以情動人盛名遍滿街衢諸少年公子供恨不得見兒輒贈以金帛共援人寧獨以色哉

長之扇無不知湘蘭者湘蘭名益不脛而走矣（無翼而飛不脛而走喻神傳迷也）諸姬心害之及見馬姬高情逸韻濯濯如春柳早鶯吐詞流盼巧伺人意人人皆自顧弗如若也姬聲華日盛凡遊閒公子杳拖少年走馬章臺街者以不識姬爲辱油壁障泥裸沓戶外池館清疎花石幽潔曲室深閨迷不可出啟諸小鬟學梨園（唐明皇選凡宮閒的人樂迭置梨園子弟製羽衣曲）日爲供帳燕客鍋鼓胡琵琶聲與金縷紅牙相間北斗闌干掛屋角猶未休纏頭錦堆床滿案（賜妓者名曰錦纏頭姬天下名妓半受賜最多故曰堆床滿屋云云）

此段言姬遭奇官捕急百谷爲之解于西臺姬有委身意厥幾哉癸捺悉禪之風哉

以貽清流韻士餘皆充不任相布施祠即有惡者以微譴逮捕之攖金半千未厭捕愈急余適過其家姬被髮徒跣哭目皆墳起計無所出將以旦日白衣冠造之渡泰淮會西臺御史索余八分書請爲居間獲免姬嘆王家郎有心人哉欲委身於我陰召奴虔于間而王有負郭乎曰無有蔵獲乎曰無公私之負幾何曰無衣篝之艾若而人曰病中新遣一婢徒（去盡詞）（公無渡河云云）旦夕蒲團上跏趺耳曰然則我當入維摩室代天女進膳不去矣（維摩室乃佛家講經佛書說天女爲散花滿座大作）余謝

此段百谷不利姬之色但兩人相印以心而已

此段言有少季太學生慕姬輕一斛以換

姬念我無人爬背癢意良厚然我乞一九茅山道士藥豈欲自得妹麗哉脫人之厄而因以爲利去厄之者幾何古押衙而在七首不陷余胸乎由是不復言歸我而寸腸綢繆不解琉璃帳中水晶簾下心招目挑如恐不勝終不及於亂政猶禪人云如魚飲水冷煖自知亦唯余與姬兩人心相印畢似他人不笑即唖耳烏傷一少季遊太學慕姬甚一見不自持俄聞外索捕者聲如哮吼怒曰吾不惜一斛珍珠換（石崇羅妾衆多布香屑床令衆妾上行不動塵者賜一斛名曰飛地）姬何物人奴敢作沙叱

一見一見便生平騃而娶姬之念愈誠愈堅

此段以半百青樓人不作狂蕩婦姬之辭亦誠切矣

利乎（叱咤利夷長有勇士馳馬直入奪妾還友）立償三百緡呵使去姬本俠也見少季亦俠甚德之少季昵姬欲諧伉儷指江水爲誓買地於秦淮之上奩出褁躧洽擢首之儀而姬擘鮮爲供具僕馬費亦畧相當是時姬政五十少季春秋未半也餙余角枕相惡婉不少覺姬老娶姬念益堅姬笑曰寧有半百青樓人纔執箕箒作新婦耶少季戀戀無東意祭酒先生聞而施棖楚焉姬快快去先是姬與余有吳門煙月之期幾三十載未償適甲辰秋日正余七十初度姬買樓船載婢媌十十

此段言姬爲百谷壽極其華麗如遊島神女不足過也

此段言聚雖未久而兩不忍別厥後姬猶

五五客余飛絮園置酒爲壽絕纓投轄（楚王夜宴群臣火滅臣有戲其美姬姬絕其纓以告王王令諸臣皆絕纓方舉火卒報王絕纓中）履舄縱紛滿四座歌舞達旦殘脂賸粉香溢錦帆涇水彌月烟熅益有夫差以來龍舟木殿絃管綺羅埋沒斜陽荒草間不圖千載而後彷彿苧蘿仙子之精靈鸞笙鳳吹從吳中下來游故都笑倚東窗白玉床也（詩西施謝眞爲無力笑倚東風白玉床西施吳美女）未幾復游西湖梅雨淹旬看氣鬱勃柔肌膩骨不勝侵灼遂決西歸策約明年楓落吳江刑過君家三宿邀君同刺蜻蛉舢編窮兩高三竺之勝不

眷戀其疾病狀

此言姬先百谷而逝并述姬生平盛飾粧

似今季久客留連令主人厨中荔枝鹿脯都盡也余扶病登舟送之分袂之頃姬握手悲號余亦墮淚龍鍾無乾袖矣比蒼頭送姬自金陵返述所以悲號者憐予病骨尫然不能俟河清也噫孰意姬忽先朝露哉余別姬十六寒暑姬年五十七矣容華雖少減於昔而風情意氣如故濃粧服縞香澤不去手鬢髮如雲猶然委地余戲調卿雖皮三少若夏姬惜余不能爲申公巫臣耳（夏姬徵舒母也年老而顏不老喻馬姬老而更嬌）姬素佞佛龕事黃金像滿樓中夜燈朝磬長齋獨宿已七年將

次令人如見

此言姬素禮佛持齋一旦坐化仙去堪與洛神巫女並爲矣

逝前數日召比丘禮梁武懺焚極旛龍腦設桑門伊蒲之饌令小娟披而行遶兕座胡跪膜拜連數晝夜不止趣使治木貍首具矣然後就湯沐坐良久暝然而化此高僧道者功行積歲所不能致姬一旦脫然超悟視四大爲紅粧髑髏革囊盛穢棄之不啻敝屣非賴金繩寶筏之力（佛經有兩句云金繩開覺路寶筏渡迷津）嚌令蓮花生於火宅彼洛妃乘霧巫娥化雲未離四天慾界豈得與姬並論哉姬雅好筆札通文辭勞箋題素執余如泥書若游絲弱柳婀娜媚人詩如花影點衣煙霏

此段言姬文詞精工俱出作手

結言姬不讓古薛濤以不納爲負姬百谷識不忘人哉

若樹非無非有而已然無一字出提刀人手花影點衣煙霏若樹喩馬姬文字盡入化境床頭捉刀言不假乎人遺蘭莊工得寬吳與文待詔三昧姬亡後廣陵散絕矣嫵姿容雖非絕代而神情閒朗逸秀艶異方之古名妓蘇小薛濤李娃蘇小小薛濤李娃俱古名妓乃交遊者俱是賢士大夫百谷借以喩巳與馬姬關盼諸人之流與胡不擇名流事之縱未能貴齊汧國燕子樓中不堪老乎欲作王家桃葉桃根余以此不謂負姬惜哉伙骨雖香不遇蟬蛻污泥耳

孫觀揚評馬湘蘭不獨以色媚人其一段大丰儀令人艷之如醉百谷此傳一一皆與但對佛仙化段或有謂溢美之詞獨不思琴操之參禪作有虛詞耶果如此傳百谷亦不謂紅後道破矣

先敘其六十壽曾以壽息之言稱觴以爲七十壽序文起端緊步從容

江南明壽少司徒鮑公七十序

鮑公年巳登七十其生平善於調息如由共之百發百中得自時而篤如太公之遇文王其居侯東土文能以素養訓迪諸人須足不始公誠養之有素其享壽無疆也宜哉

聖天子令年甲子與海内更始登耆舊而彊理之前少司馬鮑公起爲少司徒遂撫東土公初司馬益始杖于鄕禮云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鄕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是也余從鄕大夫爲壽於公之堂則余進養由基善息之言以命前者楚將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之外百發百中客見教之善息乃止見國策公爲之引滿而有味乎其言拜司徒之明年公且杖於國矣禮七十杖於國余越在疆埸弗得飾初禮禮公吳季子將出東道謁天官遂徵余言以爲公壽季子於余爲婚媾於公甥也余則何敢無言余惟三代有道之長非獨其主德茂也猶必有臣隣之助書曰臣哉隣哉三代之英非獨以其君顯也猶不自負以不朽之名蓋得其時則朕耳夫久安長治宜莫如周當世所謂老成人宜莫如太公望享年百有餘歲著名實於無窮至盛矣使非遇合始將以屠釣老焉太公未遇釣於渭濱故不遇則白首秋津不以爲終窮遇則一旦而載後車不以爲驟合文王出獵

此段言其壽鮑公之所由作而首言陀主兩相遇合正公自負不朽之時

此段引周太公遇文王後車之載鷹揚之勲蓋亦待時而有爲隱然見公

嘗善息以創中興之業

此段言人皆喜于趁時見功獨公能善息待時今爲司徒遇合可以徵証前言

見太公數與俱歸 時也肰則東海待淸 太公居東海以待天下之淸 冏太公之善息卒以鷹揚而興周室 太公有鷹揚之勞文王師之卒與周室八百餘年 非百中之能乎當公謝司馬時東南騷動朝議謂非公村不可数推轂之公雅不喜于時其議遂格後之任事者蹈不測以趨時何岌岌也及功見事定猶肰不免於瑕疵 左傳云予取予求不爾瑕疵 公獨嚴棲川游待時而動謂之善息誰曰不肰乃今初命則太僕申命則少司徒此遇合之時也公由此起其於百中何難前言有徵矣公之東也人謂公社稷臣宜居中持議

此段援引周召太公各有分封而公以十年善息起而就列山東亦延天子厚意

此段言公以下車而

何必東昔周召分陝而左右之獨太公賜履以表東海 左傳云表東海者其太公乎 地重故耳我國家兩都並建山東爲之懸衛上方與三事大夫修內外之治潤色太平之業節戟之下罔不㨿白承休 㨿白一心以承休美 內治章章明甚由內及外則必倚辦於鎭撫之臣以山東而馭四方猶之以海岱而視羣埊也 羣埊衆山也 公以十年息矣起而就列也 列位 爲之布侯於營丘上意茶茶厚也項山東不雨其民嗷嗷自公下車雨與行會民乃帖席 民心乃安帖席而寢耳 此唯天授抑亦百中之效與往余始

雨應期其殆天授之効且以表稷業昝爲伯子決筴

此段以善射喻公之素履始以善息養其餘力而又不殆以收其全功節此以評公

受節鉞公幸而教之曰伯子在事人人爲伯子危夫擇地而行豈不能起咫尺而心與目俱病矣庸詎知心目之所不及無失足乎哉素履而往 幸其素履者也 受命於天願以此爲伯子決筴 古策字 昔人從伯昏瞀人受射其持論與人殊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而足外垂 足垂於外也 於此而不胸於目不怵於心肰後其中也不殆所謂不射之射也 一段意出莊子 公將以伯昏瞀人而修我我則安能公既善息以養其餘力而又不殆以収其全功由此而求正鵠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庶幾乎得一

公其古之人乎

當古人此特其始發者耳屬公懸弧之旦 男子志在四方故以生日爲懸弧旦 紹介李子以前言申之

周季侯評是篇論鮑公生平善養息以待時以百發百中之養由基爲喻復以太公之遇文王爲証侯于山東而德能動天能居寵思危首尾擊應文如常山蛇勢最爲後學宗匠匠

先言八十壽人所罕得故王制所尊者正以重高年而優禮之也

李空同爲姜翁八十雙壽序

姜翁生于皇明宣德初年巳享太平盛治而夫婦俱齊八十春秋齒德俱尊其子又居判郡以此壽姜翁有德必有壽而克昌其後宜矣

人有言曰富壽康寧然論者必歸諸三王之世非謂其太和風熙無愁苦夭折之民邪雖然八十者於其時亦罕矣故其制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八十曰耄七十曰稀八十曰耄九十曰耋百年曰期詳見禮記此非謂其筋力智慮衰邪是故有罪不刑食則常珍于朝則杖禮記云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里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此皆王制敬老之盛典也夫使八十者誠易得也古之人豈宜優禮若此哉然此亦謂其老者耳非夫婦偕也假如八十而夫婦偕又弗耄也君今長安姜翁者古之人又若何而優禮焉嗚呼亦罕矣

次言壽難而夫婦齊壽尤爲難而古人之優禮又不專在高年也

余讀載記上下數千年間夫婦齊德而隱者吾獲三人焉冀缺梁鴻龐公是巳冀缺妻饁敬得祿并同入深谷中聖名不仕梁鴻妻名孟光每進飲食必舉案齊眉龐公隱于農每耕于田其妻饋餉夫婦相敬如賓然三人者史皆不著其年設其年與姜翁比然未必皆弗耄也卽弗耄矣未必與其婦偕也嗚呼若姜翁不誠罕邪不誠罕邪且壽者氣昌而娛樂者爲之也今天下民

此三壽姜翁有道與之君有德與之身而有志壽在繼其子以此爲三宜壽誠不專一於年皆老之爲奇也

窮而飲急輸不息肩徵不停催亦甚矣姜翁顧奚所娛于心而使其氣昌也設言姜翁當重斂之世何以得壽余竊嘗觀翁夫婦矣並生于宣德初年是太和風熙之際也一宜壽有德而隱二宜壽所謂栽者培之也熙上非所謂太和風熙句其子判名郡振勵不屑其身發志率訓珍績偁矣三宜壽夫三者一係之天二係之人是氣之棧而娛之要也故曰得機者昌知要者康夫若是乃其壽焉得而不偕也又安所得耄矣余往年道秦晉之境見山谷田禁間多厖眉皓髮之民秦政不道賢人隱遯名曰遯秦如商山四皓之類茹芝之服蕨是巳晉五胡亂華衆隱士見幾如陶元亮賦歸去來自號五柳先生是也乃其年故不亞姜翁然徵輸比急愁嘆貧病相與轉而之溝壑者始半矣幸而存矣氣昌而娛樂者幾焉於乎亦罕矣予於姜翁夫婦有深慕焉有深敬焉又有深感焉斯作序

末言姜翁壽不值賦斂繁重之秋分明有微在位者之意結有感時憂世之志其如上林名花簇簇呈奇

湯霍林評叙王制優禮處依然太古之風且幸姜翁生於國初得太和之氣有德有子而壽且偕壽所以爲難至末有感時憂世之志彼重斂者視此文可惕然矣

王維禎壽封御史東村張公序

張雙溪爲御史按閩中榮封其父東村公亦爲御史雙溪方爲孺觴上壽此序乃王君述其顯揚於先勉其光裕於後其壽東村以子不在無方之榮誅在樹立不朽

先舉上壽之條有八爲下張本亦足以盡世人之稱特而更無別紀矣

東村翁者侍御雙溪先生翁也雙溪按閩中兩兒春暉恒吝吝念翁弗置洎代歸閩中能文之士咸㴝諸歌詠侑以壽翁於是有頌德者有賦節者有述榮者有紀樂者有篤康者有稱後者有擬類者有借祝者其頌德者曰星輝玉良海瀏蘅芳允矣君子範我邦家賦節者曰有可斷腰不可折胡不歸去來二頃足田五斗非傑（淵明爲彭澤令乃解組而賦歸去言不爲五斗米折腰自謚晉陶潛處士）述榮者曰煌煌豸錦月中有耀燁燁鸞誥天子有詔何以詔之爾子克肖紀樂者曰風軒水榭雲亭花開酒進興至琴橫㧑三睽而命侶逵萬物而同情篤康者曰顏赤赤髮玄玄形鑁鑁履翩翩駕黃鵠遊碧天稱後者曰子如鸞發孫如蘭茁國之居珍匪徒大其閭擬類者曰解組潛乎逵生周乎鹿門乎浮丘乎（莊子名周若有逵生鹿門浮丘亦隱士之名）其翁之儔乎借祝者曰鶴之集於彼岩犧鶴之飛搏彼扶搖鶴之來千歲一朝鶴之

八段如畫傳寫語但托人言以爲東村公壽換人間之富貴爲咸天上之神仙而鶴歟允在子孫之克肖

佀安期王喬（二仙名一食交棃大如瓜一乘鳧從空而去）雙溪之道翁也以其言言王生王生曰嘻備矣夫八言者言翁翁自爲壽也予有四言者言君君所以爲翁壽也雙溪嫛然曰四者何也模南山之頌耶後東海之脈耶歌瑤池之桃耶賦漆園之椿耶（西王母賜桃於漢武帝東方朔云此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子已被此兒三偷矣莊子謂漆園吏言大椿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俱上壽者用以爲比）王生曰南山崇虛東海飾詭瑤池述怪漆園肆誣予將稽諸理焉竊聞之君子之孝其親也在朝則樹節在使則樹勛自李樹德百世樹名夫節以植紀勛以經世德以淑躬名以彰先盛大之極也親之心有弗樂者歟樂矣有弗安者歟安矣有弗久者歟久矣凡雙溪之展四者具矣故曰克壽翁也翁今季五十有八厥配封孺人少翁一季雙溪君歸也春酒既苾介祿稱觴歌舞在庭亂以八言恢乎天壤賸乎人世其有幾乎其有幾乎

已上以八言壽東村公下復以四言爲雙溪所以上壽一篇樞機在此

此述凡人稱觴如祝南山瑤池之類俱虛詩不經之談

此以樹節樹勛樹德樹名勉以所上壽者乃顯親揚名之大孝也

孫覲揚評先述八言以爲東村公壽後進四言以爲雙溪所以壽東村公者緯格緯而緯詞俱出人意表

此言殷卿不以李生為狂生是卿有以知李生處總之推獎殷卿

此段言己與殷卿共好為古文

李滄溟贈許母張太孺人序

張太孺人者許殷卿母也嚴課殷卿勤學卒以豐夕而獨令其學與于鱗遊卒能令殷卿學成名立太孺人享年八十而于鱗濟濟稱於于鱗為之叙而述其夙昔云云

余弱冠游吾黨士甚多從殷卿左史邦才也游矣則殷卿乃三顧余舍中信宿與言天下事握手不置也吾黨士至相謂曰久不見殷卿何至與李生友哉李生狂生也人皆以余為狂生甚殷卿謂余非狂生云言殷卿獨以知為余與殷卿讀書負郭窮巷不能覩家生產落籍身邪校內佔畢言佔畢於邪校間也業之為俊傑相命以

詞不能悟一廉以濟貧之名賤適古可誦

此言太孺人於孤貧泥濘中有以識于鱗為非凡今之絕諸交遊而厚締交其識高矣

好古多所悼外家之語慕左氏司馬子長文辭與世枘鑿不相入日月省試有司使不能稱既廪既補廪日室家嗷嗷覘一弟子員如匏瓜矣余復再過殷卿即縱酒談笑上嘉版築屠釣之遇下及射鉤貽矜之役苟富貴無相忘也用此語備以紫雀卿其黨中語卿屋竊歎重悲昔人盛年功名阨腕之間無不志在千里計未使吾黨士知也言試縱未得補廪而志已慕片言取相太孺人從傍睨之乃取為殷卿言而覩兒遊者無豪易高也此人亦孤貧泥濘中意若颷去才乃大常猶言非凡也兒急之勿失此人哉

此段言殷卿自評其造詣并評于鱗之造詣

此段言太孺人嚴以課子令勿濫交故殷卿但勤學有終有成而不至于用事假逍太

彼不知李生矣為知若也殷卿亦言陸沉於俗使無嚼嚼之行遺命崛起澤大流施而人莫知我所為生不及兒明精淵識矯矯逸氣巍如太山不可動浩為百川不可禦兒不及生也太孺人中年寡居日夜歎一子有建立時儼無愉色即從遊士數來殷卿又往往輒臏迎之終日不得丁帷誦太孺人始猶惎咎詳為苛責殷卿者久之從游士復不詣言絕絕太孺人則扃鑰持門戶盛氣厲辭鞅鞅去諸子矣以故殷卿無擇交何令窮困時有所失私昵乃今何能不傲精神

孺人矣

此段言太孺人厚遇于鱗有深母之高義卓冠千古

降體貌以事未嘗知已者對坐以目無可與語彼我扞蔽動及所食田舍瑣尾瑣納也尾末也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鄙俗盈耳強勉答問一言不相應即悃悃作塵狀以惆悵疑我稍厭後謂無故人情引衣起走惡聲載路是不以憂太孺人乎言使為諸生時不得太孺人之嚴使無從交則化而不能游大人以成名太夫人豈為愉快也余往過殷卿則鞅鞅去者瞰余又相謂太孺人顧余何內狂生也余尚記憶殷卿自肥城來持進不蒲千錢太孺人命給余夜讀值膏薪升道之余至今耿耿東壁餘光念哀王孫而進食韓信家貧漂母嘗飯之信

此段言殷卿雖未大遇而名著兩士必不久屈人下

（曰當以千金報母母怒曰吾）意無已時又殷卿於我（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邪）無論洙濕相呴嚅（莊子云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即尚書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授我殷卿豈知後時乃至今也太孺人雖年八十乎然殷卿已著國士名大快母矣即有憂生之嗟惧不先嘗食（飾鳴嘗食）爾太孺人於是有知與（王陵事漢項羽因興母于軍中令招陵母曰漢將其矣對漢使）自刎（而死）之感在殷卿顧久下人哉時又何可爲限介猶

徒言太孺人撫有三世其子若孫可稱吉有吉事矣

及後見孩提時薛家婦抱子矣稚稚相藉太孺人撫育三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悦人志意斯稱吉祥善士乎

此側初評追叙夙昔交遊而太孺人早識于鱗于座倍中而厚遇之甚爲子擇交而有以成其子于不朽亦天之所以報賢母于不朽也

文內字義從來難曉以意解之可也想他只是信口憑地說出自皆成文耳

先言李生求爲母壽之言備述其苦節勵志可爲一字一淚以爲其序之張本

王元美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

（世之壽人母者莫不跨耀其子以爲顯揚又或舉瑤池之觴以爲壽徵然大夫人不樂也樂在李生政行文章求以慨前人甚業賢哉母也寧以窮達二心乎哉）

歷下有李生者（歷下里名于鱗所居之鄉）治毛氏詩釋褐尚書刑部郎李生能爲古文辭奇士也與予好生燕間語及已發所以貧狀與太夫人事未嘗不欷歔（音希許）涕下也李生之言曰某也九歲而背先君子二弟方呱呱蓋是時先君子先已娶有子云太夫人爲後室而祖母楊老而昵前子懼某輩長產當爪分以漸而深說

百尺無枝亭亭獨上漢得太夫人性語闔闢有法其意與當作太夫人心矣

我太夫人之易獨也我太夫人日夜抱諸孤泣曰天乎吾乃愛旦夕命哉即二三子之胥顛躓無以報地下於是自誓潔求不一問戶外事而待祖母楊益共謹如新婦時蓋八年楊歿（古歿字）而前子以昵故稍蕩其業益恨有某輩也太夫人重嘆泣曰天乎其終恐絕李氏哉乃廢箸出僦金（僦音掠賃也）田可粥者二十租

此段叙太夫人僦舍學旁課李生讀書可與三遷孟母並稱于世矣

踰年僅十租而又生貸息故廢箸從僦學旁舍僦益甚於是某漸長稍稍取遺書讀之太夫人躬力作女紅（工）絣澼（音劈）洸（音光俱水貌絣澼洸言其紛績也）二弱弟則爲人傭

此始序貧時太夫人能兒其夫

此段序太夫人貴而念其貧

此段叙言所以當太夫人意者族不在世味之紛華子孫之在列處

縩紛之。恭母子更命。并日食也。日余謬從有司薦乙巳之歲。請告歸故里中。具冠服。率二弟拜堂下。置酒願得奉頃刻懽。太夫人頻愀然不樂。能酒久之。乃念先君子與貧時。爾余聞李生言而悲之。且私以識太夫人礪節和行。順拂而甘苦。有丈夫氣焉。亡何生復來謁余曰。太夫人今五十而加七。誕辰近矣。其謂鮮所當意者。而得子之一言。爲壽何如。余曰。子之壽太夫人也。將盛冠服邪。曰然。致水陸旨甘修饍邪。曰然。辦服飾。率若婦二弟暨諸孫。列前後邪。曰然。然則太夫

此段言擬月前之貴以壽太夫人太夫人亦不樂耳

此又言前日之愀然念其貧惧其志瘁也

此段言勉之而官而文太夫人始樂耳

結言不勉而行而文

人亦若乙巳之愀然者。爾李生色恐。不復對。曰。無恐也。子長昔第而歸。它亡自樹見太夫恩字古惧子之沃而志瘁也。佚易思也。故戚。謂爲子戚耳。于距今服官恪砥行。詛而博古。善文辭。修先君子業。而廓大之。太夫人庸戚邪。且太夫人賢者也。其不以人情病人明固夫。於是李生色少解。而予又前告之曰。未訖也。子盍益勉焉。子之造與太夫人之壽。日進高明廣瀚。內稱李母與孟母並。母論河東氏焉。予咸得文壽之不然。而子官且更高。產更厚。歲時伏臘。窮數道力竊數

以官雖更高養雖更厚以爲壽

道之力伏考鍾鼓擊鍾鼓於堂上行玉行有玉佩聲史紫縣官俯詡如家人禮爲壽。而太夫人愀然自若也。予以爲孝乎哉。李生悚然起拜。歸而語太夫人。太夫人曰善。

翁昔陽評道稍不作一貧語只描寫太夫人勵志服貞孝篤老始躬不厭女紅而已恪子成立至上壽而成官服厚珍饈率諸婦諸孫觀之漠如惟李生勉而官而文始快然無憾母亦女中大丈夫乎何可以雙見哉

此篇大意言太夫人有丈夫氣數爲之詩必砥行修文始可以得夫人之懽心不然其乙巳之愀然故

此篇文字爾雅悱惻　幸其晚年得子亦爲幾不可知矣全篇用一幾字立骨行文亦自然應六十有二字起四句迂徐波於[illegible]

李于鱗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孟公六十尚未有子幾乎失矣而又幾得即又似必失固脉于鱗賀序獨以孟公自有子爲張本其亦以人心而度天意者與

隆慶乙巳嵗大中丞孟公始舉子焉明年左史許殿卿至自公所而謂余曰中丞公旣已六十有二矣而始舉子岌岌乎其佹得之也夫佹得者幾中幾字爲得之也幾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人之爲道厥初生民罔族受姓以屬于今不絶如絲一旦自我塔爲中止無論宗祧之血食社稷之委裘卽不啻不構不播不穫書經云若考作室旣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以比於作俑而題之曰三不孝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之也弓韣以禱祠求之古者天子求嗣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出詩記熊羆以寤寐求之詩經云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古占卜也卽未爲失也雖不告爲不告而娶以權求之寧脫屣爵祿以其餘易焉以倖求之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之也舉能曰子不可幾而得以幾之而得子者其法當自得子者也篇中次言公之於人道蘊藉長者里中蓋視猶石相家卽其與殷卿所習也三十

又字欲反發其所以見皆可知不可知之數也　此段承上幾字論無後爲不孝不告爲行權皆其𢘆皆於幾得之也文法錯綜

此又以當自得子焉一篇張本卽以仁必有後以爲幾失幾得者之慶耳　此言南河生民祝公欵比鱗趾翩翩稱詩問禮于膝下見公愛民之深民亦愛公之至

而游京師其友親之曰亦旣抱子矣卽其厚必無不載也出守縉雲縉雲邑名今屬京兆郡其百姓父母之曰必有貴仲而季且賢矣卽其仁必有後也四十而藩屏隴右秦人無異於越人也曰不筮而商瞿商瞿孔子弟子年四十未有子孔子使其出使他國母患之曰子年高尚未有子何可遠行孔子相之曰子其無患後有五子果驗之膝下繩繩矣詩經云宜爾子孫繩繩兮繩繩不絶也五十以大中丞督部河南北權豪歛手而百姓爲依莫不壯之曰公誠旦愛是將退食退朝而食於家獨立無奈趨庭者之肩摩踵接稱詩問禮之不暇何卽其威重而氣有必忍也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然固未有子也此自殷卿所及見而某所及聞於楚若越者至今相謂公無恙邪何爲至今未舉子也無亦旣已能御乎禮問士之子長幼則對曰能御矣不則咳而有名者幾人乎又不則將就館若幾人乎里中旦夕覘其門有弧矢也禮記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家持牛酒賀焉而旋且已也是年六十而往鬒髮如平生也是自縉雲隴右河之南北歷數十年其儀不忒也人亦誰不爲公幾得之也公乃今六十二年而始舉子余固以謂其法當自得子者也應上人

此處方言公未有子先人祝之旣有子後人賀之應上幾得字意完機轉文之最有波瀾處　句法嚴整可愛　此又再應上自得子字句等周匝文如常

山蛇勢首尾應嗣後商瞿綿綿燕貽未艾見天道報施進人自不爽也

結歸於天之厚施善人必使之克昌厥後是爲可賀

之幾之。益信其必至云爾。終豈謂幾得之哉惟是幾之不得而快快然後幾而得之之爲快也氣之所息必賢且貴是天之報公以答秦越河南北若里中之所以幾公者也然後公之敦仁處厚褒成持重之德始成矣此可以持羊酒往賀將也遂爲殿卿具列之如此。

張侗初評 披老云有子萬事足長庚鳥多得遲言有子可賀而老年生子尤可賀也是文意在幾得自得末又歸于天之厚報機軸過人而思維尤爲雅致

翁青陽評 六十而得子幾乎危矣序却以爲必然同然又一子始生矣序却點出許多男事賀皆見[illegible]

文巧思過人

馮琢菴賀張惠安公生子序

昭皇后張氏大有功德史稱爲女中堯舜惠安姊張公封伯正天以社稷功今之食報靡艾彼其以四十餘而生子也其爲惠安公必者亦必以昭皇后之世德必之也

此序句法蒼蒼文氣浩浩玩詞慨慷文字之貴重者

張之先從文皇帝起積功至左都督其受伯封也以昭皇后故也七傳而至今樂山公樂山公通儻饒幹略喜騎射磊磊有大夫之槩喜交驩士大夫論議慷慨娓娓有足聽者爲圃於西郊偕極幽勝之致嘗自稱曰吾幸以肺腑襲徹侯之業上之不敢道長平犁庭出塞之烈衛青由漢武帝將封長平侯下之不敢修魏其引繩批根之郤魏其與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批以手擊之也根音痕又不能飾車騎子女如武安君王皇后弟田蚡封爲武安侯惟是守先世堂構堂構肯堂肯構罔敢失墜入奉朝請出從賢士大夫游以自適於郊扉雲水之間如是而止矣往歲公修具召客觴館中二三兄弟余謝不往二三兄弟各爲詩紀西園之勝而并登主人賢敎余以昨日之遊雖甚也中酒而主人類若有憂者益樂山公年四十餘而嗣未立云余曰是無庸憂張公其必有子則質余曰子不識張公何以知張公有子曰余不識張公識

此叙惠安公家世所從來及其生平交驩士大夫之雅致

此段叙其不矜功能不恃貴戚而優遊自適不失先人堂構可謂賢矣

此度樂山公必有子以爲下生子張本

此言以張后之賢宜其有後封不絕光張公積隱之厲可一乎

張公所由封我國家外戚（皇后之兄弟子姪曰外戚）數行封矣更再傳猶有在者乎微獨封爵有更數世而高堂大第不頹圯者乎（頹隳圯家也）此其近者止其身遠者止其子而彭城惠安（彭城惠安乃張氏一家封爵伯係昭皇后後裔）如魯靈光巋然獨存（魯光帝殿名巋然魏狀高大之貌）豈非以開國時有行間功哉

先叙其先世之功中叙其世守之賢末以其嗣子之英爲公其

大宰功論烈孰與淮安豈昌德慶三侯（淮安鄭應天淮陰華吉郎陝西大水鄉德慶今安彰德慶廖二郡）今開國諸侯伯大半國除（係太祖開國功臣皆以得罪削夫）而張氏一家兩伯傳世無窮以此言之何獨言行間功巳乎蓋當成祖時以漢王之間不能

善知人哉

此言昭皇后擁立章皇帝能使王振不敢專恣其爲社稷之功堪羣中大

無幾微於東宮（立太子于東宮）顧獨賢昭皇后微昭皇后事且不測此爲社稷之功一擁立章皇帝及睿皇帝委政中貴常使使閒閤中商確政事幾何以防旁落故移昭皇后之世王振不敢橫洎棄天下振始得政然帝亦且長習天下事矣使當睿皇帝初載守國之日淺微昭皇后振之流禍未有量也此爲社稷之功二

叙典代功勁勒諸凶錢不朽

結言天欲以是德報昭皇后於不朽以足

夫天以昭皇后康我國家而以彭城惠安世封報昭皇后豈其功德在千萬世之後而報不及於數世之下以是知張公必有子無幾何而元嗣生諸徹侯來

知張公必有子收盡全旨

乞言遂書是說以歸之

李卓吾評天以彭城惠安兩伯世封以報昭大功德豈使不數傳而斬以是而知張公必有子矣且張公私躬厲行不以貴戚敗德又何至於無嗣此以世德天意立論最見高人一頭地

陳晉公評惠安伯以昭皇后外戚封爵昭皇后有大功德康國家天以彭城惠安二伯世封報昭皇后必不使張公無後以是而知張公有子此文有頭緒有筆勢有氣概堪稱不朽三昧

（首言必身先之而後口能言之通章俱發此意）

（此論兵最難言非身踐其地安能一一知）

李空同送何郴陽往鎮榆寧肅序

（兵難言也而職方之鎮猶難之難也何者談萬里外事無能有難言實踐其地與知趙平虜謝金城方畧之類逐備明以贊之實言之切二何爲主）

今之所謂賢丈夫者非若涉乎至其道山澤之事雖善方輿家言莫能詰其所從來此無他踐之實者言之切身親歷之與得諸口耳者異也夫言於人亦難矣兵也者難之尤者也山川草木之利艱異而界不同車騎步（此其戰有……）伐五代乃止齊馬是也短兵長戟劒楯矛鋋弓弩之施又相什百不齊故曰大小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兵事有……此二語乃言兵貴知）彼生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設非身踐其地信才且知而克一一中哉趙充國漢名將也及討西羌則曰百聞不如一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漢武帝時趙充國初度西羌之變……人於是詔羌皆叛征塞攻城殺長吏上使丙吉問誰可將充國曰無踰老臣上問將軍度羌虜何如對曰百聞不如一見云云）然則兵果易言邪新天子即位銳意戎攻乃敕司馬卿屬數馬于邊鎮而榆寧肅二鎮則以郴

（中正應貫踐意）（以貫踐立格以薪漁升喻以充國作證貫發大格局大議論）（引趙充國篇中證正見兵難遂度不可以易爲言也）（叙法簡肅）（此方言其承命往三）

陽何君往君少年負駿才至于兵戎之事又爲長茲奉璽書踐萬里之域異疆殊界將吏所弗階窮於君有賀矣君前在職方圖天下地形寢壁上號曰卧遊（以形勢圖畫壁上以神注想其間如親履其地又曰卧遊）予聞叩之曰吾得其形焉踰年又叩之曰得其勢焉再踰年曰得其備焉然終不以是自是而予亦不以是是君者以未踐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西北邊西北邊莫大於榆寧肅二鎮者君踐有日矣歸坐高幄擁僚佐談萬里外事尚有能詰之者否邪予于君之離是故以之賀而不以悲

（鎮知其長于兵事而爲可賀耳）（以卧遊二字影實踐）（郎以得形得勢得備三語影賀君何君身上大是真切）（此言何君得踐其地必無能以談萬里外）

君幸勿談曰吾之數馬焉耳矣（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此言士得畜馬乘之賓二句則富過百姓矣此曰數馬者意自貶以食君之祿徒爲素食而已）

（事而難君若以應踐之賓二句貴分明以恭充國望何君也）

任毛伯評此序全用實踐二字爲一篇大骨子以薪漁引喻以充國作証復以得其形得其勢得其備爲踐二鎮之實迹文字何等精致何等婉切

先言吳楚閩粵之地教化難及故專設御史行部以綏四境

此段言江西賊人滋陸公志必

誅賊勿使滋患東南其勇而有功可槩見矣

此段言陸公度賊必犯漳州而先爲不可勝以勝賊其神筭爲何如

此段言陸公不吝重賞致人擒賊有功而

汪南明少司陸公平寇序

陸公始以督府會兵討張璉復決策保漳州以定閩粵從吏民之請代遊公以清廣之東不恃智術妄殺一人被有利于社稷可稱社稷臣寧但以武勇勝人哉寇之平也有以

高皇帝法方伯分部而治郎有不治則御史大夫出而塡撫之南贛當吳楚閩粵之交其地突阻（即阻塞也）其民恣睢（恣睢自得貌）其聲教不相及於是專設御史大夫一人秉節鉞出行部四境乃安今上即位以來江以西久承平材官無所事事辛酉流賊入江西憲臣有死事者僥平上變詔賊由張璉請亟發兵誅之乃爲師期諸督府兵皆來會張公自兩廣駐潮州陸公自南贛駐汀州游公自閩駐漳州必亟誅璉毋使爲東南患陸公馳赴行部擊流賊於道大破之賊尋遁去公決策田使璉先期而省徙以空壘而老我師非勝算也虎出於柙其傷必多此不可不備璉出必犯漳州第急備漳州虜無如矣既而璉果出漳州失利又遁去公下令無問部士若賊黨有能生得璉者封萬戶予萬金次者封千戶予千金即得罪人脅從勿問書云殲厥巨魁脅從罔治乃得酋長郭玉鏡爲內應誘璉出縛於

官至少司馬亦可見朝廷之賞罰也明矣

此段言吏民大陸公之功欲其代游公以撫定廣東一方求盡滅賊使游公□□昔陸公□□□□功□多□

此段言陸公早計以定賊令其濟之臣得借以安功貴小故又上下之歷渠魁而存從罔治庶幾不啻殺之盛所以克日致捷其不戰而屈人乎

之其次爵脫於朝職皆授官（又云商越授官）部中悉定公獻狀詔拜少司馬其餘爵賞有差當此時游公業已不爲吏與行台閩吏民相語曰偉哉陸公之再造閩也江以西若發難其流毒不淡廣東財力能盡用武之國獨閩乎困之孽猶克塞山海間枹鼓相聞（枹音孚擊鼓椎）列郡盡城守矣游公方受事即有詔命安能必千里赴師期哉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左傳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勢然也陸公當紛糾之秋冒瘴癘而臨不測之地發縱指示（史云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一鼓而殲之（殲盡也言一鼓而盡滅之）卒使游公無復顧之憂（史記貨殖傳云猿貪狼顧）決勝千里賊無噍類公之代也璉竊脫漳州即不備其驟而北掠重寇而橫行閩粵去矣假令無失其版籍詡有土者何公獨早計虎既逸而檻之封豕之臣庶幾藉此以逭箝責公之代也璉誅不斃其在爲從則首鼠兩端（鼠性多疑出穴而□□後漢史云首鼠兩端）使徒按法而繩治之是搏虎而儆之翼也（史云）公布恩信遂令反側自安（光武云令反側子自安）其卒也反戈而斃之不啻射隼（易繫云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師不必老士不必危不旬日而告捷公之伐也閩兵連禍結人

此段言陸公非一手一足之烈亦非智術足多乃其操心專一忠在社稷故身先將士所以所向無前

人自危孳無賴幸進出而應之不者惴惴然重足而立矣不敢動也進伏誅民皆帖席民心安也釋之刀鋸之下拯之溝壑之中骨肉而生之非直一手一足之烈也公之伐也嗟乎旨從公之智術是多哉此有由本也后羿之受射其用觀專也丈人之承蜩丈人承蜩而不稽其操心一也當世之士習退讓而務因循項項然恐將有及即有緩急將焉用之當變初起將易血衄耳闔中有以策干軍門者然其策進者格其議不行及其滋蔓蔓其事也左傳云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其所徵發不啻什倍之矣幸公任事以身爲將士先滅此而後朝食此專一之效也

此段言陸公可以濟前後所比若武功文德與爲中興名佐而無以社稷臣許之其所褒美者至矣

正德中新建伯有社稷功其獨用南贛起今上以神武治天下海內安然視新建之時則公猶賢矣乃今南備日本北備匈奴不謂無事公由此起其武功修文德以輔中興之盛治所謂社稷之役非邪由斯以談非直南贛以兩公重兩公者抑亦自相重矣公當徵至第何當廟社以告武功道是從諸大夫後宜有言

結言已所以序公之功利在社稷者多而

鄙人何知竊其利者爲有德公之利社稷者益不亢多道是僅得其一隅恐取綾煩乃若公之所以利閩

利閩者尤宜稱祀

者纚纚然在道路之口道是不敏猶可備指陳之迹次爲序

張宿云評此又敘陸公之功如淮陰侯將兵奇正迭出指揮如意又按其專一之心許爲社稷臣是又本窮源風雲在手老莊在筆陸公雖賢得汪公之文而益彰矣

惟欲承平而威信退然不在戰功之誇耀當世也

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故其威信如子所稱辛子眞者固大善郎大將軍將而豬瀚海犂車師勒石燕然山之顛者雖饒爲之非吾所以祝大將軍意也燕然山今在奧州漢竇憲征虜有功登此山刻石勒功班固爲作文以紀其績

陳勿溪評將軍用兵如神大有功于吾閩如所稱末解中先登賊壘不崇朝迅掃妖氛宣其猷乎中間、狀年壯而有大功天子報之甚厚倭虜微服部曲傾心文字飛揚有太史公筆法末收然更高奇出人一等

觀公此序文字參態之妙讀之不忍釋手

先言人於功名富貴之場多因得失而攖心若未能忘遇欲也

李空同送房任丘河南按察使序

房公字任丘按察河南　天子許進公太僕寺卿歸空同作文以送太意有三一奮激不顧一不牽於妻子一不以官爲家總之脫屣名利憤情之最難者

今孰不曰軒冕倘來物耳夫凌風排雲鼓翼於九天之衢以起功名之會斯豈非吾所深願至欲哉然而時有遇有不遇故富貴者趙孟我者也得之非我加失之非我損何也以在外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行不加窮居不損以富貴利達求在外者也及既失之也則又幸面目無彩澤戀悟懊悔中悵悵弗休斯非所謂言是而心違者歟大抵

此言三者之所難難在脫徙名利誠有不動情於功名富貴爲罕其人形起房公

才醉八斗氣定三峽

此言人有三難則其去官之心

脫徙名利有三難。奮激不顧一。牽於妻子二。以官爲家三今欲一旦超乎三者視其官如塞翁之馬塞翁家居養馬一日馬俱以去人有吊其失馬者翁曰未知是福未幾馬引外馬數罕冊集人有賀其得馬者翁曰未知是禍其後子好騎因墮而傷足孟敏之甑後漢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或問其不顧何也敏曰甑既破矣顧之何益先幾勇止內無絓罥音健羈其足也色不黯如窮約靡悔斯其人亦罕矣故曰笑粹美璧動情破玍而況功名富貴之際哉故官爲家也官失而無家必曰悔不守井泉之俸牽於妻子妻子必膈之曰祟途百足奮激不顧者失其官鄉里人或侮之或其

必不眞爲下文立論房公張本

此方叙房公致政之歸人以三者爲公難公去出眞心殊毫無難色

詠盡世情令人汗浹

至此薄田以上描寫當時光景甚肖

邦大夫過之不式時節不問遺必曰吾謀再起以泄不平若是者其去也豈誠由諸心者哉〔言人情有三難故不能忘富貴卽有時而去亦非出於眞心〕任丘房公爲河南按察使守一比法久而安矣無何上書乞致其事歸天子乃許進公太僕寺卿歸公爲此內而弗謀妻子〔見公不謀於妻子應上難二〕外而弗詢友僚書上而京師朋舊咸罔聞也命下也人疑而驚詰公曰歸有家乎公曰薄田足以耕敝廬足以棲家人安乎公曰安〔見公不以官爲家應上難三〕曰他日鄉里人侮公邦大夫過公不式不時節問遺公曰侮予

人眼珠璣僕胖花鄉郞五尺童子亦知爲紡穽之上珍名聞之奇品也

此方言公不以三者之所難者從且能斷頑劆貪而速化乎人

何殆慢予何辱不去二者難必矣〔見公能斷然不顧應上難一〕公拜命陞遷俊厖徐暢若有所負而釋焉豁焉若有霑而獲也聞惜其去公歆弗自勝舉其高肰若靡能焉若公者不謂超乎三者之等而其去眞由諸心哉〔此公超乎三者故其出諸眞心應上脫屣名利有三難〕夫人性雖同而品則殊若易識而微難察自是有向欲去而怵於侮且慢止也必曰茲非若不去而殆且辱也有向欲去而牽於妻子也必曰吾效房公不謀諸妻子有向欲去而慮夫無家也必曰薄田敝廬易辦也〔此言公能化夫慮及侮慢者能化於宦於妻子又能化乎以官爲家〕

結說房公居官始末言之見其詞精釆其意婉曲公非娛于文者不能得此機軸

若是者非公啟之而誰也故君子謂公之歸有厲頑劆貪之功不誣矣公以進士歷郎中知府副使叅政諸官至今職唐相國琯其先也而居任丘實自閣內徙因是於予有鄉國之雅而省司諸公乃復屬予曰房公之去人士惜之肰亦高之爲子盍贈之以文於是乎文〔言公之去爲人士之所共惜而其厲頑劆貪之功又爲足高〕

湯若士評譚出人情之所難者都爲名利束縛須令人愧汗沾襟中間議論不踰直其可筆端周浹之未矣

末又以化人之論更進一步法矣

李于鱗爲按察李公恩榮永慕序

（李公幼喪父母或動悲哀之念及壯而能顯親揚名猶然永慕不忘是歷富貴而若未變孩提之良于鱗序其恩榮永慕此了匱之孝思乎）

公生十一年而太孺人卒踰二年而贈中書君亦卒後若干年而公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改監察御史擢今官矣猶日俛焉如贈君太孺人者之有所欲之而未能即命也（言不能一釋于懷）贈君太孺人者已矣何以猶若有所欲而未能即命也人情十三歲父母（公十一喪母十三喪父）則猶若始免于懷（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而視成人爲已近精神鼓舞不可適以變（十三歲近成人其志易移）著於愛斯愛著於悲斯悲矣襁褓而伸膝下曰父母是常一旦自顧苴如（衰服下不齊貌）顧其父母宰如（不動也出家語）顧其慘慄几筵𡟰如也顧之終鮮兄弟無以圖先德而語世美顧之今不可爲而前不可知也其事異矣喘息之所不至而瞻依至焉瞻依之所不至而感通至焉以喘息則嚮絕以瞻依則形絕以感通則勢絕其類異矣（父母在則可以喘息瞻依感通相依沒則已矣）非復襁褓而伸膝下曰父母是常者此精氣鼓舞而適變之始公所由一著

李公兩遭閔凶零丁孤苦此人倫中最不幸公推親死若生篠然若聞僾然如見終身永慕有若不得父母然不能解憂矣

此先言其未慕之實有事死若生之道誠故云

皆有不離襁褓者然

此形容其愛親誠至有終身無足解憂非知心焉能模寫至此

可精字鍊

於悲而情不能以時遷者也（其事異其類異又已之精神適當變移之初而）公能一若于悲不以時遷者所以爲永慕也是故終日言不移已之憂以憂父母終日行不移已之患以患父母則顧而言則顧而行矣公往按山東河南時僾（音藹同）然如父母見乎其位者思得賢也朝而必有薦疏愾然如聞父母之聲者思得冤也朝而必有白狀所罷監司太守某以下若干人所奏讞論殺某若干人無不踟（音池）躕（音厨行不進）躑（音擲）躅（音竹踟躕也）若即命於父母者顧（顧與眷之義同）之諦（音帝諦也）於生也顧之諦於生致顧之斯生矣是無是形而託儼然於堂上者是不需菽水而朝夕承歡者也（言父母無薦賢白冤奏讞之命而公以積慕生形儼然如見則父母之心亦順于地下是不必菽水而承歡也）夫精氣善應一著於悲斯悲是永慕之義矣人情幼不及見父母不可奈何廢而任之於父母此無他佹失之也（言老則父母老自分日故一旦有變亦付之無奈）襁褓而伸膝下生十三年曰父母是常安所不得（既倚父母爲常則非佹得）安所不失哉（年方十三父母未衰則未嘗佹失）霜露既降悽愴履之（出禮經）非其寒之謂也身被國恩而與有榮施乃自顧猶苴如顧其父母猶宰如顧其慘慄几筵猶𡟰如也由是

李公愛親心非于鱗不能形容到此

此言李公在官之日猶然若父母未亡之日而顧於父母其有覩乎其形聽乎無聲之景象

此言李公幼失怙恃風木之悲抱恨終身而悽愴之懷惕于霜露而益切矣

此言其身被國恩心常劬勞是慕君之念不以易其慕父母之念而永慕之義於是乎盡矣

乃有重被國恩而若無與於榮施者是曾參所不願於椎牛季路有枯魚之歎也（曾參至孝務在得親人賜之椎牛參不願也惟願在得親心子路見用於魯不見父母嘆曰是索我於枯魚之肆也）公再秉憲異臺同風余遠而望之湫然清靜知其爲七尺之孤竊而私之言行無僞于憂患知其著于悲而願之致生也其在于公則言行成而容不知（應上終日言二條）而錄之所由以名永慕者乎是爲序

袁中郎評少慕父母者人人比比然也李公若稚孫而抑膝下則是居處笑語之思無幾爲五十之慕矣于辭獨就恩榮上寫其永慕之思愛親之心照已之精神其亦孟夫子大孝之贊乎

李九我評公功容父母而能顯親揚名是人子所願而不可必得者公獨得之于辭此篇專奇心上形容而末以身被國恩一語槩之酷肖于卿氏人也節傳神

李滄溟贈王元美按青州序

青州乃齊地太公所封國也昔管仲相桓公而伯諸侯用此而富強甲于天下今其俗非復管仲而以王元美按其地其功業必有大過人豈但爲管仲之富強已哉

先叙元美由尚書郎遷按察治青州兵事以爲起端作文之體

元美所爲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則貴人側目矣亡何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諸郡居十月而竣事且入致命于天子乃遷按察副使奉璽書治青州部兵事爲檠龍曰青州四塞國也（齊地四面皆山故曰四塞之國）

此言青州之俗非復齊之舊

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竽鼓瑟鬪雞走犬六博蹋鞠者乎（蹋音達踐蹋也鞠音菊穿地作鞠穿蹴蹋）而歲苦霍去病在塞外之役尚穿域蹋鞠臨淄之途豈猶無不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者乎有之然利不在上也

風交字數暢最易動人

此言管子用齊之強而伯而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家此一段乃一篇大主意

管夷吾用齊而罷士無伍（罷士謂作罷之也士之乏於德義不許與伍出管子中匡篇）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斯衛戎翟衛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鞭箠使矣（惟轍所使言其易出越語）

此言今日之齊俗皆是富豪橫行大亂已形有司不

今其民見以爲無不吹竽鼓瑟鬪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然纍子弟無賴少年耳不采金於山即煑塩於海矣輕扞罔禁恣睢（恣睢自縱貌）辟倪往往內交亡命傾身爲急佹家不鮮白亦以視與其逮於法也

敢與繩其罪亞議論甚高

此又今日之齊豪爲政并若先齊之時伸爲政也應上科不在上也又應匹夫爲不善不可得而誅文自

不如聽於豪是大亂之形日具而有司者所不知即爲有司者所知徵欲持其陰事吾恐其發在左右之後也由是中猾以下猶姑逋逃佯以示遜殺聲有司之怒而其大者不挾衆負固即自詣臺對有司者不問矣有司者問之奈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今年一長吏明年一長吏又奈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言中猾之逋逃猶爲遜避大者必挾衆爲梗即就逮而有以陰恐長吏令不敢問也下乃明其所以不敢問之故三尋之矛八尺曰尋唯敵是求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卻如曳風雨其搏秘音畢斧柄也如組亦如掉蛇其

右兵血脈

此引兵師之義以哲齊士之徒費縣官而怯於公戰何以塞有司之願哉

盤鋒如輪亦如積環斗牆而進矢疾不得加劍鋒不得接不踐尺符捷於烽火三尋之矛若鄧林矣林名[illegible]又陰之小鄧林然則今日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幃舉袂成幕者豪爲政也縣官豈有賴焉王于興師則占籍自偷不著同袍之義有司者一一治[illegible]發憤而起坐索輜重裹糧于橐人歲不靡百緡高秋徵戍徵召戍守也攫居縛切爪持也而以行漁陽之埜何參稱草之跗注戎服襪之巾上連袴也君子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持得以章幟寢處其間釋冰而游爰喪其馬不如徵免受

接引古昔滚滚若流文章情詞極卓絕千古

此以誅匹夫之不善使人爲善于鄉無異於爲善于家其貴效于元美者亦已切矣

縣天子之鍾鼓實式靈之汝何多之有齊卒曾戍邊多不當行[illegible]者輒多索粮料横奪而貨既至而不勸刀斗號哀其戟具甚齊之所表者騎士言喪馬則飢惰難[illegible]矣卒而有功實天子盤龍非士卒之力柞浦之役有君子六千人皆爲[illegible]故逍逐以禦貨殺者三千人矣又嘗禦倭而趙刺上故沒者過半實顛上各自收有司者初亦唯以汝爲功又不佼以勤縣官而快於公戰即有豪實應且憎以懈我有司我有司乃顧有間也有司初亦賴以齊士之武徒以有事不得徙貴縣官而怯於戰在家上雄與同伍猶卻憎爾之所爲使已羞見有司如我有司而猶顛覆也語曰斷之若月靡之若絲元美君能使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鬭雞走犬六

此又言元美君能以齊之強而能使及爲政者皆化子然善矣循無能改其舊而皆不可問如故也則又何賴于元美而定天下之東顧哉

博蹋鞠相樂也而又無采金于山煮鹽于海是匹人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與有若是采金于山煮鹽于海也尚將使其爲善乎鄉也無以異爲善乎家以爲罷士伍而輕扞厲禁恣睢辟倪豪大者其末[illegible]逐間也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役管子[illegible]若日[illegible]爲勞幾何而歲且縻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恭于弟亡賴少年登瑯琊之丘北眺而歎也其猶徵戍以勤天子何可以春秋高枕自愉快也夾谷之會齊有狙事者誰哉元美其才一日可鞭箠使青州矣何可使

結復以元美之績有可知者其望元美亦殷矣

寇命也不肽元美徂喜自用焉其安能知之其所以知者元美有績以間執諸貴人嘴不食夫我者爾

張秉鐸評元美生平極推吏之治齊勢際其難不讓太公先齊之易易也故滄溟照按青州諸郡序純以夷吾倣之文勢凡七轉一節深一節最宜淺玩

王元美為宗子相序

宗子于鬩翺翺以才子見稱而見于詩者可以取卿相而尚友千古而世尚疑信半之者彼蓋有所不為而千人不備苛強合也可以覘子相之負爲脩詩之旨累哉

負古子相之才可以直取卿相可謂真知子相矣

王元美嘗與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騏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為也久之梁生徃南海徐人徐子與請金陵不調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乃子相又以疾去益詩於人能使有所不為也子相益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為檮杌

此言子相不得通顯而旨長於詩

不見為知言哉所論萬世一事者矣方吾之偶類凡擧世也事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於將迎之間既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力之日而不得一語猶且不能自已也而遑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賡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廷即其次朝不坐燕不與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於我歌之盛而循得以自攄而況合契古人明詩一朝自試亦詩之奇遇也

不得一辭不得一語言宗子相之于詩可謂宗神標思至賡歌唐虞言之無罪聞者足戒歩歩刻畫自是逼真

而況以下言幸而得

之以尚友于千古以俟知己于當時若夫快其其不知己者又何難哉

文字奇特

應上言諸有人而獲其心則百世旦暮不言而喻同心則四海比屋其不

獲其心得意尺牘古人書牘以一尺為式千金享之嗟嘆咏歌手舞足蹈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命於同心其有不反三隅則屏息辟之耳夫既以孫人人愈厭既以信人人愈疑其心以為與其以不吾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與其不知己者嘗吾技其病甚於無以嘗吾技兄強人信人之不必耳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輒得聞焉是則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是旦暮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比屋而至也何

皇明文衡

以三隅之有自不得穀聞何以下我也

此言既有以自得將以彼而乃此結上是工詩自有所不可為也

又結詩能令人有所不可為意丸子相之才非凡比也

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於好名之嫌則雖陸沉下僚亦餘此不朽之心獨奈何非識而冀幸不可幾之富貴以心術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游大人以成名也詩可以怨一有嗟嘆即有永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孤臣孽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逝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者詩也蟬蛻蟬脫殼也出莊子比遊篇子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為乎而奐今人亦為余言子相於是也不肰以子相之材在吏部何憂不即至卿相而委蛇作陸沉意與木解不同若是即世俗

此段以才可立取卿相而委蛇下位肰詩又不免為世所疑肰則子相之所以為子相若正不必為世人信自有所自信者在

元美此序[illegible]

之見以竭才窮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不竊一日之力謬為詩以竊取譽不知者受肰而與稱列至為稍黠者所窺遂為大過矯失不復區別真偽累天下賢者於是而子相不免於疑則有之矣肰豈詩之罪哉言有一種之人本不工詩余無所得而謬為詩竊人但竊其詩因列之作者令知詩者悲慨吟而并疑作者盡為直詩人則此人之故出非詩真能使人有所不為也其去也人皆知子相有所不為矣可以無去也其倘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言子相之去人皆知其不今卿相肰且疑其何樂為此無益以迷其見益肰言疑者之衆而同心者之難

皇明文衡

輕放過

焦漪園評以卿相之才而不得通顯[illegible]知子相哉且謂其有千載知己自有以[illegible]子詩者正其有所不為非元美知子相之心安能言言傳子相之神哉

照應首段有曲來開治獲鹿狀回頭一顧有如生蒸畫者嘆賞其辭尤宜善釋其趣

虞此悍令哉惟勤曰山中之狐豨罷豹其可盡乎則又以令爲薪也久之以餉戍戍則給以廬旅廬旅其資舍也出大雅公劉篇旅則茈三軍之士意皆當惟勤一監司趙君意終不能不當惟勤也惟勤爲獲鹿如此而已矣處士曰惟勤爲獲鹿如此即吾何憾焉無辭乎曹之父老也輒邀駕去

張侗初評趙子稱循良吏也其治獲鹿狀歷歷可紀且欲勤於撫民而不以察察爲能可謂式穀有方矣噫使治郡人人皆趙子可謂民之父母而邦家之慶矣

徐筆洞評處士還自曹耳肥官廢而其半平式穀之教盡可覩其槩矣嗟夫世無良吏安得守百里[illegible]獲鹿狀哉

汪道昆紫陽書院會録序

紫陽朱夫子讀書之所也今明詔守臣旌書院以爲講業之所其造士德意良勤至矣中間言郡大夫以養士望士以書自養以孔門待明今日無幾哉閩越有鄒魯之風矣

宜上德意務振起儒林乃通篇大綱領便見紫陽之所由會也

今上改元修先帝之業山有功令廣厲博士諸生郡大夫人新都與詔合郡大夫則以先儒父母之國論其何以在吾今十守臣守上之官其何以奉明詔於是宜上德意務振起儒林以振起儒者之林盛其多若林也其年籍上太常郡人士爲盛明年夏進七校諸生畢試之又明年春置諸生高等講業紫陽書院朱子講學處也識上

此段言督學使者受教于朱子者多朱子得爲般倕其程叢鑪錘嚴矣

督學使者得七十七人則皆造紫陽北面受教郡大夫宣言曰記有之粵無鎛秦無廬秦粵非無鎛也廬也夫人而能爲鎛也廬也朱子由新都起夫非秦粵之般倕乎般倕俱古巧匠語文學於新都則夫人能矣雖有良工不廢繩墨雖有良冶不廢鑪錘言專習也自今與多士約居有廬食有餼餼廩也則在有司會有期執有業功有程則在諸文學月終就郡中試則不佞若二三大夫勉矣多士退而相齒繫姓名第少長序以長幼籍而記之籍成則以屬道昆爲序嗟乎世所謂良二

此段言立有司文學之期約以見爲序之由復以守

士之臣能以文典吏治爲多士幸

此段言孔門七十二賢皆有濟濟之才德雖乎實用惜不爲邪稷夷夔備托空言

千石日孳孳治程書苾方以俎豆爲苑爪無關逢掖士逢掖衣名士者所衣郡大夫顧獨以文學與吏治多士幸哉昔仲尼之徒多在魯國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何斌斌也藉第令嚮用亦將有志乎三代之英當是時回以爲邦賜以專對不辱君命使與賓客言也由以治賦千乘之國可使由治其賦也求以理財冉求之家可使求爲宰以足民視禹稷夷夔瞠乎其後句出莊子使得見諸行事非徒託諸空言耳由漢以下諸儒無慮百家至朱子爲之折衷集註是也而後衆言乃定于一蓋六經之擯詔使人知所宗由擯詔狀孔氏之宗臣

此段言漢諸儒皆折衷于朱子之言但閩越被化尚淺紛紛議道雖比于鄒魯之風卒多托經術爲起家藉而門爲媒灼其術所由來舊矣

也彼其及門之士往往在閩越間大都守在一關狠以吾道爲口實道合則與不合則非紛紛說辭其於身通何有如使得志直以土鼓而諧八音孔云蕢桴而土鼓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吾恨其所習非所用也而閩越乃竊比於鄒魯其然乎我國家以經術論士士一以經術發家君諸有名公卿大夫其功用較然可覩碩纍纍于進罕出一塗其或竊膏沐倘而門幸得一當蹇修蹇修離騷云解佩纕以結言吾令蹇修以爲理他不遑恤及既遇合將一洗而棄之經術之謂何何論六藝乃今遇縉紳學士與之

此段言縉紳學士逃孔門諸賢鄙閩越門人郡大夫宜奉明詔以盡造之道今之務正學以毋背孔門則求資于益友爲尤切矣

語回賜退然避席不居與之語閩越諸門人領之而已領之搖頭而不言也夫既高視闊越猶沿當世而趨下流非夫也郡大夫奉天子明詔飭多士而程督之則以多士務正學操異能斌斌皆仲尼之徒也概諸六藝抑亦身通乎其末邪石無當於玉而玉可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麻無當於蓬而蓬其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三人行而得師者二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況多士乎新都山水奧區其人民士俗郡大夫亟稱之矣多士睎昔自許曾何有待而後興乃今明詔詔之郡大夫奉而行之諸文學並

此段言多士每以豪傑自待今小聖明求賢如渴宜及時而與起有爲

此段言郡大夫之養士與士之善自養望

之良友輔之猶之鑾和在車執策而臨大道或推或輓往而不宜夫以鄒魯則阨于周孔子生於魯孟子生於鄒以閩越則錮于宋資不逢世至今猶或傷之今天子聖明羣臣求賢如不及時難得而易失多士念哉當世不患無資顧所養何如耳此句要也郡大夫之爲多士養也本之以躬行先之以經術傳之以修古策之以當時養士之要盡于此矣至備矣多士第善自養朝夕相與修之於則樂羣出則戮力得時而駕句出莊子豈不千里乎哉他日按籍而名曰大夫郡大夫所養士也大夫新都產

其治化如漢賈誼黃伯之盛矣有作人之風其言關係不淺矣

也朱子鄒人也夫夫仲尼之徒非盡鄒越之士也嘗
世亦將多士是賴豈惟郡大夫郡大夫謝曰昔聞洛
陽潁川（賈誼生于洛陽黃伯生于潁川）皆居治郡第一潁川以經術
著洛陽則以賈生知名吳廷尉多賈生（稱賈誼之多才也）召
置闕下其後言之文帝乃進用生（言文帝得用賈生由吳廷尉薦之也）
生以彼其材益不負所舉矣不佞何敢望黃霸誠願
得士如賈生不佞待罪守臣庶幾可以答明詔矣

至末自叙以答明詔而史劇諸士以三代之英孔門之徒忘趣無窮

至若其志三代尚友仲尼之徒善之善者也多士幸
而出此謂不佞何道昆則以為長者之言謹書諸衆
郡大夫姓段氏名朝宗関西人由給事中出守吾郡
排眾說靡肯述主上德意中責郡大夫培養未望諸
士以孔門自興起言言中竅語語出塵灑砂閃爍
如謝氏之碎金立圃峥嶸掩瑯琊之琴玉[illegible]之令
人神思自飛不覺忘倦

馮琢菴會試錄序

氣運之盛衰文運之邪正為之故欲挽回氣運須先正士人文運今日程士者尤要黜浮靡使知眞實報國則國士材得臣不愧古人并無負高皇帝令矣

論程士篇先正文體而戒家功令不可犯是以正始而責也

臣頃從冢宰後（冢宰太宰也掌國政者）大計群吏靡所短長事
甫竣（竣事畢也）復有禮闈之役竊自念試吏不能考其
成程士不能正其始是兩罪也蓋文體之敝至此威
極矣（[illegible]盛也）功令條格不啻詳後士胡背馳至此或
謂明興二百餘年道化蒸蒸比于雲漢（詩云倬彼雲漢為章于天）
（喻天道之回斡也）故其氣磅礴揚翊（磅礴揚翊皆盛大貌運日德發揚明盛也）

將九賓九奏引來為證見不可以滿入禪而化文士之人病

發為人文不能自止勢不得不横流以取瞑勞收以
見博益氣運使然非人力也臣以為氣運何如人心
為之耳九賓之席必不唱褆語（公孫弘曰明王設九賓以禮天下士褆語也禮記曰其方日狀綴兆九奏之樂部）九奏之樂必不入鄭聲（樂也鄭聲樂情[illegible]之聲）乃今取六籍遺言而強傳以竺乾柱
下之說（竺乾佛家之書曰竺乾柱下老子之書）割裂浮妄必且無能影響
于彼矧曰其緣飾于此且以高皇帝神聖兼總條貫
至風厲學宮齊一統類萃萬世之耳目而懸之一鵠
獨稟於紫陽之訓詁（朱晦菴闡明書註以啟發後人）夫宋儒之訓詁

其言考亭傳註即高皇功令以興說皆傳

詎若會爲與學皆功令此功令不得不嚴申也

此言今日以功令唯士不敢錄乎繩墨之外顧轉王制不可稍何有爲約之力

歷引前代敘步以証

豈必千慮無一失。（語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然而王制也。先王所是。若爲令士安得倡異說于難結之外乎。（先王正論如綱之有維如繩之有結也）臣與諸臣奉詔旨取士。即明與諸士約。離經古棄傳註。參用釋老者。皆置之。令既具嘗禀尺幅從事。而諸士習說異者且數年。令故步而從。臣一日之約。宜不能盡雅馴。（此段言士承溪淩于詭異一朝復當馴之難）臣亦士耳。豈不相體其文。醇亟收之。醇而不能無少疵亦收之。然而上駟當中駟矣。（齊田忌與齊公子馳射角金孫臏教忌以下駟當彼上駟以上駟當彼中駟以中駟當彼下駟忌於是一負二勝得孫臏千金）其在繩墨之外。即

今日之言語語精緻切實動聽

用歐陽永叔以抑撰黜劉幾証今日之正國家文體者正以正士人心術也

絕塵而奔。棄不錄。此非臣負士。士負臣。非負臣。負上制也。歐陽修知貢舉。黜劉幾。（宋劉幾才高而文辭多怪異故黜之）豈不惜才。所惜者體耳。臣才識駑下。不及修遠甚。（駑駘之馬不能騁千里）有奔車之患。其爲國家識文體。兼爲士惜心術。意乃若後於修。（爲公與歐陽永叔同一心故曰不後）然而退人易耳。進人難。士即退。更端以進。（始不過求于再求于三故曰更端）未嘗不復收。適以成之。進而不效。未操刀而使割。實壞之矣。臣每嘆人下才士甚盛。文不逮古人。才吏甚盛。治不逮古人。議論甚盛。識不逮古人。功能甚盛。眞心愛國不逮古人。

此言正文體之浮靡者正欲挽今人而爲古人也

反浮僞之習若淵眞實之懿若世風所以不如古也

此言士當竭心力以圖報國家方無愧國士之遇

總之病坐浮耳。（此段歷嘆今人不及古人皆以浮靡傷雅道也）文之浮。豈等能正之過。此以往。在士所自處矣。士自鄉校與計偕至對公車。費國家供億。不可勝計。一對于庭。百僚維賀。榮次素定。他途無敢望。豈不亦國士遇我哉。（豫讓趙襄子智伯豫讓爲智伯報仇欲刺趙襄子襄子得之問曰子事中行何不如智伯也豫讓曰中行以衆人待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即能一官效一職。庶幾其求。曾不足稱氣原。尚何論報。若次及于事內。不顧身外。不顧誹譽。其心爲國家遠謀。出死力衛社稷。乃可言報稱耳。今夫合海內爲一舟。而王與臣共操之。安則

此喻以同舟之義見士當與上一心而以自爲之心以爲國家計

以國士社稷臣相期許豈獨一正文體爲說已

同其利。危則共其敗。人臣一心爲國家計。亦以自爲也。士能以自爲之心爲國計。則不浮矣。合衆心以國事。茂不勝矣。頃臣引古試策士。士具道所以厭鄉對無貌者。此亦足稱先資已。（禮記坊記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及試於事。能眞以古人自期待者幾人。與人約而忘之。猶有誚責。（坊記曰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與己約而忘之謂此心何。夫士有國士。臣有社稷臣。業以國士遇我。而不能爲國家遠謀。出死力衛社稷。則何取於士。即文體正矣。亦何益於國。臣等所以正文體者。誠欲得正

宗
此言功令以緩急用士不患士不具耳厲而患軍之心不一此語參緊森嚴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怠慢無一句虛浮最能動人字句此屬舉有所一則

平伍。角藝於澤宮。（禮記曰者取士於澤宮）借籌於畫堂。（酈食其謀立六國張良請借箸爲籌高帝輟爲銷印）歲未嘗之。而一旦有緩急。無以當縣官指說者。以為士不素具。氣不素厲。而患以為不在氣不厲。在心不一。其不一也。非獨三軍之心各不一也。即一人之心亦不一。夫士受命為將。被介冑矣。不曰無二視。耳無二聽。有進死。無退生。所謂一也。以佹倖圖富貴。以退而二心則不一。以全軀保妻子。退而二心則不一。以請祀功。以賂敵罪。退而二心則不一。將以二命士。士以二詔將。將士相二。而前各退。而

不一不可以稱干城腹心而爲國家所倚賴耳文字莊麗可歌可愛勝敗等語千古名言此引西匯之事勸王之兵以証一心之易於取勝看盡世情

有心則不一。任人者二。自任者亦二。任事者二。議事者亦二。亦各退而有心。則不一。凡一退之心。足以鼓百敗。而欲以撫不退之心。當百進。凡一敗之氣。足以喪百勝。而欲以百不勝之氣。獲全利。以是稱干城腹心。國家嘗有賴焉。且爾士亦聞西匯之事乎。彼其將不能當漢一人。郡而我且壅禦也。彼師少於我。而闘士衆也。彼一於邀利。而我二於避害。無所不避。則無所不怯。語曰。一夫兩心。拔刺不深。此言喻也。嘉靖中虜入蹂我三輔（地名）。薄都城（薄迫近之也）。當時勤王之兵四

援引其事精而不贅
此言心不一必至於敗敗而一心自可以戰勝不必之才之爲異也

至控弦之士如雲。而不敢戰。僅閉門謝虜。虜去。遂尾其後。以報紫荊之役。虜將盛兵入塞。而關中兩偏將以三千之卒。扼而敗之。彼有還。此絕慮無還。故勝敗異也。故當其不一。以四至勤王之兵。而不足一戰。而當其一也。以兩偏裨之力。足以距関而抗虜。余嘗行紫荊道中。出赭狐口。（紫荊道稱關險赭堆地狐口名）視兩將軍戰處。未嘗不撫鞍太息。（漢馬援年七十尚據鞍以示可用）如在鉅鹿下也。燕趙故多慷慨義俠。一旦受鎖鑰之任。（寇準曰北門鎖鑰非準不可）當其出關中兩將軍下。天子威靈仰。虜爲無淩

此言今日以敗虜爲恥在一心以決戰覩公之言說是痛切之見無章髮不照者
此言天子微不二心之臣以爲干城腹心應首段意

入理。即如近日。羽書狎至。（羽書飛報軍務如毛羽之飛捷也狎常也）虜威氣以乘我。我無一矢相加遺。（何出左傳）此亦壯士之恥也。恥之。莫如決戰。決戰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一心。往歲天子坐幄。欠召輔臣討事。西顧而咨。吾獨不得如諸葛亮杜預者而用之。（蜀諸葛亮晉杜預皆朝廷一心之臣也）天子之拊髀也。無寧頗牧。（漢文帝時匈奴犯邊帝拊髀曰無如頗牧者）而思亮預也。此兩人可謂不二心之臣矣。諸士執干戈衛社稷。（孔子見童汪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見檀弓）惟士意所注。以爲臣。鳩庶幾哉。無愧干城腹心。且以當長城。抵百萬

眞之宴文之奇絕在深人世故曲盡人情意極淵深辭極富麗句極奇峭調極古雅可謂古文之致耳

師也余不佞無能訓廸諸士。第備宣上指。以媿為人臣懷二心者趙襄子滅智伯豫讓為智伯報仇乃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襄子獲之責曰子何苦若是讓曰吾之所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而懷二心者惟爾諸士念之

陳眉公評終篇以不二心兩字翻弄一篇議論末以孔明杜預二將証之乃知武臣欲為國家樹蓋世勳猷當從不二始不然爾有臣億萬各億萬心其亡忽焉周有臣三千一心其興勃焉所為人臣者宜為之永鑒可也

解大紳西遊集後序

解縉號大紳幼便善文太祖每加寵異其為人慷慨不羈視王侯若褐夫故其文倣若無人亦知詩詞賦俱出人一頭地而此西遊集後序可畧見才出天生矣

先言康君所著西遊之集所記文朋往來事物代謝升有益多閒暇於外為人以為作序張本

余友康君以縉壽之永新人洪武甲子舉進士為太平府推官謫居橫浦二十餘年每歲集其迎送序述悲喜離合與玩物適情之作皆在焉以較其今昔學問所進與交朋往來歲時事物之代謝可以備閒居之覽而非有所刻削以求工以誇多而鬭靡徇外而為人也前序范君仲綸作稱廬陵文章自歐陽子歐陽脩廬陵人以文章著名與韓柳蘇稱四傑後世有傳續其論當矣特未知吾廬陵詩人之源流也始自周末有避秦者九人隱於玉笥多為四言詩刻之石閩郡人往往效之而廬陵之四言詩始四言如詩四字一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盛漢封安成長沙王而淮南王安成長沙淮南皆東漢所封鄧尋景帝以七國而淮南王以賓客多往來荒祠古塚饒文具存至晉許遜郭璞殷文仲皆遊廬陵而五七言後盛至唐杜審言盛唐詩風大熾有李太白杜少陵並重杜審言尤先為吉州司戶始大興詩學廬陵之律詩尤盛古詩人堂之作由是也南唐劉洞夏

此段言廬陵詩人之源流自九人避秦以至杜審言皆歷叙詩翁四言五言七言之所由盛以為西遊之始末

有首至此俱追廬陵之詩翁文士卓絕下古者以爲西進徵發

至末方言康君可以媲美古人而登詩人之堂

寶松擅其家，宋盛時彭應求（一作元忠）稱南國詩人。江西詩派，葛敏脩擅其雄，諸體備矣。至元初而范德機受學於楊學，昧學雖之子，又從師德機，即邵菴虞公所謂得范文之骨者（文正公范仲淹宋時文章今尚有岳陽樓等文爲世），而廬陵之爲歐咏者大盛，不可悉數，若永者吾得一人焉，曰寧樂吳先生，以寧卿先輩也，宜其所得者有緒，故不求工而自工歟。康君不幸老而所作當益富，他日歸鄉拜詩人之堂而重論焉，屈伸榮辱進退萬變，而性情之樂易如一日，雷電風雨晦冥萬變，而日月之光景常新也（釋有漸新日月特地乾坤）。康君其必有以惠教我矣。

孫先宗評此篇首自廬陵歐陽脩以至宋范文正公，其間以詩文著代者不可勝紀，解公獨紀在廬陵者，以爲西遊名勝，而康君只始末點綴一二，此宗之變體而文之奇局也。

丘毛伯題湯若士詩叙

湯先生以博學宏詞擢高科，其制義等类齊三異，爲海內所膾炙，落觴絕律乃詩中貴也。毛伯首于又叙詩畫也，此可以定湯先生品格矣。

首言人須於世情道理識破打破說破章大旨

次言莊子孔透徹道其惟王元美祖知其文

天下人於寵辱得喪死生夢覺之關都打不破，打不破者識不破也，惟識不破故打不破，惟打不破故說不破。千年來識破莊周書（莊子名周號漆園吏所著有南華經內外篇諸書），乃知此老胸中世情道理萬分透徹，道其不遺於係游樂，其不遺於觸髏，梁眞爭國于蝸，楚眞嚇人以鼠，故王元美謂莊子鬼神于文（鄭邪王長公字世貞號鳳州著有弇州集數萬言與李東陽汪道昆李于鱗吳國倫梁有譽徐子與稱皇明七才子），是眞知莊子者。

此言先生之詩勘破世情道理史到于彼唐李杜

篇中得意處只是情語妙詞超絕常人此筆力獨到

此言先生淡于名利而濃于道情大抵皆

近有首事刻以湯若士先生絕句選者，余視其篇小如悶世，題憂嘆老、嘆病，伏枕嘆訣世語，是何其高閎特達多仁人長者之言也。盛唐詩人俱稱李杜（唐李太白字長庚號青蓮居士杜子美官至工部人稱爲杜工部　朕李獨二人俱以詩振于唐迄今尚爲詩家宗祖），工情語，杜單妙是詞，試質之以忘寵辱、齊得喪、一死生、了夢覺，當復滯筆。先生才既殊絕，而意復消虛自平，昌亦手觴壽，罙不剩一錢，一二觴文日爲四方門人客子取酒用錢，金幾何弗問，務日枯坐如蒲團上人

如此許可爲發世之珍

段段提起先生語不犯重亦不冷淡如千斛之泉隨地而出許多情趣

此論先生之詩自得其所爲先生故推王李袁徐而令人思袁徐也

乃始得以其靜心開閱世人之龐以其痴情眞從世人之黠故平昔所行傳奇如黃粱南柯呂翁經邯鄲有盧生者自歎貧困言訖思睡主人方炊黃粱翁以一枕授生生曰枕此即富貴生枕之夢富貴五十年而卒既寤主人炊黃粱猶未熟又淳于棼夢古槐國王日南何郡政事屬爾爲守既寤尋視下有蟻穴云喚人醒世類若此而此固其碎金矣將論衡先生制義傳奇詩賦昭代三異杓異前他人擬爲先生自爲也擬爲者學唐學宋究竟得唐宋而已自爲者性靈發皇之機滅沒一無所學遂以自得其爲先生自得其爲先生此先生之所以過人而天下人厭王李者思袁徐厭袁徐者思先生故先生絕句何以刻也今古未行姑先此以慰天下之思耳

步步回顧情妙百倍

李維楨評既以先生識破世情道類漆園之達生可與李長庚任工部單騎復以先生靜悟可醒世迷其爲詩自得其得爲人所思慕其先生之小影乎

陳繼儒公評文無定體宜活動處活動宜莊嚴處莊嚴

余讀先生此敘儼然如見大賓與少年論利論策不同

五卷終

鼎鐫諸方家彙編皇明名公文雋體卷六

石公袁宏道精選　侗初張鼐校閱

毛伯江兆鱗參補　寧埜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宋濂　閱江樓記

太祖高皇帝自北逐胡元燕都定鼎建業于京城西北獅子山上名曰閱江樓命濂先生作記寓創業艱守成不易之思規云云

首段言其遊豫可法不爲逸樂病民有帝王創業垂統模範非臺閣中文字乎

次言其錫名閱江示與民共遊觀之意自是萬世宏規

金陵爲帝王之州始皇見順大有王者氣象埋金鎮之故曰金陵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遊亦可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逩而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淸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

此三段言其撫安中國懷來外夷愛恤萬方農桑之勞用工必目守是編上意必如斯云云

朕櫛風沐雨史言漢文帝艱守成之難曰我祖宗櫛風沐雨以得之我安以享之乎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番舶接跡而來廷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於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

此結出致治淡思不但閱江雅

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

興如騷客文人已耳

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陳後主隋煬帝有臨春結綺等樓而國隨以亡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艷姬不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

此又進一步有海不揚波之祝

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十餘里而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

更祝登樓者思創業之功

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奉

結語有頌不忘規一篇大旨全在此數語

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功者勒于貞珉他若流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史達岳評無一語撰寫江上景物無一語發揚樓上景象只在太祖得天下一統無外盛業欲創此樓以示後人當保此於不墜最爲得体若在閱江樓上攝意寫景伊詞藻驚人不合獻規忠盡潛溪此文有安不忘危之深心其憂成危明忠君愛國俱見于此非徒以文工者讀者當會其妙于語言之表賴達字奉

練意高人一頭地矣

先敘獨秀山四方景色水秀山明宛若天造地設令人可以臥遊解者筆端信有化工哉

解縉獨秀山房記

獨秀山房者魯王府王君所遊適處也其山東濱洮湖西望三茅諸山北折而南迤于震澤故老舊稱曰獨秀王府君之別又其萃山川之秀氣解公之記所由作也

魯王府紀善王君世貞請予爲作獨秀山房記曰述其事曰貞世家溧陽樊川之上川逶迤其前如帶然東濱洮湖不二三里而近西望三茅龙崖諸山近一舍許樊川水北折而南致於邀江以達於震澤而傍皆入洮洮濱有山卑小地志所不載故老相傳曰獨秀亦不知其何所始也九世祖官敎君在家開寶間

此段言以獨秀名山房亦以承先君子之志與平遠臺之取名一也

此段言人皆以獨秀山爲卑殊不知山不在高以獨

居於此爲堂曰平遠復湖居士養其蘇公見於賦詠矣（蘇公東坡也宋賜以金蓮獨賜歸院亦有獨秀山詩）三百年而堂燬於兵先君子復爲堂於故址名曰遠山亦以承先志也貞又即堂西偏營數椽爲讀書之室題其楣曰獨秀山房恭先宮敎公與先君子名堂之意皆以望三茅龙崖金壇諸山而於獨秀之卑也則無取焉貞則以爲諸山之高不及數十仞周圍不及八千里而近不出雲雨興寶藏（多寶山所蘊珍奇曰寶藏中庸寶藏興焉）以利世澤民聚奎灌沐紛然雜植大者不足充棟樑小者亦不足爲楔楯

秀爲名尤恐不稱

此段言其登高遊眺之際有八荒我闥之襟期誠可樂先人之樂矣

之用茲山植塊然培塿而已並郡志之所不載而貞獨取以類己故以名其室而尚慨然於獨秀之名實不相符也但當讀書之暇則攜兄弟友生步而陟其極焉下視平湖汀菰岸楞風帆（古詩汀洲楞岸悄無極一片風帆日落西）出沒烟波蒼茫一覽而盡得之又環瞬諸山雲烟浩渺金碧交映浮嵐爽氣在我襟袖顧瞻徘徊而不能舍則先敎與先君之樂又兼得之今而幸際昇平盛時智術淺鮮夸七寶流蘇之錦帳坐我九成白玉之仙掌瑩高帳煖春寒薄金縷輕身掌中托結成比異

末段賦咏如連珠貫玉琬玉珩中長門怨寫出抑欝無聊之情景如怨如慕一呻吟間神氣來明

天上期不羨連枝世間樂歲歲年年樂未涯殢玄極白濟相宜卷衣差比秦王女抱衾誰賦宵征詩（詩云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肅肅宵征如夫戍秦閨妾在閨西風吹妾妾憂夫之類）參差雙鳳裁鈎管不謂李華有淵撰楚國未泣章華魚漢宮忍聽長門雁（漢宮長門賦金買賦詩錯把黃金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云云）長門蕭條秋影稀粉珠綴（玉流）鬱飛苔生舞榭塵蒙鏡空傍開折尋殷寒宛宛青陽日將暮惆悵君恩棄中路妾心如月君不知斜倚雲和雙淚垂

王陽明　象祠記

象舜異母弟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爲天子封之有庳諸苗夷咸祠之今又欲新其祠祠爲之請記故曰象祠記

敍其事象之始又請其新祠之記文之開并有緒者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 [illegible] 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庳之祠唐之人

此以唐人之毀起以象有可毀之罪暗之無非爲下張本

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庳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祠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大禹謨云帝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見於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出堯典四岳舉舜辭也瞽瞍

言象終已見化于舜而人又以

祠舜者祠象從舉干羽有苗來格則象之烝烝乂不格姦可知矣

此言舜愛弟而亦愛民因仁弟而益以仁民則使吏代治令象澤人人心故人愈思象而愈久不忘

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周公相成王管蔡流言畔周公東征以誅之斯可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

結言不善人可化爲善人在君子猶必以善人化不善人

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猶可以化之也

唐荆川評始辯象不當有祠祠象政以祠舜終辯象已見化于舜有恩澤及人而可祠結以不善人當化爲善人而善人當化不善人大是有關風化之論

黄省曾漂母祠記

韓信未遇不能爲生漂母爲之進食曰吾哀王孫豈望報乎後信謝以千金人爲立祠淮陰邑省曾舟過而作記云

先述信不家鄉舉邑薦漂母出之飯苹宜報之以千金也

予自北歸，艤停淮陰，乃登覩散趾，謁漂母於得城之隅。因嘆韓信之在當時，三老無所舉，縣久不以擇，胸涵冠代之器，才蘊帝師之算，不能博一餐於鄉人，辱炊絕往釣川，無獲祿草，捫茹清波，難飽（二語寫出不能聊生之狀如畫淮陰釣川圖）。使無漂母之飯，則楚溝之莩，信恐不免矣。宜其一旦致侯王，聲天下，而奉千金以爲報也。且夫

文言俗情多至珍奉顯門輕視微寒此母之義高千古千金未爲厚報

常人之情，攀轃于權顯之門，雖萬金之輸不以爲吝；昭華夜光之珍（皆寶珠可照車十乘），毋百方求進，以一受而爲榮。至於芋素埃塵之士，神龍不雲，黃鵠未羽，所須者斗釜之粟耳，孰有誤有毫毛之指以濟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爲難，而千金之報，乎猶以爲薄也（詩云千金報母猶爲薄一飯受人不可忘正此意也）。

此下方設難其立祠恐爲過而以優養豪傑暗合天心宜其享食不斬

或曰：廟貌之享，不其過歟。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困追斃之地，無所往而有遭，以堅鬩其所具，則是信之貧窶，乃天之所養以爲英雄者也。母於天之所養，哀而食之數十日，則天心寧有不悅而使之俎豆於百世乎。

又一反母能成信之功自發施後世不泯蟻死同朽滅最中嘲世意

信亟餓死，則暴項不滅（項羽喑啞叱咤萬人敢也信追至烏江自刎），而終生糜爛於無已，則是凡信之功，皆母成之也。信既有祠，而母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金比斗者，徒皆卉蟻而死，惟母之聲名齊日月於穹壤，施義之報，宜其然也。

末結韓信嘗有漂母不常有此記之所由作也

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莽澤困悴，豈無英雄如信者乎，未聞有若漂母以飯之者，於是益知母之高義爲難也。因奠之椒醑，再拜勒文於祠上。

翁青陽評：此篇是借漂母以嘲俗眼不識英雄，家俗情不恤孤寒者也。首段言當時無一爲信薦者，無漂母則信爲溝中莩矣。次又言人情多趨富貴，無肯捐毫毛以物色塵埃之士，此母所以義高千古，宜立祠以表其與天地同不朽也。至末又爲今之淮陰嘆，公亦自寓意深矣。語語是傷世處，玩之玩之。

皇明文雋 卷八 八

先叙其欲奉詔嘉惠元元不敢議遊觀其有古昔君子愛民之風矣

汪南明黃鶴樓記

昔江夏酒保名辛一道人就飲不索價道人將橘皮畫一鶴于樓呼之即下舞由是致酒者衆辛因致富故名曰黃鶴樓[illegible]中丞[illegible]民傷財不聽父老請治此樓[illegible]

故劉中丞入楚楚父老請治黃鶴樓（昔道人畫黃鶴于樓[illegible]舞）中丞曰嘻明詔加惠元元始得及於休息楚病矣憖何敢議遊觀父老曰不然古者省方觀民必有以也以明天時則觀雲物以保地利則觀山川以察人和則觀謠俗執政者慎諸此其孰能廢之故君子遊焉小人休焉君子觀焉小人比焉（[illegible]）父老

此段言其楚五穀不登民未可用恐苦政者以時行事姑待明年其休養蕃息之盛心也

此段又辞父老以築京觀之請蓋以戎功

望公久矣中丞曰嘻楚方不歲（不歲不豐[illegible]也）寧詎暇用吾民顧今近屬不共詔從吏訊荊蠻負固（負固不服也）師老無功（兵久出曰老）善從政者以時行父老姑待我明年遂庶人當不道廢勿王有司曳故宮也（曳平）其材可當大役頃之乘木浮沅湘而下皆川衡上材長十仞有奇足任王罷津吏以告轉而致之工師又明年荊師獻捷父老更進曰楚故有京觀以表武功（京觀封其戰死者之尸也昔楚築京觀以表武功出左傳）彼封戮餘以爲名無不祥大矣乃今楚無暴骨一舉而俘叛人（俘獲也言一鼓而滅之）一龍材官弛

歸之宗廟社稷而不敢以自居其不伐可知矣

此段叙其方伯監司相與計工而徐中行能勸諸大夫國人從成文述中丞之言皆其忠敢比其榮而不

雖事功之上也請以樓易觀父老率諸子弟請且受功中丞曰嘻以宗廟社稷之靈師出而獲戎首愍幸得免於蓆稾（言得免席戶於稾街已爲幸也）疇敢自功是役也力詘衆疲毋勤父老於是方伯監司若分部相與計曰材物既具所不足者非百工與諸大夫任之悉發刑徒以佐將作（將作監也盡發其有[illegible]之人以助功也）工舉矣既得請計日而畢工徐大夫中行氏入郎以中丞之命來告楚有勿亟之役顧諸大夫國人贊之成明公儼然在郢城之中請紀成事不佞拜大夫之辱避席終辭中丞得代

可惑而已不忍負

此段叙其楚先時忠臣義士文墨之客至今争光何有于黃鶴樓

此段叙黃崔樓無稽之典謨但

踰年不佞自郢來徙諸大夫立石宇下請從中丞之言譬則甘棠其人往矣（召公分民舍於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不忍伐其樹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其言在耳不佞寧忍負之楚爲南輿屈首彼文德嗣是伯者代起厥有雄風文物聲名猶可槩見登游則章華高唐蘭臺石室辭令則左史倚相觀射父（二人皆楚之賢相）屈原宋玉唐勒景差（宋玉唐勒景差三人皆屈原門人）學士至今誦之煌煌乎烈矣黃鶴[illegible]者顯載在稗（音[illegible]）官（稗官小官也稗似稻而茂）考文則不與[illegible]先武程度則不發於舊物顧千載而下唯此孤狀獨存

以地得其勢表東海扼江漢故無人議廢而任名將其也

此段歷叙楚先世其地勢之險用武之區

也。撿諸地宜其得勢朕也彼其該七澤亘三湘搨叟門當大別視碣石之表東海不朕乎哉乃若扼吭江漢之間（楚有江淮河漢在湖廣）非師武臣力不守（師武臣之力）不能登樓坐嘯彥倜儻奇偉之士在焉將固廢之必守耳有典也由斯而論其世汚隆可得而言自熊澤受封（楚子熊）歷世滋大迄于問鼎（楚子問鼎）其張可知齊侯執言服江黃以賓楚卽方城漢水誰能去兵其後討離之臣守在什一雖陳俎豆不廢戈矛此用武之區彼一時也

此段叙太祖教化之廣楚俗武後文生其間者乃諸大夫父老之幸故天意假手于中丞以脩其樓制耳

此段叙其天災流行自爲反躬引咎望任事者共勉

皇祖以六師下楚（皇祖即洪武也以徐達等帥師率六路之兵以攻陳友諒于湖廣）自壯王填之爰及世宗（嘉靖）楚居首善當世三公四輔迺登楚材文治修明韃虜不用執政（韃虜所以來久矣）樂不用兵故言天下太平無所用中若諸大夫若諸父老幸而及此時也不亦恬愉乎哉（恬愉言其美也）樓制故庳不足以備明德天意與之更始而藉手於中丞徙木呈材人力宜不及此先事之不墜非後事者之資乎顧不佞受成無能布德意以周境內乃今歲有水溢數有逃逋民有流亡士（是時水溢居民流移）有失職於天有僭時於地爲侵紀

有終無辱及中丞意深遠矣

結以成始保終望諸大夫與父老共慶存完意匪

於人爲干和重爲諸父老之憂咎在不佞（咎罪也自責）諸大夫幸而在事其無棄不佞而朝夕修之力此三者以保有終無辱故中丞辱（辱中丞也）無爲廢之以是役也由前則諸大夫成之由後則諸大夫保之豈惟父老之休（休樂也）不佞幸矣

黃羽玉許先述劉中丞不輕用民力以壯遊覩繼詔

贊成于諸大夫未望之以共保成終今有可稱與

造遨觀而不恤民理事者可置一座右用誦官箴

此篇大意以清容名軒以軒名寺則人因軒而知有清容其景昭昭清淡照耀發光天步

此言清容軒之景獨勝諸寺而

王鳳洲復清容記

清容者學士袁先生號也嘗客吳興讀書此軒因名其軒曰清容趙文敏爲之題字故軒以人重鳳洲公偶攝守諸公復之鄙勝槩依然舊制自爲之作記以紀其事云

吳興水至多割地幾十之五其城西南隅爲勝西南隅枕水之宮者至多慈感寺爲勝慈感寺之境至夥清容軒爲最勝軒故寮然其地據寺左而獨酌鄉前枕通塘有蓮芡（音坎）木芙蓉之屬撓吹容與參差（音參）令容合者散布軒之中碧浪諸山凌睥睨而上其外碧浪諸水穿睥睨而下以故其景最勝攷志所以名則故

以袁先生之號號之

此言軒之名所由著然其勝槩聚步處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快哉

此言軒之所由廢

學士袁先生桷號清容者微時客吳興讀書其中因取其號軒之（以名軒也言清容軒所由名）趙文敏公孟頫爲題字而文敏亦時往來流憩（音憩息也）若含飴以益其名稱益著軒業以屬寺然寺僧不得而有之而以供邦君大夫鄉薦紳豪賢之游目者二百餘年于今矣少時不戒於火予來吳興過慈感寺問軒於范太史而得其故意微欲復之以屬守黃君丞藍君司理孫君則有郡士嚴姓者慨然出而應募發其帑而竹木墁瓦至不逾月而軒復雖其宏壯侈麗不逮前而山林之觀

有波瀾有精彩奇特奇特

此言軒復而新若新述若始乃千古未吐之詞亦千古不拔之論是一篇大主意在于此耳

爭出於睥睨之上下者如故也（應凌穿睥睨上下句）始予未爲吳興則讀吳興諸書稱文敏公第環二百而水勝甲一郡及余至而訪求其故趾所謂水晶（音精）宮若益陸沉於闤闠鼇祝之間想像於暮烟春波而不可得爲之懷歎而其旁一軒獨以伯長之所偶遊文敏之所偶題二百餘年而不敢廢一隳而輙復之若新抑何說也物吾自有之則爲吾主吾有盡而代吾而主者亦有盡物吾不自有之不得已而付之天地天地無盡而爲天地之人者亦無盡故驪山之陽翠微玉華更而爲禪室佛廬而後能有永若恒也人見夫王珣周偶之徒舍其宅而寺之諂以爲媚佛及余游虎丘望而知其爲千年之宮且因以知有珣偶則夫世之君子陰利其有而陽文之曰廬其居其不一轉而氓其王再轉而氓其跡者幾希也作復清容軒記

引此段以形軒已爲寺故長存耳

結言世之君子以利爲己有則不滅其軒者少矣

袁中郎評此記迴其軒所由名述其軒所由復令人讀卒章宛如躬遊其堂末段云付無盡於天地乃其曠達無垠即坡老赤壁之襟期矣

先叙宗子登臺俯思俯瞰無限凌虐爲下駐軍傷民立論張本

宗子相登平遠臺記

平遠臺在閩然峯山也東西南面江幾千里嘉靖壬戌南倭侵擾此臺久為虜場宗子相督學於閩故登此臺有感慨目傷心之嘆故為之作記以紀其事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志三山此即所謂然峰山也（按閩省誌平遠臺在城陽之巔而海㨿澳與西烏石峙最稱奇勝云）山固奇在城中尤奇宗子入閩十朔未登也蓋以戍故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登焉凡幾折始上又折而東登絕石亭天風高揚萬象蕭瑟宗子於是仰而思俯而嘆也客曰大夫何嘆宗子曰嗟客乎嗟客乎聞其說余恐

此言臺昔稱東南巨麗今駐軍若三飲馬長江戈刃之發何堪忍聞

客之投觴於地而莫予飲也夫閩者豈非記所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裙媍於疇而商歌於塗也當是時而登厥臺焉高山大川遊雲芳草罔弗觸吾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今何時也吾見茲臺三駐軍矣（此國朝嘉靖壬戌南倭入寇此臺也三駐軍誠為可傷）客亦東眺大海乎樓船組練隱隱起也南睇于江故里媍日濯錦漂絮其中者今健兒飲馬西瞻烏石（登臺高眺凡南臺洪塘西面長江故曰漂絮飲馬）蓋有鍛甲礪刃鼓笳鐃吹之聲焉比閭閻井則父老子弟被戎執戈者怨讐盈道也且千里之內亡者未

此段叙今昔悲歡安危之不同而遂起枕戈請纓之志不以遊雲芳草為娛宗子誠憂人之所不及憂者也

瘞瘡者未起流者未歸繫者未釋吾念之吾不知汗之淫淫至于踵也昔何以驩今何以悲昔何以歡今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難言哉夫君子之謀人國也上憂王憂而下憂民憂者也今 帝心常在萬里而民瘼允厈之在吾前也方請纓枕戈不暇（滕王閣序云無路請纓効終軍之弱冠祖士穉劉越石志在枕戈待旦）發沐矣客乃欲吾視高山大川遊雲芳草而嬉乎此吾所為嘆也昔元臣據閩之險以抗我旅
皇祖乃命樓船將軍從大海徑搗其穴而空之 帝談

此段嘆眾時事者無能畫籌破虜殊有愧於皇祖諸臣

燁赫日月同炳也乃今策事之臣頓不能設一奇制一敵而使醜夷往往截海闞我此視
皇祖諸臣何如哉吾嘆之實愧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大夫之嘆而大夫又安能飲吾之消請大夫為客記之以示後之登斯臺者毋徒嬉此高山大川遊雲芳草而忘厥民憂也宗子於是承客之言以為之記

孫覿揚評不以登眺為樂而獨切憂國憂民之感此與宋潛溪閱江樓記並垂不朽

此篇文字起伏頓挫到末無一閒字無一虛句

先把閒人之有閒地忙人之有忙地并苦之趣相去最遠以爲作記起端

湯若士復臨川永安寺田記

臨川乃江右名郡古有九觀十三寺寺田最多後爲富豪所奪適袁滄孺邑兹首倡而盡復之是亦不朽福田也湯先生爲作記非爲僧道計實爲世道計也

天下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緣境起情因情作境神聖以此在圖引化不可得而遺也何謂忙人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即有忙地焉以若之何謂閒人知者樂山仁者樂水此皆天下之閒人也即有閒地焉而并之并若二者誠不知於道何如然而趣則遠矣朝市之積則有田

入題言臨川五峰寺閒人之地盡爲忙人所奪以爲下復田張本非斗藏珠幾者焉能得此機軸

此方言袁侯有復田之志即有劉生籍所買田以歸下寺耳

廬山川之餘則爲寺觀故寺觀者忙人之所不留而田廬者閒人之所不奪也臨川古之名郡五峯三市在焉臨川乃江西撫州府漢南城地東臨漢臨汝吳西平晉西豐梁定川隋臨川五峯如靈谷華蓋雲林銅斗金華峰中各寺觀有不等三市者市也五峯之間間有觀九寺十三益入明以來大爲忙人割奪盡乃至稗粥無所而古永安寺境界歸然獨完其田則大半無有矣邑侯袁公起於蘄黄來宰於兹袁滄孺爲臨川宰召郡弟子劉等命復此田廣山川之精涘性相之學披圖而嘆曰臨川人之惜閒人也一至此乎有能從吾言而反其田者吾徒也

以劉生爲倡卒復寺田幹旋得好故是筆力高處

於是郡弟子劉某首籍所買田若干畝上之侯以歸於寺侯爲欣然告世尊而撫之曰此所謂孝子劉某也而適是時有僧大千購得南都藏經以至而尊置之寺萬曆聖旨命天下名僧隨其欲請上中藏經來佛有同惟所供給時有大千僧金陵寺上藏經歸置永安寺藏經閣中侯曰有其貴矣而無其人何舩是有浮梁僧水月爲達觀先生弟子精心苦行通於評唱之義適來寓斯人士與遊始知有所謂宗門者久之長千寺僧大初來講蓮華經蓮華經乃觀[illegible]脫出火中所者有[illegible]難虎一切苦厄舍利有數千言號曰南無妙法蓮華經聽者千餘人得[illegible]食

此言適有誦經高僧聽者千餘俱取給於田有餘皆歸功于袁侯也有以

此言忙人利閒人之田令天皆忙人而無閒人將世界何所成邪

此言人之宗二氏者未書是遊人且千萬人中豈無進于道而

無不懽喜讚嘆曰此固我侯之福田也嗟夫當忙人之急得此田也豈不曰彼無父母妻子之屬先生所遊民者吾非真有愴利其田姑以蕃其種類云耳嗟夫此所謂奪閒人之物以將養忙人也固一其說然試以語彼使天下皆忙人而無一閒人皆忙地而無一閒地則亦豈成其爲世相也哉且今所從遊於二氏者二氏釋氏乃釋迦牟尼佛今爲沙門始祖老氏乃春秋李伯陽老子今爲道家法宗彼亦有所業非所禁遊民也如其爲遊民法固禁之久矣所惜者遊人之非遊而閒人之所未嘗閒也非閒弄

得道者乎

此慨道已喪世衰侯此舉在道不在田誠採本之論也

此記雍容俊潔自有從容俯仰之態

遊不可以涉道是故聚百人而食之必將有意乎道者焉聚千閒人而食之必將有進乎道者焉不得已而食閒人至於萬猶將有得道者焉道之喪世也久矣幸而有一人焉其何奈於千萬人之閒而奪其養哉卽未有之庶幾有之如以食百千萬人之閒者奪以養百千萬忙人其必無冀於有道者矣則亦稀其種類而已然則侯所爲存寺者或不在田而在道俶罷無殊香色有異後之遊閒逢來食於茲田者其亦有感於侯之弘願云

陳君公評此記敘閒人原有閒地芸芸爲忙人所介一復其田隨天下千萬人講經者講聽經者聽有所資非爲遊手遊食者謀乃爲進道得道者策言言中的發無剩旨

李九我評記以簡重嚴整爲主而忌堆疊窒塞以清新華潤爲工而忌浮靡織麗此記語雖多而意不煩乃知先生胸襟度量如川流迅激自有迴波逶迤處令聽者悅懌觀者不厭

邢珍君德政碑記

荊公爲臨朐令五年于茲荒田盡闢流民周恤勸學以興敎立節以維風他如立法簡持法平循良善多去後有思碑琢菴公爲碑記擬之何武云云

此篇文字精鍊卓練一如傳內語

先言漢何武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以爲荊公德政起端乃用客形主法

自古稱去後思者無如汜鄉侯何武漢何武封爲汜鄉侯爲郡吏所居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焉武在漢吏中摘發不及廣漢治辦不如敞所居無赫赫名當其既久摘發治辦者民[illegible]其人俱往而武獨見漢趙廣漢治郡設鉤鉅之法[illegible]摘伏如神張敞亦治郡有[illegible]如流人莫敢欺故所居赫赫見稱蓋世所稱赫赫者難使令必行禁必止不能使人思能使人思者不爲赫赫者也譬之

此喻烈風暴雨之動物不如和風甘雨之化物卽天地水月之寬爲民上者亦當如是

此段方言荊公之德政大要在易近民自思慕無異于漢何武

剪裁結斷自覺奇思

飄風聚雨挾怒霆而下非不震蕩一時然入地僅膚寸而已震蕩之過或遂有所摧折若夫不鳴條不破塊優渥霑足物受其滋以華以實而不知所以然蓋吏道亦由此矣荊公涖敝邑五年其善政如墾荒撫流移清編審平徵收省勾攝雪冤獄清丈量積儲待興學校表貞烈未能更僕數然大畧立法務簡持法務平卽窮鄉幽壑欲陳說疾苦皆得詣令無所隔閡故朝所曆涯暮及百姓於公始至驩然道之已習而安之既去而悵然思念之更十餘年如一日也以姦

之汜鄉侯復何愧邪。蓋今天下側目重足所患苦者。獨在赫赫吏耳。彼日凜凜焉。恐其名譽不彰。官不達。取數事條次之。詔訥其說以合上官。而又刻期以責其効。倏𩫧以速其辦。何暇爲百姓計久遠。故庭中稱治。堅則否。上官稱賢。民則否。當官稱惠。去則否。世所稱赫赫者。大都若此矣。守令職在牧養。法當如父母於嬰兒。安得所謂赫赫者而稱之。荆公當去之日如始至之日。既去之日逾於在之日。世所稱赫赫者。蓋能爲之而能不爲也。史稱何武仁厚。至其爲刺史行部中。屬吏有罪。又應時舉奏。故當爲郡吏。議者以爲有宰相器。公自爲令爲御史。治邑按部。皆與武一轍。而其器深廣萬頃不撓。亦復似之（黄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嘗治郡有聲。云黄叔度來何暮。昔無襦今五袴）蓋士必安凝如山。渟泓如淵。然後足以享盛名而載重任。若夫輕見其奇。一覧都盡。即赫赫無足數也。夫赫赫爲政者。怨府也。赫赫爲名者。毀媒也。惟寛大長者。乃可以久。如公者眞其人哉。予故列次其行事。以附于漢循吏之後。而并以議夫世之赫赫者。

李九我評。世之求赫赫之名者。必非循吏者也。循吏者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故承菴先生爲荆公作去思碑記。敍其政績善良。皆有以入民之心。民心思公去後更切。故以擬之漢何武。此文當與此碑並垂不朽云。

逸纔韻之。兩腋風生。無限爽快。此慨方今巧宦每餙赫赫之声以要當路。殊非牧民之父母。民亦何思之有哉。寫出蠱媚之態。可謂筆端如畫。

此言荆公去後見思。以不爲赫赫之吏也。

至爲按部。又同何武。厳明均有宰相體度耳。

此言士必有養。然後可以有爲。不可以赫赫媒名府怨。而以循吏許荆公。且多爲得體。

奇思精意。層見叠出。到末無一

練思是何機軸。何等變化。眞公之佳作。語意已盡。後總結上文而反覆頓挫。有無限精神。甚妙甚。

王鳳洲日涉園記

日涉園者，取陶公歸來辭有「日園日涉以成趣」，楊公取義于此也。大抵楊公不以有爲累，與陶潛公不以無爲累，其中之得趣，真有富貴非願而天命可以自樂矣。

先述陶潛歸來去辭，言其名園以日涉之故，以爲作記地。瑞中間照應轉折，前後千古不朽。

今大都督楊公歸自帥越，乃捐祿之餘，擇勝地於其居之西南爲園，而顏之曰日涉。蓋取晉徵士陶潛所賦歸去來辭語曰：夫以陶先生令彭澤僅八十餘日即去之，而其所謂園者亦僅樹欅（音欅木名）、槲，藝蔬茹，杞菊之英，姿盤於籬落間而已。其所謂日涉者，又僅一漢陰之叟，朝而灌，夕而墾，以其假息於桑榆之間，而謂之趣。今楊公號爲都督，踞十二郡，三樓船將軍之上，而提衡之位，不爲不尊；出入戎馬幾二十餘年，不爲不久；擁高牙，建大纛（音毒，旗纛也），金紫銀艾（史：三千石以上銀印綠綬以艾草染之），爲之後先，奔走不爲不重。及其歸而所謂園者，前棹楔（音契，門之兩傍）而後庖廚（即庖廚也，庖人所核；而其與茹蔬相仄），左亭右榭，宗堂奥室，便房迴廊，在在而有。太湖靈璧之石，紅鵠素馨，閩越蜀廣之卉（音毀，雀草），紛錯臚（陳）列，而不可名計。其所謂日涉者，多守相之干旄，學士大夫之几履，鍾鼓管籥，夕奏而朝流，響屐遺襪，沾於階砌之側而不散，而後謂之趣。嗟夫，陶先生、楊公卽亡論上下數百千載，第列之步武之內（武，亦步也），而使一孺子辯之，必不以爲類也。夫使顯而餼者挾吾有以勝其無，約而隱者挾其無以易視吾有，而謂濟不相固宜。陶先生則固無所事此已。獨楊公快然於其所謂貴且久，其曹偶之所豔得而味言者，一旦脫屣棄之，而不爲動，知其無累於外境也。夫無累於外境而取足於內，則夫大鵬之摶扶搖羊角而上九萬里（摶，擊也；扶搖羊角，風勢動貌；驟展一飛能至九萬里），尺鷃之旦莫（音暮）決於槍榆，其爲逍遙一也（大鵬尺鷃其逍遙一，喻楊二公之園其爲趣亦一）。且當陶先生前，天下固有挾其有而致豐於一國，至於臺若沼而尊之以瑤，死而尊之以珪，若現其爲滿若谷而尊之以金者，不知其一轉盼而辱於樵叟牧豎之手（採薪曰樵，長者曰叟，牧童曰牧，小子曰豎），求其遺跡於荒煙斷碑而不復可得。第取陶先生之辭一再諷詠之，而所謂日涉者固怳（音恍）然若新也。楊公之必不挾吾有以求勝其無明矣。公與不佞厚，謂有以記之。不佞罷青州歸，爲園公第後，可千載，朕不能守，而爲世所迫以出。今強顏而記

此言楊公告休而歸，其所謂榮跨閭里，而日涉之趣又與陶公大不相侔，濃郁都麗，誰不賓惜。

此段又以陶公楊公合而論，見楊公亦能如陶公之屐脫軒冕，會不爲動，心無累外境，可乃一篇大主意在此。

此段以鵬爲喻，見浮世榮辱乃

是穢瀧人群，今之不可超脫。文之錯綜變化，皆臻妙境。

此言園之有將廢辭，則千古若新，楊公必不挾其有以求勝。

此段又言楊公亦能視有若無，與陶公共得其趣，故園以日涉。

名固感慨已之圉不能守無限波濤

公之圃得無自托於有無之間而文吾出處之非然然公望重非久且復出不佞歸爲公代而時發之矣

吳寧埜評此篇大意先以陶公不以功名富貴累其心故能超然于世外而楊公亦不以外境之紛華入内境之纖毫故能日涉以成未感慨已之園不能守又欲代楊公作記句法何等高奇章法何等恢偉文之以景趣勝者

肯言顯仁藏用之道不容着識涉境以爲辨

湯若士小辯軒記

顧涇九酬致書索小辯記時因課兒釋象義反復其道爲言遂陳懿德之文以爲記

凡天下從大而視小不精從小而視大不盡此夫以識爲大小者也居明不可以見暗在暗不可以見明此夫以境爲通塞者也惟道顯諸仁藏諸用其藏也復其顯也辨物無非用用無非仁近而反質而微非心之所爲也道也故而舉九德之㳟復若小焉耳九爻辭之卦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君子求恒德以免羞當於剝中求復以剝体即復体也自今悳之微始小故日言復若莫辨於大學之道知止而後有定以能

次段從易非剝復之更致以大學格致之哉辨於是乎無辨矣

此段引商賈之辨物須過而後辨則亦非辨物之辨矣

慮止者復也不復不止止而慮則其辨也天下而反之身心意遞相復也遞相小也而意復於知復於知則彌小耳乃又在乎格物物天下之物也格則其辨也心不在焉乃至視不見聽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在者不復也不復雖食味聲色不可知而復奚辨焉學道者因至日閉關之文爲主靜之說夫自然之道靜知止則靜耳安所得靜而主之象曰商賈不行后不省方此非主靜之言也主靜以立極乃吾儒知止之宗旨也佛老㫖無以自然爲道則亦吾儒主靜之言也環天下之辨於物者莫若商賈之

此段以孔顔之論克復部易義不違亦復之辨眞得聖學心傳矣

行與夫后之省方何也合其意識境界與天下之物遇而後辨夫遇而後辨因其所不及辨者若夫不行而行不省而省所謂自然之辨也與然則聖人何小乎復而大乎乾易卦乾行健配天不息謂之天道故視復之人道則爲大矣復之小乾之小也乾之大復之大也乾大而明終始復小而辨於物其知一也聖人於顔氏子問仁告之曰克己復禮爲仁此亦顯仁藏用之說至視聽言動皆復而仁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知吾友涇凡君懷顔氏之資幾學易之年顔若孔之卓好學本

結入以辨名軒之意使人知所取義云

聞于天下孔子五十學易求免大過韋編三絶有意乎是以名其居稱名以小而取數大予故廣其義以貽之且以諗於諸君子知復之所在者

孫承宗評小辨軒記爲涇凡先生而作中叙彖卦剝復之辨而証以聖門克己復禮之至道誠得顯仁藏用大辨小云乎哉

劉孔當代柳河東憎巧文

借傳天孫之女以七夕度銀河而與牛郎相會人間子女設筵乞巧椰子厚曾作乞巧文此又作憎巧文言巧無所用于世而世之大巧乃所以大拙其所醒愚頑也至矣

颯風拂座四語寫出七夕夜景色宛然在目

維歲之七月七日椰子夜歸自外塊然無徒蕭然獨處將偃息乎寂寞之場縮䌓乎華脊之所于時颯風拂座梧露沾巾繁星入戶皎月在庭俄有嬋娟似神非神瓊珮垂藻霜裾結雲儼然顧余曰惟天孫將以是夕嬪于河濱天孫天女之雲孫即織女星是也嬪嫁也言以七夕而嫁于牛郎我則可巧以餘貲人惟子材行宜爲世珍然而進無所

次段設爲天孫下降之語欲以巧與椰子遂請其所謂巧者何似總之以爲起端之詞

遇退不見稱屑能鮮試夜光無因鄒衍上梁王書云夜光之珠以暗投人則人莫不按劍惟不而巧以躋于今吾將易而淡而鑿而方心俾而所向無不而忻而將有意乎椰子聞言而憮忽若刺心棘肩歙踵覷覷忞忞蒲伏而言曰冀土愚臣邑邑瓠落之日久矣誠不自知拙以致此今天孫儼然而庭教之是天哀臣而賜之天孫也雖然臣知有拙雅未聞巧敢問天孫之所謂巧者何似而臣得審處焉天孫曰夫巧天地之機而造化之秘也神神奇奇莫可端倪姑就子身爲子悉數厥初生人五

此段言心爲巧聚凡耳目鼻舌手足俱有巧存焉出天孫之言將許極變不可方物

官旣具上貳代舉下貳代展其中有心厥巧攸聚是故壟望窺覘淵察流盼望顏伺色先意承志是命曰目巧未命先唯未言先諾疾若桴鼓慧類風角是命曰耳巧游心寓句繫尾結繩佹長佹短一縱一橫是命曰舌巧逐氣尋馨無所不至如繩之營靡瑠不附是命曰鼻巧歆翕而張將取固與（老子道德經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翻兮爲雲覆之爲雨（唐詩絶交行云翻手作雲覆手作雨）是命曰手巧托徑終南接蹱曲竇明且肩側日暮臂掉是命曰足巧有餙矜滅耻歸誠取驗牛凶先容變詐解免其名

此段承上言巧之中更有巧如巧避巧中巧援巧取皆可以遇合人世而非若鄉子之拙

曰巧避意忌內溪佯譽佯毀莫須微文無肰蜚語其名曰巧中問羊得馬伺瓤見笥握明察闇倒語嘗疑其名曰巧援計析秋毫澤窮夏澇設不爲官千鍾自飽其名曰巧取於巧之中又有巧焉轉相奇譎亦云多端是皆世所甚貴衆所共憐遇無不合交無不惟子誠自揆孰媸孰姸以此涉世不其甚難鄉子曰臣乃今而得聞巧幸甚雖肰臣竊有謁焉人之始生混沌沌不識不知何慮何營是以容成大庭無懷葛天（古有容成大庭無懷氏葛天氏其人不識不知無思無慮）其世塡塡其行顛顛

方非人生混沌之始故不爲顛

此段再設爲天孫引誘鄉子之言欲其適于世諧于衆極騁超

今如天孫之言巧則巧矣亡乃斲觚爲圜刓方爲圓雖有犧尊純樸已殘雖有珪璋良玉不完天孫乃爲我顧乎天孫曰吁嗟乎何見之越也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故苟可適世何性之拘苟可諧衆何古之齊故曰聖與俗流智與變俱彼往者古黔首悅愚不哄而食不蚕而衣草木榛榛鹿豕狉狉雖誠有巧安所用諸子試睹今視古何如風移俗降樸散淳漓以曲相御以詐相驅辟如逐鹿于埜之墟高材疾足乃先得之（蒯通說韓信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之）是故倪

越不必拘何以合道自信筆如弄丸詞若承蜩誠巧心之文也

此段代鄉子辭巧之語以巧而勞而敗而失而滅且謂詹公之

鮀爲政子朝秉樞（祝鮀子朝俱衛臣一以佞見一以美見容爲政秉樞得惟柄也論語云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王良善御卽趙簡子使與嬖奚乘之人是也韓哀亦善御者）時之所極變之所趨而子乃高論往古過信所待方枘圜鑿不其難與於是鄉子俯肰而息轆肰而吁再拜稽首而謝曰天孫之哀臣至矣其誘臣偹矣臣非木石寧能無意人世乎顧臣甚拙好覘往昔竊跡已事撫肰太息何巧不勞何巧不失何巧不敗何巧不滅詹公察牛黑而白題苦心傷神豈不殆而孰與愚童不勞而知由基楊葉

不如愚豈由恭之不能善息墨子之不拙蜺羿烏之自爲禍始曰言被的世爲千古印証

此段就天孫以從天孫見其所相於遠能以巧與人不巧自遇

百不失一由基楚共王將去楊葉百步之外百發百中少焉氣勑矢鉤弓撥𢐀與夫人頹肰善息墨子木鳶三年而蜚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一飛千一日而敗遂同朽株𢐀與掭蜺引重里不如所處遠驅羿焉彈日烏焉解羽羿善射世妄傳稱爲羿射日落九烏文烏獲力能舉千鈞千純狐發謀身熓祀徒𢐀與顓蒙不爲禍始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於是殺羿且天孫必謂涉今之世非巧莫遇乎巧誠可遇𢐀如天孫軫轄旋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庭肰而孤獨寡與居俗伶俜盈盈一水若隔九閡雖未做盧弄復參辰不如愚婦嚔焉朝昏豈能以巧

合何等婉挫

結照應上願爲萬天無怏之民無術巧爲以爲里一替句收盡無遂宗總讀之令人千載思齊

乞人而不能自售其身抑遇合有命卒非巧之所營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世之匈匈而易其所從政使詭遇而獲驅馳無容臣誠不忍以彼易此而兒巧亦無厲天孫已矣無役望臣將守臣之拙以竊附於成庭懷葛之民卽前容成大庭無懷葛天若夫携持琬琰羊皮是珍餘於芻豢糠㦖用忻他人能之臣死不能於是天孫硅肰冥逝莖無所得闢戶覘之萬里一碧

琢菴評此文如百鍊之金鉛滓既淨精華粹然其鍛工極變似匠石成風之妙巧伯子派波之推引

李于鱗爲太恭人乞文

太恭人于鱗母也二十八稱未亡人迫於祖母楊恐貧奉姑兼能勤三遷之教督二子成立今于鱗官榮欲爲太安人壽故自述其守節不移然務不自諱焉

先言太安人迫於祖母而不輕於一死者爲二子計忍以慰地下人也

不肖年九歲爲廸功君公父名寶封廸功君遺孤太恭人年二十有八歲襁抱二弱弟稱亡人夫死妻稱未亡人祖母楊㚖於前子憂不肖暨二弱弟長則當溥其産數不爲太恭人志也每每欲奪其志令他適也太恭人卽𦂵音中一勿問之惟朝夕糊饘粥是命曰彼豈謂未亡人重捐生邪不忍此二三𧶘𧶘食嗟來食𧶘𧶘乘首喪氣之貌昔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

此段言祖持太恭人益亟而太安人奉祖母益肅是以節婦孝婦合爲一人尤難之所難者

此段言太恭人教之以善處叔嫂是亦

食之有餓者𧶘𧶘肰來黔敖曰嗟來食餓者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相與僕棄轉溝壑也地下有言此二三子安在哉未亡人其尚有辭矣靡慝唯二三子焉依祖母楊持太恭人愈益亟願若新婦太恭人亦愈益肅祖母楊病癱且潰太恭人滌者身自浣滌傳藥底革而豫至疾革而後有悔心宗黨無不難者恭八年不肖如敬業事諸君子肰恒以受羨失諸君子太恭人歎曰爾何與仲多哉卽屢兒如何異也先是有謫不肖不能力穡服賈者兄嫂意𨓆久居矣遂廢着出各僦音椋租也別館太恭人所分皆僅

原缺第三十四葉

有携手同歸之盟自將死九京而不移
不二三其心雖頻沍荼毒亦且甘之矣

汪道昆祭方烈女文

方氏有一醮不改之志故見其夫之早逝卒能甘心激烈求相從于九京此文祭之表其烈如丈夫子其志節眞可與日月爭光至今猶有生氣

繫淑女之嬋媛兮佩蕙纕之陸離大人賦行曼流陂以陸離註陸離參差定厥祥於景胄兮閟公宮而待期指日月以矢心兮曰兩美其必齊夫何盍肰獨長往兮結言辭而交携服兩驂以發軔兮寧一蹶而顚逝逝將携手同歸兮雖九死其猶不移彼衆口之申申兮徒擿埴於多岐視禮義若弁髦兮弁髦緇布冠之不堪惜也闚覦不越乎

欲相見于地下故視死如歸可謂激烈之深
有薦酒英烈之愧亦英烈之正氣激之也

醯雞醯雞所見者小出莊子信余心無二三兮甘荼毒其如飴荼毒苦也覽素車以臨墓兮垂涕泣而交頤及黃泉始相見兮鄭武公娶姜氏生莊公共叔段莊公生於難失愛姜氏莊公立叔段及公誓其母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託終身乎同棲吁嗟嗟乎哀哉覩萬始兮紛無垠奄同盡兮無逡巡殉娉節兮捐骨肉即長夜兮辭陽春願相從兮永爲好生前不能同衾枕死後願相從于地下胡阜壤兮胡山林靈翩翩兮羽駕乘剛兮乘征邀二姚兮結秩賓王母兮爲儕偕靈修兮容與靈修既信荍蘭之妾兮註靈修謂楚王也望舊鄉兮霑襟薦椒糈兮藉燕來格兮鄉人

三月雨一朝春自花發叙起神韻只從又有摛息而笑花語鳥若沭而且工巧

吳寬摘花賦

古有觀花者賞花者栽花者惜花者未聞有所謂賦摘花者此從先所摘之花亦是三春之名花非若周之蓮花陶之菊花林和靖之梅花其爲賦亦寄興花情于花矣

虛亭幽迥搓并空羣舞春風以寄傲泫機陰而若醒河陽三月雨上巳一朝春潘岳爲河陽令政淸訟簡一縣生花王逸少蘭亭會上巳修禊各作遊春詩寂然無事廢書與隣方就苑園以分賦于嗟洛水之有神梁王招賓客于菟園分韻作賦洛水有神作洛神賦神韶染外景徒靡庭進止偏其容與轉相迅而徐盈條衫役媚飄絲亂鬢香音細吐欬咳槎淸笑花自致語鳥潛

如始集火進言歸三段賦摘花之神情而描如畫而倚風長嘆指水生顚句太是不經人道

情悅新取變惜嬌尚憐妍英潤緋怯惡啼徑流雲縠斃弱絮伶仃信恍惚之難就復婉變而不勝爾乃覩其始集也勁疾天矯若垂虹標幻而連赤城其少進也沉吟趦趄若遊蜂含香而落繡茵其言歸也拔精擥勝若翔鸞偏羽而耀長纓散霞不能比其彩桑間莫與奏其成衛淫風大行如期我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以人比花葳蕤駢趾飄逸就程倚風長歎指水生顚顚芍藥之不挐欲折贈而將盟東家之不目乎詩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又詩云東君去後花無主西隣之膏勝瑤臺罷舞當爐暫停抱琴上食故

座投情赤鳳未至紅綠將鳴覩蔵花之[illegible]之昏城（漢武帝少時云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雖合歡之有被宋玉之無情（楚襄王夢與神女會于巫山十二峯宋玉爲作高唐賦以紀其盛）於以邀逝寧不載征翩翩洵美的的其英操班管而調瑟與統扇而齊名使春風有口兮爲余致聲

花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此賦發得此意

孫觀揚評此賦先叙花之逢春秀發正是可摘之時次寫出摘花之人芳情可掬末段尤有無限景色無限情况令人一讀下如入萬花春谷目賴神怡

徐文長咏梅賦

大抵梅之爲花玉骨冰魂塵外奇葩凌寒不萎挺中佳品帶雪猶妍惜履平無賦何遜無詩文長此咏歎爲梅花聲色令人有信同占十分春

往于薄游海外聞羅浮之勝而未得登焉蓋昔所稱入夢之種不可得而見之矣（趙師雄遷羅浮日暮於松林酒肆旁見一美人淡粧素服相與語芳香襲人因扣酒家飲雄醉寢起視在梅花樹下月落參差不勝惆悵）洎冬出大庾見庾嶺之梅則多麤（音粗）理而絳襦者歟抵玉山人言東嶽之奇往觀焉則見其孤生瓌古偃伏廻卷一花千葉並蒂數萼忽上竦而扶疎者歟至於依山臨澗履橋横壁間松雜竹屋角墻茨境非不美也未聞其走馬而征輿豈非品質靡異類別有區人因玩視其留目而好言其殊爾其孤禀矜挑妙英儁發肌理冰凝幹膚鉄屈留連壁水之烟淡蕩寒山之月蹤一攢而集霞葩五出而爭雪側披斷磧委朔風其將吹忽上高空助凍雲之欲結杪數莢之半㭊中萬斛之一搏古幹横肱玉龍游而張甲編條聚臘白鳳垂以梳翰珮玦繽紛何啻凌波之子肌膚綽約無言姑射之仙（凌波子姑射仙俱言梅花神也其姿采令人如林和靖傳神寫景之句皆狀其形体性情）

先引羅浮庾嶺以起咏梅亦詩之具体譜徐生此賦令人有遺世之想耳

次言其往觀東嶽之勝漸入佳境如文之有承題体裁也

此段方描出龜烟映月之姿迎風鬬雪之態而素白素質又是凌波子姑射仙之比

此段又描出暗香疎影信報江南春生塞北而笛声琴声拱兵酒兵無限風光讀此數句便覺身世都忘有白日羽翰之想

如何子之不可形容也趣將幽而見取豔以冷而爲妍緇衣於空表美皎色於霄端瘦影橫窗艷然山澤素魂壁忽爾嬋娟託使將軍寄江南之遐信隨風暗度塞北以春天范曄寄陸凱詩云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寄一枝春謝惠連詩云夢斷笛悲風渚吹關月淡烟村空想暗香觀色誰招雪魄冰魂羌笛一聲韻全飄於纖指素琴三弄神屢託於冰絃是以古道清流畢工圖史或栁之爲一窩亦種之於數里圍棋酌酒相與偃卧其中落月廻風務印縱橫之所彼榭既醉逼清氣而不勝我則含毫占春光於長住斯亦可謂一

此段敘盡其聽然之意如登峯頂更闢一洞壺崢層令人應接不暇又說古文人墨士但遊詠其間人景雙絕何必羅浮東嶺爲勝照應極奇妙令人讀之不忍釋手此段詠其得氣最先

節之高而未足以盡聽然之意乃有廢居之徒溪飲之老短褐黃冠龎眉壽考踏蹇策窮孫孫亭藻望谷口以𥨊樓坐石頭而拂掃亦有游心道德之儒含思風雅之伯讀易說詩於其下咏騷作記賞其處飛觥爵於彌留顧徘徊而不去[illegible]人因景而標致斯風格之雅幽而韻調之殊異亦足以快心暢神洗囂破滯又何羡乎羅浮之奇而東嶺之麗且余觀夫梅之爲物也得氣之先得液之酸酸者木之正味先者序之履端先則渾淪龎鴻含泰和而獨饒酸

則其辛鹹苦愛何味而弗便含之飽者發斯盛使以受者和必先是以先驅百卉遂占上林之苑均齊五味兼濟商鼎之鹽高宗命傅說訓志曰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爻修子岡子齋云云其始也點綴文章洩天地之春於一夜其終也調和順養收天地之功於萬全曾不知其處寂寞而自厲守冷素以自恬悠揚乎松菊之圃盤錯乎水石之間風颭撼之而不動瘴癘攻之而罔顧雪欺既零條枝益肆陰幽外剝陽氣内漸迫花實之致所歷世味之飽諳何桃李之弱質敢先後以齊肩者夫

彼占上林之先春令時呆和故誤商鼎之和羹何等典核何等意味此承上言其洩天地之春收天地之功不與鮮芳鬪媚不與百卉爭妍至矣盡矣且托物引喻意趣難言須看他收

敘處文字崎嶇

將降是人以大任察物理而明其固然

丘毛伯評方今之咏梅者無慮數數但騷人許章揭素山首推林和靖爲傳神寫真今觀文長兹賦橫斜影浮香動句句生馨雪後花水邊枝在在入畫卯以並馳庾平先駕何遜可也何讓和靖絶唱也

陳留公評余謂梅令人清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棊令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女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令人古

余於徐公梅賦亦云讀之令人怡

此賦瀟灑絕塵靜時澄心讀之颯颯乎有惠風入室之趣

首言琴以吟其心而聲之于手聽者徒知爲琴声而未知手得心應手之妙

李卓吾琴聲賦

琴之所以爲琴者不出絲桐之間而琴之曰聲者又妙于心手之先善聽者緣声以知音緣音以知心則古今人總一心亦古今人總一聲句是琴聲之所出賦也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惡歸於正道。故謂之琴。余謂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人知口之吟。不知手之吟。知口之有聲。而不知手亦有聲也。如風撼樹。但見樹鳴。謂樹不鳴不可也。謂樹能鳴亦不可。此可以知手之有聲矣。聽者指謂琴聲。是猶指樹鳴也。不亦泥歟。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

此言舜歌南風微子操鴻鴈文王咏關雎皆古聖賢之自鳴其心也

引孔子以賛文王之德大格局大議論無一毫烟火氣

此言漢高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因風而思民慍。此舜心也。舜之吟也。微子傷殷之將亡。見鴻鴈高飛。援琴作操。不敢鳴之於口。而但鳴之於手。此微子心也。微子之吟也。文王既得后妃。則琴瑟以友之。鍾鼓以樂之。向之展轉反側。寤寐思服者。遂不復有。故其琴爲關雎。而孔子讀而賛之曰。關雎樂而不淫。言雖樂之過矣。而不可以爲過也。此非文王之心乎。非文王其誰能吟之。漢高祖以雄才大畧取天下。喜仁柔之太子既有羽翼。可以安漢。高帝太子惠帝也初帝溺愛戚姬許立趙王如意國本未定張良爲呂后招四皓以羽翼太子而漢室復安又悲趙王母子。屬在呂后。無以自全。故其倚瑟而歌鴻鵠。雖泣下霑襟。而其聲慷慨。實有慚藉之色。非漢高之心乎。非漢高又孰能吟之。由此觀之。同一心也。同一吟也。乃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夫心同吟同。則自然亦同。乃又謂漸近自然。又何也。豈非叔夜所謂未達禮樂之情者邪。叔夜論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後以玉帛鍾鼓論者是徒知禮樂之文未達禮樂之情故曰。言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康亦曰。復之不足則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則寄

帝意俱定集之心亦托之鴻鵠之歌以自吟其心

議論閱涉世故筆力老健

此言未悟絲竹之同者未達禮樂之情而歌咏舞蹈在聽者自得之耳

引傅仲武以發明琴声之意何法遒勁詞氣飄逸

此應上言善聽者當得其心於声之表而自見絲竹之同矣

此言琴不殊而心自殊故手中之声出於自然而彼此一致耳

言以廣意。傅仲武舞賦云。歌以咏言。舞以盡意。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以意盡於舞。形察於聲也。由此言之。有聲之不如無聲也審矣。盡言之不如盡意又審矣。然則謂手爲無聲。謂手爲不能吟亦可。唯不能吟。故善聽者獨得其心。而知其深也。其爲自然何可加者。而孰云其不如肉也耶。吾又以是觀之。同一吟也。以是彈於袁孝尼之前。聲何夸也。以之彈於臨絕之際。聲何慘也。琴自一耳。心固殊也。心殊則手殊。手殊則聲殊。何莫非自然者。而謂手不

此歷舉古人審知音自得其心手之妙耳
收盡無處何等纔切詞有盡而意無窮非卓吾先生孰能入此官

能二聲可平而謂彼聲自肰此聲不出於自肰可乎故蔡邕聞絃而知殺心蔡邕字伯喈聞人彈琴者見螳螂捕蟬遂知有殺伐之心鍾子聽絃而知流水伯牙鼓琴子期聽之而知其爲巍巍乎山洋洋乎水師曠聽絃而識南風之不競南風楚也楚子周郊問冉有懸夌姬周之志師曠晉樂師已先知其不競云云蓋自肰之道得手應心其妙固若此也

丘毛伯評琴之說古前修論之詳矣此賦獨言聲出于心運于手在聽者當會其無聲之聲而首末引証反覆見典核有據

張侗初評此篇形容宛若琴聲在耳句句逼眞且音韻鏗鏘變幻不窮末歸乎得手應心之妙使人讀之凜乎有悲琴之思

時人作賦多以造語爲奇徐公此賦其比目引類可謂盡文之致矣先將鶴典實提起以爲作賦張本至引乘軒華亭自是感慨文法頂挫讀此令人快心暢意
可爲英傑者想摸寫曲盡宛若九皐之声在耳翩遷之舞在目安得不醉黃樓酒而入赤壁夢邪嬌歎語無限風光其亦廻鶴翺翔之筆矣

徐文長詠鶴賦

鶴也者不日浴而白鳴于九皐之上王子喬乘而高翔故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但乘懿公之軒入明皇之箭又令人增一惆悵矣

朱冠縞衣四池玄緣鉄脛昂尻金眸夾頰長喙易潞圓吭聞天秉家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裁忽一舉而追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玄爾其焦山瘞銘桂陽避彈道林縱歸楊州負纏昔人有云但願腰纏千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得富貴也乘軒衛國徒傳甲者之言聞唳華亭誰共儀之歎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及狄人伐衛受甲者皆曰何不使鶴兵去而衛以晉陸機爲孟玖所譖孫秀收機機臨刑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由此觀之則形骸步長不勝留影之難楮墨如工迈壽終身之玩爾其舐筆和鉛致精召巧或礴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仙羽而彷彿於青田揮末顏而希異其玄妙則有翩肰以臨劃焉凝佇嬌嬌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橘滿而高赤壁夢回徒憶車輪之翅江夏有酒保者名辛一道人就飲辛與之不索價道人將橘皮畫二鶴于樓呼之即下舞由是飲酒者衆辛遂致富名曰黃鶴樓赤壁賦云適有孤鶴從東南來玄裳縞衣戛肰長鳴掠予舟而西也已而就寢夢一道士羽衣蹁躚云云乃若素壁財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軸高懸珉梁數七尺

此從題外生情喝中而其彷然若繪一鶴奇令人把玩不釋真化工筆也
描景寫情字字若畫非腑中丘壑筆下蛟龍者不得措手耳

緲方挂漾一雙語燕忽驚行灑孤雪兮毰毸頂殷荔而氏昂方拂瀾而振翮亦將嘯而引吭膺以爲眞倣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肰則物固往往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世說人有遺支道林雙鶴者林鍛其翮鶴仰視悲鳴林曰既有冲天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之玩乎養翮成遂放去）又何必因兩翼於蒼蒼

吳寧埜評人徒知鶴爲禽而不知其雌雄相視千齡年胎化而產鸞鳳是賦語語出塵不乏仙風道骨讀三四恍耳傾鸞鳳音讀者有嘆賞其辭尤宜尋繹其趣

袁石公評先生此賦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作瀟洒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九霄之上俯仰六合何物莖莖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筆臺丹府也

李于鱗擬秦昭王遺書齊湣王謀伐宋

宋小國也王偃倔得意于征伐遂謂十二諸侯無出吾右有伯天下之雄心而合血射人尤爲無道之魁秦昭王述之以激齊并以激列國終篇俱是此意

先言宋王無道有不祥之兆占者諛以爲霸天下以迎其喜

此段言宋王好諛故諛臣以其能射天謂其賢過湯武侈其志

秦昭王使人於齊湣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以象寡人令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茍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蓋寡人使使者問宋所爲曰有之宋可伐矣見祥不爲祥乃爲禍先是有雀䳖（音其）於城之陬偃使使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則偃喜滅滕伐薛東敗王取五城南敗楚取淮北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築霝（音遏）臺於宮中鴟夷血懸之（以鴟夷鳥皮裹血而懸之）自著甲胄從下射之血墜流地命曰射天其佞臣田不禮賀之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加矣偃大悅既作千鍾之縣遂率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居寡人象且成曹商自敝邑來言寡人方名醫破癰潰痤（音矬　癰也）偃乃更命工加寡人癰痤於面既成謂之曰既微且尰爾居徒幾何（尰音腫尰病也詩曰既微且尰爾居徒幾何言小人既微賤而且有賤疾）又不衆也吾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指大王之象以示

此言宋王既以木象秦王而射之又指齊王之象而鄙䙝于群臣反覆布叙無非欲激齊以合謀攻宋也

其臣唐鞅曰此冠側注者負海過順豕視其象不仁也不知彼何所食乃帶益三副如此湣王肥故云於是展魏哀王即梁襄王之臂以彈其鼻曰爾赫之子哉望之不似人君也哀王之臂急而沃於韓襄王之肘曰倉也何乃為人所搏不愛摧笑乎韓王正愛一犨一笑者遂移使去韓王咫曰此豈笑君用肘足之時用韓魏謀智伯事復展其臂彈之曰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矣栩音許欣暢之貌莊子之栩栩然也何得更挈狗馬西走王豈猶以秦為王交乃今且不得躍吾治中展韓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攫

此段言其各挙韓趙魏之君而各摘其醜以甚宋之罪不惟得罪于齊秦已也

喻得有法

之則廢此左手又展右臂曰左手攫之則又廢此右手又將攫之乎時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所謂趙武靈王之象黑龍面而鳥喙鬢縻髭音資口上鬚頰大脣大胸冠術氏冠差池迤邐五采四重其帶鷸音聿翻音桃旗屬黃金師比綬不着紱綴以絲縫胡服也用簡子夢中事命曰佐王惟肖擁鼻楚昭王有愛姬甚美妃恐奪其寵遂與姬善一日謂姬曰王甚愛女但厭其鼻姬以為然近王則以手掩之王甚怪之問于妃妃曰言王身上有氣王怒遂劓其鼻而過猶懷王曰

一氣說下議論意思滚滚不竭

此段又舉其品楚懷燕昭枚指其短無非欲激六国共憤以共謀一宋其亦合縱之餘習乎

語句精華文字雅雅非深思致

此枉後惠文冠者惠文冠執法服也今御史謂之枉下史張御傳云而以枉后惠文彈始亦為從長至函谷關然無奈其淮地之地三百里劾我也寡人亦似惡聞王之臭也同前昔者岐陽之遇爾為荊蠻置茅蕝蕝罪二音束茅表位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今其坐之堂下次至燕昭王曰是危欲朱均者用子噲子之語禪之偃聞相人於師敢面而土色者恐醜爾其忘齊之房爾父乎其玩寡人大王與五諸侯無異𦗟鼓一曰倪侯請曰曾衛山中雖則鞭箠可使然如泗上諸侯也言國雖小列在十二諸侯即折劍之喙用門啄語足以為

慮者不能作此

此槩魯衛以及中山諸君又推而至于西周東周玆公無一不被其玷受其劣宋其目中尚有列国乎

之何可不使衛下執事乃復為曾平公工不得以其請倪侯曰亦果解獻名其冠令王可溺耳為衛君命曰小侯何籧篨至今不參也籧音渠篨音除詩云籧篨不鮮言不能俯疾之醜者也日者趙氏襲衛爾跣行求救於魏合其勿令加焉至中山君曰此其準頰權衡犀角偃月不若其姬陰簡美也又為西周武公東周惠公而今不足宋人夜拍東家出文公之冑爨稚而輸偃偃不足也亡何忠益見偃曰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偃乃釋章甫而冠無顏之冠以示勇盡置笄

此總筆其變射十二諸侯之象以爲得志满意謂至此令人怒髮冲冠夫誰而耳心者

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懸鴟夷血於其上而射之血下漸大王象盡殷則笑曰吾聞昌千乘之問再血沾衣豈天有意乎王之爲人也大王象僵於臺下偃曰捽之曰尚佯僵邪昔蘇代言齊王長王也有二毛矣先王不檢二毛豈謂爾哉血亦漸王父偃以皉其口曰覩爾相法當餓死今姑血食哉此孰與雀觳美（用涉血事）閱弓以向楚懷王指其股曰吾將射此以報于泓之役（宋襄公與楚戰于泓之地敗而傷股）不能如呂錡集矢爾目也（楚子鄢之敗傷目）遂召倪侯命羣侯以矢曰此十二諸侯

此段述其無忌憚之言玩其諸侯于掌股之上稍有不平之氣者可無必報之謀乎

者各令而夷矣羣侯乃各射偃之所鄉三發寡不中王自往而樹之寡人象仆於臺下則轉其石以椎其足曰西乘大夫吾當復絕爾臏矣趨使出木人射其而飲羽木人者即前所爲寡人也已而唐鞅進謂偃曰昭襄無道命齊構我皆其臣樗里疾謀之臣已命工爲樗里疾血鴟夷加於其頸以象其瘦鞅請以一矢踣之無敢厚命偃大喜王則自射之中其頸鴟夷血出如霤太宰戴驩國老薛居州諫臣也以諫偃曰王欲行王政即身屬櫜鞬遇諸十二諸侯者於中原

至此尚述其倖無知之狀旋自尊大之言將聞其言者誰不共憤而受其辱者誰肯爲之共戴天邪

褒貶其明

結方速令齊出兵洩

之上而主盟之可矣安用終日與梗偝人鬨而曰我必勝之乎偃大怒罵之曰子罕之後有睥其目皤其腹者如以於此哉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關弓嚮之二子趨走唐鞅既自及偃湛於酒婦人愈甚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一日登蒙澤之臺見朝涉者鍥其脛矣而傴者至使人止傴者曰是其脰有局何爲者哉置之轆臺之下使以臭承血失之怒而剖其背矣宋人大駭而墨子所設守宋之備盡廢（用輸攻墨守具）王速出

然而共謀以破宋大夏俱見于此

令是于泓之事也齊王於是率魏與楚往伐之進兵宋城下民散城不守偃自投車上馳而走至溫逃倪侯之館而死三國盡分其地矣

張子馬評此篇但述宋偃言事以見無道之極大稱罪于十二諸侯同齊速攻伐之不容少緩實則不如是之甚讀者會于詞表則脩巒疊障不爲架屋混看矣

李空同擬二世答李斯書

秦始皇爲不韋所生史稱爲呂政李斯爲丞相乃勸之焚書坑儒誠萬世之罪人也趙高指鹿爲馬欲二世誅斯以專其權此乃李夢陽擬答其書數其不赦之罪

先敘其答書之由舉李斯獄中上書皆掇瑣瑣細行未知赫赫大罪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二世始皇子胡亥李斯得罪二世下獄使趙高按其罪此天道好還昭然可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願詐爲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愍憂也朕竊怪丞相忘其大而掇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者也朕蓋惑焉先王李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

此段責其焚書坑儒爲天下人所痛恨可謂得罪聖賢之大

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初李斯欲愚天下人說始皇將古來經史典籍俱焚之敢家有私藏者罪不止及身其得罪名教何如也諸生之阬咸陽也李斯欲以嚴刑峻法導始皇儒者多非議斯說始皇盡坑之于咸陽朕自有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強諫耶焚書坑儒幾斬斯文之脈天下無不切齒腐心云

此段責其始皇崩沙丘李斯矯詔殺扶蘇立胡亥

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行喪未發輒背自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無恥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爲朕則得矣

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始皇無道皆李斯逢長其惡其荼毒諸大臣皆詔自己出天下切齒無如之何徒以私議干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徇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爲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則欲爲桀紂耶李斯說二世以堯禹胼胝以勞天下不足爲法故此反言欲其君爲桀紂耶

此段責其不以堯禹致君而欲君爲桀紂之所爲且前不以休兵息民諫殊非大臣之道

夫讒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皇帝末聽惑左右窮兵黷武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主之得意勤爲已有抑末矣

此責其不能盡丞相之職誠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

且前數事誆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闢地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王上以顯序大藥相之職也且丞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三十餘季於茲矣始皇帝背群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胡亥時百姓之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六陳勝吳廣之徒斬木一呼山谷響應誅讁戍強于五伯閭閻偏于戎狄皆關東盜賊之類

末段責其不能和輯人民而使盜賊大起皆丞相不戢所致其

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幟而鬭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

罷安逃

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嘆曰嗟乎斯之死固晩矣（斯害趙高本無是言李公假此以爲文首末照應）遂服詞論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孫虞佐評李斯坑儒焚書導始皇以不道之尤罪固無容於死但趙高指鹿爲馬以迷二世之立吾又不得末減然同此文宛若當李趙高敵二世之詞即起李斯於九京何辭以對試以責李斯者還責趙高吾不知趙高亦何辭以對

吳明卿擬岳飛答秦檜書

岳公忠孝義勇士也志在恢復屢敗金綫返中原秦檜受賂于金堅主和議乃以十二金牌矯詔班師使十年之功廢于一旦通天之罪萬死莫贖矣

（先叙其前無逆敵金人遠遁且三軍一心定中原迎兩宮可唾手得也）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頻陛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陳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令諸軍北比且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起介而馳者虜人無當也飛於時謂逆定中原挈兩宮而還之（時徽宗欽宗俱被金虜北去飛言中原可復而兩宮可返也）陛下亩唾手取之矣然後角巾投老西湖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懼殞越於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秦檜假十二金牌詔飛班師飛日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遂應詔而返）然從東南來者皆言非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實陰持之飛竊意相國爲陛下其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瓶之罄矣維罍之恥（詩云瓶之罄矣維罍之恥）相國爲天子大臣如何令虜人猖獗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坐擁江南尺寸之土以偷老其間則焉置相矣相國如天下何內拆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讐相國必不然故敢

（此段言金牌之班師明刺爲秦檜之矯詔）

（此言其墜二帝中原于醜虜並天下大臣所爲哉）

此段言中原淪沒可為痛哭流涕又以二帝望救之几切動之以愛人之厚相國不若大國此等諷論雖昏必悟矣

以書奏飛日者渡河來顧瞻帝京徘徊宮闕咏宋箕子麥秀之歌吟周大夫黍離之篇（箕子過殷故墟麥秀漸漸周大夫過周故宅咏彼黍離離）扼腕而起仰天長號益不知其淚之潸潸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夕百年耳願相國念之且相國嘗從胡中回烟沙之地不憐於中原乎氈裘之人不陋於冠裳乎虜人之遇相國誠厚孰與大國之相乎柰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阽在危亡臣子枕戈流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申包胥何如人哉（君父之讎誓不俱生伍子胥報）（楚申包胥如秦乞師以復楚）飛一

此言十年垂成之功一旦廢棄可痛撼誠不知有中原矣

此段又言當宋猶有此意檜亦宜以正諫俱是隱刺語互切有志

日班師赴闕下相國且握手勞飛賜飛卮酒飛寧能下咽邪相國即不念二帝如陛下何今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恭垂成而棄之令飛十年經營廢於一旦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飛馬首者萬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虜陛下何負於相國哉是役也即出陛下意相國何不彊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時也願相國畜之飛為陛下取中原還二帝非以己也陛下今召臣臣業已還師即歸死司寇身首異處

結言遺笑天下得罪萬世令奸雄何辭以對

臣請受而甘心焉於飛何有哉第棄垂成之奇而失萬世之利俛首喪氣為天下笑飛甚惜之相國一旦不戒行且獲戾萬代無已時飛竊為相國謀忠相國其熟計之無忽

陳眉公評論恢復之机決于目前一旦辭詔班師則責檜受金人之賂不思宋亡自我國其為萬代罪人皆詞嚴義正明目張膽岳少保無此心何以此責秦賊于九原萬死有餘辜

先叙其一段遷徙靡常處中寓有投合其詞奇絕令人不可解其意白近卓不羈讀者宜須畧表可也

李于鱗戲為絕茂秦書

（茂秦者謝榛名也在七子中二山人之列於溟守順德茂秦入郡不往謁聞李以一代部門自許有不能堪挾姦人走京師於貴人寔滄溟與元美不二故其謀不遂乃戲之臣）

昔逮爾在趙王邸中王雌婦人而笑之（哂其恥也）爾猶能涉漳河也則之長安在大長公主家又不負一蒯緱劍（其貧甚於馮諼）令主家王先亟斷席與爾別坐家監乃置惡齧馬依邸中輒怒馬使踶於庭（踶音弟蹋也）踐溺沃爾辱之冠無何又還爾於傳舍使與騎奴同食傳舍三張也投爾屨於戶外豈而愛士而執襪蹩足以游（蹩音蛭跳也即）

此段言其不在京師而在他所猶可置之不聞

此段言其締納貴人已爲可鄙而反不聽人之諷諫宜爲大有造處

（辱之）居朞年傳舍長遷爾於僦舍舍人責爾償僦也（也又辱之也）若使爾在我之他境我何知焉告者曰有君子恥而蹤視事左右必得志朕吾懼其爲人也則爾既已謁我門下三日矣我躬授爾簡坐爾上客寵靈爾以薦紳先生出爾否心蕩爾穢疾元美偃蹇我實觸爾乃饗爾有家心不詗于我非其族類未同而言延頭貴人傾蓋如故自言多顯者交平生足矣二三兄弟將疏問之我用恐懼貽爾盧生游爾義問（游揚也即背丘生所云游足下之名是也）不以所惡廢鄉綏靜二三兄弟（不隱二三兄弟）

此言其以二三兄弟之故不忘舊恩俱明已有厚道而寫出款退志之狀

（之賦用）爾乃克還無害是我有大造于爾也不佞守臣以敝邑在爾之宇下不治執訊爾爲不弔敗屨敝邑不入兄長者我先匹夫爾實要我辱我棄人殄置我不腆之幣於塗張脈僨興皆騶俱裂曰昔在長安邸中殊厭貴人曾爾一臣守也無何乃去趙王邸中既以釋憾於我（非解釋之釋猶云洩忿也）我以二三兄弟之故猶願不忘舊恩於爾爾且以敝邑之頑民行而即長安貴人誅我天誘其衷元美弗二爾是以不克逞志于我敝邑褊小我用疲於奔命屬且夜逸爾利我失國徽

此言茂秦激我以讒慝之曰已反因之不去而有成功

此段言其可絕處出在嫉婦之口純用左國詞意蒼老更多警旨

福於二三兄弟若曰若不得請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已不勝憤懣之甚思自免去茂秦利其去遂行間于二三兄弟使勿止之俾聽其去猶可謂名高不猶豫于力求者甚而兄所呼險可知已）我其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我從事獨賢則是爾之遺我肆也（言已因俯不得於大率有成功）是茂秦激之也我與元美狎主二三兄弟之盟久矣備猶是橐鞬（橐音高弓衣也鞬音健藏矢也出左傳）鞭弭在左右與吳生徐生周旋中原不能一矢相加遺（斥其無他長不能長相益也）我是以大不列爾於二三兄弟爾亦悔過之延使以命我曰同好棄惡復修舊德我尚猶未懌是以不報爾又不

此述吳公并元美不平之告見茂秦為公論之所不容而淩為可絕也

祚惡聲滋至我祇役大行稱詩二三兄弟其在二三兄弟則同心之賦而亦爾所不能為術已者言詩之美雖如曰不能損其真也爾有二心於吳公日稱詩如此他何用與士為吳生固甚惜爾是用告我元美惡爾之二三其德亦來告曰取君子不得志於稱詩女則使朕今日之事我為政昊天上帝虞九歌周二雅余雖與于鮮出入代奉茂伯言之也余惟利是視不佞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德二三兄弟備聞此言是用痛心疾首二憾往矣不腆敝賦一聽客之所為惟好是求爾若

結有惠顧前好之望且其慷慨不忍之餘意也

惠顧二三兄弟無敢徼亂則我之願也爾若不施大惠于鮮不佞二三兄弟受才久矣豈其晩一君子其於二三兄弟之上以從其淫而離散賦好棄之地之世必不服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吳公登訴窮閻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此書假以為道令但其出口相絕奈之詞至不能書棄[illegible]成[illegible]祖之卽可施之大文字又近于峻而不可使聞

六卷終

鼎鍥諸方家彙編皇明名公文雋傍卷七

石公袁宏道精選　侗初張　鼐校閱

毛伯丘兆麟參補　甯埜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王元美贊趙衰薦郤縠

趙衰佐晉文中興元美獨美其能薦郤縠以為三軍帥嘉其有大臣風範父曰良古大夫故薦賢為國其古休休有容之相度後之人臣可以法矣

悅禮樂而敦詩書成子能知則樂當大有功于晉政

晉文公為三軍擇帥以謀於趙衰衰曰郤縠可悅禮樂而敦詩書於是使郤縠將中軍趙衰佐上軍[illegible]子

文之起伏最得其法

曰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其患厄昆季交也狐犯雖親才實匪匹擇帥以將誰能踰之

次言郤縠以文而無武誠可謂上將而無負成子之所薦者

衰汲汲為晉其素疏後之郤縠儼然居六卿首智韓趙魏范中行而已退處其伍伏于轅勢專于集事又其綸教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宣子孟子幾祀矣

此言趙氏族幾燼于屠氏之手而剎猶能成立是成子之遺澤未艾也

其間厄于靈族于屠遺燼忽然迄至熸也趙穿弒靈公趙盾亡不出竟而後至景公三年趙盾已卒屠岸賈為司寇乃治靈公之賊與諸將誅趙朔朔妻成公姊也有遺腹走匿公宮已而生男賈聞索之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不滅若無聲竟脫之程英奉匿山中居十五年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武衰

此言成子

實培之歟郤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而郤亡范中行

之謀策不大是春秋而薦郤縠一節可追匹古風惜後未有繼之者

之後與趙惡而范中行亡迨其終也又併晉而亡之趙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竊謂成季佐晉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其薦郤縠無論管鮑（鮑叔薦管仲于齊桓）遠可與岳牧同風吾既嘉成季之賢而悲後之嗣者寡也

孔貞運評郤縠悅詩書敦禮樂且才堪出將入相學足經文緯武趙衰薦以爲上將軍可謂惟賢知賢無媿休休有容風孔夫子嘗稱古良大夫信矣哉

丘一峯余闕一門忠孝貞節贊

余闕城守六年身經二百餘戰但以忠義激發人心固已難矣又能使其子死於父妻死於夫一門之間忠孝貞節俱全亦天地正氣而古今罕覯者也

敘余闕守城義勇動人其亦秉乾坤忠精之氣非可以人力僞求也

嗚呼余闕亦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大小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於初非有熊羆十萬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其心效死而不可奪也（凡義勇而非力勇）後雖不幸糧絕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烱烱上貫霄漢必離爲列星流爲風霆（文天祥正氣歌云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岳即此類）散爲慶雲凝爲瑞露闕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見忠魂之耿耿不磨）然而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壼又似過之矣（卞壼仕晉時五胡乘隙入寇壼前後拒戰至食盡而援不至城陷日冠帶見賊曰臣力盡矣只有死其子亦不去乃與父同殉國難比余闕一門全貞尤難也）於虖闕亦人豪也哉余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闕事多在上流者因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淒迷於莽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因撫其行事勒於篇以示爲人臣者

此段言父死忠子死孝妻死節誠古來未有也

此方贊其生氣可以感人而人臣可以爲程矣

王元美漢壽亭侯關羽贊

公自桃園三結視劉張情踰骨肉志卓輔漢雖曹操厚遇意不易心其分守則高也失在孔明玄德不爲之援故其詭中於吳乃天不與漢於人乎何尤

先賁漢賊之曹操孫權賊之孫權見公處時勢之難爲力也

嗚呼簒漢者賊也成賊簒者權也賊名漢臣也實漢敗也權陽賊敵也陰賊冀也曹操名賊借天子以挾諸侯非賊而何孫權不能輔劉同心破曹非賊冀而何公挫亢於前而不虞姦於腋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公守荊州呂蒙陸遜相爲詭計使白衣搖櫓以俺襲公許昌魏郡永安吳郡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祈山安樂之殷與歸命之璧兩相後先惜哉

此表公東拒吳北拒魏而以堂堂正正之師見襲于吳安得不爲吳恨哉

孔明六出祁山盡瘁而死劉禪爲魏所禁與孫皓奉璧歸命兩相後先君子不能不爲三折肱此皆大不祚漢非公失荊州之尤也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亂離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此方贊公篤于兄弟君臣大義其神靈宜乎萬古不滅

孫虞佐評公之所能爲者人也義勇可以冠三軍公之所不能爲者天也精靈可以垂萬古至今猶凜凜有生氣自有天地古今一公而已

王鳳洲項羽贊

項羽之贊太史公論之詳矣彼其以興之暴起蹶而卒以自用其力以亡不可謂非於天也爲卓絕千古王公以贊又另是一議論讀者須會得其解

先敘其不世英雄萬人無敵即太史公何興之暴意云

力拔山氣蓋世喑嗚叱吒萬馬廢目重瞳劒如虹言其力拔山云云太史公贊舜目重瞳羽亦重瞳挺一夫倔起八千人飛渡江撫中原灰秦宮裂九宇霸羣雄羽初起兵即殺太守陳涉時八千子弟多豪傑捲土重來未可知入關焚秦宮室三月烟火不絕義帝先入關者王自稱楚霸王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軹道之誅未足酬六王之一秦降八十萬羽僞收之陰使人盡坑之秦王嬰奉王璽歸降羽殺之并殺六王後故數羽之罪此爲

此言其負約弒義帝爲天下莫首責之罪而舉烏江伏劍誠天報巧合非徒屈群力之咎也

王既負約而弒義高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濱羽初共立楚懷王孫爲義帝約西定秦者入關者王沛公先入關羽亦自稱王違義帝約反弒于江後沛公亦負分王之約命韓信發羽于烏江天道誠好還哉不然何今之巧此固天巧之默食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懷群策而自屈其力史云高帝知人善任使故興羽號群策屈群力故亡噫嘻

莊景說評羽平生喑啞叱咤之狀堪當一小影且以大江絕命爲天巧以報其江中之弒亡不在自用其力措詞最古立論尤卓

述曠古以來開國之功俱見宇宙重闢勳猷聖聖相承之統

王弇州開國功臣贊

國朝開國功臣如徐達常遇春郭英沐英等戰勝攻取之功居多如劉伯溫湯和等運籌帷幄之智不少上配夏商周下跨漢唐宋日精日月爭光亦垂乾坤不朽配享高廟宜哉

夫天柱折則鍊石之勳始昭（女媧能煉五色石以補天之缺）地維筋而斷鰲之策斯偉（后羿斷六鰲之足以□莫不周山使地維張）姚姒揖遜湯武征誅（舜姚姓禹姒姓舜禹揖遜湯武征伐）厥德茂矣功亦選焉然而澤有因漸用惟戡戢夫使虞不發脈（虞開也□登庸□作位）爲虞之俴淺動舉之化受早兆落（紂名受列□也落）天子（降也人生兆兵□）𩲡式衍微仲之仁（微子微仲）宇宙自如日月未改然猶謐

此承上言有一代中興之聖王即有一代中興之聖佐從古皆然于今爲烈結歸在高皇受命又爲亘古莫及

爲帝王禹甲今古而乘時輔禹佐命之士五臣十亂之者夔龍爰及伊虺（伊尹虺仲二人皆商賢臣）哉在夔釜炳於術帝天下詩謳而書誦之迄於今不衰若乃兩儀淵而作闢乾坤二曜昏而復昭（二曜指日月言）掃百雄之遺腥運九有於再造（九有九州也）乃天巍乎如天蕩乎難名則孰有逾我高皇帝者乎

張侗初評 開挪之君必藉輔弼佐命之臣所以斯際禍亂而奠安生靈也豈但天助蓋臣勝之功居多焉宋祚爲犬羊所吞中原幾左衽矣我聖祖慨然澄清盡掃妖氛如兩儀初闢而二曜發明於中天也篇中歸本於諸臣扶助之力信乎天下事非獨運可以成功也

（四）

此文不過百餘字其用字用句皆推敲出來自有斷炙人口創獲之語解人所不能解獨元美能解之更語人一一頭步述在周以下數人皆名聲不在而寂寂于

王元美爲李于鱗先生贊

歷下李生少奉太夫人訓讀書而學博名立甚稱元美其文辭人所不能思其人亦達於莊漆園魏晉大夫之品不特逸周其詞也元美爲之贊真于鱗一小影也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旁睨門方要之創而視之）獲之語爍爍象表者（爍爍光照至明之貌象表象外也）不虛負也哉或語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不竟志以爲恨夫漆園（莊周爲漆園吏）玄亭（[illegible]）杜門者書（司馬遷作史記班固作漢書）而生寥寥者豈一于鱗也哉藉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周宋之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爲大年（句出莊子）月經天光彩常鮮（鮮音先光明貌）嗚呼何恨哉

人世若比比而是剪裁結斷更覺奇思逸趣讀之兩腋生風

陳眉公評 元美與于鱗善披肝相信于鱗常云當元美見予於稠人廣衆心知其爲予惟相知有素故能形于鱗生平若列眉

李于鱗凌太安人傳贊

凌太安人者錢塘節婦也其撫五月之遺孤姑迫之更適族長者迫之更適而共父亦迫之更適苦楚萬狀而太夫人天性益堅卒鞠子成立顯揚萬世宜哉

通篇以天性二字立意非勸而成雖靡不敗而後文盡此

次段言太安人迫於姑之諷嫁且貧而無以爲活而能不渝其性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世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而成也可相勸而成亦可相靡而敗焉在其爲天性哉（言可得而勸靡者使非天植其性）方太安人撫遺孤纔五月一老姑相依至戚也既而姑諷更嫁之諷更嫁之矣乃歲凶役不能具饘粥共養姑姑意罵詈日蒲室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姑迫之嫁而不敗也）

此段言太安人迫於族長者之貪圖產業卒能不撓其性貞矣

此言太安人迫於其父之挺劫以嫁尤能喻志不變是愈挨而愈烈者乎始靡之不敗族長靡之不敢及

一日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諷更嫁之作使冢奴益肆使侮惟產之睥睨而藐諸（指孤）也是闔危矣不以扶助美德爲華寵也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孰不愛女太安人尚亦有父在父而父諷更嫁之至令踰年廢婦寧（寧謂安也女子嫁而歸家曰歸寧父母）禮以自絕而猶未置焉往曰女何藏之深也則掠挺劫之至令頭搶地觸几案血流被衰絰而猶未置焉至令斷髮毀形以相示有父而悖如此者乎曰女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人

父又靡之而父之悖逆甚矣此再翻上三段言太安人之所遭者皆人情之大變即更適亦無負于大乃處變如常是尤難人之所難矣

此段設難言太安人非爲有子而守者見其出于天性非可以人強也

結言其節不待子正應上不能靡不待勸大旨了然

情爲其子以婦（愛其子則不欲婦嫁）爲其子之孤以婦（愛其孤孫則不欲婦嫁使孫有所依）而姑不肰矣（自爲身計老無所依則不欲婦嫁也）人情族有孤收之以其母（收其孤并及其母）有婦庇之以其身而族長者不肰矣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已有令名於其女而父不肰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太安人可以影響自解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子樂產而授族長者屬姑焉委之以不可知之子而且令父自絕於所適何負夫也雖若曰姑且老可俟藐諸之謂何則李子業以姑寄之矣曰是猶相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則太安人卒能非姑以立今聖天子下明詔厥高幸見褒朱輤而守建昌者孤也是靡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今謂太安人自存以存其子太安人假無子將爲一訖計乎勸之勢緩靡之勢急緩急非所論此余所以謂天性矣故語節而待子無以處夫無子者也（溟嘗過錢塘凌）季子問爲余言其先大母節行如傳所云無爽云因共嘆太安人豈知有今日孤若孤之子盡顯邪傳所稱不待勸而成者益驗矣

湯霍林評惟其不敗之於靡益知其非成之於勸全在天性上摸寫活如遊龍吾何測滄溟之文哉豈滄溟文卒于性不可靡亦不待勸而成邪一笑

劉伯溫賣柑者說

此說見當世士大夫不能胡主庇民徒以外貌堂堂欺人而竊祿位世爲所欺而不覺誠意設賣柑之說以警醒之

先托賣柑者外飾以欺人以起下意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而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貿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歟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皐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孫武子有武經七書世共宗爲將略吳起殺妻求將戰國强兵之術峩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皐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

此段承欺字意來見居民上者但欺世盜名

武不堪出將文不堪入相爲牧民而不能革弊除奸亦是金玉其外之柑矣

結出賣柑者乃有托以諷世正意

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東方朔漢武帝臣善諷世稱爲滑稽者流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托於柑以諷耶。

翁青陽評初說以柑之玉質金色易以欺人于市引起世之欺人者俱有位君子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于柑何異噫柑之欺人猶可說也有位者之欺世不可說也何世其受其欺而不察

劉伯溫雷者說

雷之震人說者皆謂天戮有罪而間多以大惡倖免者竊祈詘謂天戮所不及則是養惡者此雷而長惡者亦此雷故爲著雷者說

先言天不自戮人而立君以代爲討罪

有夫畊於野震而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戮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覩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爲也今天下之民敎未有不將殺人者則此司牧者乃君也曰天鑒於民有隱匿焉人罰弗能及也而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聖人以神道設教曰惡是何言也

此設一難雖人君奉行天討天未嘗以震自戮人也

古帝制刑以爲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樞因罪之輕重而前後之又不敢專而聽於天曰天討也書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邪則天下之爲人子而不孝爲人臣而不忠爲人長而不慈爲人幼而不遜爲人友而不義爲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秉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睃膏刮脂擅威作福誅害正直此等罪惡皆不容於死豈減一

此歷舉世人積惡之端罪不容誅天亦不勝誅何未聞天一一震之何獨有心震一農夫邪

農夫而逭於司寇之誅者不爲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應前或曰畏哉上下照應明悉乃不一有戮而肅夫平戮焉使彼有心覩天之意而謂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惡也豈天道邪必不然矣天道至公無私不有心規規以伐惡抑豈無心混混以伐惡

此言天無心而人有心覩之未免以伐惡者濟惡矣

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困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之出礮也石中有火敲而光生世以礮名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之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罪而震以威之邪

結言雷爲陽氣所激以死者適逢其間如木石之見震者然

應上震以威句脈絡相生步步回顧先生文亦爾爾

張侗初評觀此說之辭若謂天非有意戮人然細繹其旨似謂天下之惡不容不戮不得不盡戮所以專其責于奉天之司牧欲其懲一儆百刑期無刑實爲不見震爲雷者解說讀者當得之言表

李卓吾方竹圖説

詩詠有斐君子者以其內虛而外直也王子愛竹亦名曰此君詎非謂其內貞而外方也石陽繪方竹其又自愛吾之心竹也其殆周之蓮陶之菊殊異世人之爲愛矣

先言愛竹者稱竹曰君似有斐君子擬之也

昔之愛竹者。以愛故稱之曰君。非謂其有似於有斐之君子。而君之也。直悱惻無與誰語。以謂可以與我者。唯竹耳。是故儻相約。而設相呼。不自知其至此也。

引王子昔以竹爲此君以方竹之類相同王子自愛

或曰。王子以竹爲此君。則竹必以王子爲彼君矣。王子晋也未新竹常吹簫有鳳凰音來鳳凰騰而去　此君有方有圓。彼君亦有方有圓。圓者常有。而方者不常有。常不常異矣。而彼

其所爲王子耳

此君之。則其類同也。同則親矣。然則王子非愛竹也。竹自愛王子耳。夫以王子其人。山川土石一經顧盼。咸自生色。況此君哉。且天地之間。凡物皆有神。況以

此以士之見用于知己比此君遇知己于王子則因而生色發声也有以

此君虛中直上。而獨不神乎。傳曰士爲知己用。女爲悅己容。此君亦然。彼其一遇王子。則疎節奇氣。自然神王。平生挺直凌霜之操。盡成簫韶鸞鳳之音。而務欲以爲悅己者之容矣。彼又安能孑然獨立。窮年瑟瑟。長抱知己之恨乎。由此觀之。鶴飛翩翩。以王子晋也。紫芝燁燁。爲四皓饑也。漢高帝時四皓不仕隱于商山茹芝服薇同于夷齊

此引証物以人愛自

古爲然不特一王子之愛竹已也

之。寧獨是龍馬負圖。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於河　洛龜呈瑞。禹治水於九年之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功成洛出龜示以洪範九疇耳　儀於舜。舜作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鳴於文。文王時鳳鳴于岐山　獲於魯叟。孔子時麟出于郊魯叟獲之此麟之所由作也　物之愛人。自古而然矣。而其誰能堪之。今之愛竹者。吾惑焉。彼其於王子不類也。其視傲傲不屑至惡也。而唯愛其所愛之竹。以似之。則雖愛竹。竹固不之愛矣。夫使若人而不爲竹所愛也。又何以愛竹爲也。以故余絕不愛夫若而人者之愛竹也。何也。以其似而不類也。然則石陽之愛竹也類也。此愛彼君者也。

此言今之人不似竹不爲竹愛不可以言愛竹有微嘅俗人之意

結方竹石陽繪方竹昔爲之著說以收全篇之意

石陽習靜廬山。山有方竹。石陽愛之。特繪而圖之。以方竹世不常有也。石陽將歸。難與余別。持是示予。何爲者哉。余謂予之此君。已相隨入蜀去矣。何曾別。

王槩埜訴語云無竹令人俗則避俗者誰不與愛竹之名其如人之非竹何此說獨就方字措意以王子晉隱擬石陽至末方結出繪圖謂與此君俱入蜀亦可云不常有之文

陳幼溪潮汐說

潮汐之說家家自以爲定論人人自以爲實議殊不知言愈煩而理愈晦况天地化機未易可以名言揣測否盈虛消息自有呼吸其間是說折衷尋論可破千古之迷

先言避暑溪橋靜觀晝夜氣候何乎易知而成說殊不可帰

余築擬舫軒於溪橋側。六月登稼時。則坐卧嘯咏於其上。以避暑而觀。刈軒瞰潮。晝夜水入耳。願識浪情。滬紛披壅閼（不通）之狀。無能豁然川上之趣。第於潮之往返。按候而稽。刻痕而驗。（察氣候驗水痕以考潮水之進退）無幾徵爽。然皆庸夫稚子所能知。而消長巨細移易之機。徂於成說。如余襄公山海經（是伯益所作）程伊川潮汐論與夫

承上言其博考群書方知其爲定理雖百家言總歸一致

此段說二氣之化機談潮汐千古確論

此段述南軒以天地之氣論潮汐深得其旨

邵堯夫喘息說。終莫得其所以然。於是展轉取諸書論水者讀之。又取曆書日月星辰之行而參互之。然後涣然不疑。以爲其理如是。亦不出乎庸夫稚子所與知。至其所以然。則又化機之妙。真如符契。雖聖智亦莫能損益也。天地間惟陰陽二氣。氣行盈虛自微而者。張子序曰。太虛不能無氣。又曰。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虛不可見而見於氣。氣不可見而見於晝夜寒暑。識天地之氣者無如張子矣。（以晝夜爲天一息寒暑爲天晝夜此是張子厚卓識）故觀潮汐則知陰陽。

此段述程明道以日月之出入論潮汐甚有関鍵

此段述邵堯夫以天地之喘息論潮汐大格局大議論

此段述襄公引山海經以月信爲潮信而獨取邵子之說爲精

觀潮之消長。則知陰陽之盈虛。程子曰。海潮日出則水涸。月出則潮復生。此謂水涸於日出者。非謂水偏於日出之候也。邵子曰。海潮者天地之喘息也。應月者從其類也。亦謂朔後三日而潮壯。仲秋月明而潮倍。非謂水偏屬乎月也。余襄公曰。（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日臨卯酉又云以彼猶此盈往來不絕皆係於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此謂東西南北潮有巨細。非謂潮有東西南北之辨也。總之三說相適。而邵子之說更精。天地大呼吸。氣有浮沉。則水有潮汐。謂

此段復論盈虛遲速之數而以張子與邵子所說大畧相同

此應前參証曆書析

其應月者。氣盈朔虛。百刻代變。此其已然之節度也。分至啟閉（春夏日啟秋冬日閉）晦朔弦望。皆因日月之行而定。豈特潮汐哉。氣有盈虛。日月之行有遲速。（日行常速月行常不及日）則日出而涸。月出而生。潮于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或漲東西。或平南北。仲春月落而汐微。仲秋月明而潮倍。皆其盈虛期刻。不得不然。此先數也。可得與知也。明天地喘息。識陰陽盈虛者。活數也。惟知曆者能明之。程子謂邵堯夫治曆立差法。謂於陰陽交感之際。遡之遂不差。潮汐之論。蓋與曆法相應

衷衆說而以潮汐與曆法相應千古不磨名言

此段以四時爲大呼吸晝夜爲小呼吸更以陰陽相生之數此論備創玄識誰能措此地步

邵子獨見以爲天地喘息則陰陽闔闢驗於海水之潮汐喘則升息則降其消長刻候平漲方所則亦因日月之氣盈朔虛以爲進退故嘗論曰生長收藏天地四時之大呼吸也海水潮汐天地晝夜之小呼吸也以一歲論自一陽之復以至於大暑自一陰之姤以至於大寒以一晝夜論陽生於子而極於巳陰生於午而極於亥此陰陽消長之大分也陽王其盈驗於日陰王其縮驗於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方度之一日行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十三度有奇漸差於

此段見公必深明曆朔之候而變於不變故潮汐之期說得分毫不爽

此段又合諸子之說其所以定其衡言天地不外陰陽變化故能神應不

出書 故潮汐之期淩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二日經潮汐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以故有朔望春秋之異候東西南北之殊漲陰陽消長之不同而潮之盛衰去來因之然而相去六時以爲一定之呼吸未嘗變也故程子余襄公之言皆自其已然之迹而陰陽呼吸之理亦寓焉邵子則言其呼吸之理而已然之迹自不能易也要之天地變化有至一者有至不一者至一謂神不一謂化太虛之中何所不有浮而上者陽之淸降而下者陰之濁萬品流行山川融結風

測知此乎其毫不可爽矣

歸重人心亦是小天地當以虛明默會太虛不宜昏昏無識

雨露雷之變化與夫糟粕煨燼寧有一物離陰陽消息乎此心靈明之內萬物皆備亦天地也血氣之周流耳目手足之視聽持行皮毛骨肉之附麗喜怒哀樂之酬應寧有一毫離陰陽消息乎仰觀俯察因有感於潮汐之來時盛時衰時盈時涸爲太虛中一物而刻晝期候不爽毫釐吾混然中處得太虛之靈明而不能考消長之故察盈虛之理順寂感之常紛紜思慮與聾瞽耳目跛妄手足之運動奄奄然於血氣皮毛骨肉之疾痛痿痺而猶稱之曰喘息之人也亦何

結句有萬鈞力

足與潮汐之情狀而猶託於詹詹之言云

史蓮岳評潮汐之說其從來久遠在山海經以爲海鰍之出入杜預以爲龜龍之變化史氏以子胥投江以強弩射潮三說皆爲悠謬及覽古州之說曰潮汐而行隨日月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合朔望盈虛而潮汐之理自昭也至胡溪所論生長收藏天地四時之大呼吸海水潮汐天地晝夜之小呼吸此說更卓乎不可及

曆法所關之重必得人乃可以定曆也

先言自周衰轉東王朝之正朔幾爲弁髦起於曆法之乖占候莫驗意

次言夫子春秋之作

陳眉公曆法說

（治曆明時自唐虞以來代有明制人君所以敬天勤民者此人臣所以因時立政者此且王朝正朔所以爲帝王相傳之鉅典者此乎出焉容毫釐參差也）

余觀周季天子不協時日宸御不分正朔閏分乖次而莫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年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不協不合也正朔正月朔日也正月朔日古若天子頒曆于臣下周季之衰天子不協時日宸御不分正朔而曆法乖）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虫之不藏也（此二句遺閏之譏時候不明也物不藏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於是孔子作春秋司曆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詳之有禮曆者天下之大典也曆

正以維王迹而明曆法於不泯而占往知來有所宗矣

此言古聖人重作曆如堯首命羲和分方考驗以餘月置閏敬授人時庶績咸熙且

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尚體以綜數尚文以考類尚象以作事尚時以占往尚源以知來尚流六事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羣忌尚禁未之或知也是故聖人重之爰命羲和（羲仲和仲羲叔和叔）分主四方其羅則璿璣玉衡（書經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美珠之謂璇所以飾璣也）六合三辰四游公輸子所儷指而不敢進也其法則土圭正影律管葭灰離朱之所閉目而不敢窺也（土圭者大司空以土圭之法測土深以正日影之早晚也葭灰謂先時實灰於律管時至則灰飛而管通也）其人則夔龍稷契伯夷皐陶之所比肩而友也（夔典樂龍作納言稷教民稼穡契敷五教伯夷作秩宗主禮皐陶作士師）

所用岳牧皆爲重曆而設也

歷舉古人爲案以見曆之難易藏千古格言

此言漢唐宋遞及于元其曆法號更多家而成時定歲代不可易

自漢以下

其位則四岳九官十二牧之所接武而班也（四岳東岳岱山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九官是冀兗青徐雍豫梁荊揚九州之官長至舜時又分幽并營立十二州之牧伯堯者四岳舜者九官十二牧是也）甚矣曆之重且難也非難於理而難於數非難於常而難於變也以理馭數以常馭變斯不可易之曆也三代以降漢之曆更二十二家（更三漢而曆家二十有二）而不能易司馬太初之起於黃鍾唐之曆更二十六家而不能易一行太衍之根於蓍策宋之曆更二十有二家而不能易堯夫元會運世之本於圖書（宋邵堯夫作曆）元之曆更三家而

之曆皆更此數人之手

此言我皇明初興以来曆法恐久而易差至於積分之間不可輕忽

此段反覆致嘆今無曆家精美之人曆之易差更出

不能易許衡郭守敬之王於歲次定朔此授時曆法（以上言漢唐宋治曆明時皆有一定不可易之法雖以司馬光邵堯夫郭守敬等總之理數常變爲治曆之本）我明之所因而爲大統曆者也迄今二百有餘年矣第恐法久而窮時窮而變積微忽以迄毫釐積毫釐以迄分寸積分寸以迄尋丈將日月若斷璧五星若走珠四時若亂轍萬物若驚麈嗚呼豈細故哉盼觀漢書漢興世以司馬氏爲太史（司馬遷父談爲太史官）而今者顧門之裔安在御史大夫倪寬明經術上詔寬與博士共議正朔遂改夏正而釐秦舊而今者明經之

漢下

此篇推明曆法之說敘帝王相傳之統中間翻出許多議論其學力筆力眞足以凌厲千古而莫之與京大略耳

結歸重高皇帝分官置輔卓有先見

儒安在（漢武帝時倪寬爲尚書令與博士共議正朔改夏正建寅之月）太初始作星官奏不能算乃更募治曆者於是唐都洛下閎出焉而今者精算之士安在夫紛紛曆家高之則欲使大撓握筭隸首握籌（羲和以前有大撓隸首皆曆官善推步）獨步三代之前而不知卑出漢下遠之則欲躡影天路（小徑高險不可測度）飛步日月而不知石室靈臺之上（石室靈臺皆察候之所）所爲神而明之者誰其人哉昔者高皇帝官徵龔教諸臣分掌曆時置爲四輔（禮記師保疑丞曰四輔）且丹告太廟以重其選嗚呼恭早見此矣

翁靑陽譚曆法之義經生學士益難言矣非羲仲和輩焉知天道然聞列宿環周四七定次赤道紘帶七政紀行則度數生焉日纏二陸用有九行合朔衡望互交乃食則推步出焉二至之氣晷影言倪章部之元章部爲紀金木相參積日盈虛互積成閏則氣候齊焉而曆所從來矣非仲醇素究天道底蘊何由如此開發哉

李于鱗御史朱公遺愛引

昔周公避流言之禍居東二年德澤入人東人以我公私之今朱公久居山東而遺愛在人心是亦今之周公也以諸先生共序于拟拾人望最見朱公之善政

先以東人私周公之居東與起今山東人之私朱公也

此言東人欲朱公之久居乃今得由按察而布政而御史居東久而遺愛自昔也

此述東人咏周公之詩見其遺愛之在人心萬世不能忘也

使東人不幸而見公之易則必

稱遺愛何爲也爲都御史朱公也其稱居東何也昔者周公居東東人私焉不系之周也公既入爲大司空山東之人猶私焉不系之司空得稱居東也始公之居山東則濟南之縉紳先生若郡邑弟子莫不曰吾未見按察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旣而莫不曰我未見布政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旣而莫不曰我未見都御史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凡五年是稱遺愛也周公之詩有之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出豳風九罭章）周公東人之遺愛也（東人懷周公之德恐公東歸而不復永於日東人之遺愛也）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出伐柯章東人言此欲周公今日得見周公之身）周公遺愛東人者也何言乎遺愛東人也又曰汝陳時臬勿庸以次（出君陳）又曰以藩王室綏乃厥位是周公所命也而必以丕惟耇（音苟）成（耇成老成也）而必以孥由典常何也所以遺愛東人者也之子不遘籩豆斯逆非周

公之材之美已奈何佑乃辟巡侯甸撫萬邦永康無斁也無斁爲言遺愛也公爲按察務棐菱而不必於用記（應書牌果句）公爲布政務正供而不必於用患（應書旅工）室（句）猶日存諸縉紳先生而進郡邑弟子與論焉曰得無失廸知之士（伏下索）肰後舉郡邑而額治之靡保匪蕃靡蔑匪臬猶曰今爲得若在昔無斁乎是都御史朱公也濟南諸先生弟子故斷斷（肖樂南興也）自信自勸以急公家之誼而後朝食也雖無耇尚有典常足爲習公公以習諸先生弟子者亦具是矣何患乎不得

惜公歸之亟何以稱遺愛又何以見其材之美也此段正述朱公德澤入於濟南諸先生弟子故歆其又居而思慕其遺愛自不忍忘也

久居此也不肰於縉紳先生望而拒之視郡邑弟子不可使不逐斯未能有先以爲百姓望者雖今貌祀亦於是有未致也豈獨以袞衣哉古之大臣官無間地澤無間時施無間人其爲遺愛備矣濟南縉紳先生君郡邑弟子得朝夕公而事焉跡詩書以周公跡公以詩書得稱居東也肰不系之司空而系之都御史者以嘗不以沫以遘不以鴥以習不以異勿諱乎其私之也不肰咏歌之無從公奚取焉

陶石簣評全篇在公遺愛能得東人之心上論引周公以爲符契而行文最有把柄步步不失法律

此段言朱公能得士大夫以爲民望庶古大臣遺愛之風

此段以周公之居東擬朱公之居東應上不系之司空見遺愛爲東人所私耳

馮琢菴修城小引

據三齊之郡邑乃受敵之要衝則城之修雖恃地利乎亦不能不藉人力不但可守于太平無虞之日御壯輿圖以爲帶礪計畫在此修也

地控海邦萬里掃鯨鯢之浪雲開天府十山當虎豹之關請恢大國之雄風永作中原之巨障欲標銅柱先壯金城念我三齊夙稱四塞西連泰岱東俯滄溟惟茲百雉之城近壓五虎之口擁三齊之郡縣有建瓴高屋之形拱千里之邦畿有擎折晋門之義比屋久安於聖世震澤忽起於倭夷蠢猾匪茹掩人不備（蠢如微虫無知而蠢動狠茹虔也匪茹謂不虔時勢也）屢報水犀之警言風馬之遙夫旣能輕十里而破朝鮮豈不能越一水以犯內地彼以十萬之衆蔽海而來我以七千之兵禦地而守艅艎難恃干櫓宜修矧茲英雄用武之區恐爲狡猾必攻之地與其臨渴而掘井不若未雨以撤桑朔方（城秦）摠三垂之要領虎牢城鄭扼諸夏之襟喉肝眙守而虜騎奔青潤設而羌人服（如冠萊公北門鎖鑰而南虜仆萬騎自爾奔散又如趙充國金城方略而西羌不敢東向即此類也）孰謂一城之利害乃關列郡之安危欲決今日安攘之機當看古人

此篇文字雄徤頓挫開上起下極得法

先言三齊之地宜壯百雉之城言城而漸言修城此文法之最有躍步處

此言城以禦寇當破

賊援擴而城尤宜急修

又突入腹輸攻守之事以爲下文張本

此言地利但乘而城不可不早修以防一城利害乃一郡安危所係也

此言當法古以扼要衝在一時雖勞民傷財可享百年無事立論最卓

謂此數句於窮達去就之際道理自文縣然

此段有借資于衆足

控制之要。地利之可恃。比天險之難升。西莫重于殽陵。北莫急于山後。若全齊之重險。在吾郡之諸山。我能障狂瀾（誰能中流砥柱迴狂瀾於既倒）而東誰敢越。名城而北恭登萊。守在海。彼渡海則勢已紛披淄青（青州臨淄古齊地今山東也）守在山。我憑山而形愈強固。欲銷氛祲。豈憚經營。自軍旅之初興。致徵輸之百出。民既瘁矣。事乃紛然。赤羽彤戈。既徵兵于閫左。黃雀青龍。又轉餉于天涯。況茲百堵之興。理須萬金之外。將取盈於公帑。則了瘠百孔。經費難支。將加派於地租。則十室九空。困縮

地利尤以人和為先古所云金城之固在此物此志也

感慨波瀾又有地步此段吁嗟詠嘆有不盡之意語文之變幻者無過此作

結言我能守而敵不能攻眞固

可憫。勇夫重閉。策合急於周防。衆心成城。事必資于多助（得道者多助是地利不如人和之意）仰惟藩府。號曰維城（左傳云价人維藩宗子維城言衆建親賢以壯于城郭也）況我縉紳。誼當許國。咨爾士庶。各有身家。宜捐錢穀之需。以助徒庸之費。蓋此雉城之衆。如乘渡海之舟。堅則利涉同資。覆則淪胥可畏。彼既彼諜于猾夏。我宜預計于防秋。使連城有虎豹之雄。則臨事無鹿駭之患。一勞久逸。暫費永寧。即無一朝倭寇之憂。亦是百世子孫之利。山為礪。河為帶。國以永存。築斯城。鑿斯池。民將共守。九攻九却。永固

築于盤石若類安也

王室之藩垣（田单守即墨樂毅九攻而单九却之卒復齊國）七擒七縱。行見海波之清晏（諸葛孔明征南蠻七擒彝狄之雄曰孟獲而又七放之遂威振華夏）

袁中郎評自古譚天時者首地利而地利歸重于人和况鑿池築城以為萬全之計則城之修亦一勞永逸為千百年久安長治可不合衆心以成一維城之固乎此引文宜鐫石可與城共垂不朽

首約言儒之品有七惟察之不精故不可以入聖人之道耳

宋潛溪七儒解

自有開闢以來儒一也然世道不古而之今學術自淳而入漓在夫子春秋時已有君子小人之防況至于今儒其名而不儒其實甚爲大道之蠹不容以不辯矣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雋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伏羲黃帝號軒轅氏太古之世也）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煙

再舉游俠文史曠達智數章句事功各以名高當世亦各以其名高之相桀相效是以爲儒紛出而真儒不少槩見焉

海莫不擷其玄精嚅其芳腴摟其闓逃略其滓渣約其枝蔓引脈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莊子南華經有齊物論）名理以之假也滲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沉鷙寡言逆料事機發肰凝肰規肰幽肰滌肰逮逮肰察察然獱獱肰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搜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

此言惟道德之儒足爲世法世則是學者入道之宗不可泯于諸儒之中而不之察也

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略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被當時烈垂萬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洞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淺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爲世法行足以爲世則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孟是也（田仲王孟任氣好俠說諸侯狡以喜怒係天下之安危）弗要於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人俱史官皆修漢史一則是非頗謬于聖人一則事忠不得爲正人直士）浮文勝質纖巧斷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莊子列子著書有逍遙達生篇）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良得黃石公秘書平六出奇計佐漢高祖與韓信同稱三傑）出入機慮或流詭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二人俱精於經今有毛鄭氏二疏傳世不朽焉）牽合傳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管仲相桓公以其君霸晏子相景公以其君顯九合一匡省耕省斂辭稱至今）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

此又歷舉其人以實之總以不可入道斷之其爲儒立極不爲不嚴上兩言不可不察者亦察之于是而已

此言世願學孔子道德之儒乃深知其道可與天地竝立爲三而通者所重全在于茲

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班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爲高地不足爲厚人不足爲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竝立而爲三也司馬遷以儒爲五家竝列荀卿謂儒有小大（荀子有大儒小儒之論）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illegible]）

結言自有皇帝以來儒無出孔子右者足萬世所宜共宗者也

（玄經卒爲莽大夫人嘲其玄之尚白云云）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媿于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夔伊傅周召儒而臣（皐陶爲士夔典樂伊尹相湯傅說相高宗周公召公相武王成王）孔子儒而師其道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鄭孩如評儒者分門別戶爭道而馳其爲患非一此論獨推孔子盛志孟子之志學孟子之學其在茲世儒道之防有功于名教不少矣

李于鱗李淑人大節解

李淑人者中丞霍公之祖母也公以勤瘁憂苦精白貞純八字概大母之大節而請溟爲之解敘霍公所與淑人婦道竝垂不朽足稱精解

此篇大意以淑人能撫成遺孤教道無虧與中丞公自盡之臣道一而已

中丞霍公大母李年二十餘撫遺孤焉既貽大淑人掩于帝恩其太節無以自達于上乃中丞狀之曰勤瘁憂苦精白貞純是先大母之德也余惟八者備矣

先述八字以爲淑人大節之表揚以爲滄溟作解之起端

屹屹乎大節者哉方其夫永絕弱子在抱亟低佪於一往而藐藐（藐藐小也左傳以是藐諸孤）諸之訓何哉子望之（[illegible]）

此段解勤字之義見廣哉子望之

（詩云黽勉）中廢不可知若將置焉而施從是僶業

一死雖足以成仁而扶孤以報地下尤爲勤仁之大也

以黽勉孰與勤以大毋之爲成仁也量力計期此伏彼起蓋有日月可處而我未之即安者俯首拮据不與焉勤矣（俯首拮据用力之勞耳惟計量彼此不遑即安蓋用心若斯之難也）惟茲孑遺

此段解瘁字之義贅形毀體外瘁耳一時之痛終身以之中心瘁也

（孑孑）在疚疢用勤（[illegible]音異勞也）忉怛爲勞即庶幾將來瘏痛（瘏音屠痛音甫皆心口病意）甚矣而逝者不返終身病之奚必毀形相拒毀體示絕始爲悴哉瘁矣壅閉閔恤（恤音血詩云閟宮有恤閟深密恤清淨也）

此段解憂字之義言未葬之地下者此幾狀一息無

胤憂不啻如在晦冥視聽玄默雖猶託于世未亡人耳百爾紛紜藏之地下獨其所爲喘息相屬者細若氣微若聲不可以已是重蓄也憂

後紛紜人間世者其中心要也

此段解苦字之義言其欲舍生而不得舍其苦尤難言者

此段解精字之義難在立孤善後夫婦母子兩無遺憾

矣可以已則舍生以之不可以已斯生而有所不得舍也難乎其爲心矣預防以自困致慮以自危既秀方實植微壯長有不在我者而志每窮焉以微忠逝者拂亂煩冤耳此荼毒苦矣舍生若矣而有不得舍疑危慮深矣而有不在我則何若卸之耳立孤難於殉葬善後優於軀命二倫夫婦子母是也是經大義以辨非託於難以竊便不死難便於人情而無不死不疚之便耳非假於從以苟存善後雖可以生存而無負有善後之實耳夫婦母子無遺憾焉精矣惟精也故能經綸大倫辨剖大義耳然亦其質固有之既自不飭亦自不渝不肰捐軀殉葬本以爲潔而

此段解白字之義惟不避竊苟存之而經倫辨義無得而解之

此段解貞字之義約務指生貞之小者而立孤善後貞之大也非公莫以明淑人之意耳

此段解純字之義無

盜視其華猶可物采非素以爲行也死潔也而名因以立則猶有華采非先昭有家民於無迹猶曰倫足以竊便義足以白也苟存云爾恬淡是常不以作色白矣據其所不待於舍生之心與其每窮焉之志如天地定分之不可易如山河定位之不可移殉葬自章捐軀自正滿漬之諒臣夭一朝舉之矣又不肰非其此之勤瘁不將以捐之幽苦不將以撓之乎貞矣激於始絕而衰於巳事與操具猶言節完也而身亡均之失其半也此大各成其信非以爲名而意自愜不解於慈非以爲功而理

間然處全然不習不守所以爲純之至耳

結言中丞公之盡忠與淑人八字之大節後先並列發無剩旨

自全故至於今無間肰矣豈其習而便豈其守而存率之自是自致厥美不遺純矣惟純也故能無間肰矣屹屹乎大節也哉喘息相屬命脈以受神明之胄後世以復余猶及見中丞爲御史時主課天下郡國上計吏風裁卓肰廷尉中丞少司馬司寇偏歷三臺大蹟益著於太淑人有餘烈矣勤瘁幽苦精白貞純具大臣之道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張子馬評八字大節之解不特于中丞公所未盡吐者闡揚無遺且于淑人一生大節恍若寫出一小影末復歸之中丞以臣道與婦道並美足爲中丞順解矣

王鳳洲辯閎夭不賂紂

史言紂嚴刑好色西伯力諍紂怒而囚于羑里閎夭等謀所以出西伯乃求有莘氏美女以獻紂曰一物足以釋西伯又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悅從之正此也

先引史記叙紂囚西伯閎夭求美女獻紂乃赦西伯爲一篇之首領

史記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玖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指美女言）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宋儒曰無也西伯必不以賂免王子曰否西伯必以賂免于何知之曰以紂知之紂也嘗醢玖侯而脯鄂侯矣于西伯何有

次段又引宋儒語謂西伯必不賂紂是亦妄

經行權之不同也

以無罪請也欲加之罪其患無辭且紂庸俟罪乎以有德請也聖人之心有七竅請視諸夫聖何聖之恤

此段言紂欲殺西伯何容待罪又何聖之恤剖心觀竅之驗矣

嗜盬（慕也）妖色聘駿奇技淫巧其素也驟赦而驟喜其所欲侈之人此必有以投其素而滚中其嗜明矣然則閎夭之徒非與曰何可非也內文明外柔順俟命正志死生不易文王之德也委曲萬變以出其主而任其過顛夭之德也文王之德臣德也身謀之也顛夭之德亦臣德也爲君謀之也巽之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夫子贊之曰巽以行權嗚呼至哉

此言文王之俟命正志固不以賂免而閎夭之挺繼爲君謀可謂行權之至德

王鳳洲辯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

世傳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而郊廟魯之僭天子禮樂者其流濫始於此俗儒以耳說耳遂爲不解之惑是未就周魯之本末實考之也

先述其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出于周末陋儒之創論文法最嚴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楊子慎曰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也魯之用天子禮樂也其末世乎明堂位周衰陋儒爲之也昔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平王也夫成王賜矣伯禽受矣然何以重請之曰往報

此以明非王且不聽

未成許也周室於平衰也至襄抑又衰矣襄不許晉文之請隧也而謂成王賜魯郊乎然則魯之僭何如曰著在春秋魯頌春秋桓五年書大雩雩始桓也閔二年書禘于莊公禘始閔也僖三十一年書四卜郊郊始僖也魯自伯禽而下十八世至僖公始郊詩人頌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則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矣周公其衰矣其君臣恧

晉文之請隧豈以成王而賜之魯郊乎議論最有根據

此言魯之僭郊自伯禽而下十八世之僖公始則非出於成王之賜可知矣

此言末世君臣僭竊天子禮樂而稽口王

成王伯禽僭儒採附會其說耳

此引魯緣宋而僭楊子之辯爲未知故周襄郊晉文歷舉以爲印証先生此辯可爲明鑑千古者歟

此段辯論錯出以見僭禮樂之

（音僭）然虞天下之譏已也以藉口於成王伯禽其慍（懈貌）儒又從史之甚矣其無忌憚也魯頌曰白牡騂剛白殷牡也魯曷不用赤噫我知之魯緣宋而僭者也其以宋解乎哉王子曰楊子辨矣美矣然而未知于故也夫禮成王實解之于何知之曰以請隧知之隧（周色）隱禮也晉文維伯也復王崇勳也而王辭王也（繇弱也）文教異以請之王從佹以郊之而文弗復也夫郊禘之大典也魯弱國也魯弗請天子弗問吾故曰賜也內而後祭僞改於盟主爲齊若晉矣稽役有討懼其

當討春秋互說之微意可見矣

末段辯其爲非僭始辯其爲成王志錯落若星辰令人應聆不暇

有討公止公弗見大夫再執而不閒以僭禮樂討也則何故借曰辭之天子之宗伯太史未失官也三邪之分寶天子實記焉豈其大禮而忘厥自邪魯得僭之齊晉先矣奚待魯也春秋之互見以微議耳如其僭始魯頌曷弗削也魯頌之弗削非僭始也然則曷爲用白牡曰成王志也尊周公以報功德也用白牡班魯宋也班宋示有等也魯惡曷爲請曰請議也或罷報之示許也夫呂氏春秋呂氏言也何微

魏浣初評援古證今可破萬古不破之疑且高識宏論歷歷有據觀者在在可思文氣筆力當品第一

徐應聘辯春王正月

孔子作春秋以尊周室乃首書春王正月後世遂疑其爲行夏之時生今反古其何以警天下之亂臣賊子不然周正建子何以春正言邪

首言夫子作春秋改所以從周也

次段言夫子若行夏之時則違周正朔非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葢聖人作經之始筆（春秋首筆名曰麟經）不過因史官之舊文而筆削之因以寓褒貶于一字片言之間其實以周人從周時而書周事此後何疑者非如論語所載酙酌四代禮樂以詔萬世而有取于行夏之時之論者從以行夏時之一言遂謂孔子實從夏正夫代則周也而時則夏也孔子已自廢

所以示有王也

此段言周或改時改月引經爲証以見春王之書爲無可疑

于不信後世其誰信之且孔子惡天下之無王而作春秋乃以一匹夫而易共主之正朔是無王之甚也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則其爲說也奚居曰周人實改時與月而孔子從周者也周不以子爲正月乎泰誓稱十有三年春戊午大會于孟津周不以建子爲春乎王者之作不習禮不沿樂典章文物可易則正朔亦可易也周之改時與月也夫何疑（豳風七月流火小雅四月維夏周禮中春詔命婦始蠶皆夏時夏月）況春夏者陽之通也陽生于子冬至而陽已生則冬固可以

此段言周正未嘗不言春而夏時夫子實未見之施行

為春非與天之相舛錯也何所見而謂周之不改乎周之改之不謂之違天而孔子反之適足以言僭王吾以是信春王正月必非夏正也論者又謂行夏時之說不宜托諸空言夫孔子于四代禮樂均未之試也乃必于夏時而驗之行事乎此又不通之議矣要之讀聖人書者當得其大旨春秋以道名分所謂大旨耳其可疑者當闕之闕之不失為尊春秋彼曲為之辭者以私意度聖人非尊春秋者也

結以讀經貴闕疑不宜以私意妄議聖人

李九我評以羣言辯聖經難以聖經辯聖經易況從周夫子雅意告朔猶不忍去豈以尊王之書而首為叛王正朔何以示天下萬世哉不以周禮改時易月辨之聚訟何時得已

王元美駁諸葛蕭何相體辯

蕭何安足擬諸葛亮哉但天欲興漢以蕭何佐之而有餘天不欲存漢以諸葛亮留之而不足王維禎以識相體優何以自用其才劣亮何不備時諒心須成敗論英雄

先引王維禎以蕭相國諸葛武侯試士為起端其語最是人說不到處

關中王維禎試諸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為問其言大略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曙大體（稱號也曰初出曰曙）出師表出而倜儻之士脩詞之子皆捫心退矣（孔明代魏時前後出師表十分懇切勸主親賢任能以守先帝之業及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等語）木牛流馬出而技匠之徒執斤鍾而求售其巧者皆擺指退矣（孔明六出祁山轉運艱難士卒力乏乃作木牛流馬以代之往來如生司馬懿見而驚之曰孔明神人吾不如也令匠人依其制度寸尺亦成數百匠孔明聞之喜曰吾得數十萬報矣諸將未信候其木牛流馬運粮至孔明令三百兵作神人之狀衝散運粮兵翻轉牛舌魏兵趕至皆惟不動孔明乃以伏兵敗之回轉其舌令神兵趕回寨中魏兵疑為天兵皆不敢追諸將嘆服）八陣圖出而論鬼谷之書習黃老之畧者皆批頰退矣（孔明入蜀時以石排成八陣圖伏于坡中後陸遜追先王望坡中有殺氣起疑有伏兵不敢進令人視之曰無有乃往視之見有石數堆似伏陣奇之入于中項之飛沙走石來擊陸遜遜大驚曰今中孔明之計也忽一老拒杖而來門將審欲出此陣乎遜曰願老者引之及出陣欲謝之丈者曰孔明吾婿也入蜀時排此陣囑曰後有吳將迷入此陣勿引出之某見將軍從死門而入故救之遜嘆曰孔明真神人恨不得以師事之後傳之姜維今人學之不得精）夫使諸伎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

此段言孔明之出師表木牛流馬八陣圖皆人之所不能為為未識相體若元美者誠孔明千載之知人也

數句當作一篇頭腦

此言蕭何雖無能而用能于人不足而借足于人所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也議論何等正大何等規模

此段引揚雄之言辨

引以為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亮勞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彊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御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群臣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為用也此爾公之別也余讀之曰是非王維禎之言而楊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

孔明蕭何之優劣以為駁王維禎之張本

此段設言孔明非不善用才如漢末無才如孔明故孔明不得不任其勞

此段言天不欲存漢故才如龐統閼張俱

屈其力夫易故焉以語夫相臣之道幾矣非所以語于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之為宮室也其櫟楝栒櫨必構夫楩柟櫲杞（四者皆美材）之良者充焉斷其小之而弗勝也或用夫黯肰而中腐者匠之罪也其無楩柟櫲杞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屬炎精之澌涸（漢以火德王天下故曰炎精）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更之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敢焉而死閼張之悍鷙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志窮勢獨不得不獨身而力幹之肰猶日孳

已死亡

此段言孔明舉將贊寺何嘗不隨才器使而當時又之張良韓信並安得以蕭何之用人律諸葛也

此段言孔明自知其可以滅魏

孳焉舉蔣費董向之徒以善其後雖以忘慨之李嚴浮誕之馬謖褊淺之楊儀肆暴之魏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勃之用（出韓文）令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帳付幼良（馬謖字）有韓信者出而祈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魏延字）有平陽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楊儀字）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奈之何其以鄭侯望諸葛也孔明逆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矣蔣費亡而蜀不蜀矣故冀及其身一用焉而

難以與魏故乘時有為不得已而自露其奇

此段引孔明自言未嘗不識相體從證以周公制作豈亦自恃其才之美邪

結處有太史公筆法好識力好倍斷

卒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為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為藝者八陣圖何與于天下之為兵者苟聲至而響合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之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其為獨用長者乎哉夫鄭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糧餉（蕭何守關中給糧餉）營宮室（蕭何治未央宮）其所與創規制海內謳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夫為相者必不一見能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棄才而闕一世哉

用兵事兵法兵道相爲呼應文之布錯綜變幻不可模捉

李空同諸葛孔明文集辨

臥龍先生人知其武而已而其文特出師二表與日月爭光而不知其所著文集尚有未眞純者空同子是序亦以辨先志經文緯武爲王者兵不獨三國一人亦萬古一人

諸葛孔明文集六卷凡七十六篇將權之北狄五十篇世布之矣稱將苑一曰心書武德之陰察二十六篇則增者爾稱文集云闓子兵備信陽也刻其集布焉或問闓子曰奚而刻也闓子曰吾方有兵事曰以兵事乎曰以兵法曰以兵法乎曰以兵道曰以兵道乎曰以其出諸葛氏曰誠以是也子習焉由焉已

此段設言與闓子論辨謂其誠僞王伯並條其貫矣非諸葛先生之書可謂見空今古堪爲先生千載知已

矣奚刻而布也闓子曰夫吾惡夫已而不人者也李子聞之曰大哉闓子可謂無我者矣然謂是書出諸葛氏則非矣闓子過李子問曰是書也奚不諸葛氏出也李子曰竊聞之善道者不勦說以襲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若見是故老不歸孔儒不畜墨名法異旨王不述霸是書仁義詐力共條則誠僞淆矣湯武桓文並稱則王霸交矣引經栝史道流是諡爲餖飣㸃矣漢書云餖飣古文奇字出入黃老申韓黃石公者兵書老子者道德經韓非子說難諸篇並傳其世不朽則授受駁矣纍簡異製文體亂矣兵辭

此段又引闓子以襲

取荊州爲先生短而空子終以湯武之師與之其相信以心雖曠世如同室誠然乎哉

政畧立意渙矣是故是書也其事雜其法該其道混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故曰非諸葛氏出也闓子曰兵變事也用無定形漢賊不兩立耕者雜於渭濱晉矣不曰襲荊州之孤勦益州之降乎人必湯武則龍顏漢光武鳳準龍顏人知爲太平天子不漢日表不唐矣唐太宗龍鳳日表李子曰兵無定形道有常體故談湯武者湯放桀武王伐紂皆救民于水火之中蓋桓文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慕桓文者稱孫吳孫武吳起何也湯武者仁義之兵也順天應人者也桓文者節制之兵也假之以利者也孫吳者詭道之兵

此段言勦說附同之中辨其書之眞贋而闢非眞而用兵者子也收其可施于世

用

也施之昏慢之國而後可者也夫是書也三者備矣故稱雜焉雜則事繆稱該焉該則法互稱混焉混則道亂故曰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且撥蒙進貝貸羽德背訓備爲蜀先主云云斯言也果亮口出哉闓子曰內經假於黃岐然術者莫之能離左氏旋於丘明而學士罔舍其辭是書也習而出之卽用以指事因心以揆法觀我以制道無於世不可也是不是暇論哉

空同子非爲書辨也爲人辨也不然八陣圖亦皆傳胡不能緣假卽眞是又不待辨自明也

延壽以逯美色封元帝雖飾辭亦格論也

明妃旣欲請行則出塞之琵琶何曾有怨

程敏政辨明妃琵琶曲

史言明妃有冶容特以賂金不足毛延壽畫不及貌及入賜匈奴帝方見而悔之後世謂出塞琵琶曲甚爲明妃扼腕云

後漢匈奴傳言呼韓邪匈奴來朝願爲漢壻後宮王嬙以積怨自請行此事之實也西京雜記乃云元帝使畫工毛延壽圖宮人形貌按圖召幸王嬙以賂金少畫不及貌及賜單于宮人王嬙當行帝見之悔乃殺延壽夫元帝柔情之主謂其因女色殺畫工固不可信而王嬙以無寵自請行誠一汚賤女子耳後之

歸之曲哉

此言明妃以無寵請行亦汚賤甚耳安得尊爲元帝耶

家門正對楚王臺至生死不如臺下草俱寫明妃宮中之怨聲如泣言如訴讀之令人扼腕

爲昭君曲者多歸咎元帝殊不當云明妃本是巫山女貌美如花解人語詠花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家門正對楚王臺慣聽鄉人說雲雨一朝被選入漢宮幾年不識天子容宮車日日向何所魚鑰只把長門封象床不寐心如擣自惜紅顏暗中老轉廻顧影淚雙垂生死不如臺下草胡王欲得漢家姬六宮盡感雙蛾眉孤懷不覺心語口猶勝永巷常凄其欣然獨上氊車裏胡王得之驚且喜短簫吹出霸陵橋兩兩雎鳩水中起古城北去多戰場黃沙白草春無光多情自得虜庭

以此曲明之是明妃無思怨之情詞耳

樂回首漢月空茫茫打圍夜向山陰宿更爲胡王理絲竹漢家莫悔得和戎琵琶不是思歸曲

李卓吾許明妃以無寵自請行則出漢關必無哀怨之辭旣爲胡王理絲竹則在匈奴又必無思歸之意後人之傳琵琶曲俱誤矣

先言李燾陳桱潤删附會之說未之深考惟溫公有據而可信

此文鋪叙有法辯駁甚明堪爲太宗寀證

程敏政辯宋太祖太宗授受

考之史云太祖疾太后漸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不得入但遥見燭影下晉王時或有逊避之狀上引柱斧戳地謂晉王曰好爲之帝遂崩遂爲千古不決之疑焉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李燾删潤湘山埜錄而啟之（按燾改埜錄中不可勝爲逊避改戳地好做爲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陳桱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紀聞謂癸丑帝崩[illegible]繼恩始召晉王入宮桱以屬之壬子且削召德芳事）不深考者以爲實然耳夫非出於兩人所記不同者當視其人溫公可據之人也（溫公作鑑言宋太祖疾爲大后遣繼恩召德芳繼召晉王入見）溫公可據則文瑩可

此段據改元不成服以非罪而殺一弟一侄遂見燭影斧声之事不無可疑耳

出召德芳之事存（德芳皇子也宋后曰母子皆托官家晉王曰當共保富貴）則畱宿之事無矣（史謂上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畱宿于禁中）或曰太宗於太祖崩不踰年改元（癸丑帝崩甲寅即位改元太平興國）宋后崩不成服（太宗即位太祖后崩不報服于天下）廷美德昭不得其死（初太后遺命傳及廷美趙普曰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死軍中欵立德昭帝怒德昭自殺）皆足以追證燭影之疑又是不深考之故也

此段言未可以三事可疑者并疑其有纂弒之事然

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以將來之不善而遂逆探其有無將之心加之以無名之罪也凡古之篡弒者多出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

無是情無是理則亦無是事昭昭矣

兄之愛弟弟之敬兄無出太祖太宗者而爲臨終行弒此古今必無之理

結繳轉自溫公外燾桱俱不足信公深知太宗之心也

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刃爲萬一僥倖之圖於大內者（大內皇上寢食之所也）觀太祖太宗如灼艾分痛（晉王病灸覺痛帝不忍取艾自灸以分其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爲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肯爲凶殘絕世者所不忍爲而謂太宗爲之斷乎其不可信也夫傳疑史法也苟無疑可存則亦何必摭拾小說強爲之辭以滋後世無窮之惑此燾桱之罪也予之所取信者自溫公紀聞之外一無取焉耳

黃元德評太祖臨崩太宗受遺理之所有何疑而以弒逆疑也然太宗之罪不在於燭影斧聲而所以來天下後世之疑者以不踰年而改元也宋后之不成服也德昭廷美之不得其死也不然以湘山之埜錄涑水之紀聞寧不以訛傳訛乎千古而下抱不決之疑者盡信史不如無史矣

先設喻分別心術才術學術之辨以為下立論張本非泛然無所差等也

李名芳心術才術學術辯

古聖聖相傳只曰人心道心未聞有所謂術也後世有學術才術之分而心術遂不容以無辯而欲辯才術學術又先自辯心術始此蓋為貌近士設也

問心術曰滔滔混混之未判也其初混混一原也俄而分異道一為清冷之淵一為濆汙之潦終古不可復念則心術之辯也問才術曰刃之未發於硎也莊子庖丁之刃不知其解幾千牛若新發於硎其利鈍茫然未有決也驟而擦之以試利者斷金石吹毛髮鈍者曾不當一割之用則才術之辨也問學術曰三人之行於途也其歷俱望

此段言三者分而未始不合而以心術之正不正驗君子小人則信乎正心術之為要也

也有岐路焉南轅則適吳北轅則適越岐之中復有岐焉或冥迷而失足以終其身則學術之辯也故心之有術也其萌動流澌處乎才之有術也其作用剸割處乎學之有術也其步驟歸宿處乎是三者則有分矣而其幾未始不合也人固有心術正而才不超於中庸學未測其涯畧者矣然而不失為君子也況乎才可拓而學可進也亦有心術不正而善炫才以鎮物工餙學以矜愚者矣然而不害為小人也況乎才易窘而學有涯也自古聖賢之徒處為世重出為

次段言才術學術之不真皆起於心術之偽況以今日才術之變態學術之殺亂未有久而不敗露[illegible]者

國華者其才術雖未嘗不優學術亦未嘗不備而本原之地則必坦夷空洞光明正大昭然揭日月而行于天則正心為要矣若之何世變愈下文若云世變江河愈趨愈下喻滑滑者之不可返也巧偽萌生而是三術者又各濟之以術也心以變詐為術才以緣飾為術學以剽竊為術而三術之真隱矣然而原皆起於心術之偽也攻之則才與學之偽可立破而論心實難也夫蹤跡似有為揣納托持重窘於施則逃之風節以規正借詭於誼則假之權宜以附不群今之才術不可謂無變態矣

此段言心術之變不可方物一用于天下其遺害不小見人主當察之於先

然久而盡照之未有不本末敗露者也習九流以後談引一察則自蔽識疎則托之玄遠以文其陋理屈則工為藻績以掩其真今之學術不可謂非殺亂矣然浸而究詰之未有不根株悉見者也至於心術之變則藏之窈渺發之纖微逃之莫可究詰之鄉指之無容指摘之地章亥莫能窮其算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一步又云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夏禹無以照其形初舜分天下為十二州禹復為九州乃鑄九鼎以象九州并圖百物而各備其形使民知神姦也於是乎羊也而虎

此段言用人當先辯心術心術正則才術學術之辯可以類識昔李先生此辯可十古而垂不朽耳

皮鴟也而鳳音誤而信之用之至於流毒國家貽禍蒼生萬萬不可救藥而後其生平之奸狡始暴著而無所容則亦太晚矣故用人之道莫先于辨心術而辨之亦甚不易也非持之以至公鑑之以至虛察之以至神求之以至當其有幾乎至於心術得而才術學術可槩見也即不盡當然是亦不必深求也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屈原卜居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故戚施可作使侏儒可佐觀矇瞽可使修聲九九可使獻技而況于偏長獨至之才乎（有獻九九之策于齊桓公之庭者）則才術之濟宜少假也衆流皆海寸壤皆山（河海不擇細流能就其深太山不讓土壤能成其大）故禪亦可捭心玄亦可養德申韓可以飭法孫吳可以用兵（申子韓非俱宗刑名之學孫臏吳起治兵皆有法）而況於同流異源之學乎則學術之辯宜少疏也嗚呼世非大庭太古之世（有大庭氏其人渾渾沌沌不識不知卽葛天無懷之類）人希上智必欲求立德立功立言之士而用之天下幾無人矣故愚以爲宜致嚴于心術之辨而才術學術稍有異同者則在上之人鼓舞而陶鎔之以各適其用可也

結言人非三代以上不可求全責備惟在作與之耳

此言三代以下之人才不可求全責備其氣運使然也

袁宗道春秋大夫評

時際春秋王迹熄綱圖淪卽所建不過晉大夫卽所操不過卿下迨甚君子且郤爲不爲不由其餘又何足觀毋亦就列國而優劣之耶

夫論人於三代以降也則難哉自壁經所紀外載在國乘（壁經事尚書載唐虞夏商周政事國語內外乘繼春秋左傳而作）其人豈無彪炳來茲而芬潤簡煩者然而盈尺之璵方寸之瑕則全材難初駕如組再試多蹶則末路難長於穿穴短於衝城則大用難鳳翔其外蝦蟄其中則純白難夫置雖責之三代以降也則難哉吾無暇更僕論論校著若若管氏之九合一匡晏子之順命衛命趙衰孤偃從公子而伯西晉（晉文公侯晉而霸）先軫之克敵城濮孟明之敗勝焚舟士燮之憂先內寧趙武之不頓兵弭絳也和戎（魏絳）向也愛國（叔向）叔也謀楚（孫叔敖）奚也顯秦（百里奚）夫國家重忠謀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也（此國子僑忠心謀國者）季友勵翦于僇僖寧武數寧於衛成華元折衝於宋祖夫國家重戡亂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也蹇叔止襲鄭之旅（止秦繆公勿用杞子之言）子華陳祈招之詩（見前）史魚尸諫以悟主（既死以尸諫欲靈公進伯玉而退子瑕）蓋皆有古弼

言觀人者惟取其所優不必責其所劣則列國大夫各有可用

此舉列國大夫之最優者庶可幾古賢良之選且各証以事實非傳綜人品安得有此

遺風焉鮑叔舉仲子皮舉僑公叔舉僎蓋皆有古推賢風焉若乃目夷以宋讓子臧以曹讓季札以吳讓倘所謂輕國如屣者邪蓋廉靜士也已孔父以宋督死仇牧以南宮萬荀息以里克死倘所謂甘鑊如飴者邪蓋仗節士也已若乃下惠之治亂並進伯玉之卷舒緣時士會無隱情于中國又非世所稱貞良士者哉是數大夫者固皆推挾胡家照映丹青而潑詰其生平多瑜焉而不掩其瑕也（玉之全瑜者不以微瑕掩）如駿焉而不勝其蹶也（千里駿馬不無一蹶）才焉或窒于大用迅駁焉

此段大抵言尺有所長必寸有所短列大夫必優中有劣劣中有優亦就春秋時品格較之也

或戾於純白也故置雌黃于三代以降難也然予竊謂較用於國家者先功勳定品於一人者先操行夫論功而有雄于尊天王擯戎裔不歃血而來諸侯於掌股上者乎（此以功取桓公歃血之合求牲載血而不歃管仲贊謀力也）論心而有純于不羞汙君不怨遺佚三公勿奪其介者乎（柳下惠魯人也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如此）是以論功則宜首管氏而狐趙為次敖百里奚葺又次之論心則宜首展禽而僑瑗札次之士會士燮等又次之蓋總列國大夫則予所揚扢者優而就予所揚扢諸人則管氏展禽尤優

此言功名心術兩全者最少亦以三代以下之全才見用人者當隨才器使云

而罷小胎譏不恭與誚則其它又可知矣故求不資於才無詭於心表裏兼醇華實總粹是在三代儲際也難論于春秋矣予固曰置雌黃于三代以降則難也

陳眉公評論功論心得優劣人品之法然不求備焉則三代而下無全人此獨致于難而但就列國以評列國其隱然示人以取法于三代以上也其殆春秋直筆哉

陳如岡評賈誼董仲舒

昔賈誼上治安疏董仲舒天人三策無不戶祝而童習之然則語多憤激而二三表五餌之術近于疎一則溺于災異而引經斷決恐非聖人之旨果通達之才而學術之正

先言賈董之才學以為全篇議論張本

此言誼所著新書等篇果出誼手非有後人為之附會

漢之才無先賈洛陽者賈誼洛陽人其學無先董廣川者董仲舒廣川人其治安策訊誼漢文帝者策漢事如破的如持券券文約也蘇文如持左券交手相符也天人之對董仲舒對漢武帝者從秦灰既滅之後秦始皇紀二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諸語孔壁未剖之先魯共王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壁中得所藏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尊王法原性命抑異端其揭日月而行也語出莊子其所著新書繁露賈著新書董著繁露各萬餘言新書中如藩傷藩彊等大都疏中語而過秦積蓄銅布胎教保傅又各他見藩傷藩彊等篇皆新書內篇名世遂疑後之人附會成之而愚則以為此誼書古之學問大抵講求于巖穴即以奏對于公車漢有公車令乃受奏對之所一說公車公家之車凡徵對者乘公車詣京師新書等篇意誼少年心當世故攷究古先隨筆而成期于他日真可見行事故吳公一引薦漢文帝紀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薦洛陽賈誼召為博士即肆意洋洋纚纚言之不然胸中無成書固不能立談而奏二流涕六大息之疏也賈誼疏臣竊惟今之

此言誼少年時即胸藏世務故一過前席即展盡底蘊漢廷君臣無不敬服其才

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嘆息者六矣漢廷諸大臣能屈誼位焉能掩誼才乎即文帝亦輾然動色自以為不誼及輾展轉不定貌輾然出誼適長沙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繁露有玉杯竹林清明等篇而專以繁露名繁露玉杯等篇皆繁露內篇名意仲舒必有深意若曰吾言如露珠之繁及時採擷其有滋乎獨奈何空言無補如朝日之晞而露終無用也古辭薤上露何易晞又人生幾何譬如朝露也不然則亦舉字名篇之意云爾若夫春秋斷獄後漢應劭傳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見漢史斷日食祝見鄭玄周禮註雨雹對見西京雜記答鮑敞書皆舒所自賞以為搏挽陰陽出淮南子搏挽調和意轉移五行之妙術固不並隸之與二君子者其抱瑰奇之才同瑰南方所出火珠以其術衣動人主天下貴人之口同其見折于東陽絳灌公孫丞相同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董仲舒傳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希世用事位至三公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使相膠西張相如封東陽侯周勃封絳侯灌嬰封潁陰侯公孫弘漢武帝之相其以諸侯相終同誼初為長沙于太傅

此言仲舒命書深意自負有災異理之奇術惜其為空言無用也

此合言二子才學不相遠而遭時遇主見推于士大夫賢者亦庶幾略相當耳

此言二子恐留于過才終不見用至晚年身役方見信于漢武從祀于孔廟

後徙梁王大傅卒于官仲舒初爲江都王相中廢後又徙爲膠西王相病免歸壽終于家其見不顯于當世而後人推士冠同誼僅至大中大夫初文帝說賈誼一歲中超至大中大夫徙傅長沙。註前賦鵩自寬。賈誼傳誼爲長沙傅有鵩飛入誼舍止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自傷悼以爲壽不長爲賦以自廣卒以身殉。賈誼傳梁王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時年三十三董以嚴徙輔驕王江都易王膠西端王皆以武帝兄驕恣漢書仲舒相兩國輙事驕王逡巡年暮遂不得至九卿當世亦無推輓之者。左傳或推之或輓之欲無得入乎用此譏不能用文帝皆毀也蘇文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

此言其生前不遇死後配享

說之開遂爲人猜哭哉而春秋災異之解支離多拘史記陰陽之術使人拘而多所畏也即其徒呂步舒以爲大愚況他人哉董仲舒傳高廟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出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稿奏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于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言災異自此始然誼之言至元狩而大售。元狩武帝年號高帝懲秦孤立而王乃大封其支庶多者百餘城少者二三十縣地方過大諸侯王既驕不可制賈誼請割地定制令齊楚燕趙梁等各爲君子國使其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欲令國小無邪心也文帝少用之未究武帝時主父偃請令諸侯王得推恩分子弟即誼說也武帝從其計諸侯王之國始弱惜不能老其才以大用仲舒後世且以俎豆于孔子廟令從祀孔子廟庭不可謂非遇矣

此言賈氣銳而董心小未免有斷枉鼓瑟之病

蓄嘗提衡而論長沙有銳于天下之氣若刃新發莊子庖丁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可以斬犀斷兕而虞其缺于斷枉。唐李邕傳盧藏用嘗謂邕之才如干將鏌鋣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司隷校尉時中常侍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聞膺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匿讓第舍中膺知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江都有小于天下之心縛未解可以條分縷析而虞其膠于鼓瑟。趙括傳趙王以括爲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變合也二十四絃柱調瑟之音合然之移若膠柱而鼓則不成音矣令二子登孔氏之門則賈之明敏當與端木賜行子貢姓端木名賜也蘇秦傳以熊作

使二子得聖人爲之師又得聖人爲之小

則其所造就亦庶幾于聖人之徒矣

此言二子若能相正交養則才學過人又更何多遜官晏游憂哉惜其不能此所以

之縝密可與卜商冉立文選冉畴而立謂三國也有聖人爲之師則二子皆鉅儒矣令二子步伊呂之塵則賈參伋伊之謀在仲虺之下仲虺湯相同伊尹共贊伐夏之謀者董定管周之下居史佚之先史佚掌史之官名佚也周公召公卜營洛邑以告正王命佚祚祝冊以告神明有聖人爲之用則二子皆碩輔矣令賈以董之工夫消其虛憍憍倖也虛憍謂徒倖也虛憍謂徒卒也董以賈之才氣開其韄鍵韄鍵刀靶則雖薄晉晏于不及格等游戛于無所讓可也惜二生不自愛二主不愛才令其汲汲而已爾陵之言蘭陵邑名楚春申君以荀況爲蘭陵令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

不得以志伊學顏淵邪

結言當今而有賈董者出亦爲國家大用其思古傷今之意乎

類可謂大儒矣此則伊志顏學者性理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愚雖執鞭所忻慕焉語出史記雖然當今獨不得賈董耳以賈生爲大行大行漢官秦時爲典客漢初因之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行賈誼嘗請試屬國之官係單于頸故云以仲舒爲宗正宗正秦官掌親屬漢因之董仲舒爲事驕王臣正以禮王不敢犯故云吾言曷可叔與諸藩哉

周王纚評此篇以二子所著之書與學不相上下而其遇合雖奇然終不見用而長沙江都坐抑不遂二子若出於一人但賈生痛哭流涕之論養不鎮論者謂非文帝不能用賈生乃賈生不能用文帝而董子勉強學問勉強行道擬者匹之汲仲孺均有儒者氣象則二子文不容不少別焉

胡廣評李杜韓柳

李少陵杜子美同以詩名著代逸爲萬世宗而韓昌黎柳子厚又文經三變與歐蘇共擅詞壇此特論其文學不相上下而人品不無各別是又超文學之外者也

首言其文學則一而人品有陰陽淑慝之殊

次言子美之詩尚有勤王忠惻一太白之比安史以劉項殊駭

君臣大義謂之未及子美一斑也亦宜

此言韓退之集正闢邪學有本原若柳子厚之秘謀訴于直創顛殺其學術可知

以詩言杜比李以文言柳差於韓而以人言則杜韓陽淑李柳陰慝如冰炭其介然荷涉芳臭子美嘗安史作難時安祿山史思明併兵犯陽京師失守肅宗與諸遷杜子美亡詣旅幾有勤王雅志徒步從肅宗其詩拳拳於君臣之義太白於其時從永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逆宗社作猛虎行云於旌旗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愉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張良未遇韓信尼張良得黃石公秘書佐漢高帝統天下蕭何薦韓信爲國士無雙卒滅羽而定漢大業劉項存亡在兩臣其辭意視思明祿山反餘其主比於劉項敵國相爭尚安知君臣之大義歟元稹謂太白不能窺子美藩籬況堂奧乎退之懷忠事主韓愈字退之號昌黎謚文公上佛骨表見謫潮陽縣令憲宗朝有木原其稱子厚柳子厚爲柳州刺史號爲柳柳州時稱韓柳歐蘇俱以文章著名後世之謝許不及其文必不能傳於後胡致堂謂已憲宗在儲位有更易秘謀未及爲而敗後又託河間婦無李者

結言子厚之悔過非真能悔其品尤下于太白者也

以訴憲宗得免於大戮爲幸由是言之文雖美而君斯過惡固非可滌滌者也朱文公題辭載子厚謫居時愁苦獻取其有自悔之言意既悔已又訴王則亦非真悔也奚足錄哉

項玄池評 士先人品而後文學人品有餘而文學不足何妨哉李杜際安史之亂形之于詩者其於君臣之大義孰明孰昧易加也若退之佛骨之表潮陽之謫至今尤凜凜有生氣若子厚之悔訴其君以化天下之大數雖有文學其人品固不足齒矣

先儒有云者有才而無德未免爲小人信然信然

翁青陽評范韓經畧西夏

范公仲淹諡文正公乃宋朝第一人物韓公琦封魏公二人共經畧西夏西賊聞之皆退卻以議戰議守雖不同而爲國之心則一惜宋用之不終非二公之失耳

先言韓范二公經畧西夏魏公欲集兵破賊固以戰爲方畧文正公則欲以恩信招徠又以守爲方畧觀二公之計皆丹衷報國使然也

宋慶曆間仁宗年號元昊猖獗韓琦范仲淹並以時望爲西事宋以韓琦范仲淹爲陝西經畧使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子遣使詰陝問方畧韓見謂賊衆入寇吾以重兵逐路自守將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莫若糾集諸路兵併力大創以圖永逸范見謂兵凶戰危平定難與兒暴露我師挑敵召釁徒阻羌夷內嚮心耳莫若以恩信招徠嚴葺邊備而徐觀其變是一戰一守勢若枘鑿不相入之類一方一員勢使諜往旋紛如聚訟卒之論戰則韓有好水之敗論守則范有嫚書之辱于時好事者各執所見爲二公置優劣愚竊以爲不然蓋議事者當相機宜爲張弛而無取於附會雷同之見論人者貴覈心跡爲軒輊而不在於成敗利鈍之間故二公經畧之策雖不相符而其爲國之心實非大相刺謬者何也善用兵者主與客相持多與寡相應戰與守相權未有撤守而可爲戰亦未有忘戰而能爲

大段言好事者多以好水之敗嫚書之辱爲二公戰守病而不知其爲國之心不亦大相刺謬

此段言韓彼即所以爲守不宜隱忍姑息以傷中國體統韓公欲以五萬之衆盡擒百年之寇所以壯中國之氣而紓天子之憂在此一戰也而好水之敗非其有心致宋而輕於一擲也

守者元昊父子以逆叛餘孽元昊在陝西延州父子俱稱帝號據有西夏屬延州鄜延環慶之境無歲不被兵且蠶食蕃漢僭號改元其桀驁也極矣更欲隱忍姑息錫王爵而增金帛中國體統之謂何勢宜厲士秣馬圖滅此而後朝食左傳云滅此而後朝食况昊賊舉族而行吾併諸路兵自懷慶趣德勝遶出敵後使敵不知所伏據險設奇邀其歸路使敵不知所戰則五萬之衆一鼓成擒數年之寇一朝梟首用以紓挈夏之氣而紓王上之憂在此役也此琦之以戰請也琦有取勝之畫而不虞有違節制之任福好水地名非琦負宋福負琦耳任福好水之役不遵魏公節制以致喪師如街亭之失馬謖不遵諸葛亮是也觀其逆昊請和之詐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則琦豈決事冥冥而徼倖於一擲者哉仲淹志在招納似若老師玩寇乃其閔塞外天寒俟春深入嘗忘戰也且也治堡砦城青澗大興屯田此寓兵于農之策趙充國之屯金城孔明屯兵五丈原之類徙民就食率皆戰守之具至納款一節亦曰賊以款愚我我亦借款以愚之因得以其間繕兵修具不數年而我益完賊益敝昊之亡也日可俟也茲仲淹意乎范議

此段言文正公志在招納以紓恩賊而未嘗須臾忘戰與韓魏公慷慨任事同之一爲國之心也

此段合論二公之見終非矛盾可爲蔡矣大公管樂之流烏容輕議

守而非徒守韓議戰而非輕戰范則持重以圖機韓則慷慨以任事言雖異而爲國之心同也至他日涇原之命韓請與范同經畧而其並對有曰方今當以和好爲權戰守爲務則二公之見終非矛盾矣好水之衂難掩白豹之捷和昔之論竟去僭帝之稱功顧不從欻故石徂徠稱爲一夔一契二人俱舜臣夔典樂而契敷五典蘇子瞻謂其太公管樂之流太公年八十遇文王于渭水後佐武王克商封於齊管仲相桓公伯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大功樂毅爲將燕昭王命之伐齊下齊七十餘城良有見矣安得而輕議之愚獨惜二公之同心憂國也威行[illegible]漢膽落璮裘股栗不能禦諸夏之憑陵而復河土之尺寸毋亦經畧有遺策邪噫不肰姦建監若先國勢而恢復者在人心有宋取天下於雍容委蛇之際武功固已微矣况北隣契丹即金人女直之祖居北胡之地西拒元昊譬如尫羸之人以千鈞繫其手足未有能掉臂搏布武趨者也且議論太密主持大踈當繼遷死曹瑋請乘機圖之矣真宗欵以恩結不報元昊始反王悳用請自將討之矣竟以貌似藝祖見罷王德用請討元昊仁宗疑其貌似宋太祖乃不用即賢如李文靖亦謂中國不用守而

此段惜二公不能成恢復之全功以國勢凌夷人心委靡雖李文靖未如之何况夷簡妥踈相國其宋之終于宋也有以

結言二公之不終故夷狄與宋相終始君子寧不長太息乎

王稟靈州之議焉矧以姑息之夷簡畏懦之夏竦乎持於上從中計畫從旁阻撓者紛紛也二公經略未幾旋且告罷矣卒使納幣議和迄無寧歲中國右臂一失不可復收而夷狄之強遂與宋室相終始詎非國勢弱人心靡致然哉君子反覆宋史能不扼腕三嘆

劉復齋評人皆謂戰守之術范韓二公各執一策故不免有好水娘哥之敗翁君獨評二公議論雖不同然二公忠心則一且云合一而歸咎于宋之不終用誠二公千載知己詞鋒出沒堪稱神品

先言善御將者任乎相將將有可不御無嫌其爲專

此段言軍旅之關係且人主宜專任而

夏桂洲評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彼其意非主於不御將主於不御能將也能則心君之心事君之事而恐以他將御之或束縛而有能不得展故知人善任使乃人君得制勝之道矣

善御者必有所縱也故人主之權無所不御而有將乎不御人臣之義無所敢專而有將乎專則惟將爲朕矣且夫三軍國之太阿而持以予人（太阿劍名謂以劍持太阿受人以柄）顧何可以不御哉蓋賢王之任人疑則弗用用則弗疑而況軍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關（孫子云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見作戰第二篇）矜之念重

縱之不可有所制以貶抑其才能

此段入題處言人主之不御者特施之能將以君得將將之權故可以得其心而用其力千古格論千古名言

則任之宜益專任之益專則縱之宜益其此將軍之時也胡可制也時不可制則吾以縱爲御縱不可常則必有所以制之者在矣故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讀者不察以爲賢王之任將徒不御之而已而不知不御之說此賢王之所施於能將而非所槩施於他將者也能而後不御不能吾將御之矣然則將兵之權常在將而將將之權常在君所御大而所不御者小故王將一心而三軍齊力勝不亦宜乎世之爲君謀者曰持大兵者如持盤水正傾在俯仰一致

此段以爲君謀者說常在于御凡弱幹之患尾大之歲憂其難制懼其難收無非爲忠計不盡

蹉跌。求止不得。奈何其弗慮之。且兵卒多則有弱幹之患。士卒多則欺其將是枝葉繁而弱本幹也張弛擅則有尾大之虞。將權重則威震主是尾大而不掉也勳名盛則憂其難。將功高天下者不賞是憂其難之作也制統轄久則懼其難收。刁閒之愛貴奴也。舉其貲與之以求什一之利。則持籌而計之。必使盈縮在手。而後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況捐千百萬之衆而出之千百里之外。而無可御哉。故爲君謀者其說常在御。則善謀忠計也。爲將謀者則不然。

此段以爲將謀者說又在于不御按李廣自裁子儀失利以爲制御之失林父以分罪從先穀

曰將貴專威兵貴合變。握三軍之號令而威分於中制則不專。制一時之利害而計定於千里則失變。故明君必假之以建威之勢。而與之以制變之宜。世主不達斯義。一切以鈐制束縛之術施之。此荀林父敗績於邲。邲之役荀林父將中軍師救鄭與楚遇林父不欲戰先穀以偏師先濟河韓厥曰穀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罪有所分師遂濟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剛愎不肯用命三帥專行不獲聽而無上此行必敗戰于邲晉師敗績李廣刎首于絕塞。大將軍青出塞擊胡與李廣各當一路漢武帝以廣年老數奇徙廣東道勿與匈奴遇廣怒趨東道與大將軍青相失青簿責廣廣遂自刎死子儀失相州之利。唐肅宗命郭子儀等九節度使討安

曹彬以諸議趨涿州皆不能行令其下以取敗不得歸咎于君御也而反言孫子不御之說非所謂士人至正論哉

慶緒以郭子儀李光弼難相統屬不置元帥而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統之諸軍旣無統紀圍鄴不下上下解體衆將史思明引大軍直抵相州城下刻日决戰會大風起咫尺不辨諸節度使皆潰本鎮曹彬損北伐之威。宋太宗以曹彬潘美等爲部署北伐契丹彬等持重後行不得貪利信美等違詔旨乘勝而前帝詔進兵之速有詔止彬將彬部下以美等累建功而彬擁重兵不能有所攻取不得已乃裹糧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薄宋師士卒困乏師潰于岐溝而忠臣志士所爲扼腕而太息也。御之亦何益哉。故爲將謀者其說常在于不御。則善謀忠計也。孫子人將也。持不御之說不可以通人主矣。雖然孫子固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非謂凡將皆當不御而凡不御者皆勝也。

此段方論孫子不御之意眞爲能者而設因指能者之難其人文法最有步武

故知明主之權。未嘗不予人而未嘗不重予人。予其所能者而斬於其所不能者。則御將之道已。夫豈能易言哉。衡折鬬者。桀之沉毅或不足。不可謂能。智略輻輳者。程之勇斷或不給。不可謂能。智勇出衆若本之忠義或不固。不可謂能。何者其材有所偏而其志有所可奪也。故夫任將者試之以五材五材智信仁勇忠也武經七書龍韜篇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律之以五愼五愼理備果戒約也見吳子論將篇覈之以十過十過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

此段論任將者以五材五慎十過八証察其眞能而後尊之以無上之權專之以自制之令皆所爲不御也

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見龍韜論將篇十者將之所當慎也稽之以八証。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予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見龍韜選將篇而將果能矣於是有避殿之召有告廟之儀見龍韜立將篇有登壇之拜蕭何薦韓信于漢高築壇拜爲大將有分閫之任古天子命將之禮推轂而授之以虎符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凡以爲能將尊也操斧而授之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操鉞而授之亦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凡以爲能將專也是故戰守異用不撓其機衆

此段採撫不御之道具見明主駕御英雄大畧如不問幃幄之密謀不淆當機之定筭不以多言亂聽不以多指亂視言言中的語語堪聽

此段言將得以縱横

寡異宜不制其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期。介冑賞易施不問其出入毋以盈庭之議而間幃幄之密謀毋以懸億之言而淆當機之定筭凡以爲能將克也譬鼓金鐸聰有所不聞而非塞也俱多言之亂聽也旌旗麾幟明有所不見而非蔽也俱多指之亂視也凡以爲能將信也如是故將權一將權一故上足卬卬猶仰也上足卬故下可用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君於後無敵於前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從爾從横而横惟吾所裁而他無所顧慮焉是以將無疑謀

自制則有以取勝于天下非獨能將之善操勝於斯亦不御能將者之善籌勝策也

此段引漢高之于韓信光武之于馮異爲不御之道而使之立功以圖報也

卒無二心口無違令軍令一出不可更換事無背試師一出而四夷懾白刃不畢接而天下服也人見其閫制無疆康正八極以爲將之功如是而不知君固有以縱之人見君之縱之如是而不知將之能固有以當之也蓋古稱善將將者莫如漢高光武高帝之於韓信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韓信東楚歸漢請益兵以定三秦及破齊請假齊王高帝罰欲良躡足附耳曰大丈夫自有眞何以假爲乃封韓信爲齊王未聞有殊一方略異一謀議者而馮異專制關中光武推赤心而置之腹君臣父子之諭懍懍馮異守關中人有告馮異專行異惶懼赴闕謝罪光武慰之

此段再申上言惟韓信馮異等之爲能將故高祖光武宜乎尊之以不御之權也

此段以御馬喻御將見人主當察其能不

將軍之於國家義則君臣恩同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朕發於至誠彼二將者安得不竭智畢力報國士之遇而赴功名之會哉然有餘矣終漢諸公帝未嘗遣將將雖或將遣未嘗不與受成筭而獨於信則不御信之能也東漢諸將往往皆中繩墨歸節制無飛揚跋扈之態跋扈音拔戶瀕海設戶以畜魚水至其大者每跳扈而出故以喻強臣而有戡定禍亂之畧光武之不御固宜矣夫御之爲言以馬喻也詭御泛駕之馬不得解轡馬解卸弗制詭御猶脫其轡御也泛覆也馬音而奔也有駛驟焉一日且千里今其乘風鬣之安得乎故以凡馬之

可以凡將之御御之而凡將又不可責人主以不御意周機鑿

未以桓公稱任管仲以不御之禮見任人自然而任者皆可御矣

御御馭戰不可望其必至以凡將之御御能將不可責其成功是在人主辯其能而已矣吾獨怪世之姿庸人挾其無能之技而責人主以不御之禮夫跛躄蹣跚人誰轎之（蹣跚音參 蹣跚行貌）而以銜駕爲解胡不反視其能也抑此非奇理異論天下之恒論也桓公任管仲人請事焉公一則曰仲父一則曰仲父人曰若亦耳而目之乎（言其耳聞目見參驗之也）公曰吾既得仲父矣而復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亦能而不御之說也夫任人盡厭而何疑于用將也

陳孟常評此論全在將之能上看出人君不御之禮非謂凡將皆可不御將孫子立意闡透無遺文法如奇正相生一步不失乃樁州公有爲而發近見已爲試發揆用全篇洵萬世御將不刊之議

劉伯溫廢卜司馬季主

季主古之善推占者誠意以昔者卜祖之漁父卜居多警世語非徒感慨意讀者當盡人以俟于天

先設一盈虛消息以爲疑端以起卜于季主意前後問答總關一機括

又更端以請以柔此

東陵侯既廢（東陵侯即伯溫也又名郁離子封爵爲誠意伯）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嚏吾聞之畜極則洩閟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于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昔者今日言其盈虛消息理數必然乃一篇主意）是故碎瓦頹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蛬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是故

人靈于物何等見解

此段言盛衰興廢今昔循環有一定不可易之理數消多少感慨又乎多少說不其不朽名文平

應上問意亦是撇龜

觀者有不疑何卜之意此亦祖客難等體耳

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言時有進退也有高卑以見人情物理之不齊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為

李滄溟評通篇只是有昔者必有今日其間錯綜引証俱是借眼中物印身中景點破世中情殺夫成

成營營終一生無有寧息者讀此將一片熱腸轉成木人雖祖是卜居辭來而脫胎換骨一段神理

色澤尤間然不磨

王圖問孔明管樂何如

孔明之處隆中每以管樂自比李翰曰管不逮樂孔明處伯仲之間劉弘之立碑隆中果能稱其功業時勢於君臣相遇之際兩椎衡否

先言總功業參時勢又窺之君臣之始終方可示人之軌而服古人之心

論恒人易論英雄難合異世之英雄而錙銖較之文說十黍為絫十絫為銖八銖為錙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又難之難朕則尚論古人者談其難而莫之程量非所以示人臣之軌如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非所以服古人之心唯是總其功業參諸時勢而又窺之君臣始終之際則鑑懸而妍醜別衡平而輕重審差等百世之上若

此段并提三子均千古英雄所遜謝而仲之尊周室攘夷狄功在天下后世矣

數一二無難是故齊之有管仲也燕之有樂毅也至後漢之有諸葛亮也豈非千古英雄遜謝以為弗可及者哉管仲之相桓公也作內政以寄軍官山海以富國下令如流水之源以順民卒之兵車會六乘車會三攘楚尊周執中夏之盟仲之力也史記云齊桓公釋管仲于諸侯之中而與之圖議國政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為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使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守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公曰吾何以富國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謹鹽筴與鐵官之數其餘輕重准此而行則舉管勝事無不服籍者故下令如水流之源令順民心桓公大悅于是專任管仲號曰仲父卒之兵車會六乘車會三反伐楚楚子乞盟于召陵下拜受胙以尊周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成伯功者

此段言樂毅下齊七十餘城其有功于燕昭王者乃五伯以來之所未有者也

筆力逼古詞氣壯健

管仲之力也　又四百餘年而有樂毅毅從魏入燕昭王拜爲亞卿以修齊士之怨遂約與國下齊七十餘城設齊器於寧臺陳大呂於元英反故鼎於磨室植汶篁於薊丘五伯以來功未有及燕昭者毅之力也 史記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燕人立太子平爲昭王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于是樂毅自魏往昭王日夜撫循其人乃與樂毅謀伐齊王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兵敗大敗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封樂毅爲昌國君燕軍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而下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自五伯以來未有及燕昭者毅之力也　又五百餘年而有諸葛亮亮以逸羣之才英偉之器隆中長嘯自比管樂一時名士崔州平徐庶元直已心許之矣迨感三顧之勤畫鼎足之策草廬數語定天下大勢如指掌肇王業於一隅廻炎精於既燼開誠布公集思廣益連吳抗魏以討賊爲已任雖志未獲申而其忠大矣 三國史瑯琊諸葛亮字孔明寓居襄陽隆中每抱膝長嘯吟梁甫之詩自比管仲樂毅時人未之許也惟名士徐庶崔州平以爲信然劉備任荊州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徽以亮對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說備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將軍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撫和戎越結好孫吳內修政治外觀時變王業可成也劉備大悅由是與亮情好日密情若魚水卒王漢中爲昭烈皇帝臨崩亮爲武鄉侯行丞相事以後主託焉

此段用四百五百年過法殊得之太史作傳來其叙亮之功連吳抗魏志在討賊功雖未於三分忠實存于一統而管樂自比尤爲暢謙

亮爲丞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連和孫權北拒曹操以征討自任至死而後已杜甫哀之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三君子者或脫桎梏 管仲在于桎梏 或起羈旅 樂毅羈旅于燕 或發跡畎畝之中 孔明耕于畎畝 其疏賤同人主捐國而聽之父兄左右弗能間也其信任同撝微射隱無留策戰勝攻取無堅敵其謀略同尊爲仲父貴而昌國君武鄉侯而人無訾議其功名同聞管高山牧民諸篇 管仲著書有牧民高山乘馬輕重九府諸篇 及報燕王書 樂毅伐齊以留久間毀三年未下或讒之燕昭王昭王不聽齊亦不敢攻久之齊人服齊人自明燕昭王薨惠王太子時素不快于樂毅田單乃縱反間燕王疑之乃使騎劫代將樂毅奔趙田單破騎劫燕王悔使人讓毅曰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恐傷先王之明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毅至趙趙封 出師表 孔明伐魏前後出師表十分懇切後士親賢任能以光先帝之遺 未嘗不嘉其矩度也其文藻同千載之後讀其傳記人人有高山景行之思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其流風餘韻同古今未有合三子而評之者而自唐人李翰始 唐書李翰著管仲樂毅諸葛論今見姚鉉唐文粹 翰之言曰管不遇樂孔明處伯仲之間

此段合論三子其起身同之一疏賤其遇主同之一信任其戰采同之一謀略其出處同之一功名其著作同之一文藻其感人同之一流風餘韻其千載可謂三子之知已者

爽厥之義識力高出尋常萬矣

此段述李翰合許三子他以樂毅之破齊庶幾爲王者之師仲之事仇器小固卑卑矣而亮亦以爲未合於道而未適於人

彼固謂仲伯佐也傲功事讐務入之情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能死又相之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若亮之用法嚴且誤信馬謖也孔明以嚴治蜀昭烈臨終謂孔明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孔明猶爲不肰及出祈山司馬懿取街亭時謖爲參軍孔明令將兵救之謖違亮節制遂失街亭孔明流涕斬之濟於事未合於道得諸巳未審於人惟樂一戰勝齊二城未下徙之以德收之以禮益庶幾夏侯太伊之所謂湯武者焉魏夏侯玄著樂毅論以樂毅不拔二城以爲庶幾乎湯武之師矣嗟乎雌黃之談世説晉王衍素善談玄言有未安隨即更改人號爲口中雌黃抑何容易必起古人於九京使軒之者無愧色輊之者無從

此段破李翰之言未足服古人之心且毅之釋燕犇趙毋異仲之務入而亮之德刑公舉安得病其爲嚴

言而後可以秉藻鑑於人倫定陽秋於千祀晉書褚裒字季埜桓彝曰季埜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內有褒貶也避晉諱故謂春秋爲陽秋信如翰言能使古人無愧色無後言乎否邪謂管事讐避矣燕趙之不並立人誰不知之釋燕犇趙毋亦懷務入之情歟亮長於治國人有才而用之有罪而誅之德刑舉矣何嚴之爲病以恩生姦意論之管子天下才也禮記曰管子天下才也有鏤簋朱紘三歸反坫失之奢隱武事行文德招攜懷遠左傳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猶有王佐風是故邢遷如歸衛國忘亡管仲相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丘未嘗

詞語光芒足醒天下醉人

此段論管仲未嘗毀宗廟遷重器如樂毅者而諸葛公之勲業卓絶今古而未能一統皆以遇

覆人之宗祀也入則垂橐出則相載未嘗遜人之重器也假令管仲當樂生之任其規爲必有異於樂者謂管不逮樂非也至於諸葛亮又非管樂之儔匹矣彼以蕞爾之蜀抗吳魏方張之勢龍驤虎視仗義正名兵出之日天下震動此豈可以淺近窺者其功業不建蓋由一時之敵如操如懿如權皆且雄桀絶人之資孔明之時許洛有曹操用兵彷彿孫吳操死則有司馬懿用兵如神東吳則有孫權人言其負漢賊皆具雄傑絶人之資耳非僅僅如齊湣王之昏亂可以兵威撼取者肰而南定蠻中孔明南征孟獲七擒七縱既復縱之獲曰公天威也南人

吳魏之英王非若齊湣王之易攝安得謂不及毅也

嚴毅正大擊刺有法非靡靡者比

不復反矣北虓操懿之魄孔明在漢中敗曹操馬失斷把操掀下地折牙門二齒以綿車載回許昌未幾而死後在祈山與司馬懿相角數困懿及卒五丈原司馬懿欵劫其尸孔明臨終先巳料定以木像孔明如生一般及懿見之大驚曰今中孔明之計矣撥馬而走五十餘里而氣喘不息乃以手捧其頭曰吾頭在乎乃收兵還魏時人謂死諸葛走生仲達以之方樂蓋優優乎有餘矣信乎劉邵之論人物也曰聰明秀出之謂英胆力過人謂之雄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惟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漢之三傑若韓信用兵如神多多益善西漢高帝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于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善上曰何爲吾擒信曰臣善將兵陛下善將將

此段述劉邵英雄人品以樂毅爲韓信之流亞管仲爲蕭何之流亞而亮爲張良之流亞庶幾近之矣

雄之屬也而毅則信之流亞也蕭何早定大計轉輸不絕稱宗臣（漢書高帝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爲一代宗臣）英之屬也而仲則何之流亞也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漢高帝對王陵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其妙用不可窺測兼英與雄者也而亮則良之流亞也雄而不英可以建功難以慮變樂韓二子之末將可鑒也英而不雄可以謀敵難以部敵仲與何皆經營廟廊以謀勝未嘗躬履行陣與三軍之士周旋若孔明者神物應機大範無方八陣頗於

此段單舉孔明之神機莫測郭沖袁宏共推重之誠超管樂之外矣

此段舉劉弘之立碑比孔明于伊皋而不同于管晏見卓李翰矣

孫吳（孔明爲八陣圖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八勢也其法過于孫臏吳起）木牛巧於般爾（孔明伐魏因轉運糧草士卒疲敝乃作木牛流馬法式之巧過於魯般王爾）其用兵也止如山（言其靜也）進退如風（進退如風之疾速）郭沖推其英畧（郭沖論諸葛公英畧過于曹操孫權）袁宏服其能開（袁宏謂孔明于戰群儒處眞能開也）豈非苞舉管樂之長爲衆尤之尤者哉昔劉弘至隆中使李興立碣（劉弘晉惠帝時爲都督封新城公咸寧中服至蜀謁孔明廟使李興立碣讚美孔明）曰夷吾反坫（孔子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沖又曰匪伊則皋寧比管晏弘之時去亮未遠其猷爲風德必有得

此段引君臣之大義即不幸而遭讒譖亦當惻怛以冀挽回不可背去隱然見樂毅之不當出燕

於聞見之眞者較之李翰誠爲篤論然恐以君臣之義折之則毅之不及諸葛尤爲較著何也君之於我天也交深而信篤則展布四體（宋史司馬光曰使臣得展布四體）以供社稷之役迹疏而勢逖則積誠感動（程子論事君曰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以聯上下之睽不幸搆讒而啟釁則憂思惻怛任其遭之所至而聽夫君之自廻家可亡也而國不可背也脰可𢇍（古絕字）身可糜也而君不可負也譬之天然陰陽調風雨若豈不甚幸一遇旱乾水溢有走羣望瘞圭璧幣帛號以待天命而已孔明之

引証比例覺有眞見

此段引諸葛公行簡躬盡瘁之精誠兄瑾辭之不得王朗陳群誘之不得視之忠主事仇之管何啻燕幕

事昭烈英主也後主昏主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孔明後出師表云臣盡忠竭力以報先帝知遇之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乎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覩也）則昏主信之矣孫權使其兄瑾留之而不得（曹操伐荊州以百萬兵下江東臨赤壁劉備諸葛亮等俱走江夏備令孔明入吳求救權知其賢意欲用之乃使其兄諸葛瑾說之瑾見孔明先言父母之恩難忘次及兄弟當朝夕相見耳孔明已會其意乃曰兄若如此當辭吳侯共往江北以佐皇叔父母墳墓俱在荊州早晚得近之耳而兄弟亦不相離也瑾自思曰吾來說他反被他說乃歸見吳侯曰吾弟志如金石不可易也）王朗陳羣輩以書諷之而不得（魏王朗陳羣先事漢獻帝後與曹丕謀篡漢既事魏孔明兵出祈山丕令王朗統兵迎之朗於陣前說孔明歸魏孔明罵之曰汝等世食漢祿曹丕篡漢不能死又事之只希圖富貴足矣敢於陣前談天

趙之樂毅誠名教中罪人安可易爲比擬也

數乎厲得王朗回精忠亮節貫於金石即有意外之首無言墜馬而死虞卒朕之變有捐其身以殉之耳豈肯反顏事仇如管仲朝燕暮趙棄君若敝蹻如樂生者哉開闢以來不死其君事其仇者自仲始仲名教之罪人也燕封毅子閒爲昌國君燕王令騎劫代毅將兵毅恐遂奔趙及兵敗惠王悔欲用之乃封其子閒爲昌國君未嘗泯絕毅也而毅則泯絕燕雖有區區不諜燕之意抑已疎矣毅雖戰國之士亦名教之罪人

此段舉不占之死齊莊公子魚

也昔者陳不占赴齊莊公之難餐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夫有益乎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忠臣

之死智伯爲忘君去國者一大公案

不以私害公周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立其弟杵臼爲景公陳不占聞之赴難而死智伯時有臣曰長兒子魚者去智伯而絕之三年矣將之越之往也而聞智伯之亾也命其御還車曰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智伯之餘祿於我者至今存也遂死之韓趙魏共滅智伯子魚亦赴難而死夫仲之奉子糾猶不占之事莊公也親射桓鉤仇讐分定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宰辭曰君必治國家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瀕於死鮑叔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使人請諸魯燕惠之無道不甚於智伯也

此段責管仲之報子糾責樂毅之報燕惠見不得與武侯方駕齊軫千古

謂宜追先王之遇報之於嗣王廼堂皇脫騎劫代兩

而下王先生者可爲孔明之知己也

端攜貳爲千古笑雖有他美亦不足贖矣欲與武侯方駕而齊軫也得乎哉是故忠藎之臣不爲內外行不爲毀譽撼不爲予奪二不爲生死搖尊其君爲天

末反覆敎論嘆武侯之忠可爲萬世臣謨自是明論

風雨雷霆聽其自至視其身爲君之左右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寒煖不得不救莫邪傳體不敢不掉此句出韓非子惟其力是視而已故君臣之分辟之迸雨無之而不濡貞臣之心辟之炊鍾山之玉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淮南子曰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生上下古今而竊嘆武侯之忠忠之盛也尚此之僞也

孫覲揚評辨論三君子謂管仲忘君樂毅去國總不如武侯之鞠躬盡瘁是律之以君臣大義不以功業之成敗論英雄有關名教之議論其文字之工特其餘耳

王鳳洲題屈平賈誼祠

屈原以楚懷王同姓見讒于上官見棄于汨羅自沉以殺賈誼見漢文帝上治安策痛哭流涕乃出爲長沙王傅一抱忠見棄一懷才不遇鳳洲題祠爲二子千載不朽

（此文可與宋玉景差爭美意極懇切詞極典雅）

嘉靖巳酉予按郡至長沙其水曰沅湘故楚屈平所自湛沚至漢時賈誼出傅長沙王渡沅湘水爲賦弔屈平因以自悼云今嗜猶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詢其郡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未有祠記余嘆曰嗟乎是何以揚確明德表勵風軌而廉起頑鄙哉其青與於守土者語長沙守某守曰唯唯謀之丞某倅某某出

（此嘆屈賈二先生之未有祠則無以風世）

（此叙二先生之祠所由作而始爲之記耳）

官之羨庀（音治 具也）材而討之爲楹若干左祠屈子右以賈生配柔離茝酌椒水奠焉而屬予記其事余少也則嘗讀司馬氏史竊慨之矣夫士蓄志相業慷慨而激昂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左奉身綽務之卿而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爾豈所以語于

（此段泛論激昂功名者非所以語屈）

屈平由公族事懷王王故嘍（獲）唶（借嗚嘆也）斬斷子蘭上官又內誣斥指遠之陰孽參伍而愛怨謬盭也（戾）夫抱皎皎之節兼卓越不僞之藝而欲求近無害者此於勢固難流涕放逐瀕死而益惓惓不忘者其意乃可

（此段言屈平以同姓而遭上官之讒勢威難處）

（此段記屈平可悲可法）

悲而濟（古洗字）也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絳（周勃）灌（嬰）東陽諸公持椎朴少識孰焉上之故視厥薄傷（古傷字）者豈亦習於內誣指斥之術哉賈生何構此逐也賦所

（此記賈生所遭不幸）

云鳳皇騏驥者似謂平不解腑臟量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人臣欲輸忠主上保乂社稷憂深而慮長顯至哭涕太息卽微或比物假訓者（屈原離騷賦）其於身誠拙於國計何哉不亮其衷而較其淺曰自失于大年過矣過矣楚王昔縣令尹使使持璧金璧而聘莊生莊生大弗領曰吾與曳尾而泥中之龜也莊生所

（此言賈生弔楢原之賦祇以自謂耳其詞慘愴最能動人）

（此言楚漢當亡二子之心不當逆來[illegible]以令人在[illegible]之患）

得全其天楚又何賴焉余故特祠二子祀之俾凡長沙之爲紳士（俾 使也）與吏茲土者過而遊以弔者惕然有懷君奉公濯行不涅之志焉退乃惟所以失約諸聖賢之謨訓憤發善藏而道濟之至徒以無今而愴昔僾稀擴幽憂憤疾之思蓋二子之言既矣盡也非所願於來者也

（此言世之薦紳君子當常其不涅之志有開風與起之餘師爲取繁處有爲的方）

祝世祿評賦出二子遭時不遇萬載之下猶令人惆悵無方此文亦當與日月爭光而垂天地于不朽矣

先述公盡忠徇國之言見其忠蓋出于天性

此段言公為蒼生早計欲戡賊以報主上能以忠義自奮亦能以忠義奮人

此段言公遇賊不避難不偷生忠可與張許並埒若其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

汪道昆　勅建憫忠祠碑

(忠愍素以徇國自許故遇難不忘平生之言非忠蓋根于性生者能乎淑人亦不難于一死夫為忠臣妻為烈婦古今有此間氣勅祠以旌不朽其國家嘉忠味烈之意乎)

忠愍公雅言丈夫負七尺軀直以徇國家報知遇耳(大丈夫受其君之祿當以侯龍德魏用光德燕不難亡以報知遇之恩)以彼其身死片言下彼誠得死所足矣往余從公守郎若(著)有味乎其言無何公出為江西按察副使辛西閩廣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燕會聞之輒投著起也(投著而起)曰虜鼓行而西掩我不備不㕘計謂若生何(若生百姓也)當路方倚辦公尋屬公平賊先是巡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磔碎也)公至太和帥諸將吏祭茂曰爾職抱關(守關之吏也)猶然死職事(死封疆也)吾待罪方面不戒賊吾何獨生遂誓師刻陳而鼓之進(進兵以鼓退兵以金)獲俘者五(俘因也未與賊戰先獲賊五人)徇軍中(徇示也以賊示軍中)旦日陳如前(次日又與賊戰)公從軍中鼓之進(以鼓進兵)賊數謂官軍怯亡鬪心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鬪(謀)若謂賊張甚宜莫如堅壁完公叱曰虜深入我境(此怒)也亡能以一矢相加遺(出左傳文)何謂虜張我實張虜我

此段言公義不避難遂以死賊而徇國之言果不虛誓詞至此令人忠膽欲迸

此段言淑人僅欲以一死報其夫但保母救之以其夫未葬之故太宜人本宜人

春秋故淑人死而未即死耳

此段述淑人死節之言在從容就義可謂忠臣節婦後先無愧

此段言公之死于國難固不忘平死忠之言已為丈夫所難淑人以一女子而能比節

師左次(左次謂退舍也)彼且盜張江以西危矣士死鼓將士殺業在行間義不避死於是復鼓之進左右軍遇賊皆奔也(潰)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意氣勃勃躍馬當賊鋒關弓射殺二人刃一人死公脰脇中槍者二左臂中刃者三唯指揮王應鵬千戶唐昇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計輒自投井中保母出之遂不食保母諫曰王夫人郎君宜未知脫自太學來奔宜未即至母弟自決其誰蹤王喪淑人以為然乃彊食公喪至欲淑人絕口不納水漿所親幸以太宜人春秋高而孫子未立為淑人請淑人自適子曰嘻敬長矣凡諸衛例敬任之假令而母以天年終終不能以此為而父死國而母死家何可後也卒不食越五日死部使者述上其事詔贈汪一中光祿寺卿廕子世襲錦衣衛百戶給祭葬立祠賜謚視周節愍同贈程氏淑人仍立祠郡城東從忠愍春秋並祠嗟乎公死社稷不忘平生之言(公平生雅言丈夫當以七尺軀報國家知遇之恩耳)眞丈夫事淑人婉婉其[illegible]身若不自勝及其臨大節而不渝(初公死淑人欲收[illegible]保母勸之以公喪未歸及喪歸家遂五日不食而死大節始終不渝渝變也)嚼肤與百腸

首陽尤爲女丈夫之所不可易者也

此段言其忠節所著能令百世下人且其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結言公有妻可與同節愍之有子者並祀

爭烈。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忠乎武王不聽及克商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居于商山採薇食蕨餓于首陽之下即女丈夫無論已女中之豪傑名曰女丈夫乃今列在祀典廟介鄉閭之間漸人與公俱春秋祭祀都人士過之莫不豋然而趨向也俛然而式即田夫里婦舉欣欣然想見其人欣欣跳躍貌其或不然抑亦赧然汗顏悵悵然失步百世而下猶生之年流芳百世名不朽惡用偕老爲也昔周節愍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紀事中公后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猶難相從則又同歸

不朽

寫其悽楚之狀眞與宋一派其離騷之亞乎

於節孝大較舉相若也顧余不佞亡能爲公發一辭謹述祠事所由勒諸麗牲之石且爲樂章三闋授井歌者肄之肄習也其辭曰

服兩驂兮乘虬陟帝所兮周遊倚閶闔兮瞷九州盡歸來兮棲故丘叟務咸兮歌且僊鄭神巫曰巫咸知人死生禍福把瓊芳兮懷椒糈荃何爲兮夷猶目眇眇兮愁苦楚詞君不行兮夷猶吳都賦周章夷猶

右迎神

春用兮秋霜列藉兮華堂是熒熒兮在戶靈翩翩兮

模其如在若忠節之靈令人不勝祀號

祝其爲神能造福人間不啻見六十字迴洞古風

來下陳上尊兮楹之東伐應鼓兮考鳴鍾乘蓮理兮木末東宮正德之門槐樹二枝連理而生羞比目兮水中海中有比目魚行則相依忽若近兮倏遠我心勞兮出詩經慅慅

右降神

牛服箱兮女結褵出詩經濟河漢兮吹參差不齊也乘廻風兮駕脩阻顧終老兮河之滸操橐籥兮陰陽參太乙兮平章延停爽兮舊服屢豐年兮樂康

右王伯前叙建祠之由寫出公夫婦其情故遇賊不避難不念生與貞與張巡許遠比烈後世而敢人各生全節一腔正氣尤可與伯夷叔齊爭光忠臣烈婦並出一門其可以配無疆矣讀此令人不勝欽弔亦汪先生文之逸眞處也

七卷終

鼎鐫諸方家彙編皇明名公文雋卷八

石公袁宏道精選　侗初張鼐校閱

毛伯丘兆麟參補　寧埜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君一陳萬言彙評

劉孔當擬冊立皇太子詔

賈誼治安策有言太子天下本宜早建以安天下今皇上自陳不德而詔立以上承天命下慰民心所以措建適者出自皇上誠心所以安社稷以定人心者此也

（先言太子爲天下本而一代以來皆建立以安社稷王道之始也）

朕聞古志有之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蓋順天地之經叶神民之望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昔稽夏后殷周之盛夏禹傳位子啟殷湯傳位長孫太甲周武王傳位成王皆繼世而家天下孟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厥享國長久率繇此道朕夙夜庶幾承獲至尊自惟不明不敏歷日彌長懼悳之不建無以億寧百神以光祐我令緒乃者歲在敦牂繞電之祥於是焉在爰以良日舉生皇子熙然元良之重中外繫心焉朕豈敢自多

（此段言冊立之由懼不德無以光今緒故以元良繫天下之心）

皇祖列聖之休嘉寶式靈之前者禮官即禮部也上言宜以時早建出賈誼治安策朕惟細大之義未得其中其惟憂勞之不暇尚皇立以自貳矧元子方穉元子長子也穉幼也懼不任圖史之事重爲余一人憂閔閔焉如望歲待時余一人豈敢有二三焉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元子且十二齡矣齡歲也古者舉事詢謀既同參之者龜書洪範稽疑篇云朕志既定詢謀協同龜筮協從是之謂大同子孫其逢吉耳不吉不行日者朕淳濯禋醮昭告皇天上帝昆命元龜龜兆告吉發策蓍之併吉朕既不能違德使上帝歆饗民有德志今又虛儲位以戚我先王搴百靈之騑逆三襲之祥是重朕不悳也詔天下何詩不云乎懷悳維寧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其以其日冊立皇長子爲太子郊廟正位東宮太子居于東宮布告天下明知朕意它具如令以彰朕德焉彰著也

（此段言其惟恐皇子之未長出充荷大任之爲兢兢文法老蒼似大誥之所不可及者）

（此段言其徵信皇太子長齡論協吉不宜以不德虛儲位果出今皇聖不自聖之盛心）

（稽引詩以飭太子位布告天下大是詔體）

陳上皇詩立議卓然不刊而氣脈古雅全學漢文帝豫建詔未可于虛中求之也

先言君代天以牧民官又代君以牧民誠知小民之依無貧父母之道

韓爌春和賑貸詔

叉諺有云春省耕而補不足今皇上當春和之際初無及時行樂之心而惟民瘼是念故其賑貸也是陽春德澤與天地同流庶幾古先王之風云

詔曰。蓋聞天生民而置之君。君為民而立之官。所以綏寧區宇。安集黎元。任至鉅也。朕以菲躬。託於兆庶。夙夜祗念小民稼穡之艱。寒暑怨咨之易。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又穆王命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思以躋之安全。而捍其災厄。俾方內蒙休。感召歷志。庶幾一日之理。乃明效未臻。憂虞日甚。間者中

此段言天災流行饑饉薦臻皆君不德以致之有引天罪己之躬言

此段言君當修省恐民祈天而

原大祲。古浸字方數千里。梁楚齊秦之間。梁在河南楚在湖廣齊在山東秦在陝西陰沴為災。饑饉薦至。民皆蕩析離居。遷徙流亡轉徙。枵腹待盡。道殣相望。至於樹皮草荄。衍延旦夕。剝膚克腹。噘為尋常。朕甚閔之。懼之宵旰憂勞。未通其理。意者朕之不明不德。布政不均。澤未究宣歟。乃怨讟音讀動於民。感氣逆於上。鬼神廢不享歟。朕已動自省愆。不愛牲玉。為民祈歲。復念朝廷張官置吏。敷上德意以惠下也。今外吏自守令而上。受命公朝。為民司牧。有司乃牧民之官如孟子責孔距心受人牛羊而為之牧一節意將勞

臣亦宜承流宣化不得不以奉職牧民自矯勉省

徠生聚。匡救匪異人任。矧儲蓄預備一事。載在令甲。三令五申。部使者循行郡國。往往以此課其殿最。奈何報奏徒聞。緩急無當。即遇水旱歲阻饑。粒食無出。毋亦溝澇之頻仍。河隄之決壯。顧使儲備有方。而蓄藏不匱。匱乏也何以至此。是奉職業不勤。而牧民無狀也。守令奉命以治民使天災流行乃是剝苦小民之甚今時方春和。群生畢遂。朕惟布德施惠。良惟其時。矧茲拯溺救焚。拯援溺蹈也言其當救民於水火之中耳曷容其已。爰發帑金若干。漕粟若干。分布被災地方。一體賑恤。所在官司。仍須廣設方略。加意

此段言方春時和宜一體賑恤生民有司宜體上德意不宜催科歛怨

此明示以賑貸實意真能以手足腹心一體生靈何異由己之焉如傷之文也

勤施。務令人沾實惠。藉以全活。其一切應徵田租。自宜暫行蠲免。第往歲停徵之令已下。漢文帝節儉敦厚下又稱其年饑報而日甚茂蠲租之詔已勤而停徵之令又下耳有司催科如故。斂怨於民。而無裨於上。意甚無謂。今宜明開條款。揭榜通衢。窮阨僻壤。悉與宣布。至於旁郡流移結聚。一方不即解散者。猶宜設法撫輯。即一二嬌虔之徒。嬌音矯虔音虔賊寇姦宄乘而為亂。亦須處置得宜。分別諭遣。無使株連蔓引。殃及無辜。以稱朕體恤寬大之意。夫君猶心也。民猶支體也。支體傷則心憯怛。朕雖深居九重。天子大內之門有九

此段又貫有司以上宜王德下庇民生帝語可以回天誠有合于聖天子格言收煞處十分老健韓公此詔可與陸宣公埒傳不朽

重唐詩九重春色醉仙桃是也而流離景狀時置目前。淚惟由己之饑，實切如傷之際。文王視民如傷日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邦有司有能仰副德意、抱有良畫者，毋得拘以文法，聽其便宜從事，務令起瘡痍而更生，拯阽危於衽席，挽回天意，馴致豐穰。嗚呼，民亦勞止，方勤孔邇之思。詩云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商民以文王為父母而忘紂虐政之彌熾也神罔時恫，會錫無疆之福。告爾愛恤，聿觀厥寧。

湯琢菴評余讀陸宣公詔制諸草猶述情景懇惻足叙時已離之人心謂後無繼其嚮者不[illegible]

象雲德意蒸蒸卽成湯罪已不能過矣

浣淮寧夏蕩平宣諭軍民詔

前者寧夏東暘文秀等殺王帥自推部曲王命興師誅戮之其餘軍民恐懼不安詔宣諭之示以朝廷不嗜殺之大德有懷柔遠夷之意

先言西虜告擾天討所加未免脅從俱治以爲宜諭起端高談雄辯而詞更流麗可玩

詔曰。頃者哱賊名拜構釁，稔禍西陲。假口餉糈，戕殺王帥。推其部曲東暘文秀等爲戎首，嬰城怙衆，迫脅良善，佩逆王命。自歲二月至於今，匃連盤箝用兵疾於爾鎭戍，爾鎭戍罹其荼毒。湯誥云罹其凶害弗忍荼毒言民遭罹之也[illegible]荼之若[illegible]之後不可[illegible]死無歸命。疆埸[illegible]至于成師。天其[illegible]所臨[illegible]不辭[illegible]征云火炎[illegible]大吏[illegible]命

此言賊拜無知猖搖邊疆故盜兵以殲兇惡初非爲無辜乎是佐引子胥事甚切可謂習孫應之術者

征羲和以勦羿羽翼咎師之詞朕甚念之。朕惟賊拜本無知胡種，竄來歸我。先皇錫其大德，而卵翼之，則亦惟爾鎭戍之卒伍閭里，是爲用羈縻之，以綏靖我邊。厥懷印忠紋，四十餘年，不謂包藏禍心，鴟張難介，我蟊賊以蕩搖我邊疆，驅我無知之赤子，生聚教訓之餘。伍子胥諫吳王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而剪爲仇讐。我國家全經遠控，文宣武競，殄殲兇惡，宜若振槁。然爾則何幸以天之靈，我先皇之遺烈，餘澤肆我征西將士，戮力同心，克滅元兇，沓除鎭戍。爾卒伍閭里，復天日。曙皆來

此段言天兵所臨惟殲其兇惡凡厥蚩民俱爲赤子各安生業毋用驚惶長慮反側而文尤發之佳佳

告在廟獻功朕有矜無喜一者念征行六易暑雨變風勞苦傷夷未有慰藉一者念爾等皆吾赤子雖被兇殘亦吾臭味（龔渤海對漢帝曰陛下赤子弄兵于横池臭味相投）夫既已自作不靖跳梁躑躅虐使爾衆爾衆既已辛苦墊臨靡所控告今雖悔于厥心怵廹天威罔知逃罪已屢勅征將士自一二渠魁外（書胤征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咸與維新）凡爾蚩庶悉從湔滌兹用申布告爾多士多人士安其行農業其功商賈往來俱復其所無驚無訛以仰爾當朕亦慎選大僚公忠慈愛者勸撫爾衆以副朕兆兇之

此段言遣臣撫安以奉行王上之德意正是宣諭之實心首尾處意同

口無沉于虐人俾並受休嘉朕聞軍旅之後必有凶荒其給爾耕牛播種用哉爾牛救所司沿死問孤補闕佐貸空虚嘉與爾滌除瑕舋沐浴至德於戲（嗚呼）朝廷待爾不薄凡爾怵廹驛騷之狀朕雖任深宮之中（文選云天子生於深宮長於婦寺之手因不知稼穡之艱難若耳孰得而聞目孰得而見之）知悉見若可指也無所不肆有惟是先皇之誅伐用法以威褻不軌控制百物而輕重布之我國家皆有賴焉凡爲大小相維貴賤相攝用寧爾也惟彼元兇乃罔攸赦爾其體朕至懷否明爾分繼今有無怵於

此段望以爲國家落

用不可彼爲啟疆最得慰勉大體

兇殘永綏無害以爾介居西偏隣於戎狄吾北門也而時有覬覦今其懲而毖後忠瀩捍朝夕以告不虞朕布告無私爾等其備悉之

李九我評始示以威亂不容不征誅但亦惟渠魁是戮而脅從者罔治且通篇宣諭處俱得仁主不用兵大意而詞源滂滂足徵大哉之王言尤覘一哉之王心

首言朝鮮乃祖宗屬國不忍使之不血食正見國朝之仁厚處

高克正朝鮮倭退後戒諭本國君臣勅

殷箕子不臣周武王封之于朝鮮令其苗裔狃於晏安自招倭患此勑責其前車之覆轍其後轍之監全在戒諭二字上生許多詔勉方是訓飭體製

高皇帝封爾國介在東偏襲冠帶而稱外臣者二百餘年以歲之無時不虞之不戒倭奴蹂躪嘉滅爾都邑（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是時日本王命其將關白率兵伐朝鮮入其國都）爾君臣越在草莽是用疾首徒遽來告朕不忍祖宗數百年外伏屬國一旦使不血食（左傳云昔先王[illegible]公曰各享爾上[illegible]世世子孫血食不斬也）則趣命大將軍治餘皇渡師以與倭角逐

此段敘其鑑前備後以承祖宗之處以為勑諭起端

天合其衷武臣致力倭奴宵遁（朝鮮急告求救于朝廷上命大將統數百萬之兵以救朝鮮臨戰餘兵皆潰獨福建浙江之兵殺退倭奴）則惟爾祖若宗之靈俾有寧宇爾君臣實馮式之朕豈敢自多抑朕願爾君臣鑑于前而備其後也而不聞而之先扶餘故居也以是蕞爾尚能襲餘勁以抗唐全盛盡渡遼之師老焉（唐太宗時胡越一家最全盛而朝鮮獨抗而不歸太宗雖渡遼親征而王師僅老而無功乃歸耳）

此段言其朝鮮君臣狃於安瀾而不爲後患之慮所以爲島夷所魚肉

而迺今董一島夷能魚肉之地非加蹙民非加少也毋亦爾君臣狃於安瀾修國容而忘後患以至今日朕聞釜山之據業已數年夫彼焉思啟疆若何國蔑

此段言其受國厚恩當夷狄內訌之時即毋爲響風非臣節也

有惟多備國故鮮及焉（鮮少也）今迺滋他族實禍處此以與我共此土也不亦難乎王自有國而自棄之非爾國之福也爾將士事而王若有年受恩非淺頃倭一內訌不聞一矢相加遺（訌攻同言內自相攻擊爾將士無有克敵之志而以寸矢相向文苑云不以一矢相加言無他技也）而望風奔命恐後亦非人臣之節也朕念爾國世爲東藩（朝鮮與日本俱是東夷故曰東藩取爲藩屏王家之稱耳）不啻而過也（啻猶責[illegible]）爾君臣其思自今日更始始倭

此段言倭已窺虛實禍不可測欲其始何[illegible]之而折

于爾國地形尚未素習故行而前已無爲堅今已入王京歷開城抵平壤備知爾國虛實卽退居島中計

皆胆以闡啟從情至意極何等痛切

未能一日忘爾國也（日本伐朝鮮取其國而朝鮮王退居海島使使進涕隔求救于上上覽其表日夜憂思乃募天下之兵以助之）夫倭亦何厭之與有而迺忘倭之沼而國乎顧難之作天所以開國統也越勾踐嘗之矣（吳王夫差伐越勾踐用范蠡之謀卑辭厚禮以事吳身請爲臣妻請爲妾棲于會稽卧薪嘗膽以西施賂吳王吳王驕奢淫溢不以越爲意越生聚教訓有年知吳王不聽伍子胥之諫出其不意以伐吳而吳果爲越沼）今爾國禍新民恐其上下內外皆知其

此段勑王以撫循其民勑諸臣以預訓範實以爲備於禍亂未

資力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其亦夫有奮心王其及此時善爲拊循之爾諸臣其爲王繕城堡治器械討軍實而訓之於禍至之無日毋生戎心雖有後事寻一

未來之先其所論之者亦可謂詳且盡矣

人毋曰不與知第中國不能歲爲若備而倭或歲至俟其至而始議捍而爾國已墟矣爾其善自爲備毋再以國僥倖也倭之不來備之何害若其復來備之爲瘳朕所以告若君臣止此矣若猶縱其心而侈其欲忽已事而釀亡徵後越王之計而忝爾先世也禍之至也何日之有於乎字小卹亡余一人不難于再慼天子至尊故稱曰予一人定傾節事爾君臣尚有鑒于前車前車既覆後車當戒爾其欽哉毋忽故勅

此又叮嚀反覆諭以一人德意而勅其君臣以監前轍

張洪陽評意極懇切詞最簡古中間戒諭處純用左

國語氣莊重典雅自是王家大體

王守仁諫迎佛疏

韓退之諫迎佛骨表極詆奉佛之迷陽明先生曰惟恐好佛之心有未至卒無一語排佛是以將順爲匡救法

先發其好佛之良心正所謂將順其美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皆紛紛進諫臣愚竊幸以爲此乃

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蘗羣臣之諫雖亦出于忠愛至情然亦未能推原

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機正當將順擴充逆流求源惟恐

好佛一句乃一篇主意是引而進之于至治

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

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徒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

言好佛心至可登唐虞之盛

陛下言好佛之實

聖道未之深求故忽以爲平易而不好者有之

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未暇講求五帝三王之道間或儒臣進說豈能遽有開發

陛下以爲神聖之道不過如此有何可樂故遂遠思

叙迎佛勞民傷財應寓規諷語

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絶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可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躋快樂（先用佛家語以爲開端）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遥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遂迎學佛之徒蓋

在中國不可舍堯舜而欲以佛教治天下足破羣疑

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

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聖人爲中國之佛一語几可支持世界味之玩之）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佐

借已爲證後以釋迦堯舜比擬見堯舜尤爲高又羅辯詰即蘇張不能屈最是學問得力處

其壽高仁普俱允實証

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臣切嘗學佛最所尊信後乃窺聖道之大遂棄其說臣毋言其短言其長者佛莫過於釋迦聖人莫過於堯舜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佛氏世慕爲脫離生死今佛書載釋迦在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而歿舜年百有十堯百有二十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施捨不惜頭目髓腦以救人之急難則堯之峻德克明黎民於變時雍以至草木鳥獸咸若其仁民愛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戒酒止殺去貪絶嗔（嗔怒）其神通之

發前人之所未發明白痛快即今讀之亦當豁然

妙用大矣然必家諭戶曉猶未能行堯舜光四表格上下過化存神敬信在言動之先其神化無方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欲求之于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乎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遥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金之費斃數萬人之命歷

其作暨濫殺已非休休有容至大臣小臣之畏威夫災人禍之隱蔽其欺君滔天之罪矣

學宗數且收入孔夫子祭祖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
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聲遍于江南此其遺禍
何如也二曰決囚太濫先時決囚畧舉無定額居正
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至濫及無辜者矣則雖有
自新者其道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芻蕘
賤士皆得竭智盡力居正在事大臣持祿不能言少
臣懼罪不敢言間有憂關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
而談當世不先稟命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罷斥者矣
豈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先歲[illegible]水[illegible]溺生

居正去後乏無支持國家事者

民僅存者架木為巢啜水為餐目及心慘夫彼水潦
如此彼旱魃為災可知矣黃河如此壞四境可知矣
有司不以奏聞恐傷大臣德政以致民轉溝壑流散
四方者衆矣孟子對穆公君之民是上慢而殘下也云云　皇上深居九
重漠然不知居正之罪也即使有利社稷尤大壞綱
常也况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之邪抑豈以天下所
去天下事難自支邪不知我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
久我祖宗德澤聯屬民心者深况在事諸臣濟濟後
先豈盡出居正下哉豈盡無所補哉　皇上諭曰朕

言成學定志不徒籍居正一人詞激而衆益憤矣

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　皇上言
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　帝學引君當道
者未可謂在　廷無人也居正下憂可挽留之居正
脫有不測非但直言無隱抑且危言無忌誠忠憤所激也　陛下之學且終
無成　陛下之志將終不定邪此標所未解也
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與堯舜之道
三王之功矣以居正在京中制天下後世以　陛下
何如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
死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輒援居正

壞法亂紀恐後人以居正為效尤

故事甚至窺竊神器則禍深遠患難何盡言者矣宰輔
不奔喪開天下後世之口實居正其作俑乎　昔古之碩輔元宰措則正施
則行建光明俊偉之業者無他上下交相信也今居
正自喪而議國事也天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固
寵也居正不孝而擅權也居正不孝而慕爵祿也雖
有設施誰則信之居正之心必曰天下之議我不孝
而固寵也議我不孝而擅權也議我不孝而慕爵祿
也天下稍有不從禍流縉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
以是疑天下上下交相疑而禍不日深者未之有也

詆居正首任之言與之見其大肯欺人

不恤公議正小人之無忌憚處

備忘百端而禍害亦百出矣甚哉居正不可一日而留此位彰彰較著也標觀居正首疏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非常事者非常人所能辦也自標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所謂非常人也今有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指而名之曰此非常人也然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彘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其疏又曰不顧傍人之非議恤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也三

証其不孝於親必不忠於君詞嚴義正

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傷人之議是乎非乎尼生之信孝已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　皇上婚固大禮也居正以彼絰罪人欲維乎其間何心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宋理宗南渡文天祥扶在勤王猶護親歸葬是忠孝兩全立朝大節也當南渡之月猶送親歸葬當此　清朝豈南渡之時邪　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之可奪無復之可起大臣聞喪而不歸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者此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

令人骨竦

此摘士楚阿依之本心乃春秋誅心筆

見其爲附和之作俑罪不容死

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　皇上可知也先臣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遺其親而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抑標又有深恨焉　國家以言路付臺省曾士楚素毅然中正今觀其保留一本不勝驚愕此其心豈真爲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不高身首留之輔臣德我我不數年公卿立致矣此士楚之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　朝廷爲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

結其必死于居正之手初無慮禍之意

列官阿媚成風將何以爲朝廷將何以爲國家所幸者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留疏然因此而遷去不常矣迺其源士楚先之楚也身服豸繡心同犬彘天下嗷嗷于士楚標切謂不斬士楚雖死不瞑目也標衷如此標言可採望亟斥輔臣速歸守制則綱常正而人心服朝廷尊而尺變消萬世仰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標此疏禍標必深標萬萬死矣蓋非厥刑督責箝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噫標井爲妾婦自愛其生矣堂堂丈夫不忍爲妾婦也碎首玉階奚憾

哉

李東一洊江陵起復臺省保留時事日非節義掃地

余觸目感衷嘔血欲死及讀南皐一疏不覺涕泗

交傾忠義之氣恨不得臍其截食其肉眞烈丈夫

哉

李騰芳星變陳言得失疏

災星告變何代無之但天以此儆戒人鮮能克謹天戒如宋景公之一言弭星宋六事極言危亾之機即成湯六事責躬之誠意人主可置一座右用資卯揚

先言天變危亾之至人人俱知独皐上付之不聞開口便見危切

臣聞有國家者患在乎上有危亾之事而危亾之事不得上聞其或聞之而上不以爲危亾也今天下咎徵若鄉（箕子陳洪範八庶徵曰休徵曰咎徵）妖孽並見山川陵谷饑饉洊臻東西兵起進退維谷行道之人皆知其危而陛下泄泄如也近者彗星見異占象愈甚大譴告戒庶幾改悟此陛下警惕之秋尊臣兢惧之日詩曰

此段言彗星之變主以陰佀陽顯然見皇上之不能欲剖常陰之意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于何不臧又曰天組顯思命不易哉上帝神明變不虛生臣按彗之氣爲陰其象爲水其兆爲陰勝妻者夫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臣者君之陰也民者國之陰也夷狄者中華之陰也臣愚不識忌諱謹列今日致彗之由其可憂者條爲數事惟陛下財覽其一曰

此段陳言保聖躬言其頻年不

聖躬臣聞王者法天天日行王者日動故朝以聽政周禮言天子日中則集公卿朝坐堂聽政晝以訪問大夫訪問時政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日入則修政令夜則身安其內不近声色臭味於是乎節宣其氣勿

出托疾以抑臣下可謂剴切危諱又直剴其六疾所由歎其滋声色臭味之欲言言有稗聖躬非徒犯顏逆耳已也

使有所壅閼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令陛下頻歲不出一遇郊祀朝講之期輒以疾解臣不識

陛下之所謂疾果真有之乎抑假以卻臣下之請乎其無之假之不祥若果有之則亦飲食淫佚之事也抑此二者實終君身臣聞天有六氣分爲四時序爲

液偏稍繁開陳往昔知酒筆下之風霜走龍蛇于毬洛可興陛

五節過則爲災淫生六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今陛下口耳儀狄之飲目者南威之色[illegible]

宣公奏議䖍垂不朽

桓公溺不聽政乃曰後世必有以色而亡其國者遂推南威而遠之南威越人未十其盡先卜其夜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此臣所以妄論

此段陳言謹後宮壺闈簾地人所難言前云假之不祥此云猶之何害皆忠盡迫切之至情

陛下者一也其二曰後宮夫妃匹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帝王所致慎也故禮之於内卑不踰尊寵不先貴今

陛下後宮之政不修尊卑之等無序美者嫉妬（音事 妬）寵以開驕嫚之端賤者淫冶哀閼以極沉湎之欲語曰嗛嗛之食不足狃也嗛嗛之德不足就也深宮後庭晝夜烏集妻有驕妻悍妾乖寵狂背醉飽卒起之

此段陳言立太子提起十五年前勤恤之本勤正以歆其厚終而爲人後嗣守人功業計也一

陛下毋亦樂其吉而備其凶乎凶之無有備之何害此臣所以妄論陛下者二也其三曰太子太子者人主之貳也主好艾則大夫始好内則適子殆今

陛下溺於帷牆之愛忽於豫教之本（賈誼治安策言太子天下之本當擇正人豫教以立其本）大典久稽（大典即國典也）人情疑惑即萬萬無宅而太子長於深宮十二年矣（時十二歲）未曾一見

陛下十五年以前勤恤之舉動而徒習聞今日淫恣之規模鄙而效之又邪之誠異日卽欲以祖宗之金甌付之不事詩書之主（高帝曰乃公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

此段陳言信群臣如大臣怀身名之愛小臣高諭詆之風至風波固猶之險殺是危辭激論

陛下爲人後嗣守人功業恐心如此豈不殆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者三也其四曰群臣夫臣子於君莫不有所恃權不足以使人恃人主之能假言不足以險人恃人主之能信今

陛下怠於泰交忘其國郵致使大臣懷身名之愛小臣高諭詆之風群情論事譬之斷獄端起於微渺則儲辭以張之影出於有無則傅響以成之曖昧難據則援引而周内之旁觀者心知其然而不敢言受誣者横罹其苦而無所辯陛下曾不能主張是非分别

黒白使群心洽和百執兢勸浸尋風波之朝其爲國
狗之爽保泰箴云風波之朝不可以情測而譏口高張爽若國狗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者四也其五曰小民民者國之大命也財者民
之大命也天災流行無歲無有
陛下横與無益之工畜聚不流之貨請減金則不可
請蠲織造則不可請停安樂工則又不可淮揚荆襄
秦晉之間困斧空虛而無赤米加以兵興盜起天占
侁北人事又見
陛下尤欲與之徼天之衷語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此段言陳恤小民叙民間困苦交荒交至人君不得徼天下之荒而漠不加意

君之與民猶皮毛之相表裏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者五也其六曰夷狄項自邊圉弗飭徒遝日營
松套之酋旣驕三加之倭我朝倭虜之患如河套建酋之類皆犯邊入寇甫如兩浙八閩三粵瀕海之地屢罹寇變復肆我未素見成事而後爲之而
欲與之爭一旦之命使吾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
悴而
陛下尤不肯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淫樂省其欲令稽
其衆庶以飭其甲兵敢問今日之所以戰之者與所
以守之者奚以而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此臣所以

此段陳言邊夷狄問今日之所以戰守之道使見自有招撫化服之道不在徒加兵與之爭一旦之命耳

妄論
陛下者六也夫此六者皆
陛下所以致天變者也而
陛下有之而不知或知之而不以爲怍其意固以爲
此無與於天天之來不以六者也苟不以是六者而
是六者固無傷耳郎以是六者而是六者亦無傷耳
孽有時而興又有時而滅或以是六者孽未必常以
是六者孽也噫天之于人主猶父母之于子爲人子
者有不當則父母譴責之責之而聽則已責之而子

此段以父母之于子譬天之于人主此人

不聽亦必有時而已矣天之於君有不當則亦譴責
之責之而聽則已責之而君不聽則天亦必有時而
已矣顧其聽而已之也是以喜已也其不聽而亦已
之也未必以喜已也夫以喜已者固所以徼天之衷
而其否者則天幾乎怠之矣人主膺天之命以不當
儆戒見責於天而又不自悔艾以庶乎喜而已之而
惟冀其怠之而已也已則已矣怠豈不甚可惜哉今
日臣所以爲
陛下六事者不勝惓惓

能言之而喜與怠二意說得爽快明剖此人所不能到亦所不敢開

結以悔艾望人主欽其毋徬天所怠極懇極切

李名芳正朝綱定邊畧疏

朝廷乃邊夷觀望之首朝綱不振而邊畧未有能定者况今日皇上不視朝聽政猶爲邊夷窺覘李先生此疏大意全在主上勵精勤治庶朝綱可振而邊畧自定矣

先言今日之朝綱未振邊畧未定爲天下最危急之勢

蒲紙雲烟後來愈出愈奇忍爲社稷計者當置之座右

臣愚伏見今天下玩愒相安陵夷成習風尚已靡牢不可改朝廷之綱紀不可謂已振也一方綱振者鎮攷尤外夷交侵漸不可長邊隅之方畧亦不可謂素定也朝廷者四方之極綱不振則宸極不尊邊隅者神京之藩畧不定天子所居之州曰神京如邦畿千里是也則外藩不固夷狄外誘知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也天下之勢未有危急於此者也臣

此段言定邊畧在先振朝綱朝綱振在皇上勵精乃一篇大主意又以深居罕出爲遠夷乘間之由最中膏肓

愚不勝惓惓過計以爲欲定邊畧必先振朝綱而欲振朝綱必先自陛下勵精始夫陛下求治非不勤也朝廷之務邊隅之警非不日厪於中也然間者深居九重寥然與天下宵絕而自處于不可測之地中外臣民不能不有厭怠萬幾逍遙五位生疑叛逆稽誅遠夷乘間未必不由於此譬之人身其精神必振刷收屬然後其營衛脈絡可長無疾病又譬之民家其主人

此以身家喻有天下

陛下之精神也深居罕出雖臧獲之屬曾不一奉指

若見不然不出朝影警切

麾則其家旁落不然則盜且乘之無忌陛下者天下之主也

此段以視朝御講咨詢國事爲收人心消天變讋服遠夷之本術

陛下誠赫然出視朝政面決章奏使海內竦視易聽臣民不勝大望其次宜以時御便殿召見二三大臣諮諏國是且使其仰承德意咸自精白一心以共成天下之理道因以收拾人心消弭天變震驚小醜讋服遠夷是振朝綱定邊畧之本術也陛下先循其本而後臣愚得以各及其事夫朝綱之不振以體統不尊而名實不核也今欲爲之計其說

此段言宰相當重重宰相所以重朝廷也恩禮何可衰薄其亦千古不易之說亦千古關係之談

有三一日重元老夫老成人不可不惜且使之表帥百僚風厲四海者也今陛下於去位大臣稍示以厭棄之意恩禮不可謂非衰薄矣是非所以尊朝廷也夫待之隆而後可以責之重而無所辭臣願陛下省其前而兆愼其後則表儀可端也

此段言吏部宜任以國政况吏部代朝廷進退百司既任之重不可猜疑

一日重銓衡考察功罪夫銓臣者朝廷寄之總叙流品衡鑑庶常責鴻鉅也疑人不任任人不疑自古記之矣間者舊宰有所上黜陟輒廢格而盡用其副夫銓臣豈必皆無誤然陛下以爲不稱任使直宜

瑞而不盡其用見人才當自愛惜最有關領

此段言稽實功今日百司庶府少精勤任事任勞任怨安得不隨官而覈程其功耳

易置其人耳若當任而疑之大不可也臣願陛下重於用而無輕於疑則責成可專也一曰重考覈夫百司庶府可稱具官積日累勞號無廢事然徐而核之其精勤任事者十不得二三也其任怨任勞以身佐縣官之急者百不得一也不知朝廷使人若此安所用之誠爲官擇人以人任事願陛下隨其官而覈程其功則官當可餝也亦行是三者而朝綱或徐以振乎邊略之不定以兵糧之不足而議論孔多也今欲爲之計其說亦有三一曰議機密兵貴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所以[illegible]

此段又言定邊略中先要議機密以便宜聽邊臣戒洩漏嚴捕獲皆密機之要旨

此段又言計兵食數

要謹密又韓非說難事以密成語以洩敗夫古之用兵者君不可御之將將不可諭之士況可使敵人知之乎今者已禁傳旨矣然禁於輦轂之中輦轂乃天子都市車輦所經之地曰輦轂而不能不洩於垣墻之外則外也爲今之計宜悉以便宜聽之邊臣無從中制無俟奏請而又重刑辟以戒我軍之洩漏嚴捕獲以防賊卒之偵候則軍機可密也一曰議兵食師行則糧食如古屯田之類也夫九邊可謂無兵矣九邊乃九夷之邊東方之夷有九種如今月奴酋之患亦其一也可謂無兵非真無兵也有兵之名無兵之實雖有亦無也魚鱗冊藉化爲烏有烏有先生言其化爲無也言兵籍中有名無人俱以老弱

其法老弱充食以優恤豪強之士則兵可足又用行屯田之法且戰且守而食又足此振軍容之道也

此段言議用兵在無

充數此實爲國家之大蠹況枵腹啼饑餓即以卒與敵矣其存者多老弱不堪即有滿查安所用之即以此時開召募之門求其驍舉者以備將領而徒勇者以充卒伍且重優恤之數年之後兵可漸足或以爲邊計之詘即羅益兵安所取餽餉臣請申屯田之制屯田以爲兵食芸計最上也如趙充國圖金城方畧孔明屯兵五丈原用此法也所以足食足兵而今兵農合一者也今出難行者非無其地以任事之其人皇上未有定議故也而今且戰且守則軍容可振也一曰議用兵夫賊非素能拊循士民也不過一時威劫其下耳且攖城自守勢不能久中且有變所憂者虜騎充斥

循有素不可以一特威劫今邊臣選將練兵合勤王之師協心破虜此三者定邊界之先務也

求繕言望皇上視朝

爲彼聲援耳我兵專意於賊而急之使合于虜綏虜而使虜得乘秋防之際厚集以撓我大非計也爲今日計當令邊臣督帥諸將悉其精銳與四方勤王之師先萃於虜一大創之而後申明舊約示利害使其卷甲韜戈長往沙漠然後一舉而殲此逆豎彼形見勢怯不日自當授首則誅鋤可與也實行是三者而邊界或稍有定乎臣草茅書生之見非能有所知朝廷故事又兵難遙度臣未及請纓終軍漢武帝時人十八歲入關關吏與繻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建節東出關關吏曰此前棄繻生也自請願受長纓

勤政以為振朝綱定邊畧之本何等忠悃

以屬有越王頸致之闕下出國門閱視九邊形勢圖上方畧故所言止此然臣區區悃誠惟冀陛下視朝勤政以為振朝綱定邊畧之本臣愚不勝願望之至惟採擇幸甚

周寅所評筆機疏爽籌畫亦確如上以重元老銓衡考功三事爲振朝綱之要下以識機密兵食用兵三事爲定邊畧之要一一可見之施行又惓惓望聖皇視朝勤政忠悃百結惜天奪之速而未竟其有用之才也噫

首言非任獨見亦非參合衆見必獨斷方可以持權衡而濟國事乃一篇大旨

陳懿典正人心定國是疏

自古國是之不正皆始人心之不正則正人心乃所以定國是今日可否無所獨斷賢奸猶然共位而任事重臣每每避嫌豈非人主之賞罰不精而有以致之乎看得合一篇高

臣聞定國是者當與衆共之而不當令衆搖之蓋所謂國是者非出于一人之獨見也亦非參合天下之衆見而調停之謂也至是之是衆非所惡是在獨則從獨是在衆則從衆如權衡然不可增不可減不任惡不任怨惟其有益于國事而已然持國是者二三人而議國是者什百人什百其人則什百其心公論

此段言或托或階或因或附斷照小人邪心皆足以動搖國是大議論大見識

此段言賢者未竟其用不肖者未必廢其法特藉此

出於衆而私者或託焉局外之見出於衆而偏主者或階焉補察之益出于衆而喜訐善攻者或因焉披瀝之款出於衆而走名匿瑕者或附焉紛紛藉藉莫知底止將使東西易面而國是何由定乎此其弊非朝夕之故矣蓋起于朝廷之上時有所涵容似乎受盡言而賢者未能竟其用時有所摧挫似乎懲妄言而不肖者未必廢其法天下見君子之旅而進旅而退既不勝其憤懣之衷又見以言得罪者非盡當世之小人而小人亦或有借是以文生平之醜蓋以鼓

以爲巧宦之術耳

此段言大臣各立門戶君子横起畛域指及疇昔之知己訐及人倫之師表則人心國是從此可知矣

其奮發激昂之氣干是賢愚不同調而喜事者即以合襟期忠佞不同品而負氣者即以爲臭味大臣與小臣既分而爲二而諸大臣之中又各立夫門戶君子與小人既分爲兩而諸君子之中又横起畛域忮懻忮干剚刃報復恐于操戈 同道師友自相排擊謂之操戈入室 始猶以修郄相攻今則疇昔之知己苟有可乘皆起而指之矣始猶以吠形 名愉云一犬吠形百犬吠聲愉小人同聲附和也 相射今則人倫之師表稍有可點羣聚而訐之矣引繩批根之道長遂令息夫躬公孫祿之徒 息夫公孫二人俱能兆頭進用 與

此段言邪正混淆今日之人心僻六逆犯三誅皆起于非法爭法順言止言之故也

汲長孺之面折 汲黯字長孺每面責人過嘗諫漢武帝曰陛下内多慾而外施仁義帝曰甚哉汲黯之戇也帝憚其直出爲淮陽太守十年不返而卒 同稱翹君恭王之風戚遂使杜欽谷永之疏 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漢建始中詔求直言之士欽詣白虎殿上疏谷永字子雲亦因建始初舉直言極諫之士待詔公車對賢良策 與劉子政之忠讜 劉公輔字子政我朝嘉靖時考貢選元後授國子監屢獻忠讜 同流美惜敗壞傾險叵 音頗 測士鬨于庭卒譁于伍益今日之人心石碏之所謂六逆 石碏諫莊公寵州吁云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 尼父之所稱三必誅 臣不忠于君子不孝于父婦不義于夫三者在所必誅以其背三綱之大也 兼而有之矣長此不已習爲故常相

此段言可否倒持賢奸混勝國是無時可定皆由把持多而雌黄者衆也

意奇論高足爲當時泄柄者戒

非相訐似成曹耦下以非法爭法上以順言止言故一事也甲以爲可乙以爲否甚則以可爲否以否爲可而且人持其見也一人也此以爲賢彼以爲不賢甚且以賢爲不賢以不賢爲賢而務求其勝也人各有心衆思爲政公車之牘山積 公車之牘奏疏也山積言其多也在官之 國疏如 盈庭之口如訟 盈庭之議論紛紛莫決如聚訟之莫能斷其兩面皆在也 家即有大機宜大舉措人主即有獨斷之權大臣雖孖畫一之算而把持者多雌黄者衆遞長而交亂之將搖搖如懸旌無所終薄國是何將而可定哉然則

此段又言定國是莫先正人心如開進言路消建言名收受言實塞終南徑此是今日所以正人心以定國是處

欲定國是莫先於正人心而所謂正人心之術非曰可以威令而勢劫也又非曰務以驟有懲創而使之不敢肆也衆口猶川也壅而潰焉所傷必多 召公諫厲王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末而溢漫而不知所收病等耳人心之在今日譬則四溢之水也求之不可聽其潰裂四出亦不可臣則以爲

陛下誠欲正人心以定國是莫若大開天下進言之路而陰消天下建言之名明收在上受言之實而潛塞在下終南之徑 种放隱終南山後人多效此以釣名干譽是托終南爲仕宦捷徑

此段言用人之綮要盡其道使君子得以伸其氣而小人以計窮大議論大格局非凡作能到此

于凡大小臣工所進章疏勿槩留中盡從批發其中欵係嚴是非者即傷戇直犯忌諱不難虛已以聽苟有援王之微譽惑謬戾者顯罰無赦又于前後建言諸人人察其材品心術漸次賜環銓曹推擇勿槩停閣召用之後苟不稱任使即瑜瑕不相掩王純為瑜有疵為瑕不能皆純無疵故曰瑜瑕不相掩仍以考功令繩之繩督也如規矩準繩意考功令如今有考功司著為國家令甲如此則君子之氣喜于得所伸既不致其抑鬱無聊以聲名號召乎後進小人之計窮于不可掩又不使其依託附離以唇吻馳逞其胸臆譬之

此段言人主賞罰大明人心未有不正人心既正國是未有不定者誠得端本握原之化

治水者疏鑿瀹道可以收灌溉之利而無橫流之患吾未見賞罰必信眞似大明之朝而悠悠諭諭之風不屏息者也此正人心定國是之大機也臣竊見

陛下操正人心定國是之權又有能正能定之資而未覩必正必定之效則臣前所云奏疏留中擇推報罷二者未能盡平海內之心而使之正也

陛下誠過聽臣言嘉謨受賞佞人被罰捐棄舊過與之更始使天下曉然見聖心如青天白日不敢復以疑事嘗試于前然後與公卿大臣從容斟酌乎國是

此段言大臣不得行其志則國是亦無由得定將何以正人心哉

則大臣不致以疑沮逡巡懷造膝借箸之謀漢高帝既定天下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帝命刻印欲封之張良入見帝帝以實告良請借箸為籌帝輟洧印曰豎儒幾壞乃公事國是何患不定也語云謀國者重則法重大臣一身耳下既有不齊之心而上又未得必宿之志衆囂未止上且責其何以不能彈壓國本未樹下且責其何以不能挽回雖有忠謨石畫而憂讒畏譏安能剖決國家之機務哉

陛下誠用臣之言以正人心而又朝講日御時引帷幄之臣于平臺燠閣之間取六曹臺諫之所陳諫回

此段言國得其是則羣言不惑睿斷自裁重臣可以任事而不涉嫌疑矣

為商確而施行之如先朝三楊李賢故事三楊楊榮楊溥楊士奇宣德時相宣宗號三楊請見皇太子即叩首呼萬歲浮議乃息李賢成化朝議上二后徽號賢請加錢太后以慈懿二字而貴妃只稱皇太后兩朝遵為定議參伍國體取自上裁足在衆人之言則從衆非從衆也從其是也是在一人之言則從獨非從獨也從其是也是在衆與獨之間則參詳而並從之非調停也從其是也群言不得而淆亂淆雜也睿斷又可以主持大臣可以行重臣之事而不必避權臣之名國以振刷為是則電擊雷行不虞人之議其操切國以鎮靜為是則飲醇畫諾不虞

結爻言人心國是兩相因而壞不可不正而定之耳

人之識其廢弛爲國進賢有所推轂而不疑于市恩爲國除奸有所投畀而不疑於任怨宰相薦賢謂推轂云云詩經投之有畀有畀不受左傳晉對楚子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所以爲報雖有倖膺之交訌兵食之調度戰守之畀宜指揮則定矣不然人心不正則國是日搖國是不定則人心愈亂天下之患又何所隄防哉伏惟陛下留神採擇

劉兌陽許中間論欲定國是莫先正人心而人心既正國是定至於辯是非進退君子小人使主上自有虜斷而大臣之權亦重殊得端本澄源之要在

馮公此疏蓋欲引人主修德中皇上爲天之宗子何等激切先言災異最甚皆由人所召不可不深惟其故

馮琢菴爲類奏災異疏

天心仁愛人君每以災異示儆人君不能克謹天戒於未然又不能挽回天意於既往則異而未始以爲常矣其亦恐聞奏疏此日類而舉之其災異所迫不容自忌矣

竊惟天地間有失其常者皆謂之異失常之甚令人目駭而心怖則異之異也今歲奏報如黃河源竭星妖再見 孝陵太上皇太皇后墳墓名曰孝陵起火等變皆前古所希見除臣等禮官奉職無狀不勝震恐席藁待罪外惟是妖不自作皆由人興今歲天變何以獨甚於往年臣請得而言其故天之仁愛人主甚矣天不言示

次段言天心教悟人主但人主不自悟而自解則無以挽回天意

人主以象蓋日夕與人主一悟悟而改也當其迷而未悟之先則其譴告者猶小及其悟而不改則其譴告者常大何者迷而悟悟之日可待悟而不改則改之日難期也

此段天心欲成皇上德意又欲警戒皇上未充之德意故容異怪異著明如此

皇上爲天宗宗子呼吸相與天通通者一二邪改未合天心而幸今年二月於 靜攝之中下省躬之諭罷礦稅燒造雪誣獄錄廢臣煌煌數語藹然春溫乃渙汗循發屯膏未下

皇上有此美意天欲成之

一字一咏極力摸寫何等筆法

此言朝廷所行之事皆足召異而反忽以爲常必難以挽回天意而轉災爲祥

皇上有此美意而未竟天又欲警之於是乎示之災異又示之恠異河竭於秦星殞於豳此又在遠耳至於羣星亂流爲邦畿萬衆所睹鍾山起火在根本發祥之地（南京）此其譴告豈不深切著明哉凡災異之來人情未嘗不動色相戒久而漸安之又久而漸玩之則不但視天變爲常而視避殿減膳孽丁修省之文亦常矣天下之患莫大於以異爲常往時殘臣數日不朝見爲異今數年不得一瞻望（玉）以爲常往時章疏一二留中爲異今大半不報以爲常往時或

此又言朝廷當罷賦息稅爲重而民心安天災變祥其文法三疊奇若蒼傲如巖險崢嶸又如激湍澎湃熟玩大資人筆力

黜陟或其推爲異今京堂缺至二十人藩臬以爲常採山之始中使與部郎金吾分道而馳爲異今濟礦不已轉爲收稅餘鹽不已轉爲漏契變產不已轉爲捐貲琢池不已轉爲寶井無一地而無中使以爲常往時採榷使者害一命官爲異今遴諭不已而編民編民不已而繫逮以死甚而天潢苗裔（天潢乃宗子流派所封藩王在外省生其二孫謂之苗裔）亦被推折無一人不被中使之害以爲常天下可驚可愕之事相率以爲習見習聞而往時常行之政令偶一舉行反視以爲曠典異數以

此段言臣之格臣者有三者之難所以堂簾易隔四方災變不上聞

此極醒眼之句百代不朽之文耳

常爲異以異爲常以此而求挽回天意消弭災變不亦難乎夫羣臣比肩事主彼此不能相諭而望精誠格於 君父此爲一難一體君臣近在交戟不能使其說一入而望窮簷百姓疾痛愁苦聞於萬里重閽之上此爲二難士氣銷矣民情鬱矣蓋亦大其聲以疾呼而不能自達乃欲以人事符天意回上帝之疾威而求其昭格此爲三難臣以爲堂廉之上元氣之始也咫尺之地通則無所不通咫尺之地塞則無所不塞伏願

此言君上當納廷諫臣見君臣一心以挽回天變乃方今急務不容須臾少緩者結言人主當以百姓之心爲心則天災自反爲常耳

皇上以泰交一事（君臣道合謂之泰交泰如君聖臣良是也）爲彌災首務延見大臣修明政事能言利之事不便於百姓者批答章奏明示羣臣以意補官而程其功效仍諭羣臣同心憂國方當時事艱難正如風濤舟濟安則同其福利危則共其禍敗安得自分彼此安得自營身家 陛下以天下之心以同憂用天下之才以共濟以此仰承天意轉災爲祥在頃刻耳伏惟聖明留意

湯霍林評論反常爲異莫有甚于今日係陳時政警君責臣明目張胆可識明主轉環者否

袁中郎乞歸養祖母疏

中郎以四歲失母非祖母詹氏撫摩愛育安得有今日則謝仕終養乃其素志也今病危旦夕詎非報劉之日短邪此疏備述其祖孫相依爲命乞歸餘年詞甚懇切

先言已爲官多罪但秉公愛民之念未敢一日忘耳此疏可與李密陳情表並看

職以壬辰三月登第未兩月內請告還鄉以甲午之十二月謁選授吳縣知縣待罪一年有餘職之罪狀殆不可枚舉然職一念自守之心未嘗不以自矢而士民亦幸相安無事天高地厚職何敢一日忘朝廷養士之恩然職之私衷有萬分不得已者職本離襁褓母龔氏有疾即托命于庶祖母詹氏撫育

此言已幼失母賴祖母多方保護一段劬育深恩有同覆載

顧復愛類親生甫四歲而母即世職復多病煢煢[illegible]狀祖母詹憂危甚每一病作呼天號地殆不欲生毛髮外焦骨髓內竭職幾死而復生祖母詹亦幾死而復生相依相靠有如形影壬辰之夏職選則將及此時祖母詹猶無恙也然職一念及不覺心動的

此段言已歸養祖母纔二載而父命之強仕又姑蘇去家遠甚旦暮不勝其傷悼

請告歸承懽二載有餘慈踰河海孝比涓塵自謂一丘一壑若將終焉而職之父謂職年方壯勉令就[illegible]心同窮猿之木官比沐猴之冠項羽爲西楚伯王以有思歸之嘆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耳鄙生說之曰楚人沐猴而冠耳羽怒烹鄙生進退維谷實可

此段言家報祖母病篤恐不及一永訣抱終天之恨大得罪天地情意懇切

哀憐然初意亦謂河南江西近地去家不遠可迎養耳不意走姑蘇三千里外有若隔天老病龍鍾子女俱無暮景淒涼傷如之何前二月內有家僮衰東自家中來云祖母詹厄羸逾昔日夜悲號不休兩眼盡腫臨行泣謂使者曰身今年八十有一矣存亡只在旦夕我死不能見爾主縱到九泉不閉目也職聞此言一痛幾絕妻孥怜號失聲因思區區浮名何益人毛髮事而使七八十老人有倚閭之泣其于良心何假令萬一抱終天之恨亦何顏更立于人世天地有

此言君父一体忠孝一心兄得以封命顯揚其父已更無他望

靈必當誅之職以此鬱結成疾千思萬想惟有乞休歸田一節可以慰此朝夕懸望之情而已耳職非不知朝廷作養之恩與嚴親教育之義然職才識迂疎終是林莽中物責以民社原非其任而嚴親以兄官史局得封翰林院編修已霑一命之榮職亦可藉手報無他望獨祖母詹所倚靠者惟職職一日不回則一日不樂一日不樂則病一日不痊職何難去

此言祖母全靠于已今性命垂亡方寸大亂無能安位治民之

此官以救此垂危之性命哉徐庶有言方寸亂矣庶事劉玄德曹操欲得庶乃執其母以召庶庶告玄德曰母在曹操軍中方寸亂矣遂歸見母母怒曰吾以

意至此無緊毫走作言詞意氣何等悽惻

此望當道賜乞歸衣遂其不容已之至情雖死猶生

故事得其至矣今歸何顏見故乎遂自緒應假採終身不設一謀亦為玄德謀今職方寸亂已甚矣況復氣結不伸積漸成病神思恍忽恨不即死矣中殞劇之地可使一日居乎其位哉伏乞皇上憐職祖母垂白之餘生更察職不容已之至情俯賜題請俾得照例休致仍將印務另委賢能官一旦若掌先示以離任之期使職得早還鄉里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職無任感激之至

屠赤水評昔李令伯辭表云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天年今中郎此疏情極哀楚詞極婉切讀之令人淚垂垂欲下堪與陳情表並垂不朽

朱之蕃殿試文武並用對

文武並用治之大經朕演武政以崇文古克詰張皇昔果遜投戈講藝乎我　二祖并　皇上世亂濟以文時平備以武良有兩重而規模宏遠寧無可述邪

首言綱紀綱聯精神為一篇之主意即分合此二句見紀綱之所以整飭精神之所以強固

臣聞帝王之統一海宇也必肅天下之紀綱而後可以維長治之運必聯天下之精神而後可以操久安之樞何謂綱紀經之以文緯之以武而令順治之風因威嚴而日益整飭者是也何謂精神先之以身率之以心而令神氣之施因元氣之培而日益強固者是也有綱紀以大精神之用故因時立法乘勢制其

此段又合言有綱紀而精神之用益大有精神而紀綱之本益握最有關

而中外之奉明威以修憲度者自有所懾服而無陵弛頹墮之虞有精神以握綱紀之本故法自上始制由中出而遐邇之承德意以安紀律者自有所融浹而無扞格偏駁之患蓋惟治不忘亂而不徒侈太平之文具以疏牖戶綢繆之防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周公以鳥之愛巢喻君之愛國見當思慮預防保邦於未危制治於未亂也是以危可常安而終將賴廊廟之武略以保宗社苞桑之業古帝王所以輯寧區宇界限華夷而俾子孫安寧長久者其道端不出此有如恃武之足以勘亂而置文事為緩

此段又言尋恃武而置文事固

所以垂永計若徒矜文而忽武猶非所以決先措也

此段言今皇上文武

圖固非所以垂燕翼之永計 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文王創業垂統以為子孫計長久也 若但矜文之足以飾治而忽武備為疏節亦非所以興守成之弘略此雖綱紀之設施已有偏而不舉之處況望精神之聯屬獨有流而不息之機哉無惑乎盛運靡常恭隆難保而先世之所為經營拮据者 詩云予手拮据予口卒瘏此周公託鳥言勤勞以警成王 不免漸漬積衰修攘治安端在今日可以決光措之策矣欽惟

皇帝陛下止孝止慈惟聖盡倫而至德光昭於海宇允文允武與天合德而皇風鼓鬯於寰區

合德猶然兵農在念表裏為防欲原文武並用之意究文威武之端此惟用保業之誠心也

陛下誠能省躬約己凜凜然兵農在念而解澤隨渙號以俱流殫慮悉心炯炯乎表裏為防而震雖乘乾明以並若東西嚮服固已樽俎而妙折衝之功 文選云折衝乎樽俎之間決勝於千里之外 士伍風偷亦且談笑而得轉移之術矣朕猶不敢怠荒進臣等於廷而諏以振飭之遠猷根極之上務原古昔文武並用之意究當時文威武弛之端而欲求實政以贊治安豈以借府保業之慮卿臣等亦嘗有聞於衆邪臣愚敢不秉誠披丹以效芹曝於萬一乎臣聞除亂利用武興治利用文者

此段要酌權機以康天下定樞紐以貽萬世因舉漢唐之重文實以濟武之不及成康之重武實以濟文之有餘

酌權機以康天下之急務也亂過而風厲以文治成而維持以武者定樞紐以貽萬世之本謀也故光武太宗 東漢光武誅王莽中興高祖之業唐太宗李世民繼隋煬廣化家為國而植唐奕葉云 稱開基英主而講藝於投戈之餘選士於弘文之館若偏重在文矣實以濟其武之不及而不涉於威猛周之成康稱郅隆盛際而周公之克詰戎兵召公之張皇六師 周公相成王告以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見立政篇康王成王之子召公相之康王之誥云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若偏重在武矣實以濟其文之有餘而不失於優柔要其綱紀之昭布於天下者有時

此段言紀綱之昭布於天下者有以傳之後世而無弊精神之運於九重者有以底於真實而無偽方可謂居重馭輕順內威外矣

乎以文勝有時乎以武勝虛文不若實事之收功欲使 祖宗締造之鴻業有以傳之萬世而無弊誠不可一日而緩於飭治振起之圖精神之默運於九重者必不以窮黷為武必不以浮靡為文而政令不若心思之立本則欲使萬方維治之猷有以底於真實而無偽尤不可一念而沉於粉飾觀美之習如是而後居重馭輕之勢若振其綱而有條不紊順內威外之略若執其柄而無舉不勝者矣是故晁錯陸贄杜牧之蘇軾諸臣 晁錯號智囊景帝時請削七國兵權陸贄諡文宣公唐德宗朝論分

此段引漢唐宋文臣或欲嚴勇治兵不為當塘之襲安或欲分衛折衛不為受弊於府兵或欲邊將練兵不為交困下南北皆以文經而兼武衛務不以文邊

衛調府兵救之郎杜牧作阿房宮賦詩情豪邁人號為小杜蘇軾號東坡父老泉弟子由時稱三蘇朱熹祐中召對便殿宣仁皇后以金蓮燭送歸院此四人皆以文臣而兼議武畧或因漢之襲安於富庶也而欲以嚴明勇信治其兵以短兵車步關伏禦乎虜或因唐之受弊於府兵也而分之以十六衛調之以折衛府兵大臣講武畧舉忠謀任邊務或因宋之交困於南北也而議反勇果之當選戰鬬之當習以盡治兵之實此皆老成謀國而真知保邦必本於經武熙洽不貴於銷兵也豈徒治內以為安邊弭盜之謀袪弊以救無將無兵之失而已哉洪惟

弭盜為上策也此段舉二祖武不廢文始十一[illegible]傳以武備文具為詳其當心于實政何如哉

太祖高皇帝建號洪武伐勦以淸區夏而禮賢置館郎任佐佽多事之秋　成祖文皇帝年號永樂犂庭以蕩胡氛而延儒直閣不越圖籙誕膺之始倍為武不廢文治十一朝安攘大計借億萬載保業閎基嗣及陛下丕纘丕緒年號嘉靖丕大緒業之重光臻太平之盛誠有與於安瀾而暢餘威於四裔者乃清問所及猶慮武備不若文具之詳而惓惓為振飭修攘之實政計也臣請始終以肅綱紀聯精神之說進焉京師為天下根本禁旅之精強固所以壯居重之勢也而教練徒

此段言京師為根本所以壯居重之勢以諸邊總備帶所以張征伐之威其以綱紀與精神共邊者乎

嚴冐濫猶故則在以簡閱為綱紀而精神與王師有通則王師未有獨與偏裨士伍相沮閡而不挾纊超距以思奮者矣諸邊為京師襟帶戍卒之勇悍固所以張撻伐之威也而供億徒煩行伍未實則在以訓練為綱紀而精神與督撫相合則督撫未有獨與邊將騎卒相携貳而不爭先赴虜以報效者矣府衛之材官星布棊列而升鈲分閫輒乏將材則考校非其綱紀乎紈袴乳口者漢高祖曰柏直口尚乳臭安足當吾韓信也不得與將種爭道而馳則雖越在萬里外而精神常徹於大

此段以考核將材為紀綱務使精神常徹於天下如號令威嚴之周亞夫以清查屯兵為紀綱務使精神常洽於當朝如老成持重之充

府一符指使之而弱符縮者安往非真將軍之亞夫也漢文帝勞軍細柳至營前不得入從者曰天子且至守者曰將軍有令軍中不聞天子詔只聽將軍令帝下馬按轡徐行出嘆曰此真將軍也州郡之屯牧鱗次繩聯而萑符竊發動稱兵弱則清査非其綱紀乎而使匿隱占者不得視疲兵弱肉而食則卽安怙隴畝間而精神常洽於中朝一按籍呼之而修眷鋪者又安往非趙充國之金城也漢元康初羌人爲叛上使丙吉問誰可將充國對曰無踰老臣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因上屯田便宜十二事宴安之情雖人之所共狃而綱紀昭布其精神隨之以四達並流而無所不貫譬之目視

國是也

此段言綱紀布則精神貫可爲振飭人情之大機括精神鼓則紀綱新可爲振飭法制之大根本

此段承上言機括運可以延文明之景運

耳聽手持足行當有各司其職而不爲物交者此振
飭人情之一大機括也積習之弊誠法之所難防而
精神鼓舞其綱紀因之以震變雲蒸而無所不新譬
之聰明通敏柔握固有畢攝於元氣而喻以不言
者此又振飭法制之一大根本也機括運而中外之
兵制既以修舉則明示天下以可畏之威而所謂文
明之景運且將藉以永延而不替根本培而中外之
人心益以浹洽則黙宰天下以不已之誠而所稱文
治之精華且將賴以常聚而渙者復斯所以方隅有警

根本培可以稱文治之精華卽方隅有警而修備自有餘其在承平無事之日無論矣

此段又言皇上洞晰治原尤以精神爲圖資政計久長令四方萬里之歸

奚損極治之萬一而先事修備之餘且愈有以動
陛下乾惕之衷而衍泰寧之運者矣況東顧而鯨波
已息西顧而么麼可平又何足煩慮綏頗而陳不必
朕之畫哉朕太平有要不在邊境而在廟堂經理有
基不在號令而在綱紀所謂折衝以精神而無煩師
旅 陛下又洞晰天下之治原而臣益知舞干之化
行將媲美虞廷櫜弓之風必有洞符周武者虞舜時剛放敎文德舞干羽于西階七旬有苗格周武時櫜弓輯矢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埜欲圖資
政則不能外精神以爲他圖欲計久長亦不能舍精

命而禁旅材官屯牧豈振餘之不幾耶

詞句頓挫文法飛揚資人所不能到之地亦人所不敢闢之口

神以修未計精神一弛豈惟兵不可以轉弱爲強卽
朝夕左右之羣工且無以通簾陛而成泰交精神一
勵豈惟兵可以挽衰成盛卽四方萬里之夷荒亦有
以孚心志而樂歸命矧禁旅親承輦轂之風猷其爲
化既速於枹鼓邊戍獨荷優渥之賚亏其感激益切
於銘鏤材官沐浴於世賞之久延豈無捐糜自矢之
念屯牧需濡於耕鑿之永庇孰忘制梃使撻之思而
患其終狃於宴安𢡟於積習於振飭之效不可幾[illegible]
抑臣有獻焉君身者天下之本也綱紀所由植其精

此段又以君身爲天下之本君心爲君身之本望以法天行健以精神與天下相胥揖因以紀綱與天下相昭宣而四方可坐制矣

神所由運旋也君心者尤君身之本也植綱紀而不
以始終改節運精神而不以久暫易操者也臣望
陛下體天之健日日維新秉不息之強而惓惓匪懈
紹庥於禮賢置閣開館延儒之初制而咨詢不懈於
勤渠則議及修攘而從容講畫之間可以復詳審精
神之典因可以鼓流通貫徹之忠繼美於國戛混一
胡氛驅蕩之弘規而著注不齊於蒂錫則功在修攘
而奔走禦侮之餘可以奠泰山四維之安因可以收
集思廣益之助孔明出師表云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之句耳 勿以眷

五二

結以清心寡慾爲肅紀綱聯精神之要領凡用武以維衰文治兵以修實收衆不出

秋昦盛而移慮於自逸之途則獨運於璇宮瑤室之中而精神自與窮簷蔀屋相管攝勿以物力豐盈而適志於怡足之境則自守於澹泊寧靜之內而綱紀自與遐陬僻壤相昭宣其以仰承祖烈而跨越成周端有不出戶而知天道不大聲色而坐制四方者矣臣伏讀聖制居安慮危之一言而敬竭愚忠則含清心寡慾別無所以肅綱紀而聯精神者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道必不出此而用武以維文之衰治兵以修正之實而衆

此誠端本澄源之卓論也

而措之耳惟願陛下垂聽芻蕘采擇而施行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草茅賤士不識忌諱干冐天威[illegible]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沈繼山評予于甲午元日方卧山中夢一客向予道玉殿傳金榜君恩賜狀頭之句不解其故比起家爲亞卿謬與讀卷果得元价爲首舉亦奇矣哉且元价字畫精楷策工落莊重得臺閣體不意秣陵有弱侯又有元价也

王世貞試正士風議

世風之汚隆士風之邪正爲之也然士非能自爲邪正上風之以正則正風之以邪則邪故端鼓舞愼教化正大之權全自上操也此元美爲大理卿試題大有關係

先言正士風乃帝王所以經理天下而治道之汚隆權在上人所操以見士風不可不正且意

生樸樕不識忌諱承嚴令使爲正士風議未覩言[illegible]鄉敢摅悃臆獻議焉議曰帝王經理天下之叙[illegible]於正士風其爲物若至散漫無紀不可爲緩急恃[illegible]慓鋭喜功之徒所輕置弗先者然而治道之降汚[illegible]卒因之則是至散漫而至要緩急所恃以爲[illegible]而不可無者也今天風發於青蘋之末悠然細也不喻將

此段引喻士之從上如物之從風故欲士習之正當先愼所以風之者

此段言唐虞之代能以正風士而天下人人皆士也

言周之士貴與秦之士賤最大有玄解

此段言秦漢時君臣

而被乎數千里靡不嘘拂也抑何速也其渙披而黴也中之悴者悍閟者暢其悄慄而就悽也中之草萎毗而木暴樂也中物而物鬆而物不知其朕也是故先王愼所以風之者在昔明良之契唐虞爲盛德讓於朝雍睦被埜之時非無士也夫人而莫非士也迨夏歷周其漸摩植培使醇心而向道非一日矣故夫衰季窮域畯夫游女尚知守潔白勵貞一之節焉夫豈惟士已哉戰國方敢是角諸侯王名能好士好其貌士者耳簧鼓口舌輕信挾奇秦加以狙詐悖仁義

曩士故士亦化為市井之人
此段言非特士貴于周而賤于秦上以賤風之士亦不得以貴應之
此段言天下之為庶

𠫤坑先王之六籍尊吏道使士道降而與吏道伍泫
湉逮漢因沿未革賈生痛哭太息誠鮮虛語抑先民
有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特上貴之賤之也
士亦自貴自賤焉是矣愚猶以為未盡也人孰不為
其貴而顧為其賤者則是有以風之賤也其所以風
之賤者則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揆本計委殆未可責
之士也今夫禮義廉耻人知尚已然而未全有也詐
力詭威人知鄙已然而全無也至於今名顯厤人所
共欲也豪傑則不然其為豪傑者寡矣上之人于其

曩假旨寔無有以激勸之誰能自振拔哉
蘋蘩金玉今人愛玩不置
此段言世多以富貴功名之士哉推柄所趨人皆從風而迷化耳
此段又言

習偕未渝之先既未能辯鄙尚之機貞一之而其所
嚮信為令顯者又在彼而又在此嗟乎嗟乎誰克自
振拔哉方今聖明攬斷室府惟貞間有一二未臻往
昔愚不敢毛舉小者其大乃苞苴（苞裹也苴藉也以物相遺必苞苴之）
請托依憑城（狐）社（鼠喻君側之惡）倖道循闕禮門徼無柄在
貂（音雕璫克耳珠周士人冠皆銀璫左貂明帝改金璫右貂悉用閹人）則士趨貂璫
柄在樞幄則士趨樞幄柄在方術則士趨方術其前
之所以風後者既不以為非而後之所以風于前者
又加甚焉如此而好爵如此而迷化且世所指至賢

衒士者多與其實故拘方者見黜而奔兢者見俯說盡士風之弊
此段言上之任多被以世俗之好而求以賢良方正者百無一二
此言任人之非以正士風之權青之上

貴舉動式也或勢分相軋則因緣為間殘惜大體
賄賂染指（染指凋賂）則潰坊橫溢併其生平而失之介立
獨行名之曰愚夯走乞哀擧之曰通是非倒置醒醉
互指雖朗識未易析強力未固也法者天子制之也
有人臣守之弗敢專也今除吏自丞尉以上承望風
旨惟所厚善罔徇法矣任者不得守非任者乃得專
官不必得人人乃必得官又所使便給供後字執臂
巫得謟者秩至上大夫楊揚與公卿伍是明道挾邪
而陰為之相也（其人任不得）抑又有悻（音夯性不惠也）中傷日卻

此段言上以刑加上大夫令士氣塞無敢昌言所閉于士風不少
此段援正士風之權在上當有作其氣而隆其意使士為民之可惜
此言正士風條條有

願不忍言者古刑不上大夫以示貴有禮耳今乃使
獄吏柳按之榜笞甚齊民（齊等之民）頭搶地赤膚體褻觀
聽沮摧其氣何如也言者以不言而罪是已其窕乃
至于不言豈一朝一夕哉勇敢在倡積威漸約此于
士風所損非渺小也古之時化天下之氓使為士而
後之時驅天下之士使為市氓嗚呼可惜哉愚嚮欲
揆本計委在軷座細旃之上與一二元老大臣端標
定趨使士知軌則羔羊素絲輕純鄙齋示之以節伯
拜稽首讓于夔龍示以睦典銓惟篤共令不撓示之

以公而又時鼓舞激昂之作其氣使不折除其意使不輕嗟夫士孰不欲爲其貴者松栢之生匪夫自立楡栁枳棘亦且熨裁就矩風于四海除蹟可復不以而徒欲以尺一考功恫喝之又不然而以三尺從事驅之是不過揚湯而止沸耳吾未見其能正也

振可陝攔展之上

此言上無以風之雖強之正亦不正也結言徒以三尺藩爲正士風恐士風未必能正也

葉臺山評論正風其機在上不在下中間議論縱橫說盡士風之弊詳陳正士之條即左馬賈董策不大過是展讀下覺蒲紙珠玉令人士目瞬心動人正不可不置一攔展之上

高克正馭倭議

倭之爲患所從来遠矣大抵起於任事者之鮮實功壞於議事者之多過責是中外所宜于封貢之說而選將練兵戰守之策殊少石畫矣

天下事任者一議者百知而議之者一臆而議之者百任者之心常苦而計無復之將無所辭于議者之口議者之筴嘗當而身未嘗試反求多于任者之人故議事者在庚任者之心而以吾議衡之今之議馭倭是也請衡其始鄉我師之與倭角也始言勝已復言不勝夫我越國以救人而彼已爲主是安策其要勝也肰而不必掩不勝以爲勝也迨我師之驅倭而之釜山也始言去已復言未去夫我越國以褁人而彼尚未大創是安能必其即去也然而不必飾未去以爲去也當事者之計失在恥以不勝爲名而急以倭去爲幸内畏議論甚於畏敵不得已姑出於權宜之術廼爲之請貢而廷議不予已又爲之請封而廷議又不予而任者之枝益窮議者始紛紛焉夫封貢之不可許業已議之詳矣愚所慮者不在今日封貢而在前日所以議封貢之情又不在今日封貢而在

先言議事易任事難况今日之倭亦不易馭而議者未宜度任者之心知彼度彼此議時勢一右言其少也臆是任其意見妄爲可否

之論百者言其多次段言今日之與倭角多掩不勝以爲勝飾未能以去爲去其畏議之心甚于畏敵故請貢不已復爲請封是皆一時權宜之術貢者朝廷奉金以和夷封者朝廷遣使封

夷君王以止變故廷議之俱不許

此段再申今日封貢之事決不可行最中時弊當事者不可不深念

此段言今日倭已退居及今猶爲可圖鑑前日之敗績則任事者不宜因循

他日所以處封貢之策夫約封貢之說出于倭則可出于我則不可使倭見我之有餘而請之則可使倭見我之不足而要之則不可借之以爲名而以備于異日則可挾之以爲功而以安于目前則不可夫倭非中心好我也又非慴吾甲兵之強也一旦挈屬國以還之我而持一封貢空名以去此必不可得之算也然其事已在前矣今倭已退居海上所留者惟是一旅之師其不能以此日一矢相加遺也明甚及今而圖尚未暮也蘇子曰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可行

此段言宜申傷朝鮮王子之困守今倭奴氣而功罪賞罰尤要時加賞訓以服之閩即福建八閩之地廣即廣東廣西南粵之地此處濱海寄受

辭于天下夫今之尸此事者其誰乎碧蹄敗績全羅坐困碧蹄是我國家關津處也昨日我師不利于此今倭乃得入寇全羅軍民罹其凶害此誠前車之覆微也亦可鑑于前事矣以今之時度今之勢非暫留萬餘衆以鎮撫朝鮮不足固我外藩非中傷朝鮮國王吊死問孤繕城積粟必不能歲費軍興而爲之守非衆建朝鮮王族號召諸路忠義之士并力固守不足張犄角而令倭奴奪氣也而根本之地則在沿邊內地悉宿重兵日討軍實而訓之凡城以堅瑕程功罪凡兵以強弱定賞罰而又今閩廣諸處役治餘皇

倭患故請加浚防

此段言閩廣之地近倭患者加王之以將軍內守之以宰臣海陸戒嚴令倭不得乘間生變

亦度也言夷狄不可擬度而敵與戎師抗顏行也

此段言制馭夷狄之

張揚巢之聲又募知勇之夫潛入海島行用間之術蓋境以外將軍主之境以內守臣主之內與外相權海與陸相接則經畧均主之俟春汛音迅屆期嚴師以待倘其卑辭請封徐遣一介行李察其誠否不則閉關謝之耳有如倜然匪茹復殘我屬國必厲吾武節一大創之倭或嗜瀆財物而攻戰不能得其勢又將詭出于欵能絕之能予之如搏黍戲小兒使莫測端倪如是而今日封貢之說猶不失爲制馭之術而可收功于後不然成師以出將敝是求以武往而以好

術令之端倪莫測不可救敵以未議者之口

結言天下易爲亂患不獨在倭宜上下一心以保之最爲石畫

歸雖其身之能免其若後人何無惑乎議者嘖有煩言也而談者又曰夷德無厭呼喻靡常禍不加于東北發必中于江南重以水旱不時萑苻叟見天下嗷嗷易爲亂始中國所患豈必在倭於乎非上下一心食息不忘儆國家之事安所稅駕哉外計則如彼內顧則如此秉鈞者宜早圖焉愚所謂蒿目而未敢深議者也文選云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秦始皇無道百姓之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六十室而七八

程涯江評度今日倭情莫測之勢酌他日所以處封貢之策鑿鑿可見之施行而所以制馭夷狄俱是帝王大道足服任事之心宜杜譏事之口

先將今日水旱之災致民爲盜救天下之最可悲者不在盜而在救饑誠爲千古話宗

李騰芳救荒弭盜議

民非欲爲盜歲荒而後爲盜也然則救荒非所以弭盜乎移民移粟小惠難遍也議刑議誅盡法難行也惟望天子克謹天戒撫循民生則救荒弭盜自有良策

頃者河洛齊淮之間水旱頻仍民徙死者半甚者相食或去而之盜嘯林之戈比比也天子採司諫言出金錢予侍臣從便宜赴中土之急（皇上仍發帑銀四万奏饑荒盜賊出錢予侍臣分出各州賑恤民瘼以相中土皆急其新政大可紀者）悳意曠然而一時談者不、、其憂若謂天下之可患者不必在饑而在盜也然而策所以圖之者則未有過於救饑者也夫

此段言民不欲死於饑故群起爲盜而策所以弭盜之原誠莫先于救饑也

此段言周禮十二政井賦臣封

今之民業已坐斃矣嗷嗷萬口即一人一食不能得而與其死於饑與明日死於法等死耳饑之勢急法之入緩自非禮義之民誰不欲以緩易急脫有咎之後事它變未知其所止也故曰患在盜也然而非饑之驅而孰爲之則所以策盜者與未有過於救饑者也以愚讀周禮荒政十二（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大賚四海而征稅議薄與天下更始俱及商政載在周禮可考矣）其可行者大約散財薄征而今日廟堂之所講求與諸司臺諫所上封事或蠲或賑盡之矣顧夫其所蠲者是稅之在民征而未入者也民

總是議蠲議賑因言今日之蠲無补于先亡今日之賑皆堵于公私見其蠲宜廣也

苟有此則其人足以自食不至如是之饑度其所無救死不暇即嚴催豈可得哉然則今之所謂蠲者倘亦名云之耳而諸如存留起運其在官者必不能與民此蠲之議當廣也國家屢歲兵凶公私困竭爲者詔書一下大司農持籌而嘆乘傳而往賑者不能滿六萬金矣（前皇上捐內帑六萬金賑濟山東等處饑荒）夫上之視此不勝其多而下之視此不勝其少廼多則有所不能加而少則有所不足也此賑之議宜廣也人主之恩威猶之雷霆風雨不可測也今屬有天幸撫饑臨而惻然

此段言人主之恩威如天地之變化出沒[illegible]若議救於下不若議救於上則皇祖之立平常諸倉其慮下也至矣

朕所得止此矣試問羣臣能必以爲常乎今之所發者不能支而可必望於他發乎不然而能自圖之外別有所效乎凡此類者俱不可知而供億千端誅求未艾則議救於下不若議救於上也先是做常平之意國家建立州郡各有預備倉囤（皇祖定制詔各州郡各立常平倉）歲稔穀價賤則用賤價糴入歲凶則用賤價糶出以此備預饑荒故謂之常平倉昔日以備饑矣其後屢刱屢廢備無論矣而有司爰書壹切限以積穀即於近年未嘗罷也今所在束手爬搔無術試問有司平日之所積者果安在乎無積矣而能自

此段責以救荒之人以民爲有司之民以民爲天子之民此段議論痛切言人之所不經言亦言人之所不敢言

上賑之外有法以并斗活民乎莊子言東海波臣求濟於惠王曰只斗水足以活我君欺侯西江之決則索我于鮒魚之肆矣不然而撫按之所謂皆有司者誰乎夫歲之未祲敲朴鞭笞民有司之民也歲之既祲死亡流散而後民天子之民也當荒議救錙請賑財天子之財也而設法以救荒能錙能賑力則有司之力也然則議救於法不若議救於人也夫州郡之所救者近民耳不然則其被者耳幽遠小民去城邑百里晨起裹糧而暮斃路或溘然中道矣在而至者胥吏猶特其短長故生出而死歸者種種也一

此段責以自爲救盜亦是人不宜以爲弭盜此段宜議最爲卓絕千古

邑之內一郡之民豈無有家貲財好施予者又豈無廉平自念能爲官宜布惠意者官爲常格風之大者爵小者旌上之所發棠與夫出入胥吏之手者固自不同然則以官救民不若使民自爲救也語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小補罅漏之計蓋若此矣若夫盜亦人也啊喜惡生而恬亂愚不敢知而目非此者憂之以雲漢安之以鴻鴈雲漢之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久相彼鴻鴈先集維敝憂旱而民維離散之咏也使之不至於生不足愛死不足惧彼亦何樂乎鯨鯢邪海中大魚曰鯨者能吞舟鯢魚之小者噬民以爲歲相殘食如水中大魚食小魚之類也雖然幸也夫今之命吏自撫巡而下類皆意在擊民無論其既已稱亂者而風之所向掉擊嚴刻大家巨室幾不聊生此不過以不畏強禦爲名而不知大家巨室民之望也手足易搖支咽無盡可使其相安而不可使其相亂可使彼不入於法而不可使法必加於彼今即如南中洶洶本末實未可知而竊意夫巳氏也散之則不過三四惡少年而極之乃與廟社爲難文選云庶女告天而風霆一夫作難而㘅鷩噫豈細故哉奴而不已誠恐天下之禍不必在饑民之盜也

此段言南中二四少年實與吾公文激之爲亂可見救荒之不容緩結句了而不了是繇家氣脈

焦漪園評議救於上議救於民令人自爲救二議甚確廟堂有此石畫何患天災流行赤千里兵亦于橫池邪一一可見施行非徒托之以空言耳

師儉堂蕭少衢依京板刻

八卷終

明文僑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曰袁宏道精選邱兆麟參補陳繼儒標指張鼐校閱吳從先解釋陳萬言彙評葢坊閒刻本托宏道等以行前有周宗建序謂有志公車業者其沈酣之無後亦必非宗建語也